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译者乱写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是Toasterman在2014年根据94saturn于2006年至2008年期间未能撰写完成的*A Glass of Wine*改写的一篇小说，全篇完成于2022年1月，共计20万个单词。是一部以碇真嗣与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为主角的NGE Rebuilt类浪漫爱情题材小说。

全书文笔细腻而温柔，情节跌宕，行文冷静而幽默，节奏张弛有度，前后文对照，伏笔暗线充满各章各节，是一篇极为优秀的粉丝小说。

作者以NGE世界观为背景，着重描写了碇真嗣与明日香在那个毫无希望的末世之前，通过磨合与支持，憎恨与相爱，战斗与生活的点点滴滴最终敞开心扉从而携手拯救彼此无望人生的过程。作者在文中对照NGE描写碇真嗣的成长过程，重点着墨于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性格的刻画，写出了她成长的阵痛，并以最温柔的笔触给出了她与真嗣一切幸福生活基础。

作者的职业是一名英语老师，译者臆断正是由于这份特殊的职业，打造了这篇小说坚实的文学基础与精神内核，老师能够接触各式各样的孩子，从而发现青春期青少年们存在的心理和生理问题，因此能够更加准确的刻画书中主角成长的艰难。正是由于这点，文中对明日香性格缺陷与成熟描写的既准确又细致。

作者的章节数设置应该是有问题的，如倒数第2章是32章，最后1章直接来到了38章，译者本着完全尊重作者的意图就不去计较章节数的问题，直接照搬了。

说是译文，不如说这是一篇译者的读书笔记，因为全文中译者把自己翻译时的想法，对作者设置情节的思考，对各色人等性格、语言的理解以及译者自己的个人情绪等很多方面都已备注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这些备注有的含有主观判断，有的涉及大量剧透，有的干脆就是F word，如读者不喜欢可以无视或不看。

译者在全译这篇小说的过程中不断的回看，校对，每回看一次就越发觉得译者的水平远远的无法驾驭这篇小说的程度，因此也就无法完全将其中精髓准确的表达出来，内心就愈发的惶恐不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自身得到了满足与快乐，也践行了书中明日香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总有一天成为最好的自己”，衷心希望所有的朋友无论在生活、学习、工作与创作中都能不断践行这句话。

最后，致敬94saturn，正如作者所说，他是这一切的开始，没有他就没有这篇美文，也就没有这大半年来的日日夜夜。

最后的最后，感谢我老婆，她帮我初校了此文，虽然她很不喜欢真嗣与明日香。

蓝峰

在开始之前，先来首歌吧：

留 痕

谁 没有幻真 千变的个性
谁 独有慧根 事事透澈看清
心似静偏又未静 为片片扑朔记忆与爱情
从此我 冷傲愤怒盼望这样去欺骗眼睛
情 像只夜猫 优雅转野性
情 像片烈火 但又盖满厚冰
天 注定 偏未认命
又进进退退痛苦试爱情
谁可以 以夜以雾以泪笑着去封闭眼睛
当心伤过便留痕 情人若爱过梦中有影
那脚印 那街灯 回眸时全部一一可证
发梢已早刻记眷恋过的温馨
当一切匆匆过像无形
抬头又察觉夜空有星
有冷雨 有风声仍茫然重述一丝一缕
远方瘦削你的身影 已作了爱的一生鉴证

情 像只夜猫 优雅转野性
情 像片烈火 但又盖满厚冰
天 注定 偏未认命
又进进退退痛苦试爱情
谁可以 以夜以雾以泪笑着去封闭眼睛
当心伤过便留痕 情人若爱过梦中有影
那脚印 那街灯 回眸时全部一一可证
发梢已早刻记眷恋过的温馨
当一切匆匆过像无形
抬头又察觉夜空有星
有冷雨 有风声仍茫然重述一丝一缕
远方瘦削你的身影 已作了爱的一生鉴证

那么，开始吧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一章

关键词: *soldier*战士、*old sweater*旧毛衣、*wine*红酒、*I don't need anything back*我不需要任何回报、*alone*孤独

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战士。从来没有人说她是战士，当然。她的父亲没有，她的母亲没有，无数个她童年时代的战斗教员、老师或实验室技术员更没有。这个称号完全是她自封的。在她的思维中，战士是最好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尊敬战士。

(译者注：此处的战士与第31章、第38章的最后一节对照)

没人说过这会很容易，她也从未指望它容易。毕竟这是一场战争：一些怪物毁灭你的城市，屠杀你的同胞，而你应该以牙还牙。

但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从未想过这会那么痛苦。她坐在厨房里凝视着桌子，正试着把幻痛挤出她的心里。这已成一种惯例。每次作战都会带出它自己的幻痛——轻微的神经元麻痹和幽灵疼痛掠过她的全身，这些都是思想与庞大生物机械的同步余波。在她的首次实弹演习中，她没能足够快地展开她的A.T.力场，而一枚巡航导弹在她的躯干装甲上炸出一个大洞。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她一直感受着那糟糕的胸部伤口，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虚图阻止流血。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这太难了，但与这些相比，它根本算不了什么。(译者注：但与这些相比，它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句话里的“这些”是说她在火山里的事，“它”说的是巡航导弹炸了她的事。)

她穿着一件两年前的旧毛衣，是在她生长高峰前买的。它太小了，紧紧地束着她的身体。她无法用它来免去疼痛，但她却急切的需要一件。事实上那太难受了——她仍然能感觉到岩浆在涌入她的身体。它的热量被D型装备减弱了，但她依旧感受到它的压力。它让她窒息。毛衣对她的身体持续的束缚着，这感觉是真实的，有助于压倒这种幻痛，至少在她不关注的时候。(译者注：旧毛衣与第3章、第24章、第32章呼应)

大门打开的唰唰声传到她的耳朵里，但明日香没有抬头。她听到美里大步走进房间，高跟鞋敲打着木制地板。她的顶头上司兼监护人把她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她豪饮一口，将一天的疲惫冲饮下去。

“嘿，明日香。”她说，“真嗣在哪里？”

“在学校值日。”

美里看着她被监护人的手：“你想谈谈这个吗？”

(译者注：原文“You wanna talk about that?”在英语语境里的意思其实是“你想抽这个玩意吗？”，而且大部分时间指大麻。)

明日香在手指间翻滚着香烟。说实话，她已经忘了香烟，也忘了为什么一开始她拿起了那包烟——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从加持桌子抽屉里偷出来。她觉得她并不真的想要抽烟。那么为什么她偷了它呢？

如果她有更好的内省能力，她可能会听到香烟的呐喊声，目前的情况，她干脆把它放下了。

“我真的不想抽它。”她说。

美里走到水槽边，干掉了她剩下的啤酒，明日香看着她，有点莫名。

“你在做什么？”她问。

“在找些更带劲的东西。”她的监护人露出了笑容，“最近工作很艰难。对我们两个人都很难。我觉得酒是个不错的选项。”

“我还没成年。”

美里没有从她翻找的橱柜边回头：“你每隔一周就在外作战，明日香，我想你可以喝上一杯。”

“最后变成你这样？”明日香说。她看到美里的动作里有轻微的迟疑，知道她的话触及到了美里的内心。这只是个简单的回嘴，为了什么，女孩不知道，这是一个心理成长之外微小影响的结果。美里看到了她的软弱，她理应为此承受伤害。

美里把两个酒杯拿到桌子上，斟上酒：“那就点上吧。”

“什么？”

“点烟，然后告诉我你的感觉。”

美里捻起一根，点燃了它，她的第一口烟抽得又长又深，平静地呼出一口气。

明日香，从来都是一个不甘人后的人，抢过打火机，点着。她把香烟放在嘴边，吸了一口，一口气吸得太多。烟雾刺痛了她的喉咙，如细针般刺穿了她的肺叶。她颤抖着，咳嗽着，把烟头踩灭。

美里轻哼了一声：“不怎么样？”

“糟透了！”

“是啊。”一尉把她自己的烟也灭了，然后把一个杯子滑过桌子，“我将用你的一个坏习惯来交换另一个，成交吗？”

明日香什么也没说，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部分是出于好奇，但主要是为了让烟从她的喉咙里清出来，这酒确实起了作用。这是一个令她震惊的对比，从烟灰到酒的果味。这味道比她想象的更浓郁——这是自童年以来被碳酸甜水影响的味觉缺陷。

“喜欢吗？”美里问。

明日香耸耸肩：“想知道你的后招。”

“你看起来可以用它来排解压力。”美里嘴角上翘，“谁说我有后招？”

“我说的。”

两人默默地坐了很久，喝着酒，看着屋内的一切，就是不看彼此。在安静中，明日香又开始感觉到她周围合拢的幻痛，下意识地把一只手移动到她的肩膀上。

“你感觉到了压力，不是吗？”

明日香抬头：“你说什么？”

“所有这些热量，在那下面的火山腹中。”美里从酒杯的边缘看着她，“你仍然能感觉到，不是吗？紧逼、窒息、淹没，和把你往下拖。你在下面总共呆了23分钟，在里面的每一秒钟，你除了感觉到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在企图压垮你之外，什么都感觉不到。”

“就好像你会明白一样。”

“但我没说错。”美里指向她的公文包，“那些档案并不是摆设，我真的读过它们，而且实际上我是被告知了你的精神状态，你知道的，在过去这一个月的亲身经历之前。”

突然间，这件毛衣完全没用了。明日香盯着桌子，感受到对她的肉体实施的压力再次出现。这幻痛就像此起彼伏的海浪拍碎在一座海滩上。在间歇之间，她的神经元已经完全死去了，连带着自己也完全失去了感官。而当它们到达了顶峰时，她又感觉自己如鲠在喉般窒息。（译者注：此处与第38章最后一节对照描写）

美里等了一会儿后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我是说，我可以猜到，但我没那么厉害。”

换做其他人会认为这个问题是反问句，然后等待着进一步的解释，但明日香没有，她已经明白了。

“真嗣。”她说，迎着一尉的眼睛，“他也在下面。”

“没有穿防护服。如果你认为你那是痛苦，想象一下他的感受。除了你所有的幽闭恐惧症、窒息和负面情绪，他的报告中有另外一种你没有的感觉，那就是他的皮肤被活活煮熟的体验感。”美里又喝了一口酒，“显然，它时有时无，所以这很有趣。”

明日香没有理会这个挖苦的倒刺：“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帮他一把？”

“这有那么可怕吗？有时人们会互相帮助，明日香，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你不是一座孤岛，尽管你希望你是。”

“我不觉得我是一座孤岛。”

“你想让我给你看你的心理报告吗？直接从你嘴里说出的大量证据，关于你对自己的生活和你这个人的思考，以及无论如何都不需要任何人的描述。”

“我从没有说过！”

“我很肯定那是你八岁时说的一句原话。”

“随你怎么说。”明日香从桌边站起来，拉紧毛衣，准备度过下一个心理浪潮，“我不需要真嗣。”

“我不是在说你需要他，我怀疑他也不需要你，你们两个都能完全的自给自足。”

最后的评论让明日香停下了脚步，她转过身：“他在什么世界里是自给自足的？”

美里从她的杯沿上方扬起眉毛，她知道她的话已经击中了要害，以牙还牙。明日香意识到了，而这个意识激怒了她。

“解释一下吧。”她说。

“他会做饭。”一只手对着厨房挥了一圈。

“别转移话题。”

美里失去了她的挑逗心态。这是一个瞬时变脸，眉毛在尖锐的眼睛上方变硬，但这已经足够了。这是她在插入栓与指挥台的通讯中的表情，这种表情伴随着关于A.T.力场和蓝色图案的呼喊声而出现。最重要的是，这是明日香在这个厨房里从未见过的表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启示。

“明日香，碇真嗣独自生活。我知道那也是你的渴望，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孤独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他变得自给自足是出于无奈而不非自愿，而他用他的自给自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他身边的人。”她举起一只手，“先别嘲笑，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嘲笑即将到来。”（译者注：这句话里的孤独与第38章最后一节对照，在那里她终于解决了孤独问题）

“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

美里用张开的手指在桌子上做了个手势，就像一个想做大量强调却没有明确重点的人：“真嗣来到这里，在一场他闻所未闻的战争中战斗，没听到过一句感谢的话。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他已经参加了六次单独作战，其中三次你都在场。”

“他是个驾驶员，那是他的工作。”

“不，那是你的工作，你并不了解情况。三个月前，碇真嗣还是个孩子，他把时间花在读书和拉大提琴上，努力做个孩子。现在他在这里，做着你做的事情，就和你做的一样——”

“他没有！”

美里举起了手：“重点是，他已经在六个单独的战斗中奋不顾身了。但，除了我，他没有得到过赞赏。有些人会把这行为称为英雄，特别是差点死在火山里的某个人，却被另某个人所救的时候，毕竟无论出于哪种目的，哪种角度，他都可以让这个人被压死。”

明日香皱眉：“你命令他下来的。”

“我没有时间命令他下去。你的电缆被扯断了，而他就在那座火山边，没有犹豫。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说实话，我可能会告诉他要忍住，一台福音战士，对这个组织中的一些人来说，作为打败一个使徒的损失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不相信你。”

“我不在乎。”美里向后靠，把她的酒抱在胸前，“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话都没能真正得到理解。你十四岁，我二十九岁，所以默认是我错的一塌糊涂。但当你冲进你的房间时，帮我一个忙，好好想想我的话，好吗？”

明日香嘲笑，笑出了她能笑到的最德式的嘲笑，接着跺着脚回到自己的房间，想要无视她监护人所说的事。

((())))

碇真嗣回到家，看到的是一排紧闭的房门。他的三个室友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都关闭了房间，留下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他想知道怎么回事，并以最碇真嗣的方式，开始认为这是他的错。

他在客厅的桌子前坐下，拿出他的书。由于长期的习惯，电视总是关着。由老师抚养长大的他学会了专注，如无意外，他有一个排除杂念的趋向。此外，电视是一种被动的消遣，而如果说过去的一周教会了他什么，那就是被动会让痛苦进来。

当这种感觉不知从何而来时，真嗣僵住了，他铅笔掉落，把自己撑在桌子上。想到了痛苦就不可避免地带出了它。他等待着，然后它来了。幽火冲上他的手臂，漫过他的胸口。他的呼吸逃离了他，他咬着牙压制住喉咙里的呜咽声。在这痛苦的漩涡中，真嗣想知道他还要忍受这些幻痛多久。他手臂上的假性骨折花了一个星期才消失，而他第二次出击时的胃痛在几周前才消退。

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再过一个月？或者将是永久性的？他还能在偶尔自以为着火的表层神经下生活多久？

这一刻过去了，而他靠在墙上，闭着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除了呼吸，已经没有其他感觉了，完全集中在控制上。他所有的朋友都在冲绳，可他却被困在这里，他的皮肤让他假性燃烧，进入疑似癫痫的状态。

他的呼吸平静下来，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一个室友站在面前，他的膝盖痉挛了一下，砸到了桌子的背面，新的疼痛。

“明日香。”他说，揉着他的膝盖，“你在那里多久了？”

第二适格者耸耸肩：“大约你突然发作到一半的时候，那是什么玩意儿？”

“没什么。”

“嗯哼。”

明日香打开电视，在他旁边坐下，这大概是她坐着看电视时角度最糟糕的地方，因为她必须越过他的头顶才能看到它，真嗣立即感到可疑。

“我们需要一个沙发。”她告诉他。在没得到他的回应后，她继续说，“一直坐在地板上真的很难受。”

“对不起。”

明日香瞪了他一眼。那是一个总是作为愤怒德语辱骂预兆的瞪眼，也是一个他领教过的瞪眼，“你真是我认识的最低气压的人。”

“对不起？”

“上帝啊。（德语：*Gott im Himmel*）”明日香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你皮肤的毛病，好吗？我也有同样的毛病，至少是类似的毛病。”

真嗣不确定他应该怎么处理这条信息：“好吧。”他说，在他最好的尝试中说些什么。

明日香继续说，她抠了抠她前面的桌子，避开了他的眼睛：“我感觉我像是窒息了。”

“好的。”

“有些时候，就好像我——”她停了下来，“听着，你也有这种感觉是吗？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么我跟你说这些也没用。”

“我确实感觉到了，我有。”

“因为真的，我不需要谈这个，你知道的。”

“我知道。”

“我可以就把你留在这里，还有你那起泡的皮肤，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我完全可以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好的。”

她的指甲划过他的物理书，挖到了书脊的凹槽里，他们俩都默默地看着它。

“你考得怎么样？”她问。

真嗣咽了唾沫：“还不错。”

“你得了个C。”

“是的。”

明日香的手指滑到了书的尽头，敲敲书皮，又缩进她的拳头里：“谢谢你。”她说。

真嗣眨眨眼睛：“嗯？”

“谢谢你。”她说，仍然没在看他，“为了火山，你没必要那样做，但你做了，所以谢谢你，我想。”

碇真嗣这一刻明白了大脑破裂的感觉了。在她可以说的所有事情中，这无疑是难以置信的话题了。（译者注：这是这文里明日香说真话的习惯，先东拉西扯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开始说真话，说真话之后就开始进入她与真嗣关系迅猛发展的时期）

她出人意料的感谢破除了他们谈话的神秘感，隐藏的秘密突然变得清晰。明日香，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同情了他。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一信息。他的左手决定要把它放在她的肩膀上，但他在半空中阻止了它，很明显，他的左手已经他妈的失去了它的理智，不过，它还是停在那里，吊在空中，介于拥抱和击掌之间。

“但你不用说什么，我不需要任何回报。”（译者注：这里与第28章、第32章对照，这里的回报还不是第28章和第32章的回报）她向后靠，然后倒在他的胳膊上。有一分钟，他想把它拉出来，但明日香没动，把它压在墙上，“现在这样很好。”她说。

“什么——”

“闭嘴。”

真嗣闭嘴。他们坐了一分钟，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他一只手被困在她身后，沉默被电视里叽里咕噜的广告声遮盖。真嗣开始不舒服地明了他的手放在哪里了。最后，他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这不是一个拥抱，但这是他最大胆的靠近了。一瞬之间，他的脑海里闪回到了绫波丽公寓里的那个可怕的时刻——一帧被压抑的记忆，掌心下的胸口，视线里红色的眼睛。（译者注：此处与第25章对照）

明日香闭上眼睛：“我打赌你真的喜欢这样。”她说。

不一定，他心想，但还是没张嘴。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他坐着，感受着手臂上的针刺感，看着她的脸。由于她的眼睛闭着，他实际上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肆无忌惮地看着她。她的表情很安宁，他觉得她比他更享受这氛围。也许是手臂给他带来的痛苦妨碍了他的专注，他想。

然后她的表情变了，她的双手紧紧抓住她的毛衣，接着她脸拧在一起。真嗣不确定那是什么表情——也许是真挚的同情，也许只是他们同步训练的残余连接——但他觉得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正再次经历着痛苦，就和他一样。

“疼吗？”他问。

“你到底在想什么？”明日香看着他，“别再说话了，明白吗？”

真嗣点头，尽管他迫切地想知道原因。当她紧贴在他身上时，他得出了他的答案。无论之前发生的是什么，现在这肯定是一个拥抱，毋庸置疑。她的头搭在他的肩膀上，除了她的发香外，他什么也闻不到。她的肩膀揉进了他的肋骨，他在她肩膀那里晃了晃，适应了。

“明日香——”他开始说。

“我刚才说过什么？”

“对不起。”

她的身体完全绷紧，她的手臂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身体。真嗣的手臂终于得以放松的拥抱她，她没有踢飞他。试探性地，他把他的另一只手臂绕过她，两只手的手指嵌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在搂着她，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的疯狂。(译者注：以上这一部分明日香PTSD发作的描写与第38章最后一部分明日香PTSD发作的描写对照，都是在真嗣的拥抱中渡过的)

但他没有动，他默默地等待着她幻痛消失所需的10分钟，当她终于动了，他的手从她的身体上离开了。

第二适格者站起来，低头看着他：“不客气。”她说，然后走到她的房间。他听到门在她身后关上，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谢谢。”碇真嗣说，对谁都好。

((()))

Author's Note:

这是由94Saturn改写的一个故事，也叫《A Glass of Wine》。这是我在13岁的时候读到的一个故事，（译者注：你13岁就看M等级的小说，一定热血澎湃，所以印象深刻）是这个故事让我开始写粉丝小说。也许是一般的写作。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以让一个年轻的EVA粉丝了解到写他最喜欢系列的想法。它是历史悠久的EVA故事的最好例子，就是真嗣和明日香相爱的故事，整个世界在胎天使之后的某个时刻就暂停了。它是无意义的H文和恋爱文的基石。无厘头的约会场景，大量OOC和无厘头的角色发展。我认为所有可以约会的人物到最后都会约会。这是一个真正喜欢写的人写的故事，很多人显然都有这种感觉。它是一部被广泛阅读和评论的小说，在粉丝中有着深厚的根基。

由于94Saturn在2009年的意外死亡，它也不幸地没有完成。他在社区里有很多朋友。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只是一个读者。尽管如此，我还是为之感到悲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让我进入写故事和人的致敬，也是对在深夜阅读卡通人物的古怪故事中度过的童年的一封情书。

如果这些对你都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关于明日香、真嗣、年轻的爱情和大量阴险的碇司令阴谋的故事。请欣赏。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章

关键词: *Push together*推在一起; *hedgehogs*刺猬; *looked at her*看她

“那之后他们拥抱了大约十分钟，据我所知，他像是也抱着她，你有什么想法？”

葛城美里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指挥中心里响起。那是一个周六的凌晨1点，而该设施正在实施维持运转所需的基干夜班值守。在她下面的二级技师们正在他们的办公桌上磨磨蹭蹭，淹没于半供电的夜灯里，除了设置于每个入口处妆点门面的安保人员外，他们是腔室里仅有的工作人员。

在紧急事件中，也许该区域人员配备应该充足。考虑到把主要指挥人员配置到位会花费约半个小时的时间，而这半个小时地球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葛城并不为这种松懈的态度而骄傲，但NERV是一个在和平时期运行于普通思维模式下长达10年的民间组织，让工作人员时刻保持在一级戒备状态，肯定会滋生疲劳，而这种疲劳在危机发生时可能会造成生命的损失。而在过去三周的任何时间里，都没有发生过一次以上的使徒袭击——并且一次也没有在夜里发生过——所以至少在她计算过的风险背后有一些可供参考的现实例子。

“你这是在玩火。”赤木律子没有从她的数据平板抬起眼睛看美里，只是坐在那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做出判断。

美里皱眉：“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我们是朋友。”

“跟我说为什么。”

“分享经验？”律子抬头对她微笑，“你想让我说什么？”

“我不知道，譬如‘美里，你是个天才’怎么样？”

“美里，你是个天才。”

“这是个开始，现在，把你刚才的意思说出来。”

“别让我说谎，一尉。”

“真是个贱人。”

律子笑了：“说正经的，我又没有心理学博士的学位，我怎么知道你的小计划会不会成功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评估任何一个计划，我一直在想我14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后来我意识到，我14岁的时候不必去打一场战争，我没折了，所有的智慧都被扔出了九霄云外。”美里叹了口气，瘫坐在一号战术行动中心的座椅上，日向中尉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这里工作，“帮我出点主意，律子，毕竟，我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基于你的建议。”（译者注：此处对照了第22章，在那里，律子建议美里自爆基地，被美里一巴掌拒绝）

科学家的手指停止了无休止的敲击：“在我的什么上？我从没告诉过你要把这两个人推到一起。”

“那你说两只刺猬抱团取暖是什么鬼话？”（译者注：把两人推到一起和刺猬对照了第38章美里与律子在本文中的最后一次交谈。）

“美里…”律子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你跟我说他在学校遇到了麻烦，在那里没有朋友，我只是试着给你分析原因。”

“而我只是试着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不是让你推着孩子搅入任何恋爱陷阱。”

“真的吗？”美里向前凑近她，“那诸如丽的身份卡此类事件是怎么回事？让他把身份卡送进她的公寓？你可别说这不是有意为之？”

律子抬起一只手：“我不是说你在做的是什么坏事，理论上，我当然希望真嗣幸福。”

“你真的听到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想说的是，当你四下寻找一只刺猬让真嗣接近时，你为什么选了第三新东京市最戳人的刺猬？”

“你就是喜欢这样的隐喻，是吗？”

“是你把刺猬提出来的。”律子看着她的朋友，“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美里？最好的案例设想是什么？他们相爱，14岁结婚生子？”

“你是在问我成功恋爱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吗？博士，那可不是什么好建议。”美里嘿嘿一笑，这个笑似有传染，把另一个女人也带笑了。

“我真是个傻瓜。”她说。

“我不知道。”美里说，她严肃了起来，“他们每人都需要一个朋友，你知道吗？他们也需要父母和指挥官什么的，但对他们真正有用的是一个朋友，一个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理解他们的人。如果他们能好好相处，他们俩也许能把这一切都处理好。”
(译者注：这句话里的这一切，译者认为是使徒攻击以及他们未来的生活)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郁闷过，当你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很晚了，天也黑了，除了思考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美里耸耸肩，“太阳不出来的时候，很难阳光灿烂。”

律子笑了，注意力回到她的数据平板上，美里不能确定该怎么理解她的态度。

((()))

没有窗户可以让清晨的阳光照进来，但白天还是照常到来了。碇真嗣在城市的上升中醒来，并选择与它一起站起来。那是一个从地底深处的底部发出的嗡嗡声，回荡在大楼里的钢筋和身体中的骨髓之间，兼具实用的防御附带闹钟功能。在某段周期里，震动强度会根据晚班街区安排的循环而有所不同，但差别不大。即使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最轻微的震动也照样够让他烦恼的了。

他知道，有些当地人已经学会了适应了，在城市每日的加速上升中安然睡觉。当被问及此事时，东二表现得好像从未感觉到一样。真嗣相信他，他把东二想象成一个在任何吵闹中都能呼呼大睡的人，没有什么能让东二烦恼。

他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他没有烦躁地叹气，也没有为了起床掀开被子而与赖床打心理战。他只是站起来，准备好新的一天，一边穿上一件衬衫，一边推开梦中的沉淀，在梦里，他像一只蚂蚁一样躺在神灵心灵的黑暗中。

((()))

明日香把脸埋在她的枕头里，等待着城市震动的停止。她有点想要等待震动结束后再去睡个回笼觉，虽然她知道这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她醒了，伤害已经造成了。尽管如此，她还是等到震动结束之后才起床，只是不想让这座城市成为她早上起床的理由。她不会让它满足。

当她系好她的校服、梳好她的头发后，她走到门口倾听。厨房的水声汩汩、早餐的香味扑鼻，正常情况。真嗣已经比她先起床了，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门框上，等待着。她可没打算在想明白问题前就走进厨房。

自从那孩子碰了她之后整整一个星期了，他还一次也没跟她提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明日香看看她的表，考虑她应该再多思考一分钟。她看着身旁的镜子，像评估一个目标一样评价着镜子里的倒影。她的头发很完美，身材曼妙，腿也很匀称。她行动果决，才思敏捷，比班上任何一个女生都更性感热辣，她知道这些都是事实。她不知道的是，她现在为什么要想这些事，这些事跟那个正在给她做早餐的笨蛋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没有再做那件拨动她心弦的事，看在神明的份上，他根本就没在看她！他他妈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译者注：*he not looked at her at all* 此处与第18章的 *Were you watching me?* 对照）

就这样，一气之下，无计可施，明日香离开了自己的卧室，朝厨房走去。

((()))

美里从客厅里捕捉到了明日香惨败的最后一幕。这是一个精彩的结尾，充满了长篇大论的谩骂侮辱和许多真嗣式的道歉。明日香最生气的似乎主要关于她的早餐，这意味着明日香真正生气的根本不是早餐。“第三新东京市中最戳人的刺猬”。美里想过要介入，但就在她做出决定的时间里，明日香已经出门了。

她最终走进厨房，看到真嗣正在打扫地板上一个破碎的盘子和落地的玉子烧：“嘿。”她说，“一切都好吗？”

“当然。”他站起来，把盘子和食物扔进了垃圾桶，“盘子的事我很抱歉。”

“我在乎的不是盘子，孩子。”

“你的在桌子上。”他说，然后回到岛台。

美里皱起眉头，但她还是坐了下来，开始吃。玉子烧很鲜美，他甚至还准备了一杯茶——他在悄无声息、不露声色的想让她一直到晚上都远离她的啤酒罐。正是这最后的一触，消除了她的愁容。

“真嗣。”她说，“明日香在气什么？”

他耸耸肩：“食物”。

“食物怎么了？”

“她不喜欢日本料理，有时她会扔东西。”

无稽之谈。美里咀嚼着，琢磨着她接下来要说的话。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她也没办法编造些什么，毕竟她也不擅长说谎。她回想起一周前与明日香的谈话，那是此后所有复杂情况和紧张局势的催化剂，她明白了她不能对真嗣采取同样的策略。她可以和明日香针尖对麦芒，那孩子也会同样激烈的反馈她，或者更激烈。如果她准备帮助眼前的这个孩子，她需要更灵活的试探。

“和明日香亲热的感觉如何？”她问。（译者注：这里的亲热作者用了make out在英语的语境里有拥抱和接吻两重意思，所以下面真嗣才会只承认拥抱否认了与明日香接吻，这也是在第9章中明日香对小光说她和真嗣亲热时小光的筷子掉了的原因，小光以为明日香和真嗣拥抱和接吻了）

勺子从他的指间滑落，在水池里哗啦作响。真嗣的头猛地一转，看着她，惊讶道：“你在说什么啊？”

“我的卧室和客厅共用一扇门。”美里嘴角上翘，“别以为我没注意到你们的拥抱接吻。”

“我们没有接吻！”真嗣瞪着她，“我都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这太糟糕了。”

“我知道。”美里不由自主地笑了，她伸出脚，用脚趾替他勾出一把椅子，“过来坐下，盘子可以等一下收拾。”

“我马上就要上学了。”

“你可以迟到。”

“不，我不能。”

“我会写个请假条的，坐下。”她说。犹豫了一会儿，真嗣终于照她说的做了。她朝他笑了笑，“那么，你和明日香的事真的那么糟糕吗？”

“很奇怪。”他说。

“奇怪是好事，奇怪很有趣。”从他的表情，美里看出他还没理解她的意思，所以她改变了策略，“你觉得明日香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她是你的朋友。”

“这个词用的不太对，美里。”

她的表情依然平静：“为什么不对？你们俩是队友，室友，你们上同一所学校，她应该是你最亲密的朋友，是什么阻止了你？就因为她有点冷淡吗？”

再一次，他瞪着她：“有点冷淡……”他重复。

“好吧，也许非常冷淡。关键是，你也不是一个好相处的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真嗣，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他点点头：“明日香就是这么说的。”

这话出乎意料：“她说她需要帮助？”

“不，是我需要帮助。”他耸了一下肩，“她来找我是因为我需要她，她看到了我，呃……”

“发抖？”美里问，他点头同意。

“她看见了我，就和我坐在一起。我猜她觉得她欠我火山的情，所以她坐在那里帮了我的忙。”

“哦豁。”美里伸手拨弄他的头发，“你一定痛苦死了。”

真嗣推开她的手，站了起来。他准备好了午餐，开始收拾书包。美里呷着她的茶，看着他，等待着。她能看出他在思考，在剖析她的话，在他的心之眼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那个疑窦丛生的时刻。这就是第二适格者和第三适格者的区别：明日香在她想要理解的时候就理解了她想要理解的意思——而且总是立刻理解；真嗣则不慌不忙，私底下自己解决问题，他会做他认为最好的选择，他头脑敏锐，心胸宽广。两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当他终于准备好离开时，他在通向走廊的门口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她。

“怎么了？”她说。

“她也在痛苦中。”他说，“火山伤害了我们俩。在那时，我更理解明日香了。还有，所有的同步训练也有帮助，但都和火山不一样。”

“这是件好事。”美里说。但他一直盯着地板，眉头紧锁。

“我就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又变回了……”他话音刚落。

美里站起来走到他身边：“真嗣，女人都莫名其妙。我已经当了29年的女人了，我有权这么说。”

“你29岁了？”

“这得保密。”她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但是，是的，所有这些经历都告诉我一件事：为明日香做点好事，她的生活也很艰难，可能比你认为的还要更加艰难。也许有一天她会告诉你。”（译者注：这里依然是第18章的伏笔，与明日香对加持说‘我找到了可以倾听那些话的人’对照）

“是啊，没错。”他说，美里接他的话茬。

“继续为她做些好事，因为除去所有的叫喊、尖叫和道歉，以及全人类的希望和梦想，大多数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在外面一起面对，而你们必须保证彼此的安全。继续帮助她，她也会帮助你的，这就是朋友。”

真嗣看着她：“我该为她做什么？”

美里叹了口气：“你想让我为你包办一切吗？”

“对不起！”

“去上学吧。”她说，轻轻推了他一把，“记住：今晚有谐波测试，四点整！”

“当然。”他说。

美里一直看着他，直到他离开了公寓。她走回厨房，拉过电话，按下快速4号按键。电话响了一下，接通了。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一个二课探员默默地在听她说话。

“他刚走。如果这让你们队伍分开行动，抱歉耽误了时间。”她啜了一口茶，然而没有得到回答，“所以你被训练成永远不回应还是什么的？”她问，更多的沉默。

“吃屎去吧。”她又试了试。还是一无所获，她就挂了电话，把茶杯扔进水池，洗澡去了。

((()))

这个想法一出现就深深扎入了他的大脑之中，并立即开始渗入，就像所有糟糕的想法一样，他知道，除非实施出来，否则它不会离开。在去学校的半路上它突然出现，从美里的话语和回想起了明日香的长篇大论中萌发——她对日本料理的绝对仇恨，

以及地板上破碎的盘子：“你们这些人从来就只有蔬菜和小麦！偶尔直接吃点肉会死吗？”

“继续帮助她，她也会帮助你的，这就是朋友。”

真嗣到了小泽和县长的路口，找到了两个等着他的朋友。剑介从他的手机上抬起头来，在过去的七分钟里他一直在反复查看着他的手机，这孩子神经兮兮的，东二却没有被这种行为传染。

“你迟到了。”剑介说。

东二从他趴着的护栏上直起腰，他们三个开始向前走：“和熊魔出什么事了？”他问。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叫她的吗？”剑介问，“我总是记不住这些外号。”

“这些昵称是有语境的。”东二说。

“看看是谁学了一个新单词。”剑介调戏道，东二的脸贴着他，让他魂飞魄散，举起双手假装投降，“开玩笑，开玩笑！”他说。

铃原面对真嗣：“但说真的，这次红魔又干了什么？”

“不要那样说话。”真嗣说。

“为什么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剑介附和。

真嗣耸耸肩：“她是朋友。”

他的三人组同胞们默然了一分钟，好像在消化他的话，死寂让真嗣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过了一会儿，东二说。

“我不知道。”

“好吧，我们可不要每天都跟魔鬼结盟，老兄。”东二交叉双臂，“我们是有原则的！”

“语境原则。”剑介插嘴说。

“闭嘴！难道你看不出我们有一颗心要拯救吗？”当他回头看真嗣时，他仍然皱着眉头，“你不能因为和她一起工作就喜欢她，相信我，我爸爸讨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

“不是这样的。”真嗣笑了，“我觉得她和我很像。”

“现在我知道你正在失去理智了！”

剑介摇摇头：“不，伙计，他好像是认真的。”

“也许吧。”东二叉起双臂，“但别指望她能加入我们。”

“很好。”真嗣说，“我只是希望你们愿意来参加派对。”

他的两个朋友都振作起来：“你要开派对？”东二问。

“是啊，但你得保密啊。”

剑介用胳膊肘轻轻推了东二一把：“好吧，现在我同意了，他正在失去理智。”

“什么样的派对？”东二进一步试探。

“一个晚宴。”真嗣说，热衷于自己的疯狂想法，“一个德式晚宴。”

((()))

Author's Note:

从94Saturn的概要里：“NGE里的人物生理性失调了！这让我对这个系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最后一季的悲剧一直困扰着我。我一直想要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认为这是他对原作《A Glass of Wine》最纯粹的表达。保留人物的心理压力，又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我已给认识他的人发了pm，问他们是否曾听他说过他想让这个故事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希望他们中有人会给我回复。如果他们没有，我认为可以放心地回到他的核心意图：给故事一个快乐的闭环点。

感谢大家到目前为止的支持。我会让我的作者笔记尽量简短，主要集中在改写原著的重要决定上。比如德式晚餐，就全部结束在原著的第二章。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补充。这很可能是经常出现的事。在这个版本中，事情会进展得更慢，而其他事

情可能根本不会包含在内。在东二和小光面前，真嗣指摸明日香可能会被遗漏。（译者注：你在后文中完全放飞自我了）

感谢阅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三章

关键词: *doll*娃娃、*wine*红酒

他在插入栓内不需要呼吸，但他的肺还是在尝试。它们出于肌肉记忆而运作，但在重液体和完全无需中活动迟缓，无论有没有它们，LCL都能给他的血液充氧。

常见的情况是，在同步测试的核心，当他的思想游离，他可以同时在皮肉之内外感受，当在一个控制论的巨兽里时，他会淡淡的注意到他的肺在他胸膛里静止了——丧失在冥想中的另一种无意识的被动技能。他会在自己的躯干上感受到它们，被水浸透着，冰凉彻骨，而在那一刻，他体验感让他知道自己是一名溺水者。

存活于一个死亡之躯又正在死亡于一个鲜活的生命，困惑真的不足以形容这一刻。

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渴望那些时刻，因为伴随不适和焦虑而来的是同步中最玄妙的部分。在那些瞬间，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没入了这台包裹着他身体的机器之思想深渊。在那些时刻，他在玩一场豪赌的游戏，看看他自己在回归个人之光前能在另一个更广阔的大脑中浸透多深。就像一个孩子冒着失去重要东西的风险进入漆黑无光的地下室——危险、兴奋、孤独。这是碇真嗣同步测试中最好同样也是最糟的部分。

“好了，今天的测试到此为止。”这个声音分裂了他的心，咔嚓的一声把他突然带回入当下自己的身体中。他的肺颤动着，咕嘟咕嘟地吸着液体，他又存在于此了，“驾驶员可以下来了，谢谢你的时间。”

真嗣感觉到传输电缆从测试插入栓的外部断开，一声安静沉闷的碰撞声挣脱了出来。立刻，他脑海中的幽魂记忆消失了——他与遥远初号机的联系在眨眼间被切断。插入栓内部能源被排空，他周围的屏幕像教堂的旧窗格上玻璃一样耷拉下来，最终失效并褪色成贫瘠的橄榄色。

接着，LCL被虹吸出去，最后舱门啪的一声打开了。真嗣走出插入栓来到甲板上，呕吐出残留在体内的液体。他已经这样吐了十几次了，但还是找不到优雅的方式，只有各种各样版本的反复呕吐。

当他站起来时，明日香就站在他面前。

“你在计划什么？”她说。

真嗣揉揉眼睛，想要清除在他视线角落里积聚的金星：“对不起？”他说。

“小光整个星期都表现得躲闪和笨拙。”明日香瞪着他，“如果你在计划什么，第三适格者，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看着她打量着自己的脸，瞳孔内的星星使他的视线越收越窄，直到除了她的红色刘海和碧蓝眼睛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突然感到一种无法言明的奇怪感。他不知道他想对明日香做什么，但他知道这多少与看着她有关，直到她叫他停下来，或者他死了。无论哪个最先到来。（译者注：看着她，依然是与第18章真嗣看着明日香对照描写）

她用两根手指捅进他的胸口：“你最好没在计划什么。”

“我没有！”他说。

“很好。”

真嗣看着她走开了。直到测试舱的门在她身后关上，他才让自己再次吸气。他在想，也许他的晚宴根本就不是个好主意，整件事都充满了雷区和陷阱。

((()))

律子从主脑里的观察窗口转过身来：“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她问。

测试舱里的音频拾音器将驾驶员的对话直接转接给了观察人员，他们现在非常尴尬地坐着，低着头，抿着嘴，对数据进行分类。有人咳嗽了一声，把空气劈开，美里叹了口气。

“真嗣正在策划一个惊喜派对。”她说，“非常认真的，冰箱里有小香肠还有所有的一切。”

“什么理由？”

“没有理由，只是好玩而已。”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他会利用对她仅有的真正了解来尝试接近她。”律子说，“德式小香肠，这口味有点重，你不觉得吗？”

在美里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出于计算过度的内心状态和在一群猫的围绕中孤独地死去的反驳。出于礼貌，她没有说出口：“他只是在试着做个好朋友。”她换了句话说。

“我觉得他很可爱。”伊吹中尉说。

“我觉得你该继续打字。”律子说。

“是的，女士。”

NERV的首席科学家完成了对测试结果的注释，把她的数据平板放在一边。她双手插在实验服的口袋里，大步走到朋友面前，压低了声音：“这也是你的刺猬养成计划吗？”她问。

“这不是计划，阿律，我告诉过你。”美里笑了，“事实上，这是真嗣自己想出来的，我只是给他提供食材，当然还有场地。”

“我敢打赌，还有大量兴奋的勇气激励。”

“你没有错。”

律子嘴角一扬：“那么这个良辰吉日是什么时候呢？很快，我希望。”

“明天，实际上。”美里说，“等他们完成放学后同步测试以后。”

((()))

学校的时间过得很慢，真嗣花了大部分时间来保守着秘密，不让它泄露出去。在他邀请参加派对的三个同学中，只有小光是一个薄弱环节。剑介和东二不会说，只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和明日香说话。这两个人都不太喜欢他的驾驶员同伴。他现在有点后悔邀请他们了。这个聚会本应该是一个明日香专属的有趣时间。后知后觉的真嗣怀疑邀请一对她绝对厌恶的走狗是否明智。

仍旧，还是有小光的问题。她是明日香的朋友，并且她不擅长欺骗。真嗣考虑在午餐时和她谈谈，但虽然他有理解这个问题的能力，却没有勇气去与她交谈。在他心中，小光是一个疏远的朋友。邀请她参加派对从一开始就已经足够困难了，他最终把这个任务推给了东二，后者又推给了剑介。整件事就像是一场中学官僚作风的演习。真嗣完全无法忍受这种踢皮球行为。

他用沉默来代替，满足于从他的廉价笔记本电脑的红色边框上观察周围的人来消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这是他的一项常规操作，但他从没有完全安逸其中，安逸于把自己作为一个隐形人的习惯。被观察的人总是察觉不到他们的观察者。他习惯于注意每个人所做的小动作。比方说，坐在前排的小间俊宏，就在自己鼻子里挖鼻屎吃；沙耶诚不能自己地乱涂乱画，在他的活页夹的每一平方英寸上都画出同样的连环

结构。他旁边的那个孩子——真嗣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那个孩子离他太近了——总是嚼口香糖，即使在他不应该嚼的时候。

席娜幸子就坐在他附近，向前一排，靠左两排，她捋了捋头发。真嗣以前曾观察过她，就像他观察2A班教室里的每一个女孩子的方式一样，夹杂着恐惧、兴奋和困惑的渴望。不过现在，他发现自己看她的次数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因此那些情绪几乎从他身上消失了。事实上，他看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着明日香身上。她就坐在他的正前方，中间隔着五张空桌子，就像沿着教室脊椎骨上的空脊椎。她在班级里很突出，就是因为她没有日本同龄人那种根深蒂固的“脚放平，头看前”的习惯。她坐时斜着眼睛，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两条腿都伸到过道里。她一边打字，一边晃着脚，笔记本电脑在她的二郎腿上。她甩甩头，把一缕红色的头发从胸前甩过肩膀。真嗣看着她的头发滑落下来，他的脑子里记不起她发梢的味道，只记得那味道太不可思议，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找回那一刻。

他想知道她是否也一样。他不知道做德式香肠是不是个好主意，搞个惊喜派对是不是在自讨苦吃。他想知道和一个女孩接吻是什么感觉，和明日香接吻是什么感觉。他不知道这种形式的好奇是否会让你成为一个卑劣的朋友，他希望自己有胆量把这些都告诉她。

明日香挠着她的腿。她的手抓住她的裙摆，把裙摆向后撩开，一时间，真嗣看到了比他想看的还要多的大腿。这一幕让他的目光迅速转向其他地方，任何地方。他的头向后转，就像回头看一样，结果他的视线正好撞上了一对红色的瞳孔。

绫波丽不是一个喜欢偷窥的女孩。据真嗣的所知，她不喜欢鬼鬼祟祟的行为。当她做事时，她做得很直接，没有任何拐弯抹角。当她看人时，她就会盯着看。

真嗣只知道有三个场合第一适格者直视过他的眼睛，而且没有一次是偶然的相遇。其中第一次，她一丝不挂，他不愿多想。第二次是那天晚些时候，她在他说完之后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第三次是在行动之后：雾岛作战，在那个最糟糕的时刻，女孩笑了。

现在她又盯着他看了，就像之前的每次一样，真嗣不知道原因。他回头看了很长时间。她白皙的脸上毫无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惊讶，没有悲伤。那是丽之凝视，那种沉默好奇的表情。看着她，真嗣发现与他的驾驶员同伴相比，他根本不是半隐形人。最后他眨眨眼，看回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努力不去理会那双灼烧进他后脑的眼睛。

((()))

放学后的同步测试变成了全市规模的停电和一次使徒袭击，这又促成了一场爬过GeoFront紧急通道极其不卫生的冒险。在测试舱与真嗣谈话的24小时之后，明日香发现自己正在引导着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沿着一个用来运送建筑物的电梯井往上爬。这场作战的一个小时后，她站在更衣室淋浴间里，让滚烫的热水顺着她的背脊流下，只有一束自上而下的灯光照射着她的身体。

很痛，而她咬着她的指节，挣扎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她崩着牙床，等着自己的神经麻木下来，这样她就感觉不到那滋滋作响的强酸了，它们似乎仍在像细雨一样顺着她的脊柱下流。

“该死。”她的声音已经沙哑，随蒸汽而去，“该死，该死，该死的！”

“明日香？”这声音不知从何而来，声源被水的拍打声掩盖。

“什么？”她说，没能抑制住声音中的颤抖。

“是美里。”明日香听到地板上的皮鞋声，她的监护人走到浴帘后停了下来，“你没事吧？”

“没事。”

“你已经在里面呆了二十分钟了。”

“我很好，谢谢。”明日香伸手把身后的龙头关上，灼烧感离开了，她从帘子里伸出来一只手，“毛巾。”她说。

美里递了一条：“明日香，我很担心。”

“挺好的。”毛巾一接触后背，棉布就变成了砂纸，点着了她的背。眼泪汹涌而出，她的嘴巴张开，想要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但骄傲使她沉寂。她很快学会了轻轻按压，一点点地把湿气吸干。当一切结束后，眼泪早已干涸，她拉开浴帘，走了出去，脖子上围着毛巾，自信充斥着驾驶员的每一寸肌肤。

“担心什么？”她问。

美里在她经过时抓住了她的肩膀：“你到底在那里干了什么？”

“没什么。”明日香甩掉她的手，走向她的储物柜，“我很好。”

“明日香，你的背都脱皮了！”

“我很好。”

美里默然了一会儿，等明日香穿好衣服后，她终于再次开口了：“我该怎么帮你？”她说。

明日香伸出一根手指，推着储物柜的门直到锁上，咔哒声在黑暗的更衣室里响起，就像一声被压抑的枪声。

“你想帮忙。”她说，当美里没有回答，她继续说，“怎么帮？就好像我真的需要帮助一样，就好像我是一个需要重新包扎伤口的破娃娃？”
(译者注：娃娃与第32章、38章里的娃娃对应，在那里，她的伤口被重新包扎好了)

“明日香——”

“不。怎么帮？就好像把真嗣和我推到一起？好像我能从靠近那个活脱脱的笨蛋萝卜中获益是吗？我不能，也不会。”明日香无奈的笑笑，昏暗的灯光把那话变成了一种冷笑话，“但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不是吗？因为整件事只是为了让你在晚上睡得更好。”

葛城一尉对她的驾驶员皱起了眉：“你错了。”她说。

明日香的笑容衰退了，她本预料到的会有一个回击，而不是现在这样：“这是什么意思？”

一尉没有给出一个解释，相反，她只是从更衣室走出去，她的高跟鞋咔嗒咔嗒的穿过那扇无力的、敞开的门，延伸到后面的走廊里。不一会儿，那声音消失在了被染黑的机构里，带走了第二适格者剩下的胜利笑容。

((()))

停电毁了冰箱，连小香肠也一并毁了。真嗣把它拿出来，看着里面的东西，湿透和融化在它们的塑料包装中。他皱起眉头，用反正这真的不重要来理直气壮的合理化他的解释。他回到家时已经八点了，使徒的袭击彻底搅黄了他的晚餐。他想象着即使是以散漫而著称的铃原，也只会在第三新东京市停摆的夜晚被关在室内。

真嗣把毁了的包装扔进水槽，在那里它可以完全解冻并融化，然后再扔出去。他听到前门打开了。

“美里？”他叫道。

“不是她。”明日香走进厨房，双手插在毛衣口袋里，“失望吗，第三适格者？”（译者注：毛衣，再次与第1章、第24章、第32章对照，毛衣的出现前期预示着她刚PTSD发作，后期是她对未来画面的预见）

“我以为你是美里呢。”

“显然不是。”她走到他站着的地方，朝水池里看了看，“什么计划也没有，嗯？”

“这不是——”

“别撒谎了。”她说，“小光跟我说了你所有的小晚宴。”

“对不起。”他说，“反正这是个愚蠢的主意。”

他转身走开，明日香看着他，她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它不是由当天发生的事件引起的一一不是使徒之战，也不是她和美里的争吵，当然更不是突然迸发的什么爱的启示。而是当她看到他转身走开时，一阵遗憾而惋惜的剧痛击中了她的胸膛，一种比任何出乎意料地幻影酸灼或被唾弃监护人渐行渐远的脚步声都更加伤痛的感情。

她清了清嗓子：“我真的应该谢谢你。”

真嗣转过身来：“嗯？”

“好吧，算是吧，我是说，你没有只是在心里盘算，而是差点办了一个派对来纪念我最伟大的胜利。”

“你是说今天的战斗吗？”

“不，是数学测验。当然，带领三台EVA出击第九使徒，在不利的战斗条件和糟糕的劣势环境下击败它？”明日香拉了把椅子到导台边，站在上面，这样她就可以够到橱柜的顶部了，“我称之为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非常值得纪念。”

“你在干什么？”真嗣说。

“帮你办你那愚蠢的庆功宴，笨蛋。”明日香从一周前美里藏酒的地方抓起一瓶红酒，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她举起酒，“哒哒。”（译者注：红酒与文名、第1章、第38章对应，它的每次出现预示着真嗣与明日香关系的更进一步）

“明日香，我们还没到喝酒的年龄。”

“拿杯子，美里和我一周前喝了一些，没关系。”

“明日香——”

“真嗣。”她说，“闭嘴，拿上杯子。”

真嗣闭嘴，拿上杯子，还没意识到他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将是生命中多么重要的时刻。

((())))

Author's Note:

章节较短，但我一直更新。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非常感谢大家到目前为止的评论，所以我要感谢大家。希望你能继续支持这个愚蠢的故事。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故事能让S/A爱好者出柜。

至于对原文的改动。德式晚宴显然落空了。

此外，教室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是从94Saturn的原版中提取出来的，而真嗣正在看的一位同学也出现在原版中。我想应该是在他的第3章，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去看一下。

谢谢你们的阅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四章

她喝了大约半杯酒，真嗣比她稍微少点，倒也不太要紧。他们的身体都还远没有适应它，明日香尽力地补偿了她视线上的荡漾和动作上的延迟。这成了一场游戏，她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发音，她最不愿意的就是在这个男孩面前口齿不清。她不确定自己会是什么样的醉鬼。她听到过各式各样的——生气的、哭泣的、友好的、敏感的，在她与加持相处的时间里，更何况她不止一次的看到过美里喝醉的一面。但她特想知道自己会是哪一类。到目前为止，她只感受到身体上的反应，这让她有点失望。

她看到真嗣，他坐着，双手放在膝上，正看着他面前的杯子。他看起来像是没有完全睡醒的样子。她不知道他喝醉了会成什么样，而且到底什么样才算得上喝醉。她到底要喝多少才算呢？是一整瓶吗，也许那会要了她的命？反正喝醉听起来是过去式，醉酒是你事后回顾时才意识到的事情吗？这可能吗？

真嗣说话了：“太乱来了。”

明日香眨眨眼，她没料到他会说话：“什么？”

“整个城市。每个人都像一切都是正常的那样去上班和上学，他们还无视建筑物里的大炮和准备抹杀他们的怪物。”他看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假装我们不是驾驶员的原因，我们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是做什么的，可就是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这些事。”

明日香耸耸肩：“谁在乎他们怎么想？”

“也可能是他们害怕。”真嗣看着她，暗淡的人造光线在他的眼睛里投射了一个半晃动的影子。

她笑了起来，笑容招致了他的瞪视。

“有什么好笑的？”

她笑着：“你是个愁眉苦脸的醉鬼。”

“我没醉！”

“你醉大发了！”明日香笑，“没事，美里总是喝醉。”

“不是每次都醉。”他说。

“好吧，但大多数时候会醉。”明日香靠在椅背上，拉伸身体，致使她毛衣的下摆向上拉起，裸露出她的小腹。真嗣盯着小腹，明日香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看着他盯着它，当然，她也想让他看到。

“你在看什么？”她说。

“没什么。”他低下头，看着他的酒杯。

她翘起嘴角：“我要去阳台上坐坐。”她说。

“为了什么？外面还是黑的。”

“确实，笨蛋。难道你不想看看这个城市停电时候是什么样子吗？”明日香从桌子边站起来，发现她的腿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听话了。她稳住身子，抓起酒杯，误认为自己很得体，“没有电力，没有噪音，没有乱七八糟的环境，你来不来？”

“这就来。”

“把酒瓶拿来。”

((()))

他在她漆黑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她，只有手灯给她照明。在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她就退回那里了，主要是因为除了等维修部的家伙们把电力恢复过来，她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而且她太累了，没法再保持一副运筹帷幄的作战部长形象了。

他敲敲开着的门：“葛城？”

美里往他的方向看，但是一叠三英尺高的文件挡住了她的视线。这已经是她办公场所以的常态：“什么？”她喊道。

“是我。”他说，知道她听出了他的声音。

“你想干什么？”

加持良治走了进来，推开了一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在桌子上为自己腾出了一块空间：“只是路过想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了。”

美里笑了：“真悠闲啊，首席监察官不是应该出去调查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件嘛？”

“这很奇怪。”他说，仿佛这个地球上最复杂最安全的要塞都市大范围停电就像手机信号断了一样司空见惯，“所有这些备用电源都同时失效了，不得不让人好奇。”

美里盯着他：“你是最让人烦恼的人。”

“我？”加持微笑着，耸耸肩，让她想在同一时刻揍他和吻他，“我很抱歉。”

“你他妈最好抱歉。”

“其实，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嗯，凡事都有第一次。”美里交叉着双臂，“什么事？如果说性的事，我就开枪。”

“你会这么做吗？”

“哦，是的。为了工作需要，他们给了我一把枪。”

“我很震惊。”

“对，就是这么回事，你想要什么？”

“我很担心明日香。”他说，“自从我们来到日本后，她几乎每天都会来我的办公室，在她不来的日子里，我通常会接到一个电话。”

“所以说她有迷恋对象了。这很正常，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注意到。”

“问题就在这里，一个星期过去了，她一点动静也没有。后来有一天，她在休息室发现了我。”

美里咧嘴一笑：“真的，如果这里面有关于性的事情——”

“没有。”

“很好，继续。”

他朝她笑了笑，不是那种假笑，他惯用的那种笑容自从一辈子之前就已化为尘埃。这让她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在另一个他身上激起那种毫无防备的笑容。这种深思在她的胸膛里翻滚，她讨厌想到它，哪怕是瞬时的。

“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的小男孩救世主。”加持说，“她对他喋喋不休，念念不忘。”

“她说什么了？”

“只说他有多烦，需要她的帮助，让她过得有多艰难。”

“我没听到什么问题。”

“很好。”加持张开双臂，“我的问题是，哦，出色的作战部长葛城美里一尉，你对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是什么意思——”美里在这番咆哮还没有来得及喷发之前控制住了自己的嘴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她恍然大悟，“你和律子谈过了。”她说。

“啊，是的，也许吧。”

“那个女人，保密性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我真的不应该感到惊讶。”她气呼呼地坐回她的椅子上，“她说什么？她说我是酗酒的木偶大师？”

“是这个描述，但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

“她提到你一直在鼓动孩子们开始一段小恋情。”他停顿了一下，“还有一些关于刺猬的事，我承认那时我已经走神了。”

“总是谈到刺猬。”美里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隐喻。”

“她一门心思的扑在刺猬上面了。”美里叹了口气，“我所要的就是让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应该成为朋友，他们都需要朋友，如果他们连朋友都不是，那就太愚蠢了。这说得通吗？”

“这完全说得通。”加持说，好像他不是真的想说这句话，“你想听听我对这件事的意见吗？”

“我觉得像是不管怎样我都能理解，你是想说我是玩火是吗？”

加持摇摇头：“不，我觉得你正把一条眼镜蛇和一只老鼠关在一个笼子里。”

“现在这还是一个奇怪的隐喻。”美里前倾着，“所以你认为明日香会把我们的小老鼠撕成碎片，是吗？”

“不完全是。”加持点燃了一支烟，然后把烟盒递给美里，她摇了摇头，他继续说，“这两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每个男人和女人从一开始就要面临的。作为一个成年人，光是理解异性就已经够难的了，你生活中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造就了灵魂的坚韧。但对他们来说更加棘手，因为他们太年轻了，却被困在如此成年人的环境里。他们的任何关系都会如此被框出他们各自年龄的框架，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在14岁的时候，你所有的痛苦经历都还只是表面的泡泡，和任何人恋爱都会成为一件痛苦的事。”

“嗯哼，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内省先生。”

“很好。”加持眯起眼睛，“明日香不是眼镜蛇，她是一只老鼠，她的爱可能释放出那孩子内心深处的黑暗，而她完全没有准备好，根本无法应付那种黑暗。”（译者注：*in no way is she prepared for the darkness that her love can unleash in that kid's heart*, 这里为后文中真嗣眼镜蛇性格爆发做了伏笔。）

((()))

这座城市死气沉沉，月光下的建筑物排列得如同墓碑的轮廓，孩子们坐在建筑物边缘的椅子上看着。葛城公寓的阳台很少被利用，可能是因为这是整栋楼里唯一一个有家具的阳台，而这种卓越的孤立性反而阻碍了它的使用。但随着城市电力的消失，这种孤立性好像缺失了一半的影响力。

“我想就在那边。”真嗣指着城市中间说。他躺在阳台上的两把躺椅中的其中之一上，每把都挨着一张小桌子，给桌子遮阳的伞不见了——事实上，他压根不知道它是否存在过——这样他就能看到他们上空的星星了。

“又错了。”明日香抿了一口酒。她已经看过星空了。

第三适格者在迷醉和黑暗中眯起眼睛：“那里。”他又指向远处两座塔之间的空地。

“又错了！你甚至没看过军械位移热成像地图吗？”

“我看过的，我当然看过。”

“那你怎么就不能给我指出一把来复枪存放点呢？”

“我也不知道，太黑了。”

明日香得意地笑了：“我可以告诉你其中的六个点，现在就可以。”

“你当然可以。”他说。

她坐了起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只是干这行干的更久。”

“所以什么？”

“所以。”真嗣说，“你比我更擅长这个工作，我不擅长军械热成像什么的，而你擅长。”

“嗯，很明显。但你可以学习。”明日香向后靠，笑着，“你觉得七号导弹塔在哪里？”

真嗣指了指：“那边那个会闪烁的红色东西？”

“笨蛋，它甚至都不在表层。直到一级警报响起，可见的防御建筑才会从地下轮换上来。”

“但今天早些时候我们收到了警报，它们为什么不——哦，停电了。”

“现在我们都学到了些东西，第三适格者。”明日香虽然躺着，但还是做了鞠躬的姿势。她的第二杯快要喝完了，而她不确定自己还要不要再来一杯。在她脑海里游动的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逐渐扩大了。

“明日香，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也许吧。”

沉默。

“好的，真嗣。”

“你为什么当驾驶员？”

明日香哼了一声：“因为我最擅长啊。”

“但如果你不擅长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转过头看他，发现他并没有在看着她。他的目光注视着他们面前的这座城市。她渐渐明白，他不是在问她问题，而只是想要寻找自己的答案。又是笨蛋真嗣需要帮助的一个例子。（译者注：这里就是第38章明日香最后想到的她在这个阳台上看见的真嗣瞳孔的样子）

“我想我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她说，“毕竟，没有其他人能做到。我得尽义务。”

他沉默。她望着他，酒精使她活在迟钝又懒散的世界里：“真嗣。”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喜欢我吗？”

这句话像一桶凉水泼来。真嗣猛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有点太快了。血液涌上他的脑袋，他在原地晃了俩晃：“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明日香没有动。她躺着，脸靠在躺椅的扶手上，看着他：“不像是那样的，像朋友一样的。”

“嗯，当然。”

她那光滑的脸颊上眉头紧蹙：“当然听起来像可能，可能也是很烂。”

“对不起！”

“对不起也很烂，现在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当然喜欢你。”

明日香又笑了：“是啊。”她说，“我很讨人喜欢。”

真嗣喝完了他的那杯酒，把它搁在桌子上。他的目光一直盯着阳台栏杆那头的她的剪影，与她相距甚远，他的声音很安静：“你喜欢我吗？”

他的驾驶员同伴哼着：“不知道。”她说。（译者注：译者在这里提示一下真嗣与所有的男性读者，当男孩问女孩喜不喜欢他而女孩回答不知道的时候，五成左右是喜欢，八成左右是有戏）

“不知道。”真嗣重复，他站了起来，拿起他的杯子和瓶子，“我进去了。”

“谁让你拿走瓶子的？”

“我想我们已经喝得够多了。”他绕着桌子走了过去，抓起她的杯子，她看着他，也站了起来。

“嘿。”她说。

真嗣张开嘴准备回答，但他完全没有机会了。明日香的嘴唇遮住了他，压在他的嘴唇上，借口和解释都被封印在他们的咽喉里，除了吻中的那一刻，一切都消失了。时间流逝着，他感受着她的手指在他发梢上留下麦穗般的触感，她的舌头在他嘴里留下的湿的、铜锈的味道，除此之外他迟钝的感官不存在了。

在窒息一段时间后，明日香推开了他。一只手落到了她的身边，另一只手还贴着他的脸，他不敢从她的掌心离开。

“明日香——”

她的手离开了：“你说你要去睡觉？”她问。

“呃。”他说，结结巴巴地回答，“恩，是的，是，我是说我要去睡觉了？”

“真是个奇怪的小男孩。”她摇了摇头，走开了，回到屋内，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晚安！”

碇真嗣被留在阳台上，迷茫和毫无目的的勃起。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正确的维度上。接下来是变压器猛地推闸声，墓碑城在他身后的一道闪光中被点亮，把他赤裸裸的影子投在玻璃推拉门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在重启时发出哔哔声，客厅里的灯光洒过他身上。猛然从他的幻想中惊醒，真嗣走进了公寓。

((()))

Author's Note:

我并不想让这一章变成“美里和加持互相交谈”的盛宴，但我还是挺高兴的，他们是一对有趣的涂鸦人物。

这里与 94Saturn 的原作相似之处很少，当然，除了两位主人公一直在用酒杯喝酒这一事实之外。

感谢阅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五章：插曲

无间的血液填满了你的肺，有那么一分钟，你感觉自己快要淹死了。你的爬虫脑想要钻出来，想要游上去，但在你意识到达之前，你已不再溺水了。你可以呼吸，可以睁开眼睛，而即使你知道你周围的血液浸透了你，它好像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们问你是否准备好了。你看着脚蹬上裹着笨重棕色测试服的脚。你不认为你永远能准备好，你也这么说了。他的声音又回到你耳边，通过还没有接通线路的插入栓扬声器微弱地传来。他告诉你没事的说话方式通常意味着他没能理解这个笑话。

你知道会没事的。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型号。不会像碇那边发生的情况，那个可怜的女人。（译者注：这里对照了第33章，丈母娘和老婆婆看起来都有意与对方竞争）那是个测试型。出了点问题，但你知道的。但这是生产型，而你解决了，所以会没事的。

启动它，你告诉他们。

没有仪式，也没有能量聚积，也没有孩子的哭声。（译者注：这里寥寥几句描写了碇唯初号机接触实验事故）只需轻轻一按开关，刹那间，色彩到处都是，你不再只是你自己。你同时在两个头颅里。其中一个就是你，惣流·京子·齐柏林：科学家、妻子、一个漂亮女儿的母亲。另一个是血炼的怪物，被捆绑在装甲的监狱里，被控制论折磨的精疲力尽——怒不可遏、囚禁于人类的皮囊之中。你感觉到深埋内心那沉睡的、兽性的智慧，突然间，你沉浸其中的血液消失了（译者注：这里的血液指的是插入栓内的LCL），而你可以看见外面了。通过那怪物的眼睛，看到它周围的世界。你看到了约束器和测试机库的墙壁，看到了装甲玻璃后面的控制室。你看到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你看到你所有的伙伴和同僚，他们的工作造就了这一刻，你意识到，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们全都捏成肉泥。（译者注：这里说捏成肉泥与第22章明日香的感觉是对应的描写）

你吞下那种诱人的、令人不安的冲动，集中注意力，控制它，完全没有问题。

它成功了。

但声音不同意。你通过扬声器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喊大叫，困惑不解：心理图倒过来了、本我显现正在进行中、身体构造正在恶化、解体在即。

你笑了，但你也紧张，你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你说话，但似乎没有人听见。你试着告诉他们你很好，告诉他们需要重启系统，告诉他们激活只是改变了偏好，告诉他们从来没有核算过神经反馈会对监测算法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全部。

但他们不回答，他们好像听不到你的声音。你看到丈夫抢过耳机说话，喊着你的名字，让你集中注意力。你张开嘴，告诉他你很专注，一切都很好。

然后你意识到你不是一个人在插入栓里。

她穿着她的棕色测试服、戴着她的神经连接坐在你旁边，尽管你看不见她的眼睛，但你这辈子站的镜子前已经够多了，看过自己的倒影。她就是你，你心知肚明。你在看着你自己，这意味着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比碇还糟、比测试型还糟。

你被分裂了。你想知道你属于哪一部分，哪一部分被植入了你。你知道你不是那具躯壳的一部分——躯壳正坐在你旁边，哭着笑着，从她那龇牙咧嘴的哭笑中吐出的唾沫混合在血水里。

所以你才是理智的那部分，棒极了。

你试着解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不成。他们还是听不见你。你向另一个自己伸手，但你无法与它重新连接。她，你，仍在哭着。但你可以解决的。你才是理智的那个人。

在你的思想深处，在你还在习惯的共同意识中，有什么在隆隆作响。怪物醒来了，你和它一起在它的脑子里，没有可以隐藏其中的肉体外壳，那外壳已经离你远去了。它意识之爪包裹着你的灵魂。你告诉你自己它只是一个已死之神的复制品，一个玩具制造者的瑕疵品。

你反击，然而怪物的挤压让你知道，即使是神的尸体，仍然比活着的凡人更强大。它把你挤进它的身体里，而在进入它之前你想到的，在你再也无法分辨出你、它和你们之间的区别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里，在那里有你唯一真正在乎的人。

明日香。

((()))

Author's Note:

所以这已经完全不同了。本周我忙于筹备一个派对、工作和其他许多杂事，但我不想在没有更新的情况下扔下这个故事。黑暗面就在那边。所以我想出了这个办法。我称其为一个插曲，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巨大的偏离。第二人称现在时、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等等。它还短的罪恶。（译者注：确实很短，也确实很罪恶，主要是指翻译难度）但在我心中，有更新总比没有好。

4号为你们带来更多常规更新，感谢阅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五章

真嗣皱起眉头。在学校，物理是他最不喜欢的学科。而当他到家以后，情况则更糟。至少在学校里，他可以通过五花八门的学习小把戏来逃避做课本上的功课。但在家里，他不能每隔十分钟就站起来削铅笔，也没办法在不感到内疚的情况下瞎图乱画。于是他只剩下一个问题，用很多的括号来表达从飞机上扔下苹果的速度。

前门滑开了，随之而来的是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咔哒声。几秒之后，美里进了厨房。

“下午好。”真嗣说。

美里嗯了一声表示肯定。她把钱包丢在岛台上，把手伸到橱柜的顶端：“我的酒去哪儿了？”她问。

真嗣从他的作业中抬起头来：“对不起？”

美里看着他：“看到这个空瓶子了吗？它是怎么被藏回到橱柜上的？如果你喝了那玩意儿，你为什么要把空瓶子放回我能找到的地方？”

“我没——”

“小朋友，我没在生气，你也没必要撒谎。”她把瓶子放在桌子上，“有机会就把它扔了。”

真嗣认为自己在这一刻正有一个机会，并立即很好的把握住了。（译者注：这里的意思是真嗣把空瓶子扔了）当他坐回座椅时，美里拿着一罐啤酒正从他对面经过，她安静地喝了一会儿。看着她用酒精充电，他一边皱着眉头，一边敲着计算器，解着一道物理题。很明显，他需要时间集中思想，跟他说话也于事无补，但战略性思考是她只为了钱才会做的事，而她轮班一小时前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说到这酒。”她开始说，“我猜你不是一个人喝的。”

为了避免自证其罪，真嗣保持沉默。美里喝了口啤酒，得意地笑了，她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绝妙的想法。

“交代你的罪行，嗯？”她弯腰，抱起了什么，“好吧，我找到了完美的交叉鉴证师。”

PenPen扑通一声落在桌面上，屁股落座时发出一种黏糊糊的声音。他的大眼睛看起来莫名其妙到了极点。

“美里，你在干什么——”

“这位PenPen中尉已经从警二十年了。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军官，并且不需要你说话就能知道你在想什么。”美里把她的手放在温泉企鹅的背包上，非常戏剧性地闭上了眼睛，“现在不许你中断与他的对视，中尉。我们需要读取这孩子的心思。”

PenPen眨眨眼，真嗣咯咯笑。

“安静，犯人。”美里发出了戏剧的咕哝声，“哦，是的，我明白了，中尉。这个年轻人干了邪恶的事。”

“什么？”真嗣开口了。

“是的，中尉，我也能看出来。”

“什么？”真嗣重复。

美里眼睛猛地睁开了：“你居然敢骗我，碇真嗣，你把这个公寓变成了罪恶和淫荡的巢穴！”

“什么？没有！”

“不，你做了！”美里对他摇晃着她的企鹅，“PenPen不是骗子！你和明日香做了爱，而且你们仍然是未婚！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不可能！”真嗣的脸变白了，这当然是整件事的重点，“你怎么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呢？”

美里笑了，把PenPen放下。他怒视着她，感觉被出卖了，跳开了桌子。一会儿之后，他就不见了，消失在了他那间冰箱的豪宅里。

“对不起，孩子，你的表情是无价的。”美里安顿下来，“我真的不应该那么做。”

“这可不好玩。”真嗣脸上带着失意的表情。这是当美里把他们所有的衣服都扔到一起洗，或者把所有的盘子都堆在水槽里过周末时，他脸上出现的表情。在美里看来，它很有效地完全被可爱所抵消。

“你确实亲了她。”她说。

不知何故，真嗣的脸色变得更白了：“她告诉你了？”他说。

“不，你们两个最近两天一直在躲着彼此，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她朝他眨眨眼，“不过，还是谢谢你确认了。”

“呃。。。嗯。”

“你需要谈谈吗？”

真嗣耸耸肩，想要回到他的物理作业上：“没什么可谈的。”

“没什么可谈的？”美里把剩下的啤酒闷了下去，把罐子扔到房间的另一边，它被垃圾桶的边缘弹了出来，掉在了地板上。她一点也不在乎，至少在有一颗脆弱的孩子心悬于一线的时候，她是不在乎的，“那是你的初吻，这可是最重要的。”

“不那么重要。”

“真嗣，这很重要，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适格者意识到他不可能完成物理作业了，但他没有停下手头的事情。相反，他边说话边假装做着作业，这样他就不用完全面对讨论了，美里则假装不在意。

“我在阳台上吻了她。”

“是她吻了你还是你吻了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她吻了我，我想。”

“好哎！”美里的手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然后呢？”

“她问我是不是要睡觉了，我告诉她是，然后她说了声晚安就走开了。”

“你做了什么？”

疯狂地自慰。（译者注：这里是真嗣在心里自言自语，此处是第25章伏笔描写）“只是洗漱完上床睡觉。”他说，“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美里靠在椅背上看着他，“你问过她了吗？”

“当然没有！”

“你说得就好像你不该问她似的。为什么不问？她是接吻的另一半，而且是她开始的。”美里站起来，拿起她的钱包，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罐啤酒，“你问问你自己：如果你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她不正应该是被问的人吗？”

“我想是的。”真嗣说。

前门再一次滑开了，随之而来的是德语的抱怨声。美里微笑着看着她年轻的被监护人：“你的机会来了！”

“我觉得我不应该——”

美里没让他说完：“明日香？”

“来了。”第二适格者走进厨房，把她的背包抖到地板上，稍后会被一个不是明日香的人捡起来。她在室友之间看了看，看着她监护人的笑脸和驾驶员同伴的胆怯，意识到出=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

“嗯。”美里说着走出了客厅，“我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关键文件要处理，真嗣想知道你为什么吻他！待会儿见~~”

门拉上了，真嗣把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埋进物理书里。明日香的嘟囔声又回来了，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发出低沉的喉音。真嗣尽力想去忽略它，并且成功了，直到一只纤细的手伸进他的视野里，砰地合上了他的书。他抬头看着她。

“嘿！”

“别嘿我。无论如何这个课外作业已经迟了一天。”她从他侧面推了推他的头，“你一直在说我们的小插曲是吗，第三适格者？”

真嗣推开她的手：“她猜到了！我该怎么办？当一个女孩喜欢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明日香喊道，而真嗣意识到他的口误即将让他付出代价，“怎么，我们喝点酒，我犯了个错这就意味着我就得喜欢你什么的？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是个笨蛋，但这是一个全新的自恋水平！”

“明日香——”

“再说，我到底为什么会喜欢像你这样的孩子？我能立刻列举出十个我愿意约会的真正男人的例子，而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我死也不愿和你约会！”

“明日香，我不——”

“那她又是从何说起我们之间的事呢？”明日香指着一扇关着的门，那里正通向客厅，美里就是从那里逃出去的，“那不是她该管的事！她还在奸笑！怎么，就好像我真的喜欢个男孩就有问题一样？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博得这家人的同情呢？”（译者注：“就好像我真的喜欢个男孩就有问题一样”就是这句话暴露了她喜欢真嗣的事实）

他没有想着打断她，她猛然转身，怒视着他：“怎么了？你的舌头打结了，真嗣？”

“你喜欢我。”他说，与其说这是对明日香的指责，不如说这是一种直接的对外表白。

“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的？”

真嗣笑了，不明白为什么，也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我也喜欢你，明日香。”

他的驾驶员同伴盯着他，眯着眼睛，她张着嘴，努力思考着说点什么，她最终决定大喊一声“闭上嘴！”然后怒气冲冲地冲回了自己的房间。

真嗣一直等着听到她关门的声音，然后他确定再没有其他人从前门进来，最后，当厨房安静下来，而所有这一切都确认了，他又打开了物理书，回到了那个突然-没有-焦虑的速度与飞机的世界里。

((()))

Author's Note:

我知道我上周断更了，但我保证今后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今后我的章节将不再随着每一章的更新而变短。

请告诉我你们的想法，感谢你们的阅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六章

关键词: *bond* (羁绊)

他们像雕塑一样站在低沉的太阳下，晨雾从山上剥落下来，把他们的腿裹在不透光的裹尸布里，在天际线上切割出巨大的剪影。被驻扎在遥远的地方，他们等待着。带电待命。三个沉默的守护者，各自矗立在城市的尽头。在一个国家的目光集中于他们的时候，孩子们的目光却集中于天空，还有那来自于飘渺云层之外的威胁。

((0))

在徒手接住一个堕落之神的20小时前，第三适格者站在一所破旧的公寓门口，书包背在肩上，手指徘徊于门铃。他试图振作精神去按下门铃，但上次来到这里后经历的事件让本能和潜在的尴尬接管了他的手。

他不确定自己到来的原因也对他没有帮助。他放下手，站着倾听周围。所有的音响效果都是沉闷而有节奏的砰砰声，以至于远处猫咪的叫声，沿着回荡而毫无装饰的混凝土走廊传导，与建筑群墙外某处垃圾车的隆隆声汇集。就像第三新东京市的许多地方一样，他附近的街区人迹罕至，一个过度规划和建筑过剩的副产品，为根本不存在的人们提供容身之处。葛城公寓的另一个例子——整栋死楼中唯一的活人居所。

尽管空旷，至少那里感觉温暖。而这个地方似乎被空旷吞噬了，仿佛对舒适和人性的漠视已经渗透到了混凝土和钢筋的每一寸中。他感觉到了，一个寂静的房间里振奋发聩的压迫感，滚滚而来。它比任何真正的勇气都更能迫使他再次将手徘徊于门铃之上。

还没来得及按，门就嗖地一声滑到一边，他突然就和一双红眼睛对视了。

“驾驶员碇。”

真嗣惊讶地眨眨眼，尴尬地手垂到身体两侧：“嘿，丽。”

她盯着他，等待着。他的目光越过她，沿着短短的门厅进入她一间简陋的居所。他看见她那件蓝绿色的校裙躺在地上。接着他发现，除了她直视的红色眼睛之外，她只是穿着她的白色衬衫和黑色内衣。他的一部分明白，她才刚刚放学回家，她在脱衣服是顺理成章的。那个部分也明白，一件衬衫和一套内衣远非赤裸。他的其余部分——他的非常日本化的那部分——发现“接近裸体”已经近乎足以感到羞耻

的地步。

“我很抱歉打扰到你的一切。”他开始说，但他的话在她凝视的眼神中消失了。

“你为什么在这里？”她问。

真嗣寻找一个解释，当失败后，他选择了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找个人谈谈。”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如果在那一刻结束时，她当着他的面关上门，把他推开而转身离去或者告诉他太阳打西边出，他会接受的。事实上，他从不知道他的驾驶员同伴下一刻要做什么，而这种无知让他害怕。

那一刻过去了，丽走回进她的公寓，门虚掩着。这是他可能得到的最接近邀请的信号，他接受了，跟着她走了进去。他经过她的小厨房，也看到了她水槽的龙头已经锈迹斑斑。他好奇它是否曾经被使用过。

“你遇到了难题。”

“什么？”他说，再次注意到她。她坐在床上，双脚平放在地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

“你遇到了难题。”她的声音温柔，但她的意志从未因此而失去。他发现，她说话时总有办法降低她公寓周围的音量，她身边的人会自然地安静下来，“怎么了？”

“我那天在课堂上看到你在看我。”真嗣走得更近了，但他还是停在门厅里，不敢走进她的卧室，“而且我想知道你是否……也许你知道我那时在想什么。”

“我不明白。”

“哦，是的。抱歉。”她盯着他，他又继续说，“你还记得很久以前我们谈过驾驶EVA的事吗？我问你为什么要驾驶，而你告诉我这是一种羁绊。”

“是的。”

他转动肩膀，想要用耸肩甩掉不想去问这个他完全不了解的女孩如此私人问题的想法：“我想知道你话里的含义，你说这是一种与所有人的羁绊，你怎么能感觉到呢？”

“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不知道，丽。我只是不知道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你和明日香，你们都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而我不是干这行的料。”

丽点头，是理解还是同意，真嗣并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感觉到。”她看着自己的手，在黑色内衣映衬下显得苍白，“我只知道我与EVA的羁绊，我能一直感受到它。我知道你也一样，你现在就能感觉到，驾驶员碇。”

真嗣的肠子绷紧了，伴随着这种感觉而来的是他手臂的疼痛感，在几个月前他第一次出击中发现自己的小臂像树枝一样折断的幻疼感。他还感觉到火山的压迫感，两根闪电般明亮的鞭子刺穿他躯干的冲击感，一只海底巨兽牙齿的咬合感。他原以为全部这些疼痛感都已经消失了，而此刻在她说话间又爆发了出来。他还能说出话来，真是个奇迹。

“这就是你口中的羁绊吗？”他问。

丽摇头：“不，那只是一种羁绊，那羁绊让你成为一名EVA驾驶员，它是你的责任。而你在找寻的羁绊你无法触摸或感觉到，它是你坚持的理由。”（译者注：“而你在找寻的羁绊你无法触摸或感觉到，它是你坚持的理由。”这句话在第25章再次出现，这句话中的羁绊说的是他与EVA驾驶员们的羁绊，包括了与丽和东二的友情羁绊以及与明日香的爱情羁绊，后文中他的眼镜蛇性格开始消失的时候就是从他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开始的，从那之后，碇真嗣开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你的意思是继续驾驶。”他说，虽然他知道她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丽在说的是生存下去的理由。

“是全部。”她看着他，“等你找到了，你就明白了。”

“如果我找不到呢？如果它对我来说不存在呢？”

“我不知道。”她说。

真嗣勉强地笑了笑：“我希望我永远也找不到。”他转身要走，但还没走到门口就停了下来，“嘿，丽？谢谢你的帮助。”

绫波丽眨眨眼：“不客气。”她说，然后他身后的门嗖地关上了。

((()))

“目标还在下降！预计30秒内接触！”

“所有EVA仍在拦截线路上！初号机最近！”

当他跑完那最后三英里后，他站在山顶上，他的双脚把森林搅成了腐烂的植物。他突然想到他不知道这座山的名字，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他不明白的启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头顶上的使徒——六百英尺高，正在快速接近——想要以自毁来扫平整个城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能感觉到它的接近，如同紧贴他身边的耳语；他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他能承担这份责任而他甚至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关心他——是否有人关心他这个人，关心他所做的事。

他所明白的只是他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如果他失败了会出现怎样的危局，而因为他是一个英雄，这就是他需要明白的事情。

碇真嗣在山顶上停了下来，张开四肢，以自己的身躯对抗着奔腾而来的神之恐惧。

“A. T. FIELD。”他喊，“全开！”

一面力量的玻璃从他的灵魂中展开。美好如此，但感觉却全然不同。一瞬之间，一切归于寂寥。然后，一声刺耳的爆炸声划破空气，坠落于山顶。碰撞释放出的热浪，将山顶上的一切瞬间烧为灰烬，把山峰漂白至基岩。头顶上两扇玻璃的力量相互摩擦，真嗣同时感觉到他内心的冲击——一种感情介于嗅觉与哭喊之间。他尝到了血液在喉咙里的味道，感到好像是蠕虫在他的插入服下蠕动。

正是这样的细枝末节——在这些疯狂的瞬间发生的不真实元素——他从没有分享给任何人，部分原因是他在战斗之后才会记起它们，就像一个刚刚苏醒的人记起一场噩梦的碎片一样，但最主要是因为即使他能记起它们，他也无法解释任何一个原因。

使徒向下推，比之前更野蛮；而真嗣托着使徒，双腿的伤口和心口的疼痛让他的腰弯曲着。他的双脚陷在了身体下裸露的泥土里。开裂的岩层，在破碎狂躁的下沉气流中，被挤压成黏糊的砂石。稳定已经失去，但他仍在坚持。使徒的推进，以微米计，戛然而止。

力场的玻璃相互碰撞，散发着又一声震耳欲聋的呜咽。真嗣感到怪物的力场扩大了，沿着他力场的边缘摸索，就像手指在门框的开裂处抓挠，意识到他无法跟上怪物的扩张，意识到他会分散自己的力量而无法阻挡这个怪物，意识到它会突破而人们会死去。

碇真嗣惊叫着，他也许在惊叫中说了什么，但他不知道。他在极度的挫败中惊叫——他无法再坚持了，他会失败，而最重要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然后她来了，一个深红色的泰坦出现在他身边，她的双手张开，把她的力场中和入不和谐的声音。使徒站了起来，被她的突然到来反击了回去。真嗣从通讯里听到了她的声音，嘟囔和咆哮着，恶狼露出了她的獠牙。

“我在这里。”她说，“正在瞄准核心！控制住我们的猎物！”

二号机的手伸向它的肩塔。明日香感到一把六倍于她身高的刀柄滑进了她的手掌之中，她抽出了它。等离子渐进刀刃出鞘并点燃。它的能量炽热而它的触感令人陶醉，一个她周围疯狂鞭打中成为现实的图腾。她令安心的是，在所有的精心策划、希望与梦想、绝望与两个灵魂碰撞的能量都完成了各自的使命之后，最终还是要一只手和一把刀来拯救世界。

“明日香！”他喊道，“快点！”

她不需要他的许可或指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自己的同步率。她永远不需要他的帮助来杀死这些怪物。她的脚离开了地面然后她暴起，用一个精确的计算从她的袍泽之间滑过，他们的肩膀之间只有寸步之遥。她的刀锋怼上了一块坚实的屏障，深深地划过，切割到两边。虽然不足以致命一击，但足以让她的手指穿过和撑开。她把她的手臂拉回，一个由无数纤维束组成的活塞，穿过缝隙向前推进。

惣流·明日香刺伤了神的眼睛。她感觉到了手臂中的惊愕，听到脑中它的尖叫——短暂而强烈，用交响乐奏出的婴儿咽气声——她彻底失去了笑容。

二号机回到地面，站在那里，被它杀死的新鲜尸体像一条羊毛毯子一样落在她身上。明日香没有感觉到随之而来的爆炸。

((()))

在她杀死使徒的十四个小时前，明日香赤身裸体地站在夜晚的浴室里，评价着自己的倒影。她没有看她的身体。那不需要被评价；需要评价的是她的脸和眼睛。她得知道自己说谎时的样子，因为那必须看起来更有说服力。

“我不喜欢你。”她说。简单、太简单了，易于分析、易于破解。它必须更有说服力，而这就意味着更长的语言。再来一次。

“让我们把这件事说清楚，你个笨蛋萝卜：我从来都不喜欢你，你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小马屁精，一个蹩脚的驾驶员，看着你我都受不了，更别说喜欢你了。这一切都太疯狂了！”

太多防御性，再来一次。

“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会喜欢一个真正的男人，像加持一样！加持是个男人。他带着枪，他刮胡子。你只是个孩子。”

太偏颇了，为什么要谈起加持？再来一次。

“你真烂，第三适格者。”她说，然后又重复了十几次，尝试着不同的语调，直到她厌倦了这一切，在浴缸边上坐了下来。她双手揉着脸，听着浴室里剩下的水从水龙头里滴滴答答地流出来的声音，希望自己情绪上的不适归咎于这个什么都没做，只是说了真话的男孩身上。

“我也喜欢你，明日香。”他说了，而她因此而恨他。她讨厌这句话中内在的假设原理，即她是先喜欢他的，但最让她讨厌的是，它把回应的责任推回到她的身上。他喜欢她，他以为她喜欢他，而现在她不得不面对这个喜欢。

她每个晚上都在想方设法的思考这个问题，在她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固定在他不那么逊色的那部分。她想着他是怎么做饭的，想着每天是怎么陪她走回家的。她也想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他想在她睡觉的时候吻她。那件事一开始让她很困扰，但现在她想起来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是另外的一个小丑想要吻她，她会很厌恶，但它实际上是甜蜜的，以极其愚蠢的真嗣方式。

然后就是她在阳台上吻他的那一部分。她原以为那个晚上只是一闪而过，为了避免自己想到那一刻的尴尬，她总是绕开它。但当她认真思考这件事，让自己挺过那一刻的尴尬后，她发现自己的一部分想要再来一次，而且在过去的几周里，这部分已经成为了主流思想。

她站起来，再一次面对镜子。她看着自己，吹掉脸上的一缕红发。她看着自己的乳房，然后用双手捂住。

“我来试试吧。”她说，“我喜欢你，真嗣，作为一个笨蛋，我觉得你还不错，所以如果你想继续做点什么，我想那也没关系。”

她停下来，镜子里的那张脸对她笑了：“是啊，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她说，然后关了灯，走向了自己的房间。

((()))

世界又黑又湿，她插入栓信号因为EVA的冷却而减弱了，在救援人员赶来把她挖出来的十五分钟里，明日香独自一人思考着。使徒的死亡尖叫一直萦绕着她。她在LCL里翻转，从束缚中飘浮出来，插入手套覆盖的指尖紧紧抓住了她的脸。它临死前发出的声音像太阳黑子一样烙在她眼皮上，她踢了一脚，双脚撞击着舱壁，想要把它踢出去。

它为什么要尖叫呢？

在救援小组赶到，把插入栓从插座里拔出来的时候，尖叫声已经开始消退，与其说是消失，不如说是从她的主动记忆中烙印到她潜意识深处的某处。明日香知道，从长远来看，她渴望去埋葬的这种声音最终会伤害她，她需要摆脱它，她需要帮助。“

有时人们会互相帮助，明日香。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她记得美里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手里拿着一杯红酒。她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不，不是自鸣得意，她是恳切的，尽力地帮助她，“你不是一个孤岛，尽管你希望你是。”

明日香拖着身子进入救援VTOL，推开了NERV机组人员递给她的一条毛巾，她让LCL被风干。不管怎么说，她头发上的LCL需要用肥皂洗掉，只是用毛巾把它擦干净是徒劳的。

机组人员砰地关上了舱门，砰砰地敲打着机身，向飞行员发出信号。飞机启动在空中盘旋，飞过战场，飞回NERV总部。明日香坐在乘客座椅上，看着窗外。山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面上一个3公里长的环形坑。二号机伏在坑沿边，不再行动。一群回收车已经开进来，为运输机把战争机器运出去清理空间。

北边不远的地方，她可以看到零号机和初号机。后者位于爆炸的震中，因此也就在环形坑的最低点。第二架VTOL刚刚从紫色泰坦上起飞，它的航线与他们的平行。真嗣的座驾。

“我也喜欢你，明日香。”

“该死。”她嘟囔着。

((()))

Author's Note: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故事的支持。你们会注意到我有时会不定时更新，所以我建议你们添加关注，以免错过。

我们的下一章将与这一章直接延续，直接借鉴这里的主题。我们将在明日香和真嗣身上看到一些真正的同页内容，并开始引入原小说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心怀鬼胎的源堂。

希望你们喜欢。请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并感谢你们的阅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七章

关键词: *followed him*跟着他

葛城美里用手挡住了从A02升降平台上掉落的沙砾。日向站在她旁边，他的嘴唇翕动着，但在VTOL下沉气流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听不见他的声音。管它呢，她根本不在乎。无论他说什么——第一轮行动损失评估、公共关系投诉、EVA修复进度——都不重要，其他一切都不重要，除非她看到她的战士安全回家。

第一架VTOL短暂着陆。它的门打开了，喷出了一波技术人员、安保人员和一名驾驶员。他独自一人在他们中间，眼睛看着甲板，他的插入服上浸满了污浊的LCL。美里走进下沉气流中迎接他，微笑着。她看到他不舒服的表情，而一部分的她想要拥抱他，告诉他，他没事了，他会一直没事下去，还有，她是他的后盾。

但领口上军衔的重量阻止了她的手，在她发出声音前压制了她的话语。

“外面的工作很出色。”她这么说。她必须大声喊才能让他听到，可她话说出口之后立刻感到很愚蠢，因为她看到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改变。他需要的是她的安慰，而不是不该由她给予的赞美。外面的工作很出色，真是个拥抱的可怜替代。

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试着让他安心也让自己好过一点。他对她微微一笑仅仅是能够安慰到她的最细微的小动作而已。

“和日向中尉一起等着。”她说，“我们得为下一架清理升降平台。”

((()))

NERV的走廊里没几个人。真嗣能看到的人都在忙碌，他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敞开的门进入休息室。战斗结束了，但NERV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真嗣有时会忘记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清理和损害控制，工作人员刷洗整座建筑，清除建筑物两侧的血迹和油污，还有在战斗之后弥漫于全城数周的死亡气味。

他坐在长凳边缘上，用毛巾擦着头发。他头皮上的LCL咯吱作响，毛巾只会让它变得更硬。他抱怨着靠在背后的墙上：“明日香——”他说。

“你带卡了吗？”

真嗣看着她，她站在冰咖啡机旁边。除了两名驾驶员，休息室里没有人：“你现在是想喝咖啡吗？”他问。

“是的。”

“日向说我们应该去指挥中心。”

“而你总是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你果然是个完美的傀儡。”

“不是的。”真嗣喃喃地说。事实上，他很感谢这次的拖延。去指挥中心意味着要向他的父亲汇报，那场景会让他很焦虑。他绝不会主动回避他们的单独会面，但这次他能把责任推到明日香身上。毕竟，是她把他拖到休息室的。

“你到底有没有带卡？”她问。

“嗯？没有。”

明日香对他皱眉：“好吧，看来这是你的错。”

真嗣刚想问她是什么意思，明日香用她那带衬垫的肘子撞碎了机器的玻璃显示屏。撞击使碎片如雨点般落在地上。

“明日香！”真嗣喊道。

“你要脱因的还是普通的？”

“你不能这么做！”

“冷静。监控摄像头已经断连好几天了。”

“那也不对啊！”

“管他呢。”第二适格者耸了耸肩，从被撞坏的机器里拿出两个罐子。她在她身边坐下，递给他一罐。他们沉默地喝着，眼睛盯着前方。

真嗣感到了他腿和胳膊的移动，尽管它们是完全静止的，这种感觉与呆在一艘船上太久产生的后遗症并无二致，只是放大了四倍。从同步状态中解除会让人迷失，这种感觉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前一刻他还是个有着感知和力量的巨人。然后回路被切断，他又变回了一个男孩。这很不和谐——就像在摩天大楼边缘尽头停住了自杀的脚步。

“你感觉到了吗？”她问，“使徒，当我杀死它的时候。”

真嗣点头：“是的。”

明日香呷了一口咖啡，把一条腿蜷缩在身下：“我能听到它，好像它在我眼皮后面尖叫，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真嗣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想了心里话：“这就是他们不懂的地方。美里、律子、我父亲，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就算他们想他们也不会知道。”明日香摇了摇头，她希望这份恶意能温暖她，但她还是把身体卷进双臂的褶皱里，“他们让我们拯救世界，却还想着让我们付咖啡钱。”

真嗣静静地坐在那里。他在想，现在这一刻是不是他可以抱着她而不会被她杀死的时机。这种事之前发生过一次，他想他的运气还在。然后他看见她也正盯着他。他立刻把目光移开，他脸变红了而她的声音就在耳边。

“看着我，真嗣。”

“为什么？”

“就看着我，我想问你一些重要的事情。”她说。

真嗣吸了口气，看着她。她离得很近。她的眼睛填满了他的视野，两颗蓝色的太阳照进了他的身体。她神情紧张，有那么一会儿，他能闻到她。这是几周前她身上的味道，他的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但混杂着LCL的血热刺痛。他寒颤着想要掩饰。

冷静点，白痴。别把这一刻搞砸了。他的思绪阻止了颤抖但没能阻止他的勃起。

这个女孩正要说一些重要的话，他知道，他几乎可以从她的凝视中尝到它，看到它。

然后她的眼神变得柔和了、退缩了：“我的日语怎么样？”她问。

真嗣眨眨眼：“嗯？”

“我的日语，笨蛋，怎么样？”她皱起了眉头，“要诚实。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说很棒，可我觉得他们在骗我。”

真嗣考虑过也这么说。对明日香撒谎有时比说实话更容易，她已经习惯了谎言，她散播谎言，并期待谎言的回报，真嗣怀疑她并不是真的在乎她的日语。这整段对话，开始于认真严肃，但实际是一堆废话。

“挺好的。”

“那么糟，是吗？”

“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能听懂你说的话。”

“大多数时候，很好。”

“我很抱歉。”

“不要道歉，我问的是真相，关于我的。”明日香挥了挥手，试图把这件事当作一时兴起的话题来处理。真嗣看着她，等待着另一个话题被抛出来，等着看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啜饮着咖啡，享受着这一刻：“嘿。”她说，“我们得让这一切公平起来。”

“公平？”

“我问了你一个你如实回答的问题，现在你给我来一个。”她交叉着双臂看着他，“来吧，第三适格者，快点。”

她脑子里有一个期待，而这却招来了失望。她假设自己把他逼到了角落，在那里他就是那个解决她问题的唯一。运气好的话，他可能会问她是否真的喜欢他，因为他不确定，然后她就可以如实回答而不需变得软弱。然后他就可以吻她，或者抱着她，或者做她的男朋友。在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就可以建立在适当的欺骗和心理游戏的基础上，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恋情，然后他们就可以从那样的关系中继续发展下去。

那就是明日香的期待，但失望随之而来。

“我们应该去舰桥那边。”真嗣站起来，把咖啡扔进了垃圾桶，咖啡剩下的一半漏了出来。他离开休息室，沿着走廊往前走，明日香跟着他。（译者注：followed him这里作者第一次提到明日香跟着他，她在跟真嗣的关系中看起来处于主动地位，但是遇到点问题她就开始跟着他问东问西，一直到第23章，在那章里她彻底的崩到了底，作者还特意提了一句，她没有跟着他，预示着两人的关系几乎到了陌路。等他们的关系又恢复以后，作者还不忘提一句，她又开始跟着他）

“等一下。”她说，“你到底要去哪儿？”

真嗣继续沉默继续往前。他用毛巾擦着头发，用力擦掉变干的液体，看着他那个样子让她更生气了。

“嘿！”她加快脚步，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回答我！”

他把她的手推下胳膊：“你什么都不说！”

“什么？”

“你想让我弄明白你怎么了，或者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但你什么都不说！我不知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明日香看着他的脸，看到他的眼角开始涌出泪水，这次他没有把目光移开。

“你说话拐弯抹角，对我大喊大叫，说我笨，但你也喜欢我。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真嗣后退着，“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但我却几乎不了解你。”

“可你喜欢我。”

“是的，我告诉过你了。”

“为什么？”明日香推他，他撞在了墙上，“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自己，笨蛋。”

“不是的。”

“你只是害怕而已，你怕你的父亲，你怕EVA，你怕我。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去得到。你是懦夫中最差劲的那一类，真嗣。”

“我就是个懦夫。”

“是啊！你什么都不想面对！”

“这和你真的不一样。”

“太他妈对了。”

“很好。”真嗣直视着她。话语在他的喉咙里哽咽，如毒液一般，他不假思索地吐了出来，“那你的母亲怎么样了，明日香？”（译者注：此处的眼镜蛇真嗣第一次露出了獠牙，按作者所写，明日香完全没有准备，被咬了个正着）

他从她紧绷的脸和突然移动的重心中预判到了她的拳头，这些小细节是他在那一周贴身的同步生活中发现的，尽可能地靠近彼此的身体。他对明日香内心的不了解是通过对她身体的了解来弥补的，这是他通过观察，与她一起训练，在私密又可耻幻想时刻中掌握的。他躲闪，她的拳头撞到了墙上。

他向后退，双手举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日香——”

“闭嘴！”她向前猛扑，又朝他脸上打出一拳。他向后躲闪，又打空了，但他绊倒了，她压在他身上。她抓住他脖子上的毛巾，把他的头从地上提了起来，“道歉。”

也许是他的头撞在地砖上的疼痛，又也许是肾上腺素淹没了他被战斗摧残的神经。无论什么原因，碇真嗣是无法道歉的。

“不。”

她的指关节撞上了他的鼻子。

“道歉，笨蛋。”

她眼里的泪水沿着嘴唇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但她还是那么美丽，她总是那么美丽。她晃着他再次尖叫，他希望走廊里不是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感觉到她的手指从毛巾移到他的脖子上。

第二适格者勒住了第三适格者，如果他没有触摸她的脸颊，她很可能会杀了他。他的触摸就像是插入服指尖冰冷聚合的印记，却莫名温暖。她靠着那双手，他的手指就能穿过她的头发，虽然她还紧紧地卡住他的喉咙。她看着他，感觉仿佛这是他们一路走来第一次对视。

他抱紧她，直到那拥抱让她松开了手——让她理解他无条件触碰的意义，让她原谅她的放手，也宽恕自己对他的需要。然后他的手垂下来，离开了她的头发，大大的喘了一口气。

“对不起。”真嗣说。

“别说话了。”

她凑过去，吻他。这吻感觉完全不像他们之前的那个吻了，那个在阳台上微醺的轻吻。那是一个玩笑，一个孩子似的吻。这一次感觉完全是更可怕更成熟的吻。他们身下的地砖，他嘴里的热气，他鼻子里流出的热血与她脸颊上滚滚的热泪汇合。她揪住他的头发收紧双腿，大腿夹紧他的腰。她想融入他，却又因此而痛恨自己。这是一种她不想要的欲望，而这样的欲望让她受伤，但比起这，她更想要他给予的爱的回应。

他的手伸上来，环住她的腰，把她往下拉。当他们胸膛紧贴，她能感觉到他回吻时的颤抖。他的舌头在她的嘴里，他的手在她的背上，在她的发中。一个小时以来的第一次，那些幽幻伤口，使徒死亡前挥之不去的尖叫，以及一个难以理解的成人世界的阴谋和期望，都消失于两个少年的热吻之中。

（译者注：这里的休息室是个关键的场景，两个人在这台自动贩卖机边正式开始，在第29章也是在这里给出了最浪漫的约定）

((()))

在全息干扰下的一瞬间，通信窗口啪地打开，然后稳定下来。窗口是sound only，但葛城三佐还是立刻立正。副司令的声音简短而疲惫：“报告，三佐。”

“司令，我对行动中造成的附加损害负全部责任。初号机和二号机受损严重，零号机受损最小。”

“没关系，不这样情况可能会更糟。”

美里长长的呼出一口从行动一开始就屏住的呼吸。尽管对她自己、她的驾驶员、乃至全人类的未来都构成了威胁，但她还是担心来自于顶头上司的不悦。

通讯窗口闪烁，窗口变成了司令本人：“三佐，初号机的驾驶员在吗？”

这真是出人意料，美里看了赤木博士一眼，然后在她身后检查了一遍。本该有三个孩子的地方却只站着一个。绫波丽看着她，眼睛一眨也不眨。

“嗯，不在，先生，目前不在。”

停顿了一下，美里尽量不去理会耳边的每个技术员的交头接耳。司令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是神秘莫测的，他对自己亲儿子的疏远态度是休息室坊间谣言的主要产物。

“很好。”司令最后说，“继续，三佐。”

“是，先生。”

窗口一闪，而指挥人员们又回到了他们的工作中，没有人注意到司令的话——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对他们身后那位蓝发驾驶员的冲击。

((()))

Author's Note: “好久不见...”

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一章还不错。我意识到我的情节比94Saturn的原作更黑暗了，但我想这也是保持我承诺的系列真实人物形象的一部分。在本章血泪斑斑的勒杀未遂和亲热情节之后，我想我会在下一章里写一些更轻松愉快的内容。

总之，很抱歉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你们能喜欢。感谢你们的反馈！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八章

葛城美里看着她的战士：“你的鼻子怎么了？”

真嗣耸耸肩：“没什么。”

他继续做饭，不去理会他监护人的瞪视。美里皱起眉头捋捋头发。她的脑袋被宿醉地反复打击成了一团乱麻，提醒着她今天是周末。虽然是早晨，但公寓里已经闷热难耐了。空调坏了，于是真嗣打开了阳台的门，让空气流通起来，这算是帮助，有点吧。

美里叹了口气：“又是学校的那个孩子吗？”

“东二很好。”

“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杀了他。”

“你不能杀了他。”

“我升职了，真嗣，我想杀谁就杀谁。”

“这是不对的。”

“这是军法。”

“不，这不是。”

美里看着他的脸，逮住一丝微笑从他的嘴唇里优雅地绽放出来。她笑着拨乱他的头发：“我懂的，如果你不想谈这件事，我不会给你施压的。”

“谢谢，美里。”

“没关系。”她向后一靠，从背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然后走到了阳台。她坐下来抿了一小口，让酒精和和煦的微风冷却她脑中的打击声。

城市浮浅在一片热雾中。焦躁的蝉鸣和施工设备的咔哒声在她的听觉边缘撩拨，不时被过往的汽车引擎声打断。美里感到阳光照在她光洁的腿上，便伸展四肢，大胆地享受着一切。

公寓里的电话响了。美里等待着，听着铃声，直到它停止，她听到真嗣模糊的你好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阳台上：“是打给你的。”他说。

美里接过电话：“你好？”

“你老天爷到底是怎么了？”

“你也早上好啊，律子。”

“我真不敢相信你让——等等，他就站在旁边吗？”

叹气，美里挥手让真嗣进屋，他离开了：“不。”她说。

“你老天爷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在说打架的事吗？”

“是啊！我一分钟前刚收到三科的邮件——在一周之后，我可能得补充一下，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美里喝了一口酒，耸耸肩：“不处理。”

她当然知道是谁打了真嗣一拳，也知道原因。三科做了非常详细的报告，即使他们从未介入并真正阻止一名驾驶员挨揍。美里曾希望，一名驾驶员拳打脚踢后勒住另一名驾驶员可能会让安保人员从不安中振作起来，但她错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明日香/真嗣的打-亲-窒息-拳。她确信在这个问题上向真嗣施压无济于事。如果说理解这件事对她来说都很艰难，那么对第三适格者14岁的大脑来说，那就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天方夜谭了。目前，美里的计划只是不要让孩子们互相残杀，这本身似乎是一项艰巨无比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友谊、团队士气的提升、年轻的爱情——都只是额外的加分项。

“不处理。”律子重复着，“你在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

“你的小实验事与愿违了，美里。你的驾驶员们正在互相掐死对方。”

“他们最后接吻了。”

“哦，真有趣。”

“别介。”美里站起来，走向阳台围栏。她向后看了看，确定看见真嗣站在厨房里，远离她的耳边，“你的心理特征与我一样，难道你就没有感到惊讶吗？”

“是啊，很多的惊讶，大多数的惊讶，全部的惊讶，每一点都让我感到惊讶。”

美里翻了个白眼：“好吧，是的，但事后看来，那些特征预言了这一点。明日香和真嗣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合得来，我们知道会有成长的烦恼。”

“她勒了他。”

“然后吻了他，我们别忘了最后是以一个吻结束的。”

“很甜。”

“甜死了。”

律子叹了口气，正是这种特殊的律子式叹气告诉她的大学老朋友争论结束而律子被打败了。要么是因为她听起来完全是被逻辑打败的——这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因为她厌倦了美里的盲目乐观，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好吧，我不会写否决报告的，不知怎么的，你似乎已经一切尽在掌握了。”

“谢谢你，亲爱的律子。”

“闭嘴，调好你的宿醉吧。”

“这话很无礼，但并不是不准确。”

美里挂了电话，走回到她的椅子上。她的头跳得更疼了，她开始把自己的啤酒罐当作临时的冰袋。她闭上眼睛，琢磨着她要怎么过她的这个周六。

((()))

明日香走进厨房。她睡觉时把脸埋在枕头下面，夹在床垫之间，她的头发变成了一团乱糟糟的红色。她挠着头接了一杯水，在这个过程中迎面撞上了真嗣。

“对不起。”他说，让到一边。

明日香先用德语嘟囔了几句，然后又用日语问：“早餐吃什么？”

“玉子烧。”

“又是玉子烧？”明日香蹦到岛台上坐着，“日式煎蛋，恶心。”

“只要别乱扔就行了。”

明日香看着他的后脑：“你刚是在展示你的脊梁骨吗，碇真嗣？”

“我有脊梁骨。”真嗣没有回头看她，“我也不会再去捡一个碎盘子了。”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真嗣一直对她表现出这种安静的反抗，而她开始喜欢上这种反抗了。谁知道打了一个男孩一顿后会有这番奇效呢？

明日香笑了：“你的鼻子感觉怎么样？”

他还是没有看她：“没事了。”

“你相信我吗？”

这让他转过来。他放下厨具，看着她：“我不知道。”

“像是一场战斗里。”明日香在岛台上倾身，靠近他，“就像所有那些庸俗的战争电影里那样，男人们会说‘我知道你会支持我！’之类的台词。当我们在EVA里的时候，你相信我会救你的命吗？”

真嗣摇了摇头：“不。”（译者注：此处与第32章对照，明日香在那里救了他的命）

“我早就猜到了。”明日香身体前倾，视线穿过客厅到达阳台。美里唯一可见的那部分是她的腿，而从腿的样子判断她睡着了。她坏笑着滑下岛台靠近真嗣。她的接近诱发了他喉咙的咕噜声，而当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时，咕噜声更大了，“顺便说一句，我相信你会救我的。”

“哦，好的。”他的目光游离，也为自己查看阳台上美里的情况。

“别看她，看着我。”（译者注：这里很有趣，第26章中明日香对绫波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只不过那里的情况是处于满满的恨意而不是现在这种满满的爱意）

他的眼睛迅速聚焦她。男孩很紧张，他有权紧张。在过去的一周里，明日香一直回避再进展一步，选择生活在对那条走廊的记忆中而不是重现那里的行为。她不知道是什么引来她现在的尝试。也许是因为今天是周末而她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也许是她在离开那条走廊后等得太久了而她的好奇心控制了她。还有一个事实是，美里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外，而明日香想要逃脱惩罚。

她拉住他的肩膀，用腿缠上他的腰，这就是真嗣想要的全部鼓励。他也凑近吻她。明日香发现他也一直在想要吻她并且还想出了一些办法，包括用手指抚摸她的脖子和头发。她对这些办法非常受用，用小腿把他压得更近。他的膝盖砰地撞在低柜上。

“好吧，是时候再来一罐啤酒了。”美里说，她的露台椅吱吱作响。

明日香把她的驾驶员同伴推了回去，把他撞到厨房的桌子上。她从岛台上跳下来，努力地看起来自然些，接替了真嗣不久前正在进行的烹饪工作。

美里站在敞开的门框前，看了一眼现在的情景：真嗣系着围裙，但不在做饭，而明日香站在炉子旁手忙脚乱。明日香没有看她，但真嗣在看，他的脸涨得通红。

“这里怎么回事？”她问。

“没事。”他们异口同声。

“听起来不错。”美里把空罐子扔进了垃圾桶，从冰箱里拿出另一罐，开始离开：“不许互相伤害。”

((()))

主演四部生活剧让人筋疲力尽。在阴影里生活了这么久之后，谍报工作的细枝末节已经司空见惯了。上百个密码、呼叫信号和代码链在他的脑子里漂浮着，他从来不书写，除非他存心想让它落入错误的手中。衣帽间门上散落的毛发、枕头下的手枪、一次性手机、秘密情报传递点——这就是他全部的一部分。但虚假信息孕育了性格的分裂，而在有些时刻、有些小时和有些日子里他更高的自我——他另一部分的他——依然从未改变。就在那时，他又感觉到了阴影，感觉到平静的虚假皮套已濒临崩溃。

他的一周就是这样，从周一到周六的凌晨时分，他终于把一个本不该属于他的硬盘扔进了一条从未被人检查过的河里，然后步行回到了第三新东京市。现在，他坐在一张公园长椅上，一罐咖啡在手试着做一个享受正常午后生活的加持良治。这是一种常见的老规矩，在公园里喝咖啡。陌生人和树木缓解了他的并发症，而咖啡让他生存。就在他刚刚进入状态的时候手机响了。他翻了翻口袋，找到并接通了电话。

“请说吧。”他说。

“‘请说吧。’”美里的态度听起来像是她正梗着脖子，穿着制服，“‘我是加持，去洗屁股了。’”

“早上好，美里。”他说，很容易就进入了谈话，“我不想显得粗鲁，一周没见了。”

“我会记住的。我相信无论你在为司令洗什么，都洗得很辛苦。”

“主要是干洗。”

“好吧，那些黑色西装都很贵，总不能把它们塞进洗衣机吧。”

加持笑了：“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事。只是坐着，享受炎热的天气和清凉的饮料，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在我厨房里卿卿我我的青少年。”

“有点奇怪，上次我听说的是，她正在勒死他。”

“最后他们接吻了！为什么就是没人记得他们接吻了？”美里顿了顿，“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说的，我有我的消息来源。”

“你这个干洗机还真八卦。”

“这是我的魅力。”加持靠在椅背上，享受着美里带出的他内在正常男人的逍遥快活。和美里在一起是他一生中最舒服的幸福时光之一。他只希望她也能有同样的感触，“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你想要这样。”

“是的，确实如此。我只是刚想起你之前说的那句话，关于真嗣是一条蛇而明日香是一只老鼠。”

“眼镜蛇。”

“一回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加持皱起眉头。他不确定自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美里跌宕起伏的阴谋。他了解第二适格者和第三适格者所处的环境，他对明日香尤其了解。他被委派为她的监护人，她的封面故事，这让他对比他在乎的更加了解驾驶员。他和她生活在一起，但

仍然保有了足够的超然去看清了她的浮夸只是她的伪装而已。他花了好几个星期才透过她的外表看穿她破碎的内心，她只是个脆弱的孩子。

真嗣的伪装在第一眼就已经看穿了，而真相可不美好。

美里开始不耐烦了：“你见过碇真嗣吗？”她说，“这孩子不是条眼镜蛇，他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

“他的内心有一团暴怒的火。”加持说，“我看过录像，也读过你们的报告。‘第三适格者违抗命令进行了愤怒的近距离攻击。’你说的。”

“第一：你对我报告的印象很糟糕。第二：这不一样，他在EVA里，你不能由此判断他的侵略行为。反正他压根不怎么想驾驶那玩意儿。大多数日子里，我感觉我的全部工作就是说服他参与进来。”

“但你觉得他为什么那么勉强？”

“驾驶很伤人，很可怕，让他在学校陷入了糟糕的境地。”

她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赤木有。司令，冬月，以及无论马尔杜克机关的什么人事上都——他们都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美里从未更深入研究过这些简单的答案。它很伤人，它让你很难交到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耳目一新。至少还剩下一个人愿意相信孩子的善良。

“也许吧。”加持枕着头，仰望着蓝天，在正午的高温下，只剩下缕缕条云，“或者他害怕自己参与进来后会变成的样子。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可能会逃离人们，因为他害怕人们的信任和爱会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太神秘了，也没什么用。”

加持笑了：“你知道那句老话吗，大多数人最后都嫁给了一个与他们的异性父母很像的人？”

“比大多数人都多。”她说，尽管他能听到她笑声。他觉得这听起来很诱人但又不想让他抱有希望。

“所以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你最终会表现得像你的同性父母。我认为真嗣逃避做决定是因为每一个决定都让他离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那个人更近了一步。”

“你太耸人听闻了。”

“我说的就是我看到的。”

“那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眼睛。他的确很冷淡也很疏远，但他一点也不像司令，他是个好孩子。”

“你是对的，我很抱歉。”加持从长凳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咖啡空了：“现在，你是要邀请我过来，还是要我强行让你同意我过来？”

“是啊，滚吧。”她的笑声让他放松了下来，然后她挂了电话。

加持看着手里的电话：“你可不能归咎于一个男人的努力。”他说。

((())))

Author's Note: 我发誓，有一天我将每周一更。

我们将重新回到这篇小说的正轨上来。我有个计划。每章的篇幅大约是这么长或更短，但会很有规律（差不多）。感谢你们的坚持。

为了回答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会按照原作中的其他配对来写。这文不会仅仅有ASUKA-SHIN。Rei-Kensuke在我看来总是很勉强，但我想我有办法破解密码，所以可能会很有趣。而Toji-Hikari非常标准，我会尽力写好它。

另外，我很想听听有谁能告诉我94Saturn打算怎么处理源堂的阴谋。我想在这次Rebuilt中加入这一元素，但我记得的唯一一件大事是零号机在埃及挖了一个洞，找到了一件定义模糊的文物

一如既往，希望你们喜欢。请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并感谢你们的阅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九章

关键词: *little wind-up*发条娃娃

午餐铃响了，标志着2A班教室里的大逃亡。孩子们可以在校园里的任何地方用餐，尽管这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取决于中学政治和社会关系约束的影响。特定群体有特定场所，侵犯这些至关重要的帮派边界就等于找死。明日香在上学第一天就学会并决定用让她自己凌驾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上的方法来对付它。在最初的几天，她一个人坐在她的课桌前吃饭，直到小光开始加入她。

今天也不例外。她们坐在一起，小光说，明日香则心不在焉地听。她想很多事，但最近，想得大部分都涉及真嗣，涉及她如何不把他的脸按在自己的脸上痛吻他。明日香扒开便当盖。它的每一部分都被完美地包了起来，最上的一层居然还有一张便签躺在上面。

‘米饭里有酸菜，希望你喜欢，真嗣。’

明日香用两个手指捏着那张便签。她的一部分好奇他是怎么想的，但剩下的那部分却不由自主地笑了。这男孩真好。

“出什么事吗？”小光边嚼边问。

明日香看她：“什么？”

“你在笑。”小光伸出手，“怎么了？”

明日香把皱巴巴的便签又深深地塞回进她的食物里：“没什么。”

“那是张真嗣写的便签吗？”

“不，走开。”

“肯定也是！”小光啪得合上双手，“写了什么？”

“让我压扁你的指示。”明日香凑近她，抓住朋友的手腕，“小点声！”

小光压低声音但很艰难：“告诉我。”她说，“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明日香又开始吃她的食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他只是最近变好了点。”

“你又开始撒你的谎话了。”光也凑了过去，“快说，明日香！”

“看在上帝的份上。”明日香翻了个白眼，“我们几周前亲热了一番。”

小光的笑没了：“你们什么？”

“是啊，我们亲热过。”明日香玩着她的米饭，咬了一口，“从那之后就变的有点酷。他还在给我做饭，现在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几乎就像我们在双人训练那会儿一样，我们甚至都不怎么说话。”（译者注：这里与第29章对照，直到那里他们才又回到了这种美好状态）

她吃的时候思考着刚说的那句话。与真嗣分享安静会让她莫名的感到舒适，大多数是因为与真嗣说话让她难以忍受。一次交流就会带来一场争吵，（译者注：这种争吵是夫妇喧哗，译者也经常跟自己老婆喧哗，原因主要出于男人与女人无法真正了解彼此）但安静时，一切都变得更好。有时候，在她让自己沉浸其中反思自己时，明日香认为沉默能揭示出他们真正的自我。真嗣头发的气味和眼神比从他嘴里说出的千言万语让她领悟的还要多。男孩为了救她的命，跳进了一座活火山——说什么样的话能比得上他的行动更有意义呢？

然后，她的其余部分一脚揣入，要求得到只在言语上的认可，太复杂了。（译者注：后面要嘴皮字的某人只用言语认可你，所以你的这个其余部分认可了他，然后在子宫天使那里看戏，为了自己的目的完全没有行动，然后你才终于看清楚那个人）

“你活在罪恶中。”小光说。

明日香的筷子掉了：“你别这么说，永远不要。”

((()))

绫波丽独自吃饭。她从餐厅购买了食物带回课桌安静地进食。她从窗户之外看到窗户之下又看到操场之中，看见第三适格者和他的朋友坐在一起，铃原。他们在笑。丽好奇，上一次她在操场上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铃原用他的拳头打在了驾驶员碇的鼻子上。是哪里改变了？还有，他们的第三个朋友在哪里？

答案从遮在她桌子上的一个影子里出现，丽感到有人正站在她的正前方。她抬头看，没有说话。

“嘿，丽。”相田剑介说。

他的脸通红，他的笑声颤抖，他攥着餐厅中拿来的一个袋子。她等着他继续说，终于，他开口了。

“我想在餐厅遇见你，但你已经走回来了。”他说，“你在吃什么？”

“咖喱。”她说，因为她在吃咖喱。

“是的，好吧，酷。”

相田的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他握紧手里的袋子，塑料皱了，教室里剩下的几个学生都停止了吃饭看着他们，丽的余光感觉到了他们的视线，她发现了有驾驶员怒流的，她从座位上转过来看着，一脸奸笑。

丽的视线回到面前的男孩身上：“你想要什么？”

“嗯，我，呃。”相田深吸了一口气，“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能和你一起吃午饭——在你旁边——坐在这里，我们可以，你知道，同时吃，一起，我们能一起吃午饭吗？”

丽盯着他：“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我只是想会很开心，如果——”

“不。”

“对不起？”

“不，谢谢。”丽转头又望向窗外。等了一会儿，她听到相田走开了，人群的嗡嗡声又再次出现了。她继续她的午餐，懵懂于全场的疯狂猜测以及第二适格者脸上的表情。

((()))

E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个载誉的头衔，但E计划首席科学家的办公室非常小也不欢迎客人。赤木律子不太挂怀。她很少待在办公室里，因为她的工作会在中央教条区到处出现。大多数必要的文件都储存在她的移动数据平板上，她办公室的终端机实际上只在长时间打字和打盹时有用。此时此刻，她处于后一种情况。

门铃的蜂鸣声，吵醒了她。她坐起来，用手掌揉着眼睛，然后摸索着桌上那三杯喝了一半的咖啡。凉的、凉的、有点热。耸着肩，她把热的那杯喝下去：“进来吧！”她说。

加持走了进来，但就站在门口：“你睡着了。”他说。

“当然。”她说，“我昨晚彻夜未眠准备今天的测试。”

“为什么不让伊吹中尉去做呢？”

律子笑了一下：“玛雅很优秀，但她仍然需要帮助。”

“所以你整晚都陪着她，就你们两个。”

“她视我为导师。”

“你在引导她前进。”加持靠在她桌子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而有违伦理的行为。”

“你真会说话，‘首席监察官’。”

“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么，我觉得自己被诽谤了。”

律子笑了。加持是英格兰维多利亚时代最纯粹意义上的混球，但他仍然是她很久以前就了解的人。也许这并不是称其为朋友的最佳理由，尤其是考虑到他如此明显地从她的部门窃取秘密，并将它们交给了至少另外两波人，但他是她的两个朋友之一，所以她决定容忍他。

“你想要什么，加持？”

“只是细节。”他递给她一罐咖啡，“是凉的，但我认为应该给你凉的。”

律子接受了：“细节，继续。”

“我们从今天的测试开始吧。我怎么听说驾驶员需要裸体？”

“我有充分的理由。”律子靠在她的椅子上，“这是我们第一次让驾驶员和他们的模拟体同步。大多数同步测试都使用备用栓远程同步到真正的EVA上。但这些是不同的。我们只是为了这些实验才培育它们。没有核心，没有连接系统，只有身体。纯净的数据。看看驾驶员能否驾驭一个原始有机体。”

“我都没听到裸体。”

“他们是为了另一个实验而裸体。我想看看插入服是否会干扰同步。除了基本的生命维持和至关重要的生命监测系统，这些插入服实际上没有别的作用。它们只是一剂安慰药而已。”她不屑地摆摆手，“我想把它们分开测试一下，但我在孩子们身上的测试时间是有限的。”

“多么骇人的限制啊。”

“多么葛城式的限制啊。”律子说，“这就是你接下来最想要谈论的事情。”

加持露出他那憨憨的、有感染力的坏笑，举起了他的罐子：“赤木博士，好像你很懂我。”

“她不会跟你上床的。”她说。

“啊，我不知道。”加持的坏笑依然保持着，“但谁说我要她，我眼里只有你?”

“她拒绝了你。”

“我没开始发力，还没。”

“所以这是肯定的。”律子摇着头，“美里在这八年里改变了很多，加持。此外，她正忙于做媒，没时间开始她自己的恋爱。”

关于这件事，我们不应该谈谈孩子们在走廊上发生的小口角吗?”

“官方场合下，你可以谈论任何你想谈论的话题。”律子说。

“那非官方场合呢。”加持说，“碇司令知道他儿子惹上什么麻烦了吗?”

律子用手指摸着咖啡罐的边缘：“非常非官方场合吗?是的。”

“那么最非官方场合、最假定的消息：他同意吗?”

律子笑了：“你觉得呢?”

((()))

蝉鸣已经成为了明日香留日期间恒久不变的背景声。大多数日子里她很喜欢它们。弥漫在万物中却又无从辨别来源的噪音，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自然感。她还没见过真

正的蝉，但她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着它们的歌声，它们恒久的圣歌安抚着她。

真嗣走在她身边，心里纠结着要不要握住她的手，然而丽跟在后面，让他心里有点怂。（译者注：这里作者用的*Watchful*，原意应该是他提防着丽，但是我认为作者还想表现他心里的胆怯）

“我看到你的便签了。”明日香说，打破了他们离开校园后一直保持的沉默。

“是吗？”真嗣说。

“是的，很不错。”她费了很大劲才说出这句恭维话，而且她说这话的时候也没在看他，她决定岔开话题，“你今天看到丽的小男友了吗？”（译者注：“没在看他”是明日香的一个习惯动作，每当她说真话的时候她就不去看他，这是后续章节的伏笔）

“没有。”真嗣看着她，然后又看了一眼丽，后者毫无表情，“这是什么意思？”

“别装傻了，第三适格者。是你撺掇他干的。”

“我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丽开口了：“我没有男朋友。”

“我知道。”明日香发出一声恼火的叹气，磕了一下真嗣的手臂，“相田对优等生出手了。”

真嗣看起来很震惊：“剑介？他做了什么，丽？”

“他说我买饭速度比他快，然后说能我一起吃午饭会很好。”丽看着明日香，“但他不是我的男朋友。”

明日香笑了：“哦，我知道了。很明显你对他不感兴趣。”

“我对他说了‘不’。”

“把他那颗小傀儡心掰成了两半。”明日香转向真嗣，“不过，他可能还会出手。”

真嗣皱起眉头：“出什么手？”

三人在人行横道前停了下来，等待着车流停止。他们离最近的GeoFront终端不远，这里一切好上加好，因为在下午的炎热中，蝉们已经耗尽了它们的欢迎声。明日香舒展双臂，靠在电线杆上，等待着交通信号的切换。

“不如我们明天坐一起吧？”她说。

“呃？”

“午饭的时候，笨蛋。我一直和小光坐在一起，已经越来越无聊了。而且我知道你也厌倦了和那些傀儡们坐在一起，谁不会呢？”

真嗣的轻轻一笑也让明日香露出了笑容。

“当然。”他说，“我很乐意。”

丽来回看着他们两人，打量着他们的脸。然后她看着明日香：“碇君是你的男朋友。”

尖叫声响彻铁轨。

“什么！？”

真嗣跳到他室友的前面，挡住她飞铲的冲击。他稳定住重心，后脚跟凿进人行道上，双手按着她的肩膀而她正对着他咋咋呼呼。丽则纹丝不动，双手提着书包，看着他们。

明日香勃然大怒：“这是什么鬼问题？你这话是从何说起的，你这个小发条娃娃——”

(译者注：作者这里写真嗣对丽这个外号有反应是有伏笔的，在第26章的插曲3里，当明日香犯了错后想要跟真嗣认错的时候就是叫丽的外号让真嗣眼镜蛇心理爆发从而无视了她，结果。。。)

“明日香！”真嗣喊了一声，好像震住了她，“没事的，她没有别的意思。”

她看着他，而再一次，他拥有的那双蓝色眼睛又在眼前了，明亮而迫切的感情充满了他的眼睛：“嗯，好吧，那她说的是对的还是怎样？”

真嗣眨眨眼：“我——”

“你是吗？”明日香没有再推他。她的手触碰着他的衣领，然后顺着他的胳膊滑到他的手上，它们还按在她的肩膀上。他感觉到她的手指在他的指关节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抽走了，但她的眼睛——她那强烈的挑衅、极度的脆弱、威胁、神秘、笑盈盈的蓝色眼睛——仍然紧紧地锁定着他。

“你是吗？”她重复，而他已经找到了答案。

“我希望是的。”他说，这是他能够肯定的全部，希望。希望他对他很重要；希望她能像他爱她一样，全心全意地爱他；希望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该死，他真的希望

那双蓝色眼睛笑了：“好的。”

丽清了清嗓子：“交通信号说‘走’。”

((()))

美里等了三分钟电梯，但当电梯门打开时，她差点没进去。

“我和你交换位置，如果那样能够让这里少点尴尬的话。”加持说。

“别幼稚了。”她走到他身边，按下了pribnow box那层的按钮，“我曾经和你生活在一起。我认为我可以做到站在你身边而不与你陷入一场争吵。”

“我好像记得在那间公寓里发生过很多次争吵，还有些其他事情。”

“我应该坐下一趟的。”

“对不起，开个玩笑。”加持指着按键板，“要去测试那里？”

美里点点头，没有从她手臂里的平板电脑上抬起头来，“是的，孩子们现在正在更衣。或者只是在裸体，不管律子让他们做什么，你要去哪里？”

“再往下一点。”他看向她身后，看着屏幕：“如果你已经把报告完成了，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去喝一杯。”

“让开。”门开了美里走了出去。她侧着身，略略地但似乎是凝视着他，“小心点，好吗？你没你想的那么不引人注意。”

“这算担心吗？”

“我是认真的，良治。”

“我也是。”他说，而两扇门滑到了一起，“我们真的应该去喝一杯！”

门关上了。美里吸了一口气，朝观察室走去。不到一个小时后，第十一使徒将开始攻击。

((()))

作者注：所以我们不是每周一更，但快了。感谢大家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评论和pm，这些都很有帮助。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正面的评论。

下章就是这章的直接延续。如果我做得对的话，几乎整个章节都应该是驾驶员们坐在弹射出的插入栓里、在备用电源上、赤身裸体地坐在湖里时的对话。我们还会努力设置Rei/Kensuke情节，这在原版中涉及到真嗣和明日香相当多的干预和配对。这很难改写，但我觉得我能应付这个挑战。

下周见（可能）！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章

Note: 本章直接承接上一章，从TV中Ireul攻击的中间开始。如果您已经有一年没有读过第 09 章了，也许值得再看一遍，重新了解一下我尺蠖状的人物性格发展。

最初的几个小时在沉默中度过。明日香漂荡在她的插入栓中，而插入栓又漂荡在GeoFront湖面上。短频的波浪将插入栓内的LCL冲向浪涌摇曳的反方向，以至于只要她把眼睛闭上，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停在两朵云彩之间来回滑动。插入栓的备用电源处于激活状态，但除了维持生命和通讯之外，无法运行更多的功能。她可以打开舱门封口到外面去，但美里已经下了命令让她不要这样做。除此之外，她全身赤裸。

摇曳是迷茫和无聊的。明日香无所事事地踢着插入栓的尾端，让动能产生的反推力推着她向上，潜过驾驶舱座椅，沿着倾斜的舱尾，一直潜到装有爆炸螺栓和弹射喷口的顶部。她给舱壁做了个标记，又是一脚，从另一头返回，越过魂之座向下，朝核心方向荡去。这是一条熟悉的巡回路线。她过去经常这样做。在德国，当等着控制组校准测试矩阵时，她会来回潜泳。这是她的热身运动。她常称之为“插入式潜水”。那时她穿着老式的插入服进行同步测试、那时她还是个孩子。

明日香又漂回到座位上。她坐好，用拇指敲了一下控制面板，启动了通讯套件。她没有获得来自NERV总部或任何安全前哨部队的有效信号，这很奇怪。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美里在使徒袭击发生一小时前刚联系过他们。有什么东西融化了测试室的墙壁，明日香的测试体失去了知觉，然后她和另外两个人突然间被弹射了出去。美里的命令很唐突：待在你的插入栓内等待指示，不许争论。

但现在她指挥中心那边没有信号，感觉就好像完全停电了一样，剩下能作的就是给另外两个插入栓发信号了——真嗣和丽。

她的光标在真嗣的名字上徘徊，她吸了一口气点击了，音频/视频？它提示着。

音频。

通讯器响着，她双手交叉在胸前，等待着真嗣接受她的连接。他很可能已经忘了该怎么做了。她想象着他在手忙脚乱地摸索，试图找到通讯器。

她有一部分因此而恨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像她那样接受了长时间的训练，也没有经过机关的挑选，他是个官二代。但这种挫败感在最近几周已经逐渐消退了，真嗣也不全那么糟糕。他是个菜鸟，没错，但他需要帮助，她能够帮助他。

现在呢，在从学校走到NERV的路上，他是她的男朋友。多亏了优等生的事不关己，也许，她根本没那么糟糕。

然后真嗣，作为一个十足的笨蛋，以默认设置接收了应答——意味着音频与视频的同时连接。在突然看到真嗣的一切都贴满了她的整个显示屏，明日香猛然心脏狂跳，然后尖叫声开始了。

“你这个大笨蛋！”

“对不起！”他说，他那只空着的手在所有没有信号控制器的地方拍打着信号控制器，另一只手遮着自己，“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快关掉直播！”

“我不知道在哪儿——”

“关掉它，关掉它，关掉它！”

“怎么关？！”

明日香呻吟着：“第二个切换键，左舷舵！快点，第三适格者！”

信号闪了一下关闭了，显示只有音频输入了。真嗣地叹息声清清楚楚：“不好意思。”

明日香的手从脸上落下：“我的眼睛被永远的闪瞎了。”

“我很抱歉。”（译者注：不用道歉，很快她就会让你把她看光光的，这算伏笔对照吗？）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控制器？你都已经驾驶了好几个月了。”

“我从来不裸着驾驶。”

“这就不奇怪了。”她说着，尽管她的日语很蹩脚，但她还是嘲笑着，以确保讽刺之意溢于言表，它做到了。

“你想要来点什么吗，明日香？”

她笑了，那是他恼火的声音，是最近几周开始出现的新的情绪，新的真嗣。

“只是想看看你是怎么处理这种状况的，我知道被隔离在一个插入栓里很难受，尤其这是你的第一次。”她说。

真嗣那边安静了一会儿：“没事。”他终于说，“我很好，我能行。”

“你能接通指挥中心的信号吗？”她说。

“我不确定，一秒钟。”

“在同一个转换键上。”

“我知道，该死的。”她听到他咔哒了一会儿，“不，没有信号，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明日香从她的座位上浮起来，靠近信号窗：“你觉得没有我们，美里能处理好这事儿吗？”

“当然。”他说，这一次毫不犹豫，“她为什么不能呢？”

“好吧，到目前为止，她都需要一台EVA来消灭每个使徒。”

“我相信她把我们弹射出来是有充分理由的，美里很聪明，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许是吧。”明日香说，“但也许不是，谁知道呢。”

“明日香，我们能不能别谈这个了？”

她皱起眉头，但没有回嘴。她感觉到了——丧气。指挥中心已经失去联系有一段时间了。没有通讯信号，没有ping信号，甚至连信号指示灯都没有。要不是因为她可以通过她的外部摄像头看到GeoFront湖面视野，这三个插入栓就像掉进了黑洞里一样。想到无线电静默，就意味着想要想出无线电静默的原因，而那本身就意味着不好和不安的想法。

“嘿。”她说，不再去想那些，“你怎么看你的傀儡和优等生之间的关系？”

“我不知道。”他说。

“你得有自己的看法，你是他的朋友，而且你认识她也有一段时间了。来吧，你觉得他们可以一起生个傀儡宝宝吗？”

“明日香——”

“试想一下：一群近视的，蓝发混混跑来跑去。他们都不笑，并且他们一直在拍摄着周围的一切。是不是很诡异？”

“明日香，这太残忍了。”

她看着信号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太刻薄了。”他说。

她没有冲他尖叫。不知怎的，他的说话时没有露脸——只是一个印着白色字母的橙色小匣子——这让她不那么生气了。真嗣不是真嗣，至少不是她讨厌的那个真嗣。他已经不是那个只是低头看鞋而不盯着你眼睛看的男孩了，尽管他也有一会儿没有看你的眼睛了。（译者注：这里的意思是由于他们被弹射出来又裸着，所以他无法看她的眼睛）他是真嗣的语言，真嗣的思想、感情和心灵，而她并不憎恨真嗣的任何这些东西。

“有时候我很刻薄。”她翘起二郎腿说，“我就是搞不懂她，就这样。你呢？你更了解她。”

“我宁愿不谈这件事。”他说。

“好的，好吧。”通讯沉默了一会儿。明日香漂浮着，努力想说些不涉及他们上一次亲热的话题，“你知道，我们确实得感谢她帮了我们一点小忙。”

“什么？”

“要不是她，你现在也不会是我的男朋友，顺便问一下，现在感觉怎么样？你在和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女孩子约会。”

“我，嗯，我的运气太好了。”他说，声音里带着笑意。

“最好是这样，如果你不这样的话，我就不再和你在厨房里亲热了。”

“是的。”他说，可能比他想要的更迫切，“我的意思是，不，不。我们别停下来，亲热好极了。”

“小滑头，第三适格者。”

((()))

“为什么它们就不能是一个巨大的怪物呢？”当她以为没人在听的时候，美里说。

指挥中心热火朝天，但没有一件事与她有关。律子的团队簇拥着MAGI的操作台，大多数没有借调到那里的后勤人员都已被要求离开，或者以最经济、最不打扰的方式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美里，对她来说，则站在大厅的后面，观察着整个过程，注视着大屏幕，那里有展现着一张令人困惑的MAGI信息图，显示在那上面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红色的小矩阵。

“它们大部分都是的。”一个声音说。美里猛然意识到这声音的归属者，也立即感到奇怪，这样一个老人怎么能如此鬼祟的行动。

“副司令。”她说着，敬了个礼，“我没看见您在这里。”

“很好，三佐。”冬月耕造挥手让她放下，“使徒们就是那样烦人。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每一个都是巨大而毁灭性的，我们变得自鸣得意。但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诡计和怪癖。”他看着她，“我得补充一句，你一直很擅长发现那些小诡计。”

“这就是他们付我高薪的原因。”她说。

“他们付给你钱？”

“有时候。”她说。

“嗯。可我得到的都是忙碌和勒索。”

美里笑了，情况显然如此。老人笑了。她很少和副司令长谈，也从来没有机会去适应他。他有一种近乎慈父的气质，虽然他总是看上去寡言少语，仿佛有什么在阻碍他真正拥抱自己的生活。

“孩子们怎么样了？”他问。

“我不确定。”美里指着大屏幕，“由于那玩意儿控制了我们一半的系统，我们无法接收到任何内外信号，我们所有的外置大门都离线了，所有的物理回收和侦察也无法做到了。”

冬月故意眯着眼睛看着显示屏：“你看得懂吗？”

“有时候，但大部分都是马赛克。”她说，歪着嘴笑着。

“我很高兴我并不孤单。”他说，“三佐，我的本意是问候一下你家里的驾驶员们。他们怎么样？”

“哦。”美里说，“他们过得很好，先生。明日香同步率在上个月提高了，我想她终于适应了日本的生活，真嗣吧……真嗣，一如既往。”

冬月看着她，他的表情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以至于她都开始怀疑刚才那种幽默感是否曾经存在过，“赤木博士的提醒让我发现，孩子们彼此之间涉及恋爱关系，多多少少。我很好奇为什么那没出现在你的报告中。”

该死的。美里无法打破他的凝视：“长官，大多数的浪漫关系都发生在基地的走廊里，已经被驾驶员自己的秘密安保人员汇报了，我不认为这有必要成为我的家庭监护报告的一部分。”

“我指的更多是赤木博士声称是你给了驾驶员们的建议。”

双倍该死。否认是没有意义的。美里完全相信律子已经把一切都报告给了他们共同的上级，很可能还有电话录音。在巨大压力的过程中，副司令依然在此时此刻这样面训她，令人惊讶，但并非不合逻辑——她的脑子已经烧坏了，她无路可退。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关系。”美里抱起了双臂，“我对明日香和真嗣的建议完全是个人的。”

“目的是什么？”

美里叹了口气：“我能诚实的面对您吗？先生。”

“请吧。”

“我不相信您想让这些孩子成为战士。”她说，“我知道您必须让他们成为战士。我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他们不作战的话，整个世界就会被毁灭。我理解这一切，但我一刻也不想相信您想让他们成为战士。”

“是什么让你这么说？”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成为战士。”她指着屏幕，在那里的红色矩形区域已经开始超过蓝色的了，“我们正在要求这些孩子与我们的噩梦作战，而且他们已经在作战了。他们是优秀的战士。如果我要给他们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如何至少成为一个更快乐的战士。”

“你相信你是在帮助他们。”

“我相信我是在帮助他们，先生。”她说，“无论这将为我们带来什么后果，我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信心。”

“我很感激，我希望你的信心再多一点。”

“那是什么意思，先生？”

“那意思是说，假设我们都能活过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司令就要决定他的儿子要不要继续与你们住在一起。”

美里切身感觉到她的压力在倍增。那种感觉非常类似于一记拳头一下子同时砸在她的喉咙、内脏和身体其他的每一个地方。看到这些，冬月的表情又软化了：“如果这是帮助的话，三佐，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让这些孩子们经历的是可怕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你的驾驶员们将要面对的情况并不是由我决定。这取决于碇司令。”

((()))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以至于彼此的插入栓就在通信线路上发出了温柔、流畅的反馈。（译者注：插入栓的反馈与彼此的心情与状态有关，这在NGE和本文中是共同的，所以，这里两人的感情好的出奇）这沉默是愉快的，就像两个月前第一次在客厅里她靠在他身上的那一刻一样，也像两周前在走廊里她把他钳住以后的那一刻一样。真嗣闭着眼睛聆听着，聆听着她不时地在自己的插入栓中调整身体的声音，试着想象她的样子，想象着她一丝不挂，就像她此时此刻一样，也想象着她在客厅里，在走廊里的样子——LCL铜锈的刺鼻气味和血液与她嘴唇的热气交融——和她头发的味道。大多数时候，他想象着她的眼睛：无形的、强烈的、不断地钻进他后脑深处的某个地方。

“我不再讨厌你了。”她突然说，她的声音被无线电的颤音改变了声色，“我以前很恨你，但现在我已经释然了。”

真嗣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她的话。他发现，尽管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明日香，但与她真正交谈仍然是一个挑战。与明日香在一起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极端的情感钟摆，真相被覆盖在晦涩的交谈和难以发现的动机之下。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方法来了解她，但他已经成功地两次把舌头先塞进了她的嘴里，他迫切地想再塞一次，所以他必须谨慎地选择用词。

“我也不讨厌你，明日香。”他终于说话了。

“你最不讨厌我哪一点？”她说，“我是说，我哪里最让你喜欢？”

她说的，真嗣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区域。他需要提示：“什么意思？”

她生气地说：“我想要得到赞美很难吗？给我个赞美吧。”（译者注：她就喜欢嘴皮子上的赞美，恰巧的是，这文里的真嗣是个行动派，不太会耍嘴皮子，后文里出场的某个人专门耍嘴皮子，她就吃亏在那个专要嘴皮子的狗日的上面）

“对不起。”

“笨蛋。”

真嗣用手指敲打着操纵杆发出咚咚声，思考着：“我想到了。”他说。

“最好听起来不错。”

“是的。”他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觉得我是个笨蛋。”

“你说得好像我已经不再这么说了。”

“我知道，我知道。但那时候，你是真的、真的不喜欢我。知道我是怎么看你的吗？”她沉默着，于是他继续说，“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酷的人。我从来、从来都不知道我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和我的老师住在一起，上学并做他们让我做的事，但我从没有过一个目标。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恨我的父亲。那之后我来到这里，而他们让我驾驶这个东西去战斗，我还是觉得这里没有属于我的位置什么的。但后来我遇到了你，从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你很棒。你知道有多少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看上去像是属于一艘航空母舰，或是像属于这些插入栓的吗？”

“只有我。”她说。

“是啊！明日香，你的一生都在从事这份职业，并且你做得非常好。你在各个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我，而我只是想追上你。但只要在你的身边就能让我，我不知道，变得更好？我能感觉到，因为你身边我已经越来越好了。就像那天晚上我们在阳台上，你问我关于武器服从的问题——”

“位移。”

“看到了吗？就是那样！你是我认识的最酷的女孩，明日香，而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你。前阵子当你说谢谢我在火山救了你时，我想告诉你，你不必为那事而感谢我。我想不出还有谁比我更值得为她跳进火山里。我想让你帮助我，我也想帮助你。我是说，我的意思是只要你愿意。”

明日香沉默了一会儿。

“很好。”她说。“这是一句很好的赞美。很长，但还是很好。”

真嗣笑了：“谢谢。”

(译者注：这里真嗣的解释在明日香那里看来是表白，所以在后面的几章里，两人的关系上了高速公路。)

((()))

红色的矩形已经占满了整个主屏幕，而如果美里对情况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类离灭绝就差一个小蓝点了。她的手指扣进了日向的头枕，她的肺在胸腔中互相缠结，整个世界似乎都静止了。小蓝点坚持着，闪烁着，然后突然间就结束了。红色像一股层叠的波浪，倒退消失在了MAGI的图标上。

美里呼了一口气，她看到日向也一样：“我们没事了，对吗？”她对他说，他检查了一下他的控制台。

“蓝色图案从我们的系统里消失了。”他说，“目标静默，女士。”

美里又呼了一口气，就好像她的身体觉得她还没有叹够气。她不知道她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能发出振奋人心的宽慰叹息，她也想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溃疡。可能有六处。酒精会导致溃疡吗？

“让我们永远都别那么做了。”她喃喃自语。

“你和我。”日向说，然后结结巴巴，“我是说，‘女士’。”

(译者注：这里的原话是"Let's never do that again," she muttered. "You and me both," Hyuga said, then stuttered. "I mean, 'ma'am.'" 这里是个双关句，do that在英语的语境里有做爱的意思，这里的日向诚显然脑瓜子里在演练某些禁忌画面)

美里在他肩膀上拍了拍，靠在桌面上。在他们下面，律子正从Casper的大脑里爬出来，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她的老室友站了起来，锤了锤背，看着她身边的团队：“难道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想要抽烟吗？”她说，引来了技术人员的一阵哄堂大笑，夹杂着零星的掌声。律子向她挥了挥手，但那挥手没得到回应。

美里是这么想的，把你的朋友出卖给她的上级可不会带来一个友好胜利的挥手：“日向，我们的通讯回来了吗？”

“是的，女士。”

“给我接通孩子们的音频。”她看着，信号已经建立起来，然后简单的说道，“使徒死了，伙计们。好人以九分领先。”

“这是个糟糕的时候！”明日香反驳道，“我都开始发泡了！”

“我们会派支援团队来接你们。今晚我会在这里待到很晚，所以二科会把你们三个送回家。”

“了解。”真嗣说，“你还好吗，美里？”

她看着真嗣的图标，笑了：“是的，小伙子，我很好。今晚尽量多睡一会儿。”

“是的，女士。”

“还有这次别再打劫我的酒了。”

“什么!?”明日香说，“好吧，如果你没有把它留给未成年人去弄到手的话，也许就不会是个问题了!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女人呢!难怪没有男人愿意——”（译者注：这里有个小小细节，当明日香觉得大人们在责怪真嗣的时候她就会抢先跳出来为真嗣狡辩，狡辩的方式是通过把强行拉扯的理由又回到大人身上，这种小糖甜的上头，在第18章又出现过一次，那里的场景是他们两个人面对加持）

美里示意日向，后者笑着切断通讯：“我甚至都还没问（是谁打劫我的酒的）。 ”他说。

“说得好。”

((()))

真嗣站在湖边，身上盖着一条二科特工递给他的毛巾。按照典型的NERV模式，救援队只会带一艘橡皮艇来营救三名驾驶员，而且，决定一次只会营救一名。从他的位置，真嗣可以看到救生艇正在拖拽着明日香插入栓的侧壁。

“驾驶员碇。”

他转过身看见了丽。他的朋友胸前围了一条毛巾，另一条利索地绑在头发上。如果她不是看上去如此严肃认真，这种极致的常态已经把他震撼得大笑不止。

“嘿，丽。”他意识到在过去全部的几小时中他压根就没有和她无线电联络，他立刻感到内疚。在这一整段时间里，她一直独自漂流着。

而且她似乎把时间都花在思考上了：“你喜欢第二适格者的陪伴吗？”她问。

“是的。”他说，“我喜欢和明日香在一起。”

“你觉得她喜欢和你在一起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非常肯定她喜欢。”

“从现在开始，你要和她一起吃午饭吗？”

“是的，我想是的。”

丽点点头，仿佛那不知怎么的解决了她的一些问题：“晚安，驾驶员碇。”她说，然后与一名特工一起离开了。当她坐进一辆黑色的轿车并驶开时，真嗣看着她。他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望向湖面，在那里，GeoFront黄昏的灯光映出了明日香插入栓的轮廓。他看到舱门打开又关闭，和她开始浮出水面时的头顶。

一个探员走进了他的视线：“第三适格者，我们现在带你回家。”

“但我们不应该等明日香吗？”他说，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看到那个男人宽大肩膀的后面。

“根据要求，我们必须分开转运你们。”那人指了指另一辆轿车，“请上车。”

((()))

明日香在电梯里整理着毛巾。她想，打手小队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简直是扯淡。晚上9点裹着毛巾搭乘电梯，简直是疯了。她知道他们整个的街区都没有任何人居住，但这并不重要，这是关乎原则的问题，这鬼一样的安保措施对她到底有什么用？

她下了电梯，径直向公寓走去。她进门时发现真嗣正在把鱼放进PenPen的碗里。企鹅看着，在她进门时瞟了她一眼。男孩也一样裹着毛巾，系在腰上。当她进来时，他抬起头。

“你是多久前回来的？”她说着，向他走来。

“不久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坐车——”

然后她就吻了他。真嗣惊呆了，猛然间不知道他的手该干什么。鱼罐头掉在地砖上，他临时起意，双手摸着她的后背。她的毛巾解开开始滑落。他笨拙地摸索着，想把它留在她身上。她推开他的手，把他按在冰箱上。

明日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她知道她会喜欢他在想的事。她回忆到她和加持在一起的时光，在“彩虹之上”号甲板上眺望星空：“我已经为这一切做好了准备，”她那时说过，在那段记忆中，她出于难堪而极力想要忘记那部分，“接吻，甚至是在那之后的事！”

加持一眼也没有去看她，而那就像杀了她一样。他说她还是个孩子，说她还没准备好面对那样的事情，这很愚蠢，她不能那样做，但她却能用双手去杀死一个半神？加持算什么，他又凭什么说她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他会因被使徒的死亡尖叫污染他的美梦而失眠吗？

但现在她有了这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站在她面前，而他肯定在看着她。

真嗣想吞咽点什么，但是发现嗓子已经冒烟了。他，同样的，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想要停下来直到他死去时。他凝视着她的胸膛。他现在到底应该在这里做什么？

“摸我。”她说，她的另一只手突然碰着他的脸。

他想要，他迫切地、绝对地想要，但这也吓坏了他。最终，理智终于战胜了冲动。

“不。”他说。

“什么？”她沉浸在那一刻，没有回过神来。

“不。”他说，更加坚决了。他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礼貌地轻轻推着她，深吸一口气。

明日香皱着眉：“为什么？”她从厨房地板上捡起毛巾，重新裹在肩膀上，“你怎么了？”

他从冰箱前走开，看着她：“我们还没到时间。”

“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间？我们什么时候才……”明日香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了，正在把毛巾重新裹好。她把目光移开，“这么说你不是认真的。”

“认真什么？”

“你之前说的，在插入栓里。”

真嗣皱起眉头：“我不知道你认为的那些话什么意思，我每个字都是认真的。”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她说着面对着他。她的脸涨得通红，离尖叫和哭泣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接下来他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

于是，他毅然决然的。

真嗣向前冲了一步，抱住她的肩膀，紧紧地把她拉进怀里。她闷闷的一句“什么？”消逝在他的肩膀里。

终于，她也回抱着他。

他们站了很久，没有彼此的道歉——不确定听到了她的啜泣声。

当拥抱结束后，他们分开了，在她擦眼泪时，他刻意的没有看她。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他说，在那种沉默中。

她笑了：“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意思吗？”

“那你管它叫什么？”他问，抬头看着她，她在微笑，她的眼睛如此清澈，她的脸庞是他从未见过的美丽。

“凡事都像一个小男孩。”她说。

((()))

非标准使徒攻击的其中一个优点在于易于清理工作。把几条刮擦地墙缝重新拼接在一起并仔细检查计算机系统要比重建一些城市街区要容易得多。美里是10点前完成的，时间刚刚好。她向日向道了晚安，然后穿过指挥中心的主入口大厅离开，走到了电梯那里。她按下按钮，等待着。

门开了，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你好，又见面了。”加持说，“太巧了！”

美里走了进去：“真的吗？”

“你不会以为我在搞电梯工程师聚会，是吧？”他说。

“你以前干过。”

加持扬起眉毛。“这是性暗示吗？来自伟大的葛城三佐？”

美里笑了，虽然她试图阻止自己：“别想再干了。”

“不，你可瞒不了我。这算，关系上升？”（译者注：这里原文是Going up，我想这是加持在按时两人的关系正在回升，该死的加持和美里，你们两个在一起时，对译者的脑子就是一大挑战）

“是的。”美里靠在墙上，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门上。今天的第一次，她终于感受到了疲惫，“嘿，加持。告诉我。你知道司令对他儿子的看法吗？”

“他不谈他。”加持说，“我想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怎么了？”

美里耸耸肩：“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但他正在考虑把真嗣和明日香从我的照顾中分开。”

“我的活动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秘密吗？”

“不好意思，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加持抱怨道：“是啊，我已经听说了。”

“我想是律子。”

“哦，不是的，你们俩又吵架了吗”

“吵架意味着我得再次和她说话。”

加持叹了口气：“需要说明的是，司令还没有拿定主意。他可能还是会把他们交给你来负责。”

“机会渺茫。”她说。

“嘿，美里。你在做对的事情。”加持摇了摇头，“不论他们的小小爱情会或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但这是值得的，他们值得拥有幸福。”

美里点头：“我知道，我只是希望我能留住他们。”

加持转身面对她，双手插在口袋里：“他们住在哪里并不重要，美里，他们中孩子和士兵的一面都是属于你的。他们没有别人了。”

“加持。”她说，试图从看到他那愚蠢而自以为是的笑容中找到他曾经样子的话语，八年前的样子。一件督察制服，一副厌世的嘴脸已经使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很会说话，是吧？”

“那是不是说你想出来喝一杯？”他说。

电梯停了下来，美里走了出去，高跟鞋咔嗒咔嗒地大步走进停车场：“也许吧，”她回过头说，“但不要抱太大希望！”

“想不到啊，三佐！”他在她身后喊道。

门关上了。

((()))

“你的房间好小。”明日香站在房间中央，她的双臂展开，“我几乎可以同时摸到两面墙。”

真嗣坐在床上：“这里以前是一个壁橱。”他说，战略性地忽略了他睡在这里是因为她搬进来的时候把他赶出了他房间的那部分。

这并不重要，明日香发现了这一点：“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她说，“最好的驾驶员住最大的房间，这是最基础的规则。”

她扑通一声躺在他的床上，在他的身边，伸了个懒腰。从他们在厨房的那一刻起，她就穿上了一件t恤和短裤——在真嗣心里，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损失。另一方面，她正躺在他的床上，这既令他焦虑又令他难以置信。

“我今晚要睡在这里。”她说。

“就像我们双人训练的时候一样。”真嗣说。

“不，笨蛋。我一定要把一切都给你说出来吗？”

“我的意思是……”

明日香讥讽着坐了起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们训练的时候，你敢抱我吗？”

“不。”真嗣说。

“没错，训练时我想和你一起睡吗？”

“不。”

“没错，我们训练的时候你吻过我吗？除了那个愚蠢的变态行为，让我到现在还想揍你。”

真嗣脸红了：“我开玩笑的！我说着逗你玩的。”

“是吗，现在呢？”

“不。”他败北了。

明日香撇嘴笑着。她刚要开口说话，前门嗖地打开声传到了她的耳朵里，真嗣也在同一瞬间听到了，两人同时抬起头来，然后对视着。

“我们完了！”真嗣轻声说。

“闭嘴！”她嘶嘶地反驳，“把灯关掉！”

“不！”他说，“你该回你的房间去！”

“闭嘴！”她又说了一遍。她听到美里把她的钥匙扔在厨房的桌子上，还有企鹅嘟囔的怪叫声，她面对真嗣，把他推倒在床上，“快进被窝里去！”

“明日香——”

“嘘！”

她奔过去，啪的一记关上了电灯，然后潜过黑暗钻到床上，哼了一声躺在真嗣的胳膊肘上。床弹簧嘎吱嘎吱地响着时她爬进被窝：“保持安静！”她说。

((()))

美里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走向她的卧室。她刚要进去，就听到了嘶嘶声，窃窃私语声和身体撞击床垫的砰砰声。皱着眉，她转身走到大厅另一边：“明日香？”她说，滑开第二适格者卧室的门。

空的。

慢慢地，美里转身打开了壁橱的门。黑暗近乎无边无际，但在她的眼睛适应了一会儿之后，她开始辨认出被子下的两个隆起，每个都在非常、非常努力地装睡。

她知道上级军官应该对她的法定被监护人做什么，把他们叫出来，让他们穿得严严实实，这种行为是不应该被容忍的。如果律子看到这个，她会彻底炸毛的。

正是这一点让美里再次关上了门，不置可否地走开了。她不知道她的孩子们还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少天。如果他们想睡在同一张床上，那是他们的特权。让律子和司令滚蛋吧。

美里坐在阳台上，在凉爽的凌晨中啜饮着啤酒，城市的灯光在她面前铺开。

((())))

原作者注：那么，294天算作一个星期，对吧？这样算吗？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直到我设法完成了大学学位，并在中途找到了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一些评论提醒我，我没有在怀孕和生下一个完整的人所需的时间内更新，所以我想我也许应该开始工作了。不应该再拖延了。我会继续写更长的章节，我们可能会在故事达到5万字左右的时候完成，（译者注：结果你整了20万个字）或者今年夏天晚些时候。

请阅读和审阅，并将你发现的任何错别字PM给我。在我更新之前，这篇文章几乎没有经过校对，我相信它全是语法错误。

它也持续着断断续续的对话和对葛城阳台的过度使用，但这就是EVA小说。下次见！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一章

关键词: *the door* 那扇门

城市随着缓缓震动着的上升建筑物被唤醒，孩子们也随之醒来。这只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五个早晨，但感觉就像是第五百个日月。这感觉很像是他们双人训练的时候，只是没有斗嘴而只有音乐在他们之间演奏的时光。或者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晚，他们安静地躺在床上，假装入睡，那时甚至连他们的呼吸都在同步。

真嗣，和往常一样，在建筑循环上升的噪声中醒来。他抖着肩膀为自己抖出一道缝隙，从被窝里钻了出来站在床上，从她身上爬过，用单脚跳下床。

第二适格者嘟囔着，翻了个身，脸埋在枕头里，等着震动地停息：“我讨厌这座城市。”她说。

真嗣什么也没说，他从他的衣柜里抽出一条毛巾，放在床上的明日香身边。过了一会儿，她坐起来，头发斜披着，眼睛半闭着：“我更讨厌这张床。”她说，“你是怎么在这么小的东西上睡着的？”

在你的手肘抵着我的脊椎的情况下，真嗣什么也没说：“是花了点时间适应。”

(译者注：上文是：*How do you sleep on something so small*, 这里是*It takes some getting used to* 所以我认为这里的*some*除了对照处理外表达的意思是除了需要花点时间以外还要被你的手肘抵着脊椎的情况下适应了几天)

她拿上毛巾离开了房间：“好吧，快点，第三适格者，我可不想惹任何麻烦。”

((()))

美里穿着睡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观察着她的孩子们飞快地解决早上的例行公事。真嗣在明日香身边转圈，在烹饪狂潮中将餐具从灶台搬到岛台上。两顿饭正同时在准备，早餐和午餐一起。当他完成午餐内容后，就把它们递给明日香，由她随后装进它们各自的便当盒里。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学习，在嚼着吐司的时候一问一答，为测验做准备。

“9月20日。”明日香说。

“旧东京轰炸。”真嗣把米饭盛到一个巴吉袋里，接着是另一个，“两天后城市被隔离。”

他走开而明日香合上袋子，然后把它们塞进便当盒里：“2001年2月14日。”她说。

“瓦伦丁条约。”他说。

“错。”明日香啪地一声合上便当，把它们码放在桌子上，然后离开进入客厅，“瓦伦丁停火。”

“嘿，我想要——”美里插嘴道。（译者注：瓦伦丁停火与第38章呼应）

“来了。”真嗣告诉她，把一个盘子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然后他也消失去了客厅里，“我以为他说的是条约！”

美里耸耸肩塞进嘴里，把她的煎蛋卷切成几块。

“条约促成了停火。它们不是一回事！”明日香一阵风儿似的刮回厨房，书包背在肩上，开始把餐具扔进洗碗机。真嗣在她身后，手里拿着一袋鱼。他往PenPen的碗里扔了一条，得到了一声高兴的嘎嘎声，然后离开了。

明日香回头叫道：“你今晚有值日吗？”

“不！你呢？”

“明天才有！”

美里抬起头看：“你们俩都有——”

“今晚的同步测试。”明日香说完她的话，“我们知道。”

真嗣走了回来，把她的鞋子递给明日香：“昨天和小光发生了什么？”他问道，“她好像疯了。”

“哦，她只是为我不再和她一起吃饭而说了一大堆日本话。”明日香说着，“我猜我和她一起吃饭对她来说是件大事。”

“她是个好朋友。”他说。

“她挺好的，我觉得。”明日香耸耸肩，“她没有大喊大叫什么的，她只是有点难以接受。”

真嗣笑着看她：“她在压扁名单上吗？”

美里睁大了眼睛：“什么玩意儿？”

“很难。”明日香说着，没有理她，“那是为你的小傀儡们的准备的，今天你可不好过。”

美里又开始说话了，她的叉子上挂着最后一口食物，悬在半空，但真嗣打断了她，大摇大摆的从她身下敏捷地拿走空盘子。盘子落在了洗碗机里。明日香的脚跟滑进了她的鞋子里，然后把洗碗机的门关上，真嗣打开机器开关，从她身边走过。

“便当盒。”明日香说，真嗣把它们提了起来。

他们轻快地走出前门，快速地复习着测验笔记，进行着八卦交流，门嗖地一声关上，他们离开了。美里独自坐在厨房里，手里拿着叉子，只剩她的企鹅。

“再见。”她嘟囔着，吃完了最后一块煎蛋卷。

(译者注：我被洒了一脸的狗粮)

((())))

午饭时间，铃原东二扑通一声跌在长凳上：“我们得谈谈。”

剑介嘴里的食物还在嚼着，他停下来，感觉自己像中了埋伏：“关于什么？”

“你想什么呢？关于真嗣！”

“他怎么了？”

“哦，得了吧！”东二抱起双臂，这是一种当他认为某种情况应该对周围的每个人都显而易见，而实际上几乎只完全存在于他自己的小脑里时所采取的行为。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一声气势汹汹的砰声随之而来，“你一定是瞎了，我发誓，我是唯一一个头脑保持清醒的人，你知道吗？”

剑介很困惑，他决定继续嚼，东二继续说。

“我的意思是，我们邀请那家伙加入我们的朋友圈——虽然我知道这个圈基本上就只有你和我，但不管怎样——有他也不错，我的意思是，他不得不受点教训什么的，但我们一直都是打完再收的。”

“不，我们不是。”

“好吧，随你的便！关键是，我们让那家伙进来了，他很不错。我们和他相处得很好。”

“当然，在你扁了他之后。”

“随你怎么说。他带我们上了那艘航母还有航母上的一切，而你还看到了那架战斗机。”

“雅克-38型。”

“是啊，伙计！瞧！”东二靠了进来，慎重得说，“关键是，他为我们，我们为他，所以他应该和我们一起吃饭。”（译者注：突然有种三个火枪手（笨蛋三人组）的既视感）

剑介皱起眉头：“原来就是为了这个？”

“上帝！是的，当然！他过去一周都在和那个红魔一起吃饭！越来越无厘头了！然后今天，就在我过来之前，我去问他是否想和一个真正的男人一起吃饭，我看到他甚至把绫波也整来和他们一起吃饭！”

剑介抬起头：“绫波在和他一起吃饭？”

“是啊，伙计！然后他又拒绝了我！我的意思是，我没有直接要求他，但我知道他会的！”东二又向后靠在椅背上，又砰的一声，“彻底乱套了，这都是她的错。”

剑介等待，蝉鸣着，他又等了一会儿。

“绫波说了什么吗？”他问，他觉得时间已经过去得够多了以至于他的绝望不会再显露出来了。

他是错的。

“你和她又是怎么回事？”东二又坐了起来，用手指戳着剑介的肩膀，“你对绫波有感觉，不是吗？”

“嘿，拜托！”

“伙计，我看到了，我又不是瞎子，你在偷窥她的下体！”

剑介把他推开：“退后，老兄！”

东二退开一步：“不过，说真的，你不会再想着和她一起吃饭，是吗？”

“很可能不会，她第一次就很坚决了，没有什么比‘不’更清楚了。”

“别开玩笑。”东二又砰地坐了回去，“嗯，那很好。至少你知道最好不要抛弃这个团体，我也会这样，伙计。你永远不会看到我和一个女孩一起吃午饭，那很愚蠢。”

剑介从他的午餐里挑了一块：“当然，伙计。”

蝉鸣叫着，东二看了看他的朋友，又看了看他朋友的食物，然后又看了看他的朋友。

“那你是要把这些都吃了，还是我也可以吃一点？”他说。

((())))

他们的桌子被拼成一个三角形，真嗣靠着明日香靠着丽，驾驶员三角，都吃着午饭，明日香可不那么欣喜若狂了。

“我本以为我们会在一起吃午饭。”她用手托着腮帮，她的眼睛里忍耐着即将爆发的怒火。

“我们是在一起吃饭。”真嗣说，“只是丽也在一起。”

丽看了看明日香，又看了看真嗣：“是我在引起麻烦吗？”

“没有。不，你没有。”真嗣笑了，试图缓和局面。他能感觉到明日香积压的侵略性情绪，想要融化它，“这太棒了。”他说，“很棒，真的，真的很棒，是不是很棒，明日香？”

她用她忍耐到极限的怒视转头看他：“棒你个头。”她说。

真嗣挤出笑容，然后把一沓食物塞进嘴里以避免说话。丽也吃着。明日香没有动，她的食物还没有动过。8-A班的老师把午餐期间当作工作时间，正在逐个把评分的小测验交还到学生们的手中，明日香知道他是按字母顺序喊的，然后决定在叫到一个特殊的名字之前她什么也不说。

“绫波？”老师喊。

丽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明日香立即俯身凑到真嗣的脸上：“这到底是什么鬼主意？第三适格者。”

真嗣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如果她和我们一起吃饭会很不错！”

“是啊，别开玩笑，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早晨，为什么？”明日香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为什么！？”

“她是我们的驾驶员同伴，对吧？”他说，“我们理应更了解她，还有，她是我的朋友。”

“什么，你还准备邀请你其他所有的朋友吗？你是想被甩了吗？”

“不是那样的！”真嗣把她的手推开，“你到底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她？”

明日香得意地笑了：“喜欢什么？”她是一个没个性、上了发条的驾驶员，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真嗣没有像她那样的笑了：“太残忍了。”他说着，又回去吃饭了。（译者注：这里明日香再次提到了绫波的外号，真嗣再次对外号有了反应）

明日香的得意消失了。她正想着发起反驳时发现丽正在走近他们，她又恢复了一副摩拳擦掌百无聊赖的模样。

“你考得怎么样？”她说。

“我考得很好。”丽回答。

明日香张开嘴想要一个具体的分数，但真嗣打断了她：“听到你这么说很不错，丽。”他说，“我对分数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你呢，明日香？”

他看她的眼神中设法成功的包含了央求和要求——央求她对她好一点，但又要求她不要做个坏蛋，这让她笑了，他想要体贴？她可以体贴。

“我不如不谈我自己。”她说，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说，“优等生，你还有没有再为你的小男友多费点脑子了？”（译者注：she sai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这里作者这么写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本书真正的着眼点在于明日香的成长，与原作的侧重点完全不同并与之对照。有了这个理解，我对作者中后期中挥的刀子也就没太强的心之壁了。）

“明日香——”真嗣开始说。

“不，不，让她说。”明日香看着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最近有没有跟你谈过？”

丽看着她：“我没有男朋友。”她说。

“但我以为他就是相田。”明日香打开便当盒，所有这些话题终于唤醒了她的食欲，“还记得吗，不久前？午餐的事？我很惊讶你没有和他一起吃饭。”

“明日香，别说了。”真嗣说，“丽，明日香只是在跟你开玩笑。”

“洞木。”老师叫道。

明日香耸耸肩：“随你怎么想，优等生，但很明显你喜欢他。”

丽盯着她，突然间明日香不想再开任何玩笑了，一双滚烫的红色眼睛困扰着她的灵魂，影响着她的幽默：“很明显吗？”丽问。

不明显，但明日香对这一承认大吃一惊也没有表现出来，“嗯，是的。”她勉强地说，“绝对的。”

“丽，你真的喜欢剑介吗？”真嗣说。

“我想是可能的。当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吃饭时，我不确定。”

“但你现在怎么想呢？”真嗣问。

“我认为。”丽说，“我喜欢相田剑介和我一起吃饭的主意，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好朋友。我们有相似的兴趣。”

“天哪，这太别扭了。”明日香嘟囔着。真嗣用脚趾轻轻推了推她的小腿。这为他的膝盖赢得了飞来一脚，尽管如此，但她还是安静了下来。（译者注：本文中的怒流有式波范儿，她基本都是用腿和脚来踢真嗣）

“什么样的兴趣？”真嗣问，他疼得龇牙咧嘴。

“他喜欢军事装备，我可以和他谈谈这个。”

“这不是你的兴趣所在。”明日香说，“那是他的兴趣，你只是碰巧在做他喜欢的事情。这并不是你的选择或者其他什么的。”

丽点点头，似乎听进去了：“他喜欢露营。”她说。

“是的。”真嗣说，不确定她是不是在问问题。

“那我们就有共同点了。”

明日香笑了：“你什么时候去露过营？”

“六年前。”丽不假思索地说。（译者注：这里与第14章对照）

真嗣看上去好像想要继续推进这个话题，但老师叫了他的名字，他跳起来离开了。

趁着他离开的时间，明日香专注于绫波：“但撇开一切不谈，你喜欢他。”

“是的。”丽说，“我喜欢他。”

“那就去约他。”明日香说。

“我不能。”

“‘你不能。’”明日香嘟囔着，“为什么不能？就像你想要的那样‘和他一起吃午饭’，然后吻他，和他约会！”（译者注：这些也都发生了）

丽摇了摇头：“那是不会被允许的。”

“这是什么意思？”明日香说。当没有立即得到回复，她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嘿！不允许？你在说什么？”

“碇司令不喜欢驾驶员的爱情。”丽的表情平静但不中性，“他不会允许的。”

明日香的眉毛从皱着变成了绷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优等生？”

丽回到自己的午饭，明日香意识到她不会再从她的驾驶员同伴那里得到更多的语言了。

“关于印度的问题，你是对的，明日香。这是我唯一错掉的题目。”真嗣又坐了回来，扫了她们俩一眼，“看到了吗？这太棒了！我很高兴我们做到了。”

((()))

碇司令：我注意到您正在考虑解除我第二与第三适格者的监护权。我对此深切关注。我认为孩子们的战斗表现和心理稳定得益于共同生活的经历，而让他们脱离共同的生活经历对他们个人和整个人类的福祉都是一种障碍。此外——

美里停止打字，啜了一口她的饮料。餐厅基本上没有人，只有几件橙色的连衣裤在咖啡机旁到处闲逛。她总是更喜欢在技术员餐厅里吃午饭。轮班工作人员吃得更快

，走得也更快，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工作往往不会跟着她来到这里，而正是如此给了她处理邮件的时间。

她盯着笔记本电脑，试图罗织她下一个想法。她需要佐证——他会去听的理由。她还需要他的真正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他有的话。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假以时日向也许能找到它。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在通过那座桥之前，这些字能准确无误。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

美里冷笑了。

此外，你是一个蹩脚的爸爸。你不了解你的儿子，也不想了解你的儿子，如果你是我的爸爸，我也会恨你。由于你上述的蹩脚之处，你不应该为你的儿子或明日香做出决定，反正他也不是你的孩子。去你妈的。署名：葛城美里三佐。

“这是炒鱿鱼的一种方式。”

美里跳了起来，扭过头。加持站在她背后，脸上带着坏笑，手里拿着盘子。她眯起眼睛，但她的嘴唇条件反射的笑了起来：“不过，这几乎是值得的。”她说。

“差不多。”他承认，“介意我坐下吗？”

美里耸耸肩，她的手指找到了“删除”键：“请便。”

他自便：“喝饮料就是你的午餐？”他说，指着她的杯子。

“别犯傻。”她没有从电脑上抬头，“也是的。”

“我想跟你谈谈今天的实验。”

“是啊，换乘的事？”美里说，“我不知道把丽和真嗣互换驾驶能让我们发现什么新东西。零号机和初号机都暴走过，有故障混乱的可能，多好的新闻快讯啊。”

“好吧，那么你会有兴趣知道实验被更改了。”

美里看着他：“怎么更改？”

“首先：你没从我这里听到任何消息，所以不要让人觉得你知道。”

“闭嘴，告诉我。”

加持吸了一口气：“赤木博士目前正在全面检修二号机的插入栓界面，而不是零号机的。”

“不。”美里把她的笔记本推到一边，“你是说他们想在二号机里测试真嗣？那就是说明日香——”

“是的。”加持说，“初号机里测试明日香。”

“目的是什么？这对谁有用吗？”美里摇头，“零号机和初号机都是古怪的EVA。原型机、测试型机。我能理解是想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但二号机是生产型机。它并无怪癖。只要真嗣在插入栓里就能运行良好。”

“根据传言，这是真的。”加持说，最后吃了一些他的午餐。

“那么唯一奇怪的数据将来自把明日香放入初号机里，他们想看看她会对它有什么反应。”

加持耸耸肩：“或者是它会对她有什么反应。”

“不要说那种事。”美里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怪谈。”

“当然，当然。我也希望假装它没有活过来，然后上演一场仲夏夜惊魂。”

“我是认真的，加持。这有什么意义？”

加持不是那种在思考对策时会把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的那一类人。他现在看着她，一只手背托着下巴，思考着：“我认为司令是在测试他们俩。”他终于说，“他想给他们的生活引入一个难题。我想他已经知道你正在写的邮件的第一部分了。他可能已经形成了很多相同的想法。当然，如果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工作得更好，但他没有证据。这是他在决定你是否正确。”

“太好了，”她说，交叉着双臂，“门槛是多少？他们需要做到哪一步他才会让他们在一起？”

“保守吗？50%的同步率对应每台EVA。”

“这不可能！真嗣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达到那个分数，甚至是在他自己的EVA里！”

加持点点头：“是的，但就像你说的：这个测试更多是关于明日香的。她能搞定那台孽障吗？”（译者注：孽障原文为*Oni*，这是日本民俗文化中的一种妖怪。）

“我不知道。”美里趴下来头通的一声地撞在桌子上。她突然觉得很累，“我要告诉孩子们吗？这值得吗？”

“我很怀疑。”加持站了起来，他的胃口已经没了，“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被强迫的。让他们用理智的头脑来接近那个分数点，就让他们做一回孩子吧。”

美里笑了，笑容很短暂也没有幽默感：“是啊。”她说，“当然。”

((())))

初号机是愚蠢的。

至少，明日香是这样看待它的。这该死的东西就是拒绝立刻启动。现在她泡在插入栓里，等待着技术人员排错它的驾驶员参数。他们早点做难道会要了他们的命？

她抱着双臂坐着，同时，她环视着插入栓。所以这里就是真嗣战斗时呆的地方。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看起来和她自己的插入栓并没有什么不同。每一台EVA的设计都考虑到了设备的兼容作用，而尽管战斗系统的设计在这个紫色的垃圾堆和她自己的毫无疑问更先进的二号机之间已经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但基本驾驶-机器界面从原型机时代起就没有更新过。

仍然，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就像是身在别人的皮肤里。舱壁感觉陌生，关闭的屏幕除了表面的样子之外缺乏任何熟悉感。她不应该坐在这里。

“第二次尝试。”赤木博士说，从通讯里，“三秒启动，二、一。”

彩虹洗过屏幕，然后是雪花，然后是鲜明的红色。颜色维持了第一秒、然后第二秒，然后显然它不会消退。明日香叹了口气，键入麦克风：“另一个故障。从阶段3-A开始。我在这里得到了红移反馈。这是什么白痴程序？”

没有回应。她又敲了一下键盘：“到底有没有人听见我？”

什么都没有。

这太荒谬了。她翻了个白眼：“听着，伙计们，”

听着伙计们。Look guys.

话语从她脑海里一闪而过，一条连绵的溪流，像镜子一样回放进她的头颅内。

有没有人听见我。Is any one even listening to me.

红移反馈这是什么白痴程序什么白痴什么白痴什么白痴。Red shift feedback what idiot programmed this what idiot what idiot what idiot.

它用她的声音说话，但是在一个较低的分贝上，话语错杂连贯地困在一起。越说话镜子就越扭曲，她的话越来越深沉，变成了底层的嗡嗡声。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Listening to me listening to me listening to me.

白痴听我说。Idiot listening to me.

“搞什么鬼？”明日香在她的控制台上启动了一个中止序列，试图切断同步信号，不行。

真是个白痴。What an idiot.

白痴甚至看不到我。Idiot even looking to me.

明日香从她控制器上抬起头看，看到她的前屏幕变形了，玻璃旋转着，向她弯过来，一部分面孔从另一边出现就像腹部下绷紧的双手。有什么东西在不堪承受的玻璃下滚动，一颗歪着的脑袋正仰起它的脸。明日香往后退，双手举了起来——

屏幕闪现，红消白长，然后变成了绿色，然后是对EVA外生者世界的准确反馈。她看到了测试室，它的白色墙壁，以及它正前方的观测笼。她的双手裹着紫色的钢衣，她的肩膀宽阔而强壮。她能感觉到她钢铁的盔甲，冰冷肌腱的力量——那是神之愤怒的全部力量。

那些声音，以及那张脸，全都消失了。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喊道。

在那特定的房间里，她可以看到赤木博士站在一个终端前，听她说话：“我们和你失去了一段时间的信号，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吗？”

“是的！”明日香说。

“什么样子的？”

“有一——”明日香不知怎么表达，话刚出口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下去了。反正整个过程听起来都很荒谬，“我是说，管它呢，我不想谈这个，无论如何，初号机是愚蠢的。”

赤木耸耸肩：“很好。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

血闻起来像她的头发味。

他已经习惯了她头发的味道。这是几个月前他最开始注意到她时的味道，在客厅里那个笨拙的时刻。它闻起来如此美妙，充满活力，又带着隐约的威胁，现在那对他已经意味着整个世界了，一个在他生命中有一个人非常关心他，以至于亲密到令人陶醉程度的标志。

他被这种气味彻底迷住了，没有注意到他的潜意识是如何称呼LCL血液的。

“真嗣，我们现在要启动激活序列了。”律子的声音透过通讯系统滤进来，“因为我们已经重新格式化了核心界面，我们必须慢慢地把你带进去。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所以我们要把你放在一个限制回路里同步一分钟，以便校准。”

“好的。”真嗣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该怎么办？”

“只需坐着别动，随时告诉我们你的情况。”

“好的。”

插入栓嗡嗡着，屏幕进入了就绪状态，然后是一片耀眼的绿色弥漫在他周围的液体中。他的手指在控制轭上不断敲击，感觉一个更大身体的幽灵刺痛着滑进了他的大脑——好似某种更强大潜力的暗示在他的皮肤之上。这很奇怪，倒也不是完全不愉快。

绿色转换了，它变黄而腐烂，光线变成了秋天的死气沉沉。真嗣可以感觉到LCL在他周围旋转，就像是一股思潮在插入栓中形成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看着周围，半信半疑地看到什么东西从他身边游过。

然后他看到下面，看到了那扇门。

门没有门框或门板或可辨别的门把手。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块烧焦的石片，但他知道那就是一扇门。它里面的情形和出现在他内心的框架强烈的暗示，拒绝使他把它想象成任何其他的东西。那是一扇门。他看着它，而门打开了，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一边，揭露出一方空旷的深红。（译者注：这里的门和第22章中明日香超高同步率爆发时出现的门是一样的）

伊吹中尉对他说：“真嗣，我们从你的插入服上读取到心率波动。一切都还好吧？”

真嗣没有回应。他紧握着控制轭。他盯着门。他感到周围的液体在冷却时有什么从他身边经过，无形的，潜进了插入栓的深处。一种微弱的颤音在他的听觉边缘歌唱，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颤抖的呜咽。他绷紧神经去听，那声音分成了很多，一些高，另一些低。它们柔情着、哭喊着。

门猛的关上了，一根折断的骨头发出的劈啪声沉默了呜咽。激活开始了。色彩的万花筒在他周围，在接连不断的海浪拍岸中，那扇门消失了。当激活结束后，真嗣感觉到二号机在他的周围，他也知道他又一次孤独一人的存在于插入栓里。

“真嗣？”伊吹又说，她的脸出现在他面前。

“是的。”他说，“我的意思是，是的，我在，一切都好，完全正常。你好吗？”

伊吹笑了：“现在我们要开始测试了。只要试着像你在自己的EVA里同步那样，好吗？”

真嗣点点头。他闭上眼睛，试图融入更大的它。

((()))

美里坐在控制室里，她的椅背压着胸口，看着测试逐渐展开。两个孩子在启动时都经历了短暂的耽搁，但现在他们已经进行了15分钟的测试，并且一切都很顺利，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数据分解——自我情绪波动、后脑差异和所有中最最重要的同步率——将在稍后揭晓。现在，她能看清着他们的脸。视觉反馈给到的每个插入栓显示的是聚精会神的、安详的战士，这是她唯一能要求的。

她打开她的笔记本电脑，登录到控制笼的本地网络：“伊吹中尉。”她说，“能请你把测试数据流到我的屏幕上吗？”

伊吹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的顶头上司，美里从眼角捕捉到了律子的表情，科学家显得有些忐忑，很好。

“你可以在监视器上看。”律子说。

美里指着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笑了，笑容是愉快的：“我就在这里看，中尉？”

律子没有动，但伊吹还是发送了数据——一个友情提醒，提醒他们其中一个有军衔，而另一个是科学家。等价交换，贱人。美里向她的老朋友眨了一只眼，然后看回笔记本电脑前。

数据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话。任何与福音战士有关的示意图都会让美里想起戈尔迪乌斯之结。形而上生物学中有些东西是数字无法简单表达的。思想是那些清单上最尖端的数据。（译者注：戈尔迪乌斯之结：起源。戈尔迪乌斯之结起源于古希腊的一个传说，在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戈尔迪乌斯（Gordius）让一个农民用树皮做成一根绳子，并亲自打了一个结，这个结如此复杂，以至于看起来没有绳头和绳尾，这个结被称为“戈尔迪乌斯之结”，戈尔迪乌斯预言，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统治整个小亚细亚。）

解决。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小亚细亚的北部城市戈尔迪姆，被这个结吸引，他仔细观察了这个结，然后拔出宝剑，一剑将结劈成两半，这个行动不仅解决了这个长期未解的问题，还象征着亚历山大对更广泛问题的解决方法。）

尽管如此，美里充分的了解基本的图形设计还是足以判断这个实验是否成功：“差异极小。”她说，“除非我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赤木博士，看起来我的两名驾驶员的同步率似乎只比他们最近在自己的EVA中下降了十个百分点。”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律子说，“令人惊讶。”

“这就意味着。”她接着说，“他们每一个的同步率都保持在50%以上。”

”同样正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三佐？”

三佐?有人正在生气。美里咧嘴一笑，站了起来，关上了笔记本电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们都得到了一个快乐同步测试，对吗?”

她在律子准备回怼之前就离开了，这让一切变得更加令人满意。

((()))

铃原东二扑通一声跌在长凳上：“我们应该这样称呼我们自己‘被遗弃的双胞胎’。”

剑介把三明治放在盘子里：“又来了。”

“我是认真的！已经第六天了，他还是不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发誓，如果非要我去那里——”

“相田剑介。”一个柔和的声音说。

两个男孩都转过身来，绫波丽站在他们身后，手里端着午餐盘，她直视着剑介，似乎对东二的存在一无所知。

“嘿。”他勉强地说。

“你愿意和我一起吃午饭吗？”她说。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它们是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但那双盯着他的红眼睛给了它们可靠性，在他的大脑发出命令之前他的头就在点。

“绝对。”

丽看看周围：“我们去哪儿？”她说，“我们要在这里吃饭吗？”

“不！”剑介跳了起来，“跟我来！”

两人离开了，绕着大楼朝田径场和露天看台走去。把他一个人留下了，东二砰的一声跌回到座椅里。

“好吧，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他说着，已经没人可以说话了。

((()))

他们放学后很晚才离开。那天是她值日，而他一直陪着她，能帮忙就帮忙，被她发现就不帮忙。这是她的值日，她曾解释，而她不需要他的施舍。他对此道歉但没有停下，终于她停止了抱怨让他如愿以偿。（译者注：真嗣比后面那位只会叉手不帮忙的耍嘴皮子人士好多了）

现在他们走在回家的路上，阳光消失在摩天大楼和防御塔的后面。他们没有牵手，他们已经不需要了。一种舒适的气息充斥在他们之间，一种与别人相处时两人都不曾经历的轻松感，在不需要时，他们都不愿意用触碰或交谈来破坏这种气息。

他们经过了店面和公交车站、公园和房屋。真嗣瞥了一眼他们走过的地方，看到居住在其中的面孔的短短一眼，这个城市的孩子、男人和女人。明日香看着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她说。

“什么？”他说。

“看着他们。”

“哦，我不知道。”

她皱起了眉头：“最好别说不知道。”

“好吧。”他说，试着寻找一个答案，“当我刚到这里的时候，美里载着我出了城，驶上了一座山。”他转过身，指向精确方位，尽管那距离很远，看不见，“她向我

展示了这座城市，我们看着它慢慢升起。她告诉我，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拯救了这里的所有人。”

明日香看着他，让他继续说下去。

“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想着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在战斗中时很难去想着他们——他们被远远地塞在避难所、地下室之类的地方。但当我们走在这里，走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他们所有人。”他眺望了一会儿，“这很可能听上去真的很蠢。”（译者注：此处与第21章完全对照）

“不。”明日香说，“听起来不蠢，我希望我也能这样想。”

“真的吗？”

“是的，真的，但别让它冲昏了头脑。”

真嗣笑了：“当然，好的。”

他们到达了回家的岔路口，但明日香没有跟他一起转弯，他停下来：“你不回家吗？”他问。

明日香摇了摇头：“不，我今晚有个体检安排，全身的。”

“哦，我不知道。”

“那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你，笨蛋。”

“是啊。”真嗣说，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他开始离开。

明日香叹了口气：“嘿，笨蛋。”她说，她的话让他转身，“来这边。”

真嗣走到她身边，她抓住他的肩膀亲吻他，她又抱了一会儿就把他推开了：“你太蠢了。”她说。

“是啊。”他说，他在笑。

她猛然转身，轻快地蹦着走开了，那美景让他一直盯着她的背影直到她转去了视线之外。

((()))

几分钟后，真嗣到达了公寓。他打开锁，溜进前门，踢掉鞋子，在迎客毯旁整齐地码放成对：“美里，我回来了！”他喊道，没有在意他的鞋子孤独地放在门厅前，“明日香去了GeoFront，所以我猜我只需要做两个人的饭了！”

他走进厨房，边走边抖落他的书包。他刚打算去够他的围裙，就意识到房间里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第三适格者僵住了，眼睛锁在餐桌旁坐着的男人身上。

“真嗣。”副司令冬月说，“坐下。”

((()))

Author's Note: 阴险、源堂、后果下周揭晓。

感谢各位的阅读，请告诉我你们的看法。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二章

关键词: *perfect moments* 完美时刻

碇源堂坐在一间酷热难耐的酒店客房里。那是2003年的12月，而德国正处于反常的闷热中，那种闷热让他在脱掉黑色袜子时它们还紧紧的黏在了他的脚上。酒店服务包括在窗边免费附带了一台摇头风扇。它突突地响着，时不时给他带来一阵污浊的微风。

源堂把袜子扔进他对面打开的手提箱里，倒在床上：“太热了。”他说。

“光靠你的工资是很难让空调来到你的房间的，你是个可怜的公务员，记得吗？”

她的声音从水流声中缓缓漂过来。声音很轻，并且在他的记忆里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轻。源堂笑了：“我怀疑是否有人会相信这种事。”他说，“你的老教授肯定不信。”

“耕造的观察力敏锐，我希望你不要对他太刻薄。”

“我怀疑是我说的什么话说服了他。”源堂坐起来，拉开他的衬衫。越拉越沮丧。衣服也沮丧地堆成了一团，“我把他带进了山洞，然后赤木和我向他展示了原始形态。我以为光靠威胁就能让他屈服，但他识破了我们的虚张声势。事后，是你的话说服了他。”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源堂皱眉：“我从来没问过，你对他说了什么？”

水关了，她走出浴室进入热浪中，毛巾绕在脖间，脚上穿着酒店提供的拖鞋：“当你们向他展示原始形态时，你们向他展示的是一个理念的证据，你们向他展示的是我们能做和我们努力在做的事业，那没有用。他从不关心你们能做什么，他只关心理由。”

“我告诉了他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源堂说。

“你威胁他说如果他告诉任何人就杀了他。”她露出了她的你-真-迟钝笑容，“这不是一个‘理由’，这是勒索和恐吓。”

源堂呵呵一笑，耸耸肩：“我以为那是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做所有我懒得做的事。”她走得更近了，她湿漉漉的身体面对着他，她的香波味扑鼻而来，“我是个科学家，你是个穿着科学家工作服的暴徒。”

他一把抓住她的腰，拉着她和他一起躺在床上。她在他们的翻滚中转身，最后倒在了他的身上，他们的眼睛英寸之遥。她的嘴唇触碰着他的嘴唇，但他把她推开了。“但说真的。”他说，“你对老人说了什么？”

“我告诉了他我们这么做的理由，你和我。”她笑了，“我告诉了他我想让我的儿子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告诉了他我想比以往任何女人都更了解这个世界，我还告诉了他我想顺势而为把那糟糕的一切化为一摊历史的废墟。”

源堂皱眉：“那么我想要的你说了吗？”

“什么也没有。”她用鼻子蹭着他的鼻子，“你是个怪人，六分仪先生，我想即使我努力，也无法概括出你的动机，太复杂了。”

“这可能是真的。”他说，尽管他知道那是假的。他并不复杂，也可能永远不会复杂。他想要的全部只是靠近她，拥有她，让她永远留在身边。为此，他会付出他的一切，直到地球、月亮和所有的星星都消失为止。（译者注：这里是不是很熟悉？EOE碇唯的话，这里是老碇说出来的）

她在他身上扭了扭，坐起来，毛巾散落：“这里很热。”她说。

“是的，但这里的景色很好。”他说。

“别再那样说了，那太有失你的身份了。”

“遵命，亲爱的。”他满脸堆笑，“你知道，会议今晚才开始。这可能是我们几个月来最后一次单独在一起。”

“不好说？”她和他交融在一起，胸对胸，唇对唇。在以后艰难岁月中的那些孤独时刻，他会回到他心灵之眼中那家闷热的旅馆，回到那个他的世界里只属于他们的地方，回到那只属于他少有的完美时刻。（译者注：这里的完美时刻与第38章对照）

他失去了她，在那之后的第两百零二天。

在那之后的第11年，他毁灭了她儿子的生活。

“真嗣。”冬月说，“坐下。”

厨房是真嗣最无法想象会见到他父亲副官的地方。他的制服与木质餐桌、墙壁的冷色调形成了鲜明对比，看起来似乎是整个房间都在厌恶他的大驾光临。当他在NERV时，他只在小组简报会上与冬月交谈过，基本上。一个于他如此陌生的人却站在一个如此私人的地方让他很是不安。

然而，真嗣仍然站着。不是因为他不能坐下，也不是因为他太害怕而不敢坐下，而是因为他拒绝坐下。他感觉站着也许有点事做，而有点事做总比傻坐着要强。

冬月似乎注意到了。他把椅子轻轻推回原位时椅子脚吱嘎作响。然后他站了起来，他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傍晚流进客厅里那最后一点微光，把真嗣投进了阴影里。

“我们还从没说过话，你和我。”他说，他在桌边走动着，一根手指沿着桌面滑动，经过了水池，“自从你来到这里，你做了很多贡献，并且基本上，你已经完成了所有你被要求的工作。不管怎样，我很感激你能来这里。”

真嗣看着，当他的手指划过他的餐具、他的厨具和他的围裙，他畏缩地看着，感觉到他的隐私——他的全部生活——正在被侵犯。然后手指落回到冬月的身边。

“可是。”老人说，“你会犯错，你曾经在战斗中多次违抗命令。如果不是因为葛城三佐的建议，我相信碇司令早就把你打发走了。”

“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真嗣说着，直视他的眼睛。

冬月笑了，这是出人意料的，也很好地消除了他的戒心：“你真的认为如果这不是与的你父亲有关我会站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真嗣说。

“很公平。”冬月又看了厨房一圈，“你喜欢住在这里吗？”

“是的。”

“我也这么想。”冬月吸了一口气，“请坐，就当帮老人一个忙吧？”

真嗣坐了下来。冬月在他身后徘徊了一会儿，随后走开，站回到他原先桌子的那一侧。他也坐了下来，拉了拉他的制服外套。正是这个小小的动作给了真嗣一个一闪

而过的理解和信任。一个不像他父亲的男人——不是一块冰冷的巨石，而是个人，也许是个朋友。

“你还记得你母亲的样子吗？”

真嗣眨眼：“什么？”

“你的母亲。”冬月重复，“你还记得她的样子吗？”

真嗣没有立即说话。当他说时，声音中带着依恋和关怀：“我记得她对着我笑。除此之外，我不记得她的样子了，我试过，但我无法拼凑出来，但我记得她的笑容，还有她的声音。”

“她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的？”

“很轻。”他说，“也很平静，她听起来总是很平静。”

真嗣看着老人，想要判断这是否就是正确答案。

“当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你问你的父亲为什么他让你过来。为什么一定是你来进入初号机。他那时从未回答你，但现在我来回答。”冬月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你的母亲曾是我的学生。实际上，在她遇见你父亲之前，我就认识她了。”

真嗣看着，听着。

“你母亲是我认识的最强大的人，我对她无与伦比的仰慕，我知道她是我的学生，但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成为了朋友。一直以来，是你母亲的遗志让你驾驶的福音战士。她帮助并设计了它。事实上，她是整个项目的首席设计师。要求你来到这里，你父亲是在努力实现她的遗愿，除此之外，我怀疑他是想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值得继承她遗愿的儿子。”

真嗣感到胃里的石头掉了一地。他母亲曾为EVA工作过？她设计了初号机，她还想让他驾驶它？

“你母亲是一个有魄力的女人。她总是尽她所能地竭尽全力。她强大，也许是我所认识的最强大的人。她不会想要一个无法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儿子。她也不会想要一个在过去几周内同步率一直在渐渐下降的儿子，就像你的同步率那样，她当然也不会想要一个与威胁到他幸福的女孩恋爱交往的儿子。”

真嗣感到内疚堆满了他的身心，尽管这个男人的失望让他痛苦，尽管他自己的新发现让他倍感压力，他还是尽可能地直视了冬月的目光：“这些与明日香有什么关系？”他说。

“第二适格者。”冬月没有屈尊说出她的名字，“袭击了你，你任其发生，你没有反击，也没有妥善控制局面。”

真嗣看着桌子，脸变红了。

“我不会再对你隐瞒了，真嗣：我被派来这里是为了把你从葛城的监护中解放出来。这是你父亲的主意，但是出于某些原因我不认同。”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真嗣喃喃地说。

“好问题。我很久以前就明白，我同意或不同意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我的信仰或愿望如何世界照常转动，我想你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吗？”

“当然。你讨厌福音战士，但却仍然驾驶它；你讨厌战斗，但却仍然留在这里。”冬月耸耸肩，“这是你的岗位，你的责任，就如同这（译者注：“这”指带真嗣离开葛城家）是我的一样。”

真嗣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他的话。冬月让他好好思考，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在厨房里说话。

“我讨厌是因为我父亲让我去做。”真嗣最后说，“我不会像你一样。”

“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知道我不会因为你父亲而做他想做的事，你会感到惊讶吗？”冬月身体向前，把他的胳膊支在桌子上。他看起来很疲惫，“我从来都不喜欢你的父亲，真的，因为他，我是不会加入NERV的。你知道是谁改变了我的决定吗？”

“谁？”

“你的母亲。她请求我做这份工作，因为她的缘故我同意了。自她去世已经过去了十一年，而我还在做着碇唯请求我做的事。”冬月的笑容变了，随着那笑容的变化，他的脸也变得更老更悲伤了，“其实她请求我的那天你也在场，比现在的你小得多，我还能记得。”

“那让我们深陷其中。”真嗣说。

“确实。这是你不会拥有的记忆。”冬月说，“但你记得她的笑容，她的声音。所以告诉我：如果她现在能看见你，看到你拥有的生活，她还会笑吗？”

真嗣想到了初号机，想到了它无动于衷的表情，它的愤怒，想到了他融进它血肉的残酷现实，想到了他站在一头八十米高向他猛冲而来的神的正面。他想到了当驾驶它时所经历的痛苦。尔后，他想到了明日香，尔后，他想到了母亲的笑容，隔绝在弥散的迷雾中——现在他早已失去了的那个女人亲密的一瞥。

真嗣摇着他的头。

“和我想的一样。”副司令说，“你不能再拥有这些连系了，真嗣。如果你注定要驾驶福音战士，你必须消除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干扰，成为你母亲希望成为的样子。”

真嗣点头：“我明白了。”

“很好。”冬月站起来，“来吧，一组特工会帮助安置你的一切，谈话到此结束。”

((()))

晚上7点，葛城美里回到她的公寓，发现停车场停满了黑色轿车。她立刻认出了这些车，二科。她猛地把她的Alpine停在车道口的车位里，下车，冲向大楼入口。不对劲，虽然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知道她的一个孩子有危险。

她越冲越近，而车门打开了，从车内出来了穿着黑色西装的冰冷面孔。其中一人朝她走来：“葛城三佐，我们需要你——”

她把他顶到人行道上，继续前冲。在别人拦下她之前，她已经冲进了大楼。

她三步并两步，跨着台阶向上，双手脱离栏杆，边冲边数楼层，一直数到十一，这时，她已经从楼梯井里挤出来，朝自己的公寓猛冲而去。

她立刻停了下来。

副司令冬月站在她面前，两侧是一组二科特工。真嗣站在两队人中间，眼睛低垂着。这群人正向她走来，离开公寓，走向电梯。

美里皱眉：“怎么回事？”

冬月带着悲伤的表情凝视她，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停下，他不会听她说话，无论他做出了什么决定，都已经无法改变了，实际已板上钉钉，再多的语言也已无用。

仍然的，他的眼神里还是投以无言的歉意。

美里想着要怎么阻止他，想着所有的可能性。她可以朝他开枪，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它不顾一切地蹦进了她的脑海里，这是一种看着有人夺走她孩子的本能反应。她

可以冷血地杀了他，然后射杀特工，但之后呢？被下面的特工射杀吗？让地球失去一个守护者？毁掉真嗣的生活？反正她也不是杀人犯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她的阻拦是多么的无力。

可是，她不能让自己闪开道路，她得坚持自己的力场。如果他想要通过，他就得绕过她。如果再没有别的办法，他要在这里改变他的路线。不知怎的，这对她是有意义的。也许这就足够了。

他绕过她，片刻之后，真嗣也绕过了她。

她转身：“真嗣——”她开口，但他没有抬头，而她发现自己已无话可说。

副司令按下电梯按钮，等待着，被他的手下包围着。不久之后，他们走了进去，门关上了。电梯在沉闷声中顺轨而下，只留下空荡的走廊和满眼的泪水。

((()))

明日香像一阵旋风一样刮进公寓，包扔在门厅里，走进厨房：“我得洗个澡。”她说，“我们的更衣室里没有热水，我的头发也湿了。我以为NERV会有足够的钱来保持自己的更衣室里的水温呢！”

她发现美里正坐在桌旁，双手托着头，面前摆着一个没动过的啤酒罐。

“美里？”她说，不敢靠近，这景象让她从心慌意乱陷入了沉默，“美里！”她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大，希望能把她的监护人从她莫名的不安中惊醒过来。可当这招不管用时她从她身边走过，走向卧室，“真嗣，出什么事了？”她喊道。

美里动了一下，突然抬起头来：“明日香等等——”

太迟了，第二适格者回来了：“他在哪里？”她说，“他的包不在这儿。”

“副司令冬月来这里把他带走了。”美里眼里含着泪水，她站起来走过去拥抱她。

一瞬间，美里看到第二适格者崩溃了，愤怒离开了她的眼睛，很久以来第一次，她变成了一个绝望的孩子：“不。”她说，让她的双臂抱着自己。

“会没事的。”美里说。

“不！”明日香猛地把她推开，怒火回到了她体内，“我不想要一个该死的（德语：*verdamm*，该死的）拥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你为什么让这种事发生？”

“我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日香把脚猛踢在墙上。（译者注：作者描写的明日香内心崩溃的主要表现就是用伤害自己肉体的方式伤害周围的物品，这在本文后继章节中多次出现，对照NGE明日香）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带走他？”

“我不知道。”

“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

“那你还有什么用？！”明日香最后猛推了她一次，然后跑进真嗣的房间，砰地关上身后的门，门从门框上弹开了，明日香又砰地关上了它，这次把它摁在原地，“我讨厌没有锁的门！”她闷声尖叫。

美里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肯定不是她在自己也无从得知答案的情况下安慰另一个人。过了一会儿，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拉她的腿。她低头看到了PenPen。

“嘿，伙计。”她说着，蹲下来，企鹅用喙划过她的手掌，“我知道，我知道。看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小家伙，我很抱歉。”

她再次看着关上的门：“我非常、非常抱歉。”她说。

((())))

这间公寓很小。它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小卧室和一个小浴室，没有客厅，从消毒的混凝土墙壁判断，这不是一个为接待客人或娱乐而准备的场所。这是一个睡觉之家，而这里只剩凄凉。在很多方面，它让真嗣想起了绫波所居住的公寓，尽管他怀疑这就是同一栋楼。

细想起来，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身在城市的哪一区域。

他站在卧室里，只看见一张孤零零的小床和一组抽屉，一盏光秃秃的灯泡荒凉地照亮了死气沉沉的墙壁和破旧的地毯。一名二科特工站在他身后，他的父亲不在。

“已经给你预备了衣服，食物会定期补充，橱柜里也有很多餐具和炊具。”特工说，“你会一直受到监视，如果你需要联系NERV的工作人员，一个新的手机已经存好了相应的号码，就在导台上。”

“我能给美里打电话吗？”他说。

“不行，所有通讯都仅限于预存在手机上的号码。”

“但她不是我的上司吗？”

特工低头看着他：“只有在战斗情况下，你才会被允许与葛城三佐和其他驾驶员交流，任何其他接触将在碇司令直接命令的二科人员监督下进行。”

真嗣点头。他走到床前，用脚趾试了试，床垫几乎没有弹性。

特工继续说：“你的其余用品将在本周内送到，你要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报到，但是你会在一个新班级里报道，明天早上会有车来接你。”

说完，特工走出了公寓，门在他身后快速地滑上了。孤独，真嗣翻倒在床上。他想过检查手机或者厨房的状态，但就是无法让自己动起来。他已经在这路途中哭过了，而他确定自己还会哭，但眼下他无法鼓起哭的勇气。

他躺着，凝视着另一个陌生的天花板。

((()))

真嗣不在教室里，明日香最先发现的就是这件事。她把书包扔到她的座位上大步走到教室前面，老师还没进来，但她知道谁会有答案。

“小光！”她质问道，“花名册在哪里？”

班级代表猛地回头，手里拿着写字板夹：“明日香，我——”

“把那玩意儿给我。”明日香从她手里扯过了夹子，那正是花名册，日期是今天的班级日。她飞快地扫了一遍，检查汉字上的熟悉名字。当没看见时她又扫了一遍，什么都没有，“真嗣呢？”她说着，把它塞进了朋友的胸前。

“他被转班了！2-B班，在校园另一边。”小光以防御的姿态拿着写字板，“请不要生气！”

明日香咆哮着往教室后面走，东二看见她走过来，把他的椅子往桌子后推了一下站起来。明日香一掌打在他的肩膀上，把他打得又坐了回去：“你和他说过话吗？”她说。

“嘿，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东二举起双手，“昨天以后我就没见过他。”

明日香皱起眉离开了他，在她走开的时候，他壮起胆说下去。

“也许他厌倦了和魔鬼一起吃饭，嗯？”

她猛地回头，打算把他撂倒在地。

不。她呼吸，吸气呼气。这对她没有任何帮助，她需要像真嗣一样，现在，保持冷静，想出办法。

她转身离开了他。

在她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她的双手就握紧成拳。现在，两个拳头正在颤抖。她想要答案，她想要摆脱掉这堆垃圾。昨晚她为此哭了一场，为他离开而担心，为突然而至的失落感。今天内心就像点着了一团烈火，今天会是她让他回来的日子，如果他们想在她的生命中抹去碇真嗣的痕迹，他们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小光！”她又喊起来，“2-B班在哪里？”

“明日香，你不被允许在校园的建筑之间行走，这是对——”明日香瞥了她一眼，小光突然明白了成为目标是什么感觉，她改了口，“在东楼那边，就在大厅对面。”

明日香猛推开教室的门，大步走进走廊，从房间和窗户之间挤来挤去的学生们身边推搡出一条路。东楼，她得先下到一楼去。

当她刚走到楼梯井的上面，那些人就抓住了她。

其中两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抓住她的肩膀，把她逼了回去。明日香立刻认出了他们的制服：黑西装，墨镜，黑皮鞋。二科特工，驾驶员安保。

“我们需要你回到你的教室，拜托。”其中一个说，他的手指紧握着她的二头肌。

“为什么？”她质问，把手从她肩膀上甩开，她转身面对他们，准备在必要时强行通过，“给我一个理由！”

他们低头看着她：“驾驶员的安全措施等级被升级了。”其中一人说，他的声音很粗，就像他的脖子一样粗，“我们很抱歉为你带来了不便，但让所有驾驶员同时出现在同一地区是不安全的，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你必须遵守你们学校的标准时间表。”

他说话的时候，又有三名特工从大厅里出现了。他们在她身边围成一个半圆。

“小姐，请你放轻松。”说话的人说，“我们只是想帮忙。”

他们让她自己走回教室，不知怎么的，这更侮辱。如果是他们把她拖回来，铐在桌子边守着她，至少她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她走回去，让她希望自己能更努力一些，幻想着假如用她的膝盖钉住一个家伙，打断他的鼻子，然后像动作英雄一样用枪打出一条道路。她不相信她会到达真嗣那里，但她相信，只要她再努力一点，她就会感到满足。

她走进教室时比离开时更加生气。她的拳头已经无法停止颤抖，即使是东二也知道要闭上他的嘴。她刚要坐下，就听到门口传来小光向某人问好的声音。明日香看过去。

绫波丽带着相田剑介走进教室。他们两人是一起进来的。他们不是一起从同一间房子走出来的，也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甚至还没有牵手，但明日香可不管这些。她看见她的驾驶员同伴——优等生，至少——和一个男孩在一起。她看到了一个比她糟糕的人却拥有比她更好的东西。就在那一刻，她想到了她与绫波的最后一次对话。

“碇司令不喜欢驾驶员的爱情。”丽的表情平静但不中性，“他不会允许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优等生？”她当时问她，但没有得到回答。但当她双拳颤抖着站在那里，生命中唯一的闪光被夺走时，她理解了这句话，是与非，那是一个威胁。

第二适格者冲到第一适格者面前。在见面的前一刻，丽转过身来，平静地凝视着她的驾驶员同伴，然后明日香的拳头打在她的鼻梁上，把她打倒在地。

学生们尖叫，椅子倒地；小光惊叫着让她停下，明日香不理她；剑介想要抓住她的肩膀，明日香随之旋转，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撂倒；另一名学生想要上来帮忙，明日香没认出那个孩子，反正她把他的鼻子打塌了进去。又过一会儿，四名二科特工来到教室，把她拉出了教室。

一个小时后，她被停学了。

((()))

美里等待着电梯的到来，她的手臂里被一台笔记本电脑、保温瓶、二十个马尼拉纸文件夹和一叠数据盘塞满了。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几乎超出了她的搬运能力，但消息传来后，她没有时间好好打包，她现在就得回家去。

尽管如此，当门打开时，她还是差点没进去。

律子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美里，进来。”她说，“我们可以做一分钟的成年人。”

美里什么也没说，她走进电梯，按下去车库的按钮，门关上了。

楼层计数咔哒作响，是现在唯一的声音。

“提前回家了，我看见了。”律子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你他妈很清楚原因。”美里说。

“因为第二适格者被停学？”律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咔哒的楼层计数器，“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理由让你改变你的一天。”

“你看不出来。”美里嘲笑着，“你就是个十足的恐怖分子，你知道吗？”

“真的吗？”

“是的，真的，你是个无情的婊子。”美里说着，转过身来面对她，“你有没有一秒钟把这些孩子当作人类对待吗？”

“美里，你太无理取闹了。”

“拜托，告诉我怎么无理取闹了。”

“我完全理解孩子们的需要，他们需要尽可能的稳定，我们想让他们的生活尽可能的正常。想想看：我们不需要让他们上学，我们已经在逼他们为人类的生存而战了。我们完全可以简答暴力地把他们关在总部，然后永远不让他们离开。学校的意义在于让他们社交，让他们成长，否则他们产生不了预期的结果。”

“哦，为了上帝之爱。”

律子耸耸肩：“成长的一部分意味着让他们独自失败，这样他们就能学会怎么处理失败。如果你在他们的年纪，而被学校停学，你认为你的父母会请假回家来安慰你吗？那能帮助你成长吗？你能学会自立吗？”

“看情况。与我男朋友断绝关系的父亲有没有逼我和他分手，然后在我学校的走廊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打手？”

“这些特工在那里是为了驾驶员的安全。”律子说。

美里眼睛眯起来了：“这是胡扯，你知道的。”她说。

“你要我们怎么做？”律子问，“不拆散他们？”

“当初是你和我一起决定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的！”美里说。

“我绝对没有。即使我曾经有，我也会在她勒住他之后中止这个行为。你也许可以无视那个情况，但我们其他人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表明他们是如何相互侵害的。”

“你应该坚持下去。我们必须与这些孩子保持一致。”美里说，“好的、坏的、无论什么，方针的快速转变对我们没有帮助，犹豫不决也于事无补，如果我们无法保持一致，他们会感到困惑，然后他们会感到被完全疏远。”

“一致性？就像是在为人父母？”律子摇摇头，“你太接近父母了，美里，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客观判断力，他们不是你的孩子。”

门开了，美里走了出去：“我想如果他们在窝里拉屎，(译者注: I suppose you'd think differently if they shit in boxes, right?)这里是双关语，由于律子养猫，所以猫是律子的孩子，而猫是在窝里拉屎的，所以这里美里把真嗣明日香比喻成律子的猫，律子对猫很宠爱，可以无条件的包容猫。)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对吧？”她说着，离开了。

律子探出脑袋在她身后对她喊：“又是猫的事？认真的吗？”

“去死吧！”美里骂回去。

两个女人还没来得及继续嘴炮，门就关上了。

((()))

明日香坐在他的床上，看着这些人在她的周围打包真嗣的行李。他们不是二科特工，而是NERV雇佣的一家搬家公司，一起有三个人，一个负责打包，另外两个负责搬东西。

这不是一项紧张的工程。毕竟，真嗣已经设法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了一间原来被用作储存壁橱的卧室里了。

她看着那人把真嗣的大提琴装进箱子里。他费力地把琴弓夹进它的弓夹里，嘟囔着，大力按压的压力让他的拇指发白。这让她想揍他。

“小心点。”她喃喃地说。

那人点头，他似乎对她的出现感到不安，好像他还不习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他工作的时候盯着他。明日香认为他那样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明日香。”美里说，她站在门口，“你在干什么？”

“只是确保这些白痴不会弄坏任何东西。”明日香没有把目光从大提琴上移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现在。”美里说，“你能出来一下吗？我需要和你谈谈。”

“关于停学的事。”明日香说，“不，谢谢，我很好。”

“我想听听发生了什么事。”

“我相信你能读到一份报告。”明日香耸耸肩，“总会有一份报告，报告一切。”

美里叹了口气，看着那个搬家的人：“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吗？”她说，那个男人看上去想要抗议，但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又闭了嘴，他离开了。

美里关上门，在她的被监护人身边的床上坐下：“你说得对。”她开始说，“有一份报告，并且我也已经看过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明日香没有说话。她们坐了一会儿，看着打开的大提琴箱。

美里接着说：“我明白你经历了什么。”

“不，你不明白。”明日香看着她，“这都是你的错，你想让我接近他，关心他。”

“明日香，我只是想帮助你。”

“闭嘴！闭上你的嘴！”她站起来猛推美里，把她推到床尾，“我不需要帮助！我从来都不需要帮助！我就不该听你的！滚出去！”

美里任由她自己被推进走廊，她让明日香当着她的面把门砸上，让她从门内尖叫。她听着这一切，即使尖叫声从日语变成了德语，即使她无法理解她从她战士泪水中听到的话语。当她听到明日香骂她是一个可怕的人、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一个骗子时她没有反对，因为这不关她的事，也因为她说的有一部分是真的。

她听着，当尖叫变成了抽泣，抽泣变成了呜咽。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样给她帮助而不是火上浇油。

她发现到自己没有好答案，也没有好点子。也许干脆什么都不做更好。

就在那时，她走开了，发现搬家的人都聚集在她的厨房桌子周围。

“你们能明天再来吗？”她问他们。

他们没有拒绝。

((()))

“就这些，真嗣。谢谢你的宝贵时间。我们稍后就把LCL循环出来，然后打开缺口。”

“明白。”他说，靠回在座位上。伊吹中尉的脸正显示在他的通讯窗口上。她身后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只有一大堆技术员。他假设赤木博士已经下班回家了，不想在这么晚的时候进行同步测试计划。

“嘿。”伊吹说，“你怎么了？”

真嗣勉强笑了笑：“我没事。”他说谎了。

伊吹看了他一眼，那眼色显然在说她不相信他：“再坚持一下。”她说，“如果你需要，随便告诉我们任何人都行。”

“谢谢。”真嗣说，伊吹点点头，消失了。他明白她想帮忙，但他不认为她能想出任何方法。

LCL循环，封口弹开，而他走去更衣室换衣服。两个特工在入口处等着他，他进去时他们既不说话也不看他。当他拎着背包出来时，特工们已经不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他们的位置上。

“嘿，孩子。”加持良治说，“送我回家怎么样？”

((()))

“是美里让你这么做的吗？”

加持的车是一辆普通的轿车，从座椅的清新气味和贴在挡风玻璃上的识别标签判断，这是一辆NERV专用车。他驾驶得很自如，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搭在他的咖啡杯上。真嗣一直有加持不怎么睡觉的印象，他还觉得加持是他认识的最酷的人。

“不。”加持说，“自从你父亲做出决定后，我还没跟她说上话。”

当他们驶出GeoFront通道进入主城区时，真嗣看着窗外。路灯在头顶疾驰，有规律地照射着汽车。他已经渐渐熟悉了他们经过的街道，在他们穿过不久以前还是通往家的路线时，他感受到胃里一阵彷徨的拉扯。

“你已经想念她们了。”加持说，而真嗣没有回答，于是他继续，“我原以为你父亲不会这么做的，真的。”

“你知道？”真嗣说。

“我被告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从副司令冬月那里，而不是司令。大人谈论你的频率会让你大吃一惊的，真嗣。”加持看着他，“你从没想到过，是吗？”

真嗣摇摇头，他没有。

“好吧，他们经常讨论你。赤木博士和我，司令和冬月，我们所有人。我们详细地讨论了你们这些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清楚。”

“因为尽管我们自以为是的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尽管我们很聪明，尽管我们很仔细，但这个世界的命运依然取决于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是我们不顾一切所需要的。而这样的现实让我们害怕。”加持呷了一口咖啡，当他意识到咖啡杯是空的，他打开窗户，把它扔进外面的黑暗中，“副司令让你搬走的原因他说了吗？他甚至有没有给你一个理由？”

真嗣点点头。光是回忆就让他如鲠在喉，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迫自己说了出来，决定略去仍然难以集中注意力的部分：“他告诉我，我的同步率在下降。如果我想有自我价值，我需要少一些分心，他还说明日香对我是个危险。”

加持摇了摇头：“这完全是假的。”

真嗣猛地抬起头来：“什么？”

“那是假的。”加持重复，“你的同步率不会提交给你看，但你做得非常好。自从你上了这条贼船，你的分数一直在稳步提高，从没有在任何测试到测试中逐渐下降。上下浮动？当然，但从来没有下降过。”

“那明日香是——”

“对你是个危险？也许一次，她确实攻击了你，但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

“你知道这件事！？”

“真嗣，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加持向车的周围挥了挥手，好像在指示不在现场的人，“驾驶员安全并不是突然就凭空出现的，无论如何，如果明日香真的对你是个危险，那你父亲为什么没有在那之后就立刻把你从公寓里解放出来呢？为什么要等一个月呢？”

真嗣看着自己的脚，彻底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我不知道，也许我只是厌倦了看到他们对你撒谎了。你被送走不是因为同步率更不是因为明日香对你的安全构成了某种威胁，是因为司令明白了你和明日香在一起是一支不可估量的力量。”

“怎么可能？”

“你们都有弱点，但你们彼此帮助。你们使彼此更强大。”加持转动方向盘，让他们靠得更近了些，“爱可以给另一个人力量，而同时，她也会给你力量。这就是爱，真嗣，这就是为什么它值得你为保护它而战斗。”

真嗣回忆起了明日香让他变得更好的一切，她是如何让他牵挂和追求，他是如何和她在一起更加努力地战斗、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当他试着去发现自己给予她的帮助时，那却是一片空白。

“我不确定我是否帮助过明日香。”他说。

加持叹了口气：“我认为你错了，她两天前被停学了。打架，这是她的第一次。你的存在一定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发生了什么事？她和谁打架了？”

“我就只知道这么多。”加持撒谎了，“但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她需要你，真嗣，你得想办法和她接触。”

“怎么接触？”真嗣转头看他，“我在半夜接受同步测试，我在学校的另一个班级上课，我所到之处，都有穿黑西装的家伙阻止我做任何事！就算我想去找她，我怎么才能做到呢？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把车开进了真嗣新公寓大楼外的停车场。那大楼是一座灰色石碑，月光都难以穿透。停车场里只有他们两人。加持把轿车停进车位。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张。”加持说，“很多事情都是不可能的，直到有人出现并做到了它们。刚知道使徒的存在，就在你第一次出击中打败了一个？这是不可能的。80米高的机器人？那真是不可能。在最高级别的监视下，单独载着一个EVA驾驶员回家？好吧，这简直是天意。”

真嗣没有立即回应，但过了一会儿，一抹觉悟的笑容在他脸上绽开，加持朝他眨了眨眼，解锁了车门。

真嗣跳了出去，临走前，他又把膝盖跪进车里：“谢谢你载我一程，加持先生。”他说。

“没问题，孩子。”

真嗣关上门，走了进去。加持看着他离开，确定了什么也没发生。等他终于离开了，间谍深吸了一口气，把车挂回了行驶档。

“我彻底完蛋了。”他喃喃自语，对谁都好。

((()))

Author's Note: 讽刺的是我是在父亲节发表的这一章，对吧？

这是黑暗的一章。不过，我尽量在其中加入了我认为合适的幽默。这一章有 6500 字，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一章，但我希望将来能超越这个数字。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我真的很感谢到目前为止收到的所有反馈，我期待着听到你们对这一章的评价。下次再见

Author's Note, February 12, 2021: 本章节经过大量修改。多年来，原章节中厨房里的是源堂而非冬月，这招致了严厉的批评（非常有道理）。为了反映这一差异，本章添加了冬月，并修改了对话。另外，明日香现在只打了丽一拳，而不是“完全骑上，一拳一拳地打在她脸上”。（严重崩溃）。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三章

碇真嗣睁开眼睛倾听那重型建筑的噪声。自从他搬进这个新公寓以来，这种噪音每天早上都把他吵醒，从未间断过，但他一直无法分别出施工方向的源头。两天前的晚上，他曾想要在出去散步时寻找，但他的安保团队阻止了他：“驾驶员安全。”他们说。

他掀开被单，向浴室走去，在他的搬运箱之间穿行，这些箱子现在塞满他的小卧室，却一个也没被打开过。

淋浴水流又弱又冷，而他迅速冲了个凉。他擦干身体的同时做着早餐——一个鸡蛋三明治。他的午餐已经打好放在冰箱里，这是他夜晚无所事事的证据。

他边吃边穿衣服，通过窗户，他能看到早晨的道路交通情况，上班路上喧闹的男女。他从未在他的窗户里看到过一个家庭，从未看到过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从未看到过上学的学生。

真嗣坐在床上，穿上鞋子。他看了时钟。6: 56，时间充裕。他坐下来吃完了他的鸡蛋三明治。

当三明治吃完后，他看着周围的箱子，它们都没被打上标签，也因此即使想打开它们，他也不知该从哪个开始。他觉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意义。无论如何，没有他在乎的物品——只是一些美里给他买的，一盏台灯、床单、SDAT磁带，从未拆封过。杂物，全都是杂物而已。

他看着大提琴箱，平放在其中一个箱子上，活动胶带仍然封在箱盖上。他看了它很长时间。

7点，急促的敲门声出现在他的前门口——其中一名特工示意该走了。

真嗣站起来，抓起他的书包，离开了，留下了大提琴箱等待着被开启。

((()))

四天前，绫波丽的脸被打了一拳，而虽然红肿已经消退了很多，但痕迹仍然清晰——两个瘀青的指关节印在她的右脸和太阳穴上。两处被她的头发部分遮盖，虽然她并不在乎这些痕迹，也不在乎时常感觉到抽搐的疼痛，但丽却好奇一路上其他人看它们的眼神。她无法理解他们的兴趣点。她还是她，无论有无疤痕。她猜想其他人

把这些疤痕作为象征，一个由第二适格者在她脸上创造的。那么它们是人工制品，是一次冲突的证明，也是另一次冲突的预兆。

或许她可能是错的。丽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了。她以前也错过。她还意识到，在上学路上，她需要注意她的周围，尤其是考虑到她即将邂逅的人。

“嘿，丽！”在猪木路和渡边路的十字路口，相田剑介坐在过去两周每天早上都会坐着的同一根护栏上。他背着书包，他面带微笑，而丽仍然不确定该如何去对待他。

“剑介。”她说，停在他面前，“你还想和我一起上学吗？”

“确定。”他说，“我是说，还是可以的，对吧？”

丽点点头：“好的。”

“嗯，好的！”剑介从栏杆上跳了下来，“我跟着你！”

他实际上并不是跟着她，迄今为止，他一直走在她身边。丽一直不知道该和他聊什么。她跟很多人都不知道该聊什么，这往往是一个难题。根据她的经验，人们不满足于和另一个人沉默地坐着，她想象剑介也不是。

不同的是，剑介在她身边从不显得不知所措，就好像他从不在意这种沉默，部分原因是他永远能找到要聊的话题。正是他那豁达的态度，让她感到在他身边的轻松，而这也是她不在乎他是否和她一起上学的原因。

“EVA到底有多高？”这会儿，他说。

“这取决于不同的机体。”丽说。

“哦，我明白了。”剑介看着她，“我问一下原型机的是可以的，对吧？你不会介意吧？”

丽摇摇头。

“哦，好的，酷。”他笑了，虽然丽不明白为什么，所以决定不回以笑容，“你的有多高？”

“零号机的高度是80.5米。”她说。

剑介的眉毛立刻竖了起来：“太帅了！”他说，“我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我是说，我曾经进入过真嗣的驾驶舱，但是，天哪，80米？而你在控制它？那一定帅疯了！”

他们在人行横道前停下，等待着车流停止。丽看着他，她感到必须要说点什么，以便更好地搞懂他：“你问了很多关于EVA的事。”她说，“为什么？”

这让他手足无措：“它们很酷。”他说。

丽盯着他，等待着更多的回复，她得到了。

“我只是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什么。”他说，“自从我们一起吃午饭的那一天起，我就只是想和你到处走走，和你聊聊，但我对你一无所知，真的。我知道你是福音战士驾驶员，所以我认为如果我问你关于它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共同点。”

“共通性。”丽说。

“完全正确！”剑介调整了一下他的眼镜，“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宁愿不谈它，那我就闭嘴。”

“我不介意讨论它。”丽说。

车流停了下来，提供了一个切入口。丽走到街对面，而剑介慢跑着追上她：“我只再问一件关于它的事，然后就说点别的。”他说，“当我们坐在屋顶上看着你和真嗣在外面与那个使徒战斗时，你的福音战士是橙色的，而现在我在新闻上看到它，它是全蓝色的。”

“是的。”丽说。

“你更喜欢哪一个颜色？”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最喜欢哪一种颜色？”他说，“蓝色的还是橙色的？”

“我不确定。”

“嗯。”剑介说，“好吧，我更喜欢蓝色。”

“为什么？”她问。

“很适合你。新闻中基本从未展示过真嗣或惣流的机器（译者注：这里的原文用了Asuka，译者觉得剑介没有被允许称呼明日香，因此擅自改译为惣流），它们都很反常。但你的看起来，我不

知道，正常？就像是注定是那样一样。”剑介耸耸肩，“我很可能说得好像是没什么道理。”

丽看着他：“你说得有道理。”她说。

“哦，太好了！”剑介笑了，“还有，和你的发色很搭。”

丽对他笑了。

他们行走在上学的路上，剑介对他父亲的电脑保持着不断地评论，以及获取NERV机密文件是多么容易。他看上去非常自豪，所以丽决定不解释这些文件实际上是多么不机密。第一声铃刚响，他们就到达了，走进了一片吵杂的教室。

班级代表在门口遇到了他们：“相田先生，我需要和绫波小姐谈谈。”她说。

“谈什么？”剑介说，他挺起胸膛。

小光白了他一眼，径直看着丽：“明日香的停学今天到期了，但我们还没见到她，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不知道。”丽说。

((()))

美里敲着明日香卧室的门：“明日香，快八点了，你在干什么？”

她等待着，双手插在她制服夹克的口袋里。她努力无视她胃里抓挠的饥饿感。没有了真嗣，葛城家的早餐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她侧耳倾听，却没有听到回答。她叹息。

“好吧，我进来了。”她说着，就打开了门。

第二适格者仍然是她床上的一个团。在门打开时，她翻了个身，把大部分被子裹在身上。美里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她们几乎没有交流，顺带着说一下，明日香似乎把真嗣的离开都归咎于她，而美里也不确定这孩子是错的。

“怎么了，孩子？”美里说，她只能尽力和她说话。

明日香没动，也没说话。美里对自己点头：“我，呃。”她开口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怎么传达她的感情，“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很遗憾真嗣走了，但我不会为其他事情遗憾。我了解你，明日香。我知道让一个人进入你的内心有多么艰难。我也知道现在这件事带给你的伤害比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伤害都更大。但我更

知道你有多坚忍，你有多努力，你有多强大，我知道尽管现在伤害很深，但你和真嗣在一起的时光是值得的。所以我不为把你们俩推到一起而抱歉，我永远也不会。”

明日香仍然没有动。美里叹了口气：“听着，从现在开始，无论你想做什么都由你来决定。”她说，“如果你今天不想去上学，没关系，我会打电话请病假的。”

“我再也不想上学了。”明日香说，她的音色很闷。

“再也不想。”美里重复着，“是永远吗？”

她可以看到明日香的后脑，她正点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不需要上学了。”她说，“我一开始只是为了交朋友，而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那根本没有意义。”

“你在学校没有朋友了吗？”美里说，“那个叫洞木的女孩呢？”

“她不算。”明日香说，“有时候我们是朋友，但我无法和她无话不谈，这些孩子都一样，他们抱怨家庭作业，谈论自己愚蠢的暗恋小对象。我该说什么呢？‘嗨，我知道那个男孩没有注意到你让你很难过。想听那时候我是怎么帮着把两艘战列舰塞进一条外星鲸鱼嘴里的故事吗？’”

美里笑了。她知道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但她还是没忍住。她已经在控制自己，可当她看到明日香的肩膀开始颤抖时，她知道她不是房间里唯一觉得这事儿好笑的人，然后她大笑起来，而明日香也加入了她。

明日香转身面对她：“不过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吗？”

“比你知道的更多。”美里说，她笑着，“孩子们太差劲了，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曾经是不是也是这样。”

“一样的。”明日香说。

美里皱着眉，沉思着。她用手指敲着门框，然后突然抬起头来，皱眉消失了，仿佛她已经解决了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要给学校打电话，通知他们你不再需要他们的教育服务了。这听起来很专业，对吧？”

明日香呵呵笑了：“肯定”。

“很好，条件是你每天实际上要做点事。”美里指着她，“从早到晚赖在床上，同样是浪费时间，你必须出去完成一些事情。”

“我就不能和你一起去工作吗？”明日香说。

“你为什么想要和我一起工作？”

第二适格者掀开被子，把自己拉直坐着。美里感觉她至少有两天没换衣服了，当然，也没洗澡。明日香看起来一团糟，美里竭尽全力才没有当场抱住她。现在，她不再需要一个回答了。如果能阻止她的被监护人严重的心灵创伤，那么明日香就可以随时随地和她在一起。

“我在学校学不好，我坐在这里也不好。”明日香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在插入栓里，或者在它附近，我会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可以吗？”

美里笑了，虽然笑容无法到达她的眼睛：“完全可以，明日香。”她说。

（译者注：这里是伏笔，当明日香崩溃的时候，她就下意识的去找插入栓，后文里她彻底崩到了底，所以她不断的出现在插入栓周围，进了插入栓或者到了周围她就被二号机影响，变得更加三位一体。但是现在她身边还有人帮她，所以她崩完还能恢复过来，后面就。。。）

((()))

老师离开了几分钟，但全班原地待命，畏惧于洞木光的愤怒。他们耐心地坐着，安静地，双手放在大腿上。铃原东二把双脚翘在课桌上，这时他听到走廊里的各种吵闹的抗议声、支持声——鞋子踩着地砖声，安静急促的男人声，他对剑介探头：“外面那些声音是怎么回事？”他说。

“一定是那些穿西装保护驾驶员的人。”他说，“可能出了什么事了？”

东二打算说点什么，但他还没开口老师已经回来了。全班起立，敬礼，坐下。老人走到桌子后面，清了下喉咙。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决定不再上学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通知念了起来，“她的监护人提到了原因，惣流小姐‘对公共教育的要求过高’，并说她‘不再需要我们的教育服务了’。”

全班一时间鸦雀无声。东二确保了这是简短的沉默。

“太好了！”他说。

小光在她的座位上猛地转身：“安静，铃原！”

激烈的争论和喊叫声在整个教室里爆发，又过了三十分钟才恢复了秩序。

((()))

她们把车开进指挥中心的停车场。才过去一个小时，明日香就已经觉得无聊了。她向后一靠，脚搭在身前桌子的边缘，把椅子往后推直到椅子只有两条腿着地。她保持着前后平衡，盯着美里办公室的天花板：“这就是你一整天做的事吗？”她说。

美里没有从她的电脑上抬头看她：“差不多吧。”

明日香的视线扫了一圈办公室。没什么太多可看的。深色的墙壁，功利主义者的橱柜，还有一个小冰箱。除了美里夹克外，它已经被挂到了门附近的挂钩上，看不到任何个人物品。文件填满了每一个敞开的表面，杂乱无章地个人归档方式让人抓狂。

“这里乱透了。”她说。

“是啊。”美里说，“要维持这种地方的运营需要做很多工作。”

“我猜也是。”明日香把脚从桌子上挪了下来，嗵地撞向前面，她把下巴搁在桌子上，看着美里的电脑，“你在忙什么？”

“军需请求。从你托盘步枪发射出来的每一发子弹都必须由美国制造，加盖碳章，并得到日本海关的批准。”美里看着她的驾驶员，从明日香盯着桌子的样子已经看出，自己的话已经左耳进右耳出了，“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不坐在这里。”她说。

明日香耸耸肩：“我还能怎么办？”

“你可以出去走走。”美里说，她把手伸进钱包，掏出她的员工签账号，“给，拿着，到下面的自动贩卖机那里去吃点东西，也给我买点。”

明日香耸耸肩，站起来。她一把抓过卡片，一言不发地走向门口。当她的手指按在“开门”按钮上时她停下来：“我能穿这件衣服吗？”她说，指着夹克。

美里看起来被难住了：“因为什么？”

“我不知道。”明日香说，摸着衣服下摆，“为什么不呢？你的枪好像不在里面。”

“当然，明日香，请便。”

第二适格者把它从钩子上拿下来，离开了房间。

“别迷路了！”美里在后面喊道，门关上了。

((()))

真嗣打开随堂笔记本，输入了他的学校登录ID。2-B班的其他学生已经组成小组了，以分组形式共同完成他们的物理作业。真嗣孤独地坐在他们中间，他的课桌被孤立在教室中央。老师已经看了他几次，但既没有靠近他，也不准备把他编入任何一个已经编好的小组中。

真嗣理解这种情况。这里没有学生真正了解他，除了他的好名声以外。他想象着这样的名声——再加上他在学年中间被调进他们班级的事实——让他非常难以融入这个班级。关于他工作的谣言，以及他那些持续出现在走廊里穿黑衣服的保镖，让他与被欺负和被友好对待两头都沾不上边。

这让他很受伤。不是因为他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朋友，而是因为他已经拥有的朋友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身边了。他一整天都不跟任何人真正说话，只存在于他的家庭作业和他公寓的小墙壁里。

好吧，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他敲打着进入了他笔记本电脑的设置，访问了电脑间的聊天网络。默认情况下，它会连接到他所在教室里的笔记本电脑，在2-B班的本地网络上。他身边的学生是通过数字学号和笔记本电脑号码出现的。学生们在不该使用该功能的情况下使用该功能，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找到可以聊天的人，当然，他们也找到了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真嗣在第一天上学就学到了，在课桌上放一台笔记本电脑的一半乐趣就是当你在老师不知道的情况下与朋友聊天的能力。

他退出了2-B班的网络，找到了2-A班的。自从他被转班后，密码就没变过，只点击了几下，他就看着一堆熟悉的数字。他认出了他们的大部分：东二是230007，剑介是230013，班级代表是230001，其他同学的也知道，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乱发信息而被抓到。

当然，只要一登录2-A班的网络，真嗣就明白他正冒着被小光抓住的风险，但有鉴于目前的情况，他怀疑即使是她也不会打他的小报告。更何况，冒这个险也是值得的。

他查看号码列表，查询230016-明日香的号码，当他没有看到后，他又看了一遍，这次是逐个查询每一个号码，没有。

也许她没有打开她的笔记本。虽然，考虑到其他所有的学生都登录了，那样说起来奇怪。他不知道在被人发现之前，自己能冒险在网络里游荡多久。

仿佛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从230013那里弹出了一条信息：[真嗣，是你吗？]

真嗣打字回复：[嗨，剑介。]

[你在干什么？小光会生气的！]

在他的前班级里的所有人群中，真嗣一直觉得很有意思的是笔下的剑介和现实中的他一模一样，他刚要回复，又弹出另一条消息，这条来自230007。

[真嗣是你吗？]

真嗣嘿嘿一笑：[嘿，东二。]

[不赖。]

剑介插了进来，把所有的id都加入到一个聊天群中：[楼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我很好。]真嗣看着周围，没有人在注意他，[这里很安静。]

[女孩呢？]东二说。

[是的，这边有女孩。]

[舒坦]

真嗣摇了摇头：[嘿，明日香不在线，你们谁能让她打开笔记本？]

停顿了片刻。真嗣皱起了眉，想象着他的朋友们互相看着，嘴里碎碎念。他的大脑进入了危机模式，想象着他们没有告诉他的事情。她的停学时间被延长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终，剑介回复了，[物流退学了。]

[是的。]东二说，[她走了]

[这是今天早上发生的，老师宣布了一切，我们原希望你知道原因，没人告诉你吗？]

真嗣合上笔记本，瘫软在椅子上。他双手合在大腿上，盯着桌面，试图思考却发现很难。他望向对面的教室，望向窗外，望着其他校园建筑的房顶和它们上空的山峦与天空，他现在已经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

((()))

这件夹克很宽松，肩部厚实下摆很长。袖口淹没了她的手腕拂过她的手掌。缝在整个材料上的垫子给它增添了厚重感，让人隐约觉得它像一套盔甲，她想象那会让美里感到自信。如果它更适合她的尺码，她也能感到同样的自信。

明日香转进休息室，双手插在她的新口袋里查看零食机。一群员工挤坐在房间的另一端。明日香看了他们一会儿，看见他们谈笑风生，想要认出他们。他们都穿着机库技术员的橙色连体服，他们可能以前为她的二号机工作过，但她不认识他们，就像她不认识德国NERV第三分部的任何员工一样。

明日香在自动售货机里刷了她的卡，按了一个随机数字，捡起掉出来的一袋薯片，坐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她吃着她的薯片，过了一会儿，技术人员们安静了下来，明日香发现他们瞥了她两次，没过多久，他们就离开了。

明日香看着他们离开，她站起来，扔掉她空了的包装袋，思考着，她所谓的上班到底是他妈的在干什么，她甚至都没有个工作，还有她退学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所以，你现在是在偷夹克了，那么。”一个声音说，“真可惜。我可曾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

明日香转过身来，近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她笑了：“加持！”她说。

“什么，没有飞身入怀？”他说。他站在休息室门口，“我受伤了。”

她的一部分想要飞入他的怀抱，但她阻止了自己。她现在不是一个小女孩了，她为自己能以那种方式对待他而自豪，但大部分停顿来自于她回想起曾经的她与加持互动时感到的尴尬。

“对不起，加持。”她说，“我只是不能再那样做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顺便说一句，我很高兴听到你说这句话。”加持走到汽水贩卖机前，刷了一下他的卡，“我很想喝冰咖啡，但那台机器坏了，我猜是有人把玻璃打碎了，想不出谁会这么干，你呢？”

明日香想起了那台机器，也想起了它的玻璃在她的手肘下破碎的样子：“你听说了，是吗？”她说。

加持摇了摇头：“不，不，不，你永远不能那样承认。”

明日香扬起眉毛：“嗯？”

“你得隐蔽着说话。”加持拿上他的饮料，靠在其中一张桌子上，“你得围着真相说话。如果你要和成年人一起工作，你得有这项关键技能。”

“是美里告诉你我退学了吗?”

“我不是在说她没有。”加持押了一口，看着她，“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是啊。”明日香说着，不由自主地笑了，“我是说，也许吧。”

“你正在掌握它。”加持说，“所以如果说‘我听说最近有人退学了’，你会怎么说?”

明日香靠在他对面的墙上，努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她想象着夹克有助于形象的塑造：“我会说，‘我想也许吧。’”她说。

“非常隐蔽。”加持提示她，“所以如果说‘我打赌，像这样退学的人，本来就太聪明了，不需要去上学……’”

“我会说你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反正他们都是白痴。”

加持耸耸肩：“这不是他们的错，你是个天才，孩子。”

“谁说我们在聊我的?”明日香说，交叉着双臂。

“你学得真快。”加持把他喝剩下的饮料倒进了垃圾桶，“想回葛城的办公室吗?我和你一起去。”

明日香点点头：“好的。”

((())))

门滑开了，吸引着正在操作电脑的美里的注意力：“明日香——”她说，随后当她看到加持跟在她的驾驶员身后时，她顿住了。

“我真不敢相信你告诉了他!”明日香说着，在办公桌前大发雷霆。

“告诉他什么?”美里说。

“我的退学!”明日香说。

“我没有——”美里仰着头看着加持。

别搞砸了，他用口型比划着。美里皱起眉头。

“对不起，明日香。”她说，“我早些时候给他发了邮件说了这事。”

第二适格者翻了个白眼，扑通一声坐进她的座位里：“室友保密到此为止。”

“我知道，是我的错。”美里站起来，“你能在这里待一会儿吗？我需要和加持谈一下。”

“当然，随你便。”明日香说，“回头见，加持！”

“回头见，明日香。”

美里把首席监察官推出了办公室，随手关上了门：“怎么回事？”她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什么大秘密，少校。”他说，脸上总是带着加持式的坏笑，“在你给她的学校打电话的那一刻，这个消息就通过二科服务器传遍了整个系统。”

“哦，当然。服务器上到处都是你不该访问到的信息。”

“但从技术上讲。”他说，“我的旧搬运工身份仍然赋予我访问权限。”

“并且严格来说。”美里说，“就在几天前，在同一台服务器上有消息称，碇真嗣从安全网络中消失了半个小时。”

“我一定是错过了那些信息。”加持说。

“我打赌你一定是错过了。”美里把一根手指戳进他的胸口，“你在计划什么？”

当他的手绕住她的手指时，他的坏笑消失了：“只是想让你的计划继续进行。”他说，“只是帮个小忙，没干什么坏事。”

美里看着他的手，感到很甜蜜，于是决定让她其余的手指也让他握住：“假设我相信你。”她开始说。

“好的。”他说。

“别插嘴。”她说，“假设我相信你，不管我在做什么，你都在试图帮助我——因为老实说，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以为你是律子那一边的。”

“我什么时候在律子那边过？”

“是啊，但是你说过真嗣是一条眼镜蛇，而他会吞掉明日香。”

“嗯，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加持叹了口气，“我以为会有并发症，但现在我不太这么想了。如果真嗣有变成眼镜蛇的危险性的话，我想司令的恐吓战术已经把那逼出了他的体内。”

美里吸了一口气：“你见到真嗣时，他怎么样？”

“离眼镜蛇还差得远呢。”加持说，“但他会挺过去的，他是一个幸存者，也许比人们认可的要好得多。”

美里开始说话，但不得不咬紧牙关压制她声音中的颤抖：“我很高兴你和他说话了。”她说，“我觉得我把那部分搞砸了。”

“嘿。”加持说，然后整个世界充满了红灯和刺耳的警报。

走廊的广播里爆出了茂的声音：“一级警报！一级警报！所有战斗人员进入第一级战斗配置！”

美里把加持的手往下一推，砰地一声滑开她办公室的门：“明日香，快出来！”她喊，“把我的夹克还给我！”

(译者注：能让碇真嗣变成眼镜蛇的只有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

警报器响起，把全班从学习中惊醒。真嗣看着老师时她正通知全班去紧急避难所避难。他能看见她的恐惧、焦虑充斥着她的身体，颤抖她的声音。他看着他周围的孩子们正从教室里跑出去，所有的秩序都在争抢出口中消失殆尽。他没有离开自己的课桌。

不一会儿，教室里就剩下真嗣一个人，窗外的报警器战栗着，他等待着。

教室的门开了，两个二科特工走进来。真嗣好奇他们是不是每天开车送他上学的那帮人，但在一模一样的太阳镜和黑色西装之间，他无从得知。

“驾驶员碇，我们需要你。”

真嗣站起来，让他们领着他穿过大厅，经过空荡荡的门口和打开的储物柜，进入停车场。他们把他塞进一辆车里，载着他飞速驶向GeoFront，经过了被抛弃的、车门还打开着的路边的着车。一路上，他听着警报声，哀嚎声起伏、起伏，回响声充斥满他的胸膛。他看着城市在他周围轮转，办公楼在下沉，取而代之的是武器塔和导弹炮台。他感到他的血液随着战斗的临近在奔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与警报声一起呼吸、他与这座城市一起呼吸、他和他的城市一起呼吸。

他探头去看他周围，特工们坐在他两边，他的眼睛搜寻着使徒。他终于瞥到了它，在一闪而过的混凝土、玻璃和钢条之间，他可以形成一个对它外形的印象：黑与白的丝带、条纹与漩涡——一种静止在天空中的不和谐的明暗格局。直到他们越过最高的建筑，开始向GeoFront进行最后的冲刺时，他才完全看清楚它的全貌：一个斑马图案的球体主宰着天空，盘旋于摩天大楼之间。

真嗣看着它，感到了恐惧、担心以及即将到来又预料之中战斗的痛苦。在他看见它的一瞬间，他理解了自己的脆弱，然后他开始惊慌失措。

“收到。”一名二科特工对着手腕上的对讲机说，“我们已经给发射地点清场了。”

“发射地点？”真嗣说。

在那之后她出现了。

熠熠生辉的红色、不可思议的巨大，二号机从街道上出现，发射平台的轰鸣声缓慢摇晃，震动着在道路上打开。一个武器塔在它旁边打开，展开一把碎鹰斧的斧柄。真嗣看到福音战士前进，手滑过斧柄，泰坦的脚步将它带向了使徒，然后视野消失了，在汽车冲进了隧道时，消失于他的面前。

真嗣往后看，想要再次找到她，但隧道的防爆门已经开始关闭。

“还要多久？”他问。

副驾驶座位上的探员瞥了他一眼：“只要几分钟。”

真嗣点点头。他看着自己的手，专注于弯曲他的手指，握紧和放松，直到手腕的颤抖停止，他的神经才平静下来。（译者注：与本文第30章对照，在那一章节中明日香知道真嗣的情况后很快自己控制着冷静了下来，当时她的手也在发抖。）

((()))

第二适格者弯曲她的手指，感受着贴身的插入服。插入栓包裹着她嗡嗡作响，而当她活动肩膀时，动作被像铁轨一样粗犷、像悬索一样紧实的肌肉遵循着她的思想。这才是她的夹克，是她的披风，这里就是她的家。她感觉到两个身体的合一，却更喜欢巨大的那个，那个身体蜷缩在办公楼的后面，斧子在手，准备攻击。

她探出身子，目光悄悄溜出掩体，窥视着在头顶盘旋的使徒：“我有目视。”她说，“目标没有移动。”

美里的脸出现在她视线的边缘：“明白了，初号机和零号机已经准备好出击，保持位置，等待支援。”

“收到。”明日香说，真嗣正在赶来的消息是兴奋的，但只是给她内心深处那遥远的一部分——一个爱上了他、想要见到他的那个崭新的一部分，那一部分。然而，与在福音战士体内的那部分没有关联，这个明日香——站起来80米高，用电能驱动的那个——更渴望战斗。

她观察着使徒，它仍然纹丝不动。她打开她的视觉侦察套装扫描它。读数传回来的是乱码。她的机载电脑一会儿计算出球体的直径是一百米，一会儿又计算出是12纳米。就好像是她的光谱仪在扫描时穿透了这个物体一样。

过了一会儿，读数固化到足以使她获得了一个表面密度。至少，使徒就在那里，她知道她可以击中它，更准确地说，她知道她可以劈开它，而且很可能还能把它劈成碎片。

所以，明日香等待着，她的信心膨胀着：“我可以给它致命一击。”过了一会儿后，她说。

“否定。”是美里立刻地回复，“MAGI甚至还没有对目标进行血型确认，等待支援。”

明日香喜欢美里。她也喜欢真嗣。但暗示她需要后援才能干掉一个盘旋在天空的巨大斑马球让她恼火。

“我能做到！”她说。

“明日香，这是战斗态势。你要冷静并且按照我的指示去做。初号机将在60秒后到达地面，你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

明日香皱着眉头，但她呆在原地，满足于看着她的扫描套件，她观察着使徒，它仍然没有动。

她的扫描结果传回。血型蓝色。它转瞬即逝，刚出现就已经消失了，但这就是确证。

“我已经确认了血型。”明日香说，“你们读取到了吗？我要开始了。”

这一次，说话的不是美里。赤木博士出现了，就在明日香的正脸前方：“保持你的位置，驾驶员。”

一如既往。

“哦，是吗？”明日香说着中断了通信。她在她的控制板飞快地输入了指令，锁定了她直接控制电路的整体反馈，切断了对总部的反馈，并隔离了非福音战士方发送的所有通信信号。

然后她冲锋了。

((()))

真嗣猛地冲到发射台的顶端，随着重力的消散，他的EVA的头摆动着。他的HUD循环着，扫描着城市，识别到他左边一公里处的零号机，前方半公里处的二号机，她正跃上了一栋建筑。他注视着她，他的光学扫描系统自动聚焦在她的行动上。他看见她踩着她摩天大楼的顶峰，向下猛冲，斧子凌空挥舞，正对着使徒。

斧头触碰了球体，那之后球体消失了，连带着街道一起。

一片漆黑的黑暗，如夜空般的宁静在地面上蔓延。真嗣感觉好像是一场演奏，就像一首A.T.力场的音乐，但弹得晦涩、走音、缺失了音节。它就像是一片流沙，把汽车、路灯、建筑都陷进自己的体内。它也缠着他的脚，吸着他向下。他感到到恐惧正推着他下陷。

而明日香陷在了它的中心。

美里光速下令：“所有EVA撤退！快离开那里！”

零号机退开了，跳出了黑暗。真嗣看着她离开。黑色已经淹没了他的脚踝，但他仍然可以移动。他在周围的建筑物里看到了安全地带，只需小跳几步就能到达后方。

然而，他看见明日香在他前方，抠进一幢正在下沉的建筑侧面，她的碎鹰斧戳进了建筑物的一侧。黑影没过了她的腰，已动弹不得。

他犹豫了。

“真嗣！”美里说，“撤退！”

真嗣看着二号机，看见它陷在一座火山里；潜入到大洋深处；托住一枚生物炸弹，在他身边他们踢碎一个怪物的核心；射击一只城市大小的蜘蛛直到它粉碎。他想到身边的她，而恐惧已荡然无存。

“拒绝。”他说，他关掉了信号。

((())))

明日香放缓呼吸，尝试着不去考虑溺水。她举起手臂向上——唯一没有被黑暗吞噬的手臂——想要在楼顶寻找抓牢之处。指尖之遥，太短了，她够不到。

然后他来了。他在楼顶上着陆，一个蹲伏着的紫色阴影遮挡了阳光，他抓住她的手，触发了碰撞警报。

“嘿。”他说。

“我很好。”她说，“现在把我拉上来。”

他用力。她感到手里的压力很紧，她却没有上升。

“不。”她握紧他的手。什么也没发生，没有移动。“不，不，不，不，不——”

“明日香！”他说。

她就要淹死了。她还没来得及阻止，这个念头就闪现在她脑中，她就要淹死了。她想把另一只手从黑色中拉出来，但它不动。她的呼吸离开了她。黑暗没过了她的鬓角，压迫着，令她窒息。

“救救我！”她惊叫了，十年来第一次，“救救我！真嗣！”

初号机抓住她那条空着的手腕，全力拉，它的肌肉在它的装甲下绷紧：“明日香！我在努力！”

“别让我掉下去！”

她拉住他的手，竭尽全力。初号机的关节被锁住，坚持了下来，明日香的下坠停止了。黑暗与她的视线齐平，仿佛置身于黑洞的水平线之上。

“我抓住你了。”真嗣说。

就在这时，他站着的那栋楼崩塌了。两台福音战士倒下了，砰的一声撞进了虚空。

黑暗滑过了她的眼睛。她穿过吸积盘，眩晕、难以想象的午夜、五彩斑斓的色彩包裹着一枚红色的核心在她眼前相遇——那颗困住她的跳动心脏。(译者注：吸积盘(*accretion disk* 或 *accretion disk*) 是一种由弥散物质组成的、围绕中心体转动的结构，它是包围黑洞或中子星的气体盘。盘内的摩擦力使气体逐渐螺旋下落，被吸积到黑洞或星体)

在那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永无止境的白色。

明日香尖叫起来。

((())))

Author's Note: 为了方便阅读，我想说明一下，我是在夏威夷州的毛伊岛上更新这篇文章的，那里是一个非常适合写福音战士小说的地方。这也意味着这一章不是在我特别清醒的时候写的，所以肯定会有很多错别字。请通过邮件或评论告诉我这些错别字，我最终会停止游泳并修改它们。

无论如何，感谢你们的阅读。我最近通读了到目前为止收到的所有评论，我无法形容它们有多棒。*94Saturn*的原创故事所产生的影响力真的是惊人。前几天，有人给我发了他的讣告链接。讣告简短得令人不安，只有他的名字、出生日期和去世日期。很高兴看到他在粉丝社区中得到了更全面的缅怀，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故事的存在，还因为所有的人在评论我的故事时都提到了对他的原作的怀念。

死亡太可怕了。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五章：插曲二

你睡着时肉体在移动。你在晦暗的阴火中燃烧，竭力观察、竭力感受，被瞬间抚摸你内心的触感萦绕。听到的视野、尝到的声音，不屈的钢铁挠着你的骨骼与灵魂尖锐摩擦。你的名字随波逐流，你的一切附着于上，执着于你曾经是、可能已经是、或许现在仍然是的你。

它已是永恒。

它已是虚无。

荡漾着，你。一分为二。

((()))

它没有猎杀你，因为你属于它，你们不可分割。一朝被纳，你已成它，二位一体，一台EVA。

它的渴望索然无味。它迟钝的灵魂不需要也不在乎，只记得它的诞生——死亡，冰冷的肉体被赋予了腐败的生命。它知道你就是罪魁祸首。这就是它攫取你的身体，侵入你的思想——强迫你精神分裂的原因。所以不再有你或它，它需要你们更加紧密，它战斗、它杀戮，但需要你与它一同感受，需要你的生命让它永不孤单。

你从未被它占据。你反抗，因为反抗维持着你，阻止你、我成为我们。

憎恨着，你。二分之一。

((()))

有些时间你发现你能闻到她，还有些时间你发现她还在你体内，就像你孕育着她时。无论如何，你知道她在你身边，只是在你的触碰之外。

你感觉到她，只在力量洋溢之时，只在怪物的亡魂被点燃时——伴随着袅袅烛光。依然，它感受到你对她的爱，所以，它把她从你身边掩藏。

岁月一定流逝而去。她的香气变调，更大胆、更强烈、更响亮，却也带着悲伤，被层层冰冷的愤怒所掩盖。她坚定、凶狠、独立；她迷失、痛苦、孤独。

她现在多大？她离开你多少年？她想念你吗？她还记得你吗？

你想要赞美她，你想要安慰她。有多少次你想要伸手抚摸她？又有多少次你缩回手让她独自承受，你知道如果你抚摸她，你就会让它如愿以偿——它可以更多的掌控她，更多的融合她。

有多少次你愧为母亲，因为你把自己的痛苦置于女儿的安宁之上？

永远，从不。

哭泣着，你。在它体内。

((()))

突然间一次，你感受着她的一切。她不再被掩藏，她就在你眼前，豆蔻年华与稚气未脱都在你的想象之外。她惊叫着。

你透过她的眼睛，它的眼睛，看见无限的碰撞、崩塌、重生、无尽的可能旋转着。血脉贲张的潜能吞噬她。当她想去感觉她的手时，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想要呼吸，想要把尖叫声吸回她体内，叫声反而吐出，突然吞噬了她，就像LCL冲进了她的毛细血管，她在这个使徒的白色肚子里哽噎、翻滚。她惊慌失措，她上下错位失去方向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看到。它想邀请你自我融入、自我屈服。它让你看到你那仍然唯一的挚爱。它用她的生命、她的痛苦、你从未感受过的真实引诱着你。

她抽搐着，动力即将耗尽。当动力死去时，她会死去，怪物会死去，你们会死去。

她会死去，她会死去，她会死去和腐烂在这无尽的虚无中。

你的女儿会死去。

意识闪光，你终于接纳它。

战斗着，你。与它合一。（译者注：Fight, you. One and 02这里不会译。）

Author's Note: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译者注：本章很短，但很抽象，我原打算直译，但是发现水平太差所以很多地方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意译了。本章节既是优笔章节也是EVA设定重置的关键章节，作者设置了二号机这个亚当分身含有亚当意志（亚当部分灵魂）这个关键设定，这个设定对后文中明日香性格造成了颠覆性影响，后文中基于她的行为所出的刀子都是从这点出发的，因为她在这章之后，她的性格已不完全属于明日香性格而是她、京子、亚当三位一体的性格了，这就能很

好的理解她后文中的行为，她一直在与这个性格共存与对抗如同本章中京子所处的环境一样，不同的是她有着真嗣的帮助，最终熬过了痛苦的岁月，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从本章之后各种大刀小刀钝刀软刀西瓜刀切菜刀什么的开始粉墨登场了，各位看官，你们的心之壁准备好了吗？另外，所有插曲都是第二人称视角，因此插曲都是三位一体性格。）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四章

那是2009年，绫波丽站在日本箱根郊外的一片荒野里，她的头后仰，她的眼对着星海。那时她才8岁，至少看起来是8岁。星星则历经沧桑，其中一些很可能已经灭亡，在日本、箱根和她周围的荒野早已消亡殆尽之后，它们崩裂的光芒也无法闪耀地球。丽好奇当那些死亡的微光最终照耀她时，她会是怎样的存在。

微风拂过。她双脚间的泥土厚重而可靠。在她身后，篝火熊熊燃烧，发出凌厉的噼啪声。

“丽。”

“是的，先生？”

“坐下。”

“是的，先生。”

她回到她的座位，双手放在腿上坐下，看着篝火。早些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些木料，那时它们还是棵树，她帮着拿工具，而他把它砍倒、劈开、拖回营地。她已经独自搭好了他们的帐篷，把帆布折叠在弯曲的营杆之间，用木槌把导线固定在土地里。随着行星旋转得越来越远和影子的越拉越长，他用打火机油燃起了火焰。

现在他们坐下，在火焰的两边，他们的椅子放在各自帐篷的入口前。火焰的光芒反射在他的镜片与她的红色的瞳孔里。火堆上方，一只钢水壶沸腾着蒸汽。水壶是新的，为了做这顿饭，刚从它的塑料包装里被抽了出来。她想象着沸腾在其中的大米的香味；她想象着水壶之后的冷却；她想象着三百年后，它的表面锈蚀至尘土。

她看着她的司令，他两手袒露，这是在那双手套之前——在他献出自己的一部分来拯救她的生命之前：“这是你所希望的吗？”他说。

“一部分是的。”她说。

“有什么不同？”

丽看看营地的四周，看了看营地边界外的那些更高更密集的草木僻静之处：“这里还有人类。”

她的司令点点头：“我明白了。”

“这是你所希望的吗？”

“这正是我期待的。”他回答说。

丽看着篝火噼啪作响，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表达更多的语言了。

((()))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苏醒过来。她眼睛睁开，看到了一张NERV病房陌生的天花板。GeoFront黄昏之光穿过她左边的飘窗洗刷了进来，而她右边坐着绫波丽，栖于一张凳子之上，膝上拢着一本书。明日香看着她，绫波回看她，一块褪色的淤青在她的脸上。

她们没有说话，床边的EDD监测仪随着第二适格者的心跳蜂鸣着。最终，明日香开口了。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住院中。”

“很明显。”明日香掀起被子，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她扯下手臂上贴着的心电监测仪胶带。机器的嗡鸣声切成了单调的嗡嗡声：“怎么回事？”

绫波还没来得及回答，她身后的门就滑开了，病房里突然填满了半打膘肥体壮的二科特工，他们的手插在夹克里，毫无疑问是握着手枪。他们在看到没有直接危险时停了下来，肢体语言中的犹豫显而易见。

明日香惊呆。她拉起被子尖叫：“给我滚出去！”

他们赶紧滚了出去。当门再次关上时，明日香扑通一声倒在床上，突然感到很累。她是脱水了吗？她在这里多久了？

“你已经昏睡了两天了。”绫波说，“也许更长。”

“那是什么意思？使徒怎么了？”

“那么你不记得了。”

明日香意识到另一位驾驶员是对的。她企图专注于战斗的过程，去回忆起战斗中的点滴。她想起了突击，她想起了向使徒冲锋，但后面的事情变得朦胧起来。

不、不是朦胧、空白、完全空白。

白色。

她耷拉着脑袋懒散地瞪着绫波：“你还在这里到底是干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和你在一起。”她说。

“你又不欠我的。”

门又开了，一位医生走了进来，记录板在手。

“我已经决定了这么做。”绫波说。

((()))

日向挂了对讲机，在他的凳子上转过来：“第二适格者终于醒了，初步检查已经开始，但显然战斗的事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美里点头。她坐在装甲监视车的后排，一把原本针对士兵屁股的钢椅上。膈得疼，但她不在乎。使徒危机和随后的清理工作让她在过去的两天里要么站着，要么昏倒在一张小床上。她太忙了还没回过家。她的脚底痛得很厉害，她觉得她宁愿把屁股放在钉子上，也得让她的脚休息休息。

“我假设赤木博士也得到了报告吧？”她说。

“我想是的，女士。”

“很好，告诉她，我想尽快知道她调查结果的细枝末节。”她摘下一只橡胶手套，按摩她的鼻梁，“请说得好听点。”

“一贯如此，女士。”

更多短暂性失忆。真嗣在他的第一次突击后也是一样，当时初号机在横冲直撞、暴走，她那时一直呢喃着——那个在她脑中不由自主浮现的词汇。这个词很贴切，也许太贴切了，这太可怕，太反常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把这个词汇合理化了，他们都合理化了。与阿律。。不，是赤木博士长谈后，她提醒自己——要慢慢地将初号机首次亮相时的血腥、肆虐的破坏重新定义为侥幸。初号机和零号机都不是生产型，它们可能有缺陷，毕竟，福音战士是一款复杂的产品。一个生物机械的奇迹，所有战争机器的顶点，而更多的活动部件和子系统，她根本无法理解。

此外，即使是零号机在启动测试中也出现了故障，剧烈的摇头直到失去动力。难道本质上不是与初号机那时的情况一样吗？狂野的冲击、不计后果、毫无理性的气势将其带向胜利。

这几乎合理地让她相信了，不完全但也差不多。

然后二号机来了。可靠的二号机，没有启动故障、没有特殊嗜好、没有暴走，管它是什么呢。

二号机缓解了她的恐惧，福音战士并不是桀骜不驯的怪物，它们是机器。零号机和初号机是异常，不是常态。

美里从监视车的后排爬出来，穿过马路。在她周围，国联士兵指挥着交通，将大量家用汽车和清理车的车速降低为可以控制的涓涓车流。她走到一张防撞栏前，眺望着第三新东京市。即使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她依然能听到工业清洗设备把人行道和建筑物刮干净的声音，也依然能闻到弥漫在市中心浓烈的血腥铜臭味。

她把野战望远镜凑到眼前，低头窥视屈膝在犯罪现场中心的深红色哨兵。它的双手在脚下的街道上挖出了沟壑，它宽阔的肩膀之间戴着拘束器。按计划，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它将被转移到GeoFront——转运索已经就位——但他们依然没有清干净它身上的血迹。

他们也没有找到办法把它的嘴闭上。

不是怪物，只是机器。

看着二号机嘴里的獠牙，森白的，与它那凝血光滑的头甲相衬，美里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接受她自己的谎言。

((()))

分析室里一片漆黑，除了展示台上被灯光照亮的面孔外，什么也看不见。副司令冬月、碇司令、赤木博士和伊吹中尉。他们脸上的光线随着循环播放的画面同步闪烁。首先是黑白的，然后是一股红色的洪流。

冬月先开口了：“我们理解过去的两天已经非常忙碌了。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新情况。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想搞明白这一切。”

这些画面没有声音，但他们在那一刻都亲耳听到了，并且永远无法忘记。当使徒的身体破裂时那撕心裂肺的血雨。二号机的挣脱束缚时那静电的隆隆咆哮，单手撕着缝隙。初号机在它的身后，似乎是从他姊妹愤怒挤压出的那一道缝隙中摔倒落地。

“二号机沉默了。根据我们最好的演算，它在狄拉克之海里呆了大约一个小时。”赤木博士抚平了她夹板上的一页纸，“初号机显示的是两小时，造成差异的原因不清楚。”

“可能狄拉克海会扭曲时间甚至是空间，其程度与在其中消耗的能量实体的数量成正比。”伊吹说，似乎没有人注意。

赤木接着说：“二号机在使徒体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折腾，浪费能量。它在它消失大约三分钟后就失去了所有的备用动力，当它重现之时，它早就失去动力了。”

“并且我们无从得知插入栓内部发生了什么。”冬月说。

“正确，插入栓记录仪随EVA的动力一起失灵了。”

冬月瞥了碗一眼，司令的眼睛被遮住了，他的镜片反射着下方平板上循环播放的血雨喷薄画面。冬月看向赤木博士的助手：“中尉，你介意到外面去吗？”他说。

值得赞扬的是，伊吹并没有显得不知所措，她简短地鞠了一躬，收拾好自己的东西，退出了房间。门在她身后滑上了。过了一会儿，门框上方的灯闪着绿光。房间被锁紧了。

冬月没有浪费时间：“驾驶员有没有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吸收？”

“当然有可能。可是，我认为第二适格者所经历的很像是初号机第一次出击时发生的事情——一个高水平、单方面的同步事件，让她暂时性的失忆了。”

“她会恢复记忆吗？”

“目前还不清楚。真嗣从来没有——”赤木顿了一下，“第三适格者再也没有重获记忆，或者，即使他恢复了，他也瞒着我们。”

“初号机怎么样？”

“它已被移动回机库了，没有异常机能或污染被检测到，驾驶员已经恢复健康了。”

“它是怎么获得自由的？”

“从理论上讲，打开狄拉克之海，就能将其他维度空间暴露在我们现实的法则之下，让使徒的内部成为一个存在于三维世界中的有界空间。初号机很可能是在二号机的攻击后被吸出来的。”

桌面切换了画面，在二号机完全从被撕裂的维度牢笼里挣脱出来的那一刻暂停了循环播放。冬月和赤木看着，看到碇司令的手指触摸着平板，重新反转了镜头。他放大了初号机从二号机后面的裂缝中摔倒出来的图像，又放大了一次，以便那个画面填满了屏幕。在画面中央，是二号机的一只手紧紧抓住初号机前臂的一帧，接下来的就是把它拖出来的画面。

“它不是被吸出来的。”碇说，“是被二号机拉出来的。”

冬月看着画面，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想到“拉”这个词很愚蠢，其中的科学性似乎与这个简单的动词相去甚远。但它就在他面前，二号机正把初号机拉出使徒。

“这似乎意义重大。”冬月说。

赤木沉默。

碇离开平板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制服：“冬月：剩下的交给你了。”

“是的，司令。”

碇司令离开了房间。

((()))

明日香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GeoFront。医生跟她详谈得够了，让她描述一下她在使徒体内的经历，她的逃脱过程，以及所有的一切。她尽可能多地提供了信息，但其实并不多。她回忆起那些闪现的知觉，痛苦地尖叫，以及欢欣鼓舞的瞬间——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在刺眼的意识之光中迅速消逝。她越想把这些记忆集中起来，它们就越快地溜走，如同覆水已然难收。所有的一切又褪回到那片平淡的、永恒白色之中。

绫波还坐在那里。她已经坐着等完了医生的检查。当明日香吃医院的午餐时她没有动；当她起身走到窗前时她也没有动。明日香现在可以看到她，在窗玻璃上的一个模糊倒影，正看着她。

“怎么了？”明日香终于说，她转过身。

“什么？”绫波回答。

“你像个怪人一样在那里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

“我在这里坐了7个小时了。”

“只是看我睡觉！？”

“和阅读。”

“怪人！”

绫波盯着她：“我决定和你呆在一起。”

“为什么？”

“剑介说，如果我这么做了，对他来说意味着很多。”

“相田这么说的。”（译者注：这里作者写了明日香直呼了剑介的名字，译者以为不合理，但又觉得不能把此处译为傀儡、小丑或是军宅啥的，所以改为相田）明日香说着，更多的是为了想出语言中表达的意思，而不是为了得到任何说明。绫波还在和相田剑介混在一起。在所有人中间，他是一个可怜的小军宅，而且还是个猥琐男。多数情况下，她觉得这很恶心。但她的另一部分——不那么理性但更大声的那部分——嫉妒着优等生有了个人，并与他共度了时光。

“是的。”绫波说。

“所以你在这里，是因为这个最渺小的傀儡正在给你上人性课。”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明日香笑了：“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你让我做你的朋友开始。”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当我们认识的时候。”绫波又在做她的眼神连接了，锁定着那两道红色的光而不让她转移视线。这是这个女孩性格中最让人心神不宁的一面，“你说过我们应该做朋友，你说那会很‘方便’。”

她记得清清楚楚：她，站在混凝土景观墙上；绫波，坐在操场的长椅上，想要读书；全校同学在这位来自德国的新驾驶员身边挤成一团。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些孩子看她的眼神，他们都被迷住了，孩子们都想成为她的朋友，与她交往很快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小丑们开始卖她的照片。所有的八卦、奉承、关注……

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孩子们是那么的无趣、肤浅，最重要的是，愚蠢。有一些愚蠢的贱女孩，不喜欢她的新颖和异国情调。还有些愚蠢的好女孩，仰望着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有一些愚蠢的男孩对她胡搅蛮缠，而也有一些愚蠢的男孩远远地看着她。十足的白痴，他们全都是。

她需要一个朋友，一个同伴。她一度以为，她能在绫波丽身上找到。她靠近了，被她同学们交织的崇拜和厌恶包围着，伸出了橄榄枝。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从来没有要求过和任何人成为朋友的女孩，公开向第三新东京市最奇怪的女孩伸出了友谊之手。

你一定是绫波丽吧，原型机驾驶员。我是明日香。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好好相处吧。

为什么？

因为会令工作方便很多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是命令的话，我会照做的。

明日香记得所有这一切，她从没以为绫波会在意，她当时看上去完全不在意。她决定了吗，在那时到现在的某个时刻，和她做朋友？是不是真的有人命令她这么做的？难道那是优等生生活中发生过的一件事吗，一个基于司令的命令让她结交朋友？

这是向她抛回的橄榄枝吗？

“我甚至都不记得了。”明日香说，“如果说过，我可能只是想对同伴好一点。不要做过分解读。”

“我不明白。”

“丽。”（译者注：这里作者的原文用的是Rei，译者按惯性思维改为了绫波，后来发现明日香就是从这里真正把绫波当成了朋友，这里她直呼丽是她不经意的真情流露。后文中她又开始叫起了她的外号，那是她性格作祟）明日香说，“我们其实不是朋友，我们只是一起工作而已，我们哪里有什么共同点吗？”

绫波沉默着，看着她。

“我打了你。”明日香说，“你不记得那件事了吗？我打了你的脸，你为什么还想和我做朋友呢？”

“你感到愤怒。”绫波说，“你不是故意的。”（译者注：这里的丽丽非常通透，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如果后文真嗣也能如此通透就好了，但那就不是真嗣了）

“你不应该过分解读。”明日香重复，她转过身去，又看着窗外，“我现在很好，你不用再杵在这儿了。”

沉默着，片刻之后，绫波的倒影跪了下去，收拾了它的东西，离开了房间。明日香回头看着她的驾驶员同伴坐过的地方，一个极其柔弱的她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

((()))

碇真嗣躺在床上，沉思着，他已于一天前康复出院。他决定请一天假。他没有打电话报告，也没有不打电话。据他所知，没有任何NERV特工为他提供安保，他只是没去上学。

他的手机响过一次，那天一大早。他无动于衷地没有接听，可能只是学校的电话。那么，如果明日香打算退学，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上学呢？为什么还要流于表面形式呢？反正没人在乎他是否接受教育，真的没有。掌控他的人不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碇真嗣，更不需要一个快乐的碇真嗣。

他躺在床上，看着阳光越来越短，穿过这个新家不熟悉的地板。明日香救了他，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当白色再次让位于现实，他被拉出了牢笼。二号机出现在他面前，他仍能听到它的咆哮声。

他还记得初号机失控后那种迷失方向的感觉，那种像他现在这样躺在床上的感觉，那些经历在他的脑海中卷土重来。他记起自己当时有多害怕，而他想知道她是否也感同身受。

他想到了冬月，站在美里的厨房里。一直以来，是你母亲的遗志让你驾驶的福音战士。她帮助并设计了它。事实上，她是整个项目的首席设计师。要求你来到这里，你父亲是在努力实现她的意愿，除此之外，我怀疑他是想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值得继承她遗愿的儿子。

真嗣把手举过头顶，握成一个拳，他的视线在他的手和手之外的天花板之间游弋。

他想到明日香躺在他身边，泪水从她闭着的眼睑中漫出。妈妈，她曾说过。在记忆的那一部分中，他永远不能无愧于心。

阳光又变长了，而午后已逝、黄昏降临。在那漫长的时间里，他的电话响了，三次铃声，响了又熄，熄了又响。没有语音信箱。剑介，他猜，想出去闲逛。

他没有接。电话不再响了。

她不会害怕的，他想，明日香不会害怕的。

但她曾经害怕。他曾听到了她声音里的恐惧，当使徒把她吞噬进它体内时。他同时感到了她的恐惧——猛然拉离出现实的原始恐惧并被彻底吞噬，那不是一个人应该独自承受的。

他翻了个身，看到了自己的行李，仍然被捆在它们的箱子里。阳光爬过它们，那火红的边缘照亮在他大提琴盒的搭扣上，他盯着它看了很久。

锁扣在他的手指下啪地弹开，盖子跳跃起来，他把盖子完全打开。他的乐器在搬运中毫发无损，它被打包得很好，他把它拿出来，靠在床边，然后去拿弦。

然后，静止。

一张折好的便签纸静置于琴箱的底部，被大提琴的重量压得扁平。他拿起它，看见上面印着的笔迹。他读了前两行，然后瞥着底角检查签名。他的眼睛睁大了。他的身体绷直了，突然的紧张，让他重回首行从第一个字节重新细读。

真嗣，

我的汉字很烂，所以对不起，如果我读起来像是我的大脑受损了。我这辈子也从没写过信。我不明白信的意义。反正我们都发电子邮件，谁需要一封愚蠢的信呢？但我不认为我可以用其他方式把它给你，所以我们开始吧。

他们正在收拾你的东西，美里告诉我你爸爸把你弄了出去，别为此担心，他烂透了，我爸爸烂透了，跟你爸爸一样。

即使是美里有时也烂得很。大人们不懂我们的经历，大多数孩子也和他们一样，当我想到那所学校里的其他孩子，我就很生气。我讨厌听他们那些愚蠢的问题，他们

总是挑剔和抱怨，连他们的玩笑都是……用日语怎么写？目光短浅？当坐井观天的那口井还不够深时，那时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软弱得像孩子一样。

我想说的是：我们比他们所有人都更好，你和我，我们重要，我们是选择。其他所有人都像…选项。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相信他们有家人或其他什么人关心，难倒我了，我的家人烂透了。你的也是。

你和我？我们拥有彼此。没有别人。我曾经只是一个人，但现在我有了你。当我坐在这里看着他们收拾你的东西时，我想要尖叫。

我想我正在向你表白，你们是这样写的吗？表白，我爱着你，我想那是这么写的。

你最伟大的英雄，

怒流·明日香·兰格雷

真嗣又读了一遍。当他读完后，他读了第三遍。

那之后，他把那封信折成整整齐齐的正方形，把它塞进他的口袋，然后站起来。他走到大门口，安静地穿着袜子，倾听着。通常他能听到二科特工在外面的交谈声，有时他们的笑声会穿过门清晰地传入公寓，总是骤然间提醒他，他的自由究竟受到了多大的限制。

现在他什么也没听见。

他等了很长时间，然后打开门向外张望。

一个人也没有。

这是某种测试吗？或者换班时机不对吗？

平静地，真嗣穿上他的运动鞋，离开了公寓。缺席的原因可能有一千个，但没有一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他完全预料到自己甚至在离开大楼之前就会被拦下。

但没有人来。很快他已经走完了楼梯，然后走出了大楼。还是没有人出现，没有黑色轿车呼啸着开进停车场。他继续走着，最后来到了街区之外，走在一条路边。没有人。

他继续往前走，不确定他还能走多远，但已确定了他的终点。

((()))

丽就在相田剑介说的地方找到了他。公园里空无一人，傍晚的最后一缕余晖依附在滑梯和单杠上，尽力抵挡着黄昏的凉风。他正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她走近的身影。

“嘿！”他说，“怎么样？”

丽坐在他身边。上次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他告诉她，她坐着而不是一直站在他身边会更自然。她坐下并告诉他发生的一切，她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明日香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在她解释的时候，相田剑介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她。这是她刚和他在一起时就立刻注意到的。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保持眼神接触。

丽一直默默无闻的生活。赤木博士检查她时，不评论，不交谈；碇司令和她说话，但总是隔着距离，经常用他的背对着她，或者忙着与她不相关的事情。副司令冬月、技术员伊吹，其余的人——都很善良，都很礼貌，都不感兴趣。

和她一起上学的孩子们会朝她这里瞥眼，然后又同样迅速地把眼瞥开，生怕她注意到了他们。有一次，距今两年前，班级代表洞木曾试图和她说话，但那是一次出于义务的交谈，而那也失败了。

当她说话的时候，真嗣看着她，但他总是犹豫不决，而她从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

但在相田剑介身上，她看到没有犹豫，没有义务，也没有不感兴趣。他全情投入。

“至少你试过了，对吧？”他说，在那之后，“我不知道最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丽看着他：“你什么意思？”

“惣流是……”（译者注：这里作者原文写了Asuka，剑剑你在我的所有译文中永远没资格直呼明日香，惣流与式波都是）他笑了，“东二说她是个贱人。关于她的一切都是。”

“你怎么评价她？”丽说。

“她真的很难相处。似乎不喜欢任何人。我的意思是，除了最近的真嗣，但看看结果如何。”剑介耸耸肩，“我觉得你试着和她在一起把事情搞清楚是件好事，但我确定我不可能会的。”（译者注：谁要你去和她搞清楚事情，你应该死去，像Mister Hault给你安排的结局那样）

丽看着他，他也看着她。他们的脚挨着坐在一起。风吹着，把他们脚下的草叶吹散了。

“你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人。”他说着，笑了。

绫波丽已经十四岁了，至少看起来十四岁了。现在的夕阳越沉越低。它永远不会熄灭，它的最后一缕光芒注定不会到达这个公园，直到它的滑梯和单杠早已消失，锈蚀至尘土。有生以来，她第一次不再怀疑，当最后一束光芒最终闪耀她时，她会是什么样子。

丽没有回以笑容。相反，她靠近他，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吻了他。

((())))

“准备好了走了吗？”美里问。

“你拿了我的衣服吗？”明日香说，在把静脉注射器从她的手臂里拔下来时，她都没有在看。

美里给了她一个行李袋，十分钟后，他们就在她的Alpine里兜着风穿过城市回家了。明日香看着城市在窗外经过：“我的EVA怎么样了？”她问。

“二号机没问题。”美里说，“我们已经把它移动回机库里了。”

明日香能感觉到她的监护人正在看着她：“什么？”她说，没有转头。

“没什么。”美里说，其说服力几乎让自己被说服。

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当他们到家时，明日香直接走进了她的房间。美里听到关门声，叹了口气。她走到冰箱前，拿出今晚的第一罐啤酒。厨房里一片狼藉，速食碗和空罐头满桌都是，碗碟堆在水槽里。

美里拉出一把椅子坐下，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是一个星期没有真嗣，看看她现在在哪里。

她瞥了一眼电话，想着给加持打个电话。从这场危机开始之后，她就没跟他联系过。感觉好像过了好几个星期，虽然，只是过了两天而已。她可以忍受看见他，可以忍受在她喝酒时，有个伴儿。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她急急地跳起来接了电话。

“葛城，说吧。”

“是我。”

美里笑着靠在墙上：“你好，我，实际上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这几天真是太漫长了。你想来喝点什么吗？”

“这会儿不行。”加持的声音很低，“真嗣那边负责驾驶员安保的二科特工被下令离开。”

“什么？这没道理啊。谁下的命令？”

“没有名字，但被指定为A级。”

美里皱着眉：“那么，是碇司令。”

“他或者是代行其事的冬月。”电话背景里有声音，发动机的嗡嗡声。

“你在开车吗？”美里问。

“我正在找他。”加持说，“我找过他的公寓，但他不在那里。他所有的行李都还在。”

美里站起身来：“这是什么意思？”

驾驶员的安全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以前从未失去过他。即使在他逃跑时，他们也从未真正失去过他的踪迹。但现在，让他暴露在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我不确定——”加持说，在她的脑子里闪着各种可能性时。

“加持，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对天发誓——”

“我现在到处在找他，葛城，快来帮帮我。”

“好的，我用手机打给你。”她挂了电话，开始行动，把喝了一半的啤酒倒进水池，穿上她的夹克。

有一些全球性武装并不赏识NERV对世界财政的单方面利用。这些组织既有国家势力也有流氓准军事团伙。很多恐怖主义组织都可以利用这些适格者中的一个作为真正的谈判筹码。

“怎么了？”

美里转身，看见明日香正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靠在门框上，她看起来很担心。

“没什么。”她说。

“真嗣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美里说，说得太快了。她把脚塞进鞋子里，“没有，一切都很好。”

“你撒谎。”

“回你的房间去吧，明日香。”

“别对我指手画脚。”

“明日香，一切都很好。就——”

Pin-pom.

她们都停下来看向大门，不确定是否真的听到了声音。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

Pin-pom.

门铃响了。

美里开始移动，但明日香更快，在她没来得及阻止之前她就飞快地穿过了厨房。美里伸手去抓她，但却没有抓到。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那扇门之后，任何。

明日香把门甩到一边，让凉爽的夜风吹进来，与风一起刮进她视线之内的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站在他们的门廊上。他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整整齐齐正方形的信，把它递给她。

“我……”他说，在长途跋涉后调整着呼吸，“我也爱着你。”

明日香抓住他，把他拉进怀里，紧紧地和她贴在一起：“你个大笨蛋。”

“是你把我拉出来的。”他说。

“我知道。”她说着，更用力地贴着他，把她的脸埋在他的肩膀里，“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你的汉字真可怕。”

“闭嘴。”（译者注：本次对话与第28章最终和解时的对话句式几乎一模一样，也算是一种对照吧）

美里站在他们身后，在大厅里，看着。真嗣被明日香的肩膀勒得窒息。他看着她，吹散了一缕红发，以便看得更清楚。

“我能再回家吗？”他问。

美里咧开嘴：“你会害我被炒鱿鱼的。”

“对不起。”他说。

“你真的不应该。”美里说，她抓住明日香的胳膊，“来吧，把他拖进去，让他喘口气。”

((()))

鉴于无床可睡，美里让他们睡在一起。反正也没发生什么意外，只是两个孩子躺在床上，彼此不愿分离。

明日香躺在他的臂弯里。他们没有说话，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她闭上眼睛，感觉自己渐渐迷离，真嗣的呼吸声、空调机的嗡嗡声和吊扇的唰唰声汇成了一种奇特的令人平静的噪音让她更加清醒。她感觉到她身上他的手臂，她的头下她的枕头，她双腿束紧的床单，当她撕咬并挣脱那东西的躯体时残留在口中的血腥，当她的手指用力抠进它肉体撕扯时鲜血喷洒在她的铠甲之上，她的心灵和包裹她肉体的一切合而为一。（译者注：*one with the thing inside and around her*这里太抽象不会直译，意思是亚当、她母亲的灵魂与她三位一体了）我将自由，她将安全，而你们将永远无法再伤害她，你们将永远无法从我这里夺走她，我们将永远合一——（译者注：*I will be free and she will be safe and you'll never hurt her again you'll never take her from me we will be together forever*—，这里就是三位一体之后亚当与京子合一的宣言，正文中未曾使用粗体文字，这里是译者擅自更改的，另外正句中使用的you，按意既可译为你一指使徒，也可译为你们一指所有人，译者倾向于译为你们，包括碇真嗣。）

刷子一样的手指划过她的脸庞。

一根绳子拉扯着发出的嘎吱声，在死寂的房间里旋转。

从记忆的深处传来的低语声：“明日香，亲爱的。”

她的眼睛猛地睁开，坐了起来，粗犷却又不完全是尖叫的呼吸声填满了她的肺。

真嗣猛地在她身边坐起：“明日香？”

“我妈妈。”她环视了一下房间，把被子拉近到胸口，她的目光找到真嗣，“我记起了我的妈妈。”

Author's Note: 从 "插曲II" 到这章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兴奋知道我接下来能写什么。

老实说，我没有仔细校对过，所以如果您发现有不妥之处，请与我联系。并且，我很乐意听听你们的意见。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五章

“同步网络离线。零号机静默。”

“目标再次行动，向南移动。”

“推测表明，目标将在60秒内被初号机阻截。”

太阳低悬在山间，余晖亲吻着松代山南麓脚下平坦的谷底，把房屋上紧闭的窗户冲刷成琥珀的琉璃色。街道上空无一人，蝉鸣声，律动地咚咚声震撼着大地——那是一个迎面而来的巨人的脚步声。每向前一步，它的影子就一点一点得覆盖过人行道、电线杆、停车场里的汽车以及大地。咚。咚。咚。

真嗣紧握着他的控制轭，他与零号机的通讯停滞了，他的通讯线路上传来的声音安静而单调，好像一切都很好。零号机静默，仅此而已，没有丽的消息、没有什么能够担心、没有驾驶员受伤或疑似死亡、没有周边建筑物被蹂躏、没有伤亡人数。只有零号机，静默。

他对迎面而来的目标的视野非常清晰，夕阳前漆黑的轮廓，自己EVA的镜像倒影。

咚。咚。咚。

“驾驶员还在里面，不是吗？”他说，不再关心他的声音是否响亮。他眨着眼睛，点击图像，将其放大，直到只能看到目标的脸——厚重的黑色装甲包裹着炽热亮白的眼睛。

咚。咚。咚。

“另一个孩子。”他说，“跟我一样。”

咚。咚。咚。

托盘步枪握在他手里。他将瞄准器置于中心位置，正对着三号机的头部。他的手指悬在扳机之上，寒冷如冰之潮水一样冲刷进他的血管，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扣动它。

随着一声噩梦般的咆哮，目标一跃而起。

((()))

六天前，第三新东京市密集的街灯从卧室的窗户外浸透进来，一抹午夜幽蓝窃窃私语着，让他缓缓地靠近。床头柜上，时钟从12点59分闪烁到1点。真嗣坐在被子上，盘着腿。明日香坐在他面前，一只胳膊抱住她抬起的腿，下巴搁在膝盖上。

“你妈妈。”他说。

她没有看他：“是的。”

他想到了上一次提起她母亲时的情景，他狠狠的把她甩在她的脸上。争斗紧随而来，然后是一个吻。他现在两个都不想要，所以他保持沉默。

“你还记得关于你妈妈的事吗？”她问。

真嗣记得他上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是冬月在把他带离葛城公寓之前说的。现在，他总算设法摆脱了这一切，回到了这里，而这个问题再次摆在他的面前。

他摇了摇头：“不多。我甚至无法真正记住她的脸。她去世时我只有四岁，所以……”

“完全没有记忆？”

“不。”他皱眉，“我记得她的声音，没有话语，只有那声音。”

明日香盯着她面前的毯子。她的手臂弯曲，拉着她的腿更贴近胸部。真嗣想要伸手去握住她的手，但行为却拒绝了冲动。就在几小时前，当他站在门口告诉她他爱她时，他感到自己与她如此亲密，但现在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你呢？”他说。

她摇着头：“空的，真的。”她撒谎了。

“除了刚才。”他说。

她深呼一口气：“我睡着了，或者快睡着了。你知道的吧？当你进入朦胧之时，然后你突然感觉自己在坠落，接下来又完全清醒了。”

“当然。”

“它发生了，只是在我坠落之时，我才敢发誓我听到了……”

她的话戛然而止之时，真嗣就向她伸手，他的指尖拂过她的头发，向着她的肩膀：“明日香——”

她扭着避开，在他的触碰之外，双脚落在地上，这样她就能坐在床沿了。她把手搭在她的胳膊上，抱紧自己。真嗣的手跌落在被子上，他想要说点什么。

“我第一次出击。”他终于说，“初号机失去了控制，一开始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几天以后，在我出院搬到这里之后，它才回到我的脑中。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我记得了，好像是我干的，而不是EVA。”

他望着她的背，没有发现他的话是否切中要害，或者根本毫不相关。

“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说，给她以足够的尊重，不去猜测她刚刚经历过一切，“我想让你知道，我理解，你可以跟我谈谈。”

她看着他，在床沿边，他希望她会接受，或者告诉他一些新的信息，可以让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或者只是给他一些回应，让他在这个混乱的新局面中确定自己的方向。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她却说。

这句话像冰一样击中了他，但他很快恢复过来：“好吧。”他说，然后站起来离开了，关上了他身后的门。他走到了客厅，躺下，四肢伸开在地毯上。他看着头顶的天花板，想明白刚刚发生的一切。

((()))

周末过去了。真嗣没有离开葛城公寓，期待着明日香能从她的房间里出现，而不只是上个厕所、吃顿饭，或者看一小时左右的无声电视。虽然他很高兴能回到这里，但他假定这只不过是一种临时安排。他们终究不会让他住在这里。所以，当周日下午门铃响起的时候，他满以为打开门会发现一堵黑色西装和墨镜的墙，准备好了把他从新生的生活中拽走。

相反的，他发现他的行李。随意地倾倒在门廊上，重新打包进了搬运箱中。他的床也在那里，它的架子已被拆开，床垫撑着墙。一对搬运工人已经朝着电梯方向走了。

“呃，谢谢！”他说。

“你应该拿定你的主意！”其中一个人转过头朝他喊。

“对不起。”他说。

真嗣把箱子和床架搬了进来，又一次把它们搬到自己的房间里。他最后才费力地把床垫移了进去，哼唧唧地拖过公寓。

美里发现他时，他正在收尾。她靠在门框上，身边攥着一罐啤酒：“这些刚到的吗？”她说。

“是的。”真嗣回答。

“我猜你现在彻底归来了。”她说。

真嗣低头看着那些箱子，看到它们堆在那里，在几个星期的两次折腾中，被胶带粘得严实但也磨损了，他不知道这次搬运是否是他父亲所能找到的最接近道歉的方式。

“我想是吧。”他说。

((()))

“我觉得整件事就是一个陷阱。”美里说。在当天晚些时候，她看着她面前的酒，看着吃完的饭，看着摆在桌子边上等着被收走的盘子，“就像我随时都可能会接到电话，他又会迅速被送走，回到司令强迫他住的那个破洞里。”

“有趣。”

“‘有趣’就像是‘有趣，美里，你可能是对的？’”

“‘有趣’就像是‘有趣，但你可能是错的。’”

“你确定吗？”

加持耸耸肩，抿了一口他的酒。今晚餐厅里人不多，背景谈话是安静的窃窃私语——封闭私人隔间里情侣们互相依偎靠在桌子上说话，同事们喝着酒从一周的工作中恢复过来，老朋友们叙着旧。美里想到了她自己和加持，想知道他们最适合哪种类型。

老实说，可能是三者的混合吧。

“我什么都不确定……”他开始说。

“最佳猜测即可。”

他笑了，但很疲惫：“我觉得碇司令最近有点反常。”

“你觉得？”她嘲笑，“这家伙几个月来从不关心他的孩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让冬月来到我的公寓，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应该住哪里，应该和谁交朋友。他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他儿子的幸福了？”

“我不认为他想关心。”加持说。美里打算说话，他挥手制止了她，“让我解释一下。他关心的是他儿子能做什么，少年真嗣无论怎样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但福音战士驾驶员真嗣比他表现出来的更重要。”

“福音战士驾驶员真嗣违抗了直接命令，和明日香一起被一个使徒吞了进去。”美里接着他说。

“真的，但他积极主动了。”

美里笑了：“几个月来，这孩子除了我们让他做的事，什么都没做。我们一直在激励他‘积极主动’上没有遇到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7月？”

“在那段时间里，是否有很多事情要挑战他？”

“你是说除了大怪兽之外？”

“我并不是说战斗没有压力，它们有，但他取得了胜利，我们每一次都赢了，并且没有他认识的人死去，他的生活稳定地不行。”

“是的，因为我很擅长我的工作。”

“哦，你是家庭主妇的典范啊。”

“太他妈正确了。”美里咧嘴一笑，想知道今晚是否会比她最初设想的更靠近‘情侣’方向。然后她清醒过来，“那你在说什么？”司令向真嗣扔了个弧线球来考验他？看他能不能抗拒逆境？（译者注：这里的意思是老碇把真嗣带走是一记考验的弧线球，而碇真嗣抗住了压力，所以老碇就把他放回来了）

“有这个可能。”

“而如果这是真的，他通过测试了吗？”

加持耸了耸肩：“他和你住在一起，不是吗？”

“是啊，我想是吧。”她说。

“除此之外。”他接着说，“我想你知道的比我多，我不是那个今天被委员会质询的人”

美里扬起一侧的眉毛：“看，就是这样的事情让我想知道你的工作到底会牵扯什么。”

“我是万事通，来吧，他们问你什么了？”

“每次我们讨论初号机事件时都会出现的老问题：‘驾驶员还记得什么吗？’只是这一次他们想知道使徒是否想要接触二号机或明日香。”

“有趣，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不确定这两种情况，但据我所知，不，明日香什么都不记得。”

“你相信她说的话吗？”他问。

“我不知道。”她说，她看着自己的酒，“我是想相信的。”

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停顿，因为每个人都在琢磨今晚之后他们该何去何从。她看着他，他看着她。当她从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抓起其中一个文件夹时，那一刻到头了。

“再跟我说一遍。”她说，“你们管它叫什么，傀儡插入栓？”

加持的笑容不见了：“好吧。”他说，深入说明起来。

((())))

周一早上，真嗣回到了学校。美里提出开车送他，但他谢绝了，说他宁愿走路。他在离开前看到了明日香，她正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一些商业广告正在播放。他从屏幕的反光中看到她，想要找到任何听上去不那么白痴的话：我要去上学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选项——他已经知道了。然后是什么呢？待会儿见？过得愉快？希望你能弄清楚自己的问题？“

每次他即将要说出一句话的时候，语言都化成了舌头上的灰土。毫无意义，他意识到了。他把手放在门框上，她换了TV频道，没有在看他。

我爱你，他想。他想象着大声地说出这句话但立刻觉得那样很愚蠢。他曾经说过这句话，而她拥抱了他，但有鉴于在远离了她一整个周末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

能再一次说出口。他确信自己相信他的话，但明日香的轻视却有办法将他即使是最狂热的信念变成幼稚的无稽之谈。光是想到她那样的拒绝，就足以让他住口了。

他转身然后离开去了学校了，前门在他身后嗖的关上了。

明日香放下遥控器，转身看着他刚才站着的地方。（译者注：这个场景在后文中反复出现，真嗣在大量的心理活动之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原因是他的谈话策略是先开口试探，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再根据自己的结论推理出明日香的想法对症下药。但是明日香什么都不说所以他无法试探，也就无从着手，而明日香一直什么都不说，在真嗣鼓足勇气后说话她也用冷热暴力来处理，把真嗣逼退，等他被逼退后又立刻后悔，后悔后又无法道歉，导致双方关系时快时慢最终彻底跌入谷底，期待最后是怎么和解了吗？）

美里走出她的卧室，穿上她的外套：“真嗣走了吗？”

“刚走。”明日香转身面对电视。

美里看着她，拉上夹克的拉链。她从梳妆台里抓起钥匙放进口袋：“你知道。”她说，“我今天有很多工作，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我一起。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维修情况。看看我们能不能弄清楚世界最顶级驾驶员将会在什么时候准备好王者归来。”

“当然。”明日香说。

((()))

他在小泽和长官的拐角处发现了剑介，就像以往一样。剑介看见了他就挥了手：“真嗣！你怎么在这里？”

“我又回到家里住了。”他说。

“太棒了。你觉得你会回我们班吗？”

“我不是很清楚。”

“你应该试试，让美里小姐去走走后门，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那样做，剑介。”

“她当然可以，让她使用军法。”

“我觉得她还是做不到。”

剑介咧开嘴：“我真的很高兴你在这里，丽也一直在想你。”

真嗣皱眉：“什么？”

他还没来得及问出什么，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响亮的“真嗣！”，紧接着，从背部接收到铃原东二的一记棍棒，而他所有的疑问都被打没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东二说。

剑介替他回答：“他又和美里一起住了。”

“啊，不可能！回到美女区！”东二说着，一拳打在真嗣的肩膀上。

“伙计们。”真嗣说，“你们不能再这样说了。”

“是啊，东二。”剑介说，“别再用那些美女用语了。”

东二皱起眉头：“哦，好的，我明白了，不能再谈美女了，不能再说荤段子了。”

“我只是不想无礼。”剑介说。

“随便吧，伙计。你是你同性的叛徒。”东二用大拇指猛戳了一下剑介，“看到这个家伙了吗？真嗣，他放弃了去新横须贺看战舰的机会，完全是因为一个女孩。”

“哦，随便吧。”剑介开始向前走，“我可不想站在这里等着迟到。”

真嗣和剑介并排走。东二跟着，运着他的篮球。真嗣好奇这个女孩的话题是关于什么的，离开班级一个星期抹去了他对朋友圈的最新情况的认知，他不会说的是丽吧？

他还没来得及问出口，剑介看着他：“你听说过第二分部吗？”

“什么第二分部？”

“NERV的，美国的设施。”

“有一个美国的NERV？”

“不再有了。”剑介说，他靠近他，“从我父亲的电子邮件中看到的，它完全消失了，一个爆炸之类的，你没听说吗？”

真嗣摇摇头：“美里什么也没说。”

“是的，显然，这和四号机有关，现在美国人想要甩了三号机，把它转移到这里。”

真嗣皱起眉头，想要想明白这一切。剑介以前也发布过错误信息——非法地从他父亲的工作电脑上拖拽信息，导致他经常得到一些关于NERV情况不完整图片——但他知道的时常比真嗣多，尽管是一名驾驶员，但没有人会告诉他很多事。

“你认为他们会派一个驾驶员跟它一起来吗？”剑介说，“就像惣流一样？”

东二开口了：“这正是我生活中所需要的——另一个怪人。”

剑介回头看了看：“继续运球。”

“你妈妈的运球真棒。”东二说，他继续运球。

渡边和猪木的路口在他们面前出现了，当他们接近学校时，车流变得稀疏。

“我不知道。”真嗣说，“它应该什么时候到？你知道吗——”

剑介看到了前面的人，阻止了他的说话：“哦，糟糕，我忘记了，我不想再在她面前谈论军事话题了。”他的眼睛看着真嗣，“对不起，我们稍后再聊这个话题。”

“在谁面前？”真嗣说着，然后，当看见她后就停了下来。

((()))

绫波丽看到了剑介、她的驾驶员同伴、和他们的朋友。她和他们每个人都打了个招呼。

“剑介，驾驶员碇，铃原先生。”她看着剑介，问了她每天早上到学校前都会问的问题，“你还想和我一起上学吗？”

“当然。”他说，一如既往。

在他们一起向前走时，丽与剑介挨得很近。她的眼睛看着前方，陷入了她通常在剑介身边时感到的那种舒适的沉默。不过，当他和碇谈论成绩与他们两个班级之间的差异时，她听着。

她不时地看过去，发现碇也在看她。在那些时刻，他总是把目光瞥开。当她让他感到不自在时，他每次都是这副表情。在她的生命中，丽已经知道当有人在她身边感到不自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但现在有什么好不自在的呢？她想起了几周前，放学后和他以及驾驶员惣流一起走到GeoFront。那时候他们俩已经很亲密，丽一点也不觉得不自在。在那一刻，她曾经告诉过惣流，碇君是她的男朋友。她是对的，尽管惣流尖叫着想要否认。

是碇在担心她吗？因为剑介？还是他只是惊讶？

学校剩下的路上她保持沉默。在她身后，她听到铃原的篮球打在人行道上的声音，与他们的步调一致。咚。咚。咚。

((()))

美里整个上午都都被困于会议中——跟美国的第二分部有关——而明日香则就只能靠她自己了。但是，美里已经答应她们今天会讨论二号机，而她遵守了诺言。她刚一自由，就把她们带下到机库里，赤木博士正在那里工作。

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

“你说会‘进入停滞期’是什么鬼意思？”明日香说，“我完全好了！”

赤木博士没有从她的数据平板上抬头：“没有人在质疑你的健康，驾驶员。我们担心的是你的福音战士。”

她们坐在观察室里，俯瞰着二号机的机库。在他们下面，身穿橙色连体衣的技术人员覆盖了二号机的头和肩膀，将深红色的镀甲揭开，将沉重的数据上传电缆沉入其上半身。如果不是它周围的人类提供的比例，它会看上去就像一个穿着戏服的人在接受脑部手术。

美里把手搭在明日香的肩膀上：“二号机需要进入停滞期。在这一点上你必须相信我们。”

“为什么？”她说，“初号机暴走了，对吧？在他的第一次任务中。”

她发现了美里和赤木博士彼此分享了一个惊讶表情。她不应该知道这件事，对吧？嗯，很好。

“是啊。”她说，“他跟我说过。那么，怎么应对的呢？他从来没有从战斗序列中被除名。”

“在那个时候，初号机是我们唯一正在运行的福音战士。零号机还没有被整备完成，我们需要一台应对早期攻击的EVA。”美里说，“而现在我们有了一支三人的团队，我们可以更谨慎地对待你的EVA。”

明日香把她的肩膀从美里的手中耸开：“另外两个甚至都不是EVA，它们是原型机和测试机，它们不一样。”

赤木博士开口了：“事实上，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之一。我们预料到零号机和初号机会时不时出问题，它们存在缺陷。”

“是啊，因为它们不是EVA。咄。”

“它们是EVA，只是不是生产型。”赤木继续说，“而且我很了解它们，知道它们的缺陷。但是二号机不应该有任何同样的问题。但事实上它确实有，这就成了一个难题，而这个就是我想研究的。如果我有更多它的第一手实验资料，我的评估可能就不同了。”

“所以就因为我的EVA暴走了一次，我就从战斗序列中被除名了？”明日香冷笑，“这怎么是我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美里说，“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希望你安全。”

“我可以应对风险。”明日香说，她指着赤木，“这不是我的错，是这位女士工作没做好。”

这引起了赤木的注意。她放下了数据平板。

“明日香——”美里开口了，但当赤木举起一只手时，她住了口。

“这位女士。”博士说，“考虑的远不止是你的安全，你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在她们周围，显示屏闪烁着，蜂鸣着，源源不断地传输她的福音战士传感器阵列的数据流。有些是原始的二进制代码，有些来自雷达和机载激光扫描系统的反馈，还有一些是红外线的绽放。有几个屏幕甚至显示了解压的音频文件。

“二号机的数据加载。”明日香说。

“正确。”赤木说，“尽管插入栓的任务记录仪已经被清空，但在它沉入使徒内在维度的时间内，仍然有一些被动传感器处于活动状态，这些数据的每一个字节都在这里被下载、复制和编号。”

“为什么？”明日香说。

“因为打败怪物的第一步是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而现在我们对使徒是如何做到它做到的一切了解非常不完整。当然，你什么都不记得了，真嗣也是，在他的EVA遇到同样的小毛病之后。”

美里抱着臂，低头朝机库望去。明日香皱着眉，她在紧张什么？

“我需要知道在那段失踪时间里发生的一切，包括EVA外部的和内部的。而既然你不能告诉我，我就得把所有这些都梳理一遍，这需要时间，而在段时间里，你将被踢出战斗序列。”赤木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摘下眼镜，折好，放进她的实验大褂的口袋里。她看着明日香，“除非，当然，你说说了什么你记起的事，让我做的全部工作变得没有必要，你觉得呢？”

一扇门大大地来回摆动，浸透了红色的光线凝固在她朦胧的记忆中，一根绳子在死气沉沉的空气中吱吱作响。明日香，亲爱的。

明日香眯起眼睛：“不。”她说，“我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站在这里听某个白痴婊子的废话！”

“明日香！”美里说，但已经太迟了，第二适格者已经转身冲出了机库。门在她身后滑上了。

美里看着律子：“这有点过分了。”

“我同意，她侮辱了上级。”

“我是说你有点过分了，你没必要把她叫来。”

“这是完全恰当的。三号机将在本周末到达，没有二号机，你将拥有足够的EVA来保卫这座城市，而同时我也有比更多还多的工作要做，我不能把时间花在溺爱一个孩子身上。”

“我不是要你溺爱她，我是要你有点人性，她只是个孩子。”

“事实上你不介意别人对你撒谎是你自己的过错。”博士回答道，然后继续工作。

((()))

那天晚上，真嗣回到家，发现一间紧闭大门的公寓和一张贴在冰箱上的纸条。

工作到很晚，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请喂PenPen。-你勇敢的指挥官

他照做了。鱼从罐头里被拿出来，放进碗里，瞬间就被吞掉了。他把罐头压扁，放进回收桶里，然后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放学后，他出去溜达了一会儿，想要清醒一下头脑，厘清自己的处境。但一天的外出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尽管每节课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思考他可以使用的语言，他依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他在溜达时想到的一切听上去也只是愚蠢，而他已经能想象出她翻白眼的样子，或者对他的每一个字都弃如敝履。

他来到走廊，站在明日香的门前。他想着敲门，但不确定她会作何反应。他想着打开它，但那会带来同样的问题。如果他想安慰她——他不顾一切的想——也许会被允许。但他计划中的每句话到最后都是彻底地糟糕透顶。

也许计划不是他所需要的，行动才是。

在他二次自我怀疑之前，他就抬起了拳头，敲上了门。

“走开。”那低沉的声音传来。

他的拳头悬在木头前，犹豫着。他放肆的行动凋零而逝。最终，他的拳头落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在她的房间里，明日香看着他离开。她翻身侧着，望向窗外，多么希望他能打开那扇门啊。

Author's Note: 没有什么比一场全球疫情更能让我重新开始写作了

坏消息是，在写这一章时，我原本想把它扩展到原来的两倍。我意识到，如果不把它减半，到我完成时，字数将超过 10 000 字；好消息是，在把它缩短成一半之后，我已经完成了下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我可以肯定地说，下周的某个时候你们就会读到新的一章了；我还可以肯定地说，它绝对震撼，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发布出去。

（译者注：本章开始进入了所有EVA Rebuild文最为经典时尚又影响现实生活的三号机章节，各位看官你们懂都懂吧，准备展开各位的A.T.力场吧，能不能熬过这段见到高潮的和解与转折就全靠各位的心之壁了。）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六章

关键词: *We pilots have to stick out for each other* 我们驾驶员应该互相支持

优先通勤电车由头等车厢组成，每节车厢都设置了一对面对面的双人软座，以及一扇窗户，通过它可以看到从第三新东京市街道层到GeoFront大沟的沿途风景。照明通道被凿进天顶让大沟与上方的城市保持着相似的昼夜循环，如果不是因为建筑物突然萌发向下而不是向上，这种过渡就会像进出上层地面隧道一样天衣无缝。

这是他一生中最不荒唐的事件之一，事实上冬月耕造认为可笑与胆怯兼而有之。自2001年以来的无数次，他冥想：自己生活在某种虚假的现实中。他怀疑自己当时是否真的已经死于某个平凡的悲剧——一场车祸，或者，一次反常的心脏病发作——而这只是他临死时经历的一场发烧的梦，由他那濒临死亡的大脑对它自己造成的化学创伤让这个梦的持续时间无限期地延长。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巨型怪物、未来城市、超级计算机、阴谋策划和世界末日的灾难会闯入了一位普通的形而上生物学教授的生活之中。

除了他五感的种种证据外，也许最让他无法真正相信那些是白日梦杂谈的主要原因是，他不能想象自己的大脑会让他成为这场戏剧中的第二号角色。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他的幻觉，他肯定不会把时间花在追随那个曾被他保释出狱的成绩不好的学生激进分子身上。

那个人，碇司令把搭乘电车的时间一直花在了望着窗外上，他们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呆在一起。冬月做着枯燥的工作，在碇处理每周出现的几十个突发危机时帮助他进行头脑风暴，但副司令经常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用处。

在早期，冬月曾经亲自参与了一些重大项目。无论是福音战士、MAGI，还是城市上方的防御网格，每个项目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有一段时间，他和碇看起来，即使不是朋友，至少也是某种同事关系。他曾反对融资，反对Seele通过掠夺世界经济的方式把所有的一切都输送到这里，但他竭尽全力地合作，然后继续前进。年轻人都跟他开过玩笑，‘老头耕造’他们都这么叫他，但在刺激之下也有尊敬。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被从学术界抽调出来，塞进这个阴暗的生物技术创业公司，他们需要指导，而他乐于给予指导。

然后死亡降临了——先是唯，然后是直子，后来是京子的痛苦——而事情发生了变化。项目被替换了，组织被更换了名字，以前有实验大褂的地方，现在突然有了制服。他不再是一名教授，而是一个副司令。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所有的年轻人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而冬月只能和碇在一起。

“美国人非常鲁莽。”碇突然说。

冬月抬起头，猝的从他的白日杂谈中惊醒：“你能怪他们吗？”他说。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把第三台EVA甩给我们维护。这让计划变得不方便了。”

“确实，但至少这给了我们一个借口让二号机离开战斗序列直到赤木解决异常。如果有什么安慰的话，前几天委员会的提问似乎很仓惶。他们似乎不知道如何处理二号机的新事态。”

“当然不知道，那不是计划之内的。”

冬月笑了：“我们试着告诉他们，死海古卷没有预见到的事情注定会发生，也许这会使他们从自鸣得意中清醒过来。”

“也许。”碇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移动的风景，“赤木今天要进行一场同步测试。”

“是的。”冬月回答，虽然他知道这不是一个问题。

“我想让你去检查她的结果。”

“当然。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只是最佳的方法。她太久没有做同行评审了。”

“你不会想让她精疲力竭吧。”

“差不多吧。”

冬月想问她是否还在和碇上床，虽然他知道最好不要把这事公开。尽管如此，窥伺之心，古已有之，一旦它冒出了头，他觉得自己必须满足它。

“那么第三适格者呢？”他反而问。

“你得问得更具体些。”

“他回葛城那里住了。”冬月看着他的老同事，“我让他的安保撤了回来，他采取了主动。从中并且在第二适格者在上次战斗中的行为来看，我认为无论葛城的干涉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结果都是积极的。”

“这是一个问题吗，教授？”

“只是一个观察结果，司令。”

碇的言行并没有改变：“这很值得赞赏。”他说。

在剩下的旅程中，他们默默地坐着。

((())))

插入栓的颤动下降了。明日香立刻注意到了——一种比她习惯的更用力地嗡嗡声，这种变化在她的听觉边缘几乎察觉不到，但无论如何。只有当她闭上眼睛开始全神贯注时，她才发现声音并不是唯一的不同。她努力让自己的思绪飘移，沉入进同步中，但无论她怎么努力，她的思绪都无法下沉到自己想要的深度。这是一种境界，介于入睡和步入一个泳池却发现泳池没有预期的深度之间。仿佛有什么东西阻挡了她。

她意识到那是什么。测试栓并没有连接到二号机。通常情况下，连接电缆在将信号传递到该EVA的休眠核心系统之前，会经过一个模式缓冲器。这是一项安全措施，重中之重。但它可以在干扰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有用的数据。

她现在感受到的只是模拟体，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如果她的大脑足够空白，她可以感觉到她的思想回流到她身上——一个幽灵反馈从缓冲器上反弹。

她的双手紧握着她的控制轭。她的下巴紧绷着。赤木可以随心所欲地说那不是她的错，是EVA的错，但那是胡扯。她们不信任她。在她为她们做了一切之后，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和努力之后，她们甚至不相信她能和它做到远程同步。这个测试的意义是什么？看她能不能好好思考？像个没用的实习生？这就是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们让她做的那种烂事！

这一切都愚蠢得令人发指。

她的通讯链接打开了。伊吹中尉的声音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明日香，你不是很稳定，有什么问题吗？”

“很好。”她松开了控制轭，呼吸了一口气。

“试着放松，只是一场测试。”

“我很放松！”她说，“在你跟我说话的同时我无法专注！现在，闭嘴，让我工作！”

伊吹不予置评。

((()))

控制亭里异常安静。技术人员交头接耳的调整从测试栓到监视器的反馈，合并数据，并确保直连到MAGI，但除此之外，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测试。美里注视着驾驶员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屏幕上，他们的眼睛闭着，全神贯注。她在伊吹中尉的控制台上停了一会儿，检查着数据。

同步数据，就像大多数与福音战士相关的数据一样，在美里看来，大部分与一堆乱七八糟的图表很像。有一张图叫做德斯特鲁多显化近似图，它总是以三个数字呈现，每个数字之间破折号隔开，比如239-242-245，中间的数字总是加粗。她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但它会出现在每次的打印数据中，在大多数会议上都会被提及。美里总是点头，装模做样地理解，然后转到同步率上，而那是一个百分比，是她真正能理解的东西。

大多数成年人的生活似乎都这样——非常明白什么时候该点头，什么时候不该点头，然后如何把对话转移到你真正理解的东西上。

“你怎么看，女士？”伊吹说，提醒着她。

“真嗣的同步率似乎更高。”她说。

“是的，女士。他的D.M. 中位数与之相称，同样的。”

“是的。”

美里听到一声哼声在她身后传来。她转身，看到赤木博士在摆弄她的数据平板时摇着头。赤木看穿了她。这本该让她生气，但她却发现自己笑了。

她穿过控制室，站在她老室友身边：“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博士？”

“是的。”赤木回答。

美里不由自主地笑了：“听着，我不做技术工作。战术管理是关于高层次策略的。”

“是的。”

“闭嘴。”美里说着，但把自己逗乐了。律子咧嘴叹了口气，这已经是她能让自己最接近笑的表情了。她们俩都吸引了附近技术人员的目光，他们已经以一种低调、直观的方式意识到，这两个部门的头儿的关系已经如履薄冰好几个星期了。已经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工作环境。

“你知道，我们曾经是朋友。”美里说。

“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律子说。

“有人会说是最好的朋友。”

“有时候可能，是的。”

美里压低了声音：“第二分部的那件事让我开始了一些思考。”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哦，暂时别做你自己。”美里说，“那些人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回收S2机关，试图通过生物手段合成它，把它安装在四号机里。这是一项大工程，而这一切都在一瞬间结束了。”

“是的。”律子说，没有恶毒的侧面评论随之而来，没有质疑她的智商。根据美里的经验，悲剧有一种让人感到孤独的方法。也许律子也在感同身受。

美里决定相信自己：“我只是在想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我自成年就认识你，阿律。我每天都和你一起工作，这一切都可能在一次心跳间结束。我不希望我们变成这样。”她在她们之间指来指去，“不管它会是什么，这很愚蠢。”

在那之后，它出现了，一根橄榄枝。为此她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伸出来，做出信念的飞跃，把她们友谊的未来寄托在比认可更重要的语言上，但又不完全是道歉。如果律子愿意，她可以在这里关闭它，永久。

博士放下她的数据平板，把它放进口袋里：“听着，美里，我对你最近做的事情有些专业上的问题。”

“你已经说的够多的了。”

“我有问题。我不再有那些问题了。”律子扫视了控制室，似乎在检查什么。她皱起了眉头：“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些的。”她说，“但你的一些假设，关于真嗣和明日香，可能是正确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发誓，如果你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这些——”

“绝不。”她说。

律子凝视了她一会儿，然后，她毫无保留，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二号机把初号机从使徒体内拉了出来。科学假说是，驾驶员的感情癖（译者注：这里的‘癖’解释为非常依恋）可能煽动出了暴走事件。”

“你在开玩笑吧。”

“我在录像上看到了。”

“司令看到这个了吗？”

律子看着她：“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想把一句话甩到你脸上。”

“请不要这样。”

“我可以现在甩你一句——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或者我可以背着你甩加持一百句。”

律子嘴角抽搐开始微笑：“好吧，但就一次。”

“我他妈早就告诉过你了！”她说，可能有点太大声了。脑袋们又旋转了，这次转得更快，也更整齐。美里看着他们，“干活！”

脑袋们又回去干活了。

律子笑了——一个真正的笑：“感觉好些了吗？”

“好极了。”美里说，“郑重声明，我也很抱歉，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不应该像过去几周那样对待你，这都怪我。”

“是啊，确实。”律子说。“但我也很抱歉。尤其是关于昨天的事。那件事对明日香来说不太好。”

“嘿，没事的。我们会让她挺过去的。”美里点头，好像有些正式，“我很高兴我们又成了朋友。”

“工作内外都是。”律子摇摇头，把数据平板捞了出来。

“你明天午饭有什么安排？”美里说。

“我其实很忙。”

“重要的约会？”

“不完全是。”律子说，“我得去接我们的新驾驶员。”

((())))

测试结束后，明日香发现自己和绫波在更衣室里。躲开第一适格者很容易。尽管更衣室被指定只供驾驶员使用，但它的大小似乎仍能容纳一整个棒球队的成员。这个设施的常规特征足以使明日香意识到，有几十台福音战士的机库被闲置着。整个两翼的设施都被用作宿舍、休息室、健身房和厨房。很明显，在规划这些设备时的某个人已经预料到会有超过三台的福音战士被派上用场。

洗澡时，明日香试着想象作为一个中队而不是三人之一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她有更大的选择范围，也许她的社交会更成功。

当她洗完后，她走出去，擦干，穿衣服。丽坐在板凳的另一端，背对着她。明日香在她穿衣服的时候瞥了她一眼，再一次感受到了她们上次谈话那难以摆脱的记忆。优等生特意去医院看了她，而她所做的只是回以一些幼稚的侮辱。

她表演得好像绫波的行为无关紧要。她已经明确表示她们不是朋友，也永远不会是朋友。这么一种情感曾经是真实的。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她仍然有同样的感觉，也许，明日香想，现在已经不那么真实了。她们不一定要成为朋友，但如果她们至少能和平相处也挺好的。

明日香把右脚踩进她的鞋子里。她想起了那一刻，几个星期以前，她打了绫波的脸一拳。这段记忆让她难堪。她想甩开这种感觉，埋葬它，但她决定在这种感觉中呆上一会儿，她逼自己去感受这种羞愧，她的思想不愿配合。

打她也没关系。她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娃娃。

不，明日香想。她不是没有感情的。她喜欢那个小丑，就像你喜欢真嗣。她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娃娃。

你不欠她什么。

(译者注：这里的斜体字是三位一体的明日香在心里自说自话)

也许不是，但做点什么也无妨。明日香系上鞋带。一句道歉也许不能给她带来友谊，但至少是一种摆脱这种窝囊内疚的方法。

绫波起身准备离开。她拎起书包，关上了储物柜。

明日香也起身大声喊：“嘿，优等生。”她说。

绫波转过身来看着她，她什么也没说。

“我只是想说声谢谢。”明日香说。

“为了什么？”

“为了那天来看我。我当时心情不太好，换个时间对我来说可能会更好，但我还是应该对你好一点。为那件事，为感谢你来看我。”

绫波看着她，脸色毫无变化。

“我还想说，我很抱歉我打了你。那天对我来说很糟糕而我把气撒在你身上了，我不应该那么做。”明日香吸了一口气，“就是这样，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向成为更好的朋友前进。”

绫波眯起眼睛：“我好奇。”她说，“你是不是只有在想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会道歉？”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明日香说，结结巴巴地寻找更多的词语来反驳她的驾驶员同伴，“你不知道我的意思，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你怎么可以？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上了发条的娃娃！”

绫波转身离开了：“再见。”她说，虽然在明日香的溅射声中无法听到她的声音。

“回来！”她喊道，但绫波已经走了。明日香想要跟着她，然后发现她还拿着她左脚的鞋子。她急忙坐下，把鞋穿上，一边系鞋带，一边嘟嘟囔囔，“那个傲慢、自大、白痴的玩具兵。好像她什么都知道一样。”

她站起来一只手抓着她的行李袋，还在唧唧歪歪。她小跑着离开了更衣室，急急忙忙地追赶着绫波。如果那个上了发条的兔崽子以为她会有最后那句话的发言权，那她就还有些别的话要说。

她转过一个通往电梯的拐角，然后停住了。

绫波和真嗣在升降机库那里。他的背对着她，所以他还没有看到她。

明日香向后缩出了视线。她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退开的；看见真嗣让她本能地跳了回来。她为此恨自己。这个男孩在四天前刚说过他爱她，而现在她就在这里，挨着墙，太害怕而不敢和他说话。

她背靠着墙，在角落里倾听。她听到他们交谈：绫波的声音是一种安静的低语，她无法分辨，而真嗣的声音则是诱人地娓娓道来。语气是亲切的，但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

过了一会儿，电梯嘀嗒一声，她听到了门分开的声音，脚步声，门又滑上了。

明日香从拐角中探出身子，走廊已经空了，她把行李袋拉到肩上，然后叹了口气。

“间谍，是吗？”一个声音，就在她耳边。

她跳起来，尖叫了一声，转过身来，发现一张熟悉的脸正对着她坏笑。

“加持！”她说，“别像这样偷偷靠近姑娘。”

“我甚至都没有偷偷。”他说，“我正常走路，要不是你这么心不在焉，你早就听到我了。”

“闭嘴。”她说，尽管她已经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热情。

加持看了她一会儿，好像在为了什么做决定：“告诉你吧。”他说，“跟我去逛逛，我有点东西想给你看。”

((()))

电梯在他们上升的过程中标记出每一个楼层，让单调的咔哒声划破寂静。真嗣站着让他的肩膀靠在墙上。绫波站在门边。在一轮基础的提问结束后，他们已经陷入了沉默。*嘿，丽，你好吗？很好。你的测试怎么样？很好。*（译者注：这里的斜体字是两人电梯前的对话内容）

咔哒、咔哒、咔哒。

真嗣吸了一口气，决定打破沉默。

“那么，你准备好明天上学了吗？”

“我不会。”

“哦。那你会做什么呢？”

“我一整天都会和赤木博士一起做检查，我会在周四回到学校。”

“好吧，你是病了还是怎么的？”

“没有。”

沉默又回来了，电梯停了下来，他们走了出去，一起走向车站，他们一起上了车。上班族在敞开的车厢里进进出出，推搡着他们的公文包和背包，打着电话、互相聊天——上班族正在下班回家。这趟电车会先带他们经过绫波家的地区，然后继续驶往他家的方向。

绫波找了个座位坐下。她似乎不在乎他是否和她坐在一起。对于真嗣来说，和绫波做朋友常常会带来困惑。她并不在乎他是否在她身边，而且除了被严厉要求提问之外，她从不提供任何信息。谈话是艰难的。

这让他更难理解，她到底是怎么和剑介在一起的。

他决定在她身边坐下。她略略地看了他一眼，但似乎并不在意。

他清了清嗓子：“剑介知道你明天要去吗？”他说。

“不知道。”她说。

真嗣别过目光，想着如何趁热打铁。他感觉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和绫波单独交谈了。他知道了她和明日香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但他还是希望他们之间的友谊——如果还能称之为友谊的话——不会被影响。也许他已经错了。

“我该告诉他吗？”她突然说。

真嗣看着她，惊讶于她竟然说话了：“大概，应该。”

“为什么?”

“嗯，如果明日香不去上学，我会想知道原因的。”

“驾驶员惣流不再上学了。”

“好吧，是的。但如果她上，这就是我的意思。”

“你为什么想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因为我想见她，知道她没事，诸如此类吧。”

绫波在座位上转了头，一个接近于担忧的表情使她的脸上增色不少，哪怕只是一瞬间。

“呃。”真嗣开始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原因。我可以向他解释你为什么不上学。”

“谢谢你。”

“没问题。”真嗣说，“我们驾驶员必须互相支持，对吧?”（译者注：这句话后文中反复出现，每当绫波怀疑人生的时候她就会想起这句话，最终这句话改变了她和她的决定。）

绫波用她那种一成不变的方式看着他，让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听上去愚蠢而空洞。沉默又回来了。真嗣在腿上敲出音节，东张西望，后悔着他说的最后那句话，也在想自己是否可以站起来找个借口走开。

“你觉得你和我有存在一个羁绊吗?”绫波说。

真嗣的眼睛回到她的脸上。她红色的视线钻进他的体内。

“我想是的。”他说。

“为什么?”

“嗯，我们都是福音战士的驾驶员，只有我们三个人可以做这份工作，其他人都不行。”真嗣耸肩，“这肯定是某种羁绊。”

“所以我们要互相支持。”她说，语气特别严肃得让他笑了。

“是啊。”他说，“不好意思，是的。”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压低声音，想要言之有理，“比如，我们要互相关心，好好合作。”

“你相信吗？”她说。

他说这出这话的时候还不相信。他一直在开个玩笑，想要堵塞死气沉沉的空气，扼杀他感觉到的尴尬。但现在，在她的要求下，他认真思考。他们周围的电车里满是路人，但他觉得自己与站在他们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联系。他的感觉就像他在思考地球的大小、历史的长短，或者其他十几种这样的想法时一样，这些想法会在深夜触动他，让他觉得自己的渺小、微不足道、转瞬即逝。

在那之中，他意识到他对任何人的感情都不及他的适格者同伴。（译者注：真嗣对这句话的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文中他眼镜蛇了一阵儿，所以脑瓜子不清醒了）

“是的。”他说，“我确信。”

电车在她的车站停了下来。乘客们开始下车。绫波站起来，拎着她的包。

“我们周四见，驾驶员碇。”她说。

“你可以叫我真嗣。”他说，“我想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好的，真嗣。”

她离开了，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当电车开动时，真嗣眺望着窗外，看着她走下楼梯，消失在视线之外，她的蓝色头发在人群中犹如灯塔。

((()))

“这些是什么？”明日香说。她蹲在泥土里，看着面前圆圆的瓜。她用手指抚过它，感受着它绿色表皮上光滑的水珠。当她把它捧在手掌之间向上举起时，她发现它比她想象的要重，“某种南瓜？”

加持笑了：“你不知道西瓜是什么？”

“别拿我开玩笑！我不习惯吃日本蔬菜。”

“西瓜并不是日本的东西，它们到处都有，而且它们不是一种蔬菜，它们是一种水果。”

“‘它们不是一种蔬菜，它们是一种水果。’”明日香说，念念有词，“这些是你种的吗？”

“我种的。”

“商店里不卖这些吗？”

“他们卖。”

“那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加持把袖子卷到了肘部。他在室外的水龙头旁弓着腰，往水壶里灌着水。“学习，还有别的。”

“学习什么？”她问，她站起来。

“所有我们能学到的。”加持说，他就在她身边，把喷壶递到她面前，先洒起水。他轻轻地晃着它。

明日香扬起一侧的眉毛：“你想让我为你工作？”

“是的。”他说，“除非这个任务对伟大的第二适格者来说太难完成了。我可以找别的什么人来—

水壶从他手里被猛地一拽。

“我该怎么做？”她说着，把水壶在手里调了个方向。

他示范给她看，然后，她就开始了。她一开始就很积极，一定要把同一个瓜浇透，直到他阻止了她。

“别把它们淹死了。”他说着，笑了，“叫洒水是有原因的，只需要洒一点，保持移动，不要踩到藤蔓。”

她调整了，激流变成了涓涓细流。她在一排排西瓜间来回移动，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最后，她决定一次浇一行，然后原路返回再浇一行。她全神贯注，紧紧握住水壶的把手，眼睛从未离开西瓜。等她的水壶空了，她觉得自己已经很熟练了。

她走到他身边时加持正在修剪藤蔓：“我搞定了。”她说着，倒提着水壶作为证据。

他没有抬头：“加满它，把剩下的洒完。”

“拜托。”她说，跺着她的脚。

“如果你觉得你搞不定——”

水龙头开了，水壶满了，她又回去洒水。

另一条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她放松了握紧壶把的手，一边走一边交换着手。她很认真，但又使她的看着远方。尽管她一直呆在第三新东京市，但她发现自己从未离开总部站在GeoFront外围过。她早就知道在大沟里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也曾多次从电车窗口和屏幕上看到过它，但这是她第一次站在它中间。她可以看到左边金字塔形的总部大楼缓缓上升到树梢之上。顶端是回收的防御建筑，像钟乳石一样悬挂在洞穴天顶之下，四周是电车车厢闪闪发光的轨迹，环绕着洞穴巨大的岩壁，在琥珀色的灯光下显得如此遥远而朦胧。

随着夜幕降临，GeoFront的光线微微减弱。当水壶再次空了的时候，她毫无怨言地重新装满，继续工作。她一边浇水，一边让思绪飘移，想着过去和未来的日子。她想的最多的是真嗣，而这是她这么多天来第一次不害怕想起他。她想起了他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里；她想起了他在学校里，被她发现偷看她时迅速别过的目光。最多的时候她想起的是他的笑容，那笑容是多么难得，而她是多么喜爱牵引出他的笑容啊。

她想起了他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四天里想要和她说话却没有成功。她想要弥补，但想不出方法去尝试，而很快她就不需要一个水壶来灌溉花园了。

加持走过了她，摘下他的园艺手套：“再过一会儿这里就天黑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离开吧。”

“是啊，好的。”她说着，擦着她的眼睛。

“哦。”加持低下身，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没事的，孩子，怎么了？”

她挣脱开：“我很好”。

“你很不好。”

“我很好！”她重复。水壶撞在泥土上发出空洞的砰声，她的两只手捂在脸上，“我很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好吧，好吧，你很好。”加持走得更近了，但没有去碰她，“我没说你做错了什么。”

“我是个怪人！”

“你不是个怪人。”

“我是！我是个怪人！”

“你是个好孩子，明日香。”

她爸爸把她留在了前台，让她继续向前。他得去签到，而她认得路。她一路跑到那里。她满脑子都是想告诉她的事情——她通过了测试，她被选中了，她将成为第二适格者，一个精英驾驶员，整个世界上最好的那个。

“我就是她的死因！”她说。当她看不见加持时，她的话说得更流畅，仿佛她在对着一个不重要的声音哀嚎，“她死了，而我还活着！”

“什么？”

门敞开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过来看她。当她注意到时，她能看到那房间和以往一样——外面寒冷冬光，头顶上的荧光灯因为房间缺少移动而关闭。床被精准地调了下来，仿佛她在系好绳子前已经故意、冷静地做过一次。她是从哪里弄来的绳子？

“而如果他发现我的所作所为，他就再也不会爱我了！”

“你在说什么呀？你什么都没做啊。”

她的脚是僵蓝色的。她脚踝上的骨头似乎想要挤破她的皮肤。为什么他们不让她穿拖鞋？她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吗，光着脚在这些白色的地砖上兜圈子？他们让她拥有一个娃娃但却不给她任何鞋子。娃娃也在那里，挂在为它准备的套索里。她吊错了女儿。

“她因我而死。”

“明日香——”

她爸爸发现了她。他一把抓住她，把她从门口拉了出来：“该死的！”他喊，“救命！”他们跑着过来，鞋子踩在冰冷的瓷砖上咔嗒作响。他们跑进病房。其中一人关上门，但在那之前她看见一个勤务兵抓住她的腰间把她提起，使她松弛。

每次探访，她都看到她和娃娃说话，拥抱它，用小衣服打扮它，用干瓶子喂它。她从没走进去。她想撞击玻璃，对她尖叫：“我在这里！”她从未做过，她的母亲死时也不知道她真正的女儿就在那里，隔着玻璃。如果她知道，也许她就会好起来。

（译者注：本段中的斜体部分是明日香第一人称视角的回忆，这里第一次点题了本文的另一个标题，*Glass Houses*，这里是明日香心之壁的原生之地）

“我从未去帮忙！”

“明日香，你只是个孩子。”

“好像那很重要似的！”她扑倒在泥土里，双膝跪地，双手压住眼睛，指尖插进刘海的深处。

她双手捂脸哭泣，却忍着不发出声音。她的肩膀随着每一次抽泣而颤抖，但她紧咬着下唇，把声音压在心里，挣扎着把它吞没。她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叹息。她重复，直到她能够强行控制住情绪。她站了起来，又抹了抹脸，在牛仔裤上擦干手，销毁了她曾破碎过的所有证据，哪怕在一瞬间。（译者注：这段描写基本与第38章的最后一个段落采用了相同的描写方法。）

当她睁开眼睛，世界似乎比以前更明亮了；这是她眼睛短暂模糊后的症状。

“刚才的事情很抱歉。”她抬头看着他说。

加持摇摇头：“没什么好抱歉的。”他说。

“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一切。”

“我应该告诉你的。”

“我猜你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没关系。”她跪下来，捡起她的水壶，“这个放哪儿？”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谈谈这件事。”

“没什么好谈的。”

加持紧看着她，抿着嘴：“明日香……”他开始说。

“什么？”她说。她的眼圈是红的，但她的脸是干的，“没什么可说的，干完了，现在它该放哪里？”

两人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一百英尺外，在穿过这段花园的小径后面，灯柱点燃了它们的灯泡，开始用人造的微光温暖小路。

“我来处理吧。”他说着，接过了水壶，“我在车里等你。”

“好的。”她说着，然后走开了。

((()))

路灯在Alpine A310的蓝色引擎盖上闪烁，在它巡航时，定制的电驱装置带着它无声无息地前行，只剩下轮胎发出的嗡嗡声倾听入耳。这辆车是她大学刚毕业时买的——既是给自己的毕业礼物，也是悼念当时她刚进NERV工作的一种方式。从汽油到电动的改装以及从左到右的转向柱并不便宜，但它们是值得的。这辆车操控起来如梦似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加了其他小装饰，现在她的仪表盘和中控台上已经装上了GPS屏幕、卫星上行电话和安装在万向节上的笔记本电脑。律子第一次乘坐它的时候，她曾经问过这是一辆汽车还是一辆坦克。

美里让车轮在她的手中旋转，让条件反射接管了驾驶。她很高兴自己已经和老朋友和好如初了。关系变得紧张太久了。一定程度上情有可原——毕竟她们是在战争中——但她仍然觉得非常难受。但愿，从现在起，情况会有所不同。

然后就是新驾驶员的问题。

她的卫星电话响了，她不假思索就接了起来：“葛城，请讲。”

“是我。”加持说，“我刚把明日香送到你家。”

“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我以为你一小时前就把她送回家了。”

“我们绕了会儿路。”

“让我猜猜。”她说，“冰淇淋？”

“园艺，实际上。”

“再说一遍？”

“我有一个花园。”加持说。

“你满是惊奇。”

“是的。”

他比平时更安静，她原以为他听了她的玩笑会振作回来，但更重要的是，他听起来很累。

“怎么了？”她说。

“明日香从前和你谈过她的母亲吗？”

美里把手机夹在肩膀上，然后又拐了一个弯，驶下了高速公路，进入了她公寓的住宅区：“当她更年轻的时候，是的，但没有任何细节。她不喜欢谈论这件事。”

“那并不奇怪。”加持吸了一口气，“她今晚跟我提过，但过程并不顺利。”

“你能告诉我细节吗？”

加持很安静。美里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下手机背面的拨号屏幕，检查着信号连接，还是绿色的。

“你在吗？”她说。

“是的。”他说，“你得盯着她，她现在很不稳定。”

美里想要更多的信息，但意识到他不会再有回应了：“我会关注的。”她说。

“晚安，美里。”

信号结束了，她挂断了电话。

几分钟后，她把车停在了楼前空地上的一个停车位上。她关闭引擎，坐了一会儿，心里想，自己是怎么修复了一段感情，却又在一天之内看到另外两段感情凋零的。加持没有回应，明日香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封闭。真嗣回来了，但他似乎仍然孤独，更多的是被锁在自己的世界里。

指挥官和家长的双重身份一直是一个难题，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在这一刻，她家长的一面胜出了。在她能控制住一切之前，她不会给她孩子们的生活引来任何新的压力。

她从后视镜里看着自己，决定不把铃原东二的事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Author's Note: 两周内两次更新？我怎么样？

希望你们喜欢。我为明日香和加持的那段非常自豪。我真的很享受写那一段，这也是它单篇就有 1.5 千字的原因。（译者注：这段你写的真的非常好，事实上，你写的关于京子的每一部分都非常好）

请告诉我您的想法。如果您发现任何错别字，PM给我，我把它们处理掉。

注意安全。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七章

太阳从未真正从日本升起。太阳是太阳系中的一个固定点。行星自转而日本也跟着自转。当太阳出现在窗外时，绫波丽醒来了。

她把床单掀到一侧，起身。她冲澡，刷牙，梳头，走到衣柜前。行星接着自转。更多的阳光冲刷进她的房间。阴影褪去了。她穿戴整齐。她一边思考，一边期待。和赤木博士做一天体检，然后和司令共进午餐。

在她的整个人生中，每间隔一段时间的备份疗程结束之后，她都能见到他。在这件事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她有一天不上学，有一天不和EVA在一起，在那之后他们总是一起吃午饭。在她年幼的时候，和司令一起吃饭曾经屡见不鲜；那时候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呆在一起，在刚开始的时候。在过去的几年里，她总是很期待这些日子。他们的午餐是他们早年关系的延续。

但是今天，当她期待着午餐的时候，她胸中的感觉到有一些不同——一种绷紧地紧张感取代了兴奋，那是她从未有过的感觉——她还不明白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感情。

她扣好上衣的扣子，系好裙子。她拿起公事包、身份卡，把脚伸进鞋子里。她在想，今天的教室会是什么样子，她的座位空着，她想象着剑介看着那张空着的座位。

然后她走出了门。

((()))

炸猪排，米饭，灯笼椒，还有一个煮熟的鸡蛋，都放在一个便当里。真嗣轻轻一拉插销，把它放在他的书包旁边。然后，他对第二个便当盒也同样处理，打包、闩上，然后把它滑到另一侧。他迅速而有条不紊地打扫了厨房，冲洗盘子，然后分别把它们筛选到洗碗机合适的插槽里。时间还早，还没人起床。

曾经，这已成为明日香时断时续地絮叨点缀下晨间的常例。刚开始的时候，她曾取笑和斥责过他；后来，她开始不情愿地感谢他；最终尽她所能地帮助他。但现在只剩下沉默。

他关上洗碗机，拿起他的午餐。他看了看另一个便当盒，它放在台面上。然后就离开了。

((()))

主脑发出像海浪拍打沙滩一样的嗡嗡声，哄她入睡。悬浮在里面的感觉，在很多方面都很像坐在插入栓内，但她总觉得这里更像家。她闭上眼睛，让她的肺静止，让培养罐替她呼吸。就是在那次睡眠中，梦找到了她。

日复一日，绫波丽从未做过梦。她知道梦为别人而存在，但她很难想象它们是什么。在她的书本中，她接触到了灵魂的概念。在科学中，灵魂是一个可以被量化、测量和研究的固体结构。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现。而在一首诗的意境中，灵魂要古老得多。在诗歌中，灵魂似乎是人类体验核心的一种瞬息万变的结构——是人们寻求自我的答案。

科学已经发现了灵魂，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诗歌描绘了灵魂，却发现不了它。最后，两者都没有给她足够的答案。她开始相信，获得一件东西的所有权，第一步是有能力去彻底了解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她无法真正了解她的灵魂。她的梦，是它们缺失的证据，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也许正是这个主脑让她变得完整。也许这里就是她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之地，作为某种更伟大一部分。毕竟，离开主脑后的几个小时里，她总觉得自己不完整。在这里，她可以睡觉，感受只有她才知道的梦境，其他的她的手指穿过她的头皮，拨弄着她记忆的子线，把它们拉进包围着主脑的寒冷黑暗中。时光被冲刷殆尽，而她很安息。

“丽。”

她睁开眼睛。时光流逝了，虽然她不确定过了多久。隔着玻璃，赤木博士和司令站在那里，看着她。

“今天就到这里。”司令说，“吃饭吧。”

((()))

蜿蜒深入二号机深红色镀层的低温电缆给机库带来了一股不容置疑的寒冷。干冰似的烟雾在连接处的风口鼓鼓地升起，从宽阔的红色肩膀弥漫至浮油上。烟雾中手指头搭在脐带桥上，明日香把她的夹克拉得更紧，盘腿坐着。在夹克下，她穿着她的插入服。她不可能被要求爬进冻结的福音战士里，但当她在这里工作时，她会穿着战斗服。

她的便当被放在她面前，营业开始。她用筷子戳着灯笼椒，移动着，却并没有真正吃它们。

她和真嗣仍然没有说话，而他也没有进一步尝试弥合裂痕。再也没有敲门声在她卧室的门上响起。她的错，很可能。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给她打包午餐。不仅仅是这些，他还打包了她爱吃的食物。炸猪排是她吃过的最接近正宗的肉类日本料理，甜椒的味道也很棒。

这些却让她更难以咽。她把辣椒塞进米饭里，用筷子尖把鸡蛋滚来滚去。她的继母过去常做些炸鸡。明日香表示过她喜欢炸鸡，曾经。在她八岁左右的时候。从那以后，炸鸡就尽可能多地出现了——一周一次，通常情况下。当明日香意识到这是带着目的性的，作为她们之间的橄榄枝时，她就拒绝再吃了。

一开始，事实证明，即使是她，也无法忽视胃里膨胀的食欲。

到最后，这变成了他们之间为数不多的交好时机。

她用筷子夹了一根辣椒和一点米饭，塞进嘴里。嚼着嚼着，她有一阵想要给她的继母打个电话。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和那个女人说话了——仔细想想，她也有同样长时间没和她父亲说话了。一部分她在怀疑他们是否还在担心她。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曾试着给她生日聚会、玩伴和朋友，所有正常孩子拥有的东西。

她捅了一大块炸猪排。说句公道话，她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不能因为她比其他孩子早熟，为她不需要玩伴，为她不需要朋友，也为她不需要什么愚蠢的毛绒玩具而受到责备。

这个想法杀死了她给家人或者给任何人打电话的冲动，她很久以前就做出了承诺，承诺不再哭泣、不再需要任何人。

但她昨天哭了，在一片西瓜地里。并且她不是已经告诉真嗣她爱他了吗？如果这都不算需要别人，那什么才算呢？

童年的承诺注定要被打破吗？难道她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成熟吗？

她喝了一口罐装咖啡，抬头看着二号机。它低头看着她，它的四只眼睛黯淡无光，只有反射着光的荧光灯高悬于它的头顶之上。

“你到底在看什么？”她说。

((()))

他们在司令的办公室里吃饭。他们坐在他的桌前，他坐在他的座位里，面前放着一碗鳗鱼丼；她坐在短边的椅子上，面前放着一盘炸豆腐。司令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

一边盯着他的数据板上滚动的报告流。丽把她的盘子里的食物翻来覆去。她吃得很慢，不时停下来瞥向她右边的男人。

她刚擦干身子穿好衣服，主脑的慰藉就离她而去，她的思绪回到了从早上开始就陷入的奇怪的心绪不宁中。她又想起了剑介和真嗣。但更多的是，她想到了她的指挥官会怎么看待她的心不在焉，以及导致她心不在焉的朦胧感情。

在他们共同的历史中，她从未对司令隐瞒过任何事情。她对他的了解胜过其他任何人，并且她一直毫无疑问地信任他。虽然她不认为他是她的父亲——她没有父母，也不寻求任何人去填补那处空白——但她得承认，司令时不时会扮演父亲的角色，在他的角色中尽他所能。

她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焦虑，但她内心深处的直觉认为，司令不会允许她新发现的友谊。她的这种直觉将友谊行为与违抗命令相提并论，这让她感到不安。

提问不知从何而来：“食物有问题吗？”

丽眨眨眼：“不，先生。”

“你几乎没碰过。”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豆腐，赶紧往嘴里塞了一些。

司令没有看她。他在碗里转动着筷子，边说边把米饭和鳗鱼圈起来：“学校怎么样？”

“我各科都及格了。”

“那很好。你的朋友们呢？”

他以前从未问过这个问题。她一生都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她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问过她和其他人的关系。丽瞥着他。他的姿势和举止仍然没有变化。

“他们都很好。”她说。

“我明白了。”司令咬了一口，把筷子放在碗上，嚼了起来，吞咽后，他小心翼翼地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他看着她，“自从我今天见到你开始，你就一直很紧张。”

丽沉默了。

“请告诉我为什么。”他说。

丽尽可能地凝视着他：“我昨晚没睡好。”她说，她说得很慢。

司令点点头，回到他的食物上。丽也一样，有条不紊地挑选和咀嚼。

“这是你第一次对我撒谎。”过了一会儿，他说。

丽僵住了。她立刻后悔了，后悔撒了这个谎，后悔导致撒谎的一切。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违抗过命令，也从未以这种方式交谈。仅仅这样做就已经使她的皮肤充血，心跳加速。现在，被识破了，她感到冰冷、尴尬、羞愧。

“对不起，先生。”她说。

司令看着她，做了一件她万万没想到的事：他笑了：“没事的，丽。”他说。

丽又沉默了。

“我理解你为什么觉得必须这么做。”他说，“只是你要知道，我并没有因为你交朋友而生气。你明白吗？”

“是的，先生。”

“很好。”

沉默再归，但它在丽的心里刻下了贫瘠。她想继续吃饭，但发现很难继续了。她沉沦在过去两分钟那突发而至的压力中。

然后司令又看了她一眼，扬起了一条眉毛，几乎是滑稽的样子。他装模作样地看着她的盘子。当丽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时，她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的抽搐。然后，司令以极快的速度伸出筷子，捏起一块豆腐，塞进嘴里。

丽笑得很开心。

司令的注意力回到他的餐点和数据平板上：“我永远信任你，丽。”他说，随口一句。冲散了她对自己职责的所有怀疑。虽然她可能在生活中发展出了新的关系，但它们都得到了批准。她所拥有的任何友谊现在都与她的命令相容了。

她的心绪不宁平息了，她的优先事项又清楚了，她绝不抗命，也绝不会再撒谎了。

“谢谢你，先生。”她说。

他们在舒适的沉默中共进完午餐。

(译者注：这段落的老碇是不是有点OOC？？错了，本章开始作者开始深化处理他笔下老碇这个人物了，极其工于心计又无所不用其极，后文中各位继续看他表演吧。)

((())))

碇真嗣正准备在他的课桌上打开午餐，这时2—B班的老师看都没看他就递给他一张便签条。

碇真嗣，转班通知，到2A班报到，课前点名。

“哦。”他说，“我现在该走了吗？”

“可能吧。”老师说。

真嗣站起来，带上他的午餐，把笔记本电脑、书和学习资料装进他的书包。他奇怪他为什么又被转回去，又是经谁的许可。确定他是应了NERV之命而被送到2B班的。又是他们把他送回去的吗？美里应该可以做到，他推测，但如果是这样，她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呢？也许是他的父亲，又插手了，或者是以行动的方式又给予了一次无言的道歉。

也许只是学校意识到NERV没有权力管理他们。会是这样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并且，这真的重要吗？他对自己在哪个班级上课和学校期间的日程安排都没有发言权。他唯一的能够选择就是要不要成为一名驾驶员。从那个决定开始，其他的一切都已经为他决定好了。只要他还在第三新东京市，他的生活就受制于他人。

这没有太大的变化，真的。他总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建议或命令去做。他拉大提琴是因为有人让他这么做。他驾驶EVA是因为他被要求这么做。

他想象着明日香会说恶心。

他一边把书包斜挎在肩上，一边看了一眼整个教室，不知道该不该和谁说再见。他看到的只是一室面孔，在他的脑子里没有打上标签。他不认识他们，所以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当他到达2A班时，小光在门口迎接他：“碇君，你好吗？”

“嗯。”他开始说，然后又停了下来，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被吸收到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维度中，或者事实上他再次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是因为他女

朋友的巨型机器人复活并在那个独立维度上撕开了一个洞，无意中引发了一场血腥暴雨，洗刷了大部分街道。

“我挺好。” 相反，他说。

小光的表情让人难以读懂：“明日香怎么样？”

“好。”他说，“她挺好。”

小光让他进去了。他找到了他的课桌——显然他不在的时候没人用过——然后把东西放下。他刚要打开便当就感到背上砰的一声。

“看谁回来了。”一个声音伴随着这一声砰声说。

“嘿，剑介。”真嗣说，转身看着他的朋友。

“这不是代表红魔也要回来了，是吗？”

“似乎不是这样。”

“酷毙了。”剑介在他身后的空桌子上坐了下来，他朋友的脸色突然变了，“我，呃，这话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真嗣说。

“酷。”剑介说。这句话不太有说服力，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酷。”

真嗣开始第二次打开便当：“昨晚测试结束后，我和丽谈过了，她今天在NERV度过。”

“哦，她没告诉我。”

真嗣想告诉他整个故事，关于丽忘记告诉他的。但他不知道怎么说才不会那么突兀。丽和剑介除了是遥远的同学还是难以描绘成其他关系；想象着他们做他和明日香相似的事情——即便只是牵手，话又说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决定他需要更多的细节。

“那么。”他开始了，“你和丽似乎相处得很好。”

“是吗？”剑介说。

“我猜是的。除了上学前，我都没有见过你们俩在一起，你们这些天都在一起吃饭吗？”

“是的。”

“那，呃……那你们还会做什么？”

剑介看着他，他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眯起：“你想问什么？”

“不是那样的！”真嗣举起手，“就是，比如，你们一起做什么？你只在学校里见她吗？”

剑介放松了：“我们有时去公园，有时我们只是到处闲逛，我们聊天。”

真嗣想象着丽在主动说话，在他认识她的这段时间里，他只看见她笑过两次，所以一个公园散步的健谈丽想象起来很神奇。

剑介看了一圈周围，然后凑近了：“另外。”他低声说，“我们亲热过。”

“什么？”真嗣说，声音有点大，他快速调了个头，看到小光瞪着他们俩。他飞快地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回头对剑介说，“你们什么？”他说，声音小了点。

“我们在公园里亲热过。”剑介的微笑不知怎么地同时表现出热情和沾沾自喜。

“你什么意思？”

“我们接吻了！”

绫波丽亲吻相田剑介的形象在真嗣的脑海中努力形成，但除了他的两个朋友的卡通模拟之外，没有任何画面可以具体化。无论他的大脑是由什么构成的，它都不具备渲染真实图像所需的计算能力。这种吃力一定已经表现在他的脸上了，因为剑介开始大笑。

“你觉得怎么样？笨蛋三人组里第一个亲姑娘的。”

真嗣举起一根手指，笑容回来了：“打住。”

剑介的热情和沾沾自喜被抑制了：“不。”

“听着—”

“不！”

“——我不是在说这种事经常发生，但是——”

“不！不！”

“——确实发生过。”

“什么时候？”

真嗣做了个用手指数数的样子：“大概两个月前吧。”

剑介瘫倒在座位里，他的一只手掌压在头上，闭上了眼睛：“我都不敢往那里想，你和惣流。”

“是啊。”

一阵沉默。剑介突然又向前倾，打破了它：“不过还是挺牛逼的，对吧？”

“那是最棒的。”真嗣说。（译者注：你俩个别得意，过几章有你俩好受的）

剩下的午餐时间，他们一直在聊天。尽管他们两个都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的女朋友身上，但他们把矛盾的个性排除在外了。相反，每个男孩只是喜欢和朋友谈论异性的迷人之处，以及她们有多棒，以至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第三个朋友没有在教室里吃午饭。

Author's Note: 感谢您阅读我在笔记中标注了一年的“午餐篇”。我想在接下来的几章直接跳进水深火热的情节之前，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思考空间。（译者注：确实水深火热，让译者破防+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差点弃坑）

我希望丽和源堂的那段能描写得够好。我们在TV中只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一丝情感（忽视了源堂在她做出自爆行为时心疼地大喊“丽！”的所有次数（译者注：原谅我，每看到NGE这段译者都想笑，因为我是老得都抬不动的香党）），这就是他们在零音频的情况下微笑和交谈的场景。我试图表现出他是如何真正对她好的，哪怕是短暂的傻。这是真心的吗？还是只是一种操纵手段？还是两者都是？

敬请期待。我现在每天都在写这文，所以很快就会有更多了。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八章

关键词: *worthless*没用, *look at me*看我

星期四早晨，真嗣进入了厨房，本以为那里会没有人，却惊讶地发现他的指挥官已经起床了。不仅是那样，她已经穿好了制服，倚在厨房的桌子边，呷着她的咖啡。她的目光正在游弋远离他，去往前门。

“早上好。”他说。

美里的目光回到他身上，好像他不知怎么的吓到了她：“早上好。”她说。

“早餐想吃点什么吗？”他经过她身边走到导台问。

“不用了，我很好。”她说，“我可能会拿点东西在路上吃。”

“去哪儿？”他说。

“哦。嗯，我今天要去松代。”

“那是为了三号机的激活测试，对吗？”他说。

“是的。”美里说，“不过加持会来和你们一起过夜。”

真嗣开始从洗碗机里拿出干净的盘子，把它们收好。当他干家务时，他也在小心翼翼地斟酌着用词：“我，呃，听说美国分部那边发生了意外。”

“是的。”美里说，“但那只是一场意外。这里一切都很好，赤木博士是最好的。”她呷了一口咖啡，看着他的身后，朝着客厅，好像在确认什么。“你和明日香怎么样了？”她看了一会儿说。

“很好。”真嗣说。

“这种好说明事情不太好。”美里把她剩下的咖啡倒进了水槽，靠在导台边，就在他身边，“她很难相处吗？”

真嗣耸肩：“我不知道。一切本来挺好的，然后她半夜醒来，我们聊了聊，从那以后她就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们最后说的是什么？”

“我第一次出击。”他终于说，“初号机失去了控制。一开始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几天以后，在我出院搬到这里之后，它才回到我的脑中。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我记得了，好像是我干的，而不是EVA。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想让你知道，我理解，你可以跟我谈谈。”

她看着他，在床沿边，他希望她会接受，或者告诉他一些新的信息，可以让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或者只是给他一些回应，让他在这个混乱的新局面中确定自己的方向。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她却说。

(译者注：这里斜体字是真嗣第一人称视角回忆的心理活动，与前文对照。)

真嗣摇头：“只是一些事情。”他说。

美里的表情是公然的怀疑，但她没有进一步追问：“我能给你一些建议吗？”她说。

“我猜可以。”

“无论她在隐瞒什么，无论她在担心什么，那都不是你的错。当她准备好说的时候，她会说的。”

“她正忙着自己的事，可没工夫理我。”真嗣说。

美里用拳头锤了下他的肩膀，推着他：“别像个小混蛋一样。”她说，然后看着他咧嘴一笑，情不自禁地说，“嘿，你在这里，欢迎回来。”

他摇摇头，又继续洗碗：“我只希望你派来驾驶这台新EVA的驾驶员不是个怪人。”他说，“我们中的已经够多了。”

美里顿了顿：“是啊。”她说，“我会记住的。”

((())))

明日香靠在走廊的墙壁上听着直到美里说完话。她只听到一些私密信息的片段，但这已经足够了。他应该是在等着她开口吗？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是她需要时间来想清楚自己想要说的话一样？

有一部分是对的，毕竟，她已经躲了他一个星期了。他曾试着和她说话，也许她需要时间，但她剩下的那部分不打算让葛城美里——一个无法留住任何男人的女人——把她塑造成一个不敢和自己男朋友说话的懦夫。

她听着，直到她听到大门在美里的身后滑上，然后等待。她试着评估自己需要等多久才能走出去，这样才不会让他觉得她一直在偷听。30秒？一分钟？什么时候才是最自然的？

一分钟应该可以了。她刚开始默数，真嗣就转过拐角进入走廊，差点撞到她身上。

他在最后一刻停住了，从她身边绕了过去：“哦，对不起。”

他打量着她，发现她正紧紧地靠在墙壁上，身上还穿着她睡觉时会穿的那件大t恤。她看着他，意识到她必须要开始听他的谈话了。他的嘴唇开始动起来，他的眉毛开始皱起来，她知道他要开始问她问题了。

所以，她发起攻击：“走路小心点，第三适格者。”

“我？”他说，“你才是那个站在走廊中间的人。”

“哦，当然。你只是想以一个借口来撞到我。”

“借口什么？”

“借口能撞到我，然后，你懂的，做坏事。”

“我正要去我的房间拿我的——等等，做什么坏事？”

“我不知道。你撞到我之后就会开始做一些变态的事。”

真嗣摇摇头，想着厘清他的思路：“你在偷听！”

“不。”明日香说，她指着他，“你听到我站在这里，想撞到我，以此为借口摸我的胸部！”

真嗣脸变红了：“我——我——我根本没这么做！我根本都没想过你的……你的……”

“嗯哼。说得像真的一样。”明日香说着，从他身边走到厨房。接受吧，美里。现在是谁还没准备好说话？

（译者注：本文中唯二的夫妇喧哗中的第一次正式登场。）

((()))

夹子锁在Alpine车轮外围，有轨电车沿着隧道起飞，装载着汽车顺着陡峭的斜坡快速下降入GeoFront。这趟旅程大约需要15分钟，所以美里把座位往后靠，像个懒汉一样吃着即食早点。反正周围也没人。

她拨动了音响控制器。在这么深的地下，她的车载天线什么都收不到，CD播放器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很快，她有了音乐来掩盖她的咀嚼声。

她看着挡风玻璃外滑过的墙柱，咀嚼着，思考着。真嗣以为他们会带着一个新的适格者和EVA一起过来，一台新EVA里的新驾驶员。她在过去的几天里一直在担心他是否会猜出驾驶员是铃原，但她从来不曾想过他可能只是会顺理成章地猜测出驾驶员会像明日香一样是个进口货。

不是第一次，她因为没有告诉他实情而感到内疚了，但只是一瞬间。一旦测试结束，一旦三号机加入战斗序列，那么真嗣、明日香和丽就会有大量的时间来适应他们的同学成为新的第四适格者。

当有轨电车一停下来，而Alpine从它的夹子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美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判断。也许，从今天早上明日香肯定躲在走廊里，到她回来以后，他们又会在一起说话了。加持将要留下来过夜，所以也许他甚至会和明日香和好如初，把他们之间的尴尬抛诸脑后。她会带着新的驾驶员和新的EVA从松代回来，回到一个恢复活力、充满幸福的家。

有时候，美里在转弯加入集结车队时反省，你得离开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

她在了车队领队的位置上拉下手刹，立刻就失去了笑容：“妈的。”她说着，把最后一张食品包装纸揉成一团，扔到地板上，跳了出来。

“早上好，副司令冬月。”

“早上好，三佐。”他回答，“你那辆车真不错。”

“哦，是啊。”她说，“这是个爱好。”她看了看律子，她正站在冬月身边，“货物装得怎么样了，博士？”

“很好，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等你准备好就可以走了。”

美里张开嘴准备说话，但被冬月打断了。他指着他们旁边那辆巨大的24轮拖车：“我们要坐头车吗，博士？”

“是的，先生。”律子说，“应该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先生。”

“很好，那我会在这里安顿下来。”

美里看着冬月走开了。他一登上拖车，离开视线之外后，她就冲到律子的身边：“他在这里做什么？”

“他二十分钟前出现的，说他要一起去。”

“为什么？”美里问。

“我没问。”律子指着她的夹板，好像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要给美里看。就她而言，美里则假装很感兴趣。

“他以前旁听过吗？”她说。

“只有几次同步测试，但那是给丽做的，而且是几年前了。”

“你觉得他是在监视我们吗？”

“显然。”律子回答。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美里对着夹板点头，又指着它强调说：“你打算怎么玩这个？”

“玩？”赤木说，“美里，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们只是做好我们的工作。”

美里本想继续追问，但意识到，A: 这件事不会有任何结果，还有B: 她只能在这件事变得明显和愚蠢之前，长时间地假装这个夹板是个垃圾。

“很好。”她说，“我会跟在你车后面的。”

((()))

两个孩子一起在厨房里，真嗣继续打包他的午餐，明日香坐在桌旁，看着。

“美里今天走了，对吗？”明日香说。

“是的。她有一个激活测试。加持今晚要过来。”

“为了什么？当保姆？”

“我猜是的。”真嗣对电话比划着，“你在干什么？”

“让你的日子过得好点。”她说。她打开电话机下面的抽屉，拿出一直放在那里的电话本，数字和名字潦草地涂满了上面。洞木宅，外卖，外卖，外卖，铃原宅，更多外卖……

“在这里。”她嘟囔着，找到了正确的号码，拨打了电话。

“你在干什么？”真嗣说。

她竖起一根手指，电话接通了，然后是一个声音。

“第三新东京市第一初级中学，我能为您效劳吗？”

明日香咳嗽了一声，用尖细的声音尽力模仿她的指挥官：“嗯，是的，这里是NERV作战部长的葛城三佐，我是碇真嗣的法定监护人。”

真嗣走了过来，伸手去抢电话。明日香一掌插进他的胸骨里，把他赶走了。

“请说。”电话里的声音说，等待着回话。

“我打电话是想通知你，真嗣今天不能上学。他生了重病。”

真嗣抓住她的胳膊，想把她拉开去够电话：“明日香！”他嘘着说。

“闭嘴！”她说，把听筒拿远了一会儿。

“葛城女士？一切都好吗？”

真嗣用手腕把她的手推到一边。他的指尖碰到了电话，差一点。明日香又旋转了一圈，用她的脚卡在他的小腿间，把他摔倒在地。

她调整好自己，将听筒舒适地放回肩弯处：“对不起，我在喂我的企鹅。”

“你什么？”

“你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明日香说。真嗣又站了起来，于是她小跑着离开了，穿过大厅，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没有了。”那个声音继续说，“我们今晚会确保把他的作业送到，你不介意让学生助理送过来吧？”

真嗣跟着她，在她阻止之前跑进了她的房间。她强忍着笑跳上了床，听筒依然夹在耳边。

“那很好。”她说。

“祝你今天愉快，葛城女士。”

真嗣向她弹过去，张开双臂。

“好吧，你也一样，再见！”明日香说。就在真嗣抓住她之前，她的拇指碰到了结束通话按钮。他们一起躺在床上，他的一只手夹住她的手腕，同时把电话从她手里撬了出来。

“你好！喂？”他对着短音说，他把电话扔到一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日香笑得太厉害而没法回答，她拍拍他的肩膀，闭上眼睛。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重复，但带着笑。他想要掩饰，但做不到，“我今天有个考试。”

这就够了。她的笑声变成了嚎笑。

真嗣抑制不住，也开始大笑，他翻了个身，和她一起大笑起来。

“‘我今天有个考试’。”她说，大笑让位于窃笑。

“真的。”他说，窃笑逐渐消失变成了偶尔的嘟囔。

“是啊，好吧，现在你不用考了。”她说。

他们在那里躺了一会儿，都盯着天花板。明日香听着：在外面，一辆卡车驶过的隆隆声；厨房里，制冰机自动循环的咔嗒声；胸膛里，她心跳加速的咚咚声；身边，她深爱男孩的呼吸声。

“对不起，我一直很混蛋。”她说，没有看他。

“你不是混蛋。”

“我想跟你说话，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傻事过后，这样跟他说话容易些，不去看他更容易，“我担心你会恨我。”

她听见他摇头，他的头发拂过床单的声音：“我永远不会恨你。”

头顶上，她的风扇劈开空气，缓缓地。她看着叶片旋转，用眼睛追踪着它们，直到风扇后面的天花板变得和那时的叶片一样模糊。当她再也看不下去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就在那时，她说出了真相。

“我妈妈在我四岁的时候自杀了。”她说，“她当时在医院。我爸爸从来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但我知道她疯了。”

她喉咙里的节立刻出现了，但她强忍着咽下去，继续说。

“我每周都去看她。她有一个可以和她说话的洋娃娃。她表现得像它是我一样，叫它我的名字。她用塑料瓶喂它。”她先一步擦了擦眼睛，“有一扇玻璃窗，我可以透过它看见她。不是像装在门上，而是在墙上，就像是我该在那里面一样。”（译者注：这里实际上再次点题了*Glass Houses*，明日香的心一直被困在里面，她得让自己出来）

“就像一个观察窗。”真嗣的声音安静但不遥远。他不是想让她噤声，她知道。（译者注：这里的不想噤声是说他想让她把话说完，这里也点了真嗣的*Glass Houses*，不过是隐晦的点了一下，此时的真嗣还未发现到那个观察窗也是他的*Glass Houses*）

“是的，没错。我每周都透过那扇窗户看到她和那个娃娃说话。我想敲打玻璃，告诉她我就在那里，我需要她，但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

“她曾看到你吗？”

“一次。她看着我，把我指给娃娃看。她对娃娃说它要喝它的牛奶，否则‘那里的小坏女孩’就会嘲笑她。”

眼泪迅速的涌来，她又擦了擦眼睛。

“没过多久，她就上吊自杀了。那天我刚被选为了驾驶员，我告诉我爸爸我想告诉她。我脑子里有些傻乎乎的部分认为，如果我成为一名驾驶员，我妈妈就会开始看着我，就会和我说话。”她深吸了一口气，稳定自己的情绪，“我走进去时她吊在那儿，娃娃被自己的套索吊在她旁边。”

“明日香——”

她没让他说完。她现在必须一鼓作气把这事说完，否则她将永远也无法再说出它的任何一个字：“我在葬礼上没有哭。我告诉人们我已经哭够了，告诉人们我不再需要哭了，也不再需要朋友了。我不需要爸爸，也不需要继母，我不需要任何人。我需要我和我的EVA，仅此而已。

“现在我的EVA没有了，我在这里哭，我用了整个上周像个婊子一样对待一个唯一说过爱我的男孩，所以我在想，也许我的疯妈妈是对的，也许我一直都是那个小坏女孩。”

“你不是坏女孩。”

“哦，是吗？你怎么称呼一个承诺她永远不需要别人，结果却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的人？”她握紧拳头，猛地砸向她头两侧，“我是个可怜虫！”

她从床的摇晃中感觉到他在移动。接下来她所知道的是，他的双臂绕在她身上，一只搂着她的胸膛，另一只滑过她的肩膀。他的额头触碰着她的太阳穴；他的鼻子贴着她的脸颊，她闻到他脸上流下的泪水，是的。

“别这样。”他说，颤抖着的声线。

“我真没用。”（译者注：*worthless*与后文各种关键章节内容对应）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把她拉近。

她感觉到脸颊上他的呼吸：“为什么？”

“太悲伤了。”他说，“可这是错的，你不是没用的女孩。”

“我是个坏人。”

“不。”他说，“你是我最爱的人。”

她在泪水中咯咯地笑着，滚到他怀里，额头压着额头：“我是个懦夫，竟然哭成这样。”

“那我也是懦夫。”

她静静地躺着，他的双臂搂着她。她把手掌放在他的胸前，感受着他的心跳。

时光流逝，房间里的阳光变得更长了，她裸露的肩膀和双腿感受着它们的热量。她的眼泪干了，真嗣没有离开。

她睁开眼睛，发现他在看着她，他的蓝眼睛充盈了她的全部视野。

“你会看着我吗？”她说。（译者注：此处与第2章he not looked at her at all对照）

他耸了耸肩：“悄悄的。”（译者注：这里的原文是A Little，译者理解为真嗣总是悄悄的在看明日香）

“你现在恨我了吗？”

他摇头：“绝不。”

“你信任我吗？”

“是的。”

她咬着她的嘴唇：“你想吻我吗？”

“永远。”他说。

于是他吻了。

（译者注：本段落既大刀又大甜，译者心态被折磨的有点崩，联想到后文的和解章节，原本从这里开始明日香的心之壁已经彻底瓦解，但是由于经典时尚又影响现实生活的三号机事件造成的剧本杀导致真嗣眼镜蛇性格暴露了一下下，也由此让明日香恢复了原性格，再加上同步率过高后的三位一体状态，我也只能说，这是作者在出刀之前给读者发的最后一次福利了吧。）

还是那句话，从本文的着重点出发，本文着重描写的是明日香的成长，而成长总是伴随阵痛，所以，认清了这点后面那些刀子根本不算什么了。）

((()))

加持是在5:45过来的。真嗣在门口碰到他，和他一起走进厨房。晚餐已经在炉子上，小火煨着：“你现在可以把你的东西放在客厅里。”真嗣说，他身体僵直地立在冰箱旁。明日香出现在她的驾驶员同伴身边，也站着，看着加持。显然发生了什么事。

“谢谢。”加持说。他瞥了一眼厨房的垃圾桶，看到了皱巴巴的零食包装纸、薯片袋和苏打水罐。他看着两个孩子，然后，他的眼睛把他们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遍。接着他又看到了公寓的无绳电话的充电底座，它的电话不见了，他回头看着孩子们。

“你逃学了。”他对真嗣说。

“什么!?”明日香蹦了出来，“他没有这样做!那是骗人的!”(译者注：这里如同第10章一样，明日香又抢先跳出来为真嗣狡辩。)

“糟糕。”真嗣说。

她给了他胳膊一拳：“闭嘴!”

“他发现了!”真嗣说，“我告诉过你这是不行的!”

加持让拌嘴继续了一分钟，这时候他把他的旅行袋放在客厅里。从厨房中，他听到了更多的拍打声和哀嚎的道歉声，当声音消失后，他回来了。

“把憋在心里的事情都释放出来了?”他说。

“我想是的。”真嗣说着，揉着发红的肩膀。

“很好。明日香?”

“唉。”

“好极了。”加持在他们中间看了看。烟雾从炉子上升起来，锅下火焰过旺发出的噼啪声清晰可闻，“晚饭闻起来不错。”

真嗣睁大了眼睛：“哦，糟糕。”

第三适格者跑到炉子前开始干活，把锅提到旁边，用毛巾扇打烟雾。烟雾警报器蜂鸣作响，PenPen飞过厨房，跑着找掩护。

加持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罐葛城的啤酒和一罐苏打水，他把苏打水递给明日香：“想带我看看阳台吗?”他说。

“为了什么?”她嘟囔着，接过苏打水。

“因为，一，我就能看见阳台了。二，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离这些噪音。”他说，“而第三，这样我就可以向我的朋友说抱歉了。”

明日香看着真嗣，他正与烟雾战斗，然后看回加持：“好吧。”她说。

((())))

“我不认为我们是朋友。”几分钟之后，明日香说。

加持随手滑上阳台门，走到栏杆前。他打开啤酒，痛饮了一大口：“不然我们是什么？”

明日香与他分站着。她和加持在一起总是觉得很自在，但自从西瓜事件以来，她甚至想到他都感到别扭，她也靠在栏杆上，离他足足有五英尺远。

“你是个成年人了。”她说，“孩子和成年人不是朋友。”

“这听起来像是个明日香法则。”

“这是一个人人适用的法则。”

“好吧，孩子，请原谅我对你的关心吧。”

明日香看着他：“道歉总以‘对不起’开头。”

“我说过我要向我的朋友说抱歉。”加持摊了摊手，扭转腰身，让他的双臂环抱万物，“但既然我们不是朋友……”

“好吧。”明日香说，“你可以做我的朋友。”

“谢谢你。”加持说。他把他的小臂放在栏杆上，望着傍晚远方的天际线，“有时候，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事一吐为快，告诉别人我们的感受。我想给你那样的机会，所以我带你去了一个让我感到非常安宁的地方，我曾发泄情绪的地方。”

明日香看着他，沉默着。

“你那天提到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在我遇见你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一切。我从来没有提过，因为大多数时候，人们需要一个地方说出自己症结。我无权告诉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该怎样去生活，明日香，我不是你的父亲。”

“所以，如果那次经历让你感到不舒服，我很抱歉。我的目的是帮你摆脱困局，但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加持喝了一口酒，“不管怎样，你知道我永远不会把你的情况分享给还不知道情况的某个人（译者注：这里原文用了*someone*，按美国人的习惯，这里有特指某个人，这里特指的某个人就是真嗣）。你对我说的所有话都是隐私，永远都是。”

明日香沉默了一会儿。她双手捧着苏打水，拇指摩擦着它的唇边，正看着下方的街道。

“你的确帮到了我。”她清了清嗓子，“我找到了可以倾听那些话的人。”（译者注：此处与第2章美里对真嗣说‘也许有一天她会告诉你’这句话对照）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是真嗣。”她明确。

“我想到了。”

“嘿，那么，我想我也欠你一句抱歉。”

加持摇摇他的头：“花园里的一切都不是你的错，明日香。”

“我说的不是花园。”明日香再次摩擦罐头，轻弹拉环，铃、铃、铃，她蜷缩着肩膀，欲言又止，“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她说。

“哦。”他说，“那个。”

明日香点头。她的大脑带她回到几个月前，回到和今晚很像的日落时分，但是是在太平洋之上。她记得躺在甲板上，看着最后一缕霞光，加持在她身边，他们聊完后，然后她——

“我不应该那样做。”她说，尽管天气暖和，但她还是颤抖。

“你什么也没做。”加持说。

“但我想。”她一只手捂着脸，“我花了很多时间想要成为一个大人，加持。我再也不想做那样的事了，我不想再那样了，对你。”

她内心的一部分担心加持可能会想要拥抱她，但他保持着距离。

“我知道你不想。”他说，“我知道即使是那天晚上，你也不是真的想那样，你是个好孩子，明日香，我不会因为你犯了错而评判你。”

“谢谢你。”她想说，但说不出口。她打断了自己，深吸了一口气。在那天里的第二次，她毫不掩饰地拭去了眼泪，这种感觉真好。（译者注：能在某些人面前哭真好，因为这代表了你信任他们，不止是对明日香，对我们也一样，作为成年人，译者有多久没哭过了？另外，这里和第28章和解章节里明日香一边哭一边道歉是一样的，也和第26章里明日香去医院偷看真嗣后哭的情节也是一样的，所以每当她在别人面前不遮掩眼泪的时候她就开始变得更好了。）

“谢谢。”她说，更加顺利了。

“随时都可以。”加持说，他举起啤酒罐，“敬成为朋友。”

“当然。”明日香说，微笑着，罐子叮当作响。

她看向他们身后，在厨房里。真嗣正在做晚饭，烟没了，PenPen平静地站在桌子边，等着自己的食物。她看着真嗣正在准备三个盘子，然后脱下围裙，挂在钩子上。

“哦-吼。”加持说。

“什么？”她说。

“我知道那种表情，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她撒着谎，翘起嘴角，“好吧。我可以大方的让你问。”

加持喝完了他的啤酒，然后把它揉成一团：“让我们听听。”他说。

于是她告诉了他。

((()))

周五早晨。第一遍铃5分钟内就会响起，而第三新东京市第一初级中学书记Hiroko Mizuno就要迟到了。她的妹妹起迟了，穿衣迟了，一切都迟了，这导致Hiroko上班迟到了。她只来得及在今天第一节课之前赶到前台办公室的桌子前。当进门时，她看到Hiroko校长不悦地目光，接着就消失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书记部里的其他女人都懒得抬头看她一眼。

在过去的一年里，Hiroko已经不是第一次想要辞掉这份愚蠢的工作了。氛围糟透了，职务糟透了，文书工作更加糟透了。仅在过去的两周里，她就花了7个小时与NERV管理员一起对“校际试点招生变更”进行安全检查。对于其他每一个孩子来说，日程安排或出勤的变化在几分钟内就能处理好。但对于2-A班的孩子来说，不行。对他们，每一项变更都附有保密协议，每一份文件都必须由有执照的NERV代理仔细审查和批准，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式三份的签名。这让人筋疲力尽。

不幸的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就业机会并不多——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也无济于事——所以她还在这里，被困着。

离第一次铃响还有一分钟，一个男人出现在她的桌子前。她抬起头，看见了他的NERV制服。她抬头往上看，看到了他那张吊儿郎当的英俊脸：“你好。”他说，“我是加持良治首席监察官，NERV情报部。我想和你谈谈我们其中一名驾驶员的注册事宜。”

“妈的。”Hiroko Mizuno说。

((()))

真嗣与明日香一起走向教室。走廊里空着，从每间教室里都传出老师们上第一节课的声音———首起立、敬礼、坐下的合唱，粉笔撞击黑板的哒哒声，椅腿在地上滑动声。真嗣迅速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又看向了走廊。

“怎么了？”她说。

“没什么。”

他们在沉默中走完了剩下的路。小光在走廊里，从2A班的门内探出头来，把已经完成的考勤表挂在门钉上。她看到他们走近，笑了：“明日香！”她说着，把她身后的门带上了，遮住了班里听到这个名字时突然响起的喧哗声。

“嘿，小光。”明日香说，试图淡化她的兴奋。然而，小光拥抱了她，而这也大大缓解了她佯装郁闷的情绪。

“你回来了吗？”小光说。

明日香点头：“是的，我还是不认识汉字。”她给真嗣一个暗示，“另外，他需要我的帮助，所有帮助。”

“这是调动通知。”真嗣说着，转交了办公室批准的文件。

小光拿着并看了他一眼，但似乎并不在意他的存在：“我进去宣布。”她说完就走开了。在她重新进入教室之前，她转过身来，“嘿，明日香？”

“什么？”

“我真的很高兴你决定回来。”

明日香点头，勉强微笑了一下：“谢谢你，小光。”

小光消失进了教室里，明日香和真嗣站在走廊里，等待着。对真嗣来说，她似乎又在考虑自己的决定，并将她的沉默视为一种担心。

“你是想说点什么还是一直盯着我看？”

“哦。”他说，“嗯...”

“快给我说，第三适格者。”

“我只是……昨天你说你讨厌违背你小时候对自己许下的所有诺言。”

“是的。”

“嗯，今天你又回来了，重新入学。你不是承诺过不再做这件事了吗？”

“我回来了。”她说。

“我只是在想你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困难。”真嗣耸耸肩，“就像，你是否认为是在违背自己作出的承诺？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是这么认为，是的。我绝对是在违背承诺。”明日香看着真嗣，“但后来我相通了，谁在乎呢？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译者注1：谁在乎呢，这句是第22章真嗣在明日香单杀小力后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当时的情况和这里一样，真嗣承诺不再驾驶EVA，但是为了明日香又回去了，结果因为女朋友三位一体的太深了，结果被女朋友捶了一顿；至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句话在后文多次出现，这里的明日香性格基本就是了本文尾声时明日香的性格，除了三位一体尚未被克服以外，现在的性格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章节中明日香性格最成熟的时刻-因为她居然鞠躬了。）

门又打开了，小光朝他们笑着：“请进。”她说。

明日香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立刻，真嗣听到房间里爆发了惊讶的少年们的喧闹声。明日香在教室里奢侈地鞠了一躬，沉浸在喧嚣声中。这景象让他嘴角露出了笑容。

小光，仍然抵着门，看着他：“你也是，碇君。”

((()))

NERV松代基地只不过是围绕一个中央试验棚搭起来的活动板房群，而试验棚本身则是一个加固深挖的福音战士大小的混凝土大洞。当补给车队抵达基地时，这里还是非常空旷。美里周四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律子在一起，而她负责监督将万向节、电源线、传感器组、照明灯、舷梯和功能齐全的机库系统填满大洞的过程——所有这些都是为新到达的福音战士通过第一次激活测试时所必须准备的。

前往松代的旅程很别扭，之后的那个工作日也很别扭。无论律子在哪里，副司令冬月都不离左右，检查她的工作，发表评论，质疑一切。他倒是对一切非常愉快的样子，但世上所有的愉快都无法抵消他不断的出现和未知的目的所带来的不祥之兆。

到周四晚上，美里已经深信冬月在那里只是为了监视律子。但到了周五，她又不那么确定了。这位副司令以在通讯拖车里找到她开始了他们全新的一天，当时她刚刚给京都的空管中心打完一个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他说。

“航班晚点了。”她告诉他，“我们本应该在9点30分接收。”

“那驾驶员呢？”

“准时，和我们想的一样。我打算等我们把EVA安排妥当后再跟他谈谈。”

“很好，那现在呢？”

美里指着旁边设备棚里的备用发电机：“检查电力供给。”

“啊，介意我和你一起吗？”他问道，好像她能拒绝似的。

三号机在新时间点上按时到达。运输机把它卸载到试验机库内，在原地盘旋，用涡轮喷气机的下沉气流轰击着工作场地，同时自动万向架将福音战士从运输十字架上分离开。然后，运输机升空，再次朝着家的方向轻装而去。

美里检查了试验场，确保技术员们遵照律子的命令行事，对控制室的后勤格局进行了调整，并对新驾驶员进行了动员。冬月全程陪伴在她身边。他主要是在旁边看着，这迫使美里向他讲述自己的行动，解释一切，彷彿他在判断她的决定一样。但他只是点点头，笑着，继续呆在她左右。

“他怎么样了？”律子问，当她们又一起在控制室里时。

“第四适格者？”美里说，“他看起来很自信，准备就绪。”

屏幕上，铃原东二正在走进插入栓。他的新插入服穿在身上很合适，就好像他属于它。没有音频信号，所以美里看到他在被安排时正和一名技术人员交谈。他看着技术人员的眼睛，专注地听着。

“跟真嗣很不一样，你不觉得吗？”律子一边说，一边检查着她的数据平板。

美里没有回答。

冬月出现在她身边，检阅完房间另一端的控制终端后：“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做得好。”

“谢谢你，先生。”美里说。

“很快你就会有四名福音战士听命于你，少校，感觉如何？”

美里笑了：“就像我可以征服世界一样，先生。”

她担心这个玩笑可能开不成，但副司令以微笑回应了她。

“我确定你可以。”他说，“试着在你的新鸟托邦里为我们这些老家伙划一块地，好吗？”

“不保证，先生。”

屏幕上，插入栓的入口被封上了，插入栓的主体被旋塞到位。覆盖装甲呻吟着就位并锁紧。很快，熟悉的启动唠叨在美里周围出现，律子正带领她的团队通过最后的安全检查。

“启动一级连接，开始脉冲广播。”

“标称值超过所有指标。”

“核对表已完成1350项。”

“初次接触：状态为绿色。”

律子把她的数据平板拿在身侧，专注地看着测试：“允许进入第二阶段。”

“神经系统互联可以启动。”

“核对表完成2550项。”

“所有谐波读数都是正常值。”

“接近绝对边界。”

美里转过头去看谐波读数。绝对边界线是红色、红色、红色，然后闪着绿色。

然后它突然倒流，一次完全的谐波级联失败。红色的应急照明闪电式地闪过了房间里一半的控制台。

“阿律——”她刚开口，但律子已经在喊了。

“切断连接！关闭所有系统！”

一个技术人员转过身来：“没有反应，我读取到EVA号内部的一个自主能量信号。”

“使徒？”律子说。

美里看着冬月，他似乎和其他人一样震惊。控制室里一片恐慌。有人奔向出口，砰的一声把门打开。外面的光线泼洒进来。另一名技术人员从主谐波控制台扯下一块电路板，试图硬重启它。

律子抓住美里的胳膊：“要爆炸了。”她说。

“能量指数上升！”有人喊。

美里抓住冬月：“趴下！”她说着，一把把他往低处拽。

她感觉到地板时已经猛得撞在上面，冬月哼了一声，倒在她身边。他看着她，某些最后的想法不经意地滑出他的嘴唇之外：“我们需要——”

然后，随着突然而来的高光和难以置信的噪音，整个世界被抽打进黑暗之中。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一章：大块头

大块头

他们叫他大块头东二，不是因为他能经得住暴雨或者看粗俗电影或者不需要捂眼就能把自己膝盖上的皮扣下来，就像有时你会说“他有这个能耐”之类的。不，他们叫他大块头是因为他吃得很多。他吃得非常多。他从学校的便利店购买他的午餐。每次几乎都能装满两个袋子，并且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快速买单，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他刷政府的餐卡。

有时候他爸爸会告诉他，总有一天他会变胖。“当你的那些新陈代谢慢下来时”总是这样开始，而他总是回嘴“可能不会，老爹”。虽然他这几天回嘴的声音不大，基于他现在吵不起架。其他时候他会吵上一架，因为去他妈的，为什么不吵呢？但现在不行，现在的情况不行。

周一

他猛击闹钟起床，大多数早晨他都猛击闹钟。他在闹钟响之前就起床，关掉它，然后一跃而起。他在一瞬间冲了个澡，哐当地例行公事——脸、头发、胸、手臂、腿、脚、蛋蛋、屁股。在三分钟内搞定，砰。

新陈代谢。是的，对的。他有新陈代谢，但最主要的是他有多动症，他坐不住。上课时脚磕磕碰碰，吃饭时膝盖上下抖动，脑袋总是转个不停。随时准备着，准备着打架或大笑，最主要的是，他已经准备好去搜寻美女，他喜欢美女。

虽然没有多少朋友，他可以有更多朋友，但他不想要，他告诉自己，一大堆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午餐时，他们围在操场边的一张大桌子旁，传递零食并向女生群派出大使，然后姑娘们会派一个过来，如此反复。他告诉自己，他讨厌这样，跟女孩说话可不是这样的，当东二和一个女孩说话时，他会亲自开口，决不会有乒乓球大使那样的垃圾。

他还没跟女生说过话，但他会说的。他只是还没找到一个值得他交谈的人，仅此而已。他绝对不是在害怕。

洗完澡，他穿好衣服，他在厨房爆发，检查橱柜，没多少东西。他抓了两片面包，把一片塞进嘴里。

老爹坐在厨房的桌子旁，酌着他的咖啡。他不需要看就能看到他爸的眼袋：“你放学后要去医院吗？”他爸爸问。

“是的。”他回答。

他离开家的时候没有说再见，他爱他的爸爸，当然，他的爸爸也爱他，不需要说出来，他们都心知肚明，这很好。

((()))

一大群男人聚在一起的主要问题是，这就不像是男人。真正的男人不需要一群人。让你的朋友人数少一点。一个基本上是兄弟的朋友才算是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名单精简到一个精英的狼群。

东二有他的狼群。

剑介是他的跟班狼，不过只是头蠢狼。这种狼只会数一数有多少只瞪羚之类的，然后汇报给狼群。计数狼，每个族群都有他们的计数狼负责记录骨头之类的东西。剑介从小学就跟着他混了。他支持剑介，剑介也支持他。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搞诈骗、赚钱、吹牛。从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

大多数下午，当他投篮时，剑介都会坐在路边。剑介不是篮球型，但这很酷，因为东二不是一个喜欢坦克胜过喜欢人类的怪胎，所以一切顺利。

他在小泽和长官的街角找到了剑介，在他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然而，今天早上，他获得了一个惊喜。

“真嗣！”他喊道，在他还未得及控制住自己之前。

碇真嗣朝他微笑。真嗣的笑容总是让东二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好像他很紧张。但当他刚认识他时，真嗣根本不笑，他就把紧张的微笑看作是一件好事。他慢跑几步，拍上真嗣的肩膀。

“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真嗣被撵出去后就没走过他们的路线。

剑介大声说：“他现在回家了。”

“不可能。”他说。

“是的。”真嗣说。

“又美里小姐住了？牛逼啊。”

真嗣摇了摇头：“拜托。”

剑介点头：“东二说得对，就是这么牛逼。”

“别再这样了，伙计们。”

“伙计，真嗣，美里是一个超级美女。”

“拜托……”真嗣说。

剑介向他做手势，某种程度上意思是请冷静，所以他决定冷静。

“红魔怎么样了？”他又问。

真嗣翻了个白眼，向学校走去，剑介跟着他。

“怎么了？”他发现自己在说话，对着他朋友的背，“哦，两个月前你们这些家伙肯定会嘲笑那事儿的。”

((()))

他们走了几个街区，转到渡边街，然后向南走。真嗣和剑介一路都在交谈。东二走在他们后面。他在掌心之间来回颠球，在走进和走出灯柱间运球，并在其他两人减速时练习后撤步。他的控球能力很好，他认为，可以参加校队。

但他没有参加。教练通常会通过球员的手机联系他们，而他没有手机。爸爸说可能明年吧，等情况好转的时候。

这两个家伙谈论的都是剑介的常规废话。军队部署，武器研究——所有这些都是剑介从他老爸的电脑里偷出来的垃圾。而重点上，剑介又提到了新福音战士，剑介高潮了，他已经为此高潮了一个星期。他想知道新驾驶员会是谁，他们会派一个像怒流那样的人来吗？

真嗣告诉他，他不知道。

东二大声说，提起那正是他生活中所需要的——另一个怪人。

剑介让他继续运球。

东二告诉他他妈妈的运球很好。这完全没有意义——毕竟剑介的妈妈已经死了——但这结束了谈话。两个月前，他们可能会嘲笑明日香是个怪人，那时，这是一个在这个宇宙被普遍认可的常识，只是众多常识中的一个。太阳从东方升起，狗讨厌猫，惣流·明日香逃跑了。

但现在事情变得奇怪了。

渡边与猪木的路口，他们的三人组变成了四人组。

绫波在十字路口处等着。她双手托着书包，看着他们走近。真嗣说你好，剑介说你好，东二没说话。

绫波和剑介走在一起，他们没有牵手什么的，但他们站得比任何不牵手的男孩和女孩都近。东二运球，看着他们。剑介不再问她关于爆炸的事，真嗣也没有提。事实上，在剑介跟她问好之后，他们就几乎完全没说过话了。丽看着这两个家伙继续交谈。

那两个人也许不会想到她在观察，她的眼睛几乎一直盯着前方的小路。如果不是因为她和剑介走得那么近，她可能只是人行道上的另一个路人。

但东二在她上学路上都在观察。大多数孩子都回避她——一个幽灵女孩，有着蓝头发红眼睛，没有父母——但他从来没有害怕过。他已经明白了她是如何关注别人的。微微侧目，她歪着头看窗外的样子，其实她是在听身边人的交谈。真嗣刚转学来时她曾经这样看他。

此时此刻，他知道她在关注着剑介。

东二喜欢丽，不是那种喜欢她，他只是正常喜欢她。她和大多数人处不来，但不是因为她刻薄。她只是不合群，没有社群，只是没有族群，她是只独狼。在她刻意不看自己感兴趣的人时，他看着她的眼睛，他心里有一部分是理解她的。

他就不是那样的，他很合他的群，他的族群坚如磐石。

他运球、他走路、他观察、他聆听。

((()))

午饭前的学校都很烂，午餐通常起飞。今天，他把买来的午餐袋扔在他的课桌上，看着剑介。他问剑介他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吃饭，剑介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最后找了个借口：“我今天只是有点想和丽一起吃饭。”

东二告诉他，他也可以和丽一起吃饭。他喜欢丽，不是那种喜欢她，他只是正常喜欢她。

“对不起，伙计，我只是想和她待一会儿。”

所以他单独吃饭，而且他吃得很快。在午餐的后半段时间，他蹦跳地跑到篮球场练习。三分球，除了进球还能有什么。运动的感觉真好，动起来，进球。他绕过假想的防守队员，在油漆区外投中两分，教科书般流畅。

午餐结束的时候，他运动得过了点。当他看到班级代表站在走廊里找他时，他立刻意识到了错误。他害羞的缩了一下，但还是向前走，准备好了挨骂。

她注意到他：“铃原！”她说，就像她生气时的样子：铃-原-，就像她每个音节都在剪掉一坨大便。一想到大便，他就咧嘴笑了，走上去完蛋了。

“你不知道怎么看时间吗？”她说。

他告诉她他没有表。

“好吧，去买一块！”

他告诉她这不太可能。

“进去！”

他进去了。

((()))

放学后，他乘电车去医院。篮球在他的手里，在他的双手之间抛来抛去。下了电车，他运球到门口，走进去时把篮球夹在腋下。他签到时，前台的秘书对他微笑。他也回以微笑。他们从未交谈，但每天都会相视一笑，除了周三她不上班的时候。

他乘电梯上了十四楼。他走到大厅——大多数时候是108步——停在1437号病房，像往常一样。门开着。他敲了敲敞开的门框，然后走了进去。

小樱在睡觉，一个护士正在检查她的生命体征。她看到他进来，笑着。

“物理治疗。”她说，作为一个解释，“她累坏了。”

东二点头，也回以最好的微笑。他向她道谢后，她就离开了，但他和妹妹仍然不是单独在一起。1437是一间双人房。帷帘拉着，所以他看不到另一个病人，但他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呼吸是一阵撕裂般的喘息，随着呼吸机的嘟嘟声起伏。那声音让他想象他们的伤势，而他的想象都不美好。

如果可以，他会带小樱离开这里。她不该留在这里。她需要更好的照顾。微笑无法带来这些。

他把篮球放在两脚之间，拉着椅子在床边坐下，看着睡着的妹妹，听着邻居断断续续的呼吸声，等待着某些事，等待着任何事，来改变这里的一切。

周二

闹钟嘟嘟响。他猛击关了它。起床，淋浴，毛巾，刷牙，穿衣，早餐。

“你放学后要去医院吗？”

是的。出门。

((()))

学校糟透了。午餐糟透了，这次。剑介闪得更快。东二希望真嗣还在周围。至少真嗣身边没有什么女朋友可以让他甩了他。

他午饭吃得很快走向门口；手里拿着篮球走向球场，但一条纤细的手臂挡住了他的去路。纤细的手臂滑远，变成了洞木光纤细的身体。

“买表了吗？”她说。

他告诉她不，他还没有。

“我能相信你没有手表也能准时回来吗？”

他想着说谎，但有一种感觉告诉他，他还是最好说真话：“不行，很不行。”

小光叹了口气。她走回自己的课桌，拿起她自己的午餐，又走回来：“好吧。”她说，“带路吧。”

他想告诉她，她不需要做她正在做的事情，而她让他快点。

于是他快点。

((()))

他投篮时，她坐在场边的长凳上，吃着看着。他的上篮砸在篮板上，落下；他的三分球吃到篮板后，弹出。每一次投篮都让他看起来像个傻子。今天是怎么回事？

他时不时看她，她肯定在看。

他试着集中注意力。他为什么需要一个观众？谁会在乎他回教室时是不是迟到？她每天早上都看着他不背书包走进教室。如果他连个该死的书包都不带着上学，他又能学到多少东西？他不需要一个临时保姆。

他在三分线外投篮。球令人满意嗖的一声。

“投得好。”小光说。

他看了看她，勉强说了句嗯，谢谢。

时间流逝着，她又开口了：“该往回走了。”

他和她一起回去。在路上，他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看她，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看他，最终，他们看到了彼此。

“那么。”他们都开始说，然后道歉，然后大笑。

他让她先说。

“你很厉害。”她说。

是啊。他开始说，但随后他试图让球旋转在他指尖，结果球掉了。他另一只手接住了球，但他仍然像个白痴。

她笑了，但不是嘲笑他。他知道别人嘲笑时是什么感觉。那是他考试成绩不小心被大声念出来的感觉，或者是他被点名时没举手的感觉，或者是三年级时，一个孩子不小心看到了他的餐卡并告诉其他孩子的感觉。小光的笑不一样。她的笑是为舞会准备的，她的笑是为他准备的。

他感谢她在球场帮他看时间。

“实际上，这很有趣。”她说，“如果你觉得可以，我还想再来一次。”

他觉得可以。

“也许我们明天可以就在外面一起吃饭，可以吗？”

他告诉她可以，他们回到教室。

也许午餐不再糟透了。

((())))

乘电车来到医院，运球到门口，签到时微笑，电梯上楼，108步，1437病房。

小樱醒着。他进来的时候，她正在吃一杯冰淇淋。他爸爸坐在她旁边，在一把椅子上。他没有站起来。

“东二！”她说。

他站着听她讲解她的康复课程。她的朋友们给她寄来了更多的信，她可以让她的右手手指动得比以前更多。医生进来了，和爸爸聊了一会儿，东二吃完了她剩下的冰淇淋。

探望结束后，他和爸爸一起离开了。在人行道上，他又开始运球。

“真希望你能放弃那个愚蠢的东西。”老爸说。

他看着老头，继续运球。回家的路上，他们没有说话。

周三

闹钟、淋浴、毛巾、穿衣、早餐、出门，没有再见。

((())))

丽不在上学的路上，所以就只有笨蛋三人组。又在一起了，他们议论班上的其他同学、捉弄老师。东二能插嘴的时候也插嘴，但大部分时间不能，他们谈话时跳过他或者干脆注意不到他。就像他们之间隔着一根橡皮筋，每次东二碰到橡皮筋，橡皮筋就会把他弹回来。

((())))

学校糟透了，但他期待着午餐。他整个早上都在想它，而且他那个早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洞木光。他一直都认识她，却也一直把她看成眼中钉。昨天，眼中钉变成了新东西。

他早就知道她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她有姐妹，她认真履行她的职责。她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第一个做志愿者，第一个举手发言。正是因为这一切，他觉得她没时间管他的破事。但昨天，她真的帮他这个垃圾计时。

他喜欢她。不是像那种——喜欢她，而是真的喜欢她——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午餐铃响了。他站起来准备去学校的便利店，但当小光叫他的名字时，他停了下来：“铃原。”她说，“校长办公室需要你。”

剑介在座位上转了个圈：“你又干了什么？”

((()))

Takashi校长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面。前面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有人，一把没人。东二对办公室、桌子、椅子都很熟悉。他来过这里很多次。让他不解的是，在他进门后，Takashi校长就指着一个座位，让他坐下。

他坐下了，但感觉很怪异，他总是站着被吼。

当他坐下时，Takashi离开了办公室，而东二独自和另一个人对坐。她是一位穿蓝色裙子的女士，她的头发是金色的，她的高跟鞋很高，他脑子里怂的那部分立刻把她归类为“美女”。

“铃原先生。”她开始说，“我是赤木博士，NERV工作，你和我有很多话要谈。”

((()))

他向周三晚上的秘书签到——一个男人，大多数周三都会看到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并朝病房走去。他妹妹吃完夜宵时，他坐在她旁边。他的篮球沉默着、他的脚步沉默着。

他们想让他成为一名驾驶员。他们决定让他代替他爸爸，这意味着由他来决定。赤木都给他列好了，对他寄予厚望什么，工作会带来什么。他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得去参加测试，他会接受训练。他会一直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工作，做他们做的事，学他们知道的知识，就像一个团队。

他的每一个问题，她都有答案。谁会是他的老板？美里小姐。他会得到报酬吗？没有，但在他年满十八岁后会有一笔津贴。

那他现在能得到什么呢？

根据你想要什么，她说。

“怎么了？”

他抬起头，小樱正看着他。

“没什么。”他说。

“你看起来就像要拉在裤裆里了。”

他今天第一次笑。小樱也笑，被他突如其来的幽默所吸引。当他们的笑声消逝时，他又听到了帷帘后面男人糟糕的喘息声，他深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从赤木那里得到了合适的价格。

他再次弹了一下篮球，用力地，然后看着妹妹：“你不会永远被困在这里的。”他对她说。

“我知道。”她说。

“真的？”

“是的。”她指着自己的腿，“我在康复。”

他笑了：“当然。”他说。

周四

他对着闹钟打瞌睡，起晚了。他爸爸在他出门时对他发牢骚，说他懒惰。他没有还击。那老家伙根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也不值得他浪费口水。

((()))

他在去学校的路上想着剑介。他用第一节课的时间看着他但没有和他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他告诉那孩子他答应了什么，那会碾碎他。

老师说话的时候，他扫视教室。他发现绫波正在看他。他也盯着她看。两人的对视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她转移了视线，而他又看回天花板。

((()))

午餐来了，但他不饿，他捡起球朝门口走去。

小光正在球场上等着他。

“很高兴你今天没有遇到麻烦。”她说。

他停在她前面，而她坐在露天看台上：“谁说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我说。”她说，“不然人们为什么要去校长办公室？”

无论他想告诉谁都可以，他什么都没签。赤木没让他保守秘密。他可以告诉剑介、真嗣、他爸爸或任何人，但他没有。说实话，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不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真的在乎。

小光在看着他。他不明白为什么，但他想告诉她真相。

他运球两次，三次，然后两只手掌夹住球。

“你知道。”他说，“你和我从不怎么说话。”

“是吗？”

“是的。”

“好吧。”小光前后摆动她的脚。每摆动一次，她的鞋底都会蹭到人行道上，“我们可以多聊聊。”她说。

东二把球放在地上，坐在上面。他捋了捋头发，说话时没在看她。

“我没有遇到麻烦。”他说，“有一位女士来找我，从NERV。”

“哦。”小光说。

“他们想让我驾驶其中一台机器。”

“你会去驾驶吗？”

东二点点头。

“你告诉别人了吗?”

他摇了摇头：“还没有。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当然。你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驾驶?”

“明天。我一整天都不在。”

“你害怕吗?”

不，他打算说，但接下来，他看着她，看着自己的谎言在她棕色的眼睛里土崩瓦解，他说了实话。

“是的，我快要吓尿了。”

小光很安静。远处，铃响了——午饭结束了，他们俩在那一刻都没有动。

“我们应该回教室去。”他说，站起来捡起他的球。

小光也站了起来，他反应过来之前，她就把球从他手里夺了过去：“如果我们不回去呢?”她说。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是吧?”

“不。”她弹起了球，双手，“来吧，让我们来个快速一比一吧。”

“一对一。”他说。

“随便吧。”她说，她绕过他，向着篮网。他看着她，直到她投篮，球像枪弹一样从篮板上飞出。

他笑着在她身后追逐。

星期五

葛城在测试棚与他会面，在脐带桥上。她和他握手，他第一次用不同的眼光看她。

“你好吗，铃原先生?”

“还好。”他说，然后又试了一次，“我很好，呃，很好，女士。”

她微笑着，从三佐坚毅的目光中，隐约可见美里小姐的光彩：“制服合身吗？”她说。

他告诉她很合身，虽然并不合身。它黏在全身的每一处地方，烦躁得要命。他好奇那是真嗣尺码而不是他的，还是所有的插入服穿起来都这么难看。

她祝他好运，告诉他一切都会很顺利，她很高兴他在这里，然后，吧啦吧啦吧啦吧啦。然后她把他送进驾驶舱。

插入栓旋入，里面充满了他几个月没有感觉到的水样黏稠，从他和剑介最终进入真嗣的驾驶舱以来。

他吸了进去，抑制住他被告知会感受到的恐慌。他咽了下去，保持冷静。

然后，激活开始了。他可以听到有声音在核对清单，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技术规格和数据。他想剑介会喜欢这部分，后来发现他不在乎剑介想什么。

他也不在乎美里想什么，也不在乎赤木博士、他父亲、学校里的任何老师或朋友会想什么。他们都是好人——他们用心，他们努力，但他们就是不理解他。也许没有人会理解他。即使是小樱也会长大，变得坚强，她的爱也会改变——她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爱她的哥哥。

也许这就是关键，他想。当他周围的屏幕从白到黑，从彩虹到橙红，他的感官延伸进一个难以理解的、更广阔的空间时：也许他能做的就是爱他所爱的人，接受他们能给他的缺憾之爱，与他们之间的误解达成和解。

通讯里的声音变了，惊慌失措。屏幕上滴答、旋转、变色，它们的读数变成了动脉红色。他那庞大的身体里有什么在尖叫。有人喊着要弹射，没有回应，情况危急。什么情况危急？东二握着控制舵，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小樱，躺在床上。

他的父亲，独自吃饭。

绫波，她的目光，相遇。

还有，洞木的脸，微笑。

运球、出手。

在永恒的。

夏日。

天空中。

(译者注：本章节写得真的很好，细读之下，暗暗的悲伤)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十九章

黑暗。

然后，一阵颠簸。

重新苏醒。

葛城美里睁开眼睛，立刻打算坐起来。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种无知被迫在眉睫的事态征服。

“哇，哇，哇。”声音伴随着按住她胸口和肩膀的一双手出现，想要让她躺下。

“她醒了。”另一个声音，在她的左边。房间里的光线很亮，磅礴地撒进窗户。

“我在哪儿？”她问道。

“第三脑科。”左手边的声音说，作为回答，茶色制服，一名护士：“叫医生来。”

“女士。”右手边的声音说，另一名护士。在她离开时，美里胸口的压力随之消失了。

美里又坐了起来：“发生什么事了？”

“我真的不知道，女士。”护士说，“你真的不应该动——”

美里哼了一声，希望这听起来轻蔑得足以传达她的意思。她把双腿甩出床，踩在地上。她的一条腿被紧紧得包扎，尤其是脚踝处。她感到冰冷的地砖贴在裸露在外的脚趾上，她试着站起来。

她失败了，最后倒在地上。疼痛阐明了她的困境：脚踝骨折，脚骨折。她试图用手肘稳住自己。更多的疼痛从她的手臂绽放到她的胸口。她痛苦地大叫，抱着手臂和胸口翻滚。

手臂骨折，肋骨挫伤，很严重。

当医生进来时，加持跟在后面，正巧看到作战部长葛城在地上打滚，愤怒的护士试图帮助她，但无济于事。

医生想要帮忙，却得到一句严词地“退后”而进退两难。加持站在后面，听之任之。

美里用她的健康的胳膊和腿稳住自己，撑着床站起来。以笔直的身姿指着医生和护士：“你们两个，出去。”

“三佐，你脑震荡了——”

“我清楚。”她说，“我决不开车，也不使用任何屏幕，请离开。”

他们离开了，医生离开时看了眼加持，加持耸了耸肩，像是在道歉，传达了某种介于抱歉和‘我早告诉过你们了’之间的信息。她在外面呆了多久，加持在这里又呆多久，直到等到她醒来？

门滑上了。美里遮住眼睛，试图遮挡外面的光线。

加持走到窗户前，轻触按钮，玻璃自己上色，光线消失了。

美里用单脚挣扎了很长一会儿才让自己躺回床上。加持扶着她走了一半的路程，她允许了。等她缓过呼吸，她看着他。

“多久？”她说。

“两天。”他说，“你还记得多少？”

她想吞咽，但嘴里没有口水：“这里有水吗？”

加持从床头柜上拿起一瓶水递给他。她啜了一口，让冰凉的液体在嘴里翻滚，意识到自己的口腔里已经变得多么恶心。她需要刷牙、淋浴和一些该死的答案。

“我记得测试出了岔子。”她说，“同步逆转了，血型变成了……蓝色，三号机是一个使徒吗？”

“我们的最佳猜想是，它是寄生型，通过插入轴寄生。”

美里又啜了一口，咽下去。她觉得躺在这里很可怜：“它死了吗？”她问。

加持点头：“初号机出击与它战斗。”

“真嗣杀了它。”她说。

“是的。”

尽管盖着毯子，身体也热得汗流浃背，美里感到瞬间地冰冷：“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

((()))

当松代的爆炸被探测到后，二科的特工从学校里接走了真嗣和丽，但他们没有接她。接着是由加持亲自开车送她到的总部。她最后看到的是真嗣的脸庞，他正进入一辆二科轿车，他在停车场对面对她微笑——自信满满。尽管她很沮丧，但她还是向他挥手，这让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对男孩挥手了？

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她一直等待，穿好插入服，站在二号机机库的脐带桥上，盼望着出击的命令。但命令从未有过，二号机仍处于冻结状态，没有碇司令直接的覆盖命令，它将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没有任何覆盖命令到来。

当战斗一触即发时，加持来接她，他们一起冲向指挥中心。她跑在前面，比他先进入，但她在主指挥桥边停了下来。整个指挥部辐射出一种紧迫而巨大的压迫感，使她不由自主地停下。塔前显示的全息地形图发生了变化，它的山峰和山谷不是更广阔的箱根湾，而是更远的地方——松代山南坡郊区的山脚和山顶。

‘阿尔法作战区’是全息图上的名字。

在远处的屏幕上，来自十几个甚至更多来源的镜头拼接和旋转。卫星图像、侦察直升机和装有预警的 VTOL飞机的空中监视、国联装甲部队的枪炮摄像机以及JSSDF的头盔摄像机，所有这些组成了视觉数据的万花筒。所有一切都展现同样的景象：一出琥珀色的夜景被三个泰坦巨人打破，就像地平线上的墓碑。

初号机，后援位置；零号机，向前推进，装备了调式步枪，准备好拦截目标，而目标本身，一架黑色的福音战士正向零号机的位置一步步逼近。黑色机体的特写被附载了网络生物特征。血型为蓝色，使徒确认。

“三号机。”明日香说，“三号机是目标吗？”

加持走到她身后：“他们认为它被接管了。”

“接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加持耸耸肩，基本是说他不知道。

“发出停止活动信号，强制弹出插入栓。”碇司令的声音阻止了下级军官的喋喋不休和高级技术人员的交头接耳，不容争辩。明日香第一次抬头看他。他隐约可见，很平静。

“停止信号及插入栓弹出指令弹射信号被接受了，但插入栓没有弹出。”伊吹中尉看向日向，“堵住了吗？”

日向摇头：“很难说。我们无法看见它背后的情况。JSSDF不会进入这么近距离的范围，而我们的高空信号也没有这样可见的清晰度。”

“紧急救援队正在响应松代地区。”茂同时应付着多个耳机，统筹着这些救援队的工作，“损害严重，我会随时通报情况。”

明日香以前从未在战斗中到过指挥中心。规划一次福音战士战斗所需的工作量的确巨大。面对这一切，她觉得自己仿佛只是长矛的尖角，被由几百名技术员、顾问和数百万美元的科技所组成的巍峨矛杆所推动。她希望真嗣也能像她现在一样看清这一切。也许这样他就会明白，他在外面并不孤单。也许这样他就不会那么恨它了。

“零号机已进入交战范围。”日向说。

“明白。”碇的声音是冰冷的，即使他提高嗓门直接和绫波说话，“丽，由你决定。保持距离，解决它。”

“确认。”

明日香看向加持：“插入栓还在里面。”

加持点头，嘴唇抽动着。

“他们不能这么做。”明日香转向目标，想说些什么，但加持用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阻止了她。

“太晚了。”他说。

明日香转身，看到了零号机与目标交战。

((()))

绫波丽在她的驾驶员同伴之前就知道了，在所有人告诉她之前。两天前当她的目光注视到第四适格者的那一刻就知道了。是什么泄露了秘密？是他的眼睛，还是她与这些生命之间的某种羁绊可以让她清楚的感知到，还是她日渐习惯的铃原东二的目光，以至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连彼此都无法言说的羁绊？

东二，剑介的朋友，第四适格者。

她的瞄准器悬停在三号机的背部，向它的脊椎顶部装甲斜射火流。一旦她展开她的A.T.力场，它就会暴露。装甲本身会首当其冲地受损。如果她判断正确，弹幕只会让敌方单位失去平衡，时间堪堪够她拉近距离并与它近距离接战。射程范围内的任何更多的火力都有可能损坏插入栓，并伤害驾驶员。

“丽，由你决定，保持距离，解决它。”

“确认。”她还没来得及考虑，这句回答就脱口而出了。保持距离？那她就得不停地开火，就得压制和中和，就得杀戮。

这样一来，她就无法保证驾驶员的安全，她的瞄准器稳定地闪烁着，它的准星已对准了那个插入栓。

她想到铃原东二，午餐时他的声音响亮，引来同学们的嘲笑，而当他意识到同学们在嘲笑他的开销时，他脸上的痛苦。他的脚翘在桌子上。当剑介和他说话时，他耸着肩，他从教室的另一端与她对视——一个她从未交谈过的好朋友。

一个善良的人，剑介的朋友，第四适格者。

她的手指搭在扳机上，但没有扣动，她犹豫了。

而在她的犹豫中，堕落的EVA发动了袭击。

((()))

三号机让绫波措手不及。当它砸到她身上时，冲击力撞击了一半的近距离视觉探头。其中一个画面完全断开，因为路面上被撞下的碎石砸到，掉落。不知怎么的，下方一个二级技术员，咆哮着发出命令，信号被关闭了。

明日香只能看到战斗的突然爆发。零号机的视觉信号被A.T.力场搅得混乱不清。从插入栓传来的音频可以听到绫波的咕哝声，反击声，几乎被撞在EVA上半身的巨大嘈杂声压抑至沉默。

明日香紧盯着信号输入，听着绫波挣扎着求生，并从视频片段中紧紧追踪着她绝望的战斗，一条蓝色的肘关节与黑色的面甲相撞，黑色手指撕扯着蓝色镀层，零号机的面甲在其头部撞进一栋房屋的刹那出现，其面部的独眼已经破碎。

明日香只是刚刚意识到她的下巴在绷紧，拳头在握紧，双腿在绷直。她的一部分想要去外面，想要成为那个为珍贵的生命拼搏、以双拳与双腿抗争命运的那个人。

就在此时，技术员一直在叙述信息，平静地描述零号机正逐渐遭受的损伤。

“颅骨结构严重受损。”

“颅骨破裂。同步下降。”

在屏幕上，三号机将零号机举到空中，一只手掌抓住了它残破的头部。绫波头盔的钢甲翘着，扭曲着，既因为它握紧的拳头，也因为某种物质，某种非自然物质。

“在颅骨结构和下层生物体上有扭曲。玛雅，你看到了吗？”

“这和我从三号机得到的数据很像。”伊吹在座位上转过来，“我认为使徒试图感染零号机，长官。”

碇司令没有犹豫：“打开颈部的爆炸螺栓，切断该EVA的头部。”

“长官，驾驶员的同步连接仍在运行。”伊吹说。

“我说了，切断它。”

“是的，先生。”

“搞什么鬼？”明日香喊道，走上前，“你不能就这样——”

加持再次拦住她，把她拉了回去：“现在不行，明日香。”

“他们要把她的头砍下来！”明日香说，“她还在同步中！她会感觉到的！”

“现在不是时候。”加持说。

碇司令低头看着他们：“首席监察官，如果第二适格者会成为一个麻烦，我建议你让她从当前情况中解散。”（译者注：要解散就好了）

“没有问题，先生。”加持回答，他看着明日香，想让她平静下来。

她不理他。指挥团队里无人质疑这个命令，除了伊吹客观的反对之外，没人抗议。

“使头部失能。”日向报告，然后点击了他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键。

屏幕上，随着一连串噼噼啪啪的热炸药爆炸声，零号机的颈部爆炸了。身体一瞬间松弛，瘫倒在地。冲击震动着山谷中的每一个视觉信号。

绫波的尖叫声响彻指挥中心，刺耳的哭喊声让顶部所有的扬声器都在鸣响。明日香本能地退了一步，她的手触摸着她自己的喉咙。

可没人在意。技术员继续敲打，互相汇报。

“同步网络离线了，零号机静默。”

“驾驶员的生命体征不稳定。”

“她在颤抖，她的身体在绷紧。”

“开始插入栓稳定。”

明日香的眉头更紧了，畏惧于面对自己的愚蠢。这不是一次有益的团队合作。她不是矛的尖端。这是一个由毫无感情的成年人组成的组织，他们对绫波丽的遭遇毫不关心。

真嗣在外面感到孤独是对的，她明白了。

“目标再次行动，向南移动。”

“推测表明，目标将在60秒内被初号机阻截。”

在屏幕上，三号机把牺牲品断裂的头颅扔到一边，走开了，它的脚步声咚咚地逼近现在唯一能阻止它的驾驶员。

“它里面有个孩子。”明日香说。在加持没有回应之后，她转过身看着他，“是谁？”

他叹了口气，在那之后，他告诉了她。

((()))

太阳低悬在山间，余晖亲吻着松代山南麓脚下平坦的谷底，把房屋上紧闭的窗户冲刷成琥珀的琉璃色。街道上空无一人，蝉鸣声，有律动地咚咚声震撼着大地——那是一个迎面而来的巨人的脚步声。每向前一步，它的影子一点一点得覆盖过人行道、电线杆、停车场里的汽车以及大地。咚。咚。咚。

真嗣紧握着他的控制轭。他与零号机的通讯停滞了。他的通讯线路上传来的声音安静而单调，好像一切都很好。零号机静默，仅此而已。没有丽的消息。没有什么能够担心，没有驾驶员受伤或疑似死亡。没有周边建筑物被蹂躏，没有伤亡人数。只有零号机，静默。

他对迎面而来的目标的视野非常清晰。夕阳前漆黑的轮廓。他自己EVA的镜像倒影。

咚。咚。咚。

“驾驶员还在里面，不是吗？”他说，不再关心他的声音是否响亮。他眨眨眼睛，点击图像，将其放大，直到只能看到目标的脸——厚重的黑色装甲包裹着炽热亮白的眼睛。

咚。咚。咚。

“另一个孩子。”他说，“跟我一样。”

咚。咚。咚。

托盘步枪握在他手里。他将瞄准网罩置于中心位置，正对着三号机的头部。他的手指悬在扳机之上，寒冷如冰之潮冲刷进他的血管，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扣动它。

随着一声噩梦般的咆哮，目标一跃而起。在他还没来得及开火之前，它就已经压在他身上，它的腿撞上了他的胸甲，逼得他蹒跚后退。他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他的身体刮擦在拥挤的住宅街道中间。他移动手臂想坐起来，结果压倒了一栋两层小楼。

他的镜头放大了目标的插入栓，仍然连接。

“该死。”他说，伸手拿起步枪。他又站了起来。

三号机的手臂射出，反常地拉长了。他感到它与他的喉咙相连，巨大的手指压力挤压着关节周围的挠性装甲，他咽了一口口水，在突然的恐慌中，他的步枪掉了。

三号机将他逼在地面上，背部与低坡摩擦。真嗣反击，抓住卡在他喉咙上的EVA手腕，试图把它拉开。它的眼睛在他的眼前，充满了白热化的仇恨。他抓得很紧，但也只

能稍微松开一点，只够让他喘气。总之，即便他挣脱了它的束缚又能做什么呢？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伤害到驾驶员。

我不能这么做，他意识到。

((()))

明日香在原地心乱如麻，想要通过意志力让初号机做她会做的事，把另一台EVA扭得失去平衡。甩开它，争取点空间。

在她上方，碇司令说话了：“真嗣，为什么不战斗？”

“我不能。”他的声音在通讯里很小，没有干扰，“我不能杀人。”

“不是他就是你。”碇说。

明日香抬头看司令，那不是事实，没那么简单。

“我做不到！”真嗣喊道。

“不这样做，你就会死。”

“那我宁愿去死！”

碇用拳头猛砸桌子，站了起来，大声向技术员下达命令：“关闭初号机的所有同步电路。将EVA的直接控制权移交给傀儡系统。”

伊吹在座位上转身，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明日香转头看加持。

“那是什么？”她问。

“这是一个可以代替真嗣驾驶EVA的系统。”加持说，“它凌驾于驾驶员的控制权之上，赤木已经为它工作了几个月。”

明日香眨眨眼：“这是真的？”

“是的。”加持说，他看了看屏幕，“它还没有经过测试，但如果它有效，至少真嗣的手上不会沾上任何鲜血。”

是啊，好像你完全了解他似的，明日香没有说出口。加持从没有收到过真嗣为他根本没做过的事情而做出的无数次道歉。她看着屏幕，听着伊吹的反对意见和司令的

拒绝，然后意识到，如果他们通过了这个决定，那么铃原东二会死去，而真嗣将永远不会原谅他自己。

她试想着她的EVA从她身边被夺走。即使只把它锁起来都让她无法容忍更何况当她已经在驾驶舱里的时候，让傀儡把它从她的控制中夺走？而她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它在没有她指挥的情况下移动，看着它在没有她同步的情况下战斗？这将是一种亵渎。

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是的，先生。”伊吹说，转回到她的控制台。她伸手去操作键盘，却突然被推到了一边。

明日香夺过中尉放在桌上的耳机，戴上：“真嗣！真嗣！他们要从你手里夺走它！他们会让它在没有你控制的情况下杀死他！”

“明日香？”他的声音很遥远，就像在隧道另一头。

“首席监察官！”碇司令喊道，“把这个孩子从我的指挥甲板上带出去。”

“先生。”加持说。

明日香继续说：“他们有东西可以从你的控制中夺走EVA，并让它反击。你必须战斗！如果你不反击，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杀了它，或者我来动手。别让他们夺走你的决定权！你该自己做出决定！别让他们——”

加持敲掉了她手中的耳机：“你在干什么？”他说。

明日香死死地盯着他：“做你们这些人不会做的事情。”

“让她说。”碇司令的声音，从他的高处传来。他仍然站着，低头看着他们，他的眼睛隐藏在眼镜的返光下。

加持退后一步，不再拒绝，明日香又拿起了耳机。

“真嗣，我在这里。”她说，“你现在就得这么做。快去，不然他们就会把它夺走。”

“里面还有一个孩子。”他的声音已经力竭、哽咽。

“目标成果正在增加。”青叶中尉说，“如果他要反击，现在就得行动。”

听了他的话，伊吹再次移动到她的控制台，输入那个什么傀儡系统的命令。

明日香感到恐慌在她的胸口升起，急促的呼吸、颤抖的双手是她还没能适应的。无论如何，他们就要开始了。真嗣会失去对EVA的控制，也许是永远。要么是现在，要么是永远。

她试图找到一些真实的原因让他战斗，但什么也没有。

所以她只好撒谎。

“驾驶员已经死了。”她说。

“什么？”

“我们又有插入栓遥测了，他已经死了，使徒融合了他，他死了。除了那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伤害了。”

明日香深吸了一口气，从舰桥技师突然投来的目光中，从加持的不悦的神色中，再从司令的冷眼中，她离开了所有人，就只剩她和她紧贴在耳边的耳机，只剩她和远处她唯一关心的声音发出的力竭喘息。

“你现在必须杀了它，否则它会来到这里。它会把我们都杀光。它会把我杀死。”

真嗣沉默了。在她身后，在屏幕上，初号机开始反击。

((()))

真嗣用双手抓住三号机的手腕，攥紧，手臂上冰冷的肌肉组织和他的锥形核心的相互连接开始发力，迫使它松手，接下来站立，逼着EVA后退。那东西嘴张着，但它没有咆哮，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个沉默的杀手。

它已经杀死了里面那可怜的孩子。如果他放任它，它会杀死他。它也会杀死明日香。

他感觉到了握力的绷紧和拉扯，让敌人失去了平衡，侧翻在地。刹那间，他获得了自由，滚在一旁。他的大腿和侧身压过一条街道，他急转着停下，空出的右手找到了丢弃的步枪。他让它就位。目标、中心、切换、拉。

声如雷鸣。子弹倾泻进三号机，将其撞得倒退，烟雾和弹片从它被摧毁的上身装甲中冒出来。一股巨大的子弹洪流从步枪隆隆的口中倾泻而出，与掉落在人类家园里的比例极不相称，直到枪口干涸。

三号机再次向前猛冲。撕裂的铠甲从它的身躯上滑落，就像黑色的雪片从山上崩落。下面的肉苍白、病态，布满了蓝紫色的条纹。污染。

真嗣把步枪扔到一边，站起来，猛冲向他扑来的敌人，把肩膀怼进敌人的肚子里。这次对撞具有纪念意义。真嗣在他的座位上向前倾，动能约束器束缚着他的腿把他紧紧地控制在座椅上。他猛踹一脚，当他把敌人往后踢时，他那更大身体的脚后跟卷起了路面和泥土。

目标的双手在他的背上乱抓，在巨大的裂痕上撕开一块装甲。当怪物的手指在他的脊椎上挖开出一条深痕时真嗣感到他肩胛骨之间的表皮疼痛的爆裂。接着一阵突发的静电干扰，他的HUD跳了一下，他意识到怪物把他的脐带电缆扯断了。

他只剩下两分钟的备用电量。

没有孩子应该死在一一台福音战士里。这不公平。他们拖着一个孩子，像他一样的孩子，把他拖进这愚蠢的生活中，让他坐在一张为他准备的让他被使徒杀死的座位上。这毫无意义，愚蠢又毫无意义。

真嗣无言的大喊，用肘把怪物从他身上推开，刚好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伸手进过自己的身体。在拇指一弹间，他解开了左肩塔架上的保险栓，部署了他的等离子渐进刀。刀柄完美地握在他的手里，他拔出武器，它的刀刃共振加速。

他把刀没入三号机的胸膛里，上下切割，撕开了感染的条纹、钢铁和苍白的肉。油和冰冷的血液涌过他的手指和前臂。

三号机再次伸手，他抓住了它的一只手，把它拉了回来。他拔出刀子，再次插下去，刺进了被支配的EVA的肩关节。他在关节处切割，刀锋饥渴地穿过死肉，刀刃发出的凄厉哀鸣回荡在琥珀色的夜晚。

现在怪物开始咆哮。疼痛？它能感觉到疼痛吗？

真嗣想象着死在插入栓中，窒息而死，就像一个不应该蜷缩在他周围的一整台福音战士一样。他想象着这一切，并意识到他并不在乎这个虚假的EVA是否会感到疼痛。他哼了一声，再次拔出刀子，让三号机的断臂掉落在谷底。

敌人向后退，低着头，用最后一只手臂抡了起来。防御性的攻击，最后的努力。

真嗣把它挡在一边，拉近了距离，把刀猛地捅进了它的脖子，抑制了它的咆哮。他横向挥刀，EVA脖子半边的肌腱在紫红色的血浆中松弛了下来。

还剩一分钟。

初号机将目标翻了个身，踩在它身上，两个巨人撞进了汹涌的河水中。真嗣举起双手，一次又一次挥刀，切割与劈砍，从他受害者的动脉喷溅和偶尔的防御攻击中，他看到了第一次出击时的遥远记忆，当他被包裹在他周身的机器中，看着并感觉到它的愤怒将第一个使徒切成了碎片。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记起那第一次出击。第二天晚上，他突然回忆起了那件事。

他不会忘记的。

三号机的手臂再次抬起，想要抵挡攻击。真嗣刺穿了它的手掌，把刀插进了它的脸中，刀刃滑过了头骨和脑壳，当他把刀拔出来的时候，刀又掉了出来，三号机的头部从太阳穴到脑干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他的刀锋在亲吻湍急的河水的地方产生了蒸汽。

三十秒。

目标几乎不再活动，但他没有停下。刀刃起落，起落，起落，在山谷中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就像精神变态的打铁人。鲜血喷向天空。随着被屠杀的福音战士的微微挣扎，河水翻滚着，河水随着人造液体的突然涌入而变成了彩虹之色。

真嗣继续砍杀。他刺向它的头部和胸部，每一次刺入都会打开一个新的嘴巴或眼睛。它几乎身首异处，真嗣用他最后一丝储备力量确保了它的身首分离。他的手指勾在伤口之下用力一扯，三号机那早已变形的脑袋被从肩膀上扯了下来。

然后他的屏幕变黑了，他的神经连接消失了，他再次孤独地在自己的身体里，被包裹在黑暗中，在那里，没人可以看见他蜷缩在座位上，也没人可以听见他的尖叫变成了抽泣。

((()))

初号机瘫倒一边，扑通一声跌入河中，旁边是被虐的受害者。河水冲下了河岸，拍摄战斗的JSSDF士兵从栏杆上后退，使画面剧烈地晃动。另一个从观察VTOL上传的角度显示，两架EVA并排躺在河中，它们长长的身躯就像水流中的大坝。

“三号机静默。”日向中尉报告，“目标被摧毁。”

“不，该死。”茂中尉压低声音说。

“为初号机部署备用电源。”伊吹说。她转过身，越过明日香，望向指挥台，“电缆塔吊应该会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内让它重新上线。”

碇司令没有表示出他听到了报告的迹象，或者，即使他听到了，他全都不在乎：“首席监察官，我把善后工作交给你来处理，优先考虑营救零号机驾驶员，随后确保照顾好松代团队。”

“所以现在你在乎零号机了。”明日香喃喃自语。在他差点杀了她之后，他决定给绫波适当的支持。

“是，长官。”加持回答，尽管司令已经往外走开，加持面向他周围的技术员，“派空中救援队到零号机和初号机，派一组救援队到三号机，如果有必要的话，把那孩子救出来。”

救援开始时明日香看着屏幕。巨大而实用的运输设备在战斗的废墟中嘎吱作响。零号机的头部最先被回收，拖到一辆工业运输平板车上。零号机的坠机地点以及初号机和三号机制造的爆炸坑周围分别竖起了警戒线。平民们已经从他们的住所和防空洞里疏散了出来，很快，感兴趣的的目光就落到了救援行动上，他们只是被士兵的恐吓和福音战士恐怖的外表所激发出的本能恐惧所阻挡。

救援行动大约30分钟后，丽从她的EVA里被分离了出来。明日香看见她跌跌撞撞地从插入栓顶部走下来。技术员和士兵在她身边搀扶她，手扶着她的肩膀和手臂。第一适格者的目光呆滞而涣散。明日香试着想象自己被斩首然后又活下来会是什么感觉。

丽被扶进一架紧急救援VTOL，它随后起飞，进入逐渐变暗的天空中。

初号机重新供电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一只吊车臂伸出来，另一条脐带电缆被连接到它的背窝里。在连接的那一刻，EVA因害怕而绷紧，它的肌肉把它拉直，变成了跪着的蹲姿。

“初号机的插入栓有音频了吗？”加持问。

“是的，先生。”日向回答。

加持敲了敲他戴着的耳机：“把初号机的通讯链路直接发给我。”

“完成了”。

“真嗣？”加持说，明日香看着他，欲言又止，“你没事了，孩子，我会让一个想跟你说话的人和你通话。”

加持摘下耳机把它递给明日香，他的表情在尽可能地表达了更多的歉意。

她一言不发地接过了耳机，它贴着她的耳朵上很温暖：“真嗣。”她说。

“嘿。”是他的回答，他的声音里带着点颤音。

“你没事吧？”她说。

“我不知道。”屏幕上，初号机转过头看着三号机的尸体。救援艇上的救援人员和岸边的起重机上正努力将其切开并转移。重型切割机喷出的火花照亮了水面，反射在初号机的装甲上，“它死了，是吗？”

“是的。”她说。

一群救援艇围着外露的插入栓作业，将它从死去使徒分泌包裹的僵化薄膜中剥离出来。半个插入栓弯曲了，在初号机对三号机进行了十几次打击中，它的结构被其中一次命中坍塌了。

“他们为什么要把插入栓切割开？”真嗣说。

“与插入栓的硬线连接已经建立。”伊吹说，“生命迹象不稳定，但存在。”

一支医疗队在一艘独立地救援艇上待命，一辆救援车和一架救援VTOL停在河岸上，比其他任何应急车辆都要更接近。

“我以为……”真嗣的声音越来越小。

“真嗣，听着。”明日香开口了，挣扎着想着合适的用词，“我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

随着一股冰冷的LCL的冲击，插入栓被打开了，而切割停止了。手在插入栓内翻找，抓住驾驶员的手臂把他拖了出来。他的右臂在肘部向后折弯，夹在背后。他的脸部一侧耷拉着。血顺着发际线上涓涓流下，他的眼窝破碎了。

明日香几乎无法相信那是铃原东二。

“真嗣——”她说，但耳边的声音已经消失了，通讯线路被切断了。

她摘下耳机还给了加持。他又看了她一眼，她才意识到，她误以为是一个歉意的表情，实际上是更加糟糕的东西：怜悯。

明日香不敢看他的眼睛。她在沉默中看着救援行动。

Author's Note: 大章节很快就来了，祝大家新年愉快

译者注：刀子已经来了，这个年还能愉快吗？

这章终于来了，大篇幅的战斗和心理描写简直是对译者的煎熬，加上刀子在心头砍来砍去，煎熬×2了，其实这里的明日香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对真嗣说的话也完全没问题，只是在最后由于时间紧迫被玛雅的动作吓到了才荒神出错（她其实只要告诉真嗣，他如果失败她就会死就行了，此文的真嗣头脑清晰明白事理不可能不明白她这句话的后果），我只能说这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剧本杀。

另外，这章里的真嗣也是主动的暴走，再次强调了红酒的基础设定之一，驾驶员的感情癖可以引发暴走，另外此文的另一个基础设定是驾驶员与EVA同步率过高后会带来三位一体，驾驶员性格会潜移默化的改变，直到远离EVA一段时间之后，主性格会慢慢回归，但不会完全回归他们原来的性格。本章的真嗣手撕三号机时就处于三位一体的状态。理解这一点，也许能帮读者在后文中更好的展开A. T. 力场。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章

关键词: *I Need you 我需要你*

初号机于22时从战场上被装载上真空运输机，一个小时后飞抵第三新东京市，然后又花了30分钟通过GeoFront升降平台终端，在机库里重新安置下来。整个过程中它都处于待命状态，先由运输机提供的备用电源供电，再由运送该装置的运输卷架提供电力转运进入总部。虽然指挥人员不断地赞美，但它的驾驶员始终沉默。插入栓内部的视觉信号被排斥，尽管可以通过覆盖命令打开摄像头，但他们还是决定，驾驶员的尊严应该被认为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有趣，明日香暗想，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现在倒开始考虑他那该死的尊严问题。

站在脐带桥上，她看着约束螺栓拧到合适的位置，听着从她脚下的深渊里传上来停滞油的哗哗声，等待着解锁装置释放插入栓。初号机看着她，发亮的眼睛瞪视着，无情的。她想象着真嗣在那双眼睛的后面，把她放大在他的屏幕上。这个想象让她难以与EVA的目光对视，但她还是坚持着。

她坚持了很长时间。

最后，目光暗淡了，插入栓释放了，EVA终于松弛了，几乎无声无息的，当它那巨大的肌肉组织失去了控制思想的凝聚力时——一个断线的娃娃。

真嗣爬下桥，站在她面前，无言的沉默。

“我……”明日香说，但却找不到语言。她走近，伸手拉他的胳膊，“他们想用这个东西，这个傀儡系统，它会从你的控制下夺走EVA，无论如何它都会这么做。”

真嗣热泪盈眶，明日香伸出双臂抱住他，把他拉进怀里，让他们的一切重归正轨。

“或者我来做这件事，没有别的办法——”（译者注：这里的她给的理由非常正确，首先，男票不主动就是傀儡上，如果傀儡也没搞定就是她上，如果她也没搞定就是她的傀儡上，她无法接受她的傀儡代替她，会让她想起母亲，所以，用欺骗让男票先上，男票主动动手，也许驾驶员能活下来。男票，你脑子不清楚啊）

“我在回程时想到了你。在我看到是东二后，我不认为他以后会离开我的脑子了，但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你，我想到我们在一起，我想到了我们的同步训练，还有在那火山里发生的事情。”

他的声音干涩，她知道原因——他的喉咙在插入栓里呆了几个小时后突然暴露在真正的空气中而疼痛。明日香的下巴靠在他的肩膀上，抱着他。他让她抱着。

“然后我开始思考。”他继续说，“关于我们的友谊有多少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的。EVA，绫波称之为我们的羁绊。我曾无数次想逃离这个地方，但我一直留在这里，因为我拥有你们两个人。其他所有人都在说谎和欺骗——甚至是美里——但你们是真诚的。这让我留在了你们身边。最近，仅仅是因为你了。”

他把她推到一臂远，他的眼中没有愤怒。

“你知道是他吗？”他说。

“我直到今晚才知道。”她说。

“但你在通话之前就知道了。”

明日香突然希望他还在EVA上。当她在说话时，她喉咙里有个节正在越长越大。

“是的。”她说。

“你知道他还活着吗？”

“真嗣，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杀了他的。”

“但你知道他还活着。”他说，“而你告诉我他死了。”

“是的。”她说。她看见他的脸色阴沉下来，匆忙用更多的语言、更多的真相来填充她空洞的语言。她曾经是否说过的、她自己是否相信的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她需要一切、任何语言，让他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谎言之上，不要集中在意识到她已经像其他任何人一样背叛了他之上。只要不让他离开她就行，“绫波做不到，我的EVA处于冻结状态，他们不会让我到外面去，他们有这个傀儡系统，他们要把EVA从你的控制下夺走。”

“你还是不明白。”

“我明白。”她的双手紧紧地抓着他的肩膀，紧紧地抓着，想要抱住他。

“不，你不明白。”他的手抓住她的手，把它们拉开，“我不在乎他们会不会把我的EVA从我这里夺走。”

“如果他们这么做，它可能会杀死他。”

“但他们没有，它没有。”真嗣用拇指指着自己的胸口。此刻，他盈眶的热泪漫过了眼眶，“我做的，我差点杀了他，我这么做是因为你告诉了我，你骗了我。”

“我是想帮你。”她说。

“这些对我有什么帮助呢？”真嗣取下他的神经连接器，用一只手捏紧。他指着初号机隐约可见的面甲，“我不像你那么喜欢它！我讨厌它，我一直都讨厌它。”

“不要走。”她说。

“给我一个留下的理由。”

令她自己吃惊的是，她没有犹豫：“因为我需要你。”（译者注：此处与第25章一样，是全书唯二的I Need you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不过两次都导向了无言的结局）

真嗣的下唇紧咬着，在本能浮现前把它咬了回去，压紧它。当他说话时，声音中已没有了哽咽。

“对不起，明日香。”他说，“但我再也不会驾驶这东西了。”

他从她身边走过，没有再看她一眼。她听到他的神经连接器触碰在甲板上的咔咔声，接着是落在桥下停滞油里的哗哗声，最后是门关闭的嘎嘎声，她又孤独地被留在机库里了，被初号机的目光瞪视着。

上方，在观察室里，加持皱着眉。他关掉了机库里的拾音器，转身离开：“天哪，我真讨厌我总是对的。”他喃喃。

（译者注：本段真嗣的眼镜蛇性格暴露无遗，明日香果然是一只老鼠，在面对蛇时毫无还手之力。）

((()))

美里又喝了一口无味的水，靠在床上，闭着眼睛。她试着在脑海中勾勒出这场战斗，残骸遍布在日本郊区，她的孩子们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才结束了这一切。

她的孩子们，她这样想他们多久了？她甚至现在还能听到律子的斥责。

“他……”她开口，然后又试了一次，“三号机驾驶员，铃原还好吗？”

“他还活着。”加持说，“只是勉强。插入栓塌陷时，他右侧身体的大部分都被压碎了。医生们认为他那只眼睛的视力可以恢复。还有，他能再走路就很幸运了。”

美里叹了口气：“真嗣知道吗？”

“细节上，不。”加持吸了一口气，“但他直接看到那孩子从插入栓里被拖了出来。”

“那其实更糟。”

“是的。”

美里用手捂住脸，加持的手搭在她的腿上，她让他这么做，他的抚摸抑制住了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她的孩子们，她可怜的孩子们。

她唇间只逃出一声呜咽，仅此而已。这就是她所能允许自己做的一切。在这之后，她把手挪开，让她的脸色阴沉下来，仿佛要抹去她刚才感受到的所有软弱。

“我得和真嗣谈谈。”她说。

“我觉得现在这不是个好主意。”

“为什么？”

美里看着加持，这时候才发现他穿着全套制服。他的手离开了她的腿，也随之不再是她的朋友，监察官加持良治代替了朋友的位置。

“关于在松代发生的事情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他说。

美里抱起双臂：“问吧。”

((()))

美里抓住冬月：“趴下！”她说着，一把把他往低处拽。

她感觉到地板时已经猛得撞在上面，冬月哼了一声，倒在她身边。他看着她，某些最后的想法不经意地滑出他的嘴唇之外：“我们需要——”

然后，随着突然而来的高光和难以置信的噪音，整个世界被抽打进黑暗之中。

时间流逝着，疼痛窒息了她清醒的心灵，侵蚀了她的神智，在她心灵的瓦砾中带出了幻觉时刻。她想她闻到了父亲的味道，感到他的胡子在脸颊上挠痒，就像他从前抱着她的时候一样。爸爸，她想开口。他在给她洗澡。温暖厚重的水拍打在她的两侧和双手，就像她被浸在沥青里一样。

爸爸，我不知道在哪儿——

她眨着眼睛苏醒过来。磨损的铜管刮在她的脸上。火花从身旁损坏的控制台里喷出。移动指挥中心的大部分都被摧毁了，它的墙壁和天花板向内卷曲。一名技术员躺在附近，他的躯干被一根倒下的柱子压住，他的棕色制服被他的鲜血浸透。血已经汇聚在一起，流遍了地面，浸透了她的身体。

美里试着坐起来，她的手臂断了，她尖叫着向后摔倒。

一个声音传到了她耳边：“美里！是你吗？”

“是的！”她设法说，“律子？”

“是我，副司令和我在一起。”律子的声音颤抖着，几乎要失去镇定，“你能到我们这里吗？”

美里转头，用她的肩胛骨扭着她的头。律子的声音隔着一堆碎石传来，那堆碎石之前由碎裂的路面和钢铁构成，指挥中心所在的地方已经和停机坪融为一体。夜色从天花板的缝隙里透了进来，天已经黑了，已经过去多久了？

美里看着她的手臂，手臂折成一个令人作呕的角度，她把目光移开。

“不一定。”她说，“我的胳膊断了。”

“坚持住。”

有动静传来，一个身体在废墟中摸索的声音，律子的手臂从废墟中伸出来，手掌张开着。

美里哼了一声，把她健康的胳膊抬起来，用她的手抓住律子的手。她的老朋友把她拉了起来，这让美里的胸口又一阵剧痛。她现在是站起来了，靠在瓦砾上，在低矮的天花板下猫着腰。

她的头眩晕着。过不了多久，她会再次晕过去。她快速地眨着眼睛，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律子的头发上沾满了血，她的还是某个技术员的，美里分不清，冬月躺在附近。他的胸口裹着律子实验室工作服的碎布。

“我需要绑紧他的止血带，否则他会流血而死。”律子说，“试着扶起他。”

美里点点头，一瘸一拐地走到副司令身边。她跪下来，用她的好胳膊帮助律子抬起他的肩膀，然后把他推到一个差不多坐着的位置上。它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让律子可以绕过他的胸膛，将止血带收紧在他的身上——这正是她们所需要的，美里用她的手和肩膀支撑着他。他呻吟着，声音像是痛苦的低语。美里知道这种感觉；只是把他稳住，她的肩膀和胸部就会重新绽放出针。

“你还好吗？”她对律子咕哝道。

“差不多吧。”律子回答。

“差不多是什么？”

“差不多，就是像我在工作一样，所以闭嘴，差不多。”

“请别吵了。”冬月咬紧牙关说。

“别说话。”律子措辞很严厉。美里对此扬起了眉毛，她从来没听过律子对副司令如此随便。

博士系紧了他的外衣：“好了。”她说，并帮助美里让她们的上级躺回地上。

美里瘫倒在他身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的头狂跳，她的视线模糊起来，把破碎的天花板和远处的夜空搅成一团旋转的彩色。她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脑震荡。她的其他部分想呕吐，所以她吐了，她滚到一边，大口大口地呕吐。她的视野里充满了星光，然后一片漆黑。

((())))

当她说完后，加持仍然看着她。他坐在她旁边，在凳子上，看着她打开水瓶，又喝了一大口。她尽可能地迎着他的目光。

“那是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他终于说。

“是的。”美里说。

“那之后你就再也没醒过。”

“我恢复了几次意识。”她说，“但都很短暂的。”

“你还记得这些过程中的任何事情吗？”

“只有片段。”美里的手放在膝盖上。薄得像纸一样的罩衫在指尖下显得粗糙。她想知道，在一个耗资数万亿美元的设施里，是谁决定节省工作服的预算，“我认为律子在什么时候移动过我，我记得警报声，他们向我们靠近时的切割声。”

她耸耸肩，放弃了。当她又注意到加持的时候，突然迫切得看着他：“律子还好吗？”她说。

加持点头：“她昨天出院了。她没有受任何重伤。”

“感谢上帝。”美里说，“那冬月呢？”

“副司令还活着。他在重症康复病房，完全昏迷，他们不确定他是否能挺过来。”

“我明白了。”三号机的损失、零号机的受损、丽的失败、铃原的受伤、真嗣一定经历着的痛苦，现在冬月的生命悬于一线，所有的情况都非常严重。

“我知道使徒已经死了。”她说，“但这感觉不太像一场胜利。”

加持的手回来了，抚摸着她自己的手，他的手指在她的手掌上很温暖：“你会挺过去的。”他说。

“我很高兴你仍有信心，”她说。

加持从床边站起来。接着，无言地吻了她的额头。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然后离开了。美里看着他走出去，然后看着窗外，思考着她告诉他真相是否会更好。

((()))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丽从NERV中心出院了。一个医生给她做了体检，把结果写在一张表格上，一个护士给了她一套二科特工从她公寓里带出来的衣服——一件运动衫和短裤，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拥有过——然后她被送走了。没有其他人跟她说过话，也没有人给她建议。她站在医院病区外的小路上，看着她周围的GeoFront。两个技术员从她身边走过，闲扯着，笑着。他们没有注意到她。

无事可做，丽一只胳膊夹着包装好的插入服，主动地回家了。以前从没有人给过她一套插入服，让她带回家。在她在NERV生活的整个时间中，只有在她需要插入服的时候才会有人给她。她现在需要一件吗，出于某种原因她不明白？还是医院工作人员只是不知道还能拿它怎么办？

在前往地表城市的有轨电车上，丽把它拿在手里，想着那套插入服是不是她的。是她的吗？她经常穿。它的大小适合她的身材。她使用它来履行她最重要的职责。但她也使用零号机。零号机与她的思维模式一致。但她无法想象自己属于福音战士。

到家后，她把包装好的插入服放在衣柜上。她看见一个小小的眼镜盒摆在插入服旁边。那副眼镜也是她的吗？还是它们只是从碇司令那里借来的？在它们被沸腾的LCL烫得变形后，他就抛弃了它们。

丽躺在床上，眼镜盒在她手里。她的指尖沿着脖边摸索着，本能地回忆起那种肌腱断裂、血液喷涌、神经撕裂的感觉。她还记得在那之后——突然的虚无，一切的缺失，以及连接被切断后突然回归的冰冷。

有那么一瞬间，通过EVA的羁绊，她体验到了真正的死亡：斩首，以及那之后的空虚，在她的记忆深处呻吟。她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空虚上，却感到自己的记忆在它的边缘滑坡，无法深入其中。她只记得经历过，却无法，在记忆中，再次体验。

丽打开盒子，手里拿着眼镜。当物品被转交时，物品的所有权是会发生变化，还是被完全解放？这些物品是她的、他的，还是不属于任何人的？

人生第一次，丽把眼镜推到脸上。它对她太大了，因为它适合碇司令的面部结构。通过它观察世界是很痛苦的，因为镜片是与碇司令的视觉缺陷相协调的。但丽发现，如果她闭上一只眼睛，透过那片脱落镜片的镜框来观察，她就能看得很清楚。

((()))

医务人员抗议，但他们权力有限远远无法凌驾于NERV的作战部长之上，所以她自己出院了。用一根拐杖和一瓶止痛药让她动起来已经足够了。她告诉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引导着她的脚步，带着她下了两层楼，来到了重症监护病房。

失败的责任。已经过去太久了，那么多次的胜利，她的一部分已经渐渐习惯了。MAGI照例会评估她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但她还是获胜了。计划、系统、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孩子们，都获胜了。而当他们失败的时候，EVA们就会自行接管，胜利如同探囊取物。

但现在，看着里面的铃原东二，她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这个孩子被埋在一堆密密麻麻的医疗设备下面，他的身体包裹在一个完整的康复套件里，就像一具黑色的棺材。护理人员在他周围徘徊，不停地忙碌，给他注射镇静剂，控制疼痛。手术工具被放在床脚的消毒槽里。美里隔着玻璃看着，她的倒影叠在抢救中的孩子身上。

而在她的倒影之后：金发，绷带。

“他们说他的手臂可以恢复。”律子说着，向前走到她身边，博士自己的手臂还吊着绷带。她的半个头上也缠着绷带，但两只眼睛都够看见，让她发现、让她探寻，“他的眼窝被压碎了，他们正在努力抢救。”

“眼窝还是眼睛？”美里说。

“不能确定。”律子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摇出一根，点燃了，“我很惊讶你已经下床了。”她说。

“躺在那里可不太好。”

“是啊。”律子说。

“给我描述完整过程。”美里说。

吸气、呼气、香烟：“三号机的残骸正在被修复，我不想扫你的兴，但上半部分的损坏似乎是可以被修复的。我们也许可以保住它。”

“零号机？”

“零号机的斩首是一次干净的破坏。我们可以让它在一个月内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我们加紧，时间可能会更短。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架可作战的EVA。”

“可能会有两个，如果司令解除对二号机的冻结。”美里说。

“别抱太大希望。”

美里调整了一下自己。她的拐杖开始在腋窝上磨擦。在玻璃那一边，一名护士打开了铃原治疗套件上的舱门，注射了一针新的静脉注射剂。

“通知他父亲了吗？”她问。

“我们让他知道了我们能做的一切，但在做完手术之前，他不被允许进入病房。”

“请使用他的名字。”美里的声音很低。

“当然。”律子又摇出一支烟，递给美里，尽力表示出歉意，美里接下了。

“我好几年没抽烟了。”她说，接受了打火机的火焰。

“我知道。”律子啪的一声合上了打火机。她隔着玻璃做了个手势，“我跟着提交了转院令，他的妹妹现在在我们的设施里了。当然，他父亲是可以去看她的。”

“谢谢你。”美里说。

“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通过玻璃上的扬声器，他们可以听到监控器的蜂鸣声和铃原东二呼吸辅助跌宕的喘息声。这种声音一直持续着。

“他很害怕，而我告诉他他会没事的。”

“这不是你的错，美里。”

“有趣，那是谁的错呢？”

“没有人。”

“你是这么想的？”

“政府机构和军队的行为方式已经过时，个人责任制这样的概念已不复存在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美里扬起了一侧眉毛，“司令不应该为命令他的士兵去送死而烦恼吗？”

“这意味着他可以尽情烦恼，但那无法改变他的行动，也不负有最终的责任。你不得不与使徒作战，这意味着你必须把这些驾驶员送上伤害之路。这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但必要性超过那种反感。”

“那么，我应该把我的内疚扔到窗外去，是吗？”

“这也许是个好主意。”律子耸耸肩，“但我觉得你做不到，而我也真的不希望你能做到。”

美里看着她的朋友：“加持跟你说过话了？”

“是的，他说了。”

“你跟他说了什么？”

“说了你帮我处理了冬月副司令的受伤，然后你就昏过去了，之后不久我也昏过去了。”律子凝视着她，“那你跟他说了什么？”

“同样的事情。”美里说，“我帮你搞定了冬月，然后就晕过去了。我告诉他，那之后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我明白了，那么你还记得什么吗？”

又过了一会儿。美里抽完烟，开始寻找烟灰缸，对面的墙上就有一个。律子捏着她的烟头，走到烟灰缸旁，把两支烟都熄灭了。当她走回来时，她看着老朋友的眼睛。

“我们应该出去走走。”美里说。

“是啊。”律子说。“我想是的。”

((()))

在下午三点左右，她家的门铃响了。这声音干扰了她，把她的思绪从记忆中拉出带入到现实。影子在地板上更长了，虽然她记不起它们缓慢前进的过程。门铃让她突然意识到她自己的眨眼和呼吸，以至于她怀疑自己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是否只是在做这两件事，她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剑介在那里：“嘿。”他说，用打招呼的方式。

“你好。”丽说。

“我在电话簿上查到你，班级电话簿，那个。”剑介指向门旁的地址牌，“我就是这样知道你住在哪里的，我希望你没事。”

丽想了想，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就这么说了。

“很好，是的，很好。”剑介指着她的脸，“你戴眼镜了？”

丽意识到她还戴着它：“不。”她说着，把它摘了下来，她差点提到眼镜的前主人，却发现自己并不想说，胸闷的感觉告诫她不要这么做，告诫她，在这种情况下说出真相会带来麻烦；会让她的胸口更多的绷紧，更多的痛苦。这就是尴尬吗？

“我能进来吗？”剑介说。

丽站到一边，他走了进来。她关上门，把眼镜放在她小小厨房里的岛台边上。剑介走进公寓的里面。

“你一个人住这儿？”他说。

“是的。”丽说，“我跟你说过了。”

“是啊，但亲眼看见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感觉不像你，仅此而已。”

丽在房间里环视了一周，光秃秃的墙壁、脏兮兮的地毯和稀疏的家具。在她的脑海中，她把它与葛城的公寓进行了比较，意识到她对一个家应有的样子几乎没有任何参考框架。与此同时，她发现了，在她人生的第一次，她发现自己的房间有些不对劲，她发现它缺少了什么。

剑介面对她：“只是惊讶。”他说，用的是她已经适应的那种说话方式，当他想要填补空虚之时。他伸手去拿她的一把折叠椅，把它转了一圈，然后坐了上去，“昨晚战斗机紧急出动，你们被带出教室后，学校就全面封锁了。是三号机的测试出了问题吗？”

她的胸口突然察觉到绷紧，看着剑介，她试着想象他对她要告诉他信息的反应，但她发现自己无法做到。那场景没有在她的脑海中展开。它太复杂，太未知，她的大脑无法表达。突然间，她非常希望能回到主脑中独处，或是回到遥远的森林中仰望星空，只要能摆脱这种窒息，摆脱这种人性时刻。

“怎么了？”剑介说。他期盼地看着她，但没有恶意。他总是好奇。丽试着想象他十年后、二十年后、四十年或六十年后的样子。她试着给自己那个遥远的透视，想从中找到安慰，但她没有。只有剑介，十四岁的他，站在她面前。

“丽——”

她抹着脸，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看着皮肤上落下的湿润：“我怎么了？”她说。

剑介想办法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他无法让自己做得更多了。

“发生什么事了？”他说。

“铃原东二是驾驶员。”她说，手上的一滴泪珠顺着掌心流下，溅落到地毯上。话源源不断地出口，既然第一句已经说了，剩下的就容易了，“三号机被一个使徒污染了，我奉命摧毁它。”

剑介没有动：“你打败了它？”

“没有。”丽说。“我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是什么意思？”

目标背后闪烁的蛛网膜。片刻的犹豫。疼痛，头上的疱疹，就像手术刀的刀刃在她的皮肤下钻来钻去。爆炸的子弹，盔甲像撕裂的皮肤一样破碎。漆黑一片，深不见底。（译者注：此处的斜体字是丽当时第一人称的心理描写）

“零号机被攻破，它会被感染，碇司令下令切断它的头。”

“他们砍了你的头？”

丽没有回答：“三号机被初号机摧毁了。”

“真嗣干的。”剑介的手还搭在她肩上，但里面的温暖已经消失，“丽，东二还好吗？”

丽抬头看着他：“不好。”

((()))

Alpine停在一座浅浅的山脊上，眺望着GeoFront湖面。美里把它停在车位里怠速，空调在低风档。她伸展了一下受伤的腿，感觉到脚踝上的绷带此刻在绷紧。律子坐在她旁边。

开车来这里的过程一直很安静，两个女人都不想冒险在总部附近谈话，但现在她们都来到了这里……

“我们安全了。”美里说。

“你到底记得什么？”律子说。

“不行，不可能。”

“什么？”

“我不是在为你缩小范围，好让你挑挑拣拣地说出你想坦白的那一部分。”美里说，“我听到了很多，我们就假设我听到了一切，然后我们从那里开始吧。”

“美里，我没打算对你隐瞒一切——”

“现在。你现在不能对我隐瞒一切了。”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律子把胳膊搁在副驾驶门的窗户上，用手轻托着缠着绷带的头。她闭上眼睛，“我在这里无法确定方向，我不知道你想要听什么，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口。”

美里凝视着她，想弄清楚这是不是在作戏。她看着律子紧张地不停摆弄着她的绷带，闭着眼睛，有节奏的呼吸，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可能是在假装焦虑，但在封闭的车厢里，美里觉得除了真正的恐慌和困惑，她很难从她朋友的行为中发现什么。

“好吧。”她说，“我帮你救了冬月，然后我就晕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了，听到你们俩在说话。”

律子没有动，她的呼吸沉重了，美里继续说。

“他告诉你不要‘让他得逞。’”她说，“我猜那个‘他’是碇司令。你一直让他保持安静，但他没有闭嘴，‘别让他得逞。’”

“你就听到这些吗？”

“不。”美里说，“他提到了你妈妈。”

博士的手从她的太阳穴移过眼睛，捏着她的鼻梁。试图在某种情绪浮出之前，把它斩断。

美里继续着，想起了黑暗的、被毁灭的控制室、火焰在电子产品上燃烧的臭味和附近的窃窃私语：“‘也别让他利用你。’”她说，把老人力竭的话语声带到了现在。

律子点头，眼睛仍然闭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这句话几乎听不见，压抑在她哽咽的喉咙里。

“只要你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的。”美里说，“告诉我任何对我有帮助的信息。”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律子清清喉咙，她朝美里挥手，手比划出‘快点’的手势，“快问我问题。”

“关于什么？”

“关于你不知道的任何事。”律子的眼睛仍然闭着，“我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

美里吸了一口气：“好吧，碇司令想要做什么？”

“他从来没有直接告诉过我，但我可以把一切拼凑起来。”律子深吸了一口气，“我说出来会被杀的。”

“没人会发现的。”美里说，“告诉我。”

“他想为了自己的终局控制人类补完计划。”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美里说。

“第三次冲击。”

“什么？”

“人类补完计划就是第三次冲击。”律子擦去脸上的泪水，睁开了眼睛，“你有纸巾什么的吗？”

“置物箱。”美里说，在律子打开置物箱翻找时，她往下一靠，望着窗外。一只鸟落在车前的防撞栏上，不断地歪着头。在它的远处，是晶莹湛蓝的湖面。在她的眼中，是暴风雪、天雷的爆炸声和光之翼。鲜血涂满侧脸、十字架握在手中。

“你确定？”她说。

律子醒了醒鼻涕：“嗯，他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但我确定。”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非常聪明。因为当他让我做四件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不同类型的事情时，我看出了深层的含义，我可以逆向开发出这个场景。”

“他为什么要引发第三次冲击？为什么有人想要引发第三次冲击？”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工作是阻止第三次冲击。”

“是的。”

“这是最疯狂的事情。”

“我明白。”

美里摇摇头：“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这些？”

律子的手落在膝盖上，揉皱的纸巾攥在拳头里。她看着美里，她的眼睛通红，美里不知道自己是否曾见过她的朋友哭泣，但不记得她曾经在哪里见过。

律子指着挡风玻璃外面：“我在这里长大，我母亲实际上住在这里，这意味着我实际上也住在这里。那时候从来没有亮过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从上面折射光，所以没有昼夜循环，只有黑暗。

“那个湖是一个天然的洼地，但我们不得不从含水层中重新汲水。大部分生态系统都是我们移植的，或者通过我们的努力扩展的。这一切是如此的新鲜和令人兴奋。我妈妈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里面。她称呼它为‘像老鼠一样被关起来’。但我没有感到被困住，我感到自由。这个地方，它强加给我的秘密，是一股解放的力量。我不了解我同龄的孩子。我不了解该怎么对待他们，也不了解如何与他们相处，但我了解这个地方。我明白母亲想要做的事，我们并不十分亲密，但我们对自己的错误都很坦诚。

“当我与她一起工作时，在我毕业后，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耀。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突然间成为了同僚。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朋友，我的同事，而我知道她认为她怀疑自己在这三个方面的能力，但她不应该怀疑，她是个天才。”

美里坐在那里看着，没有说话。

“在她死的那天晚上，我其实在和她谈论你，你从没见过她，对吧？”

美里摇了摇头。

“我不这么认为。”律子的拳头弯曲又舒展，把纸巾揉得更紧，更松，更紧，更松，“我太仰慕她了。她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位伟大的母亲，尽管她自己不知道。如果说她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她和司令的关系。”

“他们是……”美里让暗示停止。

律子点点头：“在他失去他的妻子之后，我觉得他并不在乎她，真的。”

“我们还是在说你妈妈吗？”美里试图让她声音的温柔。

律子笑了，短暂而苦涩：“就这么明显吗？”

“不。”美里说，“我只是了解你。”

“可是你什么也没说。”

“我不认为我能说什么。我评判你和一个男人的关系会显得很伪善。”

律子又咯咯地笑了，但苦涩已经消失，美里发现自己也在微笑。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他还是会杀了我。”律子说。

美里耸耸肩：“不可能比跟他做爱更糟。”

律子的窃笑变成了放声大笑。它是有传染性的，美里不得不阻止自己；她的肋骨还打着绷带，不适合。

在随后的沉默中，美里注意到后视镜里有一道闪光。她调整了一下后视镜，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正停在她们车后的停车位上。

“妈的。”她说。

“什么？”律子在她的座位上转身。

“黑色汽车，色彩很深。”

“他们怎么会——”

“我不知道。”美里说，她启动了引擎，“坐稳。”

但太迟了。轿车驾驶座侧的车门已经打开，它的乘客下了车。美里看到制服，自己停下来，松开了方向盘。

“该死。”她说。

特工走过停车场，敲敲她的窗户，她把车窗摇下来，看着他的腹部。

他弯下腰来，与她面对面：“下午好。”加持良治说，“开车兜风吗？”

“是啊，确实。”美里说。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吗？”律子说。

加持把手伸进车里，伸过美里的头顶，砰地一声打开了上面的一个隔层。他的手伸进去，拿出一个麦克风，麦克风本身连着一个电池组和发射器，在迅速地说了声‘打扰了’，他就把它从车里拉了出来，放进了口袋。

美里绷紧了嘴唇盯着他：“那东西在那儿多久了？”她说。

“比你自在的时间长。”他说，“你还说我太明显了……”

律子坐直：“你打算做什么？”

加持蹲了下来，这样他就和两个女人平视了。他朝湖面望去，摘下耳机，关闭了它：“这么说。”他说，“碇想要终结世界。”

“似乎是这样。”美里说。

“而我们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律子说。

“好吧。”加持看着她们，坏笑了一下，“让我们来搞清楚吧。”

((()))

*Author's Note:*希望你们喜欢本章。这次我会尝试回复评论，将来也是如此。在与读者的交流中，我们进行了几次很好的对话，我想继续下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一章

下午晚些时候，她到了家，在这之前把律子在总部放下。定下了直到加持找到时间与他的联系人交流之前不再讨论决定的结论。这些联系人是谁，或者他们代表的是哪个组织，都不清楚。当她拄着拐杖敲击着地面穿过走廊走到她家大门口时，美里怀疑她是否可以信任他。

倒不是说她担心他会背叛她。不，从不。但她非常担心他可能会被利用。担心在他之外和之上的人能从她这里发现一种金子般、燃烧的价值。虽未成为烈士，但也不完全是个傻瓜。一个可以被抛弃的人。

她打开公寓的门走进去。她踢掉鞋子，她那条断了的小腿痛得直哆嗦。PenPen在厨房迎接她，看到她回家就吱吱叫着。它朝她靠近而她侧过身，不让他碰到她的伤处。他用喙的一侧摩擦着她那条健康的腿。

“嘿，朋友。”她说。伸下手去抚摸他而疼痛却穿过了她的肋骨，但她坚持着，直到他满意而去。她跟着企鹅进了厨房，四下张望。水槽里的脏盘子，推进来的椅子；墙上的日历，翻在旧月上。

瞥着这一切，美里想象着公寓可能的样子，阳台和客厅倒塌让墙和墙上的日历风吹雨打——第三次冲击之后，永远停留在错误的月份上。这情景与她过去所见的如出一辙，在她年轻的岁月里，当她终于被允许再次和她的母亲一起生活时。每一处新家迷人而又温暖的点滴，与血红天空中大雪肆虐的地狱记忆，在生动而清醒的噩梦中交织在一起。

与使徒的战斗把所有这些忧虑都推离了她。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她没有理由再纠结于可能的现实和不定的愿望。她已经长大了，她告诉自己。

但现在这些新的忧虑又出现了，包括第三次冲击的发生可能不是因为使徒，而是因为愚蠢人类自己的猜测……

美里把月历页撕了下来，扔在一边，扔进一个新换过的垃圾袋里。可以被抛弃的价值？很好，只要她能赢这个玩意儿就行，只要碇司令没有毁灭掉世界就行。

她站在真嗣的门前，用指关节轻敲他的门：“你在里面吗，孩子？”她说。

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她把门拉到一边，他离开了。

她转过身，蹒跚到了那扇较大的门：“明日香？”她说，什么也没有，滑开，她也离开了。也许孩子们不在这里是件好事，反正她也不确定自己有什么建设性的话可以说。

又是厨房，鱼在PenPen的碗里，一罐啤酒在桌上。那瓶止痛药，处方还贴着。建议：每天两片，请勿与酒精同时服用。

美里把两粒药丸抖出到她手里，她看着七英尺外水槽旁边的玻璃架。

铃原住院、冬月弥留、明日香一蹶不振、真嗣又逃跑了，而碇司令想要引发第三次冲击。

她看着摆放在她面前的啤酒：“是阿，当然可以。”她读着建议，然后打开了啤酒。

((()))

她在初号机被装载进机库后就离开了总部。不回家的决定很容易；她立刻就做出了。确凿无疑，在她觉得准备好之前，绝不会踏进那间公寓半步。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准备好，她不知道。只要能感觉好一点，或者找个什么人来迁怒于他，以先到者为准。

她走路时，她的双手一直插在NERV多功能夹克的口袋里，她的眼睛盯着地面，看着鞋尖拾过鹅卵石、树枝、旧包装纸和皱巴巴的罐子。

加持是承担迁怒的好人选。至少，他是出现在她那里的第一个名字，她思绪扫过的第一张脸。他在战斗中干预，想要阻止她。然后在那之后，当伤害已经造成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用批判的眼光看着她的人。

如果他不是那么的正确，他会是最完美的迁怒对象。

她让她的腿带着她穿过城市，进入随机的小巷，穿过除了从车窗后或她EVA的镜头里她从未见过的地方。她看到了城市的人们，坐在他们的窗沿上、遛着他们的狗、买着他们的杂物和打着他们的电话。

她在公园里消磨了第一个夜晚，躺在一张长椅上。很难入睡，但没什么阻碍。她凝视着树梢和树梢外城市灯火没能熄灭的点点星光。

也许美里该被迁怒。如果她事先就说实话，告诉他们愚蠢的铃原东二是驾驶员，那么这件事就不会发生。她在脑海里旋转着这个想法，仔细斟酌，没有分量。即使早点知道是铃原，她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吗？他还是会被带走，他的EVA仍然会被撂倒，二号机仍会处于冻结状态，同样的事情还是会发生的。

第二天早上，她继续走。一辆货车在一间货仓后面卸货，一对夫妇在争吵，从打开的窗户里可以听到。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秋千的链条衬托了他们的笑声。从汽车站和电车站敞开的大门中流出的脚步，脸朝下，脸朝上，没有熟悉的面孔。

“当我刚到这里的时候，美里载着我出了城，驶上了一座山。”他转过身，指向精确方位，尽管那距离很远，看不见，“她向我展示了这座城市，我们看着它慢慢升起。她告诉我，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拯救了这里的所有人。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在战斗中时很难去思考他们——他们被远远地塞在避难所、地下室之类的地方。但当我们走在这里，走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他们所有人。”

他眺望了一会儿。

“这很可能听上去真的很蠢。”

(译者注：此处是她回忆起他们一起放学回家时真嗣对她说的话，在第11章)

中午，她走进了街角的一家小店。肚子把她带到了垃圾食品走道，她蹲着，在包装好的糖果和薯片间翻找着，她听到柜台后面的店员在和一个朋友聊天。

“你听说北部的爆炸了吗？”

“是阿，新闻上听说了一些。疯了。”

“你觉得是那种巨型机器人之类的事情吗？”

“可能。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事情了。”

“是啊，我听到了，我们在考虑离开，老婆在冲绳有家人，他们会让我们暂住一段时间，如果这种事情成为常态，我就不想再呆在这里了。”

“我觉得这种事已经常态化很久了。”

“真够了。”

明日香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两袋薯片、一瓶苏打水和一根特大糖果棒。她走到柜台前，把全部都放下。

“你还好吧，孩子？”店员问，并为她按着铃。

“我很好。”她说，店员的眉毛一下子竖了起来，就像每个人第一次听到她的口音时的表情一样。她从柜台后面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发现自己的头发一夜之间变得多么糟糕，她看起来糟透了。

她付了钱，尽快离开了。

新的迁怒对象，她意识到了，在她边走边吃时。整个第三新东京市。就此而言，整个剩下的人类物种——一个极其愚蠢和脆弱的需要孩子们来保护他们的物种；一个让其中一个保卫者对另一个撒谎而毁掉她的爱情、毁掉她获得幸福的唯一机会，这样他们就可以跑到愚蠢、可恶、白痴的冲绳而不是为他们自己挺身而出的物种。

但这也不公平，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是过着小生活的小人物。只有当她靠近他们，听到他们的说话时，那样他们才变得大那么一点。

下午晚些时候，她已经在一个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山坡上，她的糖果和薯片早已吃完，苏打水还在她口袋里，她打开拉环喝了它，看着太阳落在城市里，金色亲吻着垂直的太阳能板，它们转动着，追逐着斑驳的光芒。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嗣曾经提起的那座山。几个月前，她会把这一切都简单地迁怒于真嗣，她心底的某种东西不会再让她这么做了。此时此刻，她只是希望她站在正确的地方，希望不知怎的，即使被时间分隔，他们就站在这道护栏边，紧挨着站在一起，看着同一道美景。

她想迁怒于他的父亲一开始就把傀儡系统安装在初号机里，才迫使她不得不采取行动，但那也是不对的。简单的事实是，没人强迫她做任何事，从来没有人强迫过她：没有人让她驾驶她的EVA；没有人让她来到第三新东京市；没有人让她喜欢上碇真嗣；也没有人让她伤害他。

该被迁怒的是她，一直都是。

苏打水是温的。她把它扔在地上，让它渗进人行道的缝隙里，深色的血液追溯着河流的流向。

((()))

等到美里喝到第六罐啤酒时真嗣穿过大门。他没有说话。她听到了他脱鞋时安静的拖沓声。过了一会儿，他走进了厨房。他的目光与她的相遇。她竭力挤出的微笑显得无力，于是她用更无力的语言回应了他。

“嘿，孩子。”她说。

“嘿。”他说。

“你去哪儿了？”她说。

“医院。”他看了看水池，“你没有把盘子收起来。”

她的拇指敲敲啤酒罐的边缘。“不，我没有，我一会儿就去收拾它。”

一言不发，他开始自己干了起来。他系上围裙，打开水龙头。当他擦洗时，盘子在水池里叮当作响。一直坐在美里前面桌子上的PenPen听到突然的嘈杂声，转过头。美里则坐着喝酒。

最后，橱柜打开了，他开始熟练地把碗碟一个一个的收拾起来。美里把自己从桌子上撑着站起来。她靠在他旁边的岛台上，看着他工作。他从不抱怨，从不要求特殊待遇。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要求一个理由——任何一个理由。

这一切都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她意识到。一个可怕的成人世界按照它自己的节奏运行，对他的愿望和需求不管不顾。这一点她早就知道了。真嗣的孤独，他的温柔，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她一直太想把他塞进那个成人的世界里了。

而现在，随着她了解到的一切，那个同样的成人世界对她似乎一样深不可测了。她又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他做事呢？

看到他再一次收拾家里的破烂，甚至在他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她的心都碎了。

“真嗣。”她说，“我想和你谈谈。”

他把一个盘子洗干净放在一边，等待着毛巾擦干：“没什么好谈的。”

“不，有。”

“我不会再驾驶它了。”他说，“永远。”

“我知道。”

“你不能逼我。”

“这我也知道。”她把啤酒放在柜台上，“我很抱歉。”

“我不想谈这个，美里。”

他不该承担这里的任何一件事。他必须独自承担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们所有的希望，所有为生存展开的计划。他不是为此而生的，没有人是为此而生的。（译者注：此处呼应本文第1章，对照本文第32章）

她想让这一切变得更好，她的手伸向他，伸向他的肩膀。如果她能像这样拥抱他，让他感觉他不孤独——

他拍掉她的手：“请停下。”

“真嗣，我很抱歉。”她靠近他，再次伸出手，指尖碰到了他衬衫的布料。

“停下！求你！”他退了几步，把一只碗扔在水池里，小厨房里一声尖锐的瓷器铿锵，“求你，求你不要碰我。”

美里的手停在半空中。她在水池边撑住了自己。他退到角落里，把自己钉在橱柜边。她看着他，看着他紧锁着眉头，感到突然的愧疚在她的体内凝聚，像针扎进她的肠子里。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说。这是真的，她觉得自己已经游离于现实之外。第三次冲击的信息，三号机的损失，而现在——真嗣想要退出，想要一走了之。一切让她难以承受。

她感到眼泪涌了出来，意识到她无法抑制，她决定不再掩藏。她从岛台边滑倒，直到滑倒在地。PenPen从桌子上往下看，看着她，很困惑。

“我搞砸了，孩子。”她说，拭着泪，“我应该陪着你们的，我不应该去测试点，我应该一知道是铃原就告诉你们的。”

真嗣依然站着，美里踢了一脚她前面的桌子腿，让桌子在地砖上震动。

“我已经在这里坐了好几个小时了，努力想要说点什么让一切都好起来。但我想不出不是谎言的话。”她的头砰地撞在岛台上，吞下一口哽咽，“所以我告诉你的就只有真相了，孩子。而真相是，我现在一团糟。我们都一团糟了。我们这些成年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都只能害怕而且很愚蠢并且一边盲目前进一边瞎编乱造。任何的一切都没有指导手册。我想到了我的父母和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自己。我爸爸对我很疏远。甚至是很冷漠。他永远都在工作，似乎从不关心我和我妈妈。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从那以后我只是偶尔见到他。后来他为了救我死了。”她又抹脸，“所以我他妈到底能知道什么？我以为那个男人不关心我，

然而他却这么死了。我花了很多年思考这件事，想知道他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他对我的真正计划可能是什么。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但你知道吗？我不认为他有头绪。如果说你们俩在这里让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父母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真嗣的声音很平静：“你不是我的父母。”

“我知道。”她说，“那么谁才是呢？那个从来不和你说话的爸爸吗？远在北方的某个老师，那个自从你住在这里，就连一句‘嘿，你好吗’都没给你发过的人？你猜怎么着：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恨你，他们甚至不讨厌你。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因为你不是他们。”

真嗣沉默了，而他的沉默使她无法直视他。

“我无法给你对一切疑问任何明确的答案。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把我对人类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和明日香身上，而你们俩对压力的处理甚至比我做梦的还要好。我已经尽力不让你们失望了，你们值得比我力尽之外更好的生活，但我的尽力已经是我所能给出的一切了。相信我，我觉得自己很糟糕，因为我尽力之后还是不够好。”

沉默。接着是真嗣脱下围裙时布料发出的褶皱声，然后是他跪在她身边时的呼吸声。她转头看他，这是她那天第二次与他的目光相遇，但现在他的紧缩的眉头消失了。

他递给她一个纸巾盒：“你的尽力对我已经足够了。”他说。

“你这么说真得很贴心。”美里笑了，泪流满面。她抽出一张纸巾，醒鼻子，然后在拳头里揉成一团，扔向垃圾桶。

真嗣说话了：“我不想再当驾驶员了，我想我得离开了。”

“不。”美里摇头，“你可以留在这里，这是你的家。”

“但是明日香——”

“我知道，我知道。”美里伸手触摸他的肩膀，但她的触摸中没有贪婪，因而他也没从触摸中畏惧，“她做的是错的。”

“我现在真的不想谈这件事。”他说。

美里看着他：“发生在铃原身上的一切不是你的错，真嗣。”（译者注：就是他的错，NGE、ROE和红酒中三号机事件中的直接责任人就是碇真嗣。）

“我伤害了他。”他说，“不是别人干的，是我。”

“你不知道。”

“那不重要。”

“也许不是不重要。你现在想要做什么？”她坐起来靠过来看着他，“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想怎么弥补错误？”

“我正花所有的时间待在医院里。”他说，“我想在他醒来的时候在他身边。”

“很好，这很好，我能帮上什么忙？”

“别让我驾驶初号机。”

“成交，你被从战斗序列中被除名了。”

“就这样？”他说。

美里点头：“就这样。”

“你能做到？”

美里指了指周围的厨房，发现他们周围没有其他人：“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是作战部长葛城美里三佐。”

“要是我爸爸逼我呢？”

“那就毙了他。”她说。而几天来第一次真嗣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的样子让她笑了。她略略地摸了他的脸，她的拇指婆娑着他的脸颊，“嘿，你回来了。”

“停下。”他把她的手拂去，但没有任何恐惧和愤怒，于是她把他的头和肩膀勾进臂弯，把他拉进怀里，不顾他大声的抗议，紧紧地拥抱着他。他推着她，她捋了捋他的头发才放开。

“傻瓜。”他说。

“呆子。”她反击。

他抚抚头发，看着她：“美里？”

“怎么，孩子？”

“谢谢你。”

“随时，现在要么把我扶起来，要么至少把啤酒递给我。”

((())))

明日香按下门铃等待着。她在前廊转身，看向外面的小庭院。洞木的房子坐落在第三新东京市西区住宅区平台的一座小山顶上。明日香曾经来过这里一次，在她有一天送小光回家时。虽然时间比上次晚了一点，但再次找到这里还是很容易的。走到大门口却困难得多。

时间被拉长了，她敲着脚，她需要一个朋友，但她的脑子却不停地把加持失望的表情移植到她生命中的每一张脸上。这个朋友也会这么认为吗？逃跑的念头进入了她脑海中，与其让这种可能性出现在她面前，不如逃避它。

门开了。小光站在门框内，穿着t恤和短裤：“明日香！”她说着，冲出来拥抱她。明日香让拥抱到来了。

“嘿，小光。”她说，拍拍朋友的背。

“新闻说北方发生了爆炸，然后是一场战斗，我给葛城小姐的家打了电话，但没人接听，我很担心。”小光解开她的拥抱，站了回去。她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明日香的身体，她的笑容衰弱了，“怎么了？”

明日香的声音颤抖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进来吧。”小光说，“你会没事的。”

((())))

小光的房间小而整洁。她有一台电视、一台游戏机、还有一张用来学习的小桌子。她的衣柜开着，里面井然有序。明日香站在房间中央，等着她的朋友回来。在走廊的另一头，她能听见小光在命令她的妹妹和一个朋友好好玩并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这和她在学校里的语气一样，当她让一个班级排队，需要把其中一个傀儡砍成小块时。

很快，她重新走进房间，关上了门：“坐下吧。”她说，她指着床，“请坐。”

明日香听从了她的指示，坐下。她脱下外套，扔在她的身边，小光又看着她。

“怎么了？”明日香说。

“没什么。”小光说，说得太快了，“你只是看起来一副好久没回家的样子。”

“我昨晚睡在公园里。”明日香用手捋捋她的头发。它乱糟糟的。她需要洗个澡，梳一梳头，换一套衣服，“我不想回家，我想我现在回不去了。”

“我相信你回得去。”小光说，“葛城女士很可能想知道你在哪里。”

明日香哼了一声：“我怀疑。”

“你为什么这么说？”

“她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来找我，在我做了那些事之后，我觉得她不在乎我了。”

小光在她旁边坐下：“你吓到我了，明日香。到底怎么呢？大家都安全吗？”

“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是你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

洞木光是声名远扬的诚实大师，她无法保守秘密，她无法掩藏她的感情，如果谎言能救自己的命，她也不会撒谎。她诚实得令人发指。除了她的许多其他优秀品质外，正是这种诚实在明日香来到日本初期就把她吸引到了她的身边。在一个充斥着不诚实的成年人和复杂的同伴关系的生活中，小光的坦率立刻打动了她。

现在，小光的微笑是温暖的；明明担心，却依然温暖，明日香信任的温暖。

“真嗣现在恨我了。”她说。

“这不可能。”

“不，是真的。”我对他撒了谎，我利用了他，让他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他要离开了。”

“离开什么？”

“驾驶。”明日香说，用一种没有说出来的‘废话、白痴’的暗示，仿佛驾驶是世界上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不仅是她的生活也是每个孩子生活的焦点。小光很亲切，没有生气，“我是他留在这里这么久的原因，而现在我也同样伤害了他。”

在她说这句话时，她的脑子里回放着那一刻。他把他的神经连接扔下、他大步离开时他的脚踩在栅栏上的刺耳声音。她站在机库里，孤独着，憎恨着自己直到所有的灯熄灭，直到意识到他也许再也不会爱她了。

“不可能那么糟糕。”小光说。

“你什么意思？”

“我肯定他会改变主意的。”

明日香的视线从她的鞋子上抬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应该告诉你的。”小光说。她用手拍自己的大腿，想要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她的努力失败了，“好吧，好吧，但你不能告诉别人。”

明日香眉头紧锁：“告诉别人什么？”

“你知道铃原东二吗？他要当驾驶员了！”小光的嘴咧开了，“他几天前放学后告诉我的。他没有告诉别人，本来在他告诉你之前我什么都不想说。但这不是很棒吗？不管你做了什么，我打赌真嗣会坚持下来的，因为他的朋友和你在做同样的工作。”

明日香的拳头像铅球一样垂在身体两侧，她再也无法看着小光了。

“明日香？”小光的手又搭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摇着她，“怎么了？”

“铃原在医院里。”明日香说，想要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他在医院是因为真嗣对他做了……我让他做了一些事。”

((()))

日向在她一走出办公楼层的电梯，就用“早上好，女士”迎接了她。他一只手拿着一个数据平板，另一手拿着一杯咖啡，腋下夹着一叠文件夹。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美里说。

“是的，女士。”日向冲着她的拐杖点头，“我想你会用得着我这双额外的手的。你想先要哪个？”

“咖啡。”她说，“然后日程。”

他们一起走，他向她汇报情况，她拄着拐杖，一路啜饮着。

“零号机和三号机在维修机库里。赤木博士已经在工作了，尽管在开始维修时出现了一些后勤障碍。”

这一点得到了证实。NERV的大多数大规模作战都经历过这样的延误。部门的数量，项目的规模，以及开展任何工作所需的资金往往会影响工作的进程：“告诉她我会尽快下去。”她说，“还有什么？”

“中央防卫需要批准新军械的交付。”

“这要到下午13点才能完成。”

“正确，女士。”

“我会在午餐时签署免责条款。”

“您的午餐实际上已经被预订了，女士。和碇司令的照会。”

“我们要到下周才有指挥人员会议。”

“不是跟指挥人员开会，女士。”日向说，“只是跟你。”

美里让自己的脸色尽量保持中性：“这在什么时候被安排的？”

“今天早上第一时间。”

“信息里还说了什么吗？”

“没有，女士。只是时间和地点，他的办公室。”日向在她的办公室门外停了下来，让她走进去，他站在走廊里，“我还在昨天晚上做出了你说的那个变动，在我下班打卡前。第三适格者已经从战斗序列中被除名了。”

美里不需要他为她详细阐述其中的相关性。她对他的儿子做了调整，而现在他想谈谈。

她放下咖啡，从她的副官那里接过数据平板和文件夹。她用手写笔在军械准入表上签了字，然后把数据平板还给他：“谢谢你，中尉。”她说。

“是的，女士。”他转身准备离开，接着停了下来，“祝你好运。”他告诉她。

她挤出一丝笑容：“从不需要好运。”

一整个上午，律子都没有提起前一天所涉及的任何主题。与美里预期的没什么不同——毕竟，在总部里讨论他们的领导人即将施行的世界末日计划是极端愚蠢的。尽管如此，她们轻易地不谈论上述事宜，并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工作关系中，还是让她们感到不安。在离开维修机库之后，当她们和技术员伊吹一起坐在数据分析室里，谈论着三号机的感染扫描时，美里开始意识到律子这么多年来是如何保持清醒的。

那个秘密，在她体内溃烂，一定是被她的工作狂热症遏制住了；对单调的全神贯注，对日常问题管理的烦恼，都服务于压制她的焦虑。美里不知道她的朋友这样生活了多久，在那些被动的谎言和淹没的职责中。

律子呷了一口咖啡：“怎么？”她说，她从眼镜边缘看着她。

“没什么。”美里说。她做了个伸腿的样子，“只是抽筋而已。”

律子隆起一边眉毛，但没有继续追问。她又看了自己的数据，“三号机的基因是稳定的。没有感染残余的迹象，至少我能看出来。我得说我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挽救这台EVA。”

“那就好。”

“这需要时间，当然——也许一个月左右——但我们能修好。唯一的难题是驾驶员。”

“找个替代者。”美里说。

“驾驶员还活着，暂时。如果他能康复——”

“再找一个吧，博士。”美里靠在一个装载控制台上，把她的拐杖靠在她下面的桌子上，“我们欠他的太多了。”

律子点头，继续干她的活。

伊吹大声说话，打破了沉默：“他妹妹被转院了。”她说，“她的专职医护也被转移了。理疗师等等。在她剩余的康复时间里，他们将在我们的设施内出外勤。”

“谢谢你，玛雅。”美里看了看表，“我午餐有事。”她说着，站起身来。

“不要先说话。”

美里转头：“什么？”

律子没有从她的岗位上抬头，就好像她从来没有说过话。

美里走开了。

((())))

在美里列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清单上，与碇源堂单独共进午餐几乎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张桌子哪里来的对她来说是个谜。这张桌子大得可能足以坐下十几个人。他曾经在他那阴暗的办公室里招待过十几个人吗？难道这只是这个设施的一个特点，在设计师意识到办公室会被一个反社会的混蛋占据之前就设计好了吗？

食物也棒极了。牛肉和鳗鱼配上烤松茸，由真正的服务员服务。他们也在工资条里吗？难道NERV还有她从未听说过的餐饮部门？还有，更重要的是，难道她过去一年都在享用高价寿司和濒危蘑菇，而不是糟糕的食堂饭菜吗？

碇司令沉默的进食。除了在她进来时互道问候之外，他们没有说过话。

不要先说话。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种沉默几乎是房间里的一个实体存在，填补了服务员离开后的空间，像第三位客人一样逼近食物。美里反省她以前从来没有和碇单独说过话。她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指挥人员会议上，在那里她只不过是一群人中的一员，而律子才一直在说话。任何单独会见都由副司令冬月主演。她的印象一直是，副司令一直扮演着碇司令的解释角色，调和他的想法，并且往往，充当他的喉舌。

但现在冬月人在医院，律子不知所踪，而美里被困在这里，吃着烤鳗鱼，浑身是汗，连制服都湿透了。

不要先说话。

幸好她无话可说——或者至少是无话可说以免被炒鱿鱼或被杀，或者两者兼有。

于是她咬、她嚼、她咽，把房间里除了碇司令以外的一切都看了一遍——也就是说，她看了窗户、地板和天花板，也就仅此而已了，因为除了天花板和地板上那些疯狂

的漩涡，这间办公室里没有一件该死的值得看的东西。在极少的陈设和全能的空旷空间里，他，碇，设法主宰了这个房间，尽管他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以上，她怀疑，正是关键所在。

因为没有办法来分散她的注意力，她就看着他吃。他没有看她，他仍然戴着他的手套，即使在饭桌上，他对烧伤有那么在意吗？

“你已经把第三适格者从战斗序列中除名了。”他说，猛然开口，“为什么？”

好吧，开门见山，很好：“我觉得是必须的。”她说，“他的最后一次出击造成了精神创伤。”

“所有的出击都有可能造成精神创伤。”

“是的，长官。”美里放下她的筷子，“我把他从战斗序列中除名是一个预防措施，长官。”

“解释。”

“真嗣表达了离开的愿望。我觉得与其让他走，不如让他留在这里。把他从战斗序列中除名的提议让他留在了这里。”

“如果他不想驾驶，那我们这里就不需要他。”

“长官，没有驾驶员，初号机——”

“我们有傀儡系统，并且我们有丽。”碇把他的盘子放到一边，小心地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把它折叠起来放在一边。这是一个经过练习的姿态。一个习得的姿态，“我们不需要第三适格者。”

“把他留在这里，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先生。”

“也许没有。”碇看着她，“你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吗？”

美里眨眨眼。发生了什么事？他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在这里，他是想证明她是他的心腹，想证明他信任她？还是想试试看她知道多少，在乎多少？

“很可能有，先生。”她说，“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他再次驾驶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我的直觉。”

司令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点头，又是猛然的，好像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这是可以接受的。”他说，“你可以解散了。”

美里站起来，抓起她的拐杖，离开了办公室，当服务员回来收拾盘子时她没有回头。

((())))

真嗣一开始不确定为什么他会被允许进入医院。他的NERVID使他通过了前门，进入了病房，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工作人员随时让他滚蛋。这是一个最优先病房，毕竟——NERV人员专用的重症监护病房。这是一个繁忙的地方。

头两天，他坐在手术室外面，既无法看到也无从得知里面的情况。只是护士们的说话声、高跟鞋踩着的地砖声、键盘安静的塔塔塔声、PA的通告声。只有他自己思想中那令人窒息的寂静才能打破这一切。

今天不一样了。晚间的某个时候，东二从手术室里出来，被转到了标准的重症监护室。一位护士通知了真嗣。她是怎么知道他在这里是为了东二来的，或者为什么他会被允许进来，对他来说是个谜。他怀疑美里与此事有关。

东二昏迷不醒，一动不动，躺在一扇玻璃的另一边，但至少他在视线之内。真嗣从外面看着他，他想起东二从被压碎的插入栓中被拉出的情景，他的一侧身体已经变成了鲜血淋漓的破烂。他怀疑同样的破烂现在就被隐藏在包裹着他的躯干、手臂和半个头的纱布褶皱下面。手臂打着石膏，缠着金属针和金属丝，额外的固定。

真嗣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听着监控设备的哔哔声。护士每隔一段时间就和他说话，向他保证，如果他非常想他可以进去。他不想，所以他只有呆在那里不动。进去似乎是荒唐的，是一种侵犯。他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看着里面那个几乎被他杀死的朋友。

时间流逝着。

“真嗣！”

声音让他转身，相田剑介朝他走来，强颜着欢笑。

“你怎么在这儿？”真嗣刚开始说，但他看到剑介背后的人时——洞木和绫波，他停下了。绫波的ID，他意识到，她让他们进来的。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他这样说。

“来看东二。”剑介说，“不能让这家伙一个人孤单的躺在这个医院里，得看看他是不是还好，然后——”

剑介的目光透过窗户，剩下的话就这样消失在嘴唇上。他盯着里面的朋友，眼睛睁得大大的，无法理解。

小光的书包挎在肩上。她站在他身边从窗户往里看，她的表情很沮丧：“我带了些作业来。”她木然地说，“我以为他可能能做。我没……”

绫波没有与他们站在一起，双手垂着，一声不响。

真嗣看着她，与她的目光相遇。他想和她说话，问她，为什么她，尤其是她，要来这里。他没有机会开口。

“你做了什么？”剑介说，他的头转过来，“他是你的朋友！”

这句话刺痛了真嗣的神经，一种挣扎（译者注：这里原文是fight，译者在战斗，打人，打架和挣扎中纠结了很久，最终选择了挣扎，但不知道对不对）或者逃跑的本能。他感到自己的皮肤因指控而发红——两天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焦虑急速加剧。他想着道歉，但他的嘴唇凝固了，他知道这些话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听上去很愚蠢，在一个被摧毁人生的重压下，一句对不起又有什么价值？

“这不是他的错。”小光说。

剑介转身面对她：“这是什么意思？”

“明日香告诉我不是他的错。”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玻璃内的身影，“她让他这么做的。这不是他的错。”

“这不是真的。”真嗣说，“是我干的，她不在外面，只是我一个人干的。”（译者注：这里与38章对照，关于手撕三号机的事真嗣与明日香一直都认为是自己的错，所以，一直到尾声，两人还是在争论，并且在那时还是没有得出结论。）

剑介看上去准备继续争论，但小光阻止了他。

“相田先生，别吵了，木已成舟。”她指着玻璃，“重要的是，东二还活着。”

“如果不是因为真嗣对他做的事，他根本不会受伤。”

“如果不是真嗣，他也可能已经死了。谁知道如果真嗣拒绝驾驶，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那台机器呢？”（译者注：这里的洞木与铃原同步率超高，也人间清醒，与尾声章节铃原对真嗣与明日香说的话再次对照，并且铃原还为此做了详细解释。）

“嗯，他们没有这么做，对吧？”

“闭嘴。”小光说，“你是想站在这里生气，还是想进去看他？”

剑介对她皱眉，但看上去同意了她的观点。他走向门口，然后回头略瞥了真嗣一眼：“我真不敢相信。”他说，然后就走了进去，跨过了真嗣自己无法跨过的壁垒。

小光想跟着他，但在门槛处停了下来：“他是错的，你知道的。”她说。

真嗣摇摇头：“很可能不是。”

小光点点头，然后走了进去。门在她身后滑上了。真嗣看着他们走近东二，分别站在床的两侧——剑介靠近他受伤的一侧，小光在他对面。她找了张椅子坐下，剑介一直站着。从后面，真嗣只能看到他摇着的头和塌陷的肩膀。

还有玻璃里隐约倒映的蓝发红眼。

“你不想进去吗？”真嗣说。

“不，你呢？”丽的声音像幽灵一样。他没有看她，发现与幽灵更容易说实话。

“我太想进去了，但我做不到。”他吸了一口气，试着把神经里的怒火吐出来。这一努力成功了一部分，“我想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他说。

“这有意义。”

“我想你知道我要离开了。”

“我不知道。”

“好吧，我要离开了。我再也不想再驾驶了。”

“那我们的羁绊呢？”

真嗣哼了一声：“那有什么用？看看他，丽，我们在互相伤害。”

“我没有伤害他，我试过了，但我做不到。”

“看看他们让你付出了什么代价，看看我父亲对你做的，你仍然能感觉到吧？”

“是的。”丽说，她没有犹豫。

“他们在你的同步还处于激活时，就切掉了你的头。”

“这是唯一的选择。”丽说，“否则我就会被污染，我没能取得任务目标。”

“好吧，我做到了，然后看看我的下场吧。”真嗣咬着牙，“我就不该到这里。我就该呆在家里，彻底忘记我那该死的父亲。”（译者注：这里真嗣的意思是他就不该来第三新东京市）

丽说话了：“你还在恨他。”

“恨到死，你打算再扇我一巴掌吗？”

她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仿佛那个话题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他意识到这是丽解决令她不安话题的方式。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她反问。

“美里说我们仍可以继续和她住在一起，但我已经不在战斗序列里了。”真嗣转身对着玻璃，“我的家现在就在这里，直到他醒来。这是我欠他的。”

丽的倒影迟疑了，然后它移动，向前，一直来到他身边，她的脸出现在他的余光里。

他望着她：“你在干什么？”

“和你一起。”她说，“能多久就多久。”

((()))

美里回到家时，明日香正在客厅里。她躺在地板上，四仰八叉，一袋薯片在她腿上放着，电视开着。美里把钥匙扔在厨房的桌子上，靠在她卧室的门框上，低头看着她的室友。

“我在小光家过夜。”明日香说，为自己解释。

“我知道。”美里说。

“驾驶员安保？”

“不，她姐姐打电话告诉我的，昨晚，你今天上学了吗？”

明日香点头：“小光让我借了一件她的校服。”

美里扫了一眼电视。一个游戏节目正在播放，选手们在一个操作台后面排着队，个个嬉皮笑脸的。明日香的手在薯片袋里悉悉索索。

“前天晚上你住在哪里？”美里说。

“公园。”悉悉索索声、咀嚼声，“小光的校服太小了。”

“她是个小姑娘。”

“我觉得她现在恨我了。”

“她不恨你。”

“我男朋友把她男朋友送进了医院，而这是我的错。”悉悉索索声、咀嚼声，“她也没说什么，她什么都没说。她太日本了，不会无礼，但我知道她恨我。”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

“现在大多数人都恨我。”明日香耸耸肩，“加持、真嗣、小光、优等生。”

美里观察着，等待着，她知道即将到来的事情。

“你。”明日香说。

“我不恨你，明日香。”美里双膝跪地，坐在她的驾驶员身边。仅仅是蹲下来，就让她的身体疼痛不已，“真嗣也不恨你。”

“他想离开。”

“是的，但他不会走，他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是我让他这么做的。”美里说，“也因为他仍然需要我们。”

悉悉索索声、咀嚼声：“我不为我的所作所为道歉。”明日香说，“你们都可以恨我什么的，我不在乎。”

“没有人恨你，明日香。”

“相田剑介问我是否想和他、绫波和小光一起去医院，放学后。”她说，“我以为是小光让他问的，但不是小光。他告诉我这是绫波的主意。”

明日香又把手伸进薯片袋里。除了薯片屑子什么都没有了。她把袋子揉成一团放在一边。

“她自己已经不问我了。”明日香低下了头，她的眼睛就被刘海遮掩了，“难道我就那么没用，她甚至都不想和我面对面说话？”（译者注：这里的明日香说话非常有趣，她提到了5个人加持、真嗣、小光、优等生、美里，这5个人是她最在乎的5个人，她认为这5个人都不在乎她，加持在她骗真嗣的时候用责备的眼神看她；真嗣别提了，直接甩了她；小光因为铃原的事情；美里因为没有找她，她给的回应是她不在乎她们，至于丽，这里与子宫天使那里对照出为什么她在乎丽，算是作者在这里留下的伏笔，正因为她认为这5个人不在乎她，所以她才把EVA二号机当做她最后的容身之所，而美里也没有来得及给出安慰，因此她也就在下一章非常自然的彻底三位一体并黑化）

美里想要说些什么，想说些治愈的、诚实的话，那会把她从这个黑暗的漩涡里拉出来，就像前一天晚上真嗣为她做的那样——但是话就是说不出来。她的手在她驾驶员的肩膀附近徘徊。

然后，就像远处的雷声穿过外面城市的峡谷一样，攻击警报器开始嚎叫。起初沉闷，然后越来越响，直到那声音吞噬了一切。

明日香仰头听着那声音，又看看她的监护人，她的眼睛里清楚地写着一种需要。

电话随之立刻响起——优先级警报，通话确认。

“穿上你的鞋子。”美里说。站起来，“该去工作了。”

（译者注：本章节作者在美里面对真嗣与明日香的段落里注重了对照，美里与真嗣的交流让真嗣留了下来，美里没能与明日香交流造成了明日香下一章节开始彻底的黑化，由此开始本书的转折与高潮章节终于从AT力场全开开始了。）

Author's Note: 这是迄今为止最长的章节。

我正在回复所有评论，非常感谢迄今为止的所有评论。

月底之前：Zeruel。

祝你们愉快。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二章

数道十字形的爆炸撕裂了天空，暴风骤雨般的速射火力让防御塔刚出现就被摧毁、民用建筑没能完全收回就被劈成两半。硝烟让街道窒息。窗台内点燃的火焰在不锈钢表面反射。一座城市在燃烧、一座城市在流血、一座城市在死亡。

对于深陷其中的男女们，这种毁灭就是天启。

情况即将变得更糟。

((()))

在美里进入控制室时，NERV和上方的城市已经在战斗中挣扎了20分钟了。警报声不停地喧哗。律子在那里，彷徨在伊吹中尉的肩膀上方。日向和茂都如往常一样高效地工作着，但因紧张而一言不发。在主舰桥下，低级工作人员在各个工作站之间嘶吼，试图与国联部队和NERV自己的半自动化防御网络配合。

“状态报告。”她说。

“一切都着火了，我们要死了。”茂喃喃地说。

美里看向日向：“请更具体一些，尽量说得积极一点。”

“使徒已经突破了我们拥有的所有上层拦截系统。它的最后一次冲击蒸发了中央大垂直沟的十八层特殊装甲。”日向一边继续打字，一边用一只手指着主显示屏，“次级防御正在GeoFront正区集结。当它到达这里时，我们会尽可能做好准备。”

美里点头感谢：“我把明日香丢到了机库那里，二号机准备好发射了吗？”

“我们正在准备，女士。”伊吹说，“把它从低温冻结状态中恢复过来需要几分钟。”

“我们能缩短时间吗？”美里说。

伊吹摇头：“不按规定，液体需要——”

“博士。”美里说，没有理睬中尉，律子转身看着她，“我们能缩短时间吗？”

律子心不在焉地点头：“可以，大概快四分钟。”

“快点。”美里说着，走回了剑桥的中间，“有消息随时通知我！我们需要她现在就上去！”

她抬头看着指挥台。她知道不能期待能看到副司令冬月，但她却震惊地看到那里没有人：“司令在哪——”她开始说。

“碇司令在机库里，监督初号机的准备工作。”茂说，“我们现在让二科去找回第一适格者。初号机的矩阵界面正在重新配置，以供她使用。”

美里从他的肩膀看过去，看到了初号机机库的实时画面，包括可以看见直接观察CIC隔间内的碇司令——一群身穿橙色制服技术人员中间的黑色影子。这不是第一次了，她想知道她的指挥官到底在想什么。

“傀儡系统仍然可以作为备份使用，是吗？”她说。

“是的，女士。”茂回答。

“很好。”美里转向整个团队，“好了，各位，计划是这样的：让二号机里的明日香在GeoFront内出击。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表层拦截，所以我们将把这里作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适格者到达时，我们会把她送进初号机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以前也这么干过，并且我们每次都胜利了。保持冷静，坚守岗位，我们会撑过去的。明白了吗？”

一声确认的齐声反馈给她，但没有一个是令人信服的。整个团队又疲劳又害怕。美里知道他们的感受，但还是花了必要的精力不让那些情绪表现出来。

她瞥了一眼站在伊吹旁边咬着指甲的律子，希望她的朋友也有同样的积极态度。

((()))

低温电缆随着一股嘶嘶的冷蒸汽喷出而断开。要正确地断开电缆，可能要遵循固定的程序，但时间紧迫；当二号机被转移到发射平台时，电缆爆炸着从插座里绷断出来。其中一些从墙里被扯下来，悬挂在福音战士的外甲上，断裂的末端在机库里渗着停滞液。

同步发生在EVA装载到发射平台的时候。万花筒闪过屏幕，奔腾而过的感知，而突然间，有了两个明日香，她自己和EVA，她感觉又回到了居所。屏幕中出现发射舱的钢铁和灯光，技术人员像无数的工蚁一样在她下方的脚手架上乱窜。她深吸一口气，

感到胸口在起伏，铠甲的裙带随着她的肺部呼吸同步扩张和收缩。她伸展着长达数米，套着深红色的盔甲的手指。

“明日香。”赤木博士的声音通过插入栓的通讯系统传了过来，“你的同步率是……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明日香不需要这个数字。她能感觉到不同。在过去，栖居于二号机里就像穿着一件棉衣。它的躯干和手指感觉像她自己一样，只是迟钝了，就像是被催眠。每一个感官都因为她的中位同步率而钝化——这是她年轻生命中的巨大困惑。在她的心中，总是有一些障碍，一些无形的桎梏阻碍着她摆脱难以捉摸的刺痛感，阻碍她与包裹着她肉体的机器实现真正的统一。

现在，她感受到它的每一部分的细枝末节。每根手指的关节，膝盖上矗立装甲的重量，锁紧于肩膀上的武器塔的压力，以及她化身体内每一块肌肉那巨大的潜在扭矩——所有这些都在她的脑海中闪亮。她所有能做的就是不同时把每一个动作做完。它那被压抑已久全部力量让她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明日香在她的控制轭上点击了一系列命令，显示了覆盖了GeoFront的安全影像。岩洞顶上的残骸如雨点般落下，穿过烟尘与火焰，使徒现身了，飘了下来。迅猛的火力倾泻在它身上，撞击和引爆在如此不朽而完整的A.T.力场之前让整个画面都扭曲了。

绫波在战斗中毫无战斗力，她的EVA受损没有修复。真嗣离开了，再一次逃跑——从她，从美里，从EVA身边。她无法理解他怎么能放弃这一切。

但这已经不再是她的烦恼了。真嗣可以为所欲为。快跑吧，小男孩，逃避你的问题、逃避你的责任。（译者注：说的没错，当这世界上的某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你不去做的时候，你就是逃避责任。）

她从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如此之大——她的睿智，她对这个更庞大、更坚固的自我不懈的控制力。

美里的声音传到了她耳边。三佐的脸从一扇打开的通讯窗口中窥视着她：“明日香，你还好吗？”

当她与发射平台连接时，她感觉到“砰”的一声，束缚装置夹紧了她的身体。她屈伸自己的肌肉，感觉到最后一滴冰冷的冻结液从泵滤器中沿着她的手臂、躯干和双腿流出。随着最后一滴液体从她体内排出，她的内心对外部烦恼的任何犹豫也随之泄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压倒一切的、令人陶醉的确定感：她不会——也不能——输，永远不能。（译者注：这里的确定感对照了第28章，在那里，她的确定感被她自己怀疑并否认了）

她还好吗？多么愚蠢的问题。

所以她没有回答。

“福音战士二号机。”她反而说，然后猛按启动覆盖开关，“启动。”

((()))

工作人员跟着警报的节拍逃跑，清空了大厅，就像一个看到狼就散开的羊群。医生和护士一起逃命，拖着轮椅和轮床上最容易携带的病人，钢架上挂着输液袋。一名烧伤者被引导过去，真嗣贴在观察玻璃上让开了道路。他看着裹着纱布的病人从身边被推过，然后迅速转移目光。

丽还在他身边，自从警报响起后，她没有移动过一步。

“你不用走吗？”他说。

“当我被需要的时候，我会被召唤。”

真嗣摇摇头。一个志愿者从身边穿过，拼命想接通她手机上的信号。一个护士跪在地板上，慌乱的把文件塞回黄色的活页夹里；她的同事，对着她大喊说别管那些了，快跑，离开这里。就快到避难所了，你没听到吗？

避难所，真嗣意识到，使徒要来了。

“他们要让你去驾驶初号机。”他说。

“是的。”丽回答。

一个记忆：手上的血、膝盖下的钢板、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在他怀里，呻吟着。内疚像插在胸口里的手指，挤压着他的肺。

他看了丽一眼，看着她透过玻璃看着东二时平静的目光，再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内疚

。剑介和小光从病房里退出来，就在其他医护人员最终消失的时候。走廊里差不多已经空了——一个只有回声的空间，充满着远处警报的哀号声。

小光眼睛瞪得大大的，搜寻着她的周围。她仍然拿着带来的作业文件夹，现在紧紧地抱在胸前。真嗣很奇怪，为什么她到现在还留着它。

“大家都去哪里了？”她说。

“被疏散了。”真嗣说。

“为什么?”

“攻击。”真嗣说，但他没花心思提及这次攻击看起来有多紧迫。如果使徒已经进入GeoFront，那么它比之前的任何一个都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医护人员显然和他有同样的感受，并只带走了他们能带走的病人。当他尽力想象那个能如此迅速深入的怪物时，他意识到他不该告诉小光。

“那东二怎么办?”剑介说，“他们就这么把他丢在这里?”

真嗣张开嘴准备回答，但当他看到黑影沿着大厅朝他们移动时，他住了嘴。黑西装，黑皮鞋，墨镜，二科。

“丽。”他说。

绫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朝他们冲过来的特工。这群人停在离孩子们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剑介和小光从他们身边退了回去。绫波没有，真嗣则留在她身边。

领头的说话了：“驾驶员绫波，我们是来把你转移到总部的，请跟我们走吧。”

绫波没有马上离开。她回头透过玻璃，看了眼东二，他被一堆乱七八糟的支架、绷带和监视器塞在里面。真嗣看着她反射在玻璃上的脸，但她的表情无法读懂。过了一会儿，她把目光移开，跟着二科走了。

真嗣看着她离开。被高个子男人们包围着，显得那么渺小。他再次感觉到那些手指，在他的胸膛深处，抓挠着。

他跟在她后面：“丽！”

第一适格者停下脚步，转身，用她永远挂着的难以捉摸的目光盯着他。

“别让他们利用你。”他说。

丽看着他，她的表情没有改变。一名特工将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催促她往前走。

“再见，真嗣。”她说，然后任由自己被带走了。

((()))

当二号机撞到发射轴的顶端时，那一刻是失重的，就像过山车爬到了它的最高峰一样，一晃之中，她的身体继续向上，而福音战士包裹着她停下，被安全栓终止。然后重力再次出现，她又回到了座位上。

她是从目标对面的湖边上的来的，在一群武器塔中。b点，她想，虽然她还不能完全确定。她还没花心思像记住地面城市那样彻底记住GeoFront的防御规划。由于从未直接部署到洞穴中，这就是一个遥远的兴趣。既然她在这里，她看出情况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一种以她通讯设备上紧张的声音，以及在没有得到甚至是一场简报之下就被命令投入战斗作为证据的绝望。

这一切都不重要，她意识到。

“托盘步枪。”她说，这个命令被应答，附近的一座塔展开了防护帘，步枪出现在夹子上。明日香伸出手，用二号机的手指握住扳机，它与她的HUD连接，她把它举起，将视网膜中心对准目标。

射出的火力很密集，把使徒罩在了一层弥漫的烟雾里。放大，两次、三次。它的背对着她。

是时候唤醒它了。

“正在展开A.T.力场。”她说。她深吸一口气，让她的A.T.力场迸发的扩张，她从未听到过如此清晰的音符。音频拾音器刹那间乱作一团，被从她那更大的自我深渊中突然展开的不真实弄得失去了平衡。她感到A.T.力场的尖端边缘挣扎在使徒的力场上。两道屏障像互相矛盾的浮油片，彼此丝滑的摩擦在一起。

在她的监视器中，使徒转身了，它的脸耷拉着向下凝视着她，只有空洞的眼睛和张开的大嘴。

“下午好。”明日香说，然后扣下了扳机。

托盘步枪咆哮着，向天空发射子弹的霹雳，直接命中了目标的脸。烟雾立刻笼罩了它，但明日香按住了扳机。她仍然能感觉到它，虽然在烟雾中看不见，但它的力场强大而真实，于是她清空了步枪。待子弹耗尽，她把它扔到一边。

“灰度图像。”她说，她的HUD服从了，用彩色雷达假色图像扫描目标区域。除了一串歪歪扭扭的假色线条反馈，什么都没有。A.T.力场的密度搅乱了信号的反馈。她必须用她的肉眼来完成扫描。

“托盘步枪。”她说，“两把”。

又开了两个塔，她拔出两把步枪。她不得不把它们夹在两支胳膊下，以对枪管保持平衡作用，让它们瞄准目标，但她认为她可以——

光线，在烟雾中，看见前就被感觉到了，突然迸发的能量。

明日香快闪开。（译者注：这里的斜体字是京子的话语）

她向右闪避，二号机服从了命令，它的腿猛然把它推到侧面，撞出发射区域，撞进了齐脚踝高的林地之中。几分之一秒后，光束到达，蒸发了发射支架和它上面的武器塔。一个十字架形的爆炸传到了天空，从洞穴的天顶上反弹回来。储存在周围建筑物中的弹药在一系列的二次爆炸中被点燃，这些爆炸向外扩散，形成了一片不断扩大的火焰地毯。

明日香蜷伏身体，发射了两股超级火箭以反击。使徒现在下降得更低了，就在地面上方盘旋。

“它稳住了阵地。”美里的声音几乎掩盖了她的担忧，“在这个距离内，我觉得你不可能——”

“我知道，该死的。”明日香说。两支托盘步枪都清空了。她站起来，把二号机的锥形形体伸长至它最大身高，“我需要靠近它，对吧？”

“这是我们的计算结论，但在我们让初号机上来支援你之前，你什么都不要做。”

“我不需要初号机。”她说。

“这不是关于你需不需要，明日香。这是关于怎么做才聪明。”美里说，“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对它的干扰，直到我们可以用一台以上的EVA来压制它。”

在湖的另一边，使徒盯着她。从它的两侧掉落了两片白纸片，就像起皱的窗帘。在明日香观察时，她看到纸片绷紧了，变得可以缠绕，像狩猎中的蛇一样屈伸，准备好攻击。

“我肯定我还有别的选择。”她说。

使徒的手臂以荒唐的速度射出，穿过湖面，比她想象中它能到达的地方还要长。二号机扭动身体，以一种难受的姿态避开手臂。一支步枪被一切两半。她的脐带电缆被裁切，半个连接器外壳也随之消失。在她的左边，她的电源读数撞进了备用模式。两分钟。

双臂收回的速度与它们来时一样快，收缩成一个保护姿态。

简直丧心病狂。能把她切成两半的缠绕锋利手臂的概念绝对是荒谬的，荒谬绝伦。以及它们极快的速度和无与伦比的伸展能力，再加上使徒驼着背，长着一副木乃伊的嘴脸，整个局面呈现了一种完全滑稽可笑的荒唐状态。

面对这样的现实，她忍不住笑了。

美里立即下了命令：“撤退”。

“大概不行。”明日香说，她的笑声渐渐消失了。她扔掉了托盘步枪的剩余破烂。步枪的碎片散落在她脚下的树林里。

“这不是一个辩论，明日香。”

“你自己说的，在你让初号机动起来之前，我就是我们的一切了。”

明日香输入了另一个命令，给出了她洞穴中的脐带电站和武器塔的覆盖图。她的眼睛扫视着她的选项，全神贯注的权衡着。战术上的现实情况给了她底气。给了她头脑一个立足点——一个可以据此做出决定的立足点。

“给我提供动力，给我提供武器，我就能尽可能长时间的拖住它。”她说，“你知道这是正确的选择。”

美里沉默了，然后：“好吧，明日香。我们会按你说的做。尽你全力保持骚扰。我们会尽快让初号机就位。”

“了解。”明日香说，然后切断了通信。

她瞥了一眼她的覆盖图，以眨眼标记了最近的脐带电站，然后开始了狂奔。

((()))

由于没有医务人员留下，将铃原东二转移到安全地带的任务落在了小光、剑介和真嗣身上。这个任务看似不可能完成，东二周围的很多监控设备应该都很重要。用哪种方法把他从里面分离出来，甚至从一开始他就不能安全地从里面分离出来，都不是显而易见的。

小光也这么说：“我们不能这么做。”

剑介站在她身边，双手抱头，是紧张还是投降，真嗣拿不准。

如果美里在这里，她会怎么做？她该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她会怎样做才能不让另外两个人陷入绝望？

她会负起责任，做点什么。

真嗣看着东二的病床。它很厚——一个巨大的控制面板嵌在床头板上，它被安置在一个厚厚的底座上，底座有轮子可以移动。整张床看起来就像一座坚固的大型建筑。他跪在地上，仔细检查底座。电源插座环绕着硬塑料，据他推测都穿过床的核心，而床本身就插在墙上的某个地方。

“小光。”他说着又站了起来，“给我你的活页夹。”

小光照做，然后真嗣指着床。

“所有的一切都插在那里，如果没有插座，我们就可以移动他，要把它全部拔掉。”

小光什么也没说，只是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在她拔插头的时候她那因震惊而瞪大的眼睛恢复了一些他所期待的班级代表的镇定。

“万一这要了他的命怎么办？”剑介说。

真嗣看着他：“不会的。”他说。

“你怎么能知道？”

我不知道，真嗣意识到。他在想美里经常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又曾经有多少次因为一个猜测就被命令参加战斗呢？他不能告诉剑介这一切，也不能表现得像他的朋友一样无能而就此作罢，所以他说了另一个事实作为解释。

“我们离GeoFront只有两个走廊。”他说，“一个使徒现在正在进攻，如果我们不尽快把东二送到避难所，我们都有可能会死，我们必须转移他。”

剑介瞥了一眼门。是在考虑逃跑，还是在考虑他自己离战斗有多近？真嗣不在乎。他现在就需要这个孩子。

他拍了拍手，首先：“你听到了吗？”他说。

剑介又看了他：“是的，是的。”

“是的什么？”

“是的，我听到了。”

真嗣点点头：“好吧，帮助小光，我去找最近的避难所，我马上回来。”

剑介按照他说的开始行动，真嗣离开了病房。他大步走到走廊的尽头，在白墙找到了一个粉刷的箭头，标明他左边有一个避难所，在医院的更深处。这就解释得通了。像许多NERV的支援机构一样，医院病房建在洞穴边缘的附近，这个区域的避难所会尽可能地靠近弧形岩石层的外侧。

真嗣正准备返回东二的病房，一声爆炸从他右边传来了。大楼颤抖起来。灯光在混乱中闪烁摇曳。真嗣退了一步，然后转过身。他在走廊的另一侧看到了阳光。没有多想，他朝那里走去，被声音和光亮所吸引。

医院的正面已被撕裂。瓷砖地板耷拉着，滚落于正在冒烟的混凝土碎屑和扭曲的钢筋之上。在真嗣的左右两侧，是打开的空置病房。在他的前方是战争的火焰与狂怒。

GeoFront正在燃烧。焦枯的草和树的热浪扑面而来，硝烟在洞穴的最高点附近凝结，在黑暗中包裹着钟乳石群。而穿过烟雾和火焰，二号机，向着目标进攻，正用一门火箭发射器向上发射。炮弹在浓烟的深处引爆，伴随着A.T.力场的耀斑。

一个使徒，他意识到，就在烟雾中的某个地方。

一阵爆炸，刻骨的明亮和响亮，从最黑暗的烟雾中呼啸而来。二号机滑行着躲开。爆炸在地上炸了一个洞。真嗣感到了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他举起手臂抵挡。医院呻吟着，受损的建筑群摇摇欲坠。

真嗣抓住墙壁支撑自己的身体。在他前方，二号机把它的火箭炮扔在泥土里。一个国联装甲营从北面开火，用向烟雾淤积的威胁点密集得摩擦橙色的水泡为二号机提供掩护，而它从一座武器塔上抽出一把等离子渐进刀。刀锋在浓烟滚滚中隐隐闪光。

战斗的规模太大了。从这个角度看，真嗣感到自己的软弱和无用。他紧紧抓住小光的活页夹，指关节已经发白，试图继续呼吸，试图把眼前看到的一切分类，试图从语法上把它解析成某种超越他感官的猛烈攻击。

二号机转移，它的四只眼睛在灰烬中燃烧着白光。

真嗣转身跑，跑回进颤抖的医院，跑回进他真正能做的事情上。

((()))

屏幕上，二号机在一次移动中准备再次向目标冲锋，一只手持枪射击，等离子渐进刀低握在体侧。美里观察着，她的视线在战斗本身和战场全息图之间切换，在那里所有的烟雾和火焰都消失成为冰冷的数据只存在于坦克连与VTOL战斗机传输的缩略图上。当前态势还说得过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在明日香和常规部队的夹击下，他们已经成功地延缓了使徒的推进，使其保持着迂回的、扫射式的接近模式，不断向总部靠近。

他们需要大家伙。

“初号机的情况。”美里一边说，大步站到茂身后，“丽准备好发射了吗？”

“没有，女士。”

“为什么没有？”

“不知道。”茂指着他的监控信号说。在那里，橙色的技术人员已经让出了观察室，只留下了碇司令和绫波丽那纤细的身影。第一适格者甚至还没穿上她的插入服。司令赫然站在她的面前。因为没有声音，美里无从知晓他们的谈话，但她可以看出司令正眉头紧锁，而丽肯定没有在笑。

“他们是在。”她开口，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在争吵吗？”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茂说，“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五分钟了。”

美里抓住了一条电话线：“给我接过去。”她说。

茂服从了。一秒钟之后，线路嗡嗡作响。在小屏幕上，碇拿起了他专属的电话。

“碇。”他说。

“先生，葛城。我们准备在您的指示下尝试激活傀儡插入栓。”

碇顿了一下，美里看着他回头看了眼丽：“好的，三佐，激活吧，我会从这里监督。”

“谢谢，先生。”美里咔哒一声把听筒放回它的底座，“博士，启动傀儡系统，我们要用远程装置出动初号机。”

((()))

小光把床插到避难所远处墙上的插座上，站了起来。床头板上的控制面板哔哔的响了起来，内置的心电图闪烁着直到功能全开。剑介看着它。

“我觉得他没事了。”他说，“看起来都一样。”

真嗣站在床脚，看着他们工作。在他们周围的避难所里，平民和医护人员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灯光很暗。地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摇晃。东二轻轻地呼吸着，雾化和清除着他的氧气面罩。

附近，一群小学生在抽泣，他们的老师想要安慰他们。真嗣想知道被困在这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感觉，他仍然拿着小光的活页夹。

“现在怎么办？”剑介问。

“我们留在这里。”真嗣说，“低下头，直到一切结束。”

剑介走到他前面：“那你呢？”

“我怎么了？”

“你不必留在这里。”

“不，我要留在这儿。”真嗣说。

“不，你想要留在这儿和你不必留在这儿，这是有区别的。”剑介指着小光，“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但你有。”

真嗣摇头：“我需要为东二留在这儿，是我把他送进来的。”

“所以现在你要留在这儿而让丽去做你的工作？”剑介说。

“不是那样的。”

“告诉我为什么不是。”剑介说。

真嗣皱起眉头，他想要反唇相讥，却又找不到语言，于是他转移了目光。

“嘿。”小光说着走近了。她把一只手放在剑介的手臂上，轻轻地把他推到一边，然后她停在真嗣身边，“碇君，相田只是担心，我们都很担心。”

“对不起。”真嗣说，“但我无能为力，每次我进入那东西，就有人受伤。”

小光点头，没有反对：“我明白了，明日香告诉我了，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别跟我说这不是我的错。”真嗣说。

“好吧，好吧，我不说。”小光的脸靠得更近了，迎着他的目光，“但明日香过得也不好，她吓坏了，真嗣，并且她现在就在外面，而你不在她身边。”

真嗣吸了一口气，准备逃离她的目光，但她仍旧看着他，让自己保持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不让他逃避。

“她需要你，真嗣，绫波也需要你，你不能让她们独自承担这一切。”

真嗣看着小光，看到了明日香，几天前，在机库里：给我一个留下的理由，他曾说过，她也曾说过。

因为我需要你。

“我不要。”他说。

“我知道。”小光说，她伸手去拿活页夹，轻轻地从他手中接过，“但这是你必须做的事，这是正确的事情，去帮她，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东二会安全的。”

真嗣看了看她，然后视线越过她，看了看剑介，他的朋友站在东二的床边，尽管他明显很不舒服，他还是点了点头。一个承诺。

真嗣看回小光：“别离开他，等我回来。”他说。

“我向你保证。”小光说。

真嗣咬着嘴唇，还没等他自我怀疑就离开了。避难所的门在润滑的铰链上打开，昏暗的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时候GeoFront炽热的地狱。他冲进硝烟和混乱之中，没有再回头。

(译者注：以上这节作者除了继续在写真嗣的毒蛇性格，还慢慢开始布局真嗣与明日香性格相同，注意他与相田剑介和洞木光的对话，满满的杠精味儿)

((()))

她的托盘步枪砰地一声耗尽了弹药，明日香把它扔到一边。她的任务时间显示为39:31:02。她已经和这个东西战斗了40分钟。这无疑是她作为驾驶员部署时间最长

的一次任务。在这段时间里，她已经清空了四个武器塔，更换了两次脐带电缆，这一切都是因为，直到现在，她还在拖延时间。

她在四十分钟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也为每一次学习付出了代价。当她试图移动到使徒的侧翼时，使徒已经无视了她，而是向总部移动。在那段时间里，它前进了半公里，这让她明白了它是一心一意的。它只有一个目标，而她并不在目标之中。

每当她在一百米到一百五十米的距离上想要靠近它时，它就会用它的纸片猛烈地攻击。第一次，她失去了一大块胸甲。因此，她学会了一——如果在中距离范围内，它能把她开膛破肚。

它的眼睛曾十几次差点把她炸成碎片，通过这些，她学会了，如果它能看见她，就能伤害她。

这东西攻击力极为强大，她用尽了她所有的技巧和谋略才拖延至今。它的A.T.力场强大得可怕，能够承受她对它的任何伤害并继续前进，尽管她自己的力场试图包围住它。

二号机的后背很接近总部的前沿了。使徒在烟尘中若隐若现，推动力的下沉气流把一个坦克排的残骸揉进泥土里。她的测距仪显示它在两百米的距离。几乎就在她头顶上。

拇指轻轻一弹，她抽出了她的等离子渐进刀。刀锋在她的拳头中嗡嗡作响，她把它举到身边。

“明日香。”美里的声音传到了她耳边，“我们无法启动初号机的傀儡插入栓，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支援你的。”

明日香放大了她的显示屏，看着使徒空洞的眼睛。它的骷髅脸上没有表情，也没有感情可以读取，尽管如此她还是感觉到了它，它也明白了，不再有拖延行动，不再有过家家了。

她受够了后退。

“别麻烦了。”明日香说，然后掐断了通讯。

二号机全速跃起，腿搅动地面。她一次跳跃就来到前一百米处，进入了使徒的正面杀戮箱。

右舷的纸片立即甩出，几秒钟内就拉近了距离。明日香旋转着，在空中将她的刀尖对上了纸带。火花飞溅，她握在刀柄上的手也随之震动，刀尖被冲击力扭转了方向。而纸带被撕掉了一半。

一微妙后，左舷的纸带抽出，对着她的侧翼。明日香蹲下，从下面躲过，然后脚跟一蹬，让二号机跳起并旋转身体，在空中弹跳着推进，在空中划过最后的一百米距离，刀锋旋转成一个笔直的点，瞄准了使徒的核心。双手，紧握刀柄。双脚，做好准备。她的心之眼看到了致命一击的展开，期盼着刀锋深深刺入的颤抖声。

思想合一的瞬间。

然后，核心不见了，被骨骼覆盖隐藏了起来。

刀锋撞击了覆盖，火花一闪而过，埋进了使徒胀大的胸膛里。

明日香着陆时失去平衡。她瞥了上方一眼，意识到自己正与使徒面对面。

它的眼睛闪光，明日香躲开。

光束撞进GeoFront，也融化了她右肩塔的一半。明日香踉跄着，挣扎着想站起来。她的刀已经脱手，仍埋在使徒的胸膛里。

然后，那条被撕碎的纸带再次向她射来，速度之快让她再也不及反应。滚烫的疼痛滑进了她的肩膀。随着二号机的陨落，世界都在旋转，明日香看到她福音战士的左臂旋转着朝反方向离开了她的身体。

((()))

“节流她的同步，中尉！”美里喊。

“同步降到百分之十，女士，体感已降到最低。”

“很好。”美里说，“日向，给我驾驶员的生命体征，我需要知道—”

“高能反应！”有人从下面尖叫，“直接冲击！做好——”

爆炸直接命中了总部，十字形的火焰穿透了一层又一层，一楼又一楼，把钢铁、混凝土和人们雾化成为原子，钻进了建筑群的中心，形成了一条疯狂屠杀的快车道。喷勃的蒸汽从金字塔顶端涌出，顺着侧面汹涌而下，形成一片滚滚白浪。

二级警报在整个设施里哀嚎。当工作站主管带领他们的团队坚守岗位时，大厅里充满了急促的脚步声。

在控制室里，主要动力正在流失，片刻之后，变压器的轰鸣声响起，红色的应急灯淹没了一切，控制台嗡嗡着，然后在跳转到备用动力时恢复正常。

“状态。”美里本能地命令道。

“从α层到sierra层都没有了。”茂报告说，“中央大垂直沟完全敞开了。”

“初号机？”美里对伊吹说。

“还没好，女士。”

“设施防御没有反应。”日向说，他回头看着她，“这东西…”

“它太可怕了。”律子说，“这样的力量，我们无法阻止它。”

美里回了一句，她明白这些话的本质：一种恐慌反应。她不能为此而批评她的朋友，尤其是当她自己也能感受到这种恐惧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身体上的感觉——胸闷、双腿无力、口干。虽然律子肯定帮不上忙，但对她发火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二号机的情况。”于是，她说。

日向看着她，好像她刚刚说了另一种语言：“女士？”他说。

“二号机。”她又慢慢地说了一遍，“我们的驾驶员。她还能战斗吗？”

日向检查了他的控制台：“观察显示她距离目标300米，倒下了，但仍有动力。”

“通讯和生命体征？”

“通讯开启，但她的生命体征不稳定。她还有意识，但我怀疑她是否在这些痛苦中还能保持清醒。”

“明白了，保持她的同步节流，她完蛋了。”

“目标越来越近了。”茂说，“接近暴露的中央大垂直沟。”

律子一只手放在美里的手臂上：“我建议我们执行应急Delta。”

美里不理她：“伊吹中尉，初号机情况如何？”

“再一次拒绝图案。”伊吹输入了一个命令，调出了初号机的激活数据，“碇司令正在从第108步重新开始。”

“葛城三佐。”律子说，“我建议我们执行应急Delta。”

“我听到了。”美里把她的手臂从她朋友的紧握的手中抽出来，“那还要多长时间，中尉？”

“五到十分钟，女士。”

“美里！”律子说，“我们需要——”

美里的回答敏捷而响亮。掌掴脸颊的啪声，像枪响一样回荡在控制中心中间。技术人员全都转过身来，满脸惊讶。

美里与他们的目光相遇：“伊吹中尉，请记录在案，作为作战部长，我拒绝了首席科学家启动应急Delta的提议。在我用尽我们所有可能的防御手段之前，我们不会自毁这个设施。”

“已记录，女士。”伊吹说。

“很好，现在，重启所有点对点的总部防御系统。设法拖住这东西，给碇司令争取时间去——”

“女士？”日向说。

“什么事，中尉？”

日向指着主屏幕，红色泰坦重新爬了起来。

((()))

“保持她的同步节流，她完蛋了。”

明日香在痛苦中听到了这句话，想要站立起来。她仍有全力，但无法传到她的双脚。她那更大的自我，让她一整天都感觉那么充实而正确的自我，现在却像个累赘。与刚才的火焰地狱般的疼痛相比，她失去的手臂那里现在只有一阵隐约的阵痛。穿着福音战士的皮囊就像活在一具尸体里，她对在里面的感觉如同一个鬼魂在松散的烂肉里来回晃动。

视觉信号依然在线，她可以看到目标正在离开，准备下降进入总部。就在那里，近在咫尺。

通讯仍然是开放的，audio-only。提到初号机、提到突发事件、提到其他摆脱这糟糕境况的方法，而她躺在这里，被节流、被困住。

“完蛋了。”她嘟囔着，从牙齿的缝隙中。

她从插入栓内转身，沿着管道往上游，游到驾驶座位后端顶部的控制台。她用那只无伤胳膊的手指摸索着嵌板，找到了她要找的面板。一拉之下，它就脱落和飘走了。

“节流了，是吧？”她说，手指伸向了里面的电路，所有的电路都标记得那么清楚，布局得那么清晰，工程学上的杰作。

她找到了标记为S.BUFFER的元件组，并用手指包住外壳。她咬着嘴唇，准备迎接那汹涌而来的思潮，然后拉开。

短促的咔嚓声，电路板被打开了，突然间，她又能感觉到一切了。插入栓应声而亮，自律性照明随着她身体里每一根神经的跳动而闪烁，与包裹着她的野兽同步。她手臂上的疼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麻木大脑的火焰伤口。

明日香咆哮着，滑回座位。她站了起来，让福音战士放声怒吼。她的A.T.力场急速闪耀，白热而鲜活。

使徒停止了移动，盘旋在凿穿指挥部洞口的峭壁上。它开始转身。

二号机以全部的一万二千层特殊装甲和支撑装甲的肌肉全速与它相撞。EVA残存的手臂紧紧的倒挂在使徒的身体；它的腿从金字塔的碎石坡上推了下来。两名战士滚在一起，他们的总重量离开地面，摔入了露天的垂直沟。剩下的就靠重力了。

两个泰坦轰然砸落下主井，折断了大梁，压碎了通道，躯干和装甲在它们周围沸腾的钢铁上挖出了沟槽，直到它们自由落体的撞击摔入井底。总部破碎的内脏像撞钟一样铿锵，但明日香已经听不见了。

她的咆哮声太大了。

如果它能看见她，它就能伤害她。这倒是真的。所以不能允许它看见她，再也不许了。她用她剩余的一只手臂猛拧她目标张开的大嘴，在它的下巴边缘找到了一处着力点，然后向后撞击。它的眼睛闪光，在天顶上撕开了一道口子。瓦砾和水汽冲下，冲过它们的身体。

明日香死撞，把她的头和肩膀埋进了使徒的身体里，撞穿了一堵又一堵墙，撞进了机库里。

的确，给它合适的距离，它的手臂就能把她开膛破肚。所以她根本不给它任何距离。她把这个怪物贴在自己的胸前。它的双臂射出，无法矫正手臂的角度，徒劳的伤痕刻在周围的钢铁墙壁上。明日香将面甲撞进它的胸膛，在它的血肉上挖出一道沟壑。

的确，它的A.T.力场太强大了。然而在这里，它没有展开它的空间。力场在她的两侧闪烁着，挣扎着，无法完全形成。一部分的她希望它能把力场开到最大——求你，她恳求着，摧毁这栋建筑。（译者注：这里作者的描写方式与插曲1里描写京子刚进入二号机时的方式一样，意味着京子与二号机里的怪物早已附身了）

把我们埋在成千上万吨的岩石、废铁和时间之下。让我们永远留在这里。它救不了你。（译者注：这里是二号机里的怪物在说话，*It won't save you*里的It说的是京子）

它的眼睛再次点亮，她把它的头压在一边，让它脸朝下砸在机库的地板上。闷声的爆炸炸透了地板，蒸发了旁边的隔间，带走了所有的支撑。地板垮了，塌了，它们掉进了机库的底层。从一个破裂的储油罐中喷出的紫色滞油，溅满了两具躯体。

明日香用手指扣住使徒的一个眼窝，用力拉，用一只脚抵住它粗短的脖子。随着一声尖叫，它的部分头骨被掰开了。鲜血从伤口泄出，喷溅到墙上。一声高亢的尖叫。

明日香咧开嘴：你完蛋了。

它的手臂到处挥舞，从一边到另一边，绷紧着凿入钢铁墙壁，肉体在她身下起伏着，想要面对她。想要反击。

不。明日香把一只脚碾在它那绷直的手臂上。手臂依然僵硬，无法承受这股力量。那支手臂在突然而至的压力下折断，在断点处如玻璃一样碎裂。一半缩了回去，剩下的一半瘫软在甲板上。

现在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她的手伸向她残余的一个武器塔。等离子渐进刀，展开。振动刀锋在密闭的空间里嗡嗡作响。

现在我们要屠杀你。

只剩一分钟了，时间充裕。

明日香抓住仍然插在使徒侧腹上的刀柄，用力一拉，在它的背上划了一个圈：“把你的心脏给我们，你这个可怜虫——”

使徒残存的一只眼燃烧。孤注一掷的闪光，眼对着眼，猝不及防，近在咫尺，猝不及防。

光束命中了它的目标。二号机半个脑袋也随之消失。

((()))

穿过总部就像冲进了飓风。长廊里涌动着下方与附近战斗的毁灭力量。训练有素的人员像孩子一样四散奔逃，无视从他们身边跑过的十几岁男孩，向着另一个方向、逃离恐惧。

真嗣撞开一扇门，冲进机库，正好见证了二号机的死亡。即使在离倒塌的围墙一百米远的地方，仿佛仍然近在咫尺，危险重重。那闪亮、那阳光灿烂的残影，然后，那轰然摔落。

二号机腰部扭曲，双腿一软——就像一个断线的木偶。随着一声回响它的身体砸在甲板上。它的半颗头颅成了蒸汽的残骸。四只眼睛中的两只消失了。脑壳上熔化的钢铁流进机库下方的油槽里。

真嗣尖叫着。（译者注：你是该尖叫，明日香如果在这里死了，罪魁祸首就是碇真嗣）

((()))

垂死挣扎，回光返照，一声颠倒的尖叫——所有痛苦，全部释放。插入栓屏幕嘶嘶作响，发出颤音，她双手死死捂着自己的头，翻滚着，踢打着，想要把疼痛挤出来。她不停的拉动着控制轭，再也感觉不到利刃在她头颅深处留下的幻痕。

明日香嚎叫，泪水与眼中的血水混合，拳头猛击周围熄灭的屏幕。她踢着一个控制轭，直到它折断。

“不要。”她在黑暗中翻滚着说，“不要！绝不！”

她感觉使徒在她身边移动，飘向总部。即使在痛苦中，她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它在无视她。不管它是怎么想的，她甚至都不值得被杀死。

现在，连动力也失去了。

黑暗降临。

液体翻腾在明日香的肺里，她尖叫着，她的声音撕开了边界——无声与否定的呐喊。她不能失败。那不公平。她已经如此的接近，如此的努力，伤害了那么多亲近她的人。如果她做不到，那么然后呢？还不如死去。

不。她不会死在这里，不会在几乎杀死它之后。几乎单杀了它，几乎证明了自己。

不，不要。永远不要在这讨厌的、愚蠢的黑暗里。

永远不要像这样孤独。（译者注：alone这里的孤独与本文最后几章里反复出现的孤独对照，写出了明日香两种的孤独方式，这里的孤独引出了她超高的同步率，虽然引领她杀死了力天使但也让她彻底坠入了三位一体深渊之中）

然后，一个声音嘎吱作响，插入栓缓缓地摇晃，魂之座轻轻地震动。心脏在本不该跳动的地方跳动。LCL聚集在她周围旋转——无处而来的风，拂过她的耳朵。

一扇门打开了。明日香的眼眸在绝对的黑暗中绷紧，茫然无法看见。在她的心里，白色的地板。紫黑色的双脚映衬着一片深红色的天空。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在她脑子里，仿佛从记忆的本体中喃喃细语。一声低语，就像一根在死气沉沉的空气中吱吱作响的麻绳，承载着威胁与承诺、希望与恐惧。

明日香一只手扣着她的手臂，一只手抱着她的头，蜷缩在魂之座上。除了灼痛再也没有知觉。她想呼喊，但呼喊离不开她的嘴唇，就像死亡沉睡中的呓语。

明日香想伸手，但那痛苦太深了，她的手臂只能悬停在半空之中，手指只能蜷缩。她只能如此了，但已足够。

一只手拨弄着她的头发。

脚步声，消失了；那扇门，关上了；插入栓，空了。

杀死，你。我已完整。（译者注：Kill, you. All of 02，这里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意译的，我认为All就是二号机体内亚当分身的灵魂所主导的三位一体；此处的明日香彻底的黑化，也是全书中最刀的刀点之一，之前在狄拉克海里的明日香是被动的达到高同步率，随后的4、5章节里她与真嗣的关系已经让读者的体验非常不好了，现在的明日香是主动的更高同步率，意味着后继的章节中读者的体验感要降到最低了；上面的章节太抽象，译者已经死了）

((()))

控制室的屏幕全完了，机库与发射平台也没有遥测。他们能听到的只是咆哮声。

美里是第一个行动的人。她从应急架上抓起一个对讲机，离开了舰桥，只喊了一声指示，示意跟她离开。日向紧随其后，然后是茂和伊吹，而赤木没有动。

恐慌攫取了指挥者们，但美里没有理会，她拄着拐杖一路敲打走过走廊。

伊吹边走边从她的数据板上读取数据：“我不明白，明日香的同步率已经超过百分之百了。”

“这肯定是个小故障。”茂说。

“读数是对的！”伊吹说，把平板递给他，“看！”

“那么，你读错了！”

美里不理睬他们，挤进了机库。迎接她的是一阵热浪和噪音、一张A.T.力场满负荷运转时的电离恶臭、还有二号机的咆哮。

伊吹跟着进来，立刻转身离开了。美里觉得她听到年轻的中尉呕吐声，但不确定；她没那么多时间转移视线。

二号机爬在了使徒身上，它的双腿锁在两侧，而它的刀则玩命的切割、切割、切割。当它把黑色的血肉和森白的碎骨从猎物庞大的躯体上分割下来时，它的肩膀吃力的起伏。在刀割不开的地方，EVA用手砸进它的身体，把使徒的肉一把一把地扯下来。使徒残存的带状手臂插进了二号机的腹部，但现在已经瘫软了。鲜血从使徒身上倾泻，从开放的伤口中涌出，从二号机的手中翻腾而出。二号机血流如注，机油和维生素流遍整个机库。

目标的脸已经烂了，它的眼窝变形；它的嘴巴被撕开。在美里的注视下，血红的手指越过尸僵的覆盖组织，插进它核心周围的烂肉里，把整个核心从身体里猛得扭了出来。在那之后后，二号机将它的等离子渐进刀猛捅进了使徒丑陋的脸中，双手撕开核心覆盖，把它粉碎在了下面的地板上。

福音战士向后仰头，咆哮着，热气从它的口中蒸腾而出。恐怖的面容冷酷而又巨大，它环顾四周，脖子上暴露的筋腱和钢铁咯吱作响，它转头面对美里。它残存的眼睛灼灼发光，露出它残余的头颅。

美里退后，等待着它会向她扑来。但它没有。

刚开始，二号机的横冲直撞就结束了。它停得如此突然又如此彻底，在那里，如果美里只是碰巧看到，她会认为它根本不可能移动——一个停在灵堂里的血淋淋的雕像。

插入栓旋转出二号机的后颈。密封圈啪的一声炸开，一股LCL从内部喷勃而出。明日香靠在插入栓的边缘，呕出肺部残留的液体。她睁开眼睛，用自己的双眼见证发射平台。阶梯全都没有了。突然间，曾经只有房间大小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体育场大小的腔室——而那里的每一处都浸透了干涸的血液。蓝绿色的墙面几乎完全被这种物质覆盖。龙门架上滴着，头顶的灯光变得黯淡，它们的发射井被弥漫的血液堵塞，散发紫褐色的光芒。

明日香站直身体，吸入她一个小时以来第一口真正的空气。铜臭和早发性腐烂的味道填满了她的肺，强烈到征服了一切，如同腐烂的鱼和废旧的纸币。

她觉得她应该作呕，但她没有。她又吸了一口气，仔细地品尝着。

然后她发现自己想看得更清楚，从地面看。

第二适格者从插入栓的自动升降锁链上下降。当她到达地面时，她踩进了使徒淤积的血池里，一直向前走直到她可以转身把她制造屠杀的美景全部收入她的视线为止。

使徒死尸在她的视力范围中最为重要。由于死亡的创伤，它庞大的身体已经有部分塌陷了。在它上面，是二号机——它的头骨已被炸开，油顺着它的肩膀漏下来。

明日香摸了摸自己的脸和头。她仍然能感觉到她太阳穴上的啃噬着的深渊，但她的指尖——她本不该存在的手臂指尖——发现她头颅完好无损。这样的意识带给她孩子般兴奋的颤抖，在她扼制自己之前，嘴角就发出了咯咯的笑声。

她做到了，就只是她一个人，不再有别人。（译者注：这里呼应了前后文，本文第30、31、32、38章中多次强调了她不再是一个人，有了另一个人）

她跺脚，让地上的血液溅起来。

史上最强大的使徒。它曾夺去了她的手臂、她的动力、和她的半颗头颅，但她仍然杀死了它。

她咯咯的笑声变成了放声大笑，她对着头顶上的尸块嚎叫，在她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看上去一定是疯了，可她现在不在乎了。

“很好！”她喊，说话的回声在发射舱里很小，“很好！很好！”

“明日香！”

她转身面对那个声音，看到了真嗣。他跑出来站在杀戮场中，他白色的衬衫就像一座灯塔，映衬着溅血的墙壁。

明日香停止了大笑：“真嗣。”她说。

“你没事吧？”他说着，来到她面前停下来。他弯下腰，喘着气。他是一路跑到这里来的吗？从哪里？从医院吗？

“你在这里干什么？”她说。

“我看不见你了。”他说，仍然气喘吁吁，“我在医院看见了你，你在战斗。”

明日香瞪着他：“你说你不干了，你要退出，你为什么在这里？”

真嗣慢慢挺直身体。她看见了他的犹豫，看着他仔细思考着自己的话语，但他紧紧地迎着她的目光：“我想在这里陪着你。”他说，“上一次，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你说你需要我，我想来帮助你。”

明日香眨着眼：“你为了我回来。”她说，“来帮助我。”

“是的。”他说。

“你承诺过你不会了。”

“我知道。”他说，“但后来我想，谁在乎呢？”（译者注：这句话在第18章里明日香在回学校后没进2A班前对真嗣说过）

明日香的表情没有改变。她目不转睛地瞪着他，迈步向前，用三个血淋淋的脚步弥合了彼此的距离。真嗣感觉到她那橡胶包裹住的指尖抚摸着他的脸庞。

在她的触碰下，他笑了。

“你怎么可能帮助我呢？”她说。

“什么？”

她用力推搡着他的头，粗暴的对待他的眼睛。他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手肘着地。鲜血飞溅。他的衬衫立刻被热气腾腾的液体浸透。他的胳膊和腿都沾满了血。

明日香站着从上往下的看着他：“你想要帮助我？”她喊，“你怎么敢说？看这里！看我刚刚做到的一切！”

她踢着血液，把它溅到了他的背上，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湿腻，真嗣翻了个身，把自己撑起来。

“可是你说过——”他说。

“我骗了你，笨蛋！”明日香说，“我对你撒谎！我是个骗子！我欺骗了你，让你做了我想做的事！你知道如果我在那里，我会对三号机做什么吗？”她指着周围臭烘烘的屠宰场，“我会把它撕成碎片，我不会哪怕有一丁点想到铃原东二！”

真嗣撑着坐起来，瞪着她：“那不是真的。”

“闭上你的白痴嘴。”

她踢他。他用前臂挡开了，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踢他，直到他被迫后退，在滑腻的血液里扑哧着倒退：“我不在乎他！我也不在乎小光！不在乎绫波！不在乎你！”(译者注：所以绫波是你第二在乎的人)

真嗣翻滚着躲开她，他的双手举起：“明日香，住手！”

明日香停下，离开了，大大地摊开双臂：“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你，美里，我父亲，任何人！你渺小而软弱，而你居然跑到这里来说你能帮助我？”(译者注：所以联合上一句，两句话提到两次真嗣，所以他是你在乎榜单第一人)

真嗣看见她抬手去抹开她脸上的头发。当她转身看他时，她的半张脸被她手套上的血染红了——她插入服的颜色，她头发的颜色，她驾驶的怪物的颜色，以及她亲手打造的这个钢铁深渊的颜色。红色染透了她的头发，像一条粘稠的小溪沿着她的下巴流下来。

“我看起来像需要你的帮助吗，第三适格者？”她说。

“明日香！你在干什么？”

美里从真嗣进入的同一扇门走进腔室，大部分指挥人员都在她身后，躲在门口。不敢进去。

明日香耸耸肩：“解决你的问题。”她指着真嗣，“我找到你的小兵了，也许你现在可以发射初号机了？我对你们的帮助真的很受用。”

美里皱起眉头：“这不公平，明日香。”

“哦，我们现在是靠公平运作了，很高兴知道。”明日香冲过美里，“不客气，顺便说一句。”

当她走到门口时，她怒视着那一小群围观者。

“你们也都不客气！现在弄干净我的EVA，修好它的头，也许下次你们就不用那么担心让你们的宝贝初号机工作了。”

人群分开让她过去，她没有回头。

（译者注：本章是力天使章节，译者记不起听谁说过，使徒是用来推剧情的工具，作者在这一点上践行的十分恰当，本文中的每一个使徒（无论是正面通篇描写的，还是侧面一笔带过的，还是通过大段大段心理描写衬托的，又或是干脆没出场的）都是真嗣明日香关系前进或倒退的工具。

是否觉得这里已经刀到底了？下一章节才是读者需要A.T.力场全开的开始，译者从下一章节起会添加大量注释，帮助读者渡过难关。）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六章：插曲三（译者注：本章节开始，玻璃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开始增加，与文名对照的一杯红酒进入了屋状态）

关键词：*follow him* 跟着他、*straightens up* 站直整理

战斗结束后一个小时，你回家了。你事先没有换衣服，而是走到车站，再从车站走到公寓，一路都穿着插入服。人们看见你也毫不在意——城市还在大面积燃烧，引起的紧急情况和好奇心超过了任何一个十几岁女孩穿着贴身的战斗服站在街道中央。

公寓大楼毫无损伤。你走进家，穿过厨房，一脚把企鹅推到一边，喝止它哀求的嘎嘎声，你摔开阳台的门，走了出去。

太阳已经落山了，但这座城市依然被频闪的紧急救援车辆、熊熊的自燃火焰点亮。火势得到了控制，在你看来——在防火单位的监督下。

你闻到了烟味。除此之外，你还闻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你的战斗服，都还散发着LCL的臭味和使徒之血的铜骚味。你在脸上和手上闻到了它的味道，而当你看到自己在阳台玻璃上的倒影时，你看到了满脸开裂的、血红的污迹。

当你洗澡的时候，它就会全部消失。等到早上，你就会干净了。城市也会干净了——火焰烧尽了。人们会再一次出来。最终，即使是GeoFront被烧焦的树木也会被清理干净、重新种植。生活还会继续。时间，即使不会抹去，至少也会减少你的成就，每一次修复都会把你为自己雕刻好的现实渲染的日渐虚晃。

在睡着前，你躺在床上醒着，眼睛闭着。床单上沾满了干涸的血色鳞片。在你翻身时，你的插入服吱吱作响，不舒服，你觉得燥热，尽管吊扇在高处转着，但你却莫名其妙享受，乐在其中。深呼吸，你乘着痛苦记忆的节奏波浪席卷着你的头颅和肩膀，感觉那疼痛随着你的呼吸此起彼伏，它们变成了摇篮曲。不久之后，尽管你抗议，睡眠还是占据了你。

((())))

在梦里，你穿着谁的鞋子站在阳光里，但它们却像是你的鞋子，裙子也像是你的，即使你从没穿过它。你的头发贴在脖子上，它们从没有这么短过，你不认识那些山、那些湖、那些树，尽管它们就在你周围。而在你的体内，有个特别的生命。有个新的、意想不到的、另你担心的生命存在。

你知道你会孕育她——自从那个加号神奇的出现在那条带子上就知道了。你想知道你是否会怀疑，但你没有。你从未见过那孩子，甚至从未感觉到它在你体内乱踢，

但当那个标志出现的那一刻，你知道你爱她，你会永远爱着她。（译者注：这里的孩子作者用了it来表示，但是鉴于全知全能的译者，我就直接用“她”作为翻译了）

要为加号负责的男人在你身边，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还没有意识到他很快就要成为一个父亲。他从他的背包里拆开午餐，你知道他不想去远足，他从没说过，但他讨厌远足，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这里，而你怀疑这是否足够，毕竟在这里，这说明了很多，不是吗？

你怀疑你是否爱他，你怀疑你是否能留住他，你怀疑你是否会告诉他还是直接离开。如果你想离开，你可以离开。（译者：这里的是否会告诉他是说告诉他她怀孕了）

“三明治。”他说。他的德语很生硬，但他在努力，你微笑着点头，从他手里接过三明治。你站起来，走到山上的小湖边，低头看着湖水。你的倒影回望着你，三张脸合而为一——早已逝去的母亲，还未出世的女儿，还有一张伪神的血色面容，四只眼睛闪着寒光。

他走到你身边，用一只手搂住你的腰，你看着他的脸，想着你很快就会告诉他。瞒着他是不对的。如果你嫁给他，你会接受他的姓，那么你的孩子愿意负起你的姓么？

他看着你，挑了挑眉：“怎么了？”

你吻他，一小块三明治落在了他的嘴角边。你笑了，他笑了，你发现你足够爱他，至少从现在开始。

惣流・兰格雷。听起来不坏。

（译者注：这里作者终于明牌了第二个设定，高同步率会造成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能够让驾驶员看到插入栓内的灵魂所拥有的过去，这个设定彻底改变了这个故事的走向）

((()))

你的眼睛睁开，你又成了你，你床边的时钟说是下午1点。这是第二天，你睡到了下午。你的眼睛不疼了，你的胳膊不疼了，你头发和制服里的汗味已经征服了金属味，一切都干了，床单掀开了，你滚下了床。

你的脚让你停在真嗣的房间前一会儿，你竖着耳朵听，里面没有声音，他不在家。

美里的房间是敞开的，空着。你一个人，所以你在厨房里脱掉你的插入皮，随它掉在地板上，然后走进浴室。汗水、污垢和你成就的最后残渣被倾盆冲走，汩汩地流进你两脚之间的金属喉咙。你为什么如此憎恨这一切？它不可能永远存在，那胜利的感觉，这就是你吗？这就是那个只要让你顺心如意，就可以在生活中对所有人拳打脚踢、百般辱骂的女孩？

你站在热水里，努力回忆起那个梦，它很快就消散了，变成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幻影，你越想把它集中起来，它就越从你的指间滑走，你放弃了。不知何故，那是关于你母亲的梦，但它没有再回到你脑中，没有具体的内容。

你让你的脚在瓷砖上移动，穿过水流，回忆起它溅起血，踢在真嗣身上，而他从你身边挣扎着爬开，他的手臂举起来防御。这就是你的本性？你踢那个说爱你的男孩？他只是想弥补过错，而你却迁怒于他？

水流下你的二头肌，流过你的前臂，你意识到你欠他一个道歉，手指攥成拳头，水流过你的指节。

你欠他一个抱歉，明日香，那你是应该的，愚蠢的女孩。

你的指节撞到瓷砖，疼痛绽放在你的整个手掌，痛不欲生，但也许是活该，于是你再一次、再一次、再再一次、再再再一次。

你看着你的手，指节是红色的，可能会有淤青，可能没有，但是道歉的念头已经从你的脑海中消失了，至少现在消失了。

你关掉淋浴，抓起毛巾，走出去。当你走进厨房，毛巾裹在身上，插入服已经从地板到了厨房的桌子上。真嗣？这个名字在你脑海里闪过，不受你的约束。也许他在家？

“今晚我要把它带回去。”美里说着，从她的卧室重新走进厨房，她的外套已经脱下，上衣的拉链也拉开了一部分，她从橱柜里拿出一只玻璃杯，从水池里装满水，她的眼神很疲倦，依在岛台上喝着。

站在她对面，你回忆起那场谈话，离现在几个月了，那时她第一次递给你一杯红酒。

你想和她说话，你想跳出固有的思维，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怎么了？”你说，这是一个试探。

“累了。”美里说，“你离开后，我们一直在工作，修复一切。”

“真嗣在哪儿？”

“不知道，不在这里。”美里耸耸肩，“我不知道他现在会怎么做。”

她抿了一口酒，没有再继续喝。你调整了你的毛巾，把它紧紧地裹在你的身体上。她的沉默感觉像是一场控诉，或者也许你就想要这么想——找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借口。

“那是他活该。”你说，“在他已经决定退出之后他就没有权利下来干涉我。”

“他是想帮你，明日香。”

“我不需要他的帮助。”

“也许你需要。”美里说。

“这该死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喊道。

“你伤害了他，明日香，你深深的伤害了他的感情。”

你的心里颤抖了一下，说了几句话来清洗内疚：“哦，他可怜的小感情受到伤害了？好！至少他应该能接受一点严厉的爱，毕竟我们是在打仗，如果他不能接受我告诉他真相，那他对我就没有用。”

美里不看你，一开始你以为她感到了惭愧。她盯着她面前的桌子，抿了最后一口水，你看得更清楚了，不是惭愧，是不感兴趣。

“是吗？”美里说。

“什么是吗？”

“在打仗。”美里摇摇头，“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有对NERV了解得越多，我就越不这么认为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话，所以你保持沉默。

“战争不会打到灭绝，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有更多临时目标的对手之间的战争。但这个，我们该怎么做呢？这是不胜即灭，而EVA是武器，是的，我有军衔，是的，但使徒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真正的那种敌人。”

“那它们是什么呢？”

“风暴，很可能，灾祸，行走的灾难。无论他们怎么写这段历史，我希望他们不要称此为‘使徒战争’。这是一场灾祸，一场危机，一场巨大的信仰危机。使徒来这里灭绝我们，在我们努力阻止它们的过程中，它们把我们本性中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带了出来。”

你眼睛眯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很可能是因为我太累了无法思考。”美里把她的空杯子扔进水池，“只是，我和这些东西战斗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能在它们身上看到自己的部分倒影，我就越觉得毁灭它们没有什么伟大的。”

“毁灭它们我没意见。”你说。

“那么也许你没有把你自己的倒影看得够清楚。”（译者注：一直到第32、38章你才看清楚你自己）美里走开了，走向她的卧室，“我要睡一个小时。清理工作不会自行完成的。”

然后就剩你一个人在厨房。（译者注：本节里开始出现倒影这个词，预示着明日香的镜面到来了）

((())))

战斗结束三天后，学校开始上课，是个星期四，你决定去上学。你完全可以翘课——美里几乎每天早上你还没醒来前就已经走了——但你还是去了。除了坐着，你在家里没有什么可做的，而你坐得越久，就有越多的想法聚集在你大脑边缘，威胁着要侵入你的思想。

有一次，在你写给他的信中，你告诉真嗣大多数人都不计数。说他们是选项。当你写下它时，你列表上的真正计数的名单非常短，而且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都很短。现在，这个名单更短了，但你再也没有了你写信时的骄傲。

当你走进教室，你是最后一个准时到的人，你发现你的名单已基本空白。小光可能算，但她不懂你，不是真的懂你，而当你想到要与她接近的时候，你只记得在她家过夜的感受，而她明显的想让你离开。这段记忆让你起鸡皮疙瘩，你会想用其他的事情来抹掉它。

今天，小光甚至都不看你的眼睛，当你看到她把目光移开时，你会觉得你欠她——一个道歉或一个拥抱，也许两者都有。但一想到要给她这两种道歉，比你逼着你自己去她家，躺在她卧室里让你更加不安。于是，她不在了，从名单上消失，进入了不计数的垃圾箱。

你坐到你的座位上，一天开始了。你回到学校的状态就像回到了一年以前，尽管才过了一个星期，返校的部分规定是你必须在离校期间补上你未做的所有功课。

这意味着你每门课都拖欠——科学、历史、数学和作文。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搞定前三门课程，当老师没完没了地嗡嗡时，你的桌子变成了一个忙碌的蜂巢，三本教科书同时打开，你在一天内闪电地完成了数周积压的作业，当你交作业时，你的成绩都是A。

作文排在最后，两篇文章。你两篇都害怕。当然，这将是你成绩的致命伤，汉字——总是你的弱点。

你打开电脑，文字处理软件总能抓住你最严重的错误，但这仍然令人沮丧。动词不会变化，不定式到处都是，你的灵感在不断的碎片流中相互碰撞，而你却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愚蠢的白痴移民一样漫无目的。不到30分钟，你砰地关上笔记本电脑，气呼呼地把它放在桌子底下，坐在你旁边的孩子注意到了，你怒视着让他屈服。

你坐了一会儿，双手抱头，呆呆地盯着时钟，盯着窗户，又盯着那边的绫波——她还是盯着窗外。有那么一会儿，绫波的目光在你身上转了转。目光掠过，最后停在你后面，你检查身后，却发现她正看着相田剑介，他回以微笑，你的胃一阵翻腾。

你把目光移开，低头看着你的文具。静心于功课，你告诉自己，忽略他们，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白痴，只是白痴的选项。

笔记本电脑就是一种阻碍，而不是帮助，所以你拿出了你的记事本。你的大脑也告诉你它没有用——它只会拖慢你的速度。在大学里，你的打字速度比你的写字速度快。在这里也不会不同。

只有当你开始写作文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认识的汉字比你从前认为的多。你记得你小时候的阁楼，旧木板和灰尘的味道，你曾经在那里爬过，躲在小纸盒之间以避开你的父亲和继母——第一个选项之人。盒子在你的脑海中很清晰，都是用哑光的绿色纸板做成的，Gehirn的标志印在它们上面。盒里，文件——用你妈妈歪倒的汉字潦草地涂着。

它们总让人感觉像是一个失落文明的文物，用一种死亡的语言书写。你翻看它们好几个小时，试图在它们无意义的标记中找到一些秘密。能找到什么，你从不确定。也许你想更了解她，想看看她在变成玻璃后面的那张脸之前是谁。也许你也想在那里找到你自己，一些神奇的‘你是谁’和‘你应该成为谁’的音译。不管怎样，它从没成功过。现实中，你永远无法读懂它们。

在记忆中，然而，你记住的语言仿佛是你自己的语言，你的铅笔以同样的角度潦草地涂着，汉字开始毫无困难地出现，那感觉像是你一直都懂得这门语言，这些词组。像是它突然成为了你的母语。（译者注：她母亲又上她身了，高同步的副产品）

有意思。哎，也许你应该一直用铅笔。

作文不会花很长时间。

((()))

油，粉红色泡沫，从装甲玻璃上沸腾出来，你的眼睛跟着它向上，向上，向上，直到它消失。这种油一部分是有机化合物，甚至是通过观察亭从有机物中分离出来的，你仅凭经验就知道它的气味：像新鲜的鱼。你的福音战士已淹没其中，在你看着的时候，潜水员在它受伤的头部周围游动，向其注入可溶性生长化合物，并将新鲜的颅骨支架焊接到位。

战斗结束一周后，美里和你站在一起，赤木博士也在，其他大约两打技术员也在，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都不计数。

赤木看着你：“这些天我已经养成了维修二号机的习惯。”

“这是你的工作。”你告诉她，这句话听起来比你想说的刻薄，但也没刻薄多少，“还要多久它才能准备好？”

赤木的目光掠过美里，你预测到了一个蹩脚的答案。

“大约一个月。”美里说，“不到或超过。”

“什么？为什么？”

“简单地说？供给和需求。”赤木摇她的头，“我只有这么多补给，而作战部门正对我们提了一大堆要求。如果只有两台福音战士需要被维修，我一个月就能让它们都运转起来，三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必须优先处理。”美里说。

“而你们把优等生优先在我前面？”

“明日香，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呢？”

赤木说话了：“二号机是三台中受损最严重的，零号机的维修很简单，而三号机，虽然修理范围大，但大多是干净的断裂或表面的伤痕，它的头部被完全摧毁了，所以我们决定用一个备用的生产型的头盖骨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备件，二号机的。”

赤木指着你福音战士头上的窟窿，这个手势带有评判的味道。你感到你的脸红了，把拳头握紧成一个球来阻止你的嘴乱说话，你也很确定赤木博士对你来说已经不计数了。

“为什么三号机正在被维修？”你说，“铃原不能再驾驶了，他住院了。”

“铃原不会再驾驶它。”美里说。

“那是谁呢？”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名新驾驶员正在飞来。”赤木说，“他很快就会到，我们将开始测试他与三号机的相容性。”

一个新驾驶员，这个想法在你的脑海里发出危险信号，一个新驾驶员意味着新的竞争，无论过去的一周发生了什么，你都确信你在游戏中处于领先地位，驾驶方面，你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没有人会来到这里又不经过一场恶战就把这个头衔从你手中夺走。

即使他们会给他一个你的备件脑袋。

然后你想起了什么。如果三号机还在维修中，而且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测试，那么一定有办法与维修舱中的福音战士建立起一个远程测试同步。透过玻璃，你看到包括二号机肩膀和背部的设备备件。在维修期间把它固定的液压装置和活塞之间，你可以看到嵌在空插入栓中的突触电缆。

“它能被远程连接到测试舱吗？”你问。

“也许吧。”美里说。

“也许吧？为什么是也许？”

“我们首先有一些问题。”美里说，“博士？”

赤木在她的数据平板上打开一个新窗口，递给你。这是一个谐波和同步故障，日期和时间戳停止在你最后一次出击结束——在第43分钟这个时间点上。第二次激活，它写着，未知动力。

“当二号机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行动时。”赤木解释说，“它干扰了大部分机载战斗遥测。然而，你移除了同步缓冲电路，迫使谐波记录仪上载到了另一个频道——一个动力耗尽后幸存下来的频道。”

“意味着？”你说，仍在努力理解这些图表。

“意味着我们有你的同步数据，在EVA失去动力的情况下移动时。”赤木指向一个特别的图表，“那是个百分之两百的同步，它只维持了一分半钟。”

你感到一种颤抖在你的身体里穿过，再也无法掩饰你脸上得意的笑容：“百分之两百，嗯？”你说，试试打败它吧，新来的，不管你是谁。

“你还记得什么事吗？”美里说。

你看着她，失去了你那得意的笑容。你想要回到插入栓，如果他们不让你在一个月的维修期间内驾驶，那么你至少想获得一个远程同步。即使是他们只让你在测试舱里进行，节流和微弱的动力，但至少是保持着同步。在外面，解开了绳索，太可怕了，你想要回到插入栓里，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地方。

一个错误的答案，他们可能会让它远离你，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撒谎。上次，那让你被冻结了，还让你经历了人生中最糟糕的几周，所以你不撒谎。

“我记得一部分。”你说。你走到玻璃前观察，透过油层，在把一个使徒的身体撕成碎片时感觉你的手在抽动，“我记得尖叫，我记得我的EVA包裹着我，嚎叫着回应，然后有一瞬间我感觉都一切都不存在了，而我……”

你意识到没有任何具体能回忆起的状态。只有一种感觉在你的记忆中，它就像阳光或被拥抱，就像美好的一天和温暖的熟睡，就像你妈妈的微笑。你摇摇头，发现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像描绘一种没有类比的颜色。

“然后就结束了，而我弹出了。”你说。

“你会怎么形容自己事后的情绪状态？”赤木说。

“很好。”你告诉她，仍然专注于那种感觉，“我感觉真的，真的很好。”

“现在呢？”美里说。

你眨眼：“谁在乎现在？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同步？”

“我会把一切都考虑在内并很快让你知道。”赤木说。

“你不能把我与它分开，这不公平，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

“我会把一切都考虑在内。”赤木说，又一次，语速很慢，她的眼睛没有离开你的眼睛，“并让你知道，很快。”

你立即离开，在你没来得及说出任何会进一步葬送你机会的话之前。美里在观察室外的走廊追上了你：“明日香。”她说，一只手搭在你的肩膀上，拦住了你，你把它甩掉。

“我受够了兜圈子！我把你们想知道的都告诉了你们，而你们还是不让我驾驶！”

“律子只是想确定一下。”美里举起她的双手，“没事的，你会没事的，你只需要从我们的角度来理解。”

你盯着她，试着去从任何不以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开始和结束的角度来理解。在非常微小的努力之后，你就失败了。

美里继续说：“前两次你进入二号机的时候，它很反常，没有动力就行动了。”

“前两次我进二号机的时候，都杀了使徒。”

“明日香，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你说，“而现在你又要从我这里夺走它！这是不对的！我为了驾驶放弃了我生命中的一切！我谁都没有了，你甚至都不再让我参与了？你告诉我这算是什么公平呢？”（译者注：当她说实话时，实话看的心酸）

美里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你，当你太诚实时，当你向别人敞开心扉时，你会得到这样的眼神。它既让你被评判和又让你感到愤怒，但如果它能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你就会忍受。

“我可以安排一些测试时间。”美里说，“但不会是一个全同步，你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我能做的一切了。”

一句“谢谢”已经到了嘴边，但你在它溜出来之前就制止了它：“很好。”你说，然后转身离开。

“明日香。”美里说，“你还有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你停下脚步，回头凝视她，一部分的你想跑过去给她一个拥抱，你想说你很抱歉，你希望一切都能回到从前。但她的眼神，那种想给予帮助的眼神，让你感到软弱。看到这一幕让你心痛，而更让你心痛的是承认这一切也许都是值得的。

“好吧，也许我不在乎。”你反而说，然后转身离开了她。

((())))

战斗结束后的第9天，你得到了承诺的谐波测试。正如承诺的那样，同步被严重压制了。你几乎无法融合其中，但它的触感足以让你满足，一丝真正的同步让你坚持下去。

当你弹出的时，你发现在测试舱里有一个新的插入栓在你的旁边。它显示“03”，刻在它的侧翼，舱门是关闭的，在安静的激活中嗡嗡作响。你在它附近站了一会儿，想知道里面那个新来的孩子长什么样，然后离开去了更衣室。

绫波不是来这里测试的。事实上，自从上次大战之后你就没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过优等生。当你进入更衣室时，里面没有人。并不是绫波丽在身边时很有存在感，不过，没有她，还是很冷清。你冲了个澡，从你头发里冲掉堵塞的黏糊糊的残余，迅速换了衣服。在洗完后，你把神经连接带重新绑在你的头发里，发夹像一条锋利的尖嘴夹住你的头发。

在你离开更衣室的那一刻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辨识度很高的声音，但在它的本质中并不完全清晰，它飘过空荡荡的走廊，仿佛一个声音在一个时空里为数百人吟唱，在那里它有时间和空间从寂静的墙壁反弹，比任何理应正确的声音单独传播的距离都远。这声音在你耳边叮叮，搅拌出你心中熟悉感，由于不清楚的回声你无法完全理解。然而，它一样撩拨着你，而你想要寻找它，发现它，理解它。

没过大脑，你的脚就带着你前进，穿过总部的走廊搜寻它。你遥远的熟悉感是一个指南针，引领着你越走越近。

你拐了个弯，突然清晰起来——一个哼声，熟悉感略有些降低，而低音节听不清，没有伴奏伴随节拍。

瓷砖上的脚步声，吸引你靠近，旋律凝固，古典音乐，Da da dum dum do de de do。是你知道的音乐，但不该出现在这里。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你站在男更衣室敞开的门前。这音乐现在很清楚了—da da dum dum do de de do, da da de da da, da dum—恍若哼唱者就在门口之内，就在接触之外。

欢乐颂，你听清了。

你的脚带着你跨过门槛，进入网的中心，橱柜的峡谷，毛巾的支架，一排排的长凳——一切的一切都和女生更衣室一模一样，你跟随天性的设计。Do de de da dum, da-dum, dum。

在那里你找到了他。

他坐着，光着上身，一件黑色的插入服耷拉在他旁边的长凳上，塌陷着。他跪着，系着他的鞋带，独自哼唱着，神经连接器夹在他的头发上——雪上的黑甲虫。他的身体轻盈而柔韧，苍白的身体布满了棱角的筋肉。他的声音像唱诗班一样嗡嗡，而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你。

你靠在一个储物柜上看着他，双臂交叉。

他一哼完就停下了：“这首歌不错。”他说，使用完美的日语，他的头发披下来，遮住了他脸部的轮廓，“唱歌带来欢乐，振奋人类的精神，我认为那首歌曲本身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成就。”（译者注：此处与第32章对照）

他的头转过来，看着你。他的眼睛——两池红色，与绫波一样。他微笑着，单薄而令人不安。

“你同意吗？”他说。

“不。”你说，没有一秒钟的犹豫。

他继续想要系好鞋带，继续直视你的眼睛：“真的吗？”

“真的。”你说，“首先，你不是在唱歌，你是在哼歌。第二，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你闭嘴的，在这个地方即使晚上没人就已经够恐怖了，而你还像鬼一样哼。”

他的笑容裂开了，笑出了声音。这是一种纯净之音，甚至比他的哼声还要纯净。这是一种他自己的自然流露，而你意识到，你所认为的令人不安，其实是一种真诚的、解除戒备的微笑。

“我道歉，惣流小姐。”他说。

使用你的名字和敬语能让你的脸破出笑容，但你压抑了：“所以你是第五适格者。”（译者注：这里就是明日香的本性之一，有人嘴里恭维两句她就开始解除戒备，而碇真嗣恰恰不怎么恭维她）

他指了指插入服和神经连接器：“确实，我是三号机指定驾驶员。”他微微鞠躬，坐下，“我的名字是渚薰，你可以叫我薰。”

“好吧，第五适格者。”你说，“让我们先把话说清楚，就从这里开始：我不是在找另一个跟班驾驶员，我已经找到两个了，我不需要你来拖我的后腿。”

“我怎么才会拖你的后腿？”

“通过糟糕透顶的表现，通过挡我的路。”

“我会尽力不拖你后腿的。”他站起来，穿上衬衫，边说边扣上扣子，“你应该在这里面吗？”他说。

你环顾四周，记起自己在哪里，然后意识到他是对的。一秒钟后，你跑出了更衣室。

((())))

第一节课十五分钟后才会开始，可你已经到了学校了。这些天你出门很早——早早起床，早早洗澡，早早收拾书包。不用见到一个室友，忙起来，保持忙碌，不去思考。你过去常常在你的日程表中挤出时间坐下并思考，或者与真嗣或小光交谈，但现在不必了。现在，那种思考是一场债务，所以你做其他事情，更多的作业，更多的谐波测试。

你有时会想要打电话给加持，但随后你想起你对真嗣撒谎时他脸上的表情，你就改了主意。再也没有理由把那些事拖出来了。评判你的人不需要再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没有分歧、没有闲扯，于是，很快，他也被列入了选项人员名单。

你穿过许多大门，你心回意转，回到了碇真嗣，像往常一样。你奢望于他。虽然你不想在他身上纠缠不清，但你已经开始想他了，也许，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这一切都过去，有一条回到他身边的路，一条——

你穿过许多门，经过办公室，透过窗户，你吃惊的看到秘书办公桌前一头白发和苍白皮肤，你的脚停了下来。

你想都没想就进入办公室：“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说。

第五适格者抬起头，笑了：“你好，第二适格者。”他说，他穿着一套校服，同步发卡还在他的头发上，“我入学。”

一个夹纸板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填好了，秘书Mizuno从他手中接过。

“哦。”你说。

“入学有问题吗？”他说。

“没有。”你说，因为你意识到其实没什么值得真正生气的地方。

“这是你的学校ID。”秘书Mizuno说。

“如果入学有问题，我可以离开。”他说。

“入学没有问题。”你看了眼秘书，“我可以带他去上课，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从秘书手里拿过自己的ID卡：“我非常想去上课。”他说。

你把他带到教室。你走路的时候他很安静，除非你跟他说话，否则他不主动说话，但这并不尴尬。他在沉默中显得很自在。无论如何，都是你在填补沉默，告诉他健身房在哪里，学校商店和餐厅在哪里，帮他找到他的储物柜。他根据从办公室得到的小纸条旋转开组合柜，然后又合上。

“我猜他们会给你书的。”你告诉他，说的是空储物柜，“很多书。”

“你不喜欢书？”

“什么？不。书很好。我只是不需要它们。”

“为什么不需要？”

“我已经有一个大学学位了。”你说，“初中有点落后我的学历了。”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你为什么来？”

“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说。

你挑了挑眉：“这还挺有道理，第五适格者。”

“谢谢你，第二适格者。”他说，他举起自己的身份卡，就像它是一个外来的有机体，检查着它的弹簧夹，“我不确定——”

你翻了个白眼。你把它从他手里拿过来，夹在他的书包上。手腕轻轻一挥，把它正面朝外。

“好了。”你说。

“谢谢你。”他说，“这是干什么用的？”

“它连接到你的学校账户，你知道，用来买午餐什么的，我们在第五节课前吃午餐。”

你把他带到教室。在第一节课开始的时候，他被要求做自我介绍。他走到教室前面，抓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转过身，双手在背后交叉，说：“我的名字是渚薰。”就只有这些。只字未提他从哪里来，为什么来这里，也没说他很高兴见到他们，只有他的名字，他等着老师解散他，然后他坐了下来，浑然不觉他周围男孩和女孩的窃笑。

你想把他们都揍一顿，他们怎么敢对这个男孩窃笑？

但他似乎并不介意，他的头高抬，在坐下来的时候，他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手边的课本上，从不上钩，令人钦佩，你发现。

放学后，轮到你值日。你留下来，清空垃圾桶，擦桌子，清洁黑板，拖地，整理窗帘，这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是你集中精神的又一个小时，多出一个小时你不用独自呆坐。

再一次，你的思绪回到了真嗣。你试着在脑海中演绎各种场景，用不同的方式向他道歉，去弥补过错。也许有一天他会就这样回家，抱着你，让你说你对不起。然后一切又能恢复正常。你会和他坐在一起，他会告诉你他去了哪里，也许他会像你需要的道歉一样向你道歉，甚至更多。

你希望它能那样发生，你真的希望。（译者注：它那样发生了）

((()))

你把你的拖把拧干，然后锁好离开，却发现他在出口等着你，靠在墙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你走近时，他点头示意。

“你在纠缠我吗，第五适格者？”你说。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站在这里？”

“我想问你点事。”

“什么事？”

“一个问题。”他说。

空气静静地悬了一会儿，他眼里的真挚让你笑出声来，你已经几周没笑了，那感觉很好，他也笑了笑。

“好的，第五适格者，说吧。”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他说。挥着一只苍白的手覆盖了校园，“你一直没有回答。”

你看看学校。你的手还湿着，因为你把拖把拧干。

“我不太清楚。”你说，“和你一样，我想，我只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你开始走开，他跟在你后面。他不逼你、他迎合你、他不打扰你、他不黏你。(译者注：这里与第28章与真嗣和解时作者的用词相反)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他问，仍然带着那种解除疑虑的微笑，而你告诉他可以。

他问问题，问题关于福音战士、关于NERV、关于美里、司令、关于其他驾驶员。你尽可能地回答他，过了一会儿，你就开始开心起来了。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得到认可很好，被人倾听就更好了。

你解释了你是如何被马尔杜克机关选中的，你是如何接受测试的，你是如何接受训练的。你解释二号机的四焦点视觉空间设计，并告诉他如何正确循环扫描的秘诀，因为他很快就会使用一个。(译者注：这里对应了第32章决战时渚薰提到了三号机的四焦点设计)你也告诉他那些伤口——来自火山的高压，来自强酸的灼烧，还有来自那次你杀死那个妄图炸毁整个地区的使徒。

他全都听了：“那么其他驾驶员是绫波丽和碇真嗣，对吗？第一和第三适格者？”

“是的。”你说。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丽很奇怪。一个真正的发条娃娃，她基本上从不为自己考虑。”你暂停，“真嗣不一样。”

“他怎么不一样？”

“他只是……他做事之前会想清楚，他不紧不慢。我会立即行动，我真的不会去想太多，你知道吗？但真嗣会思考、等待，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译者注：作者后面几章真嗣与明日香行为方式的总体写作方法在这句话里点明)

“你钦慕他吗？” 他问。 (译者注: Do you admire him, 我真想译为你爱他吗)

你瞪着他，困惑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你的反应。这是自从离开学校后超越了专业进入了私人领域的第一个问题，但你却没想让他离开，或者让你一个人待着。你没有觉得被冒犯。看着他开放的表情，那很难想象你已经被他无礼地冒犯了。

“我倾慕他。”你说，“他让我心烦意乱，但他是个好人，他是个比我更好的人。” (译者注: 这里的明日香说he's a good person. He's a better person than me与第24章渚薰说You are not a bad person对照)

“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他从来没有像我伤害他那样伤害过我。”

“怎么了？”

“没什么。”你说，太阳正在下山。你指着前方的建筑，“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漂亮么？”

“还不错。”

“我明天会见到你吗？”

“我四点有个谐波测试。”

“我三点有个。”

“那我们就会错过了。”

“如果我等你就不会了。”

“你没必要等。”

“但我想等你。”

“好吧，那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许会和你说话。”

“我希望你会的。”他说，“晚安，第二适格者。”

“晚安，第五适格者，”你说，然后走了进去，微笑着。

(译者注：作者有意这么写的，关于打扫卫生那里，渚薰只会插着手在一边等，而真嗣则如前文中帮忙，明日香与真嗣的日常与战斗互动都是互相参与的，包括前文中两人一起准备午餐，而渚薰永远是看着明日香做，所以，译者在这里总结一下，真嗣是个实干家，总是和明日香在各个场景中实际互相参与，不论是学校，吃饭，工作，战斗，吵架啥的，但真嗣不怎么说话，或者不到关键时刻不怎么说话，而渚薰纯一个要嘴皮子的，嘴上说你是伟大的，你是唯一的，你是特殊的，但真正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要么插手在旁边等，要么干脆就战术性启动不了他的EVA。作者那坏坏的小心思，有时候也甜的上头，但表达起来却让各国读者都大脑充血，这里作者的用词特别讲究，总是用一些注定阿，头脑转动之前啊，腿带着身体啊，暗示三位一体明日香被渚薰影响)

((())))

现在是晚上，今天的晚一点时间。你正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在你听到大门打开时。通过脱鞋声和安静的裤子摩擦声，你知道这不是美里，你的血液瞬间凝固。是他，而你还没准备好。

你把音量调小仔细听，他正在厨房里打开什么包装。听起来像一个购物袋什么的、或者罐子。你站起来，身子探进厨房，他正把东西放进厨柜里。他折起纸袋扔掉，他背对着你。你的脸滚烫、发红。你不知从哪里说起，也不知用什么语言。

“我以为你走了。”你说，这句话比你想说的臭得多，所以你又说了一句，“你去哪儿了？”

“我和剑介在一起。”他说。

“你和他住在一起？”

“是阿。”真嗣转向你，“我不觉得我能回到这里来了。”

因为你，他没有说，但尽管如此你听到了。就像在肚子上挨了一拳，就像在肋骨上挨了一脚。你觉得自己像烂泥一样。你对他伤害有多深、在过去的日子里以极大的痛苦被推到一边的所有情绪都搅在心里，突然无法避免地出现了一一从那时起的一千种痛苦此时堵塞了你，使你无法思考。

你想回到过去，重回机库里的那一刻。你想让他再一次说他来那里是来帮助你，而你会以正确的方式回答：告诉他你爱他，告诉他他是你最好的朋友，然后承认你错了，是的，你真的需要他了。你那时没有说谎；没有他，你这艘小船无法靠岸，你在你自己建造的这个小洞穴里越漂越深，再也没有亮光。

但你不知道如何开启这个进程，一方面是因为这感觉像是软弱，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次你说的时候他离你而去。（译者注：这里是说铃原事件之后在机库里两人的对话）你绞尽脑汁拼出合适的词语，但就在你以为找到的时候，它们却从你的脑中溜走了——像两端同极的两块磁铁拒绝相连。

“那你现在为什么在这里？”你说。

“我不知道。”他说，“你和我在这里让你很难受吗?”

“不。”你说得太快了，这让你听起来渴望、需要他离开。

“好的。”真嗣从桌子上拿起背包，向你走来，去到他的房间。你让他过去，然后跟着他，在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在门口徘徊。（译者注：这里又和第7章那里一样，开始跟着他）

“我什么都没变。”你说，你东拉西扯。

他点头。

“我在学校有点忙。”你说，“我们要开设一个新的化学单元，如果你需要笔记的话，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他点头，你用指尖敲打着你的大腿，转移你的重心。

“我现在好多了。”你说，这是你能做到的最接近于承认你自己从前错误的时候，是你能说的最接近道歉的话。

“很好。”他说，他放下他的背包。

“他们说我的EVA会在一个月左右修好，三号机会在那之前完工，我们会有一个新驾驶员，你还会驾驶吗?”

“我告诉过美里我会的。”他平静地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福音战士没有被优先处理的原因，你想。即使在你独自杀死了一个人之后，对抗了你每一位“上级”的信念，他们还是不够信任你。他们回到了信任于无敌的真嗣大人和传说的初号机。你想对它尖叫，但你不能。真嗣不是无敌的，你告诉你自己，他只是真嗣，这不是他的错。

更何况，你需要他，他是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了，别搞砸了。（译者注：这里的剩下是说她的列表上值得的人）

“好的，很好，酷。”你强颜欢笑，“也许我们可以教新来的孩子如何做这份工作，他不像绫波那样是个十足的怪人。”（译者注：就是这句绫波的外号让真嗣起了反应，这在第9章中作者做了伏笔）

他完成了拆包，站直并整理了一下自己（*straightens up*译者注：这里的描写是特殊动作，意在要引起意中人的注意，或是等待对方开始说话的意思，这个词组在下一章还会出现，变成了明日香的动作，在那里出现时就是明日香想要引起真嗣的注意，语境动词，不太好翻译，所以备注一下），自从他走进公寓以来，他的目光第一次与你的相遇，突然间你想抱他，对他说对不起，然后回到那个

你可以和他躺在一起的地方，或者回到坐在阳台对着黑暗指出地平线上防御塔的那个夜晚。你想和他一起去上学，你想在他身边洗碗，你想在黑暗中听见他的呼吸。（译者注：这里与第30章对照，不过在那里是碇真嗣看到的未来中听到的你的呼吸声）你想握住他的手、听到他的笑声、看见他的笑容。还有，真的、渴望的，你想要吻他。（译者注：你会的，得等几章）

“真嗣——”你说。

“我真的累了。”他说，然后伸手去开门，“我得去睡觉了。”

门开始了它的滑动，你用一只手掌拦住它。

“真嗣！”你说，你怒不可遏，“你不能就这么回来然后把我关在门外，我们需要谈谈！”

他的目光离开了，然后，在愤怒之后。没有担心——不，从没有担心，只有对你感到的疲惫。你不能强求这场对话，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等待这场对话。与此同时，你已经把他逼得更远了，不知何故，这比任何侮辱都更加伤害你自己。

“别说了。”他说，“别再说了。”

他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因为你听到了另一句没说出口的话，如同通过扩音器一样大喊大叫：别再像这样说话了。

他如愿了。你停止说话，转身离开他，冲进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身后的门。这一切都不对。没有一件事是你想要的。没有来自你的道歉，没有来自他的拥抱，没有办法摆脱你深陷的地狱。你大步走过床，走到墙边，用拳头对着墙猛砸，在石灰上砸出一个洞。这很痛，但还不足以把一切都抹掉，你倒在你的床上，嘴唇咬着抽痛的拳头，对着拳头尖叫。（译者注：这里作者写的很有趣，之前她与美里小光等人的对话，她只是用语言伤害自己就过去了，这里和真嗣的对话她伤害自己确‘还不足以把一切都抹掉’）

过了一会儿，你听到他的门关上了，咔哒。

（译者注：此节中的真嗣依然处于眼镜蛇性格之下，明日香依然是那只老鼠，面对蛇王真嗣仍然毫无还手之力，我很好奇，你们结婚以后万一真嗣旧病复发你怎么办）

((()))

你又做梦了。

而再一次，你不再是你。

你是她，你的母亲。

心电图稳定哔哔，渐渐消散在背景中。你坐在床上抱着你的小女孩，你的小明日香，那么水灵，那么纤弱，那么娇小。她正在睡觉，你可以从她襁褓中的收缩和扩张中感受到她微弱的呼吸。她那么小，那么脆弱，你却不为她担心。现在，你有了她，只要她在你怀里，坏事就不会发生。

而当她长大了，你再也不能抱着她的时候，你也会在她身边。但她不需要你，你想，她不会永远需要她的妈妈。

“总有一天。”你对她说，轻声软语，“你会比我更坚强、更聪明。我会让你成为最好的女人，我永远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明日香醒了，你在她新生的湛蓝瞳孔中看到了你自己。

心电图哔哔地响着。

((()))

当你醒来时，真嗣已经走了，但小便当还在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你盯着它看了一分钟，想要判断他在小粘签上手书的“明日香”的涂鸦环是道歉还是威胁。答案并不显而易见。

你离开家时没有带它。（译者注：这里的便当盒就是道歉，这文里每次便当盒出现都是两人关系改善的证明，这里的明日香没去拿真嗣的便当盒，译者盲猜把你嗣狠狠的伤了一把，但这是第28章的伏笔）

((()))

他就像他说的那样在那里——在谐波测试后等你，就像他在过去一周的每次测试和每次放学之后等你一样。你已经变得习惯了和他一起慢步；慢步过公园，慢步过餐馆，慢步过自行车道和杂货店。他的发夹夹在头发上，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打招呼的时候微笑着，而你会想他是否有不等你的时候。

“你来了。”你说。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他说。

你带他穿过GeoFront，从湖边出口走出总部，从人行道上过桥。一路上，你和他说话，就像你每天跟他说的话一样。他会问你关于战斗的问题，关于你从哪里发射，以及你在哪里与使徒作战，你指出发射点和武器塔，以及你在东部沿岸发射一连串火箭炮的那片弃土。

他问你它在哪里伤了你，你也指了出来。推土机包围了那片土地，它们巨大的轮胎和黄色车体掩盖了你身体撕开表土层后在那块土地上留下的疤痕。

你走到湖边，把他引到那下面沿湖堆叠的岩石上，从一块走到另一块，一直到你下到的湖岸边。从那里，你可以看到一切。整个大沟就在你面前，像一个巨碗的外侧一样升起来。金字塔的顶端，连同它的脚手架，远处的医院和服务大楼，防御塔的钟乳石，还有曾经青翠森林的碳化骸骨。

你蹲在水边，找到一块鹅卵石，然后挺直身子，把它抛向远方，让它笔直地扑通进湖里，像流星一样。涟漪从小小的撞击中心辐射开。你看着你在水中的倒影。那里只有你的脸——没有妈妈，没有EVA——然后随着涟漪的扭曲和失真，它发出颤音。

“你常来这儿吗？”他说。

“从不。”你告诉他。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里？”

“我不知道，总得去什么地方，我猜。”你耸肩，去捞另一块鹅卵石，“你是想留在学校吗？”你问他。

“是的。”他说，“为什么这么问呢？”

“嗯，我退学过一次。”

“为什么？”

“我想我在那里没有朋友。”你找到一块鹅卵石，大拇指大小，又把它抛向远方，它的弧度更高，溅起的水花令人满意，“事实上，也许我是对的。”

第五适格者蹲在你旁边，找到了一块自己的鹅卵石。他拿着它在手指间转动，检查着。然后他站了起来。当他发射它时，他的手臂径直对着天空，长而瘦，甚至枯槁。鹅卵石在它的巅峰晃动着落下，几乎落在你最后那次投掷出的涟漪中心。

“扔得好。”你说。

“谢谢，这是我的第一次。”

薰笑了，你回笑，想知道你从多久前把他当作薰而不是第五适格者。是从刚才吗？

“你说你没有朋友。”他说。

“我只是……”你找不到语言，至少现在找不到，所以你决定说话，边说边找，然后去相信其中一些话会是真的，“现在所有人都恨我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但现在一切都只是错的。我对真嗣很刻薄，我对他撒谎，然后几天之后我伤的他更深。美里想要帮助我，而我把她推开了。我甚至再也不敢直视小光的眼睛，她太恨我了。就连优等生——绫波——也试着跟我说一次话，大约一个月前吧。她说我是她的朋友，而我骂了她。”

“你道歉了吗？”

“给谁？”

“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我试过了，我试过太多次了，但我的道歉就是错的。就像是我不会让自己道歉一样，然而事后我更憎恨我自己，因为不道歉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就像是我能看到我自己身处于一个深渊内，却出不去，我做的每件事都只是让自己越陷越深。而在这一切全部结束的时候，我所拥有的只有这个。”

你向湖面和湖面外广阔的空间滑出一道弧线。（译者注：这道弧线里所包括的就是她上次战斗中留下的全部，也就是本章刚开始描绘的她的心理状态，所以，这里的渚薰作为她的镜面，他在一瞬间就理解了明日香的心理，所以，他立刻给了答案，福音战士）

“福音战士。”他说，好像他一切都很明了。

“是啊。”你说，你盯着他，他没有说话，但也没有转移视线，“你能明白这一切吗？”你问。

如果说不，那也没关系——这只意味着他以为你疯了，就像其他人一样。那么你也会记上他，就像记上美里、小光、丽、真嗣和所有人一样。你会闭上嘴，再也不和他说话，反正你也不是真的需要他。

“我全部都明白。”他说，“在你成为任何人之前你首先是一名驾驶员。不管发生了什么，你只有坚持这条航线才是唯一正确的，别管其他的一切。”（译者注：渚薰，我操你妈！！）

“是的。”你说，“我想做个孩子，那失败了。然后我就想做个朋友，给加持、给美里、给小光。我也想做一个好朋友，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我内心有这么一个小部分告诉我，反正我也不欠他们什么。我比他们所有人都好，我也不欠他们一个道歉。我是个伟大的驾驶员。他们欠我一个感谢，而不是相反。我越这么想，我内心的那部分就越靠近我。”

“而那部分就足够了。”他说。他在那里，在你面前。你把手中的最后一块鹅卵石翻过来。（译者注：渚薰，我操你姥姥！！）

“奇怪。”你告诉他，“但这就像我们在说同样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时间。”

那个奇怪而又服从的微笑再次落在了他的唇边：“我觉得你可能是我真正认识的第一个人，第二适格者。”

译者注：下文中高能预警，心之壁不够厚的请谨慎或跳过阅读，在后文中先修炼完心之壁之后再回来

“你可以叫我明日香。”你说。

“你可以叫我薰。”他说。

“好的，薰。”

“好的，明日香。”

你发现他的笑容也在你的脸上，你没有掩饰。湖在你身边。他的眼睛就在你面前——猩红的镜子。你把鹅卵石扔在湖边，没看它入水。涟漪拍打着岸边的岩石。你在他眼睛的红色倒影中看到你自己，突然间，你不想去任何地方了。

在你吻他的时候，他一动不动，而在那一秒钟内，你在恐惧的边缘摇摇欲坠，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错了，他会不会像其他人一样逼你离开。然后他回吻你，他的嘴唇越靠近你，你的嘴唇就越靠近他。他每时每刻都匹配你的动作，从不在你之前行动，就像他在按你的样子学习如何接吻一样，就像你在亲吻自己。

“有什么不对吗？”他说，在那之后。

“没有。”你说，用一只手捋捋他完美的白发，“没什么不对。”

译者注：本章节作者刻意的使用了第二人称视角来描写明日香，我想他就是想告诉我们此时的明日香依然处于高同步率影响下的三位一体的状态，这个状态被EVA体内的伪神所影响，让她一直想要回到插入栓中渚薰作为明日香的镜面，能够完全掌握明日香的内心状态，PUA她，而明日香就这么被PUA到底了，所以这个吻，明日香是在三位一体的状态下被彻底蛊惑的结果。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三章

关键词: *straightened up*, 直起身体整理自己 (语境为想要在重要的人面前展示自己)

两周以来，真嗣每天都来医院——用一个小卡盘托着两瓶苏打水。现如今，前台接待们已经认识他了。在他曾经被要求出示过证件的地方现在可以自由出入了。这究竟是出于单纯的怜悯和熟悉，还是认识到：当其他人都逃跑时，他负有责任心的把他们最难处理的病人之一转移到安全之地，他不确定。不管怎样，他的问题解决了。

当真嗣到达时东二正在进行物理治疗。他的病房是私密场所，一整套的治疗设备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一名护士帮助东二保持身体平衡，他的伤腿在一块衬垫上试探性地走着。一根安全带将东二固定在一个从天花板吊下的平衡环上，支撑着他受伤的躯干，并承担起防止他破碎手臂落下的责任。也让他像个提线木偶。

门滑上后东二的头微微抬起，他脸上的绷带不见了。那一定是昨天晚间或是今天凌晨摘除的。他的眼眶被重建了，但代价明显。手术留下的疤痕环绕他的眼睛，蜿蜒着红色蝉蜕般的伤疤，辐射到他的太阳穴和脸颊之外。尽管如此，他的眼睛似乎还在工作——很长时间，它一直聚焦在真嗣身上。

“早上好。”真嗣说。

“早上。”东二说。

他井井有条地完成了他的治疗。护士折叠好他的步道，当她要把他架回床上的平衡环上时，他拒绝了，靠他自己——一步一步地，脚踩在冰冷的地砖上。

最终，护士和治疗师离开了病房，两个男孩单独留在了一起。

真嗣把他的椅子拉到床边，把苏打水放在东二的读书架上。他拿着自己的那瓶，把另一瓶递到东二健康的手中，东二接受了。

“看上去你好了很多。”真嗣说。

东二用嘴唇移动着吸管：“和什么相比？”他说。

“和上周相比，你一次也没摔倒。”

“是阿，我正在成为一名真正的走路职业运动员。”

真嗣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的话，所以他安静下来喝着他的苏打水。过了一会儿，他改变了谈话策略：“回到美里家，感觉怪怪的。”

东二酌了一口苏打水，他伸手去拿他床边的电视遥控器，但够不着。真嗣站起来拿给他。东二拿着它没有评论，电视响个不停，他切到日间频道。经过全力治疗后，他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

“别误会，我很高兴回到那里，我有点觉得剑介不会再邀请我住他家了。”真嗣笑着说。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周时间对他来说太长了，你去过剑介的家吗？”

东二切换频道，一个游戏节目换成了新闻报道，然后换成了烹饪节目。

“我从来没有在外面住那么久，真的。但他有一件很酷的房间，而且他爸爸真的很好。”真嗣看着电视。他把玩着吸管，把吸管从瓶盖里塞进塞出，发出塑料摩擦塑料的单调吱吱声，“自从我第一个晚上回去住后，明日香就没想要跟我说话，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告诉过你了吗？”

东二耸耸肩，烹饪节目变成了体育节目。

“我告诉自己，我不会跟她说话的，除非她跟我说话。在上一个使徒事件和那之后的所有事发生之后。”真嗣变得安静了，“她终于欠我了，你知道吗？我不能一直向她道歉，虽然我不想。而这一次，她绝对是错的。”

“但是我明天就要回学校了，我不知道怎么不在学校里跟她说话。小光告诉我，她有了个新朋友和她一起吃饭——那个新驾驶员，我想，我还没见过他。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真嗣喝了一口苏打水，“我真的不在乎她这时候会不会跟我说话，现在关键看她了，不是看我。她要么可以道歉，要么我们再也不要说话了，我不在乎。”

“你的语气现在跟她一样了。”东二说。

真嗣看着他：“什么？”

“我说，你的语气现在跟她一样了。”东二换了个频道，“你说你不在乎，但其实你非常在乎。你说关键看她，但其实你认为关键是看你自己。你总在所有人面前说她唯独不在她面前说，当我提起她的时候，（译者注：这里的‘提起她’指的是提起真嗣的语气很想她这件事）你却装得很困惑，这就是她，这就是她行为方式。”

真嗣沉声静气。东二换了台，还是没看他。

“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真嗣？”

“不知道。”

“因为你每天都到这里来坐着，跟我讲你的生活，我对那些没有发言权，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译者注：前文里明日香对自己说过，后文里明日香对渚薰说过，呼应前后文）

“不，不是的。”

东二扬起眉毛：“好吧，随便告诉我一件你曾被迫做的事情。”

“驾驶EVA。”真嗣说。

“是阿，很好。你很强硬的强迫他们让你辞职，这样你就可以整天和我坐在这里了。”

“我得努力争取才能坐在这里。”

“不，你没有，你告诉美里你想退出，她也让你退出了，所以你能来到我这里，不管我想不想让你来，也不管这样做对不对。”

“这样做是对的。”

“对不对并不重要，你还是不明白。”东二说，“驾驶EVA，不驾驶EVA；跟惣流说话，不和惣流说话；和剑介一起住，和美里一起住，都是一样的。你全部可以选择，这取决于你，而不是别人。”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东二终于看着他，最终他说，“但请让我单独呆着。”

真嗣感到冰冷淹没了他的感官：“什么？为什么？”

东二哼了一声：“你知道我在你面前重新学习走路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吗？”

“我必须在这里。”真嗣说，“你在这里是我的错。”

“如果这是你的错，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见到你？”东二说，“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瘸着腿，听你纠结你是否应该驾驶EVA？我不想选择这些，真嗣。我有一个选择，

我自己尿尿还是找个女士帮我尿尿。所以我还得听你发牢骚吗？还必须得是听那个一开始把我弄到这里来的人的牢骚？”

真嗣凝视着他的朋友：“我想，我没有像这样考虑过这件事。”

“是啊，你没有。因为你和惣流？你们是一样的。你不去管别人也不管别人为你做了什么，你首先考虑的是你自己。”东二又去看电视，“唯一的不同点是，她对这件事很诚实。”

真嗣坐下了：“我该走了吗？”

“好吧，我真不想说不，好吗？”

花了一点时间，他才勉强让自己离开。东二的话有瘫痪效应——离开就等于承认他的做法是错的，但留下来又显得小气和无礼。很明显，他不被需要了。

在外面，在走廊里，真嗣找到了一个垃圾桶，把剩下的苏打水扔了进去。他捋了捋衬衫，深吸了一口气，离开了。在出去的路上，他听到医院的护理员从相反的方向冲过走廊，穿过东二的康复室，朝重症监护病房冲去。

他漠不关心。（译者注：这里的东二点出了碇真嗣与明日香性格完全相同，就是自己拿定主意后并不为他人考虑问题，明日香认为傀儡系统会夺走真嗣的控制权她就完全不顾真嗣的感受想办法强行让他自己动手去撕三号机，而碇真嗣也认为自己应该留在医院陪铃原所以完全不顾铃原的感受就强行留下来陪他，这里是伏笔描写，在第30章两个人的完美时刻到来时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时他们瞬间秒懂了彼此的话，这里是颗大糖）

((()))

“头部装好了吗？”美里说着，大步走进三号机机库。

律子从她的数据平板上抬起头来：“这不是‘装’好的事，美里。这不是一起肝脏移植手术。当我们把生产型的头部与三号机的颈部整合在一起时，我们必须将6000多个单独的突触连接器缝合在一起。MAGI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副程序来管理工作负荷。”

“好的。”美里说，“但这需要时间，对吧？”

“是阿。”律子说，“它‘装’好了。被动谐波的初期结果是有潜力的，我希望它会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激活。”

美里抬头看着三号机。它的新头上的装甲与身体其他部位的着色相同。它看起来很像她几周前第一次在松代交付时的样子。现在，然而，它那副新面甲上镶嵌着四只如镜子一般的黑色眼睛。（译者注：这里的镜子预示着渚薰是明日香的镜像）

“这很奇怪。”她说。

“二号机的造型？”律子说，“是的，很奇怪。”

“毛骨悚然。”美里不再看它，“我们明天能安排一次激活测试吗？让第五适格者进去，看看他能做什么？”

律子点头：“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安排，他与测试体的远程同步显示了积极的结果。我认为这会很顺利。”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告诉过你，他的远程同步显示出积极的结果，他应该会做得很好。”

“不，我是说，你对他的看法。”

“个人的？”律子说。

“是的，阿律。”

“我真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美里没有说出口。显然，律子对进一步臆想第五适格者明显的古怪行为不感兴趣。美里只和那孩子说过一次话，在他刚归她指挥之时。她最初的印象是积极的：一个聪明、开朗的孩子，能迅速服从命令，对她的帮助充满感激。从各个方面，他看起来都像福音战士的模范驾驶员：没有明日香的自负，没有真嗣的受伤，没有丽压抑的社交能力。

这一切就更加让人怀疑了。律子的顽固无法缓和她的担忧，美里闻到了更多的秘密，正准备在这一问题上向律子施压，这时日向的声音从她臀部的对讲机里呼喊出来。

“三佐，你在吗？”

美里把对讲机拿了出来：“收到。”

“我刚接到重症监护室的电话。”日向的声音很紧张，好像他不想说出来，那把律子的目光从她的数据平板上引开，她的脸上闪现出担忧的表情。

美里又按了一下对话键：“说吧。”她说。

“坏消息，女士。”

((()))

厨房没有提供足够的灯光来做所作的工作，丽不得不用公寓里的其他每一个灯泡来弥补光线的不足。灶台很快暖了起来，水倒进锅里，锅放在炉上。剩下的食物——牛肉代餐、土豆、一包米粉——都摆在一旁，等着下锅。

丽看着仍然平静的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观察室，热气紧紧地包围着她，就像一个解冻的肉柜。湿气侵蚀着她苍白的皮肤，浸透了她的腋窝，点缀了她的发际。警报声从走廊和室外传来，全部被玻璃、设备和温暖的环境覆盖的模糊不清。

司令低着头看她。从其他任何角度看，他的眼镜都会映照出他周围的控制台。电力读数和心理图掩盖了他的眼睛。丽希望是这样。正如他现在站着的那样，她能看到的只有他瞳孔中矢志不渝的现实。

“请再说一遍。”他说。

丽觉得她需要逃跑，需要逃跑或是需要改变她的主意，需要道歉乞求原谅。那感情翻腾着她的胃，让她想吐。她全咽了回去。

“我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相信你能明辨是非。”

“那么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的判断？”

“我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有意识的参与者。”丽说，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就像她坐车来这里的时候，它们在她脑海里反复排练过的几百次一样，她被困在NERV轿车的后座上，看着窗外的二号机向使徒发动战争。

“请细说。”他的声音毫无波澜，他的目光毫不动摇。

“你的行为失去了理智，牺牲了战场中本不需要牺牲的资源。”

“你指的是零号机。”

“是的。”

“所以你有了个人意见。”他说，“不是行动上的，你把你的个人舒适感凌驾于我们的任务目标之上。”

“我没有。”

“现在你又在撒谎了，我以为我把你养育的更好了。”

丽眯起眼睛，她的脸滚烫，耳朵刺痛，她把拳头紧握在身体两侧，不让它们颤抖。

“我根本没感觉到是你养育了我。”她说。

这句话已经在她体内沸腾了，她还没来得及阻止就已经脱口而出。她内心的怒火和四肢冲出的肾上腺素让它们变得更加尖锐，磨砺得更加锋利，意在伤人，她想伤害他。

他身后的硬线听筒蜂鸣。他看了她很长一会儿，才伸手去接电话：“碇。”他说。

她听不见电话那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再次低下头看她。她曾很多次看到他对她微笑。她有点希望自己的话会刺痛他，让他恨她。她完全没有想到她的抗议只会招致简单的漠视。不知怎的，那样更伤心。

“是的，三佐，继续，我从这里监督。”他把听筒插回墙上，“你可以解散了。”他说。

丽想继续说下去，想把她剩下的感情发泄出来，但这不可能了。司令背对着她，调出了另一个读数图。他已经在对着一个公共麦克风说话了，在指挥下面机库里的技术员。就像是扔掉了一个转换器，带走了他注视中的焦点。

丽又站了一会儿，不知道焦点是否会再次转向她。可在它没有转过来时，她离开了，在突然卷来的黑暗中匆忙退去。在过去的九天里，她一直生活在那种黑暗中。

锅底出现了气泡，就像细胞在一滴水中成倍繁殖，锅的玻璃盖起了雾气。牛肉代餐、土豆、面条都没移动。她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原料都已买齐，但它们仍然是不同的，直到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任务中去——使用她不确定自己能掌握的知识。

她已经停止了与剑介的交谈。铃原遭遇的真相、真嗣的所作所为以及丽对他隐藏的秘密，都太沉重了。他挣扎着掩盖自己的忧虑。他是个好人，但这却让他们之间的言语变得空洞，而她受不了了。

她在学校告诉了他，在前一天：“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她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第二适格者，剑介，现在是司令。她从没有与他们任何人成功交谈过。她被拒绝，被回避，被议论，被抛弃。也许如果她能在没有外人帮助、没有把那么多人带进她生活中的情况下成为一个人，她就能挨过这些关系的混乱，最终达到目的。

也许烹饪也是其中之一。

Pin-pom。

丽抬起头转向她公寓的大门。门铃声很轻，但在她厨房的寂静中，它轻松地穿透了她的思绪。她走到门口，打开了门。迎接她的是一双熟悉的蓝眼睛。

“嘿，丽。”真嗣说，“介意我进来吗？”

“为了什么？”

“我明天就要回学校了。”他说，“小光说我应该和你一起，弄清楚我错过了什么。她把所有的作业都给了我，但有一半的数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拍了拍挎在他腋下的书包，作为解释。丽看看书包，又看看他的脸。眼睛那么像他的眼睛，但更温柔。

“什么开了？”

丽眨眨眼：“什么？”

真嗣指向她身后：“蒸汽？”

丽转身，他从她身边走过，出了大厅，进入厨房。锅在沸腾，从锅盖里喷出缕缕蒸汽和涓涓热水，流到灶台上。真嗣从台面上拿起一只烤箱手套，揭开盖子，让沸腾沉静下来。

“好险啊。”他说。他的蓝眼睛看了一眼她创造的预备台，一眼就看完了所有的配料：“土豆炖肉？”他说。

“是的。”

“假牛肉？”

“是的。”丽站在厨房的一侧看着他，“我想试一试，但我不确定怎么……”

“做饭？”真嗣笑了，“认真的吗？”

丽点头。

“没问题。”他说，把盖子放到一边。他放下他的书包，然后从她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刀，开始把土豆切开。

“你在干什么？”

“在帮你。”他说，“你会帮我做数学，对吧？”

“我可以帮你。”

“那我们就扯平了。”

丽看了他一会儿：“好吧。”她说。

((()))

加持在8:45回到家。他松开领带，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站在他的客厅里，呷着并努力想晚上该做些什么。工作是按部就班的状态。这是当天早些时候他对他顾问说过的一句话，用来解释为什么他对NERV的不当行为缺乏实证。这个用语只是一个借口。他之所以用这个词，只是因为“处于按部就班状态”听起来比“处于完全不知所措，独自一人和可能要完蛋了”要好。

电话响了。是哪一台，他一时拿不准。

他在口袋里捞了一把，拿出了正确的手机，然后接通：“哪位。”他说。

“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熟悉，一个字比他一生中听到的任何声音交流的信息都要多。

“嘿你个头。”他说着，走到公寓简陋的阳台上，“你这周终于忙完了？”

“是的。”葛城的疲惫明显的出现在她的声音里。背景中，他能听到高速公路的颤动声，偶尔也能听到过往车辆的嗖嗖声：“三号机已经就绪，这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正常的作战状态。我有了个24小时的放松时间。”

“自封的？”

“嗯，如果我继续这么拼命地干，我会烧掉的，我已经能感觉到了。”

“你听起来是的。”

美里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试着和明日香谈了。”

“她怎么样？”

“不是很好。她来做基础谐波测试，我想跟她开玩笑，她什么也没回我。”美里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她沟通，她简直与世隔绝，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封闭。”

“至少你和她谈了。”他说，“自从三号机那晚的行动之后，我都没跟她说过话。”

“你没想过帮她一下？”

加持喝了一口，把罐子伸到围栏之外，看着楼下的停车场：“没有。”他说。他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流露出羞愧，但她还是听出了。

“我不怪你。”她说，“感觉就像，在面对这一切时，说出想说的话、做到想做的事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译者注：这里译者非常不喜欢加持的做法，你面对的这一切难道不是真嗣与明日香即将要面对的一切吗，这种时候居然为了阻止补完而不去试着帮助真嗣与明日香，只有把这两个孩子保护好你们才有可能阻止老碇的补完计划）

有那么一会儿，加持担心她可能会在开放的电话线路上详细阐述“一切”。在她没有这样做时，他为自己假设了一种她从未拥有的愚蠢程度而感到后怕。葛城美里有很多面，‘无能’不在其中。

“冬月死了。”她说。

加持用拇指在啤酒罐的拉环边弹了弹：“我听说了。”他说。

“他在医院的睡梦中死了，受伤引起的并发症。”

“你还好吗？”他说。

“是的。”他听到了背景中她的转向灯滴答滴答。她笑了，“不确定我了解的‘还好’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加持笑了：“我们会挺过去的，等熬过去了，我们就可以喝一杯了。”

美里很安静。他听到了闪光灯的咔嚓声，就在这时，车灯从街道上急转进入他的停车场，一路照进他的大楼前面。他看着那辆车开了进来，视线追着它，直到它停在

“我们一定要等吗？”她说，声音仍在她耳边。他可以看到方向盘上有一只手，司机的其余部分被Alpine蓝色的车顶遮挡。

“我没跟着你。”他说。

“你当然跟了。”车门开了，他看着她走了出来。她抬头看着他，手机夹在她的肩头，“我能上来吗？”她说，耳边她的声音与她嘴唇的动作不同步。

“这不会让任何事情好起来。”他说。

“我知道。”

“这是一个陈旧的错误。”他说，“我们以前也犯过。”

“我也知道。”她耸耸肩，“也许我现在就需要那个。”

加持看了她很久，然后挂了电话，走过去开门。在路上，他从衬衫上扯下“医院访客”的贴纸，把它扔进了厨房垃圾桶的深处。

((()))

没人在家，被期待的人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回家。明日香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向后靠在一张椅子上，让椅子摇晃，吃着薯片。电视开着，但她很难看进去。遥控器放在她的腿上。PenPen躺在她身边，他的身体僵硬。他的眼睛，明日香不知道，没有离开她那悉悉索索的零食袋。

出于无聊，她每隔几分钟就会转一圈频道，但没什么好看的，还是没什么好看的。再也没有任何事可以做了，除了坐着、吃零食、上学和等待。当切换频道时，她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感受到战斗与战斗之间被滥用的弹性生存。远离插入栓的时间，没有人能明白，尤其是美里。真嗣也许曾经明白，但现在他已经离开她了，如陌生人一样陌生。

或者也许不是陌生人。也许她只是希望他是个陌生人。更容易应付，用陌生的方式。

她看向厨房里，看着架上的家用电话，想起了她床头柜上那张褶皱的纸条。他的号码。从湖边的那一刻后，她再也没跟他说过话。她很大的那部分想和他说话，但有什么让她犹豫——她那不想和他说话的其余部分。（译者注：A large part of her说的是她与EVA三位一体的状态，这个状态会与渚薰有天然的亲近感，至于but something made her hesitate—the part of her，这个状态是明日香本香的状态，这个状态目前处于空虚纠结的状态，前后文中她不自觉的对渚薰亲近感都处于三位一体和被渚薰的言行影响后三位一体作祟的状态中，此文中的渚薰，我会在译文适当之处添加注释，帮助AT力场还不够完善的各位渡过这一艰难时期。）

她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但那没用；这个想法已经存在于她脑子里了，就不会被否决。又过了几分钟，又转了一圈频道之后，她把遥控器和薯片扔到一边，走向她的房间。

一秒钟后，她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纸条，耳边贴着电话。拨号音颤动，然后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挂断电话的念头在她脑中一闪而过。

铃声停止，他的声音很柔和：“你好，明日香。”

“你怎么知道是我？”她说。

“你是我唯一给过电话号码的人。”

“那是为什么呢？”

“你是唯一值得说话的人。”（译者注：渚薰的话在强调她的唯一性，在前后文中多次出现这种唯一性的暗示与明示，可以看出本文中渚薰的枭雄性格的一面。他知道强调她的唯一性和关于她战士的一面有助于他控制三位一体的明日香，拉拢她并分化其他驾驶员从而达成他第三次冲击的目的，本文的渚薰，读者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极其善于观察人心的使徒。他能够通过交谈很快掌握交流对象的心理状态从而判断出这个人是否能够被他利用，他后文中与绫波丽、碇真嗣都有对话内容，从那些对话中他很快察觉到这两个人无法被利用，所以也就很快放弃了与他们的交流，此外，作者把他设定为明日香的镜面，所以他对于明日香的心理状态的了解属于上帝视角。）

一个笑容触到了她的唇边：“知道这些太好了。”她说。

“你需要什么吗？”

“没什么。只是想知道你在做什么。”她摆弄着t恤的下摆，把它绕在食指上，“如果你在忙，没关系，我也不想说什么话。”

“我可以聊，我只是在看书。”他说，“你在干什么？”

“看电视。”

“我能和你一起看吗？”

“当然。”明日香走回客厅，用脚推了推PenPen，把他的头从她的薯片袋里推了出来。那只鸟嘎嘎地叫了一声，跑开了。她找到遥控器，确认了一下频道，“我在十一频道。”

“那么我也在十一频道了。”薰说。她听到背景中传来他的电视打开的咔嗒声和嗡嗡声，“谢谢你让我加入。”他补充道。

明日香滑回到她的椅子上：“不用谢。”她说。

((()))

他教她如何确认面条是否煮熟，让她处理其余的烹饪食材，而他则打扫她的房间。她告诉他不需要但他还是做了。一点也不麻烦，他向她保证，于是她也就随他去了。当他打扫完，她的食物也做好了，她把它们装进两个碗里，然后他们来到了隔壁的房间。
（译者注：这里还是在写碇真嗣是个实干家，又是教做饭又是打扫卫生）

他们在她的床上吃饭，作业本和笔记本摊在他们中间。丽把她的学习资料井井有条地放在公文包里，这与半小时前散落在地板上的碎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嗣发现了这种反差，告诉了她，他笑着。

“剑介从来没说过这些。”她说。

“剑介来过？”

“有几次。”丽说，“去公园之前，他过来接我。”

“他告诉了我发生了什么。”真嗣说。

丽吃着她的食物并没有发表意见，所以真嗣决定不提。他把摊在床上的作业翻来覆去的看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说，他指着第一道题。

丽瞥了一眼：“斜率-截距形式。”她说。

“是阿，是的，那不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一根纤细苍白的手指出了一道核心方程式，在咀嚼面条和假牛肉的间隙，她轻柔的声音给他解释。他看着她手指出现在纸面上，但更重要的是，他看着她。之前和东二的事让他倍受伤害，但现在，在这里，他感觉好多了。他找不到确切的原因。

这是他从未计划过的。几个月前，与绫波丽成为朋友的想法对他是陌生的。一系列尴尬的互动，其中一次就发生在同一个房间里，让进一步了解她几乎成为不可能。但随着他越来越亲近——可最终，离得更远——明日香，他已经开始了依赖丽谨慎的态度。此时此刻，他感到他们之间的羁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你是个好朋友，丽。”

好，这个词，他希望有人能对他说，尤其是现在。她的回答惊讶又迅速。

“不，我不是。”丽又回去吃东西了。

真嗣皱眉：“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试着听从你的建议。”她说，“在我离开医院之前，你告诉我不要让他们利用我。”

“是的。”

“我被命令驾驶初号机，我拒绝了这个命令。”丽的筷子在碗里转动着，搅拌着，“我以为会让他生气。”

“我的父亲。”

丽点头：“他没有，他无视了我，从那以后我就没跟他说过话。”

“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丽突然严厉地看着他：“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个星期里都不和碇司令说话。”

“这样我们就成了同类了。”真嗣说。当看到丽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时，他意识到那样的评论是多么地冷酷无情，“我没有任何恶意。”

“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同。”丽说。

“是的。”

真嗣把他的碗放在床垫上，试着运用一些她教他的方法。有一段时间，唯一的声音是丽筷子的叮当声和笔记本纸上石墨的沙沙声。他轻松地解决了三道题目。

“剑介怎么样？”她说。

真嗣抬头看着她：“他还好，主要是困惑。”

“我对他的反应感觉很不好。”

“那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真嗣说。

“当我告诉他我不想再花时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忍着不哭。”丽朝房间的另一边点头，对着真嗣看不见的东西，一个记忆，“当我把铃原东二的意外告诉他时，

我哭了，他帮了我。然而，当我告诉他铃原的事时，他觉得他不能在我面前哭，他觉得这是他的错。”

“你真的明白吗？”

“我不需要明白，我看见了。”丽吸了一口气，“剑介没有错，他没有责任让我适合成为朋友——这是我的缺陷，不是他的。”

“适合成为朋友？”真嗣说。

丽点头：“我违抗了命令，我不能被信任。”

真嗣放下铅笔：“当你在医院陪我的时候，你说过你会和我一起，能多久就多久。”

“你跟我说驾驶员应该互相支持。”她说。

“是的，但不仅仅是驾驶员，朋友也是，我们需要彼此。丽，我需要你，剑介需要你。”真嗣把作业挪到一边，靠近她，沿着床，“我父亲让我在别的地方住了一段时间。他派副司令来我家，把我从家里带走了，我和明日香分开了一周，在那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没有做任何与她取得联系的事情，我觉得我不能。在我父亲命令的重压下，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觉得我对美里和明日香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想我还是离她们远点比较好。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发现我错了。我不只是需要明日香或美里，她们也需要我，明日香需要我，于是我不顾父亲的命令，回到了家里。听从他的指示结果孤身一人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一切美好都来自于无视他的指示，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译者注：这里的真嗣又在不知不觉絮絮叨叨他和明日香的关系，作者在这种氛围里还在不遗余力地塞糖我也是够了。这几章里，明日香与真嗣谈到对方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那我该怎么做？”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真嗣说，“和剑介谈谈，也许，或者不和他谈。不管怎样，去做，因为这是你想要做的事，而不是因为我父亲说的或是做的让你去做的事。他不值得你那样做。”（译者注：这里对照了32章明日香最后和渚薰说的那段话，我只想说，作者，你把他们写的完全一样了）

“我背叛了他。”

“你无法背叛别人如果你在正确的一面，丽。而你是正确的。他欠你一个抱歉，而不是相反。”

丽眨了一下眼睛，然后转动她的头。他看见她转头的同时用手擦了擦眼睛，然后她又面对他：“谢谢你。”她说。

他刚想说“不客气”，她却突然拥抱了他。对于如此单薄的女孩，这是一个如此紧密的拥抱。一阵惊愕的沉默之后，他也回抱了她。

“没关系。”真嗣说，“驾驶员们要互相支持。”

丽放开他，坐回到床上。真嗣回到了他刚才的位置，又端起面条。

“那驾驶员惣流呢？”过了一会儿，丽说。

(译者注：这里原文是What about Asuka，译者认为此处两人的关系还未亲密到直呼其名，所以擅自改为了驾驶员惣流)

真嗣的肩膀绷紧了，然后明显地塌陷下来：“那她呢？”

“你没去上学，她不谈论你，她花时间和——”

“新来的孩子。我知道，小光告诉我了。”

“你说她关心你，你也关心她。”丽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你打算怎么办？”

真嗣看着她，而第一次，丽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冷酷，“我不想说。”他说。

(译者注：这里真嗣给的回答又是一种眼镜蛇式回答，作者这里写他眼睛里熟悉的冷酷时是说他像老碇，果然有意无意的，作者把失去了明日香的真嗣往失去了碇唯的老碇身上靠)

((()))

事后，他们坐在一起，重新陷入旧习就像使用老床单。他斟了一杯酒。她躺在他身边，手握着手，头贴着胸，在亲密地涔涔热汗中看着床头柜上的威士忌酒杯。她能听到他的心跳。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念这个。”她说。她的手指勾勒他的胸骨，“我认为我已经足够成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犯了错误，但我此时却很难看清它们。”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是吗？”

“是的，我能看到错误，但我不能阻止自己犯错误。”他耸肩，“就像某种蹩脚的磁铁。”

“那这个呢？”她说。（译者注：这个指的是他们两个上床这件事）

他的手摸到了她的腰眼，手指抚摸着她的脊柱——温柔地，就像他从前那样。

“可能不是。”他说。

美里听着他的呼吸声，想要与它协调。起、伏。起、伏。如果她一直躺在这里，睡眠要多久才能占有她？

“我打了律子。”她说，“战斗进行得很糟糕，团队需要齐心协力才能感受到彼此的连系。他们需要我们作为榜样，但她却没法集中她的勇气，所以我打了她。”

“你感觉不好吗？”

“是的，不完全是，我只是担心。”

“担心如果她在那里失去了勇气，还有什么能阻止她在其他事情上逃到碇那里去？”

“没错。”

他的手沿着她的背向上，落在她的后颈上：“我们会盯着她的。”他说，“我认为除非他发现她有了新的选择，否则她不会变卦。”

“他会吗？”美里说。

“值得怀疑，我已经掩盖了我的行踪。”

“我车里的麦克风怎么办？”

“那里只有我。”

“是啊，但万一还有别人呢？”

她感到他摇头：“那是你车里唯一的窃听器，你的办公室和你的公寓都是干净的。”

“那就好。”她顿了一下，“你什么时候扫描过我的公寓？”

“当我是保姆的时候。”

“你可以改天过来。”

“我会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她捶打他的胸膛，但他的古龙水的味道和他的指尖在她头发上的触觉偷走了她所有的力量。她倾听着他的心跳，生活中的烦恼和变数慢慢地冲回了她的脑海。事情总是这样——逃避的时刻永远无法持续太久。

“没有他我们该怎么办？”她说，“他是律子和我们交谈的唯一原因。在他死后，我们还能信任她吗？”

“我不认为律子与你共享信息是因为冬月。”

“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你就是你，你是她的朋友，她很信任你。”

“在这一切发展的时候，她这几年都不信任我。”

“不，但这是一点一点地发生的一一秘密的土丘慢慢堆积。当她看到自己深陷其中时，那堆土丘已经变成了一座山，而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

美里笑了笑，翻身，抬头看着他的脸：“你是怎么做到的？”

“什么？”

“说土丘变成山，却不遭到我的白眼，你让它听起来睿智而不是愚蠢。”

“我听起来很睿智？”

“有点近似。”

“好吧，我希望这听起来也很睿智。”加持伸手到床头柜前，抓起了什么东西。

他把它递给她。她握在手里，意识到那是一个小小的塑料胶囊。她把它翻过来拆开，胶囊两边啪的一声脱离。一块信息芯片掉了出来，落在了她的胸口。她用两根手指把它捏了起来。

“这是什么？”她说。

“我所有睿智的建议，都集中在此，过去三年我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录音、快照和文件都是我偷来的。”

“而你正把它交给我，为什么？”

“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我想确保它留在一双好的手里，有能力的手。”

如果她能远离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她可能会处理得更好——或者更糟，视立场而定。她了解自己。她知道自己会泰然处之，继续前进，决不质疑。

但她没有那么豁达，她一点都不泰然。

“你他妈到底在说什么？”她用一只胳膊撑着自己，“这是什么？”

“万一我出了什么事——”

“我刚刚就听到了，为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你有危险吗？”

“还没有，没有。”

“那什么时候会有？”

加持坐起来，床单从他的胸前滑落。

“我为日本政府工作。”他说，“还有NERV，还有委员会。我花了足够的时间，我知道该怎么玩这个游戏。这一切都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委员会要求一件事，碇要求另一件事，而我设法两者兼顾。这三个组织都知道我打算做什么，但他们都能容忍——我提供的信息值得我从他们那里获取一点生存空间。但很快，势必会有人要求我做一些不容忽视的事情，一件不值得麻烦的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他靠在床头板上，从床头柜上拿起他的威士忌。

“然后呢？”美里说。

他手里拿着杯子，冰块噼啪：“你知道的。”他说。

“我不能接受，加持。”

“你手里拿着的，就是我的工作成果，我所知道的一切，这是我毕生的心血，美里。而等到我走了——”

“你说‘等到’是什么鬼意思？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可能没得选择。”

“胡说，你有一个选择，你很擅长。”美里摇了摇头，“你在这场局里不再是一个人了。当他们对你的要求过分苛刻时，你可以直接说不。”

“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就为我简单一点。告诉我，加持。”

加持喝了一口：“我不想今晚就这么过分。”

“是啊。”美里说，意识到他是真的不愿意，“我也是。”

她站起来整理她的衣服，迅速地穿好，加持没有看着她。

“你知道，律子可能是胆怯了，但至少她不想死。”当她穿上鞋子后，她转过身，把芯片和它的小胶囊扔回给他，“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真的长大了，在这件事上像个成年人。”

“美里，请理智一点。”他说。

“哈。”她说着就走了出去，把他留在空荡荡的卧室里。

((()))

一些政府部门的讲话让38频道充满了一系列黑色西装和官方口吻的问题，于是她换了频道。39频道播放的是一个烹饪节目，选手们疯狂地搅拌着碗里的面糊，而一组评委则皱着眉。咔哒；40频道：汽车广告。咔哒；41频道：一场棒球比赛，球从哪里击出，两只球队她从来没有听过。

“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对他说的话，他永远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回答我，就好像他根本没在听我说的话，他听的是我话里的弦外之音，真烦人。”明日香换了频道，“我现在在42频道。”

她听到背景里电视音切换到与她相配的声音：“这是什么？”薰说。

“一个游戏节目。”

“他们播的是什么样的游戏？”

“我不知道，我认为他们必须回答小球落在什么上面的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让小球滚下金字塔？”

“不知道，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说你不喜欢和真嗣说话，因为他不听你说话的内容。”

“算是，是吧。”明日香把电话从一只耳朵移到另一只耳朵，“我们最后一次说话时，他让我别说了。好像他在等我向他道歉。我知道我应该道歉，但我不想。这很难。为什么一定要我不得不说是我的错？（译者注：这里的明日香与渚薰的电话交谈与前段中碇真嗣与绫波丽的交谈对应，两个人都在与不同的人交流时不知不觉絮絮叨叨到彼此身上，至于这里渚薰的回应就带了使徒的神利用追随者的语气，正好能够激发与放大明日香三位一体的性格，后文中还有很多这种对话）

“你不应该不得不说。”

“是阿，和你说话更容易些。”

“因为我听得更多？”

“因为我能料到你会说的话。有时候，就好像我在你说之前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似的。”明日香靠在她的椅子上，“为什么会那样？”

“我也不确定，也许说它是因为我爱你吧。”（译者注：明日香说It's like I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before you say it这个say it，在英语语境里有我爱你的意思；渚薰的回答是Perhaps it's because I love you，这里作者这样写是让渚薰偷换了明日香的say it的概念，渚薰说的不少话都会偷换概念，比如他在第24章里对真嗣说的话也偷换了概念，那处我也会备注，这个薰浑身上下都是心眼）

“是啊。”明日香说，在他的话终于到达她脑子里时僵住了，“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爱你。”

明日香眨眼睛，懵了。然后她把电话从她的头边拿开，点击了‘结束通话’按键。她把电话放在地毯上，站了起来。她在公寓里踱来踱去，双臂交叉，被突然而至的情绪激动得脸都涨红了。

他为什么说那句话？为什么现在说那句话？他到底是怎么了？

她走回客厅，看了看电话。他这样做最好有个充分的理由。他为什么会说那句话？她几乎都不认识他！

也许他会回电话。

她盯着电话，等着铃声。当她在等的时候，‘也许他会回电话’演变成‘他最好给我回个该死的电话自己解释一下，因为你不能把那个词扔给别人，然后让他们挂断你的电话。’

她又在公寓里转了一圈，穿过厨房，进入门口，然后穿过厨房来到客厅，然后穿过走廊回到卧室。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躺在床上，站起来，再次走到客厅。她怒视着电话。电话还在那里。

“搞什么鬼？”她说，声音很大。PenPen看着她。她不理他。

在他突然消失的声音里，整个公寓显得比以前更空洞了，她想要忽略它，但沉默向她冲来，在固执的沉默中烦恼地以为是她出了问题。

电话没有响。最后，她捡起电话，按了‘重拨’。拨号音颤了一声，两声。

“你好。”他说。

“你到底为什么说那句话？”她说。

“因为它是实话。”

“你不能爱我。”她说，“那不应该这样的。”

“为什么不？”

“因为就是不能。没人会这样做，没有人会吻一次女孩就确定爱上她。”

“我确定。”

“那是不对的，那一切都不对！”

“为什么不对？”

“我刚告诉你了！”

“你跟我说没人会这样做，但我就是这样的做，你是错的。”

“没有人爱我！那些不应该发生！”

“但我爱你。”

“别说了！”

“好吧。”

“我不想再听到那句话了。”

“我明白了。”

“那么，你不爱我了。”

“不。”

“不，不爱还是不，爱。”

“不。就是说，不，我不是不爱你。”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爱你。”

“停！为什么你老是这样说？”

“因为这是你想听的。”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气人的温柔，那么痛苦的平静。他说话的时候，她走到阳台的门口，向外望去，透过玻璃门上她自己的倒影，望着夜晚远处的城市，“你告诉我你不想听到我爱你，因为你觉得你不能被爱，但那不是真的。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值得被爱。”（译者注：你说的没错，但你的动机不纯，你只是想要利用她，这里作者又在写她自己的倒影，暗示了渚薰是她的镜面）

明日香额头抵到玻璃上，手机仍贴在耳边：“上次有个人说爱我，我伤害了他。”

“真嗣。”

“是的。”

“我不是真嗣。”他说，“我不会因为你说的言不由衷的话就离开，我不会要你说任何你不想说的话。”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能听出他声音里彬彬的笑意，“我哪儿也不去。”

明日香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气：“我现在得挂了。”她说。

“好吧。我明天会见到你吗？”

“是的，我会去学校。”她说。前门嗖的一声开了，明日香转身去看。她看到了一头黑发和一件白衬衫，立刻直起腰来，整理了一下自己，(straightened up译者注：这里作者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明日香面对初恋时的紧张，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他，这个语境译者译不出来，第一章里也有碇真嗣这个动作的描写)“明天见。”她说，没等回复就挂断了电话。

真嗣进入客厅，他的书包背在一边的肩膀上，他看着她。

“嘿。”她说。

“嘿。”他说。

时间在他们之间流逝，然后他离开了，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她没有想要跟着他。(译者注：这里作者强调没想跟着他，和第7章与第26章跟着他是对照的写的，这时候的两人关系已经陌路了。)

(译者注：这段落里的明日香这样的反应非常有趣，她处于一种自认为已被所有她关心和关心她的人抛弃的心理状态，急需要找到认同感和被爱感，渚薰用他那洞察人心很快就摸准了她的心理状态并用他的语言艺术针对性的输出了一把，这里的內容其实可以与TV里渚薰对真嗣的部分对照来看，TV的真嗣遇到渚薰也是一种崩到底的状态，渚薰出场就表白瞬间赢得了真嗣的好感，这里的明日香也是崩到底的状态，所以同样也瞬间赢得了她的好感，作者，你是真会玩。但阅读体验差到了极点，作者在渚薰表白的对话段落明日香与渚薰不断的使用that这个词，这个词仍旧是渚薰在不断的偷换明日香that的概念，有条件的读者可以细读一下)

((())))

早川市位于旧箱根的西北部。除了现存建于2000年中期的活动板房，在疯狂争相建造一夜之间建成的大都市第三新东京市期间，该市的基础设施和人口相比于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安静而谦逊，早川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地方。

那辆黑色轿车在早上九时四十五分驶进早川。它在从第三新东京市出发的途中甩掉了两条尾巴，然后在小镇周围兜了半个小时，以确保这两条尾巴真的被甩掉了。当它终于进入时，它穿过街道驶入了城市南部边缘的一座破旧仓库。在咔哒一声后，仓库门升起了，汽车消失其中。

在大楼被封闭后，加持啪地打开驾驶座门，走进凉快的阴影里。这栋楼是用假名租下的，在过去一年里那些委员会的小抄写员没有被毁尸灭迹时留下的遗产之一。一支点燃的香烟叼在他的唇边。他穿着一件纽扣衬衫和黑色休闲裤。他的监察制服还在后备箱里，不过他怀疑，不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结果是好是坏，他都再也穿不了这件衣服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取出电池和数据传输芯片，把它们用脚后跟在混凝土上踩得粉碎。接着，他走到副驾驶座的车门，打开，从仪表盘的储物箱里取出了一台数码录音机和摄像机。他把这两台设备都放在汽车引擎盖上，然后拿出一个更小的一个红色的数据卡，一周前通过死亡投递给他。

这张卡片现在真的毫无用处了。在扫了一眼材料，和它那极其简单的任务参数，它就自行删除了，现在它只是一个死亡累赘，他一直留着它，以防将来它能提供一些筹码。他不知道这能否有用，但仍然，最好把一切都存起来以防万一。他把它和其他设备一起放在引擎盖上。

他走到中央的一根钢柱前，拨动了底部的开关。随着一声呻吟，混凝土中的一个舱口缩回，露出一段楼梯，通往下面的临时藏身处。

加持走了回来，看了看那三个设备。他在扫描任务的那一秒就知道，那将会是他的死期。在不激怒游戏中其他所有人的情况下，已无法完成要求。他会为此而死，即使不是在碇的命令之下，也会死于委员会之手，只是为了让他无法开口。

那么，他已经接受了。这很容易。很容易掌握最后的线索，然后死在泥土里；很容易为多一点线头，多一点真理而死；很容易在你被无法挽回所有牵绊之前死去；很容易死后把一切留给另一个人，比如一个旧爱。

长大点，在这件事上像个成年人。她曾说过。

加持耸耸肩。他把香烟扔在地板上，踩灭。然后，他拿上摄像机和录音机，走下楼梯。在楼梯底部，他摁下另一个开关，舱门又关上了，他看到头上的那条光线消失了。

“该死的，美里。”他说。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四章

雨水冲刷着大街小巷的水泥地面、摩天大楼的玻璃表面以及耸立于猪木大道中央的泰坦巨兽的紫色装甲。倾盆大雨，但野兽体内的男孩无从察觉。他所能察觉的，只是铠甲之上恒久不变的压力，和牢牢夹紧在他右舷肩膀上的阳电子步枪的质量。那枪管稳稳抬起，对着天空之外的威胁。

((()))

两天前，真嗣走进了2A班。除了小光没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她站起来穿过教室向他问好。她带着一丝勉强的笑容，欢迎着他的回来，并问他是否已与绫波见面时，他告诉她，是的，他见过，也努力给出了自己的笑容。

“好吧，还是老桌子。”她说，“如果你发现你拉下了任何功课，请告诉我。”

真嗣谢了她后坐了下来。在最近他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意外里，也许最奇怪的是洞木光成了他朋友的猜测。他不能肯定她到底是多亲密的朋友，但她所给予的帮助深得他的感激。不是她能解决他生活中的真正难题，而是她能够解决问题——整理迟交的作业，给他辅导建议，把他的名字从值日表上划掉，这样他就能专心学习——拥有一种日常状态，这有助于放松他的心态。让他回忆起他一直不能融入的正常生活。

他坐在课桌前，准备好平板电脑和记事本并有意地无视了正站在教室后面的两个孩子，他们正站在窗边。

((()))

“他在看我们吗？”明日香说，她的声音很低。强迫自己的眼睛看着窗外学校的操场。

“没有。”薰说。

“不要直视他。”

“你让我看他是不是在看我们。”

“是的。”

“我该怎么才能不看他就知道他是不是在看我们呢?”

明日香叹了口气：“斜视。”

“斜视?”

“像是你在检查盲区什么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算了吧，那就别看了。”

薰不再看他了，反而看着她。他明显比她高出一点。这是她很喜欢的一个事实，虽然她从没告诉过他。在身高上恭维别人会很奇怪，毕竟，这是一件他们甚至都无法控制的事情。

“你为什么在意他是不是在看我们?”他说。

“没在意。”

“哦。”他说，“但你让我查看他有没有在看。”

“别管了。”

薰看起来不管了。他的目光再次越过她，回到了教室里。她可以从他身体在她视线外围的移动中看出——他白色纽扣衬衫的一次滑动，他重心的一次转移。

“如果他在看着我们会有关系吗?”他说。

“他看着吗?”她说。

“没有。”薰的视线从教室里完全转走了，和她一起看着窗外，“你好像非常在意。”

“我不在意。”

“你不需要对我撒谎。”他说。

明日香紧握双手，抬头看他，愤怒的话语已经在她的舌尖上酝酿。她的愤怒在她看见他的脸时消失了。他的那副样子，那副表情中有种东西，让她不能对他吼出口。他没有谴责她的说谎，只是指出她不需要对他说谎，而她发现她很难因此而恨他。

一点一点地，她的拳头放松了：“是啊。”她说，“我知道，对不起。”

薰笑出他那种轻松而令她挫败的笑容：“告诉我怎么了。”

“我只是不知道该对他怎么办，我们还住在一起，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觉得我已经不能跟他说上几句话了，自从那件事之后。”

“最后一次使徒袭击。”薰说。

“是啊，那件事，还有之前那次。”明日香克制着声音，“我想我把他伤得很深，我不喜欢这样。”

“你感觉不好？”

“是啊，我想是的，我不习惯，这样的感觉。”

大声地承认错误让她感觉很奇怪，这是一种她已经默默努力了一个月的感情——她知道自己错了，并且她应该做点什么来纠正自己——但用语言表达出来很难。她很难为难自己，并给别人机会以逼迫她，而要她承认也许她应该被别人逼迫则更难。

可是逼迫从来没有来过。（译者注：这里的逼她与第28章和解里她自己说真嗣会逼她是对照描写，一个月里没有人逼她，因为这一个月能逼她的真嗣要么不在，要么不和她说话，而渚薰，除了会不停的问这问那以外压根不可能来逼她，所以她默默的努力承认错误是没有用的）

“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他说。（译者注：这里渚薰的意思是让她别去想‘她默默努力一个月的这种感情，这种知道自己犯错又想方设法的想要纠正错误的感情’，各位读者，瞧瞧其心何其歹毒）

明日香眨眼：“你什么意思？”

“你是一名福音战士驾驶员。”薰说，“你关心这个职责，他不关心。”

明日香片刻的转身，看着真嗣，他正坐在课桌前，平板电脑在他面前。她想到了第一次吻他的那个晚上，在阳台上，以及她是如何走回自己的房间，在那之后躺在床上几个小时又是如何不能入睡的，她在脑海里反复播放这一切。然后她想到他躺在那里，倒在满是红色的液体里，双手高举起，而她踢打着他。

明日香转回到窗前。薰靠近了她一点，就在一个男孩可以不用伸手就搂住她的距离里。她靠着他，肩并肩，他的手臂很快搂住她。自从那天在湖边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吻过，但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模式，一种奇怪的熟悉却带着**嫌隙的感觉**在他们之间逐渐形成，她现在已经习惯了他，只要他不在身边，她就会开始想念他。

“很难。”她说。

“因为你曾经爱过他。”薰说。

“我从没告诉过你。”

“你没必要说。”

明日香把头靠在他的肩膀的边缘：“我真是一团糟。”

“不，你不是。你是完美的。”

明日香交叉着双臂，看着他们俩在擦得锃亮的窗户的微光中覆盖在远处天际线上的微弱倒影，再一次怀疑他们之间所有的一切是否真实。在这个一个月前才认识的男孩身边，她立刻感到舒适。同时，她不确定这是否是对的。

一部分的，她希望他从没有说过那个词。这让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亲吻他是一回事。它重要，是的，但这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宣言。在那吻之前她吻真嗣已经过去多久了？大概一个月吧，虽然那感觉像是一辈子以前了。

她是什么时候知道她爱他的？这才是那个更重要的问题。吻他是一回事，但爱着他却是另一回事。她写那封信的时候她知道吗？恨可能还在那之前，她意识到。不是在她遇见他或者发生其他什么蠢事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后不久。

（译者注：这里突然提到吻真嗣和吻渚薰，刚开始给我的观感很突兀，但是细想之下发现明日香觉得爱比吻重要的多，所以她才开始回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爱上真嗣的，这一节里充满着明日香的自我怀疑，主要是怀疑渚薰这个怪人给她的感觉假大空，然后就是她在思考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真嗣的，从最后一段看出她是从与他跳舞的时候爱上他的，所以，她打算也和渚薰跳个舞看看他们之间是怎么回事，所以“答案也就突然出现了”。）

答案突然之间出现了，而她站直了。

“一切还好吗？”薰说。

“是阿，是的。”铃响了，明日香知道她没有更多时间深入思考了，“你明天能过来吗？”

“去你的公寓？”

“是的，你能来吗？”

“是的，怎么了？”

“剩下的事我会发信息告诉你。”她说，然后走向她的书桌。

（译者注：这段是在重复之前的桥段，渚薰用语言和心理的手段激发出三位一体的明日香让她无法拒绝他的好感，明日香另一小部分又在抗拒和纠结，想要厘清自己对真嗣的爱情是从何时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以此来判断她和渚薰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再往下注我要剧透了，此段是译者看来作者全文最刀的地方，明日香与真嗣在过

去的一个月中几无交流，基本和渚薰在一起，如果剧情再无变化，就要一路向着52狂奔而去了，好在作者终于借着明日香与渚薰的互动开始刹车并改变方向了。)

((()))

美里走出电梯，却发现两个特工正站在她办公室的门口，他们的出现没有震惊到她，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她惊讶于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来找她。在她就要走到门口时，他们用‘女士，您有时间谈谈吗’问候了她。

“随时都行。”她说，拇指转动把门打开。她走了进去，把钱包扔在了她为客人准备的一把不舒服的椅子上，这把椅子她从来没有用过，“进来吧，小伙子们。”

“我们正在调查加持良治的失踪。”其中一人说。

“我们已经有好几天与他失去联系了，你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美里扑通一声坐在她的办公椅上：“大概一周前吧，让我想想，副司令冬月去世的那天晚上。”

“在哪里？”

“他的公寓。”她说。

“目的是什么？”

“私人访问。”她说。然后，当这似乎还不能让他们满意时，“小伙子们，我真的需要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哦。”年轻一点的说，“哦。”

年长一点的看上去很淡定：“你如何描述加持先生和副司令冬月的关系？”

“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外，我没察觉到加持监察官与副司令有任何关系。”

“那么，他对副司令没有任何隐藏敌意了？”

美里扬起了眉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年长一点的向年轻一点的点点头，他拿出一个数据平板放在她面前。那上面是冬月被安置的重症监护病房的监控录像，特别是他病房外的走廊。在录像上，她看到加持穿着便服退出病房，一张访客标签贴在他胸前。他从画面框中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一组惊慌失措的护士和医生涌进走廊，消失进了冬月的病房里。

年轻的探员暂停了视频，把平板拿走了，年长的探员从他的墨镜后面看着她。

“葛城三佐，您知道为什么在冬月副司令去世前一刻加持先生会在那个病房里吗？”

“不。”她说，毫无异议地直视着他的眼睛，“我不知道。”

年长一点的叹了口气：“很好，鉴于您和监察官的关系，我们恐怕要征用您的枪支，并且在这件事解决之前，您还得接受额外的安全检查。”

“我是否正在被安排休行政假？”她说。

“不。”年轻一点的说，“我们只是需要比平时更密切地监视您，女士。”

“您在总部附近的行动受到限制。”年长的那位说。他瞪了他的组员一眼，组员立刻闭了嘴，“您的正常职责将照常履行，但要知道，您正受到最严密的监视，三佐。”

“我明白了。”美里说。她解开她的手枪套，把它放在桌面上，“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告诉我。”

探员拿起枪，转身离开：“我们会的。”他说，“祝您今天愉快。”

((()))

这台设备被放在角落里好几个月了，无人问津，只有一次她的脚趾绊在了其中一个脚架上让她蹒跚地进入厨房，想找什么砸它一顿撒气。但是，什么都没发生。最终，那堆氯丁橡胶脚垫、计分板、电线和扬声器就像吊扇或盆栽一样毫无生气——一件只是存在的物品，但完全不再重要。

要不是在第五适格者说了那个愚蠢至极的词之后的某个时刻，她脑子里突然萌生出的那个想法，这一切本来都不复存在了。她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并且常常是在她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在她上厕所或者去上学的路上或者吃完晚饭或是看电视的时候。还有一些时候，当她和他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和他一起在屋顶上，坐在空调后面的小地方吃饭的时候，这个想法就会突然弹射进她的脑海里。从那以后，他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事实上，几乎是每次她见到他时。而她告诉自己，她觉得他说的不重要了。
（译者注：是啊，说得太多就不重要了，真嗣全文只说过两次，第二次还没说全，这算是伏笔和隐藏的糖吗）

让她觉得重要的是在他笑的时候，或者当她发现他以那种特殊的眼神看她的时候，因为正是在那些时刻，她想到那句话，也许，她想要对他说出来。（译者注：
in that certain way 某种眼神，这个眼神就是渚薰的神看追随着的眼神，既然是神看追随者，那么就能理解为
she wanted to say it back）

他的追随者看神，只是文内的明日香不如作者和读者的全知全能，所以她一直搞不清楚追随者看神与明日香看渚薰两者的差别，所以她误以为自己爱渚薰。）

这个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而现在客厅角落里搁置已久的设备终于被拖到了地毯中央，它的氯丁橡胶脚垫铺平了，它的电线接好了，它的计分板同步打开了。她熟练地把它设置好，告诉自己必须这么做。她只是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她不确定“这”是什么或者“真的”代表的意义是否重要，但她确信，如果她能和他同步，并让同步有效，那么，也许那就足以真实到可以衡量她曾经与某人分享的爱。（译者注：英语的语境中*someone*有时候有特指某个人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某个人就是说真嗣）

她完成设置，就在门铃响之前，换上了舞蹈服。当她打开门时，她笑了。

“嘿。”她说。

“你好。”薰回以她浅浅一笑，在他身后，人行道上点缀着细雨的闪光，“你看起来不错。”

“我知道。”她说。

他一只手里拿着一个购物袋，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伞：“我买了一条有弹性的裤子，就像你说的。”

“那t恤呢？”

“你没提到t恤啊。”

“你跳舞的时候不能穿一件纽扣衬衫。”

“人们不是穿衬衫跳舞吗？”

“不是这种舞。”她站到一边，指着客厅，穿过厨房，“进来，我们来解决吧。”

他进去了，他们解决了。

((()))

葬礼规模不大，没有守丧仪式。副司令的火化几乎是在他死后立刻进行的，并且根据他的遗书，他被葬在城市东北边界外的坟地里的一块标准墓碑下。一位佛教僧侣对少数的集会者们念了一段经文，但看起来他可能是由于下雨而匆匆念完的。

美里和律子站在一起，在分别撑着的雨伞之下，前者穿着黑色制服戴着贝雷帽，后者穿着蓝色连衣裙。当美里从她的公寓接上她时，她质疑这个选择：“没有黑色？”

“我认识耕造大半辈子了。”对方回答，“他不会希望我在他的葬礼上闷闷不乐的。”

很难跟她争论。

仪式结束后，两个女人在小小的墓碑前放上鲜花，从山上下到高速公路边停着的一排汽车旁。美里点着了她的Alpine等着律子，她停下和一位老妇人说话。美里看着她们。她对这个女人很陌生，而当律子拥抱她时，她更加困惑了。

过了一会儿，律子上了车。

“那是谁？”美里说着，把车挂上挡。

“他的妹妹。”律子说。

“我不知道他还有个妹妹。”

“是啊。”律子从烟盒里敲出一支香烟，“我可以吗？”

“当然。”

((()))

薰脱下他的校服衬衫，穿着汗衫和新短裤站在客厅里：“穿袜子还是不穿袜子？”他说。

“穿袜子。”明日香把他的耳麦和磁带机扔给了他，耳机线盘进它结实的外壳里。她自己的磁带机被夹在腰间，耳麦挂在脖子上。

薰学着她的样子：“这是什么类型的舞蹈？”

“游戏型。”她说着踏上她的脚垫，圆衬垫在随机的待机节奏上闪烁着，在网格上一圈一圈地循环着，等待着她的开始，“我们听同一首歌，在同一时间，试着同时击中各个圆圈。”

“你们怎么赢？”

“一起赢。”她说。当他看着她时，她耸肩，“我也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你必须试着不去和另一个人竞争，只要想办法和我同步，然后我们一起赢，通过不搞砸来赢。”

“我能做到。”

“好吧，一次做不到，也不要难过。真嗣和我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熟练掌握。”

薰笑以快速-得以-熟悉的笑容，戴上了耳麦：“我不是碇真嗣。”他说着，在衬垫上就绪，“你准备好就开始，第二适格者。”

明日香笑了，也准备就绪。她把磁带机调到半速，点击播放。她等待着她的磁带机与他的同步的滴答滴答声，然后音乐演奏了。

钢琴先闻进来，回响在耳与耳之间，然后琴弦扫来，似乎是从她身后传来的，她在舞动。左脚回中圈，右脚回中圈，右手到中圈外面一点，然后是第一个从右点到左点的大扫，她的脚交叉在一起，旋转着，这样她就面对着记分板了。在她旋转时，她发现薰正在观察她，他的节奏完美地复制着她的节奏，只慢四分之一秒。

打击乐进来——一次，两次，三次——而她再次转圈，举着一只手，面对电视。她向后骤跳，双脚落在下方两圈的外面一点，然后向前一个跨步，到达上面高点的内侧。几个月过去了，但她仍然记得那支舞以及那几乎完美的精确度。再跳一次感觉很好，就像穿上一件旧毛衣。（译者注：旧毛衣与第1章、第3章、第32章前后对照）她故意放慢的节拍，这样她的新搭档就不会跟不上她了，即使是在半速下，但这很难；她想挣脱束缚（译者注：wanted to cut loose，这里与第32章‘她挣脱了束缚’对照），尽情享受。

向她左边瞥眼发现他与她完美同步，他的目光没有离开她的脚。记分板证实，他与她存在连系并协调一致（译者注：in line with her 确实与她有连系，不过是与她的三位一体有连系）。没有错误。

皱着眉，她转圈看着衬垫，尽可能精确地完成接下来的六个动作。他保持着那四分之一秒，灯光几乎一出现就啪的一声熄灭，证实了他的节奏。

好吧，那是半速。

舞蹈结束了，两个孩子同时放低右臂。明日香摘下耳麦，薰也一样。

“怎么样？”他说。

计分板上的缺失脚步为零——一个完美的分数。

“还不错。”她说，“但那是半速，让我们加速。”

戴上耳麦，速度在全速，他们各就各位，嘀嗒，嘀嗒，嘀嗒。

全速舞的大致上也一样。她保持她节奏的干净有序，以为速度是第一次的两倍，他就会失去他的节奏。她的以为错了，他还是保持着那四分之一秒，节奏行云流水好像他天生就是跳舞的，他的黑袜子在红圈上完美复制着她的移动，当音乐结束，她放低手臂时，计分板上没有什么新内容能告诉她。

“更好吗？”他说。

“是啊。”她说，然而此时她已经失去了笑容。

“我做错了什么吗？”

她摇头：“我们再来一次。”

“我需要改变吗？”

“不，只是再来一次吧。”

钢琴再一次闯进来，但明日香几乎听不到了。这次的体验不大对劲，虽然其中细节她理解不了。她内心的挫败感越来越强烈，直到当琴弦掠过她的耳畔时，困惑已经煅烧成了一种确凿无疑的决心，想让他突然失去平衡。她让她的步法快速而凌乱，提前一毫秒击中了一个节拍，然后几乎错过了下一个节拍。当她从前这样做的时候，真嗣会预料到，要么抢一拍要么慢一拍，以赶上她的节奏或者带着她的节奏慢下来。

薰不是这样的，他从来不会错过同步敲击。无论她怎么做他都可以做到完美的复制，所以即使她故意漏掉一串音符，他也能与她一起漏掉。就仿佛他不是跟着节拍跳舞，而是跟着她跳舞。

音乐结束了，他们的手臂放下了，她把耳麦摘了下来。薰回头看着记分板：“我们漏掉了七个音符。”他说，“但我们从未失去同步，这样好吗？”

“是的，这样很好。”她说，因为确实如此。如果她和真嗣在第一天的训练中获得了三次百分之百同步，美里肯定会欣喜若狂。在短短几分钟内，她和薰的同步水平已经让她和真嗣的黯然失色了。

然而，她不快乐。

“我做错了什么吗?”他说,又说了一次。

“我去拿点水。”她说着,走进了厨房。

她拿着她的水,站在水池边,思考着。她的脸和脖子很热,由于三支舞蹈的全力发力,她浑身冒汗,她拉拉紧身衣的低领,让一些空气进入她的胸口,她突然想要把她的头发盘起来。

这确实是一个卓越的分数。薰是不寻常的,但似乎有些不对劲。过了一会儿,她怀疑这是不是她的错。她是在寻找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吗?她只是在寻找一个理由来讨厌一个什么都没做只是一直对她好的孩子吗?她逃离这个好人,是因为她,实际上,是一个糟糕的孩子吗?

也许吧。(译者注: 别自我怀疑了, 不是你的问题)

明日香喝了最后一口,然后把她的杯子扔进了水槽。她朝客厅走去,打算道歉,却发现舞伴不见了:“薰?”她说。她看了看美里的房间,但门是开着的,她看到里面没有人。阳台上也是,它空着。

明日香皱眉,沿着短短的走廊走到她的卧室。她在那里发现了他,站在她卧室的中央。

“这是我的卧室!”她说,在他后面进了房间。

“我能看出来。”他打量了一圈,“比我睡觉的地方大得多。”

“你不应该进入这里!”她说。

“为什么?”

“因为一个男孩不应该进入一个女孩的房间,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你从没让一个男孩进入这里?”

“没有!”明日香说。然后她想了一会儿,“好吧,真嗣曾经来过这里,但只来过几次。”

“所以真嗣可以被允许,而我不行?”(译者注: 你给老子滚出去)

“不,我的意思是,是的,我不知道。”

薰走到她的小桌子前，看着桌上散落的笔记本和化妆品：“你没有任何照片。”

“什么？”

“你的桌子上，大多数人不是都有他们家人的照片吗？”

“我不是大多数人。”明日香说。看着他在她的房间里乱翻，感觉很不舒服，但也莫名地紧张。她本想再次让他出去，但又不确定了。

他翻开一本笔记本，看着她的手书：“这是什么？”他说。

“学校笔记。”她说。

“你用德语和英语写。”这是一句没有恶意的评论，让她难以再对他发火。

“习惯了，是啊。”她在她的床边坐下，一条腿蜷在身下，看着他，“我最近开始使用汉字了，我有点突然就会用了。”

“在你开始做那些梦之后。”他说。

“是的，在那些梦之后。”她忘记了她告诉过他——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她很难相信自己曾经告诉过他，“我现在还做那些梦。至少，我以为我醒来时还记得它们。”（译者注：关于她告诉薰做梦的情节，译者曾回看薰章节无数次，从未发现明日香对薰说过这样的话，一开始，我以为是作者曾经修改过文而后来他忘记了他之前修改的情节造成的，后来我发现是渚薰自己通过看透明日香感知到的，作者给他的设定让他早就知道明日香做梦的事，然后用语言蛊惑她，让她以为自己曾经告诉过他她的梦，事实上她到第29章才把她的梦第一次告诉真嗣，另外这篇文的渚薰章节作者还有个暗线，在渚薰章节里的明日香总是能很轻易的对渚薰说出对不起或道歉之类的话，离开了渚薰她就很难说出，作者一直在暗示渚薰看透她并且一直在暗中通过他的语言、动作、表情蛊惑明日香，明白了这点之后，读者是不是对作者好感度有所增加呢）

薰合上笔记本，看着她的衣柜。柜门开着，她的衣服清晰可见，全都整齐地搭成一排。他那苍白的手在它们上面滑过，指尖依次拂过每件的下摆。明日香看着他的行为，从他的手指到前臂再到他裸露的肩膀，他完全是干的，难道他完全没有出汗吗？

“别再碰我的衣服了。”她说。

“为什么？”

“因为我叫你别碰。”

“好吧。”他的手垂到身边。他看着她，“顺便说一句，你没出问题。”

“舞蹈。”他说，“我们同步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

“是啊。”她说。

“那并不是因为你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只是很合拍。”

“为什么？”

薰微笑着走得更近，这样他就站在她面前，他的脸从上往下看。他说：“我会再说一遍，但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不喜欢。”

她的吊扇在头顶上发出吱嘎吱嘎声，她感到腿上的汗水被吹干。雨水啪嗒啪嗒地打在房间唯一的窗玻璃上。明日香靠在自己的床上，用胳膊肘撑着身子，抬头看着他。“也许我——”她开始说，然后，但当警笛声划破天空时，她没能说下去。她站了起来，倾听着。

“那是给我们的吗？”薰说。

“是的。”她说。

门的滑开声，脚踩在硬木上的嘎吱声，她猛地回头，看到真嗣正走出他的卧室。明日香看见他的一瞬间，内脏一阵翻腾。她在客厅里跳舞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吗？他听到了多少？这里面看上去有糟糕？

“真嗣！”她说，瞬间站起来。

第三适格者平静地看着她，他注意到了薰，但没说什么。从大门外，她听到了他们的NERV护卫队持续不断的叮咚声，叮咚声，叮咚声，通知他们该走了。

“准备好了吗？”真嗣说。

（译者注：这一节怎么说呢，跳舞那段作者应该是反复听着both of you dance like you want to win的音乐和看着画面来写的，译者在译的时候也是听着这段音乐来译的。明日香与渚薰跳舞的过程中明日香的心理描写很清晰，渚薰进入明日香卧室之后有一个从上往下看她的视角，这是一种神看他追随者的视角，这种视角描写后文还会出现几次，这种视角之下的明日香莫名其妙会被他感染，另外这节里的bad有深层次的意思，作者在这里已经表达了明日香有了大致的结论，想要开始拒绝所以她说了“也许我--”但是被小鸟打断了。）

((()))

她们大半程都沉默，道路在她们面前展开，直到树木稀薄渐变为住宅，住宅让位于要塞都市沉重的主体。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嘎吱地摇摆，把雨水刷成涓涓细流。

“注意到司令没来。”美里说。

“他不能很好地应对死亡。”律子说。

“与我们这些喜欢死亡的人相对?”美里哼了一声，“他和那家伙共事，多久了，15年?我希望我死后至少你能来参加我的葬礼。”

律子押下车窗，把烟灰敲出窗外：“你以为你会比我先死?三佐，拜托。”

“当然，我喝起酒来像条鱼。”

“我抽起烟像烟囱，你没有肝脏也能呼吸。”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个医生。”

“我绝对不是。”

她们遇到了红灯，美里弹开她的转向灯：“昨天有几个打手来找我。”她说，但没有得到回应，她继续说，“他们问起了良治，他的行踪，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等等。”

“我也有类似的造访。”律子说。

“他们还问我是否知道他与副司令的关系。”

美里看着她的朋友，她没有回头，她再次押下她的车窗，敲出更多的烟灰。

“阿律，加持会不会——”

“我不这么认为。”

“那为什么要问这么多问题?”

律子耸耸肩：“他们问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我说已经好几天没见了。你呢?”

“一样”。

“并且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沉默、没有电话、没有电邮、什么都没有。”

“也一样。”

“这么说。”律子说，“他已经入土了，被埋在什么地方，为了什么目的和理由，我不知道。”

“但当我们——”美里说，然后注视着律子的目光，她的朋友指指车顶，又指指自己的耳朵。

更多的窃听器，这次是另一些人的，而律子知道他们，美里涨红了脸。

“但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她说，她变了一招，“他过去常常消失好几天，有一半的时间他只是在逃避责任。”

“这听起来确实像加持。”律子说，加入了这场谎言。

“是啊。”美里说，尽管她知道不是这样。他失踪了，副司令也死了，律子似乎认为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被困住了。她的大脑不断向新的思路旋转，但她发现的全都是死胡同。这种世界末日的剧本似已无路可逃。她内心的一部分希望自己只是能够回到无知的状态。

绿灯亮起的一瞬间，交通灯自己变成了空白随即转换为了一个闪烁的紧急警告。广告牌上跳闪着同样的信息。一秒钟后，车载电话刺耳的尖叫，而美里已经把它拿在手里了。

“葛城。”她说，加速把车开过道路中线，切断了急转的日常交通。随着城市的重组，街道颤抖着，高塔下沉，而防御点在上升，“我现在就在路上，给我个军情简报。”

((()))

第三适格者和第五适格者坐同一辆车，挤在一辆NERV轿车的后座上。明日香不在那里；由于二号机仍处于维修中，她被认为是二级优先人物，因此由另一辆车转送。

薰望向窗外，真嗣也一样。他在寻找使徒，但什么也没看见。也许是距离太远，目前还看不见。

他的SDAT已经断电了，他不能让自己以直接戴上耳机来隔绝那边过来的交谈，他希望用看都不看第五适格者一眼来阻止交谈的发生。

他的希望错了。

“那么，第三适格者。”薰从后座对面看过来，“我们还没说过话。”

“是的。”真嗣说。

“嗯，我是薰，渚薰，EVA三号机指定驾驶员，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译者注：本文中渚薰打招呼的方式都是如此，就像是自动播放器。后文中见到绫波丽也是这样打招呼的。）

真嗣转头看着他，一条眉毛扬起了。整个自我介绍感觉像是录好的。看着对面那个白色头发上夹着同步发夹的苍白男孩，真嗣隐约有一种自己正在和一个漫画人物对话的感觉：“你在说什么？”他说。

“我们应该成为朋友。”薰说，“我们都是福音战士驾驶员，我们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你曾经和明日香很亲密。”（译者注：这话打翻了你嗣那口大醋坛子）

在他的一生中，碇真嗣只记得有三次他想要一拳揍到别人的脸上。一次是一个叫Himari的大农场女孩，她在二年级时打翻了他的午餐；另一次是他更小的时候在操场上遇到的一个男孩，他把他从秋千上推下来，弄得他的脸被鹅卵石刮伤；第三次就是渚薰。

真嗣深吸了一口气：“我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他说，尽最大可能保持克制。

“真的吗？那太好了。”（译者注：这里的对话很有趣，真嗣说‘我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说的是渚薰说他们能成为朋友，但渚薰确用‘那太好了’故意偷换为真嗣不会和明日香很亲密，真嗣秒懂，立刻用‘可能不好’给与了反驳，短短几句对话写出了渚薰的狼子野心和碇真嗣的大醋坛子）

“可能不好。”真嗣说着，转头看着他那一侧的窗外。他们在剩下的车程中沉默。

((())))

美里和律子一起进入指挥中心。她们到达时，指挥中心已经处于最高战备状态。碇司令在他的高台里，监督着这次作战。美里进去的时候关掉了她的手机，同时看到日向中尉挂起了桌上的电话，他们的谈话一拍不漏地继续着。

“初号机和三号机都在发射平台内。”日向说着，敲敲横跨在市中心的电梯出口的覆盖，“整个城市已进入全面防御模式，等待指示。”

“目标移动了吗？”律子说，占据伊吹控制台后面的位置。

“没有，女士，它从出现到现在都是静止的。”

律子瞥了一眼美里：“它在等什么？”她说。

“不知道，不在乎。”美里说，她看着上面的司令，鉴于自己正接受调查，她不确定自己的实际权力是什么，她想，稍微要点外交手腕也无伤大雅，“先生，请准予准备一次长距离打击？”

“准予，三佐。”

美里转身对日向说：“初号机突击通过A-2区，向武器塔输送一支阳电子步枪，我们将依靠它作为我们的第一级拦截解决方案，直到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那三号机呢？”

“仅用于支援，零号机怎么样了？”

“丽不在这里。”青叶说，“她的安保在大约二十分钟前用无线电告知了她不可使用，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消息了。”

“那是什么意思？”美里说，声音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更多恶毒。

“绫波驾驶员另有他用。”碇司令说，他在上面，“你将设法使用两台福音战士接战，三佐。”

“明白，先生。”美里下意识地说。显然，不管司令和丽之间的紧张关系怎样发展，那还没有结束。她会意地瞥了律子一眼，但没有得到她期待的友好回应——这位科学家一言不发地转身继续她的工作。

日向清了清嗓子：“女士？初号机已经出击了。”

((()))

雨水冲刷着大街小巷的水泥地面、摩天大楼的玻璃表面以及耸立于猪木大道中央的泰坦巨兽的紫色装甲。倾盆大雨，但野兽体内的男孩无从察觉。他所能察觉的，只是盔甲之上恒久不变的压力，和牢牢夹紧在他右舷肩膀上的阳电子步枪的质量。它的枪管稳稳抬起，对着天空之外的威胁。

美里的声音找到了他：“最近怎么样？”

“还好。”他撒了个谎。

“很好，我们正在下面想办法，在那之前，你就是我们的耳目，如果它有什么动作，就用你所有的一切打击它，明白了吗？”

“是的，女士。”

“很好。”美里安静了一会儿，“你回来真好，孩子。”

“谢谢。”真嗣说，虽然他没感觉欣慰。事实是，插入栓的感觉很奇怪。在离开它的怀抱一个月时间后使用它略微有点不熟悉，就像旅行结束后回到家里，旧的气味突然又变得新鲜起来，座位、控制轭、屏幕和声音都是一样的，但他感觉它们曾经给他的安慰捉摸不定。插入栓的嗡嗡声和液体的轻柔哗哗声啃噬着他的心灵，勾出了那种被现实世界轻易抹掉的情绪。突然间，他决定回到驾驶舱时的那种确定感显得愚蠢。

手动瞄准的面罩夹紧在他的脸上。在他的中心瞄准点，卫星图像给了他一个清晰的使徒画面——一个条纹结晶体，以随机对称的角度从可能是核心结构处垂吊下来。但从他的目标定位器上，即使在最大的放大倍数，使徒只是一个跳动的光点。

话说回来，他为什么在这里？

他给自己最初的合理解释是为了明日香而回来，因为他认为她需要他，但她非常明确表示他错了。后来，理由变了，他想他应该驾驶EVA，以此来纪念东二在三号机内所受的伤害，让他的牺牲有所价值什么的。但后来东二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特定理由的看法，于是乎，理由，也消失了。

他的视网膜无法固定。在通信中，他听到有人宣布使徒仍然完全处于他的射程之外。在真嗣观察它的20分钟里，它没有移动，保持着一个地球同步轨道，正好在他的防御射程之外。

“继续想办法把它锁定。”美里说，声音在他的耳朵里，“我们正把配置着阳电子炮的三号机调上去。但愿，它能达到必要的射程。”

三号机，新来的孩子，薰。

真嗣的下巴紧绷着，但他想办法给出了回复：“收到”。

他告诉丽，她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他，也在遵循他自己的建议。他在这里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考虑不周、毫无根据的选择——而这选择没有给他带来慰藉。他看不出其中任何的意义。他是想给明日香留下深刻印象，向她展示他可以再次驾驶EVA吗？他只是想证明他比新来的孩子更好吗？还是他想坐在这里，做他的工作，在追寻的过程中明白自己到底是谁，自己到底能做什么？

好像他能从这台愚蠢的机器里得到答案似的。

“真嗣，你的心理图在波动。”声音属于伊吹中尉，“怎么了？”

“没什么。”他说。

“深呼吸，试着专注。”她说。

“是的，女士。”

他按照她的指示，深吸一口气，肺里的液体随着沉重的鼻息一起大口地呼进呼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目标，吸气呼气，徒劳的想清空自己的大脑。

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大脑一片混乱。他想到明日香和薰跳舞，想到她和他一起坐在她的房间里。起初，对诸薰的想法没有困扰到他，但今天，在他仔细思考着她生命中可能会有另一个人可以和她说话，躺在她身边，亲吻她时，他感到仇恨。这是一种在他们之间无有差别的广泛仇恨，以至于他感到他对明日香的恨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薰的恨。

然后他感觉更糟了，仅仅因为她和他在一起不快乐而仇恨她与别人在一起快乐是可怕的。

也许他什么都不做，和明日香不再有任何关系会更好。也许他也不需要再和绫波互相交流了。或者剑介，或者东二，或者小光。也许他最好只是坐在这里，参与一下，做唯一一件大家真正希望他做的事就好。

此外，他感觉他只是想放弃。

他的瞄准镜眨了一下，而在这一瞬间，显示出了一个干净的瞄准解决方案：“我锁定了。”他努力说出口，然后远处的光点变成了吞噬一切的地狱，从某个超越时间的光辉走廊里射出的感情之矛，他一瞬间同时能看见和听见一切，又一切都听不见了。一声雷鸣回荡在他的脑海里，带出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如同某种更强大的存在强行劈开了进入他灵魂的道路，撕裂了他自我意识的边缘。

碇真嗣尖叫着，眼睛闭着，扣动了扳机。

Author's Note: 这章迟了几天，我的目标是两周后再更新一次，尽管这可能会根据我婚礼的日程而改变，那将于五天后举行。

整个故事将于今年内完结，可能是在十月/十一月。我真的很感谢各章后面的评论，自从薰出场之后，你们太棒了。（译者注：你真的很棒，评论区的牛鬼蛇神们也很棒。）

祝我的美国同胞们国庆节快乐。以后见。

译者注：本章刀的一批，主要刀在明日香在被渚薰影响下已经在形式上与碇真嗣越离越远了；本章甜的一批，主要甜在碇真嗣与明日香在实际上已经彼此非常接近了。前文中明日香的原话：“他做事之前会想清楚，他不紧不慢。我会立即行动，我真的不会去想太多，你知道吗？但真嗣会思考、等待，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前文中铃原曾对碇真嗣说过他的表现已经与惣流明日香一样了，本章节在最后碇真嗣几乎要往渚薰脸上塞上一记老拳就是他与明日香实际性格接近的明证，而明日香从前几章开始就在以碇真嗣的思考方式思考问题，得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因此她的性格实际上也在与碇真嗣靠近。

译者终于熬过了这几章，随着下章的到来，全书的高潮也开始了，碇真嗣与明日香终于要开始和解了，作者，我想对你说：*Oh you mother fucking idiot bastard son of a bitch from Hell!!!*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译者注：从本章开始，红酒进入了高潮章节，作者也开始慢慢恢复人样了

第二十五章

关键词：*I Need You* 我需要你

全市范围的警报爆发，但绫波丽没有移动，很快，一声敲门声传来，但她还是没有移动。她坐在窗边，在她的床上，双膝叠在她的下巴下，继续看着大雨瓢泼而下。一分钟后，在敲门声变成了不断的砸门声时，她站起来去应门。在她门口的二科特工向她解释那显而易见的事实——解释这个城市正处于紧急状态之下，解释她被总部需要，再解释他们要即刻从这里离开。这是一个条例性的解释，根据规定给出，不会要求回复。

丽还是给了一个回复：“不。”

特工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回复了。一个人要求她确认，于是她重说了一遍。当他再一次解释情况，解释这座城市受到了攻击，他们奉命来取得她时，她又重复了一遍。

“不。”

其中一名特工从他的夹克里掏出一部便携手机，走到一边给总部打电话。与此同时，他的搭档试图与她辩论。他引用了若干规定，而他的脸变得紫红，但丽不理他。如果她能对司令说不，那么她的不也能说给这个杂鱼。

第二个特工挂掉了电话，摇摇头：“她不用去了。”他说。

“什么？谁说的？”

“他说的。”特工把手机叠了起来，放进口袋：“我们要退出她的安保。”

“这违反了手册中的所有规定。”

“也许吧，但他就是这么说的，我有一种他写了规定的感觉。”

其中一个比较生气的深吸了一口气，面对着她：“祝你好运，女士。”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了。丽看着他离开，接着关上了门。

警报声呜咽了一段时间。丽站在她的公寓里，望着窗外。她在想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她知道她不想让司令得偿所愿。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可以消耗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一直都把那个真相当作票面价值，她信任它的根源，在她心中司令一直是可以依靠的。最近发生的事情证明事与愿违，她告诉自己，他不再值得被信任了。

但回到她的家里，听着警报声，看着磅礴大雨。她开始怀疑，与其说更深层、更让她不舒服的事实是他不再值得被信任，不如说是她觉得自己被他冷落了，随之而来的，在所有真相中最糟糕的是：她想要他的关注再次迁移回她身上。

丽颤抖着，甩甩头，抓起一把伞。她快速走出前门，希望能把这个想法抛在脑后，把它们困在这些混凝土墙之间。

地下深处，与此同时，碇司令正基于她“另有用处”为她解脱。她并不知道这些；在几年之后，当所有的任务记录都公布与众，她才会知道。那时候，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了，但现在，2015年11月下旬，她孤独地站在公寓楼的天台上，双手撑着伞，看着天际线。

她听到发射提示音即将到达的哔哔声，看到初号机的庞大身躯以火箭般的速度冲出街道层。它矗立在许多许多条街道之外的市区中心屋顶之间。她看着它取得它的阳电子步枪，看着它把武器对着天空之外的威胁，好奇于他们新敌人的特征。

她依然看着，在那道光击中他时；她依然看着，在那道光击溃他的A.T.力场时，在大雨的微风中弥漫着臭氧的恶臭时；她依然看着，在他开始在她面前死去时。

((()))

一切都很好，直到一切变糟了，然后一切糟透了。

警报立刻响起，指挥中心警报不像上面的民用警报，它们不会因为仅受到攻击而爆发，攻击是必然的，攻击是NERV存在的原因。当一个警报声在指挥中心里响起时，就意味着攻击已经造成了非常的、严重的后果。当喧哗声响彻各个角落时，美里正在中央确认目标的卫星遥测数据，想要从脑袋里掘出一个能够真正击中目标的射击方案。上一次确认时，初号机还运转正常。

现在，当她抬起头看时，它沐浴在一道非自然的光中。光似乎并没有损坏EVA周围的一切，然而福音战士却单膝跪倒，它的步枪僵直地举在身前，枪管差不多削掉了街头。在手忙脚乱的作战指令下达一分钟内，她被告知EVA的关闭密码已经把NERV自己锁在外面了，而弹射命令拒绝服从中央任何控制台的任何指令。

“我们能从插入栓得到任何信息吗？”她问。

“我们被锁在外面了，但正在努力获取后门信号。”伊吹一边说话，一边滑到她的第二键盘上，“我会在一分钟内得到结果。”

“再快点。”美里说，这句话刚出口，她就觉得很愚蠢，好像伊吹还没在尽快地想办法一样。

在主屏幕上，初号机再次把它的阳电子步枪猛拉向天空。美里看到福音战士释放了一发炮弹，然后是第二发。炮弹一闪而上，鞭似的穿透云层。难道真嗣看到了什么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击中了它吗？

她快速转到日向，抱着一线希望：“目标状态？”

“负面影响，弹道太浅。”

“他的瞄准偏离了吗？”

“没有，他秒得很准。”中尉抬头看着她，“就像我们刚刚想到的那样——步枪的没有足够的能量。”

美里转向青叶：“阳电子炮的状态？”

“还在组装中，三号机十分钟内可以准备好开火。”

“时间再短一点，如果可以的话。”

“是的，女士。”

随着一连串嘶嘶的夹钳释放和掉落声，阳电子步枪从初号机的肩膀上脱离，粉碎了人行道。福音战士抓挠着，它庞大的身躯狂乱的抽搐和颤动，一只拳头紧紧抓住旁边的建筑，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稳定在一张酒吧椅背上。那样的对比已经不受约束地在她心里深深地搅动：美里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也不愿看到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表现出如此荒谬。

“这是怎么回事？”

美里转过身，明日香站在指挥中心里。看见她穿着她的舞蹈服站在那里——她的黑色打底裤和宽松的上衣——让美里在一片混乱中停了下来，“你穿的是什么？”她说，完全把她自己给忘了。

明日香没理她：“真嗣怎么了？”

“明日香，你现在不该在这里，这是战斗状态。”

“我以前在一次战斗中来过这里。”她说，“我能应付得了。”

“我现在没时间和你争论，我需要你——”

伊吹大声说：“我有插入栓音频了，正在接通。”

尖叫声又响又长，从指挥中心的墙壁上荡起涟漪，它偷走了美里唇上的语言和肺里的空气。

((())))

光在他的脑海里回转，蠕动着越钻越深。在刺眼的瞪视下，真嗣的世界被渲染的荡然无存，地点和时间都被变成源源不断的变量。有时候他坐在插入栓里，眯着眼睛对着一道他从不知道会有如此之亮的光，但大多数时候他在其他任何地方，游离于他希望能忘记的事件之外，一百个地点和时间以光速闪过他的大脑。

一根蜡烛的微光摇曳在从商店购买的曲奇旁，他八岁的生日派对，那个在他老师回家前的厨房里他为自己举行的派对。

与绫波一起的那一刻。掌心下的胸口，视线里红色的眼睛：你能下去吗？（译者注：此处与第1章对照）

午夜时分台灯“啪”的一声，第一次自慰的匆忙与紧张：没什么问题。（译者注：此处与第6章对照）

内脏中的卷鞭，装甲内的火焰，手里的一把刀，撕裂一个核心。

拳头打在脸上，沙砾落在掌心，嘴唇沾着鲜血：对不起，新来的。

爆炸声隆隆，轮胎声嘎吱，一扇车门打开，戴墨镜的美里：我迟到了吗？

（译者注：这里的描写对应了碇真嗣最重要的四个人，绫波、明日香、铃原、美里）

光凿透了他的头骨中心，像冰锥一样蜿蜒进他的后脑。他尖叫着，抓挠他的脸，包裹着聚合物的指甲抠进泪腺，想抠出疼痛。他尖叫着，但他不知道是否有言语逃离他的嘴唇。

他的父亲在许多地方，许多时间向下垂视着他——他的一生都被他那纹丝不动地闪烁眼镜框住。尤其有一次，他的父亲高高在上，透过平面玻璃俯视着他，好久不见了。

光线扭曲了，在这些片段上摩擦，在它们之间快速翻滚。像杂志里的书页，像他脑子里的蛆虫。站台的钟声，像峡谷里的回声，时而闭合，时而疏远。黄昏的电车、身边的行李、沾湿的脸庞、风干的袖口。

站台的钟声反复，倒带着。窗外的远方，太阳从地平线蹒跚回旋而上，日暮变为朝阳，在他的大脑循环倒放，就像他手中的S-DAT，那时、昨晚、永远。电车滤去了它的琥珀色，直到白日再临，直到他又站在车站的站台上，泪水从下巴滑上，涌回进入他的眼眶。他父亲用离奇的后退步行走，直到他再次跪着，说着让泪水夺眶而出的话，说着真嗣永远无法听到的话。

“我做错了什么，爸爸？”

答案，失落了，一段记忆失落了。

深深的，远远的，永远失落了。

初号机，像他今天看到的那样，就像他第一次看到的那样：它的面甲若隐若现，它的眼睛冰冷、平静；初号机，像他曾经看到的那样：它的面甲不见了，它的真容倒映，一只眼睛回瞪着他；初号机，像他梦中看到的那样，它的肉体与他自己的合二为一；初号机，像他与它深度同步时感觉到的那样，当他的肺不再呼吸时，当他心跳减慢时，当他只感觉到地窖中的阴冷时。

那光蜿蜒的更远，蜿蜒的更深。

一个失去的时刻。稚嫩的双手、斑驳的玻璃。玻璃之外，是一段斑驳的记忆：一个披着黑色人造合成皮肤和狰狞筋肉的巨人。冬月在他的身后：碇，现在真的应该让孩子在这里吗？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声音在对讲机扬声器上回答，一个他应该记住的声音，那是她吗？

光也在好奇，更远、更远、更远，他指尖下的地毯在一间儿童房之外。他独自蹒跚着走出来，一辆玩具卡车在他手中，两个重要的声音坐在楼梯上，他的父亲在他的上面，说话。

双手抱起他，紧紧贴着他，头上有一串笑声，一双善良的眼睛，在那突然之间，他又闻到了她。就像童年中的大多数香味一样，她的味道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会被封存在某个神经元的边缘，如果不受到这种次元之外的刺激，永远不会再次被唤醒。但现在他闻到了，他惊讶于他从一开始就忘记了这种味道。

突然间，光中的痛苦不那么重要了，部分是因为这痛苦是从内而外的，但主要是因为他再也不想让它停下了，因为在它造成的痛苦中它带来了早已失去的她。光已经冲垮了堤坝，而记忆从他心底心甘情愿地涌出：她身上散发着香波的味道，她的

声音像轻风，她只是看着他就能让他微笑，她的棕色头发，在那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他记起了那缕头发勾勒出的部分脸庞。

在那被遗忘的过去里，她笑着。他说出她的名字，同时，他的嘴唇呢喃着，虽然没有人能听到——一个梦游者的低语。像一段咒语，她的名字被带入了光，光笼罩着她，露出了她那安静的脸——一张他从不知道自己还能记住的脸，正回望着他。

“你好啊，小宝贝。”她说。

((())))

尖叫声停止了，美里站在伊吹的肩膀后，而中尉正试图解锁初号机插入栓的可视信号，她立刻就听到了突然的沉默。根本没等回复的时间，她就把声音调得更大，竭力的想通过控制台的定向扬声器听到真嗣的声音，没有声音。

“发生什么事了？”明日香说，第二适格者现在在她身边。在当前混乱的局面下，美里已经放弃了对女孩的训斥，根本没有时间。

“我们有生命体征了吗？”美里说。

伊吹最大化了人机界面：“心率升高，皮肤温度升高，他的肾上腺素飙升，但他还活着，他还有意识。”

“脑电波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律子对着第二个屏幕昂昂头，“他的潜意识在海啸，他的感官系统失去了，他的内分泌系统完全紊乱了，他的海马体的活动速度是正常的两倍。”

伊吹又敲开了一个窗口：“他的长期记忆。”她说。

“是的。”律子转向美里，“使徒可能想要与他连接。”

日向说：“所有的冷却进程都达到最大值，电容器过载，听您的命令准备开火，女士。”

美里从真嗣的生命体征分析中转过身来。在屏幕上，她看到了三号机的宏观监控反馈，阳电子炮握在手里，还有目标的轨道画面。一个反向缓冲器从阳电子炮的储藏处泄出蒸汽，帮助对武器的电容器进行增压，以取代它上次开火时使用的来自于国家级的电力。

即便如此，当地电网的大部分电力都通过它抽调进来，这将是他们拥有的最好的射击强度。

美里的一只手捏住日向的肩膀，比她想像的更紧：“允许开火。”她说，中尉将她的命令传递给了插入栓。

“遵从。”渚说。

三号机的枪头摄像机瞬间一片空白。指挥中心的图像滤光器竭尽所能地抑制它，但耀斑仍然在美里的视线中留下了太阳黑子的残像。一秒钟后，报告响起——嘶嘶作响的声波震动整个建筑发出咯咯声，甚至在这么远的地下。冲击也紧随而至。轨道反馈跟踪了光束，并看到它接触到使徒的A.T.力场，在那里，它在一系列爆燃溪流中倾斜而下。

“负面冲击。”青叶说，好像确认是必要的。

“我们还能再开火吗？”美里说。

蒸汽从步枪过载的散热器里喷涌而出，滚滚的沿着街道而去。顷刻之间，城市的三个街区都被一层灰色的雾气所覆盖，那时，三号机仿佛站在了低矮的雷霆之间。

“再一次开火需要再充电十分钟。”日向说，“但即使我们这样做，它的能量也会减少。”

“那么就这样了？”她说，“我们最好的射击强度？”

“恐怕是这样，女士。”

美里的一只手放在日向的座椅靠背上，凝视着主屏幕。初号机已被重创。它现在蜷缩着，脊椎弯曲成一个非人类的夹角，它的脐带外壳弓出了蒸汽覆盖层的顶部，就像白色海浪中的背鳍。它的脸，隐约可见。它的驾驶员，沉默不语。

警报已经消失，如果不是对讲机的声音和主桥下面的技术人员增加了话音流量，这里不会有任何危机时刻的迹象。没有轰鸣的地面武器，没有爆炸，只有诡异、安静的忙碌。

美里试图想办法摆脱这种情况，但她什么计划也没有。阳电子炮是他们最强的火力了，他们的杀手锏，但它毫无作用。除非伊吹或赤木找到了弹射真嗣的方法，但她们被锁死了。

“葛城三佐，打开一个三号机驾驶员频道。”

美里眨眨眼，回头看：“先生？”

“打开一个三号机驾驶员频道。”碇司令没有看她，他在他个人控制台上打出了一系列命令，“我已转发坐标到日向中尉的控制台，指示第五适格者在那里集结。”

美里看着日向的屏幕。坐标在他的战术覆盖平板上打开，然后他将其投射到他们面前的全息地图上，美里检查了它们：“这些坐标在最终教条里，先生。”她说。

“正确，关闭自动安全防护系统，让舱壁连通到主沟，允许通行。”

美里不知道坐标代表了什么。从她一开始担任作战部长以来，她对NERV的底层结构的最深处里有什么所了解的信息少之又少。然而，她是一个战略上的思想家，而她知道，除了两个例外，每个使徒都攻击了第三新东京市。直觉告诉她，使徒们的目标，不管它是什么，一定就在那些不朽的触角之外。

她也看到律子的反应中注意到她对这个命令的反应明显很担心。首席科学家转过身，抬头看着上面的司令：“先生，我们不能那么做。”

“我能，我也会那么做。”碇的声音毫无波澜，“动手吧，三佐。”

美里瞥了一眼她的朋友，然后转向日向：“动手吧，中尉。”她说。

((()))

光在记忆之间卷曲，把它们焊接在一起，直到所有的昨天都渲染得等距。光烧尽了迷雾，揭露了多年来沉积形成的错误记忆，直到他清晰地看见了事件发生的当天。图像、声音、人物，都在光的惠赐下从深处被拖拽上来。

热锅烫伤了他的手掌；他的母亲喊着他的名字，笑着；儿时卧室里的竖立架的咔哒声；指间泄着沙子，一座城堡拔地而起。

丽坐在床上，双脚平放在地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你找寻的羁绊你无法触摸或感觉到。”几个月前，她说，“它是你坚持的理由。”

“你的意思是继续驾驶？”他说。

“是全部，等你找到了，你就明白了。”

他想再问她，问她这是不是他的原因，让他记住这些事情，但他的嘴却不遵循他的命令。光扫了进来，丽的脸幻化。她的头发变黑，她的眼睛旋转，很快他就看见母亲系着他的裤子，看着他，她的头发框着脸。

“总有一天，你会自己做的。”她说，他的手抚摸着她的脸颊。

“我为什么会忘记你？”他想要说，他不想失去她，不想再失去一次，光遵从了，一下子勾起了十几段记忆。

坐在一辆车后座上，从后面看着她开车，她转身，摸摸他的脚。

一盘蔬菜，手里拿着勺子，豌豆送到他嘴里。

他向她爬去的时候，手指下夹着地毯。她的腿，搁在他们客厅的一张矮桌旁，文件摊开在她面前，膝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抬头看着，在他父亲做饭的时候，她在父亲脸颊上亲了一下。

他想要伸手去要她，而那束光总把她带得更加靠近——又一个时间，又一个地点，又一张他爱的笑脸。他不想这一切就这样结束。

((()))

三号机的HUD摄像头显示中央大垂直沟是一个黑色的深坑。如果没有每隔50米滴答作响的红色行车灯，根本就不会有移动的感觉。一条进入地狱的完美虚空。当福音战士降临时，舱壁向后剥落，一只脚踩在升降索的马镫里——一个后裔降临其间。

美里克制着不让自己踱步，尽管这需要很大的努力。她已经解开了制服的背心，让空气流通，她的夹克和贝雷帽放在日向座位靠背的一侧，想想今天早上就从一场葬礼开始，那感觉像是过了一辈子。

“他还有多远？”明日香说。

美里扫了她一眼：“快到了。”她说。

“他要去哪儿？”

“最终教条。”

“那最终教条里有什么？”

“别再问问题了，谢谢。”美里让她的目光盯在日向的屏幕上，不愿承认她自己也毫无头绪。

在屏幕上，阳电子炮的径流已经消散，可以清晰地看到初号机。那台福音战士的头角差不多垂到了猪木大道的人行道上。它的手臂瘫软，跪着的时候，它的腿支撑着它的平衡。它的身躯在不规则地间隙抖动着，就像一只受惊的野兽。雨水在碰到紫色镀甲的地方发出咝咝声——这是使徒持续光照的副作用。

美里听到伊吹一直未能覆盖EVA的外锁，发出了一连串低声的咒骂，但律子却沉默不语，对着只存在于她和司令之间的秘密耿耿于怀。

“女士。”日向的声音很低，美里立刻注意到他。他指着他控制台上的一个读数。上面显示着‘三号机指挥与控制’。美里把它过了一遍。动力：正常、同步律：76%、覆盖指令：待命。

她挑了挑眉：“你为什么要让它处于待命状态？”她说。

“我没有。”日向说，咔哒一声，他展开了覆盖指令，“这是两分钟前输入的，该EVA的自毁命令是预先加载的。”

“是谁输入的？”美里说。

日向猛地抬起头往上看：“你觉得是谁？”他说。

美里皱眉：“为什么司令要让三号机处于自毁待命？”

“难倒我了。”日向收缩了窗口，“但我正在认真地重新考虑我的工作行业，这里变得非常奇怪。”

“最后一个舱壁打开了。”茂说。

三号机打开了最后的舱壁，冷漠地挣脱了升降机，在剩下的距离中下落，在铿锵中着陆。渚激活了他的外部泛光灯，照亮了地面上粗糙的黑石和零散的装甲骸骨，为匆忙施工而设计的功能性钢板，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在他的互动下，空间自己亮了，旧的灯箱在电线上砰砰作响，揭露出一个巨大比例的空心洞穴。来源不明的纹章在钢面墙壁上刻满疤痕。在三号机向前推进时，那些自身同一的纹章融合进鲜红色的线条内，延展着向上指向一扇庞大的防爆门。

“那是什么？”明日香说。

“别再问问题了。”美里说，又说了一遍。

碇司令说话了：“我要覆盖最后一个锁。”

一次键击之下，防爆门拧松了锁，然后随着巨大齿轮的隆隆声轰然分割开启。灯光通过越来越大的缝隙涌入，通过三号机的HUD，美里目睹了真相。

一个白色巨人。即使移除了长距离和镜头的滤镜，看到它还是搅动出最难遗忘的东西——一场热血与冰冷雪原的记忆，一场最后一瞥与她手中十字架的记忆。

她发现自己现在紧紧地攥着它：“这是什么鬼东西？”她说。

律子避开了她的目光，而她决定不再问了。好像她不需要答案。她不需要律子来证实15年的噩梦告诉她的本能直觉是什么：NERV是建在使徒的尸体上的。使徒，而律子一直都知道。

“该死的。”她说，声音低得没有人能听见。

“驾驶员渚。”碇司令说，“你看到你面前的武器了吗？”

目视使徒让她感到很紧张以至于美里没有看到武器。既然它被提起了，它就不可能被错过：一支红色的长枪，协调于一个福音战士的比例，嵌入使徒的胸膛。

三号机的通讯是开着的，但驾驶员却沉默了，福音战士静默于坟墓入口。

“驾驶员渚，请回答。”碇司令说。

“我看到了。”来了一个回答。

“回收它，然后请回到中央大垂直沟。”

“是的，先生。”

三号机跨过门槛，踏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野兽脚下的橙湖，液体在它的腰部晃荡，但福音战士继续前进，向他的目标越靠越近。

“第五适格者的生命体征已到达尖峰。”律子说，“他很激动。”

“他还好吗？”明日香说。

美里暂时强行把她的担忧放在一边，输入了她的通讯键：“渚，你还好吗？”

没有回应。死去的使徒充斥着视觉画面。三号机再次停了下来，伸长它的脖子。被动目标锁定监控从七眼死亡面具上掠过。

日向咳嗽了一声，指着他的控制台，自毁键已经切换到“预备”。美里瞟向身后的碇，他的表情没有改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薰，出什么事了吗？”美里说。

停顿于一个时刻，然后：“不，没出什么事。”

三号机的双手紧握长枪，用力一拉，武器从白色血肉上轻松地滑了出来，就像冷黄油上的刀片。

“恶心。”青叶说。

尸身隆隆着，痉挛着，在下脊柱挣脱之下两条腿从躯干的残端中被吐出。像生长在时间长河里的树节，两条腿汨汨地顺着它的十字形监狱竖井往下生长，一头扎进底部渗出的橙色液体里。尸体松弛了，短暂的不死再次死去。

“双倍恶心。”青叶说。

“那么，新工作，嗯？”日向说。

“回到中央大垂直沟。”碇司令说，“你将在地面部署武器。”

三号机的视觉反馈最后扫描了一眼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怪物，然后转身离开。它的自毁信号切换回了待机状态，当福音战士再次骑上升降电缆时，美里听到它的驾驶员开始哼唱。

((()))

水边的一片树林，他的婴儿车座椅的肩带紧绷着他的肩膀。记忆接近，他的视野受限于发育中的大脑。他想看的比他有限的视野所能让他看到的更多。然后，光洒了过来，而突然间，记忆变得宽广。他能看到头上绿树成荫，听到波浪的拍打，感觉到夏日的炎热。

他太年幼了，无法记得所有的一切，很快他就发现他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之外，站在了婴儿时期的自己旁边，站在母亲旁边，仿佛这段记忆既不是他的，也不是她的，而是两者拼凑起来的记忆。某种只在他们之间分享的记忆。

他穿着他的插入服，他能感觉到阳光从它的表面反射出来，温暖着他的脸。

一个男人的声音：“又是平常的一天，为什么秋天的逝去让我如此悲伤？”

真嗣看着，然后看见那个站在他母亲身边的人。光线环绕在他的四周，渲染了他的脸。更年轻，但不会弄错：副司令冬月，他站在一个围栏旁，俯瞰着芦之湖。

“你知道吗。”副司令继续说，“如果SELEE掌握的这些秘密的死海古卷是正确的，那么第三次冲击在未来十年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他的母亲一边帮他系婴儿车的背带，一边说话。

“阻止最终悲剧发生的组织，就是SEELE和Gehirn。”

“我赞成你的想法，但不赞成SELEE的。”冬月叹气，“我已经把数据给了碇，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

“我不会再做这种事了，我已经收到了委婉的警告，看来那些人要灭我的口，还是很简单的。”

真嗣看着他年幼的自己伸手去要他的母亲。她握着他的手，虽然他在站她触摸的之外，但他能感觉到他手腕和手掌的轻微压力。他走近她，看着她和他一起玩耍。

“残存下来的人类也是一样。”她说，对冬月，“要毁灭人类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算如此，你也不必去当实验者啊。”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解开他的肩带，他妈妈把他抱了起来。他感到她的手托在他的腋下，她的手肘支撑着他起来，她紧紧地抱着他，“我也是为此才会待在SELEE的，为了真嗣。”

他的母亲走到围栏旁，站在冬月旁边。他跟在她后面，看着年幼的自己，他正用稚嫩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脸。在他忘记她的所有时光里，他已经把她塑造成了一个不真实的形象。事实上，她比美里年轻。他意识到，她只是一个女人。

他从栏杆上往下看，望向湖面。光弥漫了湖水，湖水变得像玻璃，像一个被深深遗忘的观察窗。又是那个试验机库，和他之前见过的一样。往下看进去，真嗣看到了一堆纠结的电缆穿过观察窗。他看到母亲穿着一件单调的橄榄色制服，紧贴着皮肤，就像他现在穿的那件一样。她朝他挥手，他感到自己也朝她挥手。（译者注：此处的玻璃再次点题了本文的标题Glass Houses）

在她的身后和上方，他看到它。它的形象比以前更清晰了，即使披着黑色的合成人造皮肤，它仍很清楚：福音战士·初号机。

真嗣从围栏前退后了，他的视线逃离出水面。他知道她参与了初号机的建造——冬月讲述了很多她的故事——但这是不同的，亲眼看见是不同的。

他看着她：“你穿着插入服干什么？”他说，“你想要干什么？”

她没有回应，她看着他年幼的自己，无法意识到他竟然在场。只是一段回忆，只是过去。

冬月说：“当人类创造福音战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试图创造一个上帝的克隆人？”

他的妈妈笑了：“当然，人类只能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但福音战士将会永远存在，连同栖身其中的人类灵魂。”她把幼年的自己从一只手臂移到另一只手臂，把他的小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当地球、月亮和太阳都消失了，EVA还会继续存在。它会孤独，当然，但只要还有个人活着……”

她让这个暗示悬着，冬月点头：“这将是人类存在过的永恒证据。”

“是的。”她说，“一座纪念碑”。

((()))

“三号机在中央大垂直沟里，生命体征稳定，它将在三分钟内升到顶层。”

“明白，中尉。”

三号机的视觉信号显示，当墙壁从镜头旁掠过时，主横向轴的闲置灯显示出来，由于主屏幕的空间，视觉几乎被放大到真实的比例。美里回头看了一眼司令，那人似乎从容淡定，漠不关心。

美里走近律子：“我们在干什么？”

“准备发射朗基努斯之枪。”她说。

美里注意到“发射”而不是“投掷”的使用，她理解这个意思，把这么一个平凡的动词赋予一个巨大的行动，感觉很荒谬。他们是多么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语言，使自己疯狂的职责正常化。要不是这么悲伤，还挺搞笑的。

“那么那有什么用呢?”

“理论上说，长枪的构成会抵消A.T.力场并破坏使徒的肉体形态。”

“你研究这个理论有多久了?”

“大概五分钟。”

“那么当使徒死了以后，真嗣会没事吗?”

在所有惊慌和恐惧之中，是博士卓越的冷静。她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看着主显示器上潦草的数据，偶尔越过玛雅的肩膀瞟一眼真嗣的心理图谱，与上一次使徒袭击时的心乱如麻相比，她似乎是另一个人，面对美里的问题，她只是耸耸肩。

“心理上的亲近是深层次的。”她说，“意识形态在他的潜意识里以指数级的速度膨胀，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他自己的，从融合中解脱出来可能会带来悲惨结局。”

“请给‘悲惨结局’下个定义。”

“可能是致命的。”

“它会杀了他吗?”一个更轻的声音，美里感到了多余的提醒是明日香也在那里。第二适格者就站在她身边，已经悄无声息地走近了。当美里瞥她时，她以为会看到那孩子脸上熟悉的怒容。但相反，她看到的是一张几乎没有掩饰的担忧和越来越恐慌的脸。

律子耸耸肩，是出于信心不足还是漠不关心美里不知道：“或者他只是陷入了昏迷。”她说，“也许脑死亡。”

“什么?”明日香说。

美里咬紧牙关，尽了至高无上的忍耐不去打她的老朋友：“我们正在寻找解决办法。”她说，对明日香，“不是吗，博士?”

“我们什么都避免不了。我们已经试过覆盖连接和弹射指令。我们可以从源头切断EVA的电源，但那会需要时间而我们没有。即使我们做了，我们也不能确定心理攻击是否会停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个使徒既然已经进入了他的心，就会无视福音战士的停机，最坏的情况是，它可能会重新集结自己攻击三号机，夺走我们仅存的防御选项。”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继续发射。”

“这是不可接受的。”美里说。

“这不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问题，三佐。这是关于什么对什么不对的问题。如果真嗣的心对使徒的接触有更多抵抗，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我看来，他本质上是在让它进去了，推着它，不管是什么方法。”律子朝碇耸肩，他还站在他的指挥塔上，“我们无权决定。”

美里看着周围的指挥中心，想要找到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技术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正在清理街道路段，给三号机提供即将需要的空间。初号机，它弯曲的身躯完全静默在猪木大道的中间。她听到了真嗣低沉喘息的音频。他最初的尖叫声渐渐减弱为安静的呼吸声，好像睡着了。压倒一切的是，她听见第五适格者一边哼唱一边从深处升上来，武器拿在手里，安详于混乱当头。

律子是对的，这种情况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她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她感到有人在猛拽她的夹克袖子，于是转身，明日香看着她。

“我想和他说话。”她说，基本上是在掩饰声音里的恐慌。

“他会没事的。”美里说，这话与其说是为了明日香，不如说是为了她自己，而明日香似乎也知道。

那孩子摇头：“他很可能不会。”她说着，然后看着律子，“是吗？”

律子摇头，但什么也没说。明日香麻木了，似乎终于体会到了博士残酷的诚实：“我想和他说话。”她重复，“如果他要死了，我想和他说话。”

“预计两分钟后到达发射点。”日向说。

“他可能听不到你说话。”美里说。

“我不在乎。”明日香说。

美里又犹豫了一下，不愿意让步于这种情况。然后，为了匆忙地掩盖她的遗憾，她从伊吹的控制台上拿下一个耳机，递给那个孩子。

“葛城三佐。”司令说。他在上面，美里忽视了他。

“把她接过去。”她对伊吹说。

伊吹看了看律子，后者默默地点点头。命令被执行了，而在她的控制台上，一条通讯链路闪着绿色的光。

“请说吧，明日香。”美里说。

((()))

时间滑动。有时他回到湖边，有时他在她的办公室，有时他在测试机库里，看着她消失在初号机里，再也没有再现。他看见她走进一片秋天的树林里，她的教授站在她的前面，一个他永远无法拥有的记忆，因为他还没有出生。一间酒店房间，他的父母坐在一起。实验室里的一刻，地下深处，他的母亲酌着咖啡和同事谈笑风生。
(译者注：这里的酒店场景在第12章中写过，实验室场景会在第33章出现)

他不再是他自己，也不再是他的母亲。他从参与者之外看到一切。在这一系列永恒的某个奇点，他已经与光合而为一，并且知道了它所知道的一切。

起初，他试图和她交谈，为了让她回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而光重复着湖边的对话，好像这很重要，也好像这样就够了，“一座纪念碑？什么纪念碑？你为什么不在这儿？”

她不会回答，只有记忆，只有过去，不再有新事件需知需闻了。

这些，那么，就足够了。他可以看到她，他可以感受到她，因为这比一切都重要，他愿意接受它。他愿意忍受一切只是为了记住它，他害怕失去它。他不想离开这个空间，这些记忆。

他又回到了那里，在湖边。他年幼的自己，要看他的母亲。湖面，平静。

“真嗣。”那声音来到他身边，从湖另一边，静得像风。

他听，想要听得更清楚。光冲刷着远处的湖岸，擦掉那个声音。在他身后，他的母亲和冬月再次说到上帝和纪念碑，说到福音战士和未见的未来，他心不在焉地听着。

“真嗣。”那声音，又来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

光触碰这声音，想扼杀它，但触碰又带出了更多的记忆，它早已想要压制的记忆，它一直在躲避的记忆，它害怕的记忆，因为记忆可能会让他摆脱它的控制，可能会

带给他一个反击的理由。对某个人的记忆，她可以让他拥有的一个未来，而不是沉沦在这个焊接的过去中。

记忆中深夜里温暖的身体依偎在他身旁；记忆中黄昏的灯光下舞伴的笑容；记忆中阳台上的一个吻；记忆中放学回家漫漫长路中紧握的双手。

她叫什么名字？他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光已经把她从他身边带走了。

“如果你能听见我说话，请反击。”那声音很遥远，“你需要把它推出去，不要让它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

光震惊的颤抖，在他的心里上下翻腾，想要完全抹去他的感官，但那声音带出了更多的记忆，更多的激荡感情。她的眼睛在他面前、她的呼吸在他唇边、她的笑容在他心里、她的发梢在他指尖：红色，鲜艳的红色。

她的名字，她叫什么名字？

“你要回到我们身边，别让它把你带走，我想我不能……”

海盐风拂过一片飞行甲板，一抹黄色太阳裙。

黑暗中她在他的身边呼吸。

她真诚时坚定的目光；她伪装时期待的表情；她叉腰时彰显的自信。

她叫什么名字？

“我想我不能没有你。”

拳头碰撞着鼻梁、手指掐陷着喉咙；嘴唇贴着嘴唇、舌尖顶着舌尖。泪水染湿了他的脸颊——她的泪水，他的泪水。他的死对头，他的挚友，他的至爱，一切合而为一。

光恸哭，修补着对她的思念给它曾经强大的控制力爆炸出的破洞，但破坏已成。她的声音已经开启了他的心门，看到了自己被困在无底的深渊之中。

“求你。”她说着，犹豫，然后，给出真心，“我需要你。”（译者注：本文中唯二的第二个I NEED YOU，和EOE副标题对照）

翻滚的记忆，记忆中她的身体贴着；记忆中她惊叫着、笑着、哭着、低语着；记忆中她抹去泪水微笑着；记忆中她永远在他身边躺着。

明日香，她的名字是明日香！

在他身后，年幼的自己又伸手去要他的母亲。她笑了，笑得温柔：“你现在想要什么，小宝贝？”

他想喊，却发不出声音，光使他窒息。他想出去，但已经太晚了，光已经太深了，他已经迷路了，她的声音已经消失了，他被困住了。

((()))

“三号机已进入发射位置，等待您的命令。”

日向故意省去提到谁可以下达命令，因为他似乎很大程度上不确定自己现在是在谁的授权下行动。在屏幕上，三号机站在一条干净的大街上，朗基努斯之枪在它身边准备就绪。

“怎么样？”美里说。

伊吹摇头，律子点开心理诊断书。

“小幅波动，但没有超出平均范围。”她说，“没有作用。”

“他的A.T.力场仍然是惰性的。”伊吹说。

美里转向第二适格者，她站在她身边：“对不起。”她说。

明日香摘下她的耳机，垂在身边，她没有看美里。

“驾驶员渚。”碇司令说，“等待目标遥测，准备好后发射。”

((()))

真嗣站在湖边，等待着死亡。天空是一层灰白的厚层。他的思想已被约束于这一时刻——这个时间点的永恒固定装置。他想起了学校和他的朋友们，想起了他过去那几个月的生活。他想起了他所承受的创伤和他已经逃避了的痛苦。他想起了美里，想起了他们合住的公寓里他的那间小卧室。最重要的，他想起了明日香，想起了她的灵魂和她的身体，想起了他们已经分享的爱，想起了他没能给她的爱，如果她愿意接受该多好阿。

他想起了这所有的一切，但愿他还能有更多的时间。还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弥补这一切。还能有更多的时间愈合、受伤、再愈合。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更早认识他们所有人，希望自己没有在北边那间小房子里无所事事地浪费他的生命。

他只是希望能再见到他们所有人。

“这就是你想要的。”

他转身，他的母亲正看着他。不是看着他年幼的自己——是看着他，那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他，那个不可能出现在那段记忆里的他。他审视她的脸，在这一连串的往事中，她第一次显得不那么善良了。她的双颊可怕，眼睛更黑暗，仿佛她不是完整的自己，仿佛她的某一部分从时间深处的某个黑暗的洞穴中凝视着他。

“这就是你想要的。”她又说，她的牙齿闪着光，他们周围的光颤抖着，仿佛在恐惧中。

“是的。”他说。

她又说了些什么，但他听不见了，光的尖叫声太大了。

头顶上的光熄灭了，带走了记忆——以及仍然支配碇真嗣的全部意识——与它一起。

((()))

“遥测数据上传到三号机的瞄准套件。”

“考虑了大气条件。”

“目标没有移动。”

美里抱着臂，一系列重要进程在自己眼前展开。经过几个月与使徒们作战的积极决策后，控制权被如此粗暴地从她手中夺走，感觉像是一个侵犯。她尽可能骄傲地站在那里，但她感到不舒服，并且怀疑自己还会不会再次被夺走指挥权。

“还有10秒就要发射了。”日向说。

三号机紧绷起来，以助跑姿势持枪：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枪选手在接近。美里咬着牙，强迫自己看着。

“八秒。”

一阵突然的噪音从伊吹的平板中传来，美里转过身来，精神图谱——最重要的精神图谱——频闪固执地闪烁着：“这是怎么回事？”她说。

“他的自我意识正在再现。”伊吹说。“如果继续下去——”

“六秒。”

主屏幕闪了一下，那是永恒以来的第一次，初号机动了。它弯曲的躯干绷直了，让它的长角脑袋朝向天空。它的腿伸直直到它站立。它的装甲周边泛起涟漪，好像是挠曲，美里才意识到不是EVA在起涟漪，而是它周围的空气。此前一直困住它那持续浸透的使徒之光开始扭曲。

“那是一个A.T.力场吗？”明日香说。

“四秒。”

“加油，孩子。”美里发现自己在说，“加油。”

“两秒，即将发射。”

三号机向前慢跑着，以前脚为支点旋转，将长枪投掷上天。完美姿势，对着目标。长枪割裂天空，一道深红闪电刺穿虚空，爆裂天顶的风暴，把天空冲刷干净。倒是很离谱，但美里并没有看见它发生。

初号机甩了甩肩膀往后退。它的护齿碎了，从它的胸口吐出一声苦恼的呻吟，最后变成了咆哮。那声音震碎了窗户。它的A.T.力场砰的产生了，使徒的光被反冲回去，穿透撕裂的力场折射出来，就像一束光射在棱镜之上。

然后长枪击中了目标，光完全消失了。

在攻击期间备份在该EVA输入缓冲区中的十几个命令现在涌入其寄存器并立即执行。它的脐带电缆被一股喷射蒸汽断开；它的插入栓视觉反馈断断续续；随着一次猛烈的爆炸，它的插入栓外壳啪的一声打开，座舱被四架流式改进型发动机劈开。

初号机踉跄地向后倒退，在失去平衡时安静下来。第二次，较小的一连串咕噜声从它的喉咙里汨汨地发出，然后它侧身撞进一座办公大楼，它的角盔撞破了钢结构和玻璃楣板。福音战士的肩部猛地扎进了大楼内，然后颓然跪倒，在大楼上劈出了一道沟壑。

插入栓掉在了半公里外的一个公园里，美里看到它的救援信标在主战术覆盖层上闪烁，标记它的坐标。

“救援队，立刻。”她说着，从日向的椅背上一把拿下自己的夹克，“我在那里和他们会合。”

“是的，女士。”

直到她出了门，走向电梯库，美里才意识到明日香就跟在她身后。她简短地瞥了孩子一眼。

“我和你一起去。”明日香说，她的语气不容争辩，美里也没想争辩。

((())))

雨停了，所以丽收起了她的伞。眼前的城市景象在她面前忽明忽暗，蓄积的雨水开始在突然而至的阳光下蒸发。湿度急剧上升，她感到水分粘在衣服上。初号机已经看不见了，在它最后断断续续的剧烈运动后落在了地平线以下。她看到了插入栓的弹射。她有点想去找它并帮助真嗣，或者至少确认他是安全的。他也为她做过同样的事，曾经。

事实上，她没有办法在NERV救援小组之前找到他，一想到自己辜负了那份友情，她很伤心，她希望他一切都好。

三号机森然耸立在她面前，让她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黑色的福音战士回到发射平台，站在那里，地面上出现了束缚物，夹在它的肩膀和背上。当它下沉进GeoFront时丽看着它，它的四只眼睛似乎从无数天台间找到了她。

等它消失后，她回到了屋内。

(译者注：本章，译者译得想死。作者的文采扑面而来，相比之下译者的水平就。。。某些心理描写采用了自己的理解而意译，如果读者想领略原文风采可以查看原文，本章节可以说从头high到尾，是全书第一个高潮章节。)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六章

Quicknote: 本章（以及下一章）大部分为丽/源堂、丽/明日香创作内容。这些创作主要是在第十四章和第十七章中建立起来的。如果你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读过这些章节了，它们可能值得重读，这样可以了解故事背景。

关键词: *worthless*没用; *do what I wanted to do*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Alpine到达公园时，救援小组已经就位。美里猛拉引擎，车子跳过路牙，尽可能近的停在紧急医疗队的附近，轮胎陷进了儿童游乐场的鹅卵石地里。明日香立刻下了车。空气湿热；水浸湿了她的手臂让她腻烦，也缠结了她的紧身衣。

插入栓贯穿整个游乐场，它的前端埋在环绕公园北边的人工池塘岸边，它的尾端压碎了一座攀登架。LCL已经在排出；橙色的液体间歇性的从舱体的紧急压力密封处汨汨而出，流过舱体表面，像雨水一样淅淅沥沥地滴在塑料滑梯和金属秋千上。明日香冲向它，但一队身穿密封服的NERV技术员拦截住她的道路：“让我过去。”她说，声音沉稳，准备穿过他们。

美里来到她身边，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先让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吧。”她说，“会没事的。”

明日香勉强退到一边，美里站在一旁，而她在救援车辆和技术人员的队伍中踱来踱去，从外围看着他们包围正在冷却的插入栓。橙色的医疗帐篷就像延时摄影一样出现了，工作人员以训练有素的高效率组装着它们。

LCL之雨变成了涓涓细流，最后停下了。主舱门受损——由于从天而降时没人接应使它凹陷得很厉害——但副舱门却轻易被打开。一名技术人员用双把手的曲轴拧动，插入栓里的LCL和其他的残留物流出，被冲进了鹅卵石里。

明日香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看着。两名技术人员进入到插入栓内，时间流逝着，第三名技术人员进去了，带着一个医疗箱，更多的时间过去了。

“那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

“他们在做他们的工作，明日香。”

明日香不理她：“把他弄出来！”

抢救队似乎没有听到她的声音。经过一段痛苦的漫长等待后，技术人员再次出现，架着步履蹒跚的碇真嗣。他在行走，但需要支撑。

明日香想要对他大喊，但有什么阻止了她。也许是他脸上的表情，他无神的眼睛；也许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她会隔着这些人对他大喊的事实；也许是那些吧，在光天化日之下，她害怕她已经在开放通信上说过的听起来愚蠢而幼稚的那些话吧。

又或许，她只是不配再对他说话了。她到底是谁？不过是那个在他生命中比任何人都更刻薄的蠢女孩，不过是那个即使他听不到她说话，也无法对他说出对不起的没用女孩。（译者注：没用与第28章对照）

当他们把他装进一辆隔离车时她沉默着，它很快开走了，岩石嘎吱作响，而美里站在一旁。

“他们要把他送到第一颅骨医院。”她说，“我也要去那里，但明天才能安排他接受访客，要我送你回家吗？”

“是的。”明日香说，“随便吧。”

((()))

轮胎变成了轮床的轮子又变成了一间白壁的病房，一切都恍恍惚惚。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插入服不见了，太阳消失了。医院的床单、医院的衣服、医院的光亮。

第一天晚上，他只醒了一次。脑部扫描却显示出相反的结果，表明他整晚醒了十几次，或更多或更少，但那一晚只有一个瞬间会跟随他，并在日后的生活中被回忆起。

他睁开眼睛，看到了一扇通往GeoFront的窗户，里面很黑，床单贴在他身上，粘着热汗和干枯的LCL。他一丝不挂，尽管皮肤里感觉到寒冷，但他无法把床单拉起来盖在他裸露的肩膀上，他根本动不了，他的身体被锁在一张扭曲咆哮的嘴里。

在他身后，他听到一个女声，抚慰着，舒缓地哼唱着他童年中未曾听过的歌谣。他无法转身去看，但他知道自己不想转身。转身意味着会驱散那个声音，因为他知道，在某种层面上，没有人在他身后，只有一段记忆。

他躺下听着，而寒冷消失了。一只手抚摸他的头发，他又睡着了。

((()))

第二天，真嗣不在学校，驾驶员惣流也不在。丽注意到两人在第一声铃响时都缺席了。她没有对洞木小姐和老师说什么，在第一堂课开始，同学们拿出笔记本电脑时，她出神地想知道结果。这次出击之后，真嗣出了什么事？

一天过去了。第一堂课变成了第二堂课，第二堂课变成了第三堂课。丽注意到剑介在看她，她想和他说话，就像真嗣从前建议的那样，但现在真嗣离开了。他的缺席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曾经提出的建议化为乌有——某种意义上无足轻重——所以当剑介回应她的眼神时，她避开了他。

第三堂课，一群鸟一度在她窗外的树上栖息。第四堂课，树的影子变短了，鸟儿们仍然在那里栖息。

第四堂课解散后的午饭时间。丽弯下腰，从桌子抽屉里拿出她的便当。当她直起身时，有人正在那里等她，桌子上映过来一个新的影子。

“你好，第一适格者。”红眼睛下一张笑脸，“我们还没有说过话，我被称为薰。”

丽看着他，什么也没说。头发上的黑夹子、雪原上的煤球。

“我可以加入你吗？”第五适格者手指着她前面的空桌子。

“我会倾向于你不要加入我。”丽说。

“拜托，我坚持。”第五适格者把椅子拉出来，坐在上面，椅背对着她，他的手臂搭在椅背上，他没有午饭，“我们应该谈谈，我不是每天都能遇到像我一样的人。”

“你和我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只有重要的地方。”他转过他的头，望向她的窗外，“你看到外面有什么？”

丽顺着他的目光：“现在吗？”

“永远。”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问题。”

“在我看来，你看的时间比你说话的时间多。”

“我不知道。”丽说。

“我想你知道。”他说，“当你看着外面的那棵树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丽看着她面前的午餐，便当的盖子打开了，悬在它的铰链上。她在脑海中勾勒出那棵树的画面。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想到：枯萎，死亡，化为泥土，然后又重新发芽，就像别的植物、就像万物：青草、鲜花、作物、人类。

她不想把任何这些告诉诸，所以她保持沉默。不过，当她再次看向他时，他笑了，仿佛他确实听到了，就像她已经说出来一样。

“我明白了。”第五适格者轻轻地摊手，覆盖了大半个教室，“那当你看着他们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丽眯起眼睛。

“我会感激一个答案。”他说，“我不是你的敌人，只是好奇。”

“我不想再跟你说下去了。”

“很好，谢谢你的宝贵时间。”第五适格者站起来走开了。他的笑容从未消失。

丽看着他离开。她用筷子戳了一片黄瓜片，开始吃起来。在外面，树的影子很小了。鸟群，不见了；枝头，空了。

((()))

时光流逝。光明和黑暗在他的感知中交叠，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意义，时间也不存在。思绪也变成了片段，发烧的梦，不再讲述所有的故事。

他母亲的脸，笑着——起初很鲜艳，现在慢慢褪色了。他努力想靠在她的脸上，让它清晰地继续浮现在他的心之眼中，但他越努力，它就消散得越快。她的五官模糊了，蓝色头发，红色眼睛。

不，别再来了，别再忘了，别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光明到黑暗到光明到黑暗。

他就快想不起她了。只有一段关于短暂的启示、短暂知觉的沮丧记忆，现在也被夺走了。她被从他身边夺走了。他只记得她的笑容，这是她唯一没有和那个伪造的她分享的东西。那个蓝色的她，威胁着要吞噬他的全部记忆。

光明到黑暗到光明到黑暗。

她消失了。现在，他只能记住回忆她的感觉，只能记住失去她的感觉。

光明到黑暗到光明到黑暗。

他失去了什么。那是什么呢？它啃噬，而他无法专心，没有可以集中的注意力，没有，只有一片空白，遗忘。

光明到黑暗到光明到黑暗。

((()))

11月24日，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在丽来到了第一颅骨医院的隔离区。她站在单面镜的另一边，看着一名穿着隔离服的医生清洁并将传感器节点重新连接到真嗣的太阳穴上。他床边的一堆设备立刻点亮，以势不可挡的速度输出脑波数据。

这样看他躺在里面，感觉很奇怪。这个过程勾起了她探望铃原东二的记忆。接下来的感觉是，当那时只有她自己、剑介、真嗣和洞木小姐，她感到格格不入：剑介，他的沮丧显而易见；洞木正试着保持一张平静的表情，却失败了；真嗣，他的愤怒和痛苦勉强抑制。

再之后就是她了。她看着她的朋友们说话，仿佛置身于这个群体之外——甚至置身于她自己之外。她对当时的情况和忍受这种情况的人感觉不到任何连接。在那一刻，她把自己锚定在了真嗣身上。站在他身边，让她在困惑中确定了她自己的方向，也给了她一条前进的道路、一个路标。

她花了好几天时间才鼓起足以来到这里的足够勇气。现在她站在这里，却发现她的锚与她分开，被固定在这面单面镜的另一边。

另一名医生离开了病房，在隔离气闸里扫描全身，退出门。在从侧道离开时，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丽看着真嗣，她非常想和他说话，但需要一张比她拥有的更高权限的身份卡才能解锁对讲机。再说，他也不具备听她说话的条件。没有昏迷，但也没有意识，第三适格者的行为就像在不安的睡眠中，辗转反侧，他的脸上充满了痛苦的情绪和紧张的思绪。

在丽的注视下，他翻了个身，背对着镜子。

“绫波。”

丽转身，葛城三佐向她走来，车钥匙还拿在手里，在她身后的是驾驶员惣流，穿着运动衫和牛仔裤。

“三佐。”丽致意，她也想向驾驶员惣流致意，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她犹豫了一下。不幸的是，驾驶员惣流没有感到这种不确定感。

“你他妈以为你在这里干什么？”惣流绕过她指挥官的速度比葛城能抓住她的速度还快，“在他经历了那么多之后，还得坐在里面，而让你好端端站在外面，什么都不做？”

“我不明白。”丽说。

“‘我不明白’。是的，我打赌你不明白，你这个发条白痴。”第二适格者加快了脚步，把她自己怼到丽的面前，鼻子怼着鼻子，“你居然敢认为你适合出现在这里。”

“明日香，够了。”葛城的声音坚定但疲惫，“她不在那里。”

“是啊，不是玩笑。”惣流的目光没有离开丽，“她不在那里，但我在。二号机不能工作，但零号机可以，但它的驾驶员在哪里？当真嗣有危险时，你在哪里？”

“我在天台上。”

“你在什么？”

“我当时在我公寓的天台上。”丽重复，“我从那里见证了交战。”

惣流睁大了眼睛。一时间，她不知道说什么了。

葛城追上了她：“明日香，请不要——”

“你亲眼看到了，却没有帮任何的忙，他就在那里尖叫，你本可以帮忙的，但你什么也没做。”

丽的目光再次穿过玻璃，看着坐在床上的真嗣。她想起了他坐在她的床上，做着数学作业，他曾鼓励她做自己的选择。

“别看他。”惣流说，“看着我，我在跟你说话。”（译者注：第8章也有同样的对话，不过那里是满满的爱意，这里是满满的恨意）

丽看着她：“我做了一个选择。”她说。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意思。”惣流的皱眉转变成冷笑，就像被迫一样的残酷，“你做了一个选择！”

葛城三佐把手放在驾驶员惣流的肩膀上：“明日香，我们退后一点怎么样？”

惣流甩掉她的手，用手指猛戳丽的胸口：“他信任你。”她说，“你应该在那里，但你没有。”

“明日香！”葛城说。

“你看看他，优等生！他在里面是因为你没有做你的工作，他在里面是因为你懒得出现在工作地点，这是这个星球上你唯一能干的工作，而你却没干好。”

丽默默地看着她的驾驶员同伴对她尖叫，承认了这些话。

“明日香，退后！”葛城走到两个女孩中间，并把第二适格者推开。

惣流照着做了，她最后看了真嗣一眼，转身就走，在她大步走开时，她侧着脸开了最后一枪：“都是你的错，永远都是你的错！”

她走后，葛城三佐松了一口气，她看着丽：“我很抱歉，丽，她是错的。”

丽转头穿过单向镜，真嗣已经又翻了个身，他喃喃自语的呓语通过了病房的拾音器，无意义的语言。

驾驶员要互相支持，他曾告诉她，在那时候。

“不。”丽说，“她没错。”

((()))

一周后，也就是2015年12月1日这一天，二号机被迁移到它的标准安置机库里。它残缺的头部装甲已经修复，生长兴奋的稳定疗程确保了它头部的伤口完全再生，一条新鲜的手臂已经被移植到位，躯干上的撕裂伤口在生物油桶里自行愈合，在过去一个月里，那里一直是它的坟墓。

同样的油现在把它封在在机库里，一直封到它的颈部。它的头在脐带桥上隐约可见。明日香站在它前面，双手插在她插入服外面的夹克口袋里，看着上方的低孔光学系统的鱼眼透镜。她自己欢乐屋的倒影凝视着她。

“感觉怎么样？”薰说，他站在她旁边稍稍靠后的位置，一如既往。他也穿着他的插入服。他们最近的谐波测试刚刚结束，以至于远程同步电缆还插在二号机插入栓的空插座上。

远程同步基本上感觉很不错，但障碍也是显著的。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同步，这次绕道去机库是明日香的主意——一种看见她的EVA回到它正确位置的渴望。

她以为在这里看到它会让她胸中高涨起一种骄傲感，一种对工作和职责再次兴起的忠诚感。到目前为止，结果喜忧参半。

“不知道。”她说。

薰来到她身后。她感觉到他的手臂绕在她身上，从一个肩膀到另一个肩膀，他的前臂搭在她的锁骨上：“嗯，我很高兴看到你回到这里。”他说，“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她说。

“你看起来属于这里。”她感到他的下巴落在了她的头顶上，想象他看着她看的地方，看着她看到的东西，“就像是你天生就属于这里。驾驶员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他们所有人中最伟大的，在她的种族中。”

“是啊。”她说，想着要相信他，他的语言完美，但不足以驱走他在她身边跳舞的记忆。从第一天以后，他们已经试跳了三次。每一次，他的动作都是完美无瑕又无可挑剔的。太诡异了，是什么让她如此困扰？那不应该是一件好事吗？

“你不相信我。”他说。

“不是那样的。”她的一只手碰了他的胳膊，轻轻地拍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你还在生绫波的气吗？”

“一直。”她说，“我永远都不会让她忘记那件事，她抛弃了他。”

“绫波不是为此而存在的，与你不一样。”

“你什么意思?”

“她不像你那样爱驾驶。对她，这是一件她要完成的事，并不是一种强烈的爱，她不重视。”

“我不确定我该重视了。”她说。

薰很安静：“我能提个建议吗？”他终于说了。

“当然。”

“深呼吸。”

“现在吗？”

“现在。”

“好吧。”明日香吸气，深深地、久久地。她的鼻子发出嗖嗖的声音，难堪。然后她呼气，“好了。”她说。

“想想你闻到了什么。”

“好吧。”生物油和杀菌剂的醋酸味；老机库浩瀚的发霉味；插入服的橡胶味，他的和你的，摩擦在一起；刚刚测试中还残留在你的身体系统里的LCL血腥味，涂满了机库里其他一切的味道，从她童年时期就熟悉的味道。

“完成了？”他说。

“好了。”她说，“你想让我把它们列出来吗？”

“不。如果你告诉我，它们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

明日香茫然失措地皱起了脸，他在他的控制下猛地转身，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它们的意义是什么，怪人？”

薰的脸上不再是和她一样的茫然，他在要求服从——一幅雪花石膏雕像：“提醒你你是谁。”他说，“以及你真正的家在哪里。”

“那就是现实吗？”你说。

“永远。”他说。

他的橡胶铜臭味温暖而迫切，充盈着她的鼻孔，搅动着她的胃。油冲刷铁笼边的轻拍声传到她的耳朵，有那么那一瞬间，她感受到了爱。她不确定这是对福音战士的爱，还是对他的爱。同时，她不再关心它们的区别——她只想凑过去再尝一尝他的嘴唇。

上方的对讲机嘎嘎地响了起来：“驾驶员惣流。”它说，“请到第一颅骨报到。重复：驾驶员惣流，接收作战部长葛城的命令向第一颅骨报告。”

明日香摆脱了薰手臂的纠缠：“对不起。”她说，“我得走了。”

“我理解。”他说。

“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薰笑了：“不，谢谢，你需要自己做这件事。”

她仍然握着他的手，在她准备离开时。然后她下定决心，第二次冲了回来，在他的脸上快速地吻了一下。

“那是为了什么？”他说。

“我不知道。”她说，感觉很蠢，“我得走了。”

“你已经说过了。”

“是啊，是的，好吧。”

明日香推开他，没有再做什么就走开了。她退出机库，找到了最近的电梯，怀疑着自己到底怎么了。

(译者注：这一节渚薰已经彻底不装了，明日香也开始彻底怀疑了，最后这个吻是明日香回到二号机那里加上渚薰用语言影响下的结果，渚薰的语言可以将明日香带入三位一体的状态并影响她，一直到本书第32章，渚薰的语言仍然能影响三位一体的明日香，这是作者给渚薰的人设。相反的是，在真嗣与明日香和解后，作者让真嗣的语言也能影响明日香，能把她从三位一体中解脱出来。另外，读者有没有发现，渚薰又在耍嘴皮子了，明日香让他一起去医院，他又让她自己去，译者真的非常非常讨厌这种人)

((()))

终于，再次亮了起来，他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并有了一缕持续片刻以上的思绪。

两扇窗户分立病房两侧。其中一扇玻璃窗很厚，可以看见外面的GeoFront——他以前见过的一扇窗。另一扇是一面单向镜，除了它中间那扇沉重的气闸门以外，其它都是无损的。对他的眼睛是新的。

很快，一个成年人出现了。气闸打开了，那人穿着一件橙色的隔离服走了进去。透过面罩，真嗣可以看到他脸的上部，因为他的换气罩没有遮住他脸的全部，那人一只手端着一盘早餐，真嗣接过了托盘。

那人是个医生，精神科医生，真嗣在隔离期，为什么隔离，医生闪烁其词。他只是问些问题。他准备好回答问题了吗？

真嗣认为他准备好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他知道他的名字吗？他知道他父母的名字吗？他记不记得学校分配给他的储物柜号码？他的生日是几号？他父亲的生日是几号？现任首相是谁？

他做梦了吗？他梦到了什么？为什么他认为他记不起这些梦？

医生举起一张卡片，纯色的。他还记得这个颜色吗？蓝色的。蓝色让他有什么感觉？

尴尬。

他觉得尴尬的是什么？他在使徒袭击之前、期间或之后感到尴尬吗？无论什么，是使徒的精神连接暗示了尴尬？

他还记得上次出击吗？他能回忆起的最后片段是什么？使徒跟他说话了吗，或者试图跟他说话了吗？他“感觉到它”是什么意思？

医生举起另一张卡片，纯色的。他还记得这个颜色吗？黑色的，黑色让他有什么感觉？

挫败。

在使徒袭击之前，他是否立刻感到挫败？在侵犯过程中他是否感受到挫败？如果没有，他在被侵犯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在事件之后最短的时间内当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处于半清醒状态时他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现在，当他又清醒以后，他现在的情绪状态又是怎样的？他最喜欢的情绪状态是什么？他能不能在这张1到10的连续卡片上指出他此刻的挫败程度是多高？他感到兴奋、焦虑，或是紧张吗？他感到愤怒、不安或是不知所措吗？那时还是现在？

医生又举起一张卡片，纯色的。他还记得这个颜色吗？

红色的。

红色让他有什么感觉？他为什么哭？现在有什么不对吗？

真嗣坐回床上，用手指捏紧他的鼻子，想要止住眼泪：“相对于什么时候？”他说，他的声音变得嘶哑。

（译者注：此处的蓝色、黑色、红色分别对应绫波、渚薰、明日香的颜色）

((()))

隔离室外的走廊和一周前一样，也和之后的每一天一样。美里每天轮班之前都会来探视。这占用了她晚上的通勤时间，让她在家的时间更少了，但这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明日香几乎不再和她说话了，而在家里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有越多的时间她脑海中旋转着她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和那些相比，站在一扇玻璃的对面，和她唯一还能说话的孩子说话是一种福气。

“他能听到你说话。”医生告诉她，在他没有反应时。有时，当医生不在这里，而他又在另一场痛苦的噩梦中煎熬与辗转反侧时，她会在对讲机上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份卡，然后和他说话，慢慢地、安静地，这样就没有人能听见了。

现在，他醒了，不是像前几次那样，以一种转瞬即逝的方式醒过来。真的，确实的醒了。坐起来，看着周围，回答心理医生向他提出的问题。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美里一直保持沉默，即使当问题变得无望，而眼泪开始流出来的时候。她强忍住自己的反应，强迫着自己看着——牺牲舒适来补偿一个让人不舒适的事实，他在那里是因为她，而她无法帮助他。

过了一段时间，精神科医生消毒并走出了气闸。当他出来时，他摘下隔离头盔，与真嗣的主治医生交谈。美里假装没听见他们的谈话，当医生走到她身边，重复着这个消息——他没有表现出身体上的污染，除了标准的创伤后遗症之外，也没有残留的精神污染——她礼貌地假装惊讶。

“除非他的扫描结果在夜班交班期间出现意外情况，否则我们计划明天早上让他转到微创病房。”医生说。

“我能和他谈谈吗？”她说。

“是的，隔离协议在技术上仍然有效，但远程对话是可以的。”

美里谢过他，打发他走了。在房间里，真嗣已经擦干了眼泪，坐着瞪着自己的手。

她毫不犹豫地扫了一下自己的卡，然后按下“说话”按钮，身子凑到麦克风前：“嘿，孩子。”她说。

他立刻振作起来：“美里？”他说，他的眼睛立刻看向了单面镜。

“你知道的。”她说。她本想问‘你感觉怎么样’，但在一连串的问题之后，她不觉得这问题是合适的。

脚步声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周围。明日香在那里，穿着她的夹克和插入服大步朝她走来，美里不耐烦地挥手示意她走近一些。

“他醒了吗？”明日香说着，站在她身边。

“是的。”美里说。

对讲机噼啪作响，他的声音很小：“其他人都还好吗？”（译者注：这里的潜台词是“明日香还好吗”）

这句话几乎伤透了她的心。当然，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当然。

她按下了按钮：“是的，真嗣，我们都很好。”

“我尽力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知道，孩子。”

“我就是记不住他们要我记的一切。”他用拳头把床单揉成一团，“对此我很抱歉。”

“没关系。”

“明日香在吗？”

美里去按按钮，但一只手阻止了她，她看着明日香：“怎么了？”她说。

“别告诉他我在这里。”她说。

“为什么？”

明日香很安静，手按在美里的手上，目光在真嗣身上。

“明日香。”美里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好吗？”明日香愤怒地急速摇头，“只是，别告诉他，请不要告诉他我在这里。”

美里朝她皱眉，然后甩掉了她的手。她键入对讲机：“不。”她说，“只有我。”

真嗣慢慢地点了点头：“我什么时候可以走？”

“他们明天要把你转到普通病房。坚持一下，再坚持一晚。”

“好吧。”真嗣又把床单拉到胸前。他拿出医生给他的最后一张卡片，凝视着它那纯色的红色表面，他看起来又要哭了。他忍住了，“如果你看到明日香，告诉她……”

美里看了看明日香，按下了通话按钮：“继续吧。”她说，“告诉她什么？”

“告诉她。”他又说了一次，接着停下。红色卡片掉落到膝盖上，用双手掩着脸，指尖拨弄着头发，“算了。”他说着，声音模糊了。

明日香立刻走开了。

“明日香，拜托。”美里说，但没有在她身后追赶，只是看着那孩子把她的双手深深地插进夹克口袋里，似乎是在阻止双手贴在脸上，克制掩饰脸颊上涌过的泪水。

译者注：以上部分读起来感官上是不是很不好，感觉上两个人已经彻底分道扬镳了是吗？

其实不是的，这一节是第28章真嗣明日香和解的铺垫，作者用了对照方式，和解开始时是真嗣主动找明日香说话，与前文中明日香主动找真嗣说话没有完成和解是对照的，从这一节可以看出真嗣恢复了意识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明日香和解的，而明日香在这里最后的反应是阻止双手贴脸克制掩饰泪水，这里与第18章和第28章中明日香不再掩饰泪水也是对照的，对照中的对照你也是真会玩。

好了，刀子们彻底结束了，各位的A.T.力场都收起来吧。

这个段落里作者安排的非常有趣，实干家碇真嗣的形象扑面而来，醒来第一件事问的是明日香在不在，后面的章节里简直是实干家的典型代表，在没人管他的情况下他就自己出院了，然后就把女朋友夺了回来，夺回来的方式也是啪啪打了渚薰的脸。这是译者觉得最爽的一点

((()))

“当我第一次见到真嗣时，我觉得他没有自信。在我们那时的每次谈话中，他表现得都很犹豫。”丽一直抬着头，目视前方。她站得笔直，吐字清晰。这一切都是试图突出专注和自信。要不是一根手指在她的裙子边上拨弄着，轻轻一抓褶皱着天蓝

色的布料，她的努力本可以成功的，“不过，最终我开始欣赏他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欣赏另一个人，或者关心他们的想法。我变得珍惜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然后发现我想要更多这样的交流。”

“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

“友谊。”这个词仍对她很陌生，“我想要有人关心我。我看到真嗣和第二适格者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也想成为她的朋友。”

“第二适格者的朋友。”

丽点头：“那没有用。我试着听从剑介的建议，但我被拒绝了。”

“剑介。”

“相田先生。”丽说，说得很快，“他对我也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你对他有好感。”

“是的。他喜欢和我在一起，问我问题，靠近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也喜欢和他在一起。”

“但现在不是了。”

“是的。”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我认为我喜欢他喜欢我，这和我喜欢他是两回事。”丽开始意识到她抓衣服的方式，并逼着自己的手放松。她让它悬着，“当第四适格者受伤的时候，剑一相田先生变得不同了。我发现和他说话很难，我知道他想要呆在我身边，但看到他这样很痛苦，所以我告诉他离我远点。”

“而那伤害了你。”

“是的。真嗣一驾驶员碇在那之后与我进行了交谈。他告诉我，我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到的是我想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我想要远离我的职责，抛弃这里。”

“是为了抛弃我。”

这句话像石头一样落在她的肚子里。

“是的。”她说。

“因为你不同意与三号机作战时我做出的那个决定。”

“是的。”

“因为你觉得你不是被在乎的人。”

“是的。”

“那么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突然间，她周围的办公室感觉比以前更辽阔了。丽想到真嗣和她一起坐在她的公寓里，他的话是给她选择的礼物。她想到他被关在白色的牢房里，通过一面单面镜被观察，想到第二适格者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她。她想到了剑介不再面对她，想到了那一切让她肚子里的不舒服，一直都是这样。

“我不想再这样了。”她说。她想要再咽一口口水，但声音的颤抖就像喉咙里的一块巨石。她低下头，“我想让它停止，求你。”

眼泪涌出，丽没有擦掉它们，把它们擦掉会是一种承认和一种软弱，这两样她都负担不起。

“你正感受着与人接近的意义。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往往不值得付出努力。”椅子缓缓移动的声音，脚步声，一个影子遮住她，“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知道什么事即将要发生的人来说。”

“我很抱歉违抗您的命令，先生。”她说。

影子消失了，而他跪下与她齐平。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指触到了她的下巴，抬起了她的目光。他的拇指拂过她的脸颊，擦去一颗眼泪：“我接受你的道歉。”他说，“如果你接受我的道歉的话。”

丽眨眨眼：“为了什么，先生?”

“我认为你是理所当然的，丽。”他眼镜上的光消失了，她可以看到他眼角掠过的微笑。笑容里有一种悲伤，“如果你觉得我好像不关心你，我向你道歉。”

丽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还没来得及构思出一个回答，碇司令就拥抱了她。这种拥抱的感觉完全出乎意料，但不是不受欢迎。绫波丽清楚地想起了营地上篝火燃起的瞬间，想起了他开车时NERV轿车副驾驶窗边移动的电线杆，想起了每次她做谐波测试后看到他的脸。

在那些时间里，他从未拥抱过她。父亲拥抱他们的女儿，而他从不是她的父亲。现在他已经到了，她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跨过那道门槛。作为伤害她的补偿？作为纠正自己错误的尝试？作为失去时间的弥补？

这些都没关系了。她不需要相田或第三适格者，也不需要与驾驶员惣流的友谊。她的生活中不需要其他人，不需要其他问题。她所需要的只是这个——这个抚养她长大的男人，以及她天生的责任，这里没有不舒服，没有争吵需要协商，也没有解决方案需要想象，只有责任和爱。在丽看来，它们是一体的。

她也回抱了他，掉进了陷阱。

“谢谢你，先生。”结束后，她说，“我可以被允许恢复我的职责吗？”

“是的，丽。”他站在那里。高大的影子回来了，“你现在可以走了，你被需要的时候我会召唤你。”

“是的，先生。”她走了出去。

第五适格者在接待室等候。他穿着校服，并且看上去似乎只等了一会儿。

“又见面了。”他从她身边走过时说，她看着他消失在办公室里，门在他身后滑上了。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七章

关键词: Hole深渊, Fix解决

第十六使徒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出现在第三新东京市的上空。在葛城公寓里，电话铃声在警报器响起之前就爆炸了，而警报器只晚了一秒。听到声音，明日香把筷子扔进了她面前的咖喱外卖碗里，站起来去穿她的鞋子。美里则已经手机在手了。

“收到。”她说，“我们十分钟后到，确保7号道路畅通。”

她们几乎没有说话。明日香花了路途中一半的时间在Alpine狭窄的后座挤进她的插入服里，当外面紧急状况的标志一闪而过时——路标上显示着疏散的方向，而平民们则跟着路标指示，纷纷为各自的安全而拼命挣扎。她能看到随着城市核心区的下沉，建筑物也在收缩，当最高的建筑物从视野中消失时，她第一次瞥见了使徒。现在插入服更换完毕，她滑回副驾驶座位，脖子探到仪表盘旁更清楚的看到了它：一个发光的双螺旋盘旋在市区上空。它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环，看着看着，明日香明白了它正在旋转。

美里正在接通她的车载电话，在她们快速穿过城市的时候不断发布最新的命令：“准备零号机、二号机、三号机进行地面拦截。我要明日香和丽尽快到达地表，诸作为支援。”

当她们从使徒的正下方经过时，明日香追踪着它主体的动向，并在汽车驶入通道大门时，一直看着它：“我怎么才能杀死像这样的怪物呢？”她说。

美里挂断了电话：“用你能用的所有方法。”她说。

电梯把车锁在原地，隆隆载着她们消失在黑暗中。

((()))

绫波丽在那之前几个小时醒来。太阳还没有从日本上空升起，而当她从床上坐起来，倾听她窗外城市的声音，倾听过往汽车的鸣笛声和黎明鸟儿的热切嗤嗤声时，她知道一场攻击迫在眉睫。

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想法，她永远也说不清为什么她会知道。也许是空气密度的变化预示着使徒将会突然出现在她家的上空，也许这是她通过自己不太关心线性时间

的一面觉察到的一股偏离的超光速粒子的爆发，也许只是出于直觉与她完全忽视的人性本能。

无论是哪种，这个想法并没有过多地改变她当天的计划。她起床，洗澡，吃了一小份苹果片和果汁的早餐，穿好衣服，乘电车去了总部。到了中午，她已经深入中央教条内部，漂浮在主脑里，听着它的沉闷嗡鸣声。她就在那里，透过朦胧的液体向外望去，这时她看到碇司令正在接一个电话，在他旁边，赤木博士也一样。

丽不需要一个解释，她知道它即将到来。

一秒钟后，他们都挂了电话，赤木立即退出了腔室，司令逗留了一会儿。

“丽。”他开始说。

“我知道。”她说，她的声音被液体和对讲机失真了，“下一个使徒到了。”

“是的。”他说，“该走了。”

((()))

明日香把美里留在了停车场，自己朝机库走去。电梯停在F-5层，驾驶员更衣室，薰进来了。他已经穿上了他的插入服，但在电梯里，他用乘坐电梯的时间把同步发夹安装在他的头发里：“那么。”他说，“你好吗？”

“我很好。”她说，“准备好出击。”

“兴奋？”

“没有。”她说，她的回答迅速，“完全没有，这是我的工作，人们不会从自己的工作中感得兴奋。”

“你是例外。”

“闭嘴。”她说，尽管他是对的，她内心中的悸动还未冷却。已经过去太久了，优等生与她一起出击，这很糟糕，但仍然，一场真正的战斗，她在关键位置，是时候闪亮了。其他的一切可能会让人困惑，但战斗不会，战斗总是很简单。

除了她的上次战斗，战斗结束之后发生的事让她变得比以往更加困惑。

电梯到了机库终点，当他们走出去时，她发现了薰在看她：“怎么了？”她说。

“你在上面会很伟大。”他说，“我已经等不及想要见证了。”（译者注：此处是第28章
伏笔和对照，渚薰这个耍嘴皮子的腹黑男的底裤马上就要露出来了）

她笑了：“谢谢，第五适格者。”

他点头，有那么一会儿，在他们分开前，她想着该走近并拥抱他。到最后，她勉强在他肩膀上轻轻一捏，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译者注：再也没有了，你马上想明白了）

((()))

丽在零号机前往发射平台的途中同时完成了激活，她的同步层在显示器上循环，之后切换为视觉感受器之外发射舱的滚动视图。发射舱大部分已经修复，蓝绿色的墙壁和地面上的大洞已经被新的结构修补好了。第二适格者把第十四使徒撕扯得鲜血淋漓的尸体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技术部队同时监督两架福音战士的部署之时丽听到了交叉通信的声音。从她所在的位置无法看见二号机，但她通过通信得知，驾驶员惣流正从西南发射舱出击，就是她自己的对面。

“这个计划要求一个钳形战术。”她听到葛城三佐说，在插入栓传输视频上她的声音和她的脸一样小，“二号机和零号机将接近并同时施加压力，直到我们从MAGI那里得到目标成分的确切情报。与此同时，我要所有防御塔瞄准那个东西。”

日向中尉的声音从镜头外过滤进来：“女士，上一次攻击抹除了我们上面除百分之二十以外的全部防御炮台，我们没有太多可以瞄准它的炮台了。”

“上一次攻击？”葛城说，“上一次攻击甚至没有离开地球轨道。”

“不，是在上次之前的那次。”日向说，“有胳膊的那个，我们叫它什么来着？”

青叶中尉的声音同样被过滤进来：“塔佩臂章。”

“我投丝带先生的票。”伊吹中尉说，“但在这个愚蠢的男孩俱乐部，我总是被否决。”

葛城三佐皱眉：“那玩意儿杀死了六百多人，中尉，给它起个爱称是不能接受的。”

“是的，女士。”

葛城交叉双臂：“丽、明日香，你们都明白这个计划吧？”

“是的。”丽说。

“一点也不复杂。”驾驶员惣流说，她的频道切换为Sound Only。

“很好，听我命令准备发射。”屏幕上，葛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身体前倾，寻找着她前面控制台上的视频关闭键，“但是，是的。”她心不在焉地说，“丝带先生明显是更好的名字。”

零号机砰的一声被锁在发射平台内。在她的上方，丽听到节奏分明的咔-咔-咔的防爆门打开声，一直延伸到发射井顶部。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试图集中注意力。

她想到司令站在她面前，迎接她的归来。这才是她该做的事情，她告诉自己，这才是她该待的地方，她应尽的职责，这才是正确的丽的样子。

那为什么感觉如此不对呢？

发射灯闪着绿光，蜂鸣器响了，她冲出了发射井。

((()))

二号机猛地装载在发射井的顶部。明日香感到了突然阻塞的失重感，然后集中精神，让自己走出了出口大楼。她拉开右舷的控制舵，从旁边的武器塔里取出一支托盘步枪。步枪在她手里的质感感觉很棒，75米/秒弹射速度感觉很棒，再次成为一名福音战士的感觉很棒。

但不是全面的完美，不像曾经的那样。曾经，她的目标中确定无疑的正确慢慢消失成一种酸涩的怀疑。进入一台福音战士里曾经带来快乐，胜利曾经感觉很好，现在，它们只会带来毁灭。

明日香甩甩肩膀，想摆脱令她不舒服的思绪。集中精神，别管那些。

她从发射地点前进，穿过低矮的建筑，进入核心区域收缩后留下的开放地带。她的HUD登记下了零号机的准确定位，穿过使徒的对面就肉眼可见，装备着一支远程步枪。看到绫波，让她的脸上深深皱起了眉头。

绫波，可以暂时放弃她的职责，然后马上回来的女孩；绫波，碇司令的宠儿；绫波，那个能拥有一个小男朋友而她却无法拥有的女孩；绫波，这个特殊的小优等生，浮在她被保护的小泡泡里。

“无所谓。”她告诉自己，然后集中在使徒身上。她的被动扫描除了不明确的反馈外，什么也没有给她。她会想到办法杀死它。她，不是绫波，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小娃娃。

“所有人就位。”美里通过通讯系统说，“我们正在努力获取一个确定的血型反馈。”

明日香扬起一边眉毛：“这是一个由纯光构成的巨大漂浮光环。”她说，“它还可能是什么呢？”

“别自作聪明，明日香。”

“随你怎么说。”明日香闭上眼睛一秒钟，让她的A.T.力场展开。一阵薄薄的热霾微光折射在空气中，随后稳定。她睁开眼睛，自信满满。

她前方的空气扭曲了，对着她的A.T.力场膨胀——这是她感觉到的而不是看到的一个快速的不详预感，她的双手紧握在控制轮上。

使徒的双螺旋结构收缩了，它的身体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炽亮回路，然后断裂。一端向前方突进，直接冲向她。

明日香猛地跳到一旁，步枪举起，在光束棒闪过的时候开枪。她的瞄得很准。炮弹在使徒的侧翼爆炸，没有效果。

“该死。”明日香喊道，“我需要——”

使徒转向，比她反应得更快。托盘式步枪在被刺穿枪壳后落地爆炸。接着，白热钻进她的胸口，心中闪过一阵剧痛。呼吸没有了，肺里烧着了。明日香低手抓住了埋进她心口里的东西，感受到了它身体的热量。她的双脚锁在脚下的街道上，在人行道上剧烈翻滚，想要反击。

使徒的身体曲张，高高盘绕在空中，凿进她的身体。它的重量压着她仰面朝天，带着她沿着城市地面滑行，人行道在她的摩擦中碎裂，凿出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本能地，明日香猛然抬起双腿，夹住那个东西的身体，妄图控制住它，想锁住让它下降。她把它拉近，翻滚着，肩膀起伏着，希望获得这个没手没脚家伙儿上半身的控制权。那东西蠕动着，把她压倒在地。它坚硬轻盈的身体盘绕在她的双腿上，更深地钻入她的胸膛。她的肩膀和头撞穿了高层公寓楼的门楣，碎片砸在她的外部摄像头上。

没关系。反正她也不需要看。明日香尖叫着，展开了她的等离子渐进刀。刀柄握在她的手中，刀刃刺进了使徒的身体。一口喷溅的鲜血；一声心中的尖叫，它与她自己的尖叫融为一体。

她世界中的一切变得直接、紧迫、致命。她感到使徒的热量在她身上刮擦。接触招致了污染，但她无法挣脱。污染蔓延到她夹紧的双腿上，蔓延到她被钻的胸口中，蔓延到她抓牢的双手内。等离子渐进刀的利刃在使徒的身体里沸腾。刀锋过热的钢液沿着她的手腕汨汨而下，划破了盔甲上的漆层，直到纯钢带着金属般的坚定闪耀出来。

她感到它想往更深的地方搜寻，瞄准着某个未知的终极目标，不管她的腿、手、胸疼痛有多么可怕的痛苦，她都必须忍受，才能让它远离它的目标。

“丽，火力支援！快！”

美里的声音惊慌失措。通过回荡的尖叫声，明日香看到零号机慢慢蜷缩在战场边缘。但是零号机已经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被她与使徒肉搏战带起的烟尘所遮盖。她是怎么看到的？她又是怎么知道的？

她意识到这是出现在她的心里的。她的视线就是它的视线。它的视线就是她的视线。

她感觉到了使徒的长度，它的身体近乎于垂直，盘绕着，在空中绷紧地想要冲进丽的身体。优等生是简单目标。

零号机开火。其步枪向下射出一枚405mm炮弹。弹丸命中目标，但没有效果——弹跳脱离目标身体，与民用建筑发生碰撞。明日香感觉到撞击就像在麻木的肢体上挨了一拳。无足影响，毫无意义。

零号机再一次开火，再次，再一次。两次未命中，一次弹跳命中。

“负面影响。”优等生的声音很平静，“步枪无效。”

“我们正在部署一门阳电子炮。”美里说，“保持距离，我现在正在整备三号机，坚持住。”

一个武器塔拉开了，零号机瞥了它一眼。

使徒的尾端悬转了一圈，一张无眼的脸盯着这个新的威胁。明日香在它移动时也能感觉到它的意图，就像她后脑中的低语。它要为优等生开春了。

“不。”明日香说，她牙关紧咬，放弃了那把没用的刀，把那只空着的手插进去，让自己按原有的计划把那东西卷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她站在它上面，双膝抵着地面，双手抱住它的身体。一种可能性进入了她的脑海，也许她可以把它从自己的体内拉出来，所以她试了。

零号机扔掉步枪，伸手去拿阳电子炮。使徒拉伸着，它的末端上下试探、上下试探，仿佛在校准与她的距离，就像一条即将攻击的蛇。明日香使劲拉，意图让它微微移动，它没有。

然后它猛地从她身边抽开，那突然而来的力量又让她翻了个身。它还在她的胸膛里，但是剩下的那部分，曾经让她承受痛苦的那一大部分，已经掠开了。

使徒的身体接触到零号机的颅骨装甲。它并没有打碎护甲，而是扭曲着穿过它，其尖端逐步地穿入福音战士的太阳穴。在接触点处，污染；一种弧形的、藤蔓状的生长物，迅速蔓延，在从下面穿过时使头甲弯曲。

明日香在没有任何视觉的情况下就已经知道它与绫波发生了接触，知道它已经撞进了她的头，知道它已经蠕进了她的头骨。她知道它让她也感觉到丽紧紧抓住自己的脸，手指扣紧头皮里，在使徒蜿进了她的头骨时试图呼吸——这是一种不屈不饶的冰锥式偏头痛。

增长的感染同样从撞击点开始蔓延到她的身体，隆起着她脸上的血管，在它从她自己的头骨里压迫她的视神经时，模糊着她的视力。她眨眼，看到戴着白手套的掌心抚摸着她的脸，蓝色头发在她的视线中。

“丽，你的状态如何？”葛城三佐就在她耳边。

“我被感染了。”她说，虽然她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她不再只是她自己，不再只是她们的自己。她是她们，由一座明亮的桥连接而起，每一次呼吸，她发现自己在两个身体、两个自己之间呼吸。海洋般的平静阻隔了未曾预示的漫长岁月。一个女孩缠绕着一个奇点。(译者注: A girl wrapped around a singularity这里说的是地球诞生生命之前莉莉丝的世界)

这就是成为绫波丽的感觉吗？

又一次呼吸，她又回到了另一个身体之中，另一个自我。绯红色的火焰，迫切的，滚烫的，燃烧着每一场存在，每一个现在。一无所有的永恒，一无所有的思虑。一无所有只有深红的同龄错误。一个女孩缠绕着谎言与羞愧。

这就是成为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感觉吗？

现在的她是谁？她扭动着，在两个身体里翻滚，两个自我。她是惣流·明日香中的绫波丽；她是绫波丽中的惣流·明日香。第一与第二适格者，可以互换。

疼痛加倍，胸与颅，心与脑。她再也坚持不住。意识变窄，然后消失，而她突然成为她们，而她们又不知身在何处。

((0))

“丽！”美里手掌猛拍控制台，“明日香！你们谁来回答！”只有静电声，“外面发生了什么？”她说。

“两个EVA的通讯系统都掉线了。”日向说，“某种干扰，我不太确定我在这里读的是什么。玛雅？”

伊吹说：“我正看见相位空间在两台EVA的A.T.力场之间爆燃，是从接触点散发的。它抽走了被动无线电信号。”

“上身的密波束通信线路能通过吗？”日向说。

“这是可能的。”伊吹说。

“快点。”美里说，“三号机在哪里？”

她走到青叶的控制台后。律子已经到了，站在中尉身后，双手交叉：“放弃这个进程。从第101步重新开始。”她说。

“是的，女士。”

“怎么了？”美里说。

“三号机不能同步。”律子的头点着青叶控制台的视野，第五适格者坐在插入栓里，戴着平静的面具，同步数据滚动在画面旁边。

“他不会越过绝对边界。”律子说，“我们已经试过三次了，他接近，摇摇晃晃，然后就没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美里感到强烈的好奇。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同步率一直保持在85%到90%的适格者怎么会突然连基准线都无法稳定？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译者注：这儿的译者已经想暴走把渚薰吃了）

又看了一眼主屏幕——在那里，零号机和二号机正在翻滚、死去——抢先阻止了她心中任何亟待思考的问题。

“弹出插入栓。”她说，“我们将使用傀儡系统搭载的三号机出击，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了。”

“停下。”

命令从高处下达，美里抬起头来看到了司令，他的眼睛朝下看着她。

“先生。”她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给上面提供支援，明日香和丽会死。如果你不准备让我把真嗣带出隔离区，我至少需要——”

“渚薰是福音战士三号机的专属驾驶员。”碇说，他的命令是最终的，“你将尽一切努力让他出击，而不是傀儡系统。”

“先生，我必须反对。这不是——”

“你的反对意见被记录在案，见习作战部长。”司令再次取代了她，“你有你的命令。执行它们。”

美里觉得她的下巴紧绷了：“遵命，先生。”（译者注：这里的老碇和渚薰早已经串通一气了，这里已经是渚薰之前的最后一个使徒了，在这里布局为了各自的目的牺牲掉明日香，这样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各位读者，看到这里想想之前渚薰对明日香说的那些话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

五岁时她们站在冰冷的混凝土上，她们第二次生命的第一天。她们感到上一个自己身上曾经有的一个深渊，那个以一种她们永远无从得知的方式死去的自己。深渊是由缺失的记忆构成的，从高处看下去时头晕目眩。司令俯视着她们，说了她们记不起的话。他的话带来了快乐。她们把那份幸福绷紧在她们心中的深渊表面，就像葬礼上的鼓皮。然后努力前进，永远前进，永远说服她们自己，那些话语已经足够。

闪光

她们站在妈妈的葬礼上，雨水拍打着泥坑，在草丛间穿流。雨点滴答在祖母为她们撑起的伞上。妈妈入土时她们没能再看妈妈一眼，她们想知道妈妈看起来是否还美丽。在电视剧和电影里，死人在棺材里总是看起来美丽，但她们永远不会知道。棺材永远不会打开，所以她们会永远记住妈妈在她的病房里，双脚在半空中打转。祖母告诉她们，在这种时候哭是可以的。好像那种事还会发生似的，永远不会再哭了。

闪光

当一切出问题时，她们在插入栓内。插入栓弹出，立刻切断了所有同步，她们被抛回她们自己的体内。她们感觉到一次猛烈的撞击，然后是两次，接着是长长的摩擦和急速的掉落。LCL在她们的肺里发热。她们在黑暗中等待，想知道这是不是死亡的样子。就像坐在她们自己内心的那个深渊里。她们在痛苦中等待，最后，舱门破裂，LCL倾泻而去，司令的脸又出现了，像往常一样，关怀的问着她们是否还好。她们无法让她们自己说话，但他还是对她们微笑，永远宽容，永远善良。

闪光

她们站在飞行甲板上，沐浴在太平洋温暖的阳光里。她们今天第一次感觉很好。风带走了昨晚的羞耻，在她们做了一件她们将永远感到羞耻的事情之后，如果她们呼吸得不够深，她们会记不起加持推开她们时脸上的表情：厌恶。葛城美里在那里，三个男孩和她在一起，一个比一个蹩脚，最后也是最蹩脚的是碇真嗣，他不是她们期望的样子，真不起眼啊，她们这么说。

他没有回嘴，没有傲慢的表示不快。他一点也不对她们动心，其他人总是动心。她们觉得也许是她们错判了他。

闪光

她们在脐带桥上。片刻之前，她们还在医院的小床上，但现在她们在这里。她们的胳膊痛，她们的头痛。每一次呼吸都像是一把刀刺入肺里。她们在痛苦中看见了他，跪在她们身边。当他托着她们时，她们感觉到他的手在她们的背上和手臂上，通过痛苦她们看见他。他长着司令的脸，但更年轻，像个有志成长为男人的男孩。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不一样的表情——蓝眼睛上紧蹙地眉头，下巴上的抽搐。他的表情对她们是真正的关心，她们以前从未见过。

“我做。”他说，目光从她们身上移开，“我来驾驶。”

闪光

她们坐在阳台上，城市一片漆黑。她们的后背仍然被淋浴的热水和几小时前酸液浸透的记忆折磨着。偷来的酒味在她们的舌尖，酒精的影响在她们的脑中游移。她们向右看，又一次看见了他，又一次觉得她们错了。如果她们深入到他的表象之下，他很有看点，他已经让她们倾心。他还没察觉到这一切，但就在那时，她们决心吻他。

闪光

夕阳下，她们坐在一把公园的长椅上。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在她们身边。自真嗣以来，他是第一个不把她们当做一个东西、一件工具看待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她们的眼神里有更多的感情。当他看着她们的时候，她们会觉得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且她们可以决定那个更好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他对她们说了一些让她们幸福的话，而她们倾身，唇齿相依。她们感觉她们背叛了那个人。

闪光

她们所做的一切都错了。她们对真嗣撒谎，然后搞砸了道歉。她们打他、踢他，还说他是个没用的人。她们告诉美里，她从没有理解过她们。她们把加持关在心门之外，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她们给小光带来痛苦，事后又觉得很糟糕，然后决定再也不和她说话。每当夜深人静时她们后悔一切，那时她们抱紧枕头，向上帝祈祷她们可以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让这一切都过去，但她们做不到，因为她们是她们见过的最大的白痴（译者注：此处与第28章对应，明日香在真嗣面前承认了自己是十足的白痴）。

她们和第五适格者站在一个湖边，听他说话。这些话让她们感觉很好，感觉正确。她们希望她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希望这个新来的男孩，这个薰，是一扇门，而不是一堵墙。她们亲吻他。

闪光

她们没有让剑介回来。她们听从了真嗣的建议，只看到了他受伤。她们听着明日香告诉她们这是她们的错，然后她们站在碇司令的办公室里。希望着她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希望他是一扇门，而不是一堵墙。

她们请求原谅，他原谅了她们。

闪光

她们错了，她们知道她们错了，她们不能承认她们错了。

闪光

她们总是被骗。她们心里的那个深渊永远填补不上，他不能填补。

((()))

丽睁开她的眼睛，使徒还在她体内，还在搜寻，但她反击。她不会再允许它的侵犯了。她感到明日香动了一下，看着她的视线如同自己虹膜上的残影，如同一个梦境

尚未剥离出她刚刚苏醒的头脑。她知道融合的危险再次向她逼近。尽管如此，她还是比明日香更拥有自我，哪怕只是一瞬间。

“丽，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丽看到了她的通讯窗口。这是一条从NERV总部过滤过来的紧急广播。

“是的。”丽说，“是的，我在听。”

“三号机不能参与作战。”美里的声音很紧急。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她想作美里了？“我们正在研究替代方案，尽快弹射，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集结。”

丽想到了弹射。瞥了一眼任务时钟，她发现距离第一次接触仅仅过去了几分钟。她能感觉到使徒正在施加双倍的影响，能感觉到她精神压力又在加剧。又一次暂时性昏厥即将来临，而她知道自己不会再从中苏醒。

“我们能战胜它。”明日香说，丽听到了她的想法，仿佛她已经大声说出来似的。

“我们不能。”丽说，她知道，明日香也知道，“并且如果我们弹射，我们的A.T.力场将不复存在，它将可以自由地将攻击重点重新集中在其他任何目标上。”

不清楚是谁先想到了它——是明日香在她自己之前就意识到了她的意图，还是她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不管是怎样，这个想法现在已经存在了，徘徊在她们两人的脑海里，一个清晰的画面。

自爆。

“不。”明日香说，“你不能这么做。”

“这是唯一的办法。”丽在座位上转过身来。使徒理解了她的意图，又钻进她身体的更深处，想要抹去她脑海中的画面。她呜咽着，一只手捂着脑袋。她不顾一切地在激活自毁模式。在她的视线叠加之上，她看到一只红色的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不要。”丽说，“我们一个人就够了。”

不可能，优等生。这句话出现在她的心里，不在她耳边。一个白热化的竞争，即便到了现在，它的意思非常清楚：你不可能打败我。

“你必须离开这里。”丽说，“你有错误需要纠正。”

自毁装置的球形外壳翻转过来，露出了红色手柄。两只手一起抓住了它。

丽转过头，明日香仿佛就在眼前，正回头看着她。她可以看到明日香胸口蔓延的腐蚀，像藤蔓攀爬上了她的脖子，在没有被插入服衣领覆盖的身体上凸起。明日香的脸只有几英寸远，她的嘴紧紧的绷着，拒绝着她眼中泪水地滚落，“你不能这么做，你也有事情需要解决。”

丽摇摇头：“你知道我死后会发生什么。”她说。

一具黑暗中的躯体，等待着它的灵魂的画面。当她在主脑里漂流时，她头发中幻指的触觉，她的记忆流出身体滑入更广阔的黑暗。空洞的躯壳，只需她的死亡就能生存下去。

“它们不算。”明日香说，“它们永远都不算，它们不会是你。”

“它们会和从前的我一样。”丽说。她的视线变暗了，她反抗着畏缩。明日香也同样感觉到了。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明日香说。

“你阻止不了我。”丽说。她拉动把手。从驾驶员界面传来确认的哔哔声，然后是一声缠绕的嗡嗡声，魂之座的尾部旋转起了自毁程序的指令，制造出能够引发核心坍塌的电流。

“丽！”那声音很吵，很生气，是司令，“你在干什么？”（译者注：所以这里的老碗还是在乎丽的，而明日香才是真正被老碗和渚薰同时牺牲掉的弃子，这两个人早就把明日香算计完了）

丽没有回复。穿过她的视线，她看到那只红色的手拉着同样的把手，听到同样的哔哔声，同样的嗡嗡声。她回头去看明日香。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虽然她立刻就知道了答案，心与脑连接在一起。她感觉到明日香的火焰，燃烧的、永驻的满满元气支起许多对她的仇恨。但她也感觉到别的感情——一些深埋在火焰之下，她永远不会大声承认的感情。

“你一直喜欢我。”丽说，她大声说了出来。

自毁装置的嗡嗡声接近了最高频率，交织着使徒竭力的尖叫，现在，它惊慌失措，在不断坍塌的A.T.力场中挣扎着。

明日香的嘴角翘起一线微笑：“是啊。”她说，此时世界变白了，“但别告诉别人。”

最后一道闪光，然后黑暗。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八章

关键词: *give back*回报、*that* (特指)爱

从此开始几个月后，当战争的恐惧和压力早已从她的内心褪去时，葛城美里将会坐在一座雕刻精美的大教堂下，一个头戴式耳机戴在耳边，而国联的检方则会把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描述为“反A. T. 力场爆炸”。描述的方式会让她放声大笑，引来聚集一堂的政要们的愤怒和她自己辨方团队的怒视，但她将无法控制自己。由于事发现场的所有摄像头都是空白，而事件所有的视听记录也伴随着MAGI原型系统被摧毁而都被抹去，她会认为检方的描述对于一个未亲历现场、未亲眼目睹事件的人们来说已经够好了。

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她正站在伊吹的后面，在两个EVA的每一个停机命令都被拒绝时无能为力的看着——这是自爆模式的副作用。她用拳头猛击中尉的椅背，却是徒劳的。她听到日向的声音划破了一片嘈杂，说着什么“临界A. T. 力场崩溃”，然后转身去看主屏幕。

客观来说，那个未来法庭会议描述了最后一个使徒被击败的过程。首先，零号机反转了它的A. T. 力场。这究竟是服从于自爆命令的附加结果，还是遵从于福音战士驾驶员的个人意愿，将永远不得而知。美里会被告知，数学家们相信这种反转给使徒的身体带来了形而上的压力，一个A. T. 力场的反转可能在理论上允许纯粹的力量直接影响物质现实。

在那一刻，她看到了零号机，它的双手紧握住使徒身体穿透她头甲的位置。她看见EVA向后倒退，拉住使徒。她听到碇司令从他的指挥塔里大声喊叫，声音第一次明显的流露出真正的忧虑。（译者注：这里的忧虑作者用的是worry，说的是老碇对绫波的选择已经彻底慌了，老碇和渚薰不在乎明日香，认为她死了就死了，但绫波是补完计划的关键道具，决不能让她死）

然后，检方将会继续陈述，二号机的A. T. 力场承受了同样的反转。施加于使徒身上形而上力量增加了一倍，把它绷紧在两台EVA之间。其中的具体细节将被讨论几十年，狄拉克数学构想将强势进入现实，在这个领域形成了一个争论点，并永远不会被真正解决。

在那一刻，美里看见二号机躬起身体，就像一位母亲怀抱着自己的孩子抵挡危险。使徒几乎被绷直了，它的身体被拉向两个方向，因为每台EVA都在企图吞噬它。美里对着明日香大声喊叫，尽管她永远也不记得原话了，只记得她感到冰冷的刺针扎进她内脏里的恐惧。

然后，控方会说，爆炸发生了。

只不过，那不是一场爆炸。使徒似乎在视觉光谱内外颤抖了一瞬间，摇摇欲坠。它结构中的亮度等级加速提升，吹灭了每一个视觉反馈的白平衡，并攻击了自动图像设备的提炼机能，因此美里只能看到一个大概是完全黑暗的画面，只有使徒像一条白色光线贯穿于画面中间。

然后白色光线断了。

一声雷鸣般痛苦的尖叫声，像是天空撕裂，像是现实破碎。一股能量的倾泻向内席卷，将使徒的残片吸向震中。一声尖叫出现在她的心里，出现在每个人的心里。

然后是寂静。

事后，美里发现顶灯和控制台都黑了，指挥中心里完全沉默了。她站着，倾听着，等待着地面爆炸——她驾驶员的热核死亡，但什么也没有。

“我们能重启吗？”她终于问。

仿佛一语道破，二级发电机砰地一声启动了，顶灯闪烁着亮了、亮了一半，每个控制台上的开机屏幕都在滴答作响，主屏幕也开始在蓝屏中复活。

美里在发布命令时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优先处理EVA。”她说，“查清楚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果不其然，是个谜。官方的说法会是，使徒的解体——“爆炸”——引起了一股电磁脉冲波，使城市的供电网、总部和两台福音战士都重启了。虽然核心坍塌不需要动力，刺激因素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荷，但使徒的死亡造成了其短路。

随着视频的恢复，这座城市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两样。公园的树上没有微风，海湾里没有海浪。使徒死了，而两台福音战士侧卧着，停止了活动。

“救援团队，快点。”美里呼出一口颤抖的气，“叫渚退下，现在不再需要他了。”

((()))

她没有死。

期待着死亡却又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离她而去很奇怪，仍旧再一次地变回她自己更奇怪。她浸泡在冰冷的LCL里感受着，坐着，等待着救援团队，感受着她那个本应充斥着腐败的肿块现在却又恢复光滑的胸口。但是，表面虽然愈合了，但表面以下的却没

有——一个深渊，而在那之前，这里只有坚实的确定感。（确定感指的是明日香从前认为自己是战士的感觉，而现在却开始怀疑这种使命）

她坐在那种突然而至的、寂静无声的孤独中，听着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残影从她心中那个新的深渊里倾泻而出。她从未有过的一个童年记忆，以及在她视线之外的一具水箱里漂浮着的、年幼的冰冷尸体。

她希望在她离开插入栓后，这些记忆会消失，但她错了。记忆跟着她离开了EVA：它们和她一起乘坐救援车，在一小队身穿橘色制服的打手为她消毒、扫描、进行战后净化时伴随着她；当她在心理评估中撒谎时，回忆着它们；在她被宣布干净后，感受着它们；当美里在指挥桥上和她谈话、作她自己的任务简报时，她的脑海里盘旋着它们。

她想要告诉美里她所有的感受，但发现她找不到语言。最终，她被打发到更衣室换衣服。

丽已经在那里了。她的插入服搁在长凳上，一个淋浴头打开着，在驾驶员同伴洗澡时，明日香坐着。她希望看见丽就能以某种方式消除她的记忆，在某些层面上，她认为丽现在已经不同了，一个更像她的新丽，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姐妹。

但当浴帘拉开时，那个走出来的女孩仍然只是绫波丽。一小时前她与她的驾驶员同伴之间所共享的亲密感，在肉体现实的无情楔劈与驱分下，正在迅速褪去。她们不再存在于彼此的心里，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明日香发现想要与丽建立连接的任务几乎与从前一样不可逾越。

当丽擦干身子，穿好衣服时，她站在一旁，等待着任何语言的出现，哪怕是一句，但她发现她找不到任何一句话来完成这一连接。她看着丽系好她的裙带，想起了她一闪而过的童年——眼镜片俯视着她，她坐在地上，自学着系她唯一的一对鞋带。他总是遥远，他总是冷漠。

丽看着她：“怎么了？”她说。

明日香发现自己在哭，她拭掉眼泪，在那一刻，她非常想拥抱丽，但那距离实在太遥远了，身体的接触实在太真实了：“没什么。”她撒谎。

丽盯着她，她的眼睛里不知道是理解还是局促，明日香不确定。过了一会儿，丽转身走开了，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在她走后，明日香脱下插入服，冲了个澡，尽量什么都不去想。之后，她走出去擦干身子，坐在一把长凳上，肩上披着一条毛巾。她盯着自己的行李袋，它耷拉在储物柜开口里，运动衫在袋子顶端半遮半露。

门滑开了，突然，他来了。她从他的哼唱和轻松愉快的脚步声中判断出是他，薰。他站在她身边，根本不去烦恼要弯腰或直视她的脸：“你好吗？”他说。

“我在上面伟大吗？”她说，像是在重复着他那句仿佛是一辈子以前的话。

“我没能见证。”他说，“三号机无法启动，但你胜利了。”（译者注：此处对照第27章，出战前渚薰对明日香说，你在上面会很伟大，我会在那里见证，这里渚薰的底裤已经底朝天了）

“我胜利了。”她说，这个词在嘴里咀嚼着，“我胜利了，我胜利了，但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的胜利？”

“你热爱胜利。”他说。

明日香看着他。他的脸泰然自若、高深莫测。他可能早就知道了她所有问题的答案。就像是他可以让她为所欲为，可以让她随叫随到，可以让她重回正轨，但她不会了。几周来，她每天都能见到他或与他交谈，然而一切都没有变好。伤口只是被掩藏了，但没有愈合。

她觉得自己最需要做的就是把她的毛巾扔到他那张泰然自若、高深莫测的脸上，直到那张脸不再那么该死的泰然自若和高深莫测，所以她扔了。她不在乎那会让他在他面前一丝不挂：“我在上面快死了！”她说。

他没有接住毛巾。毛巾打在他脸上，掉在了瓷砖地板上：“我不能去你那里，但我想。”他说。（译者注：重点词是不能，你确实不能去她那里，你会在第三次冲击时毫无心理障碍的牺牲掉她，此处是与第32章的渚薰最后解释那里对照）

“‘想要’？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了？”

“我不明白。”他说。

“你什么都不想要！”

“我想要你快乐。”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他说。

“你为什么爱我？”

薰摇头：“我不明白。”

她的拳头砸在储物柜的门上，把脆弱的金属砸出了凹痕，她没有再看他：“滚出去。”她说。

薰又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他，也，离开了她。（译者注：看你的个头，赶紧滚，有多远滚多远）

((()))

美里又继续工作了8个小时。明日香会自己回家的，这点很清楚；从战斗结束后她脸上的表情来判断，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独处。简报后，美里立刻对自己说的话感到内疚，想要告诉孩子自己在那自毁时刻对她的感受。但明日香此时不需要这些，她需要的是距离和时间。

接下来的回收工作就非常简单。福音战士们回到了它们的机库里，城市的核心区被重新上升到地表，随着避难所的重新开放，平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和办公室。防御体系被撤回。

大部分工作都花在监督总部各部门重获动力的努力上。这种重启的大部分基础工作在断电前的几个月就已经铺设好了，但系统中仍然存在一些小故障——一些在职人员可以解决的后勤障碍。

在她回到办公室时，已经很晚了。她刚拿起钱包准备离开，突然注意到桌面上有一个不停闪烁的通知。她探过去，按下空格键，唤醒了机器。

屏幕立刻空白，变黑。美里把手缩回来，奇怪着自己做错了什么。通过跨组织的网络编码在黑屏上解析了一条文本。一条只留给她看的远程信息。

黑底白字：需要谈谈，午夜，上面的抽屉里。-R. A.。

律子，她意识到。她书桌最上面的抽屉在她的触摸下滑开。里面除了办公用品什么都没有。她摸了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粘着。

美里打开纸条，读了里面的说明。她看了看表。11:30。

这可能是个陷阱。她还没来得及阻止，这个念头就闪过了她的脑海——多年的战术训练和最近几周的妄想症。但自从清理工作开始以来，她就没有见过律子，如果她的朋友最终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那就必须是秘密进行。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条不归路。

“好吧，阿律。”她把钱包放回原位，检查了她的枪套，找到了那把不应该被携带的手枪，然后朝门口走去，“让我们开始吧。”

((()))

厨房里一片寂静。午餐的外卖和餐具都还放在桌上，现在凉了。除了冰箱里酣睡的企鹅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在厨房中间站了一会儿，一连串过去式错误被自己愚蠢的大脑制造出来，以逼走朋友、与友为敌的所有方式奔腾过她的心。

她为什么就不能做一次正确的事呢？她差点和丽死在一起，然而连一个拥抱都不能给她？甚至不能向她说对不起？一句话也不说？这就是她的人生？短短一瞬的清醒，短短一瞬地看见自己全部的错误，却找不到继续前进的解决方案？

然后是薰，他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而她还是对他斥责。（译者注：从她的角度是没有，但是从上帝视角看简直真恶心）

她摇头去整理思绪。当那些不起作用时，她抓住最近的椅背，把它举到空中，松开，椅子飞过厨房，砰的一声从岛台反弹回来。她的手指握住桌子的边缘，用力一推，整个桌子都被推翻。外卖泼洒了一地，冰冷的咖喱渗进了瓷砖之间的缝隙。

笨重的脚步把她拖曳进客厅，跳舞设备还开着，她掀翻了计分板，把它们扔到地毯上，电缆噼啪作响。她尖叫出一句词不达意的话，用的语言自己都不明白，然后猛击通往阳台的玻璃推拉门。那门没有折断，但疼痛足以分散她的注意力——足以耗尽她的怒气，让她摔倒在地。

她倒在地毯中间，把腿缩到胸前，把脸埋在用前臂和膝盖组成的围墙之后。她眯着眼睛，试图把绫波的真相和薰的目光从她的大脑中挤出去，但它们都没有离开。出路在哪里她看不见；前方在哪里她也找不到。（译者注：出路和前方马上到来）

但她到底怎么了？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走廊里一扇门吱嘎地开了。她立刻认出了这个声音，怔怔地，听着。

脚踩在地毯上的声音，然后是地砖上；撕纸巾的声音，好像在清理泼洒的咖喱；垃圾桶盖打开的声音，应该是在扔掉午餐的残渣；桌腿微弱摩擦的声音，他是在整理桌子；椅子被放回原位的声音。她听了这一切，却不敢抬眼去看，生怕它们不是真的。

衣服沙沙着他走进客厅，就从她身边经过，把计分板放回到它们的支柱上，插座接受设备插头的咔哒声和它被激活时灯圈的嗡嗡声。

PenPen的牢骚声。脚步声又回到了厨房，撕开了一个金枪鱼罐头的盖子，然后是高兴地咀嚼声。（译者注：要是SB渚薰，只会叉着手问“我该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听到他在她面前坐下，她偷偷眯了一眼，看到他的黑色长裤和袜子，十指拢放在腿前。他耐心地等着，最后，她心软了，她的眼睛从前臂里抬起来，从她的刘海下看过来。

“嘿。”她说。

“嘿。”他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袭击期间。”他说，“没人看着我（译者注：这里是说他自己在鸟天使心理攻击后住在医院病房），所以我就离开了。”

“允许吗？”

真嗣耸耸肩，但什么也没说。

她想着厨房和身后损坏的设备，觉得自己无比的愚蠢和幼稚：“你不必跟在我后面打扫。”她说。

“我知道。”他说，他深吸了一口气，“顺便说一句，我听到你的话了。”

“什么时候？”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和使徒一起在我的脑子里，当我被困住的时候。”他说，“我记不清全部。当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记忆上时，它就会不断从我的脑子里溜走。我无法形容那里的一切，只有许多光和记忆，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

他的目光迷离，专注于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东西。她注视着他，等待着新的话语。“但我唯一记住的就是你。”他的目光突然又看着她，定睛在她脸上，“那里的一切都是旧的，消失了的，或者从一开始就是不真实的，除了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找到了我。”

“我不知道。”她说。

“你告诉我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我想早点告诉你，但不能在医院里，不能隔着玻璃，那样是不行的。”他的唇角轻轻一提变成一个笑容，“没能早点说出来我很

抱歉。”（译者注：这里译者脑子里有个EEE玛丽的‘这样才对嘛’的画面。关于道歉，译者提醒一下所有男性读者，无论是女孩的错还是男孩的错，又或者干脆是都有错或是都没有错，道歉都该从男孩开始）

“你抱歉？”

“是啊，为了所有的事。”

她一直看着着他耐心而平静的脸。当她再也无法坚持的时候，她又把头塞进她的前臂里：“我还得对你做多少坏事呢？”她低语着。

“你什么意思？”

“我一直都对你很糟糕。”她说，“而你就是不离开我！我还得对你做多少坏事呢？我不值得你留在我身边，但你就是不走！别再留在这里了！别表现得好像这些都没事似的！”

“这不是没事。”真嗣说。

她再次抬头瞪着他，眼圈泛红：“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我到底还值得你做什么呢？”

他又耸耸肩，甚至比刚才更沮丧了：“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逃避。”他说，“但当我思索这一切时，我发现我得到的所有美好都来自于原地不动，所以我哪里也不会去了，我从来没有从逃避中获得任何美好。”

“但我一直在伤害你。”

“万物皆有伤害，明日香。大多数那样（爱）的伤害不会给我回报。”（译者注：这里与第1章、第32章对照）*Most things that hurt me don't give anything back*这句里的*give back*句式会用在爱情表白与承诺中，所以，这里是真嗣的表白，与第29章，第32章明日香表白对照；另外，这个句子有个关键字*that*，出现在真嗣接下来的对话里，明日香问完我还能回报你什么之后他们一起跳了舞，真嗣以*that*作为答案，而明日香接着问*Is that enough?*结合上下文，所以这里的*that*是特指爱情的意思，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直接意译了，关于*give back*句式在后面的章节中不断出现。

她感到手指关节上捶门的位置火辣辣地疼，感到胸口被使徒穿透的深渊幻痛，像一个崩坏的裂口：“我还能回报你什么呢？”她说。

他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捡起两对耳机中的一对，那是第五适格者在他们上次跳舞时掉在地上的，然后戴在自己头上。他走到其中一块空舞毯中上，下蹲进入准备姿态。

明日香对他眨着眼睛。他没有鼓励她跟他一起，但她还是跟了上来，拿着自己的耳机。她把卡套夹在腰上，戴上耳机。她点击按键，磁带机便与真嗣的同步播放了。（译者注：这里与23章对着写，她又开始跟着他了）

舞蹈开始了。钢琴先闻进来，回响在耳与耳之间，然后琴弦扫来，似乎是从她身后传来的，她在舞动。左脚回中圈，右脚回中圈，右手到中圈外面一点，然后是第一个从右点到左点的大扫，她的脚交叉在一起，旋转着，这样她就面对着记分板了。在她旋转时，她的余光捕捉到真嗣，他的动作与她同步。

打击乐进来——一次，两次，三次——而她再次转圈，举着一只手，面对电视。她向后骤跳，双脚落在下方两圈的外面一点，然后向前一个跨步，到达上面高点的内侧。

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想要享受这舞蹈，但从没有成功过。那完美无瑕、却又如机器一样精确的第五适格者让一切变得不可能。但现在，当她在衬垫上旋转，冲过下面的六个动作时，她再次感受到它的快乐。

在第三又四分之一圈的时候，她快了一微秒，所以真嗣用倍速带着她在下一个后步时跟上了他的节拍。当她慢了一拍，他就降速以跟着她。真嗣一直与她配合，灯光几乎一出现就啪的一声熄灭，证实了他的节拍。当他可以的时候他会领着她，在她需要的时候他会支持她。（以上4段，译者回看第24章，渚薰和明日香跳舞的那段，看来看去差点把译者脑子绞成糊糊）

这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节奏表演，却也不需完美无瑕。相反，他们之间是完美无瑕的。正因如此，舞蹈再次快乐了起来。

她回转着准备好结束，伸出她的手臂对着电视完成最后一舞。那一刻，她只有身体在这个客厅里。她的心则在垂直平面上骤然升空，一把等离子渐进刀从她握紧的手滑出；在她的右边，是一台紫色的EVA和一个棕发的男孩，他们齐头并进。

（译者注：此处看TV第9话）

也是在那里，在那个记忆凝固的下坠瞬间，她又看见了他——看见了这个不需要问无数个问题，也不需要在头上戴神经连接器，更不需要随时随地等着她指示该做什么事的男孩。这个男孩比所有人都懂她，这个男孩会挑战她、会逼她，会挫败她、会爱她，这个男孩永远不会抛弃她，这个男孩是她最好的朋友。

音乐结束了。磁带盒在循环结束时发出滴答声，接着自动倒带。孩子们把他们的手放在身体两侧，一起摘下耳机。

真嗣看着她：“那个（爱）。”他说，作为答案。that

她手里拿着耳机：“那么，那（爱）足够了吗？”她说。Is that enough

“早已足够。”他说。

明日香看着他的脸，如此的坦率、如此的诚肯，她哭了。她想把脸藏起来，却逼迫自己忍住，她欠他那么多。

“真嗣。”她开始说。

“我知道，明日香。”他说着，朝她走去。

她把手心放在他的胸口不让他靠得更近：“不。”她说，“我需要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算数了。”

真嗣心软了，双手在她面前张开。

“我一直是一个十足的白痴，我不应该撒谎，你第一次从相田家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对你真诚的。我应该吃你给我做的那份便当。（译者注：这里回收第22章的一个伏笔）我不应该把你推倒，叫你笨蛋。我早该把这些话都告诉你。”明日香用伤痕累累的指节抹着鼻涕，她的视线模糊了，但她没有眨眼，也没有把目光从他的眼中移开，“对不起。”（译者注：这里原文用的是剑介，但是，一如既往，译者认为明日香不可能直呼其名，也应该不会喊他小丑或傀儡什么的，所以做主译为相田）

“谢谢你。”真嗣说。

他们之间寂静了片刻，然后明日香迅速地对他挥了一下手：“现在来抱抱我什么的。”她说。

他抱着她。她能感觉到他搂着她的背，他的脸颊紧贴着她的脸颊，她感到他的呼吸拂动着她脖子后的发梢，而几个小时以来的第一次，她胸口中的深渊不再那么空洞了。

“顺便说一句，你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他说。

“我很感激（你的爱）。”她说。（译者注：I appreciate that 这里有双关）

他的声音触到了她的耳朵，柔和如影：“你只是，像是，半个白痴。”（译者注：此处与第28章对照，他这里说半个白痴还是有双关的意思，另外半个就是他自己，这俩货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白痴）

明日香强忍着残余的眼泪哼了一声：“闭嘴。”（译者注：此处的对话方式与第14章碇真嗣表白的回答方式几乎一样。）

译者注1：本节的和解内容其实是经过前面几章铺垫后的总结，描写方式与第18章和第26章描写明日香可以在别人面前哭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两个人互相呼应之后，自然而然完成的，译者帮读者总结一下，明日香一直想要和解，但是真嗣一直钻牛角尖，把她逼走了，在鸟天使那里真嗣真正的想明白了，和解过程是、真嗣成为了主动方，所以这里的问题在真嗣这边，因为只要他愿意主动，明日香就愿意和解，而渚薰只是真嗣的代餐，并且这个代餐代的也很失败，因为是被女孩主动甩掉的。

译者注2：以上的和解章节是作者与EOE厨房内容做的对照描写，EOE的厨房中真嗣摔桌砸凳，告白时真情与假意混杂被明日香无情拒绝，结果成为冲击的钥匙；这里的厨房中明日香摔桌砸凳，却真情流露的道歉与告白得到了真嗣真心的谅解与回报，最终阻止了冲击的发生

((())))

电梯接受了她给出的优先进入密码，当它咔哒一声下行时，美里看着楼层计数器标记着她的进度。她很平静，调节着呼吸。只有当计数器咔哒地指向红色的、没有标记的楼层时，她才感到担忧在她的胸膛里怦怦乱跳。她现在来到了最终教条，GeoFront的最底层，比她从前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低。她的手伸进夹克衫里，感受着她那股让人安心的分量。

当电梯停下，门分开时，她走进一条漆黑的走廊。她走着走着，低矮的灯在齐脚踝处一盏一盏的点亮，慢慢照亮了她的道路。她小心翼翼地走着，高跟鞋的嘀嗒声是她旅途中唯一的伴奏声。

一扇门出现了。上面写着‘傀儡系统生产设施’，用钢印敲着，一个密码板在门边发光。

美里掏出密码纸，按照指示输入，密码板上闪了一下绿光，门开了。

门内，律子转过身来面对她。她站在一块布满神秘符号的地板上，巨大的科学仪器之下的一根圆柱体在她的侧翼。律子的一只手插在她实验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夹着一支烟。一看到她的老朋友，她就把香烟扔到地上用脚踩灭：“好吧。”她说，“那么，你发现了，你想知道什么？”

“打扰一下？”美里说。

“这个地方，傀儡系统。”律子的脸在空圆柱体发出的淡橘黄色光线下显得苍白。美里从未见过她如此紧张，“你显然不顾一切的寻找答案，那么你想知道什么？”

美里皱起眉头：“你在说什么？你叫我下来的。”

“没有。”律子说，“你在我的电脑上留言了，上面写着要——”

“——午夜到这儿来，和你见面。”美里说。

两个女人面面相觑，律子的手猛地从口袋里伸出来，手里拿着一把小巧的左轮手枪，扫过房间黑暗的边缘，美里也一样，拿出她的手枪退向房间中央，枪口对准入口通道。

“你觉得是谁？”她说，“碇？”

“如果是碇，我们早就死了。”律子说，声音中几乎是控制着恐惧。

“那会是谁？”美里说。

“我不知道，我们得离开这里。”律子瞥了她一眼，“我以为他们没收了你的枪。”

“没到时候。”美里说。她刚要让朋友跟着她，门就打开了。她瞄准，等着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刺客出现在对面，但当门打开时，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

“是谁？”她喊道。

停顿。“葛城。”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要你别向我开枪。”

美里松了一口气：“加持？”她说。

他从门框里探出头来。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橙色的帽子，与他的橙色工作服相配——库内技术员工作服。他举手以示投降，但让其中一只手挥着打了个招呼，他那自以为是的笑容从未离开过他的脸。

“把那东西指向别的什么地方？”他说。

美里放下了她的手枪：“你在这里干什么？”她说。

他大步走进脑室：“哦，干干这活儿，干干那活儿。”他说，看着律子，“博士，拜托。”

美里跟着他的目光。律子还没有放下她的武器。它直接瞄准了加持的胸部。

“把它放下，阿律。”美里平静地说。

“他可能在为他工作。”律子说。

“他没有。”美里说。

“你怎么知道。”律子的声音急促而低沉，从她的嘴角说出，她的眼睛睁大，“我们不能相信他。”

“这是加持。”美里说，“他站我们这边。”

“我已经不知道谁站在哪一边了。”律子说。

“他已经躲了好几个星期了，我们已经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美里说，“他还需要做什么来向你证明呢？”

律子摇头，枪口没有动摇：“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做点什么。”

“我想我拥有的不止是做点什么。”加持的手一直举着，但他慢慢地移动，回头往身后看，“你现在可以出来了。”他说，他提高了声音。

有那么一瞬间，美里觉得律子是否是对了。她莫名预料到会有一个叛徒走进那扇门。她的脑子里设想了许多可怕的可能性，其中大多数涉及由委员会、日本政府或碇司令本人派出的暗杀小组。

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男人，手无寸铁，穿着和加持一样的橙色工作服。他走进脑室中央昏暗的灯光下，摘下他的帽子，用一只手捋了捋花白的头发。一看见他，律子就放下手枪。

“谢谢你，博士。”冬月教授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Author's Note: 希望你们喜欢这两个章节的更新。在下次更新之前，我们将有一个比平常更长的休息时间，但这是有原因的：我将马上写完这篇小说，当我下一次更新时，将连续更四周，直到故事完结。我们很接近了。

感谢你们的阅读。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三十三章：午夜之后

监控室的桌子和控制台摊得到处都是泡沫塑料杯和废纸。隔着一面玻璃墙，可以看到渲染集群——计算堆栈正在运行，它们遍布整个空间，米色的外壳由通风口和风扇组合冷却。铝箔包裹的冷却电缆像闪闪发光的大蟒蛇盘绕在地板和龙门架上，虽然冬月耕造知道机房里一定无法想象的吵闹，但他在监控室里却什么也听不到。

他又喝了一口咖啡，坐回到他的椅子上。他的实验服扎在腰上，他调整身体把它整理了一下。他的腰带松了，最近几个月体重下降了，在黑暗中不断地昼夜轮班让他付出了代价。总有些事情：一个新的模拟，一个全新的测试批次，脊髓组织或能量供给或光学皮层的小故障，总有需要修改的问题，总有另一堆火需要扑灭，有鉴于此，这时或那时错过的一顿饭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不过咖啡呢，已经变成了一种不礼貌的习惯。

然而，他还是挺过了他的疲惫。这一切的兴奋——新发现、新挑战、新烦恼——让他进入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精神状态。花一年时间在废墟中探索，又花了两年时间尝试揭开真相，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谁。在那些海边棚户区夜晚的冬月耕造教授仿佛已是一辈子之前的人了。

但在这里却不一样。在这里，他找回了自己。忙？当然；心力交瘁？毫无疑问；兴奋？绝对。他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有些夜晚，他甚至忘了他已经出卖了自己，加入了敌人，就像是今晚这样的夜晚。

“我们还要再花二十分钟的渲染时间。”赤木博士坐在她的一组显示器和键盘前，就像她网心的一只蜘蛛。她一边说话一边抽烟，在身边的数据板上做着笔记。她的妆容几乎掩盖了她眼窝下方开始加深的黑眼袋，“你可以去别处走走，我很乐意在完成后召集所有人。”

冬月看到赤木的女儿坐在她身后，在旁边的一台控制台前工作。她现在一定十六七岁了，冬月意识到。她总是站在她侧翼，看着听着，但从不说话。这抚养女儿的环境真是奇怪啊。

“我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一团废纸从它的发射点直线向上被抛到空中，实现了片刻的悬浮，又落回到一只纤细的手中，“在我知道惣流错了之前，我们不要采取行动。”

“惣流·京子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学家。”赤木说。

“理论是关键字。”纸球发射又降落，发射又降落，发射又降落，“她没在这里。她没有近距离看到那东西。”

冬月扬起了一条眉毛：“你的好胜心出现了。”

“她想在什么都没有的基础上重新安排L2的启动顺序，这是行不通的。大脑皮层的全面次级联失败是板上钉钉地。按照她的操作顺序，我们将永远不会越过绝对边界。”她接住纸球，坐直了身子，“我是对的，等我们到里面就会知道了——多久，赤木？”（译者注：*I'm right, and we'll know it in* 这个 *in*，应该指的是碇唯要进入EVA后才知道她的理论是否正确）

“十八分三十二秒。”

“谢谢你。”碇唯把她的纸球扔到房间的另一头，它在一个废纸篓的边缘弹了一下，掉进了垃圾袋里，“两分还是三分？”她说。

“两分，你不可能在禁区外。”

“这是什么意思？‘油漆区’？”

“好吧——”冬月刚开口，但门就开了，又一伙儿人加入了他们。所长走了进来，男孩被他抱在手里。那男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在蹒跚学步期求知欲的引导下，它们注视着房间里的一切。

“你好！”唯站起来，走过房间，把儿子从丈夫身上抱走。

“我们准备回家睡觉了。”所长说，“但他坚持要见你。”

她挑了挑眉：“他到底是怎么坚持的？”

“他说了你的名字后就哭了。”所长走过房间走来到咖啡壶前，“这咖啡多久了？”

“刚煮好的。”赤木说，头也不抬。

“很好。”碇给自己倒了一杯。那时候的他还没戴眼镜，当他看着眼前的渲染集群时，神情流露出一种奇怪的亲切，“你还撑得住吗，教授？”

“我很好，谢谢。”冬月揉揉他的眼睛，“你说下午，现在上面几点了？”

“五点半。”碇说着，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你在下面呆了多久了？”

“从昨天开始。”冬月说，然后补充道，“我猜。”

碇笑了。那时候，那表情里仍旧有诚实，“我真不敢相信你不让这个老人回家。”他越过了他的肩膀说。

“你表达得好像我是他的狱卒。”唯靠得更近了，她的儿子依偎在她身边。他的小手在她白色外套翻领上玩耍，“我知道渲染结果会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个怀疑论者。”

“这是关于惣流猜想吗？”碇说。

“别这么叫它。”唯说。“别给它起个名字，好像它是真理一样。”

冬月笑了：“这就是你的答案。”

“你觉得惣流会知道答案吗？”碇说，“她能带领我们完成一次成功的接触实验吗？”

“这完全有可能。”冬月说，“在我看来，猜想应该是正确的，理论框架也是合理的。”

“你当然这么说。”唯说，“这是你的框架，从一张十年前的纸上偷来的。”

冬月举起双手：“我承认我容易受到一点马屁影响，数学站在她的那边，她可能是对的。”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知道？”碇说。

“十分钟。”赤木说。

“谢谢。”唯又说了一遍。她把儿子从一只手臂转移到另一只手臂上，“我是正确的，你会看到的。”

“你怎么知道？”冬月说。

“化身原理。”唯说。她嗅了嗅鼻子，“我要去换尿布了。所长丈夫：请接着解释。”

“好的，女士，项目主管妻子。”

她离开了房间，冬月看着碇：“她是什么意思？”

碇呷了一口咖啡：“这是我不久前才意识到的。”他说，“我不是你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只是一个遗传学家，灵魂的量化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

“当然。”冬月说。

“话虽如此。”碇继续说，“我足够聪明，可以读懂你的著作，而且我有一个天才的妻子。在这个过程中某个点上，我注意到了你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缺陷。”

“是这样吗？”冬月说。

“请不要发怒，教授。”碇说，“你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理论，都很棒。但我看到的问题是在应用上。这里是Gehirn，我们研究的是应用科学。我们不是要简单地测量灵魂，而是要控制它，让它为我们工作。”

“我对应用方法论并不陌生，碇。”

“我不是在说那个意思。”碇说，“这只是哲学观的不同。在你的领域，你致力于量化灵魂，并在分离于它所居住的物理身体之外理解它。在我的领域里，这并不重要。我们致力于理解基因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可能被表现的形式。它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是研究的重点。

灵魂本身并不重要——这里是Gehirn，我们必须知道它在具体化时是如何变化的。没有灵魂的具体化，我们就只有没有实际应用的原始理论。化身就会引来控制（译者注：这里很关键，意思是京子的错误造成了明日香更易被三位一体控制），教授。我想，惣流的数学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冬月慢慢地点点头：“我很有兴趣知道这是否成立。”

“我也是。”碇抬起头，门打开了，唯回来了，“大臭还是小臭？”

“大臭。”唯说。她在儿子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把他递给了他的父亲，“你现在要回去吗？”

“我会留下来等待结果。”碇说。

唯点头。透过玻璃，计算堆栈闪着绿光：“博士？”她说。

“一号站的完整读数，要一个打印稿吗？”

“谢谢。”

打印机发出咔哒声，唯把结果撕了下来。她快速浏览了一下，然后翻到最后一页：“‘激活预测：否定’。”她说着，把它交给了她的前教授，“大脑皮层的全面次级联反应完全失败了，我怎么跟你说的？”

冬月拿起打印件，自己浏览了一下，她没有说错：“当你是对的时候，你就是对的。”他说。

“我们会把结果传真给柏林。”唯说，“让那个‘理论家’仔细琢磨那些结果吧。”
(译者注：这里对照了第5章插曲一，碇唯把结果传给了京子，但是按京子的个性对此嗤之以鼻，所以没把亲家母的友情提醒当回事)

“我马上就去。”冬月说。

“谢谢你。”她笑着说，她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当年，那是他的真北。在记忆中，他的余生都是如此。

午夜之后

十二年后，他站在脑室中央，而此时他的身边正展开了一场争论。

“你到底去哪了？”葛城说。她的一根手指指着加持的脸，不偏不倚地戳着他的鼻子，“你说了一大堆谜语垃圾话，然后消失了好几个星期，留下律子和我回答问题。他们很可能在我的车、我的家、我的办公室都装了窃听器。而现在你又在这里，还和他在一起？

“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她的手指转移到冬月脸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赤木没有动。她的目光在冬月和那对争吵的人之间扫来扫去，显然很不自在。

“你叫我要做点什么。”加持说，“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你到底做了什么？”美里说。

“我给他注射了一支化学药剂，使他的心跳减慢到足以骗过心电图和前来检查他的那些白痴。每分钟跳一次，我认为。”

“他怎么可能活下来呢？”美里说。

“问冬月吧。就是他写了那个配方，并把它下载到我的工作电脑上。LCL能做的事真神奇。”加持露出了奸诈的笑容，但由于躲了几个星期，其中已经失去了笑容的自信

，“在那之后，我只是在停尸间截住了他，伪造了验尸官的报告，贿赂了一些人，伪造了一场火化，把他藏在早川市的一件旧安全屋里。”

“你怎么能伪造一场火化？我们埋了什么？”

“大概是一些流浪猫狗吧。”加持对了一下表，“我并没有让动物收容所详细搜寻他们垃圾箱里的东西。”

“你在看什么？”葛城说。

“只是对一下我们的时间表。”加持说。

“详细说明，谢谢。”

“在MAGI注意到所有的摄像头信号都在欺骗器上运行之前，我们还有十分钟的窗口时间。在那之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我们的存在就会被记录下来。”

“然后碇就会知道我们在这里见面，那我们就死定了。”

“如果我们在那之前结束，就不会。”

“到底如何结束？”葛城转向赤木，夸张地耸耸肩，“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问他吧。”加持说。

葛城沉默了。冬月感到她的眼睛在看着他——感到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但他并不焦虑。他站在脑室中央，紧挨着主脑。他手里拿着橙色的技师帽——别人的帽子，因为那是别人的制服——看着里面发光的橙色液体。他听到了永恒运行的傀儡装置的嗡嗡声和偶尔螺旋式搅动的液体声。房间里并不明亮。他的关节疼、他头疼、他的眼睛疼。他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副司令？”葛城说，“我们在等。”

“教授。”他说。

“什么？”她说。

“我曾被大家叫为‘教授’。”他说，“他以前也这么叫我。总是带着尖酸的语气，好像他在嘲讽，或者觉得可笑。他从来就不怎么尊重学术——不尊重学术的过程和理论。”

赤木看着他，他注意到她的眼睛。他越过金发和岁月，看到了曾经的她。那个沉默的女孩。冬月对她笑了，试图在微笑中装进一点真诚。

“她的课题里从没有任何讽刺。”他接着说，“不知怎么的，她似乎很自豪，称我为她的教授。”

“谁？”葛城说。

“唯。”赤木说，目光从未离开他，“碇唯，真嗣的母亲。”

冬月点头，回望了一下主脑。在橙色里，他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老了。他什么时候这么老了？

“我是98年认识她的，在那个旧世界。”他说，声音很低，“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当中，我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个世界变成噩梦之前的样子。在我44岁时第二次冲击爆发。在那之前的我那一生中，世界很正常。生日派对、下班后喝酒、在山峦间远行，白波山坡度假、真正的降雪。”

他的拇指摸了摸偷来帽额上的橡树叶徽章：“她是如此的才华横溢。”他说，“跨学科的才华横溢。她理解她工作的理论和应用，而不仅仅是工作本身。她了解它的全球意义，那背后的哲学，在几个小时的交谈中，我想我从来没有真正触及到她目标的真实形态——她的意图，以及她的期望。

“她是如此、如此的聪明。发光的，真的。我当时就知道——在某种层面上，我们都知道。像所有伟大的女性一样，她只会让周围的人产生两极分化的情绪：爱她的人都希望能让她开心；嫉妒她的人希望证明能与她平等。不管怎样，我们都按照她的信仰行事，她的视野。”

他很安详，没有人催他，在寂静中，他想起了一张照片；他们三个人一起的照片。

“她死去的时候。”他说，“那杀死了我们，只有在她突然离开的阴影中，我们才意识到她的存在曾经是多么光彩夺目。没有她，我就无法停泊，漂流。碇也一样。失去了她，我挣扎着继续前进，但碇拒绝了。在他的悲痛中，他转向了一个新的目的：重聚。”

冬月摸了摸主脑：“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打捞是第一选择——你还记得吧，律子。”

“是的。”她说。

当这行不通时，他决定误导Seele原始的人类补完计划。一种不朽的方法，是的，但主要是一种与唯重聚的方法。”（译者注：这里是说老碇的补完计划是自己成神融合初号机，他们就能重聚）

“第三次冲击。”加持说。

“是的，我察觉到了。”葛城说，“你帮了他？”

“当然。”冬月说，“他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学生。在我的悲痛中，不顾我知道真相，我觉得到我失去了一切。”

“那么现在呢？”葛城说。她走到他身边，她的眼睛进入他的视线之内，“为什么现在变了？”

“当我把真嗣从你的监护中带走时，这是司令的最终命令。在你看来，这似乎是他冷酷和不近人情。在这一点上，你对了一半，这是不近人情，但并不冷酷。他花了数年时间准备他的末日。他已经做出的牺牲，他已经做的事情，让人麻木不仁。操纵已经成为他的主要语言，我想。但尽管到了如此程度，他还是不想伤害他的儿子。”

“这种表达方式很搞笑。”葛城说。

“的确。”冬月迎着她的目光，“他觉得他儿子生活中的一切都会给他带来痛苦。最终，所有的关系都将终结。补完将见证这一切。他让我带走真嗣，这样真嗣就不会受到伤害，因为，无论他对惣流的爱有多深，最终都将结束。与其让最后的悲剧随着世界末日而展开，不如早点伤害他。”

“这太愚蠢了。”葛城说。

“只对一个理性的思想者来说，而碇源堂很久以前就失去理性了。”他把手伸到主脑的中间，找到了一个控制面板，开始输入指令，“我坦白，我也分享了他荒唐的冲动。那是一种消耗掉一切的冲动。但那时站在你的厨房里，等着真嗣回家，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我看着你的家，水槽里的盘子、客厅桌子上的文件、墙上的值日表、用小红笔划掉的日期，我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思考过正常的生活了，我几乎忘记了如何做一个正常的人类。”

他摸了主脑旁边的一个按键。房间的边缘仍然一片漆黑。随着开关的轻轻一按，黑暗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橙色的暗光，宣告着长久以来被掩藏的秘密。

葛城猛然回头，看着他们周围的罐体：肉体、灵魂缺失、空洞的眼神和没有感情的笑容。他看着她的脸上出现恐惧的表情。他对此毫无感觉，在那毫无感觉的时刻，他明白了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已经偏离得太远，太久了。

是时候让一切重回正轨了。

“绫波丽是碇唯的克隆体，融合了第二使徒与人类之母莉莉丝的残余灵魂。她的目的是帮助碇源堂毁灭世界。”他说着，关上了键盘盖，“现在仔细听好，我将告诉你们如何阻止他。”

*Author's Note:*下个月，第三新东京市之围。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二十九章

关键词: *eclipse*日蚀、*feel it back*回报

围攻第三新东京市开始于2015年12月11日(周五)24时30分。攻击的第一阶段——一次对NERV数字架构的信息战攻击——在没有任何警告或试探的情况下展开。五台MAGI超级计算机系统并列配置向NERV的MAGI原型机系统发起了进攻。在几秒钟内，成功孤立了NERVMAGI的主要物流副程序，进出GeoFront的通道被切断，固定电话通讯线路被中和。

赤木律子博士是攻击期间NERV总部唯一在场的高级指挥人员。12月12日0时20分，MAGI梅尔基奥（译者注：朝拜婴儿耶稣的三个博士之一）从插槽中被升起并允许进入。来自初级指挥人员的事后行动报告表明，赤木博士优先恢复了首要事项接入点，固定电话通信，并在MAGI的核心中安装了TYPE-666防御型防火墙。

法庭记录表明，这次信息战攻击是在日本政府、日本战略自卫队或国联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

((()))

明日香醒来时，被汗水浸湿的床单缠粘着她的身体，不确定最后的尖叫是大声还是无言。她静静地躺着，听着吊扇的吱嘎声，慢慢地剥开被子，释放积蓄的体热。她感受到了卧室中突然的凉爽并坐了起来，用手捋了捋缠结在一起的头发，她床头的时钟指向着子夜时分。

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上学又放学，真嗣回到了葛城的公寓。彷彿他从没有离开过，美里没有质疑他离开隔离病房。葛城已经不怎么出现在公寓里了，他们几乎再也见不到她。要不是洗衣篮里堆满的脏衣服，冰箱里持续消失的啤酒罐，根本就没有她住在公寓里的证据。他们在他们睡觉后才回家，在他们起床上学前就离开——大致是个幽灵。

真嗣准备午餐，做晚餐，在她看电视时他在客厅里做作业。他和她一起走路上学放学，在夜晚时和她一起坐在阳台上，喝着苏打水，聊着他们认识的孩子和他们想到听到的各种八卦。但没有更深入、更重要的交流。

她的时钟滴答过了12: 34。她站起来，走出卧室，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水。她感到客厅里吹进一阵微风，意识到阳台的门半开着。透过它，她可以看见真嗣，他倚在栏杆上，背对着她。她走到敞开的门，看着他。

“你不冷吗？”她说，用问好的方式。她想象着，如果是她，她肯定会被吓到。她以为他会跳下去，但他没有。

他耸耸肩：“没注意到，你睡不着？”

“是的。”明日香靠在他身边的栏杆上。黑夜拨弄着她的头发，带给她的后背一阵寒颤。远处，红灯闪烁在城市核心区的摩天大楼顶端，“心事太多睡不着。”

看起来他听到了她的话，但没有回应。他的睡衣是无袖的，她看到他肩膀和手臂上结实的肌肉。真嗣的身体从来就没有多余的脂肪，但在隔离期间似乎把他身上仅存的一点都清除了。就好像他的身体经过了遴选——吻合于单一的目标。（译者注：你就是那个单一目标）

“你不同了。”她说。

“是的。”他说，不是一个难题，而是一个悲伤的事实。在使徒接触期间他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他藏在自己心里的事情。

于是，明日香想到了丽，想到了理解她思想和灵魂的那个瞬间，突然间，使她神经中颤抖的不再是夜晚的空气了：“使徒给你看了什么？”她说。

他的眼睛再次获得了那种距离感，就像他第一个晚上回来的时候那样。就像他正观察着什么事件，或者什么时间，或者事件和时间都有。他不打算说出的重要问题。

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疏远，是时候更加真诚了，然后

。“想知道搞笑的事吗？不是那种‘哈哈笑’的搞笑，而是诡异的搞笑？”她说，真嗣没有看她，她深吸一口气，继续，“所以，我梦见好像我变成了我妈妈。”她说

。真嗣没有动，但他的眼睛丧失了一点那种距离感，他在听，她用更多真心补完了沉默。

“不是每个晚上，有些晚上我根本不做梦。或者也许我做过，但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但是当我的确做了梦并真正记得梦的内容时，我记得我成了我妈妈。有时候，我在医院里，我能感觉到她脚边的地毡，它们感觉像薄纸片。有时我在一片草地上，骑着马，而我爸爸也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或者我在游泳。”

“游泳？”

“是的。我——她是一个正在游泳的小女孩，当她妈妈把她托起来，让她踢腿时，我能感觉到水在她胸前荡漾。当我醒来时，梦境很快就消失了，但当它消失时，我能想到的是这一切的感觉是多么真实，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她的手指把玩着她面前的栏杆，“我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觉得我就要疯了，我的大脑让我梦见我成为她只是为了提前告诉我，像是一种警告：‘小心点，笨蛋，你很快会像你妈妈一样疯掉。’就像是我会因为自己开始想过正常的生活而面临永恒的惩罚一样。”

她停止了说话，给沉默的彼此之间留下了喘息的时间，真嗣似乎在深思，明日香想再靠近他一些，但犹豫着，想再找到一些合适的语言。（译者注：这里明日香的话就是在夜天使之后两人深夜交谈时她未能说出的内容，他们的问题一直拖了很久才从明日香开始说真话解决，她一说真话就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所以接下来两人同处的场景就是本文的互相告白阶段）

一声巨响震碎了地面，回声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数百个束缚装置立刻同时解开的卡塔声、摩天大楼回收进地下的轰隆声——整个核心区在没有任何警告、任何警报的情况下缓缓下沉进底座。

明日香看到建筑物缩小：“一次袭击？”她说。

“不可能，没有任何警报。”真嗣说。

“但他们从没在晚上轮转建筑物。”

房子里啪的亮了一盏灯，明日香往里看，看见美里穿过客厅，手机贴在她耳边。明日香一个大步冲进屋里：“怎么回事？”她说。

“穿好衣服。”美里说。

“怎么回事？”明日香再次说。

美里不理她，一边去拿她的夹克一边打电话：“我们会尽快赶到的，什么入口？好吧，还在运行的还有什么？”

“怎么回事？”明日香第三次说。

“只要保持过境隧道的畅通即可，将所有安全协议切换为手册确认。每个入口都配置安保小队把守。没有徽章任何人不得出入。保持所有部门主管的电话畅通，逐名给予二次确认。”

现在，真嗣站在她身边了：“MAGI怎么了？”明日香说。

美里看着她：“穿好衣服！”她说。

“我只是问个问题！”

美里穿过厨房，来到大门口，在那里她打开了壁橱。她把雨衣和雨伞拉到一边，搜寻着，电话还在她耳边：“通过无线电确认，每隔一刻钟要进行一次登记，确保我们随时知道每个人的位置。”

明日香跟着她，真嗣跟在明日香后面：“美里，告诉我怎么回事。”

“现在不行，明日香。”美里猛拉了几次一个明日香以前从未见过的行李袋的带子。它被塞在两条隔板之间，“如果有必要，可以用笔和纸记录日志，日向，我不管，我们不需要MAGI来维持GeoFront的安全。”

“怎么回事？”

“穿好衣服，明日香，我在车里告诉你。”行李袋纹丝不动。

“我哪里也不去，除非你告诉我们到底是怎——”

美里使劲拉着包带，它终于动了。包被粗鲁地甩出了壁橱。上面的拉链被急速拉开，冒出一把枪和洒了一地的一堆备用弹匣。美里的手机掉在地上。她站在弹药堆里，怒目而视：“该死的，明日香！我礼貌地告诉了你！现在不行！穿好衣服，赶紧上那该死的车，你这个可笑的孩子！”

美里跪下来，从地上抓起手机，开始重新打包，孩子们都没动。

“那东西在那里多久了？”真嗣说。

“这有什么关系？”美里说。

“我只是有点担心。”他说。

“为了什么？”

“好吧，首先。”明日香说，“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和一挺机关枪关在同一个房子里。”

“还没几个月，并且也不是挺机关枪。”美里把武器塞回包里，“是冲锋枪。”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

美里停了下来，神色焦虑。在包里，她用拳头握紧了SMG的枪管：“你们两个！穿！衣！服！”

他们两个都穿好衣服。

((()))

丽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床单捆在脚边，公寓里的凉风在她外露的手臂上繁殖出鸡皮疙瘩。她凝视着窗外。云层迅速掠过月亮，她感到什么东西的最后残影从她脑海中逃离，自己站在玻璃前凝视着她从未有过的母亲的一个画面。这不是她的记忆，她知道；她们共享的经历并没有离她而去，但她在睡梦中回忆起。正常的她绝没有这些思绪，也绝没有的记忆或其他任何情绪。

“我做梦了吗？”她向空荡荡的房间提问。（译者注：这里对照前文，前文中提到绫波丽从不做梦）

在这里，在这午夜时分，她最强烈地察觉到心的分裂；她的目的性和可能性在她的内心争战。有一段时间，她已经说服自己目的性就足够了。最近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犹豫。

（译者注：这里的目的是指她是老碗补完的扳机，可能性指的是她可以不成为补完计划的扳机而做一个人类。）

丽下了床穿过卧室来到她的小厨房，接了一杯水喝了一口。梦的残影慢慢地在她脑海里扩散。这究竟是一场梦，还是对即将到来事实的回忆？它的碎片依然存在。一道血色的条痕将月亮平分为二。一排十字形唱诗班，绵延在地平线上。手掌上的鲜血、子宫中的鲜血、足以淹没整个世界的鲜血。她试图集中注意力，把它们剔出她的脑海之外以审视它们，但她越努力，它们就越快逃离。

丽拿着水坐回到自己的床上。她看着她曾在相田剑介面前哭泣的地毯。她看着真嗣曾经做作业的床。她看着那个地方，几个月前，他摔倒在她身上的那张桌子。那时，她不在乎。但现在呢？

她已经长大了，她已经变了，她过去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目标的实现摧毁了未来所有的可能性那将有什么价值——她未来所有的可能性，她早已知道她是孤独的，但如果一个像明日香那样的人愿意为她而死，她还真的孤独吗？她依然感受到对司令责任的沉重，但当她坐在那里，感受着赤脚下冰凉的地毯时，她开始质疑，如果这意味着她可能拥有的友情的毁灭，那么坚守这份责任还有什么价值？

她瞥了一眼床头柜上那人的眼镜，它被困在它的小皮夹里，她想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她问题的答案。

几分钟后，核心区的塔楼开始回收。公寓里空了。她的床头边，只有半杯水还在台面上晃着。

((()))

指挥中心的每个出入口都配置了安保。美里不得不在停车场入口处等着，让一名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安保士兵给他们登记后，先用无线电确认了她的徽章，然后才让他们通过了门。他把步枪挎在单肩上，加入了一个战友的队列，在那里他们一起手动把车库的舱门搅开到一边。

“停电了吗？”真嗣在车后座上问。

“不可能全部停电。”明日香在他旁边说，“街灯还亮着。”

“优先权系统仍然有电力。”美里说，“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其余的电力，不确定需要花多长时间。”

“恢复？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日香说。

美里在座位上转身，试着把两个孩子都包含在她的视野之内：“MAGI瘫痪了，有人同时对三贤者系统发起了信息战攻击，律子目前正在处理，但我们不确定是谁干的，也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你想让我们怎么做？”真嗣说。他的目光炯炯，专注。他累了，但他似乎很积极，也有能力。她意识到自己除了说你好和再见以外已经太久没有和他说过话了。他在医院度过了那段时光，然后回来家里，而她一直被裹在她自己毫无意义的言行中，没有时间与他交流。现在他在这里，不介意她和这一切，他所要求的就是尽他所能给予帮助。

“穿上插入服。”她说，“设施的一切处于一级警戒状态，你们不需要在福音战士上待命——不管怎样，我想我们的发射系统还没有重新上线——但以防万一，我要你们留在总部。”

“以防什么？”明日香说。

车库的门打开了，美里猛踩油门：“以防发生攻击，使徒或其他任何事情

。”

((()))

明日香挂起她的衣服，从她的储物柜底部拿出一套全新的插入服。插入服被塑料膜包裹着，在她的手指下就像剥开的信封一样被摊平。插入服的材料摸起来冰冷，穿上时让她全身颤抖。她切动手腕上的开关，让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体上。

她想知道绫波在哪里。在这种时候，她假设着第一适格者也已穿上了插入服。她一定也会被叫来的。她的缺席令她担忧，但也是让她欣慰的豁免。在她们最后一次出击之后，明日香不确定该对绫波——对丽说什么话，她提醒自己。

一瞬间，她站着。她感受着插入服，听到了头上通风口的低语，感到有人跟她一起在更衣室里了：“又走错储物柜了，第五适格者。”她说。

“抱歉闯进来了。”薰已经穿上了他的插入服。他站在她那排的尽头，似乎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近。他手里拿着两罐苏打水，两只手各一罐，“我带了饮料。”

这不是薰在过去一周第一次与她交谈。他曾在学校和她一起，当他们的福音战士职责导致他们有交集时，他们曾说过一两次话。但他没再给她打电话，也没有强行和她攀谈。那些行为对他来说是新的，在他的实际边界之外。

明日香关上了她储物柜的门——伸出一根手指，推着，直到门发出咔哒一声，就像在敞开的房间里的枪声：“你想要什么？”她说。

“想见你。”他说，“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我很好。”她说。

“我很高兴。”薰转身离开，“我不打扰你了。”

她原不打算和第五适格者说话。在上次战斗之后，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和他有任何真正深度的交谈了。但情况不总是这样吗？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一次相互影响中都强加给自己虚构的、世界末日般的后果，但当她意识到这些后果没有意义时，她又会加倍地后悔。她发现现在自己跟他说话，部分是因为她发现和他说话很愚蠢，部分是因为，当他带着一罐饮料出现时说上几句好听话，让她很难记得薰做了什么有价值的事。（因为他只会耍嘴皮子，没有为你做一件真正意义上的事情，事实上，这文里的渚薰和NGE的渚薰对他接触的适格者全都在耍嘴皮子，除了小鸟那里，但是那里他投掷朗枪是为了让真嗣脑死亡）

如果她对绫波的看法是错的，对真嗣的看法也是错的，那么她对薰的看法难道没有可能是错的吗？她在她身边的不适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不适是源自于她自身的问题——她自己酸腐而又无意义的愚蠢行为？

（译者注：这里的‘真实’是明日香对渚薰行为的怀疑，让他留下证明她对渚薰的看法就是明日香想和他交谈搞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是她自己的问题还是渚薰这货的问题，这里作者开始布局第38章明日香对渚薰的总结）

“你可以留下来。”她说。

薰停了下来：“你确定？”

“是的，当然。”明日香坐在长凳上，拍了拍她旁边的位置，“来吧，第五适格者，我不咬人。”

他走过来坐下。

((()))

美里进入指挥中心，把她的行李袋放在战术平台上。一张三贤士的简图占据了右侧屏墙的大部分，三个系统的大部分都被红色的入侵标记所覆盖。所有安全副程序都在梅尔基奥的保护之下；它的简图有一半仍是闪烁的蓝色。

“红的太多了。”美里说。

日向在他的座位上转了个身：“我们正在努力阻止它蔓延。”

“明白了，赤木博士在哪儿？”

“在梅尔基奥里面。”伊吹说，“正在安装666防御型防火墙。”

“收到。”美里脱下驾驶手套，把它们塞进夹克口袋里。她抬头，对着指挥塔，碇司且回看着她。对视，她向他点头。她希望这是一个中立的、问好式点头，而不是一个“我打算和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起背叛你”式的点头。

他没有点头回应。

“这是谁干的？”她说，走到日向身后。

“赤木博士认为至少有五个不同的MAGI系统。”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识别出来自德国、中国和美国的信号。”

“非常可怕的赔率。”茂说。

美里没理他。她从护墙后往下看，看向了低处的工作站，看到了梅尔基奥离开了它的插座。一捆电缆从一大堆管道中嵌入了一个入口——这是一根插入机器内部的生命线。美里皱起眉头：“她在里面多久了？”她说。

伊吹没有转离她的控制台。数据在她的屏幕上流动——在赤木努力下丢弃的无用代码，伊吹及时地将其隔离并删除：“三十分钟。”她说，“赤木博士认为还需要两个小时。”

美里又看了一下右墙的显示屏。另一个曾经是蓝色的方块闪着红光：“她能行吗？”

伊吹不屑地怼了她一眼：“如果赤木博士认为还需要两个小时，那就还需要两个小时。”她说。

((())))

苏打水摆在他们中间，喝了一半。不知在什么地方，淋浴头上滴着水。明日香用脚滑过瓷砖，懒懒的：“好像什么都没变。”她说。

薰歪着头：“那让你烦恼？”他说。

“是啊。”她说。

“应该有什么改变的吗？”他说。

“我不知道。”她说，“我说了对不起，他接受了道歉。现在我们在一起，聊天，但我觉得我并没有恢复正常。有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看见他也没有恢复正常。他有更多的事没告诉我，我有更多的事想告诉他，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薰让她思考，她继续说。

“就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成为彼此的什么人。我们要么在互相争吵，要么就相处很好。我们聚在一起，他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习惯了他在我身边，我们互相接住对方的话，秒懂对方的玩笑，然后坐在一起。那种坐在一起的事，听起来很傻，但这是真的。我生命中的其他人想要一直不停的话语。他们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没完没了，我觉得这样一直说个不停也可以。但我坐在他身边，完全不用说话感觉特别舒服，这真是疯了。

“但之后总会出一些事毁了它。有一次是他那讨厌的老爸逼他去住别的地方，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应该认错的时候没有认错，或者在应该告诉他我的感受时却没有告诉他。否则他会这样对我：他会逃跑，和朋友住在一起，或者几天几周的躲着我。

“解决方法总是一样的，但很少发生——我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少。我们会有一个时刻，我们都对彼此完全真诚。我们说出真心话，然后一切就会很完美。这就像日蚀：

太阳总是在那里，月亮和地球也总是在那里，但它们并不总是一条线。”（译者注：此处明日香将日蚀比喻成她与真嗣的完美时刻，日蚀是第31章的伏笔）

“你还爱着他。”薰说。

“是啊。”她发现自己在点头，“是的，确实，这很糟糕吗？”

“对你来说不糟糕。”他说。

“但对你来说糟糕吗？”她说。

“为什么对我来说糟糕呢？”

“因为你说过你爱我。”她说。

“我说过。”他说。

“你现在还爱吗？”

“当然。”

“哪怕我无法回应？”

“爱不一定是互惠的。”他说着，露出了薰式微笑，“你可以爱我，也可以不爱我，这不会改变我是谁。”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很快就离开了更衣室，找了个含糊不清的借口，独自走过了走廊。（译者注：这里与前文对照，前文里明日香沿着走廊找到渚薰，开启了一段神利用追随者（神蛊惑战士）的篇章，这里沿着走廊离开渚薰，结束了追随者被神蛊惑的篇章）

((()))

美里重组了安全检查站，为检查涌入NERV的人员制定了更严格的规范，如果律子修复系统所需的时间比她最初估计的要短，那么优先将系统重新上线。之后，她敲了一会儿脚，摆弄着战术行动覆盖层。五分钟后，她开始怀疑自己在信息战攻击中没有指挥位置。又过了十分钟，她的怀疑变成了肯定：在信息战攻击中，她绝对没有指挥位置，所以她离开了。

“情况有变就给我打电话。”她说。

“哦，往哪里？”日向说。

“往我的办公室。”她说，然后她身后的门就关上了。

她进去的时候，办公室很黑，灯的开关也没有作用，本地化停电，太好了。她用键盘卡进门把门“打开”，然后利用走廊里的光线找到了她的办公桌。她把行李袋扔在地上，听到里面的东西咔哒作响。谢天谢地，她并没有用上它。

她脱下夹克，坐了下来，揉揉眼睛。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睡眠成了一个神话。她整天都醒着，整天都在外面，疲于应付。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好小工蜂。她的视线因错过了好几个夜晚的睡眠而变得模糊不清，她的关节因疲劳而疼痛。她知道自己的头发看起来像垃圾。

“真该死。”她对着黑暗说。

“你说得对。”黑暗回道。

她立刻坐直，迅速拔出了配枪。那个声音就在她旁边，她也把手枪对准了那个方向。

“冷静点，葛城。”他的脸在那里，在昏暗的光下。他穿着橙色技术服，就像一周前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一样。他的双手张开，毫无威胁，“只有我。”

“加持。”她说，“你去哪儿了？”

“哦，附近。”他说，“在这么黑暗的地方很难找到我的路。”

美里扣上她武器的皮套：“律子正在努力，有另外五台MAGI，正在对我们的MAGI实施攻击，我们不确定原因。”

“原因不是问题所在。”加持蹲在她身边，她听到她的行李袋上拉链拉开的声音，

“原因很明显，委员会正在思考与我们一样的问题：他们不希望碇实现他的计划，他们想要他们自己的冲击事件，不是他的，所以他们得阻止他。”

“为什么现在要阻止他？最后一个使徒还没有死，冬月不是说最后一个使徒必须死后，碇或Seele才能发动他们的计划吗？”

加持耸耸肩：“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虽然冬月知道碇的计划，但他对其他所有可能的计划都一无所知。据我所知，通往人类补完计划的道路有很多条。很可能Seele，很可能还有碇，比我们亲爱的老冬月知道得更多。”

“所以他们想要阻止司令。”美里说，“很高兴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她听到他拿起她武器仔细检查的声音：“你收着它多久了？”

“一段时间。”

“你把这些收在你的公寓里?”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这很重要?”她说。

“只是好奇。”他把它放回包里，重新拉上拉链，“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他们对MAGI的黑客攻击以失败告终后Seele会怎么做？他们可能会使用武力。”

美里笑了：“什么武力？”她说，“委员会监管NERV，它没有独立的军队。他们会怎么做，给我们写封要求我们服从的信吗？‘马上交出你那个狂妄自大的老板，要不然的话？’”

“我不知道。”加持站了起来，包跨在他的肩上，“你只要继续留在指挥位置上，不要让船在你那一端沉没，我来处理下面的一切。”

“你就准备像这样拿走我的枪。”她说。

“是的。”他说着，已经在离开的路上了。

当他离开后她坐在黑暗中：“不客气。”她说。

((()))

真嗣穿着插入服，朝休息室走去。总部的光线始终很暗，这是信息战攻击造成的节电措施，但休息室的自动售货机仍然亮着，点亮的标牌上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休息室里没有人。真嗣走到其中一台机器前，它破碎的玻璃前面缠着塑料和胶带，依然没有修好，依然没有更换。

“如果你饿了，我可以再打碎一个。”（译者注：自动售货机是明日香在第7章中打坏的那台）

真嗣回头，明日香站在门口，她也穿上了插入服：“你会为我这么做吗？”他说。

“什么，偷东西？这是我能对你所做给予的最起码回报。”

真嗣扬起他的眉毛：“回报我什么？”

明日香耸耸肩，走近了一些：“我的余生里的每一顿饭可能永远都会是你來做了。”她说，“我至少可以给你偷一袋薯片。”（译者注：划个重点：*the rest of forever*，这个句式是英语中爱情表白的句式（说它是订婚中常用的句式也行），你表白的方式也太突然太明日香了）

真嗣与她在中途相遇，他的橡胶鞋底带着他经过昏暗的地砖，直到他站在她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他说。

“是啊，好吧，可别说我从没为你做过什么事。”他感到她的手触碰他的前臂，只有一两根手指，接着感觉它们滑向他的手心。他回应，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他们一起站了一会儿，看着彼此的手指扣在一起。他注视着她，看到了她玩笑背后潜藏着某种严肃的分量。

当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他不会注意到冷嘲热讽下的真挚感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已经注意到了，但却为此而愤愤不平，并且如果她不先做出艰难的改变，他就会拒绝去接受她的情意。现在，在这一切之后，他知道该怎么帮助她，他也想去帮助她。（译者注：这里是在说碇真嗣前几章里不愿和解的出发点，出发点是明日香不愿先开口道歉，所以他就不去主动和解另外明日香不主动说她自己遇到的EVA里的问题，他也不会主动去问，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帮助她，这里的碇真嗣不再是前期那个等着观察明日香的言行后再慢慢思考做出决定的碇真嗣了，在这里他完成了成长，眼镜蛇性格消失了）

“你不会发疯的。”他说，“那不是你，那是EVA。”

“你在说什么？”

“你正在做的梦，关于你母亲的梦，你没有发疯。”

“你怎么知道？”

真嗣想起了他自己身处的黑暗中，想起为他剥开真相的那道闪光：“我不太记得使徒对我做了什么。”他说，“现在只记得一些零星片段，一点点的思潮和感情，但在那所有之中，我记得我的母亲。”

明日香站在那里：“这怎么可能？”

“当我们与我们的福音战士同步时，我们的思想就会扩展出来以填充它们，对吧？”

“是的。”明日香说。

“那我们的记忆也得扩展出来填充。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使徒给我看到的母亲只是我以前忘记的记忆，因为我太年幼了，我已经忘记了。但记忆一直存在，而使徒只是为我揭去了它们的面纱而已。”

真嗣瞥开视线了一会儿，庆幸她现在无法看见他。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明日香等他说完。

“我就是无法看清楚记忆的一切。”他说，“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给我看的东西上，但就像隔着一块屏幕、一块裹尸布去看。我无法让记忆全部展现出来。”

“你想看清吗？”

他哽了哽喉咙，用湿润的眼睛看着她：“是的。我觉得如果我能把它全部展现出来，如果我能真正理解它……”

“你告诉美里了吗？”她说。

“没有。”他说，“没有告诉别人除了你。”

然后他感觉到了她的颤抖，很轻微，几乎察觉不到，但她在颤抖。他触碰着她的下巴，拇指沿着她的下颌，带着她的视线与他的交汇：“怎么了？”他说。

“我应该在那里的。”她说，“我的意思是在那之后，我应该在医院里就和你说话的。”

“那时还没什么好说的。”他说。

“那时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我就是无法让自己说出口。”她的手指紧紧地缠着他的手，“我透过玻璃看到你坐在那里，我就是无法克服你被困在那里的想法。它勾起了我太多的回忆。”

真嗣看着她的脸：“你的母亲。”他说。

她点头：“我无法看着你坐在一张病床上，与我分离。”

“没事的，明日香。”他上前拥抱她，而她让他拥抱。她的头找到了他的胸膛，他的手找到了她的头发和腰眼，不再放手。

“我为铃原感到难过。”她说，声音被他的胸膛覆盖，“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像夺走我的EVA一样夺走你的。我没有想过你的感受。。。”当她戛然而止时，真嗣想起了他的神经连接掉落在脐带桥甲板上叮当声，从她身边走开时的感觉，他的血液开始沸腾，以及为了继续前进而不走向她身边所付出的努力。（译者注：这里原文是I feel bad about Toji，一如既往，译者认为明日香此时既不会喊直呼东二的名字，也不会说他是傀儡或者小丑，因此此处译为铃原；这个段落里再次隐晦的点题了Glass Houses，嗣香两人都走出了各自的玻璃屋，病房是明日香的玻璃屋，她说她应该和病房里的真嗣说话就是打破了自己的玻璃屋，而真嗣主动向明日香解释使徒给他展现的记忆，帮助明日香解决她前文中提到母亲的难题就是他打破了自己的玻璃屋，这里的告白是两人打破各自牢笼的告白，是全书分量最重的告白）

“我早该知道的。”她说，“我早该知道了。”

真嗣想到他的朋友坐在病床上，被无尽的作业和持续的物理治疗包围着：“你不是唯一这样的人。”他说，“东二不想再和我说话了。”（译者注：这里真嗣想到的是当时他在

医院里铃原对他说他不顾别人感受而强行留在医院里陪他的场景，说真嗣和明日香是一样的，只是明日香比他坦白而已。明日香不顾碇真嗣的感受以谎言欺骗让真嗣手撕三号机，造成的结果是真嗣离她而去，真嗣不顾铃原的感受强留在医院陪他，造成的结果是铃原让他滚蛋。多么隐晦的对照描写。作者，你是真的NB，在这里回收那里的伏笔，还回收的如此隐蔽。）

“这太蠢了。”她立刻说。（"That's stupid," she said, immediately. 译者注：这里的明日香秒懂了碇真嗣说你不是唯一的人这句话的意思，两人打碎了各自的玻璃屋后立刻就互相理解了，再次强调两个人是一样的，并且心意相通了，这个段落有太多的弦外之音，建议读者回看全书原文相关章节）

“是啊，是的。”他说。

他们结束了拥抱，聊起了不那么烦恼的事，聊起了朋友们在试图忽视家里没钱讲的那种笑话。当笑话讲完了，谈话也谈完了，他们陷入寂静，彼此挨着坐在一起，等待下一次日蚀。

（译者注：the kind of jokes friends tell when they're trying to ignore the wolf at their door 这里的the wolf at their door是英语里的嘲笑自家没钱的梗）

((()))

凌晨4点40分，美里拿着两罐冰咖啡爬进了梅尔基奥。她用手和膝盖慢慢地向内爬行，在管道中一直拖着脚，小心翼翼地不让腿被身边一路在管道里延伸的电缆缠住。她在看到律子之前就听到了她的声音。

“玛雅，你在这里能做的就是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拜托，别让我再说一次了。”

“不是伊吹。”美里说。

“哦。”快速打字的声音，“来吧。”

美里来了，律子坐在显示器和电线构建的巢穴里。一台显示器在头顶上，通过尼龙搭扣带固定在支架上。在她打字的时候，另一台被放在她的腿上。在她前面，美里看到了梅尔基奥的脑袋，上次紧急调试时留下的方形焊接痕迹仍然清晰可见。美里把其中一罐咖啡放在她朋友身边。

“提神饮料。”她说。

“谢谢。”律子啪地一声拉开了拉环，喝了一口，一只手从未离开过键盘。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美里说。

律子轻蔑地从鼻子里吹出一口气，什么也没说。

“很好，很公平。”美里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洞里找到了一种不那么糟糕的地方坐下，“我们的朋友认为，可能远远不止有黑客攻击在作怪，那个委员会可能会尝试一些更直接的方法。”

律子很安静。即使在这里，在她母亲创造的内脏里，在这个不可能有任何虫子偷听她们谈话的地方，她也不愿意多说话，恐惧在内心蔓延得太深了。

“他听不见你。”美里说。

“我知道。”律子快速地说。

“所以帮帮我吧，除了这个黑客攻击，还会有什么呢？”

律子又喝了一口，美里看着她把事情想清楚，看到她的眼神变得那么遥远，就像她同时应付两三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时的样子，来吧，阿律：说出来吧。

“他们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福音战士。”她说。

“怎么可能？”美里说，“EVA系列还没有完成，二号机和三号机是唯一已完成的实战型。”

“除非这又是一个谎言。”律子停了一会儿，去查看了她头顶上的显示器，然后给上面的伊吹敲了一条简短的信息，“我在我们部门看到过足够多的数据泄露，知道他们有傀儡系统的完整原理图。”

“这是什么意思？”

“傀儡系统是一个分支开发项目，它的根源是最初的绫波计划——冬月和碇的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潜在的冲击事件有关。从理论上讲，由傀儡系统支配的福音战士都可以用来发动第三次冲击，如果设定正确的话。”

“傀儡系统有什么优势？”

“它无法说不。一个人——一个孩子——可能会反抗。但一个傀儡插入栓则不能。”律子说，“等一下。”

按下一个键，其中一个显示器上发出警报的哔声，防火墙就位了。它的机能用一幅新鲜的、流动的彩虹色图表来表示，在这幅图的映衬下，红色的入侵物在到达时迅速分散开来。美里看着它在律子膝盖上的屏幕上反复闪过。

“就这些？”她说。

“就这些。”律子说。

除了废黜碇司令，还要随时在最后一个使徒冒头时将它击败，甚至可能要摧毁一个由Seele创造的装备有傀儡插入栓的福音战士，他们可能不得不与以上所有的情况战斗。美里摇了摇头。

“你准备好了吗？”她说。

“我很累，也很害怕，在我们的这个计划中，有太多未知的未知。”律子啪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电脑，折叠好头顶上的显示器，然后把它们都塞进了一个背包里。她摘下眼镜——她只在编程时戴的那副——放进了口袋。她抬头看了一眼梅尔基奥的核心：“但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面对他呢？当时机成熟的时候。”美里说。

她又看一眼美里，她的眼睛似乎比以前更清澈、更严肃了：“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去死吧。”律子说。

美里笑了：“对极了。”

((()))

一只手触碰了他的头发，他猛地醒来了。时钟指向五点半。明日香的头靠在他的膝盖上，酣睡着。周围没有别人。

他没有动，明日香的呼吸很平稳，任何动作都有可能惊醒她。休息室的灯仍然昏暗，设置成夜间循环。他坐起来，听着苏打水机里制冷机的呻吟声，以及外面走廊里荧光灯发出的低沉嗡嗡声。

他看着明日香的脸。她在睡梦中苦笑，秀眉紧锁，朱唇紧蹙。又是梦境，他知道。他想要帮助她，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内心的一部分认为自己永远也做不到，不能尽善尽美。

真嗣。他的名字像一阵微风中的呼吸，划过了寂静，就像一句耳语。

他转头去看，但房间的周围什么也没看见。在敞开的大门口，一件白大褂一闪而过，消失在了视线之外。鞋跟踩在地砖上的声音，咔哒着没入远方。

真嗣又看着明日香，她没有听见。为了不打扰她的睡眠，他用双手扶起她的头，从她身下滑了出来，慢慢地、稳稳地把她放平。他不在她身边，就看见她的拳头在长凳上揉捏着，她的手指寻找着他大腿摆放过的位置。他犹豫了，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留下来。

真嗣。这次更远。他决心已下，站起来，离开了休息室。

走廊里没有人，灯半亮着，脚步声在尽头，在另一个拐角处消失了。他急忙跟上。当他转过下一个拐角时，它们已经离得很远了。

真嗣。

“妈妈。”他说。

白大褂，高跟鞋。她回头看了一眼——棕色的头发，像一层纱幕遮住了记忆中的脸——然后又消失了，进入了设施的更深处。

“妈妈，别走。”

他的脚步跟随着她，一个又一个大厅，一个又一个楼梯井，穿过NERV昏暗的内脏。他跑着，看到了那些墙曾经的样子——未完工的，被灯架照亮着，到处都是粗糙的岩石隧道。一个在他工作记忆中从未见过的旧NERV，脑袋里还回荡着低语。(译者注：work memory：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在许多复杂的认知活动中起重要作用)

“我还有另一个选择。我也想结婚，也想组建家庭。”

秋天的味道，一种他自己从未闻到过的味道。橙色和褐色，地上的树叶，在风中翻卷，存在于不该存在的地底深处。

“他真的很好，只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您应该试一试，先生。”

浪花研磨着湖岸，夏日的热浪扑面而来，阳光从天花板倾泻而下。他又看见了她，正穿过最后一扇门，没穿实验服，只穿一套插入服——旧的，哑光的，外部构建的生命维持系统，由电子网格支撑，薄如游丝。

“人类只能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但福音战士将会永远存在，连同栖身其中的人类灵魂。”

她从最后一个舱门钻了进去，而他跟着她，进入了看不见的虚空之中。

当他的思绪再次清醒时，他的脚站在熟悉的钢铁之上，灯光啪的依次打开，照亮了面甲、头角和肩膀。他眨眼，看见了初号机。它俯视着他，目光暗淡，在寂静的机库里，他感到手指搭在他的肩膀上，耳语像午夜的低语，在他即将掀开的裹尸布前，谈论着宿命之事与未来之景。

在地面上，太阳在远处的山头上隐约可见，传来了从他家园方向而来的脚步摩擦声和涡轮嗡嗡声。（译者注：这里是说JSSDF马上要开始进攻了）在他面前，奥尼的眼睛闪亮。耳语声停止了，等待着一个答案。（译者注：*Oni*,一种日本神话中的妖怪，它们在日本被描述为丑陋，巨大，可怕的怪物。它们体形如人类，却通常拥有锋利的獠牙，蓬乱的头发，头上长有尖锐的角）

碇真嗣深吸一口气：“好吧。”他说，“再来一次。”

*Author's Note:*本月的每周6更新，敬请期待。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三十章

关键词: *killbox*杀戮箱

JSSDF成立于2003年，由国联和日本政府联合指挥。表面职责是保护日本本土免遭外来侵略，但该组织的真正目的是作为第二次冲击后地缘政治环境下功能性军事战略的试验平台。于使徒危机的自始至终，JSSDF曾多次直接与NERV合作。

早在2010年4月，JSSDF对GeoFront的进攻已奠定了基础，在最后的进攻发起之前已整整布局了五年。应急N，这个计划只有最高层官员知道，且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假设——如果这个准军事组织的增长规模超出其预期目标，这将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多年来，随着有关NERV和GeoFront的新情报开始被提供，这个计划得到了完善。

当使徒危机接近尾声时，JSSDF内部的备忘录和电子邮件中出现了关于准军事力量、国内恐怖主义等负面用语的上升趋势，以及对“形而上学家”术语的贬义使用，这是一个被激进的阴谋论者合并改编的术语，用于利用它来诋毁NERV的成员是疯狂的科学家。在JSSDF网络服务器中，这样的术语转换很有可能是这种尝试的一部分，目的是使士兵和指挥人员对攻击NERV的假想不再敏感，因为这种假想将使高于正常程度的平民伤亡成为必然。

这个计划奏效了。12月12日3时27分，日本政府接到了NERV正计划实施人类补完计划和人类灭绝的通知。这是通过一名匿名人士亲手传递的信息包完成的。4点，以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了一场紧急的内阁会议。到04: 50，做出决定：JSSDF将肃清GeoFront、NERV和NERV雇佣的所有人员。

3个JSSDF师，2个轰炸机中队，和一个全装备的VTOL中队在Takeda上校的指挥下于05: 10动员起来，应急N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了。

((()))

异常的第一个迹象是以周界传感器损坏的形式出现的。该传感器被安置在地表层拦截网络线东边的侧翼，于06: 20停止了音频和视频的传输。一个MAGI的副程序注意到干扰并将其编入目录，以便在下一个安全间隙发送通知到工程人员；即使在当前客观条件下，400个传感器中有一个失灵不会引起警报的。

接着第二个传感器失灵了，接着是第三个，再接着是第四个。截止06: 21，NERV一半以上的地表周界传感器处于无效状态。同一台MAGI副程序迅速将通知提前发送给它的人类主人。在最后一个传感器失效的几秒钟后，控制室的主显示器上闪过一

条警报。

日向中尉首先发现到的：“女士。”他说着，从他的控制台上调出详细信息，“我正在读取一条边界警报。”

美里从战术平台上抬起头来，正要询问细节时，城市上空又突然出现了十几个警报。沿着海湾阶地的防御塔陷入黑暗。接着，北方的防御工事——技术人员称之为“炮墙”——停止了响应。由于没有看到攻击的画面，所以不清楚破坏是如何完成的。

“一级警报。”她说，随着她的话，整个设施都立刻移动起来，“弄清楚上面的情况，把孩子们带上他们的EVA。”

律子走近了一步：“是最后一个使徒吗？”

美里看着全息覆盖图，第二级和第三级防御系统在红色符号的涟漪中脱机。一场针对他们已被削弱的军事反击力量外科手术式的瓦解：“不。”她说，“这是另一回事，这次是人类。”

((()))

明日香醒来的时候，她的头发缠在休息室的塑料长凳和汗湿的脸颊之间。她坐起来，吞咽着睡眠煎熬在她嘴里留下的污渍，呻吟着。灯光自她到达指挥部以来第一次开到了最大。她怀疑光线的突然变亮就是唤醒她的最初原因。

“真嗣？”她说，她的手在他曾经坐着的地方寻找着，那里现在已空了。

“他走开了。”薰在那里，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在那儿多久了？”她说。

“半个小时，你睡得好吗？”

她回忆着那个从她脑海中快速闪过的梦，但没有回答他。地面在她脚下震动，一阵遥远的隆隆声，她立刻听出了，重型武器。

警报声很快响起。

((()))

06: 25, 第一波爆炸波及到总部。这不是从几英里外发生的, 因为地面设施已经被摧毁了。这次攻击距离判定以米而不是以千米为单位——近得可以使用小型武器和战术匕首。安全摄像头立即捕捉到了入侵者: 黑靴子、黑迷彩、黑头盔、黑手套。JSSDF特种部队, 渗透装备, 多兵种配合, 隐藏在GeoFront之下。在其他情况下, 美里可能会对它的精妙配合留下深刻的印象。

北面的舱口在进攻的最初几分钟内就爆炸了, 被反物质弹药压得粉碎, 被高热剂熔化。NERV安全部队粗陋的机动车辆在几分钟内就被摧毁, 他们的应急车辆被无后坐力火炮命中。轻武器的枪声充斥着最上层走廊。在监控录像中, 美里看到, 投掷火力蔓延到了休息室和会议区、维修库和自助餐厅、体育馆和车库。

手无寸铁的人们逃亡着, 但没有引导他们也不知道该逃往哪里, 他们的退路被切断, 被截杀。处决充斥着美里的视野。鲜血喷洒在白色的墙壁上, 无声无息的尖叫在小屏幕上控诉着。

“通用广播, 所有系统间的邮件和公共通信: 如果你有武器, 撤退到公共区域。”她在动乱中命令, “如果没有, 找到安全的地方, 躲起来。这些人是专业的, 他们没有兴趣收容战俘。”

“收到。”茂说, “已发送”。

“这太残忍了。”日向说。这是她从这三个人中听到的唯一评论, 但那尽然没有阻止他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他的手确实在动, 三角撤退点, 投放到战术平台上, 把伤亡人数和防御网格力量绘成表格。他明显在颤抖——他们都在颤抖——但现在不是表现出来的时候。要做的事太多, 时间已不够。

“我们会挺过去的。”美里说, “给我驾驶员状态。”

“丽失踪了。”伊吹说。

“失踪?怎么可能?”

“我不知道, 女士。一小时前她还在监视器上, 但现在这一切——”

“没有时间了, 下一个。”

“明日香和薰仍在B层的休息室里。”

“B层被切断了。”茂说, “敌人正从四面八方蜂拥而入。”

“重新绘制线路，安排安全小组去护送他们。我们需要把他们送到机库那里。如果他们聪明，他们正在自己前往。”美里从枪套里抽出手枪，检查了弹夹，“真嗣在哪里？”

伊吹在座位上转过身来，居然露出笑容：“他已经在插入栓里了，女士。”

((()))

熟悉的万花筒裹挟着他，他感到自己和EVA融为一体。机库在视野里，但他能感受到的比看到的更多。他的控制套件立刻启动，他听到了控制室的警报、撤退的命令、会合点、要求帮助、请注意安全等各种声音。战斗的枪炮声激起他胸口中的一阵激灵，尽管他的肺在插入后几乎立即停止了脉动。他已经经历了多场战斗，但从未与人类为敌。这一次，他的敌人是他的同族。

他能伤害他们吗，如果真的伤害了呢？

“真嗣！”美里的脸出现了，就在他的视线里。她强忍着，但也只是勉强。他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勉强克制住的恐惧，她很害怕，她一定认为她会死去。这就是他看到的全部答案。

“你要我去哪儿？”他说。

”到上面去。我们优先使用10号电梯，但我们无法输送动力来解开你的束缚。”

“我会到那里的。”真嗣说。

“是的，但是我们不能给机库供电。你打算怎么——”

真嗣向后拉动他的控制轭，初号机挣脱了牢笼。侧墙随着他肩膀的活动与转向而崩塌。从束缚中挣脱出来，脐带桥像一根弯曲的杆子一样扭转，静止机油在更大的发射舱内喷涌而出，形成一股飞溅的洪流。当他大步走向发射井时，他的脐带电缆从他的背后拉伸出来，T台和大梁在他的脚踝上咔嚓断裂，就像灌木中的小枝。

“哦。”美里说。

“明日香在哪儿？”真嗣说，“她好吗？”

“她和第五适格者在一起。”他们现在正在移动，我会尽全力让他们上去支援你。”

“收到。”真嗣说，然后弹出了。

((()))

美里扫视着战术平台，越来越多的地区被进攻的军队封锁，她必须做点什么。

“第五安全小组无法前进，第六小组遭到猛烈火力。”茂说，“B层完全乱套了。JSSDF在那个区域里到处都是，薰和明日香被完全切断了。”

“我们有什么选择？”美里说。

“他们的搜寻网中有几个空隙，但没有一个大到能够让一队组人溜过去而不被发现。”日向在战术平台上投射了一个叠加器，详细描述了入侵者在B层和C层周围设置的包围网。一个高度网格化、环环相扣的战斗编队，向内收缩，猎杀着驾驶员。任何人都无法进出。

“空挡是存在的。”日向说，“但对于一支队伍来说还不够大。”

“但是对于一个人。”美里说，“我们可以让一个人溜过去。”

日向看着她：“是的，但他们必须非常优秀，非常幸运。”

美里发现律子在看她，但没有理会。她拿出手机，敲进一个号码，把电话接通。然后她把手机放置在战术平台上，这样就可以被听到了：“把路线展示给我，日向。一步一步来。”

((()))

他们跑过布满弹孔的走廊，跑过血迹斑斑的墙壁，跑过技术人员、实验室助理、数据分析师、公司公关的尸体，他们总是穿着局促的NERV制服，看上去总是很不自在，他们从未真正认为自己是团队的一员，但现在他们死的样子都一样。他们也看到了黑色迷彩的死尸，但这些尸体很少，而且在死者中很显眼。

这已经成为她逃亡的召唤。她听到了从休息室四面八方传来的枪声，立刻知道了自己身在何处：一个钳子的中间。被困在杀戮箱里。他们必须离开，所以她领着他们移动。

现在，在他们奔跑之时，她看到了NERV一触即溃的死亡——在她的视线外围捕捉到了一些毁灭的小光点。一台自动售货机倾倒在它的边缘，罐装的咖啡喷洒过瓷砖。一块墙板被撕开，被切断的光纤电缆，红色的，像破裂在肚皮外的肠子一样荡来荡去。一个男人，脑袋变成了浆糊，手里仍然握着盒式电话的把手。一扇电梯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滑轨上塞满了尸体。

明日香的注意力集中在机库上，到机库去，忽略其他的一切，忽略死亡和噪音以及她不知道真嗣在那里的事实。他还活着吗？或是躺在这些扭曲的尸体中间，流血不止？或是已经死了？她是不是已经从他身边经过，他被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压在身下了？在这混乱之中，她还能辨认出他吗？

不，现在不行，集中精力，机库，到机库那里去。

她继续跑，穿过狭窄的通道，穿过开启的传送舱，在那里，NERV的安全部队与入侵者在蓝绿色走道之间的空隙中火并，弹壳和死人像雨点般从开放的竖井中砸落进下面的传送带上。枪声在她耳边爆炸，震耳欲聋，在指挥部的内部回响、交织。薰就在她身边，但即便她想也无法与他交流。噪声以其纯粹的力量掌控了一切。她在其中无法辨别方向，也不知道敌我火力的差别。因着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她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当她想要在这种情况下分清她需要前进的道路时，她发现自己的思绪中只播放着恐慌的画面。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一场真正的战争。与她在福音战士里处理的情况完全不同。

他们绕进一个交叉路口，发现自己混合在由NERV的安全人员、一对二科特工和一群蜷缩着的民用承包商值守的掩体后面。明日香躲在他们的保护后面——一个由墙板和不锈钢破桌板构建的混合体，薰蹲在她身边。

“你们到底来这里做什么？”负责小组的中士朝她喊道。考虑到目前的情况，他出乎意料的冷静。在他旁边，另一名安全部队士兵的武器发出了一声爆响。震颤着她的耳膜。

“机库！”明日香应付着，“E区！”

“没时间去那里了！”中士回头向他的部下喊着什么，说有钳形攻势，正在被碾压什么的，然后他就从她身边离开，向障碍的另一侧移动和射击，妄图压制包围圈外的敌人。

其中一名二科特工看到了她，移动到她身边，弯腰给手枪重新上弹。他在她和薰之间看了看，把拇指往一条走廊的分岔口上一戳：“E区通道要穿过那边的一切！你们最好从这条路返回，然后乘坐主电梯通过——”

有一场爆炸，很近，接着是一声像撕碎钢铁的声音，特工的头不见了。飞溅的粉色和白色涂满了明日香插入服的正面。结束得如此之快，她几乎记不起瞬间之前的那一刻。就像她的一部分记忆已经成为空白，就像这个特工从一开始就没有脑袋，就像他一直就是个死人。

“我不——”她说，然后薰把她拉倒在地板上，更多的枪声穿透了掩体。一名安全部队士兵倒在他们旁边，他的胸口全是鲜血的窟窿和撕裂的布料。余下的交火很快就结束了，在这段时间里，明日香的目光牢牢地粘在那个士兵空洞的眼睛上。她看着他震惊的表情松弛下来，他的生命之血被抽干到地上。当枪声不再响起时，他已经死了。

靴子声接近。肩式对讲机里传来低沉的声音：“C区，西北交叉路口，抵挡中和。”

薰在她身边转身，抬头看着敌人在破碎的掩体中搜寻：“我们得走了。”他说着，推搡着她的肩膀。

明日香无法将她的视线从那个士兵身上拉开。

笨重的靴子越来越近，然后停下。又是那个声音：“我目视了第二适格者和第五适格者。对，两个孩子。命令是什么？”

简短的回复：刻板、无情。

“收到，开始终结。”士兵挥手支开了他的战友，他把步枪背好，拔出了配枪，“前进，我来处理。”

明日香感觉到薰在动，抬着他的手，彷彿在阻挡死亡。（译者注：此处，他在展开自己的A.T.力场）她不再确定自己是否在乎了。她还能做什么呢？在这种大屠杀的重压之下，她又能做什么呢？她无法到达EVA，反正他（译者注：这里的原文是Everyone else was probably dead, anyway，这里有特指的意思，所以我直接译为他，‘他’说的是真嗣）可能已经死了，他们是不会赢的。

士兵把手枪对准薰的脸：“请转身。”他说。

薰没有眨眼：“这样会让你好受些吗？”

士兵永远无法回答了。突然而至的持续火力掠过了阵地。明日香慢慢抬起头来，看到那个士兵向侧面翻去，他的喉咙和胸膛都在喷出鲜血，他的同伴同样也纷纷倒下，像破娃娃一样摔倒在一边。有些人转身还击，但无济于事。一阵弹药的冰雹从他们身上闪射而过，从右到左，在他们倒下时让他们的身体扭曲，在惩罚性的齐射下使他们畸形。射偏的子弹撕裂了天花板上的灯光，把掩体的残骸打得丝缕飘摇。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明日香耳鸣着。她的手从人们滑腻的鲜血里慢慢移开，揉着自己的脸，但她还活着。

他们的救世主走进视野中，穿着NERV的橙色技术员制服。他把一挺机关枪扔在地上，后膛打开，火红的枪口冒出一股股硝烟。不，不是机关枪。是一挺SMG。

脚步带着他越走越近，然后他蹲到她的面前：“你好。”他说。对薰，“我们还没见过面。”

“我是薰。”薰说。

“我知道。”加持看着明日香。他给她的笑容很微弱，但感觉像是一个不同的、更好时机的笑容——一个已经承诺永远抹去最后几分钟的枪声和流血的笑容——所以这就足够了，“你过得怎么样，孩子？”

她想都没想就拥抱了他：“你去哪儿了？”她说。

“忙。”他一边说，一边用一只手拥着她的背，用另一只手，从地上捞起一把新武器——一支来复枪，是一个入侵者掉下的，“葛城给了我这挺枪，我得感谢她，但她只带了几个弹匣，我很快就用完了。”

“你杀过多少人？”明日香说。

“还没数过，我会说超过5个，少于20个。”加持说，“我希望你们俩都能做得更好。”

“你什么意思？”薰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把你们俩都送去机库，初号机已经在顶层就绪，葛城要你们两个——”

明日香把他推开：“他还活着？”

“是啊，但我们要你们上去增援他。”加持检查了他的来复枪，“到那里之前，我要你们两个身体保持低姿态，跟在我身后。我们要往下走两层，把你们俩都放在真正能造成伤害的地方，听起来怎么样？”

她还在耳鸣，她的手也没有停止颤抖，她还是无法集中注意力，但她听到了这个信息：她的一切都还没有失去，她仍然可以为他做点什么，她会做点什么：“好的。”她说，“准备好了。”（译者注：此处与第13章对照，在那章中真嗣在夜天使那里慌张无助，一看到二号机就彻底镇静下来，这里她一听说真嗣没事也开始镇定下来）

加持站了起来，他们跟着，继续深入。

((()))

“准备发射。”茂说。

美里下达了命令，当看见发射终端红灯闪烁成绿光时初号机从升降井急速上升：“把我们所有还有弹药的武器塔都准备好，用于顶层拦截。”她说，“他将需要一把步枪，他将需要访问备用电缆点，如果他们有他们看起来的一半聪明，他们就会攻击他的背部，我们得给他提供补给，不然我们就死定了。”

“是的，女士。”

美里让自己喘了口气——现在他们可以反击了。虽然很薄弱，但如果初号机能对入侵者的增援部队形成足够的打击，也许安全部队可以最大程度地给他们放血，让局势进入僵局，然后谈判。这将会是一线希望，但话说回来，他们之前也曾面对过一线希望，也都挺过来了。也许他们可以赢得战争。

她看着战术平台，看着丢失区域与火力交汇处的战斗进程，意识到她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福音战士来拖延这一切：“酚醛树脂。”她说，“着手在每个大部分标记为红色区域灌注酚醛树脂。如果我们与一个区域失去联系，就用塑料填充它。我们需要把他们堵起来。”

“是的，女士。”

茂发出了全区域警报，然后批准灌注。仍在运行的摄像头显示，浪涌般的快干型塑料大量流过走廊，填满楼梯间、丢弃的步枪弹匣、以及张开的、骇人的死者嘴巴之间的空隙。当灌注完成后，许多摄像机被红色淹没，不能再运行了。

“灌注完毕，女士。”

美里转向律子，准备进行她下一阶段的计划，但当她看到她朋友的眼神时，她愣住了。出事了。

“怎么了？”美里说。

律子抬头，朝向指挥平台，空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美里说。

“我不知道。”

可能是任何时候，真的，在这片混乱中，她已经全神贯注于防守中了：“你认为他是……”美里让暗示戛然而止。

“是的。”律子从实验服里掏出一包香烟，点了一支。她抽着烟，站在战术平台旁边，看着它，“他现在可能正在去她那里的路上，无论她在哪里。”

“加持没空。”美里说，“这里需要我，如果他带着它通过那里，我们无法下去对抗他。就算我们能离开，也无从得知我们和他之间有多少部队。在这样的混乱下，我们都无法追踪他。”

“我可以。”律子从她的口袋里亮出一块掌上电脑：“多光谱三角定位，与他的钥匙卡、手印和门禁密码匹配。我无法用它阻止他，但我可以追踪他的行踪。如果有足够的信息输入，我甚至可以预测他们的目的地。”

美里皱起眉，沉思了一下：“MAGI。”她说。

“你真的认为我所做的只是安装了一道防火墙吗？”律子嘿嘿一笑，“美里，你对我的了解太少了。”

“你准备怎么阻止他？”美里说。

律子耸耸肩：“我会跟随我们朋友的指引，如果这不起作用，我会尝试一些更永久性的东西。”

美里看到律子拍她右口袋的样子，看到了藏在那里面的重量，她突然有一种想拥抱她的冲动，所以她拥抱了。

“别做傻事。”她对着她朋友耳语。

“你留在这里，这就会成为一种低风险。”律子说。

美里哼了一声，然后站直转过身，知道如果看着她离开，她将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她听见指挥中心的门在她身后嗖地关上了。

((()))

他在主脑附近找到了她，她穿着衣服，站在它旁边。灯亮着，她看到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的死寂眼睛在玻璃后面斜睨着她。三十多个可能版本的她，未出生的，永恒就绪的替代品。她突然想到，她以前从未真正看见过它们。在她漂浮在主脑中的所有时间里，她只是感觉到它们，它们空白的大脑贪婪地纠缠着她的脑干。

她闭上眼睛，试着回忆起曾经作为它们其中之一时的感受，在她成为第二个绫波丽之前，但当她搜寻她的那一部分时，她只发现了冰冷、无垠的空虚——她内心的一片虚空。她曾经在那片虚空中找到过安慰。又或许，她从未找到过安慰，最近都没有，她曾经误以为的安慰只不过是熟悉罢了。

于是，她想到了明日香，想到了她的记忆是多么的热烈和充实。明日香的心是迅猛燃烧、反复无常的，是啊，暴力，是的。但总能以某种方式展现出来，掩藏在那永恒的热里。明日香以一种她没有活过的方式活着，而也许她也可以。

她睁开眼睛，摸了摸培养皿，看到他的倒影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丽。”他说，“是时候了。”

“是，先生。”

((()))

随着重力的消散初号机在顶层出现，发射架松开了他的肩膀，真嗣摇晃着走出塔楼。第三新东京市在他面前展开，蓝天下被摧毁的防御工事缭绕着缕缕烟雾。在核心区域回收后，他只能看到外围露台区低矮的建筑。熟悉的景象，却被破坏了。海湾边的太阳能电池板与清晨的阳光失去了同步，它们凹形表面的核心布满了流弹。炮墙消失了，它的防御阵地被一大片硝烟所取代，玷污着地平线。

“真嗣，我们要把你的传感器套件扩展到最大。”美里的声音在他耳边，她的频道被阻隔了，没有视频信号，但他能听到指挥中心的一切，仿佛他就在那里，“我们需要更清楚地看到周围的画面。”

“好的。”他说，不确定这有什么意义。他甚至不知道EVA拥有这个系统，为一种异类的战争而设计的装备突然之间激活了过来。他头盔里的传感器扫描过这片区域，弹跳式高增益雷达，从街道和建筑物之中、从山脉和云层之间。无线电扫描以断断续续的短音将敌人的交叉信号编成代码，直接发送回总部。

真嗣从他的武器架上拿了一把托盘步枪。他看到 HUD 上的敌情信号呈月牙形闪烁，都在城市的边界之外。他不知道这些标识是意味着什么：多重发射火箭系统（MLRS）、HUMINT扩增团队（HAT）、ARLFT序列图、半穿甲弹（SAP）。就像看着不同种类的语言。不过，他们还都没有进入城市。

“他们为什么不向他开火？”他听到一个指挥人员说，可能是日向。

“也许他们还没有看到他。”

“他们怎么可能没看见他呢？他比建筑物高。”

“也许他们在等待命令？”伊吹说，“或者他们没有足够大的家伙来伤害他？”

“安静。”美里说。他可以想象她正端详着全息地图，看着他发回的数据，“他们为什么要退回到这么远的位置？他们正好在城市以外，每边都只有半公里远。”

“空中掩护也是。”日向说，“他们所有的战斗机和VTOLs都正好在我们的自动防御范围之外坚守，除了一架预警机外，正上方没有任何东西。”

真嗣抬头望向最清澈的蓝色，放大了预警机。这是一架四引擎喷气式飞机，哑光绿色，载有一个沉重的机舱。在他看来它不像是一架预警机。

“但他们摧毁了我们所有的防御系统，他们还在等什么？”

“也许他们想看看我们要先采取什么行动？”

沉重的机舱打开了，暴露了它的载弹。

“美里——”真嗣开口了，但她已经看到了。

“A.T.力场全开！”她说，“日向，超频冲击缓冲器！快！”

载弹投下，轰炸机因突然失重机头猛地抬起。

当地雷落下时，瞬息的宁静，在其中整个世界似乎都暂停了。在地面上，初号机举起双手，摊开它那宽敞而真实的灵魂玻璃窗。真嗣不确定是EVA希望他行动还是他希望EVA行动；在他的心里，他的A.T.力场立刻展开了。

在炸弹爆炸前的几周到几个月里，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在接近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某种从海市蜃楼中看到的真相。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关于他母亲的，关于他父亲的真相。关于福音战士、以及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真相，所有这一切都若隐若现于视线之外，被遮挡着。

N2地雷在离地200米处被引爆，大火和强光吞噬了一切。

强光使他失明，使他的图像阻尼器过载，在他EVA的视网膜上刻下了痕迹，但在他的失明中，他突然间看见了：他看见爆炸的力量在他的战场上翻滚，在建筑物上方，一个无限的地狱；他看到了母亲的脸，对着他微笑；他看见他自己，年轻的自己，隔着一扇玻璃回应着她的微笑，在他与母亲中间，是福音战士。

噪声，响彻于无音，炸开了所有的思绪，所有的感官，但在他的失聪中，他突然间听见了：他听闻了爆炸的呜咽哀嚎随着威力的加速上升，撕碎了天空；他听见了母亲最后的低语，镇定自若，尽管周围尽是恐慌；他听见父亲的话语，在他的耳边，说着对不起；他听见道口处火车驶近，听见它渐渐消失于远方。

热浪吞没了他，燃烧着一切，但突然间他能感觉到了：他感觉到愤怒的火舌在爆炸的边缘迸发，冲刷出山坡上的泥土，燃烧着森林；他感觉到酷热，感受到街道上被放大的闷热，在他的保护下，建筑物的外墙如水银般流淌，路灯像垂死的植物般凋零，车辆如灰尘般溶入进街道。

他感觉到了福音战士里冰冷的孤独，感觉到了被囚禁的空虚岁月。（译者注：这里是在说碇

他感觉到了在老师家的一间卧室里孤独的时光，直视着天花板，音乐在他的耳边挤压。

他感觉到他的父亲，独自在他的办公室里，低头看着匣子里的一个胚胎，准备着失去他的人性。

爆炸的力量猛击着他。初号机单膝跪地，双手高举。在它的下面，他感觉到他的战场里所感觉的一切，看见了他保护下的一切。他感到他脚下的街道在弯曲，他的膝盖和脚突入了一条小巷。在高温与高温之下，他发现男孩和怪物之间的细线已经蒸发。他是初号机、它就是他。

他尖叫、痛苦、蔑视、勇气。他的尖叫在回响，一个在爆炸中无声的咆哮，从三位一体中兴起。

然后它就消失了。当爆炸变成一朵蘑菇云在他头顶上消散，热量和压力缓和了，突然间，他可以呼吸了。整个过程只覆盖了三秒钟。在那之后，他改变了。他尝到了肺里的LCL和城市过热烟雾中弥漫的臭氧味，从他那化身的破碎护齿和牙龈缝隙中吮吸。

他的A.T.力场褪去了光彩。EVA想要倒下，它的体能已被任务完成的压力和怒吼所耗尽。他不会让它倒下，他又吃力地站了起来。痛在周身，但他不会倒下。现在不会，永远不会。

“真嗣！你还好吧？”

“他的同步——不，这肯定不对。这不可能。”

他又吸了一口气，感觉到钢铁的肌肉在他宽阔的胸膛上起伏。他尝到了肺里一阵烟雾风暴，当他屈伸双手时，他感受到了囚禁于他们体内前所未有的潜能。

伊吹在通讯里：“他的同步中值是100.3，这是不可能的。”

“真嗣。”美里说，“说点什么！”

在遥远的未来，他会有理由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个故事。他从未自愿讲述。一直以来，都是她的鼓动使他说了出来，在乔迁与重聚之时、在派对与宴会之中——“讲上你接住一个炸弹时候的故事”。（译者注：“讲上你接住一个炸弹时候的故事”的双引号是译者加的，这句话是明日香说的，说话方式也很明日香）而他会讲出来，讲得又快又好，让他的听众既莫名其妙又好笑。

但在夜已深人已静之时，当他躺在他的女人身边，听着她平稳的呼吸声时，（译者注：这里与第二十六章对照，在那一章中，明日香在想着要躺在他身边，那时两人还在打仗）他会回想起那一刻，记起那条裹尸布在火的洗涤中从他的眼睛上被撕下的感觉，并认清了真相。他会确定那是他的人生发生改变的时刻——他在火焰的洗礼中重生的时刻。（译者注：所以在这里作者揭露了三位一体的最后一个设定，可以感受过去现在与未来某一刻发生的事情）

“是啊。”他说，然后，对美里。他感到液体在周身旋转，仿佛他在驾驶舱里不再是孤独一人，他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感受过孤独，“是的，我没事。”

美里在通讯的另一端呼了一口气：“好吧，他们不会再尝试投掷一枚N2地雷了，不管怎样，这次爆炸已经敲掉了他们一半的观察哨。不过，他们一定还有另一个备案计划。真嗣，我要你——”

一阵爆炸的涟漪在他的脚下分裂街道。真嗣跟踪着它们，很快意识到整个城市都在发生爆炸，在核心区域周边按规律的距离设置。这让他很奇怪，就像看着一排鞭炮向远处爆炸。

在事后行动委员会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从一开始就是JSSDF攻击计划的一部分，是假设N2地雷无法发挥作用时的次要选择。早在2015年6月，核心区就已经安装了炸药，通过使用卧底工兵特工进行埋放与维护。

当它们爆炸时，整个核心区下坠至GeoFront，建筑物与它们的泊地断开，直坠到洞穴层。

初号机与它们一起下坠。

((()))

E层被酚醛树脂覆盖了一半，但如同快干型塑料延缓了他们的行动一样，它更阻碍了入侵者。每隔几米，加持就会停下来听他截获的JSSDF无线电台，筛选他们的代码短语，以确定该区域是否可以通过。虽然移动缓慢，但很安全。

明日香意识到她该怎么控制住她的手。她的神经使她的手发抖，她发现她紧紧地抱住自己的手臂，以阻止她抖得太厉害。走廊感觉难以置信得冰冷。在她旁边，加持和薰都很平静。

“哪条路是通往三号机机库的？”加持说。

薰示意左手边的走廊。没有酚醛树脂挡路——无障碍移动。

“好吧。”加持说，“那条路似乎通着，灯也亮着，所以一旦你进入插入栓，你应该可以上载到指挥中心。他们可以从那里操作你。”

“明白。”薰转向明日香，“我将在发射点等你。”他说。

明日香看着他，一瞬间，她觉得好像过去一周以来的改变和惭愧并没有发生，
(译者注：这里渚薰的语言依然能影响明日香。)“我们在那儿见，第五适格者。”她说。

他立刻离开了，慢跑着消失在走廊尽头。加持看着他走了，然后转过身来：“哪条路？”他问。

“右边。”她说，朝一个完全被红色塑料堵塞的走廊点头。

加持叹了口气：“很好，我们绕过去。”

((()))

司令以无与伦比的熟悉感走过最终教条。当他告诉丽要穿过十字路口或稍等一下时，丽就听从他的指挥，跟着他的手势和他四下查看的方式，在移动之前猜测他的意图。他们没有说话。

当一扇门被锁上时，他会用优先级钥匙把门刷开。当钥匙不管用时，他总能找到变通的办法。通常这是一个完整的覆盖命令，打碎面板。有两次，门根本没有电力；这两次，他都把她带到了最近的爬行空间，他们从那里爬过去。

最终，他领着她走过空荡荡的大厅和行政电梯，未受到任何战火的波及——从未在解密蓝图上出现过或在任何示意图上显示过的构造图，即使那些掌握在MAGI手中。这一天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不会因为对GeoFront的全面入侵这样的小麻烦而停止。

司令信心十足地移动着，每一次转弯都像凭记忆一般，丽跟着他。

最后一部电梯很旧，是原始建筑的一部分。当它下降时，它经过了粗糙的石墙和古老的开矿设备，它们早已被遗弃在最终教条的最深处。

电梯将他们释放到凉爽的寂静中。他们走过孤独的石砌走廊，丽隐约听到不知从哪里吹来的气流声，就像一个老肺在这些被遗忘的地下墓穴里发出的刺耳声音。

他们到达最后的入口，一扇厚重的红色防爆门，门上嵌着一个键盘。站在它前面的是赤木博士，她的双手插在她实验服的口袋里。在丽的眼中，她很显眼——那扇血淋淋大门前唯一的白点。

“博士。”司令说，他没有放慢脚步。

“你见到我似乎并不很惊讶。”赤木说。

“是的。”司令从左边的口袋里掏出配枪。平静地，他让它与赤木的胸口平齐，并在走近钥匙面板时保持瞄准，“说实话，我很惊讶于你是一个人，我期待监察官加持也会在这里，也许是葛城三佐。”

“加持很忙，美里也很忙。”赤木低头看着她，“你好，丽。”

“你好，博士。”丽说。

司令伸出手，按下了他个人访问密码的第一个序列：“如果你是来阻止我的，博士，你一个人工作起来会很辛苦。”

赤木耸耸肩，尽管丽可以看出她脸上的紧张：“倒也不是一个人。”她说。

司令开始用手掌扫描读取器，接着，就像寂静的坟墓里突然响起了雷鸣一般，一个人声：“六分仪，停下吧。”

丽转过身，看到赤木博士的盟友从外围的走廊里走出来。他又高又老，穿着基础技术人员的工作服，一只手拿着手枪，瞄准了司令的后背。

“结束了，六分仪。”

司令微微转过头，给了赤木她所需要的片刻走神时间，她的手离开了口袋，两手握着自己的手枪。在这一瞬之下，司令大势已去。

然而，他的目标没有丝毫动摇，他的声音也没有：“我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教授。”他说。

“我也已经很多年没被人叫过‘教授’了。”冬月走近一些，他单手拿着武器，走到距离司令只有几英尺的距离之内。丽看着他的脸，他似乎比以前更老了，厌倦了一切，“请把枪放下。”

碇司令的目光没有离开钥匙面板，他的手悬在上面，准备用掌纹扫开房间：“为什么，教授？”他说。

“把它放下。”冬月说。

“我想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问题。”冬月说。

“我觉得这很难相信。”

“这一切都不值得，再也不值得了。”

“不。”司令说，“不是的，你为什么和我一起工作那么久？为什么一直站在我这边直到现在？”

“不然你会杀了我。”冬月说。

“你从不关心这个，在加入Gehirn之前，你会为了揭露真相而死，我的任何威胁都无法改变你的决定。”司令又回头看了一眼，盯着冬月，“然而与她的一次交流，突然你就张开双臂被领了进来。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这事已经拖得够久了！”赤木博士双手握着武器，尽可能的稳定，但她并不平静，枪口微微晃动，“把枪放下，碇！”

“请稍等一下，博士。”司令说，他向冬月点头，“我想听你说，平心而论，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

“她是我最好的学生。”冬月眯起了眼睛，疲惫背后的旧激情，“她才华横溢，我以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一个毫不费力的天才。”

“你爱她。”碇说。

“就像一个父亲，我为她骄傲，我看着她成长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和一个科学家。不仅在工作上完美，在任何位置上都完美。她达到了真实，她生命中真正的平衡，这是我永远无法做到的。我信任她，我信任她胜过信任我自己，我推断，如果她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东西，那么我会因此而相信她。”

“可是——”碇顿了顿。丽注视着他，看到他黑暗的眼睛里闪过旧的思绪。当他再次开口时，平静之下有了钢铁般的力量，“你一直都知道，她提前告诉你了。”

“只有暗示。”冬月说。

“你知道她的计划，却从没告诉过我。”

“哦，闭嘴。”冬月说，“你也知道。在事故发生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她做了什么，而你花了接下来的11年时间一直在说服自己她不是故意的，说服自己相信那是一场意外。”

“是的。”碇说。

“不，救援行动失败了，因为她希望它失败。她留在那里，是因为这是她的意志，而不是因为任何意外事故或设计错误。你并没有在你的计划中翻新出什么意外事故——你只是把她想做的事情合并了，因为你是一个自私、小气的人，不愿承认她离开了你。”

坟墓里又是一片寂静。丽看着他们三人之间，岁月的重量如同他们头顶上的岩石一样强大，在这最后的时刻将他们压得粉碎。

“在葛城的命令下，一个安全小组正在赶来，一切都结束了。”冬月伸直他的手臂，更准确地瞄准目标的后脑，“把它放下。”

司令的手悬在键盘上：“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

“那你就去死吧。”冬月说。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碇说着，扫描了他的手掌。面板闪着绿色的光。一声枪响，在狭窄的隧道里火热而响亮。第二声，然后是第三声。一个A.T.力场的热雾让墙上跳出灰尘，让冬月感到眩晕。第四枪，白大褂上的血迹，疼痛的呻吟。然后，丽被司令拖进了开启的舱门，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他们又孤独地站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空间里。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三十一章

关键词: *Soldier*战士、*shaking*发抖、*born*出生、*final eclipse*终蚀

JSSDF的计划是依靠闪电战——一场暴风骤雨的攻击，旨在破坏NERV的军事防御力量。中和福音战士的威胁为至关重要。在计划中，这将通过“在攻击开始后30分钟内清除珍贵的驾驶员资产”来实现。允许部署福音战士会意味着在战区引入一个不稳定因素，而JSSDF的领导层不相信常规手段能够控制住这一不稳定因素。

当然，也有偶发事件。如果一台福音战士出击，该宗旨强调要重点中和其获取动力供应和武器装备的手段。据估计，一台被剥夺动力和武器的福音战士可以在可接受损失的情况下被消灭。一台拥有武器和动力的福音战士——或者更糟糕的是，超过一台拥有武器和动力的福音战士——则被认为基本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JSSDF在早间7点时面临的情况。

与此无关的是，几架E级运输机已经从东亚各地的焦土部署前往第三新东京市作战区域的途中。根据现存记录，这些部署是与数小时前对MAGI的信息前哨战就同时进行的，这暗示了Seele方面愿意在GeoFront上采取任何不低于最大限度物理干预的行动。

((()))

通往二号机机库的等候厅只有应急照明点亮着。就像与指挥中心的任何上行连接一样，主机库的电源已被切断。在明日香的注视下，加持不得不以手动将门转开。她拿着他的步枪，观察着敞开在他们后方的门，不确定如果敌人出现，她是否可以射杀他们。

步枪在她手中的感觉很奇怪，与托盘步枪大相径庭，她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和肌肉握住一把武器。当她把枪口对准远处的门时，它抖动着，像是它自发的。毕竟，她算不上是个战士。（译者注：这里与第1章和第38章呼应，第1章里开篇第一句就是她觉得她是个战士，第38章最后一节里，她说渚薰让她以为她是个战士）

“加持。”她说。

“怎么了。”他说。

“我吓坏了。”她想要保持瞄准的水平度，但她越尝试就抖动得越厉害，她的双手忍不住的发抖。

“你能控制你的手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该怎么控制？”

“想想别的事。”

“比如什么？”

“任何事。”

“给我举个例子。”

“当我们进去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加持摇着沉重的手轮，声音在嘟囔中传过来，“和我一起想，一步一步来。”

明日香想：“电力断了。”她说。

“好的，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可以将插入栓插入储备电源，但你需要启动应急电源开关。”

“那我该去哪里启动呢？”他说。

“你知道在哪里。”她说。

“还是告诉我吧。”

明日香呼了一口气：“在观察室里，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侧面有一个梯子。”

“而在我上去后。”他说，“我该怎么办？”

门基本上打开了，她尽全力稳住步枪。

“有一个控制台什么的。”她说，“只要把它打开，然后运行自动启动序列，剩下的我可以从插入栓里控制。”

“你知道控制台在哪里吗，具体一点的？”

敞开的门边有动静，无光的门口处有黑色的制服：“加持。”她说。

“我知道我知道，明日香。你就继续告诉我——”

黑暗中的手势，有人从门外出现：“加持，我看到了。”

他转身从她手中夺过步枪：“走。”他说，“快点！”

就在一阵枪火照亮黑暗之前，她跳过了半开的门。加持还了一枪，然后跟在她后面退了进去。一个又热又快的东西紧跟着他穿过门钻了进来，啪的一声砸进他的身体里，发出湿肉似的声音，让他跌倒在甲板上。

明日香摔倒在他身边，拿回步枪，从门的缝隙中打空了弹匣，这是她做过的最吵的一件事。后坐力震颤着她的手臂，枪口的火光照亮了她的眼睛，刹那间，除了枪，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子弹打光后，她扔掉步枪，即将到来的火力暂时停止了。

她和加持一起卧倒在地上：“在哪里？”她说。

“肩膀。”他撒了个谎，站起来把她推开，“我会没事的。”

“你打算怎么办？”她说。

“计划。”他说，“现在快走。”

((()))

Naito中士等待着，与他的部下一起蹲在黑暗里，听着更多的枪声。他没有再听到，也没再听到任何动静。当他确信该区域可以行动时，他命令弟兄们离开掩体，沿着前厅排成两两一组的队形慢跑前进。

Naito摁住肩部对讲机：“ST呼叫第二指挥部，正在清理E层，第二适格者或2人被困机库，准备终结确认。”

Naito向他的弟兄们发出信号，让他们穿过门隙。他殿后，用枪灯扫瞄整个空间。脐带桥上没有人。在他的左侧，是巨大的、停滞的福音战士二号机的身体，就像一座黑暗中的雕像。

“负面接触。”Naito说，“有人看到目标吗？”

Ishii下士向上方三点钟方向做了个手势。Naito顺着他的目光见到观察室里有一个身穿橙色技师服的人。Naito将步枪挎在肩上，密集地连发射击，子弹像蜘蛛网一样打在了强化玻璃窗上，但并没有伤到其他地方。里面的人继续往前走，不为所动。

“Ishii。”他说，“打开P-3的包装。”

“收到。”Ishii把手伸进二等兵Togusa的背包，把火箭发射器从背带中拽了出来。

“从那边下来！”Naito单手抱拳，大声说道，“我们只想要第二适格者，我们可以跟你做个交易。”

Ishii给发射器装上炮弹，然后按开瞄准镜。

“我不这么认为。”房间里的人从控制台前站了起来，“你们现在有更大的麻烦了”

黑暗中的一声呻吟，泰坦的肌肉在铰接的钢铁下蠕动。四只眼睛，像氙灯一样猛地亮起，朦胧的光线淹没了桥面。士兵们转过身，举起武器开火。子弹在深红色的盔甲上噼啪作响，阴暗中的萤火虫。Ishii发射了他的火箭弹。火箭的穿甲力量全部向上喷射。与目标的体积相比，随之而来的爆炸显得十分可怜。没有损伤。

Naito中士没有开枪，他已经足够老到，能够认识到这是无谓的努力，也看见了失败的到来。

“妈的。”他说，在那之后，二号机的手掌击碎桥梁、他的手下和他体内的每一根骨头。

((()))

加持让自己坐直，将一只手压在身侧，希望这让他看起来很自信，但主要还是希望能遮住侧腹的弹孔。他感到指缝间有鲜血想要渗出，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要不是职责的重担支撑着他，他早就昏倒了。不能告诉她，不能让她看到，她不需要担心。

二号机面对观察室，伸长脖子看着他，孩子的脸出现在他身旁的屏幕群上：“你还好吗？”她说。

“比他们好。”他说，并指了指被压垮的桥。

“他们应得的。”她的眼神和声音都有了新的变化，他想象着她不再那样发抖了。

“不要在这里争论。”他说。

“你确定你没事吗？”

墙壁屏幕上的十几个明日香画面看起来没被说服：“你受伤了。”

“我很好，真的。”加持在他面前的控制台上拨动了一个开关，然后让紧急电源就绪，将机库壁推开，“我正在清理通往七号发射台的道路。现在就走，你就能赶上渚了。”

“已在路上，加持？”

“我在，孩子。”

“谢谢，我很高兴你在这里。”

“很高兴来到这里，孩子。”

明日香从他的屏幕上消失了。二号机离开了，走过它本不该走的道路。加持看着它，直到它消失在视线中，然后双腿一软，摔倒在地。设法将自己的身体靠在损坏的玻璃上，他从外套里掏出手机，按下了快速拨号键1——这部手机里唯一存储的号码，是那晚在傀儡系统核心中设置的，连接着他的孪生电话，让铃声响起。

她没有接听，电话哔一声转到语音信箱。

“葛城，是我。”他说，“二号机在上升途中，我需要治疗，地点：二号机库，观察室，我可能会自己止住流血，但是能得到救援还是很感谢。”

加持挂断电话后坐了一会儿，看着红光闪烁的墙壁，听着远处的战斗声，他接着再次点击“呼叫”。

无人接听，语音信箱，哔。

“葛城，又是我，那天晚上，当你来到我家的时候，你告诉我要长大，在这件事上像个成年人，除了这些睿智的建议之外，还需要一些实际的成熟。一开始，我拒绝了全部，因为我不在乎结局，我只想知道真相，然后去他妈的后果。我一直以为真相会以我的死亡而告终。”

他感觉到手指下的血液在大量涌出：“也许那还是会来的。但现在，即使在这一切都太迟之后，你无法接收到这条消息，或者我在任何人到达之前就死了，也不会是坏事了。因为我不再仅仅为真相而死了，不再是了。”

“我想，当你开始干预孩子们的事时，你并不知道自己会卷入什么当中，就像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卷入什么间谍蠢事之中一样。但也许事情的开始和结束并没有必然存在的联系。我们都在事情中成长了，我比我能想象到的更在乎你，而你对他们俩真

的很好，对我们所有人都真的很好。”

“万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葛城……”他停了下来，咽了咽口水，想润润口中的干涩，却失败了，“好吧，我想你知道，加持离开了。”

他点击了‘结束通话’，然后把手机扔在腿边的甲板上。他把头靠在窗户上，感受着玻璃贴在脸颊上的凉意，想着那些开着EVA的孩子们和指挥桥上的朋友，闭上了眼睛。

“中弹太糟了。”他说。

((())))

来自地表的实际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零散和不完整，但能确定的是，整个核心区都没了，被炸得脱离了它的固定装置，被生生送入了洞穴里。初号机也失去了联系。GeoFront的外界信号只显示了尘土和废墟，模糊了被掩埋福音战士的所有影像。插入栓的传感器数据很少，由于它是靠备用动力运行的。没有通讯。无从得知真嗣是否还活着。

“他应该没事。”伊吹说，“物理约束和EVA结构的完整性应该已经支撑住了他的下坠过程。”

“应该是的。”青叶低声说。

美里回头扫了一眼整个设施的战术覆盖图。敌人每穿过一个区域时都会切断电源，因此在她的观察下，监视屏幕变黑的越来越多，各区域都显示出一连串红色‘无信号’读数。在一个信号源上，她看到一名技术人员在逃跑时被枪杀。在另一个上，一支NERV安全小组在与一支黑色迷彩突击队的战斗中战败。

她回头看看GeoFront的信号。穿过核心区曾经存在过的空地，一架又一架的VTOL飞来。轻型攻击机拥在重型装甲轰炸机周围，消失在多管火箭炮炮击留下的烟雾中。顷刻间，无线电中传来了慌张的呼救声，安全部队们正被重型轰炸机猛烈的炮火覆盖着。

“这简直丧心病狂。”日向说，“他们要杀光所有人。”

“为什么会这样？”伊吹说，“我们又没做错什么事。”

美里双手紧握着垂在身侧。她想起了口袋里的手机，想起了她所信任的人们，他们在设施中的其他地方，尽力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这一切。她想到了真嗣，独自在外；想到了正赶往机库的明日香和渚，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日向，打开一个友好无线电通信，不要加密。”

日向瞥了她一眼：“女士？”

“就这么做！”

日向这么做了，当通信打开后，他递出一个耳机：“当您准备好时，三佐。”

“你来说，我需要一个男人的声音。”她的身体探过他的肩膀，“以‘切入’开始。使用敌方的通讯频道通话，重复，Charlie（军事用语）。需要尽快与部队指挥官联系，完毕。”

日向皱着眉，但还是执行了她的命令，准确地重复了一遍她的话。然后他等待着。

回复非常慢：“读取你的信息，解析编号，完毕。”

“未知解析编号。”美里告诉他，“直属司令阵亡，完毕。”

她希望有这么多行动单位的任务已经分类，而让非通信人员对高层密码的了解比正常情况要少。否则，这将是一个短命的策略。

“收到。”信号那头说，“帮你接通Takeda上校，完毕。”

美里从日向手中夺过耳机，紧紧地贴在耳边。她等待着，然后听到了连接建立时刺耳的“啪”声。

“说吧，Takeda。”一个粗暴的声音说道。

“Takeda上校。”她说，“这里是葛城美里三佐，NERV指挥部。请让你的人退下，先生。”

如果Takeda对突然传到自己耳里的谈话内容感到惊讶，他也不会表现出来：“葛城三佐。”他说，“我准备接受你的投降。”

“为什么投降？”美里说，“我们没有错！我们分毫不差的遵守了国联的所有指令，没有理由……”

“国联与此事无关，三佐，日本政府仍然有完全的职责酌情对国内恐怖组织使用致命武力。”

美里蹙起了眉头：“国内恐怖组织？上校，NERV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在从使徒手中拯救像你这样的人。”

“使徒？省省吧，女士。使徒只是你们用来为自己的开支辩解的另一个工具。你们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和金钱建造这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直到人们开始质疑你们的开支，才终于给了一些目标来兑现你们的承诺？这还真是方便啊。”

“你认为是我们创造了使徒？”美里说，“他们是这么告诉你的？”

“还有更糟糕的，人工进化，你们这帮人正在计划的‘人类补完计划’谎言？毁灭全人类？简直是噩梦。”

“那不是我们！有一个流氓分子在我们的指挥人员中，我们正在采取措施——”

“拜托，三佐，别让自己难堪，退后吧，我们可以和平地谈谈这些问题。”

美里听出了他的语气，她的眼睛眯了起来：“你有全杀令，不是吗？”

停顿：“恐怕是的，三佐，彻底灭绝。”

“我也很抱歉，上校。”她说着，把耳机扔到了日向的控制台上。屏幕上，硝烟开始散去，初号机被包围了，她转向青叶，“还要多久？”她说。

“通道02和03是绿色的。”他说。

美里双手交叉：“‘彻底灭绝’。当然，好吧，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灭绝。”她说，“把他们发射出去，中尉。”

((()))

地面上响起隆隆声，鸟儿们，不知何故仍旧栖在附近的树枝上，尽管周围动荡不安，但突然惊慌地飞走了。两片方形的树林滑到两侧，松树就像是自发地排成两队，露出了隐藏的发射井。随着一声轰鸣，发射厢暴露在阳光之下，载着它们的泰坦货物。

JSSDF的通信网络交通爆炸了。发射坐标被立即转发，带着数千吨弹药倾泻在新到达战场的巨兽身上。坦克炮弹和空对地导弹在晨曦中闪烁，发射厢在第一轮炮击中变形、断裂。两台福音战士毫发无损。

畅通无阻，二号机和三号机进入了战场。树木和瓦砾在它们脚下折断。二号机配备了托盘步枪和碎鹰斧；三号机配备了E型火箭发射器。

6时51分7秒，二号机用它的武器向被包围坠落的初号机周遭开火。步枪的枪口不再发抖。在它说话时，它的外部扬声器发出通信，它的话语通过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和在随后的炮击中失踪的JSSDF战斗人员残留的头盔摄像头被载入史册。

“到我了。”它说。

然后，情况开始迅速死亡。

((()))

当战斗的冲击波到达最终教条时，它们差不多已消散于无形。冲击基本没有扰动洞穴中间LCL湖里流动的水流，只是在人造岸线的钢质侧壁上撩起一圈小小的涟漪。

丽站在司令身边的岸上，他们已经穿过开阔的空地，沿着浅浅的台阶下到了LCL湖岸的最边缘。司令在最后几级台阶上被绊倒了，他现在颓然斜倚在钢质侧壁上。他的眼镜已经不见了，他的脸被一枚跳弹打碎，差点要了他的命。他的一只手紧握着配枪，另一只手按着他的太阳穴，涓涓鲜血仍在他的指缝间渗出，在他白色的手套上留下了一道鲜红的痕迹。

他闭上眼睛，痛苦地喘息了一会儿，当他再次睁眼时，他的眼睛似乎变了，更苍老、更虚弱了。

丽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没事。”他说着，打算站起来，“我们必须快点，我重设了掌纹锁，但它不会永远被锁住，有赤木在就不行。”

他站起来的努力失败了，又摔倒在台阶上。丽双手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扶着坐下。

“你受伤了。”她说，“你看不见了。”

“那不重要。”他抓住她的手腕，不再去管头上的伤口。鲜血从他发际线后面的那处嵌入式伤口肆意涌出——被滚烫的钢铁犁出的一道深沟。要不是因为流血，头骨都可以看见。从他手套上流下的血迹沾在她的手臂上，现在：“如果我们抓紧时间，那些都不重要。”

丽看着他把手套从右手上扯下来，这是几个月来她第一次一览无余的看到她感觉到寄生在他手里的那个东西。使徒的胚胎正邪恶地看她，包裹着冰冷躯壳的皮肤呈现出几分坏死的灰色。看着它，她感受到了原始的寒冷，南极寒风，以及她未曾拥有

“加入我，丽。”司令再次握住她的手腕，用他那只还是人类的手，“释放你的A.T.力场，你灵魂的屏障，与我合一。一起，我们可以毁灭最后一个使徒，然后通过亚当和莉莉丝的禁忌融合收走所有灵魂。在那之后，带我去我的身边。”

丽感受到了此刻压在她身体上的那份沉重，来自于他的手中，来自于她身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生物，来自于他那涣散的、绝望的眼睛。他受伤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他了。

她内心的寒风刮出另一番话语，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渺小、绝望、软弱的人类

。在那阵寒风中，她感受到了这一时刻的无限微小。眨眼间，这一刻消失了，连同她烛火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就像尘埃，就像死亡的太阳失去了光芒。她感知到他掌中的怪物和她身后的生命，沉睡着，看到所有的可能性在她体内展开。她感到背上一双没有重量的翅膀，看到地球在她脚下铺平，它的表面被红色覆盖。所有的灵魂都流回到她体内，通过她——他们的新身体、他们的新上帝从中诞生。

繁星闪烁，穿过这个万众一心的世界，穿过这个没有意识的单一体。没有司令，没有真嗣，没有明日香。没有人，只有人类，万古永存，直到它诞生的世界消亡，直到那星光时代的终结，直到万物的最后一丝微尘失去了所有摩擦力，亚原子的减速持续到热寂，而时间本身变得毫无意义。

而与这一切相反的，曾经的那个叫绫波丽的生物将永存——承载着所有逝去的人性，亘古不变。一只被困在琥珀中的苍蝇，一只被泡在甲醛中的手掌，一具紧贴着她心脏的尸体。

她不想承认它。

不，不是害怕承认——害怕屈服。害怕屈服于其中，变成它之所想、他之所想。

“丽。”他回头看门，隔着广阔的洞穴有一百米远，根本不存在距离，他涣散的眼睛里满是恐慌，凝视着这微不足道的时刻，“求你了，我们需要...”

她从他的手里抽出胳膊，跪在地上，与他对视。她从腰间取出一样东西，一个小小的皮质小匣。

他看着她，不再掩饰脸上的震惊之情：“你在做什么？”他说。

“你看不见。”她又说了一遍。

她拿出旧眼镜，镜片已经破裂。用双手戴在他的脸上。她的手指将镜框套在他的耳朵上。她触碰着他受伤的太阳穴，她的手指带来了温暖和舒适，当她的触摸消失时，留下了一条新鲜的血肉，粉红色的血肉。在最后一滴鲜血已经流尽后，血肉阻止了流血，它们的源泉被隔决了。

她坐回到她的脚跟上，看着他，双手放在膝盖上：“好了。”她说。

源堂眨眨眼睛，头上的疼痛消失了。在他视线里，她又变得清晰了。在她眼中，他就像曾经一样，就像很久以前。镜片的裂痕只是为了展示记忆中曾经的容颜。

“为什么？”他说。

“因为这是不对的。”她的声音没有了颤抖，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原以为与他对抗会很艰难，但现在，当木已成舟，她才明白有多么容易。坐在她面前的他不再是曾经那个无处不在的阴影，她也不再渴望他能给予她命令。

她想到了那个无尽的、永恒之夜，那里除了虚空的冰冷拉力什么也感觉不到——就像梦一样没有重量、没有意义。但很快她想到了真嗣，他坐在她的床上，努力赶着数学作业；她想到了剑介在猪木和渡边的十字路口等她，在看到她靠近的一瞬间，低头看着他的相机；她想到了葛城三佐在控制室里大声下令，在测试间里通过视频连接谈笑风生；她想到了明日香，她的仇恨与恐惧，她的爱情与渴望；她想到了她公寓窗外路灯下驶过的汽车，想到了她摊开的手心中感受着篝火的温暖，想到了坐在篝火对面的那个还称不上父亲的男人。

“这是你被创造出来的使命。”他说，他的手依然伸出，掌心向上，“你命该如此，这是你的命运。”

丽想着，但没有想太久：“这也许是我出生的原因。”她说，“但不是我生存的理由。”

“你不是人类，丽。”

“也许不是。”她说，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腕和手指，用双手拢住那只变异的手掌，“但我也不是傀儡，我也不是使徒。我不能做你让我做的事。这世界还有很多人。他们应该得到我无法给予的更美好生活。”

“一切都会结束，此刻如果你不这么做，你终有一天会在诅咒中死去。”

“是的。”她说，“但至少我会有一个人生。”

源堂看着她，仿佛看到了一个记忆，从另一个时代，“你身上有多少她的影子？”他说。

“非常少。”她说，“为此，我很抱歉。”

他看着自己的手，他看到亚当的眼睛回望着他，被镜片上的裂缝一分为二，看到了自己现在的样子：“求你了，丽。”他低语着，“我无法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该如何放弃。”

在他们身后，门打开了，冬月率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走了进来，他们迅速散成扇形，步枪准备就绪，赤木博士也在那里，衣领和肩膀上缠着绷带。冬月在远处大声喊：“结束了！”

的确如此。丽合上司令的手，把他的手指握成拳头：“你不必放弃。”她说，重新站了起来，“因为我要从你这里夺走它。”

她的脚尖轻轻一点，就把司令的随身武器从湖边踢了出去，踢进了橘红色的海洋中，沉入视线之外。她向副司令举起手臂，看着他走近。

((()))

燃烧的坦克像黑色的甲虫，分布于道路上和倒塌的城市残骸之间，最后的空中支援也已荡然无存；飞机的机身散落的到处都是，有的机头朝下埋进了森林，另一些的机翼插进了被压垮的建筑物侧面。幸存的机组人员和随之一起的支援步兵成群结队地逃离。一场全线溃败——蟑螂暴露在突然而至的灯光下。有些人边跑边开火，大多数人则没有，无论如何，一切已成定局。

再多的步兵也无法阻止他们，初号机安全。

明日香走向左舷，用光学瞄准镜扫视着撤退的部队。EVA的HUD勾选出人群中的个体，并将其登记为非战斗人员，虽然对身高75米的她，这种分类是正确的，但对地面下的男男女女，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薰。”她说，“把你安置在他们和总部之间。他们伤害不了我们，但他们还是可以进去造成破坏。”

“收到。”在她的外围，三号机离开废墟。他的火箭发射器已经空了一半，但他还握着它。

在倒塌的建筑物之间，残存的森林还在燃烧。木头**焚烧**的灰色烟雾与混凝土和钢筋浇筑的灰烬风暴，以及燃烧的喷气燃料和废弹药的黑浆混杂在一起。风暴在封闭的GeoFront旋转、扩散，使周围的空气升温。任何低于腰部高度的东西都只能一闪而

过，只能通过HUD以假彩色线框的形式显示出来。就像站在一个大烤箱里，或者像是跨过浅滩的大海。

明日香深吸一口气，吐纳LCL。她走到她的弹射器支架前，从熔化的外壳中拉出第二条脐带电缆，拉到初号机那里。坠落的EVA仍然瘫倒在碎石之下。她用手扫干净它的背部，然后把缆线插回到它的插座上。

“上行连接已建立，指挥中心。”她说，“有信号吗？”

“请等一下。”那是伊吹的声音，语气回透着一丝紧张。

“出什么事了？”明日香说。没得到回答。她的控制系统正在快速闪烁，警告她有新的接触。12点钟方向，高空中。

她站直身体，仰望天空。最高处的烟雾消散了，被苍白的翅膀拍打着驱散。紧接着，空中传来了无眼秃鹫滑稽可笑又单调乏味的低鸣，她的HUD追踪着它们，一到九，而她知道自己正面临着死亡。

((()))

在操作台、全息叠加和主屏幕上拼接的二十几个安全信号之间，美里终于对他们面临的战术情况有了一张实景图。实景图看起来不错，JSSDF部队在整个洞穴中全面溃败，而他们在总部内的进展已被酚醛树脂、安全部队的牺牲以及大量愚蠢的运气所阻碍。

这样就可以了，她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几周来，她第一次感到隧道的尽头有一线光明。

“女士。”日向说，“外部目标似乎正在向撤退点移动，福音战士应该与他们交战吗？”

通向最优先电梯的门打开了，美里立刻转身，看到一个安全小组呈扇形跟随着冬月、律子和一个戴着手铐的碇源堂。干涸的血迹玷污了他的脸，但他昂首挺胸，注视着整个指挥中心，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过，仿佛这里仍然属于他。丽和团队在一起，与司令分开站立。

舰桥军官们目瞪口呆，美里大喊着让他们回去工作：“让他们逃吧，中尉。”她说，“再次与他们的指挥官建立联系，我们来看看他现在还是否愿意谈判。”

“是的，女士。”

美里在战术平台旁会见了他们：“你还好吗？”她对律子说。

“它干净利落地穿透了我的身体，我浑身浸透了止痛药。”律子说，“我会没事的。”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美里看着源堂，他被安全部队团团围住，他们的步枪从各个角度瞄准着他，“他还带着它吗？”

“是的。”律子说，“他用它来对付我们，但如果我们保持对的他武装监管，他就无法轻举妄动，我很快可以想办法去除它。”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现在是什么情况，三佐？”冬月说着，走到了场地中央，好像他还拥有指挥权似的。

美里决定暂时不去理他：“我们的访客完蛋得差不多了。”她说，“二号机和三号机现在正在GeoFront内，都处于激活状态。初号机瘫痪了，但我们很快就能让它恢复运行，我怀疑他们面对三台福音战士时是否还想继续战斗。”

“的确如此。”冬月在指挥舰桥的中央游荡，看着各种传输信号，陷入了沉思。

美里与碇对视着：“司令。”她说。

“三佐。”他说。

“很抱歉你得取消了你的计划，回到这里。”

“不用那么在意。”他说。

“女士。”又是日向，“我接通了Takeda上校。”

美里让自己的目光在司令的脸上又停留了片刻，然后转身接过耳机：“上校，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您的全杀令进展如何？”

“我在你们总部内部还有两个连。”他的声音低沉而谨慎，“而你不能在里面部署一台福音战士。”

“确实，但我有两个——很快就会有三个——作战人员在上面，而你的很多人现在都在逃命。”

“你的重点？”

“我可以杀光你们在GeoFront里剩下的所有人，我可以阻止任何重型运输VTOL来接你的人，然后让我的孩子们把你们一网打尽，你可以在金字塔里杀了我们，但我们会杀光外面的一切。”

“如果我放你们走，你们就会开始做这个‘人类补完’生意。”这句话在他嘴里听起来很陌生，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说脏话，“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正如我之前告诉你的，上校，人类补完不是NERV的目标，这是我们指挥系统里的一个由流氓分子贯彻的议题，此时此刻，我们已经羁押了那个流氓分子，把你的人撤出来，我很乐意把他交给任何想要他的政府专门机构。”

Takeda没有回答。隐约间，她能听到有人对他大喊，说有新的接触。他在回答时声音逐渐消失，听筒可能在他身边。美里疑惑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他看到了她没有看到的情况，她没有等待太久。

“新的接触。”青叶说，“低海拔，快速接近，九个接触点，E级。它们刚刚与运输机分离。”

“视觉信号，快点。”美里说。她得到的信号因干扰而失真，但视觉是清晰无误的；九架福音战士从消失的核心区进入了GeoFront，挥动着不可能存在的翅膀向低滑行。它们开始在毁灭的战场上空盘旋，它们的翼展和飞行模式让GeoFront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小。

“你可没说有九台EVA系列的事。”她说，她看着律子。

“我有很多事情要忙。”律子说，“我甚至没想到他们有一个，更别说九个了。”

冬月看着屏幕：“剩余的EVA系列。”他说，“Seele的攻击犬。”

美里转过身来：“你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它们已经被完成了。即使已经完成，我也没料到委员会会在最后一个使徒未被击败之前对我们采取行动，这不合理。除非最后一个使徒在……”冬月看着碗，“你做了什么，源堂？”

司令没有动作：“我对一个瑕疵计划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他说，“愿我们都能活到收获的那一天。”

美里有很多问题，但没时间问他们，Takeda又回到了她的耳边：“这又是什么小丑戏法，三佐？我的人已经崩溃了，叫你的援军退下。”

“这些不是我们的援军，上校。”她说，“这将成为一场超重量级的战斗，让你的人离开这里。”

“如果这些不是你的援军，谁把它们带来的？”

屏幕上，白色的EVA开始着陆。美里看着战术平台，又看着总部里满满的JSSDF阵地的标记图标，他们已经停止了前进，情况很明显：她无法再两线作战了，孩子们需要她的全神贯注才能度过难关。

所以，她下了决心。

“Takeda，听我说：我要打开我们的对外气闸，在这一切结束时，我不能保证剩下足够的洞穴可以用作转移，但我可以给你的人提供避难所，以应对接下来的战情。”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撒谎？”

“你自己说的，上校：你的人在里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请相信我，我今天看到的死亡已经够多了。如果你的人留在外面，他们会死。如果你们在里面妨碍我们，我的孩子们就无法抵御新的威胁，而他们会死。”她输入了作战部长控制代码，啪的一声打开了所有的门，“停火，上校，否则我们都得死。”

她关闭了耳机，没有等待回复。

((()))

无眼秃鹫降落了。它们的翅膀引导着它们下降，栖息在最高塔楼扭曲变形的残骸之上——墓碑上的食腐猛禽。它们的翅膀收回时的声音如同入鞘的钢铁，它们的嘴唇后咧露出森白的牙齿。

初号机仍处于停机状态，正在进行它的循环重启。明日香扫视了一圈周围的目标。它们包围了总部。感谢它们的栖息地是在残骸之上，它们大部分都比她站得高。‘杀戮箱’这个词没有从她脑中消失。这里不是个好地方，她需要高地，她需要队友。“

二对九。”她说，通讯打开了，“渚，去武器支架那里重新装弹。”

她猛地将碎鹰斧的斧刃向下插在脚边的地面上以腾出一只手，拔掉托盘步枪上的空弹匣，从右侧肩塔上抽出一个备用的。她一直盯着秃鹫。它们无眼的头颅追踪着她的行动进程，但它们一动不动。无脸、无心的滴水兽。

她感到胸中的恐慌再次加剧，并努力用她的方式摆脱它。加持说什么来着？和他一起想，一步一步来？好吧，她能做到。

这些福音战士没有动力需求。如果有的话，它们早就发动攻击或者来争夺脐带的控制权了。如果她或者失去了电缆它们可以慢慢来，让它们慢慢来，等它们都来。

首要任务：维持供电。

他们没有武器，至少她能看见，也没有隐藏的储备容器。他们有的只是重刀剑，这些剑森然如黑曜石的牙齿，被白色指关节紧握，随心所欲于它们的躯体，可能很笨重，但更可能很致命。

首要任务：尽可能保持中远距离接战。

她瞥了一眼初号机，它仍然无法活动，它已失去动力，是个负担，她不能抛弃他。

首要任务：保证真嗣的安全。

“二对九。”她把新弹夹猛塞进弹舱，“向我靠拢，第五适格者。”

三号机没有移动。她控制EVA转身，看着他，黑色的福音战士站在总部前方，武器仍握在它的身旁，瘫软着。

“薰。”她说，“重新装弹，到达我的位置，立刻！”

三号机扔掉它的武器。沉重的枪管砰的摔在了GeoFront地面上，消失进烟尘之中。这台EVA前进了两步，然后完全的离开了地面。她感到它的A.T.力场突然发出的脉冲，就像一台精确校准的乐器，在福音战士升至废墟和灰烬之上时，她感到它的共振越调越高，在它的上升中，它的脐带电缆绷断，剩下的一截随着它的升高无用地在脊柱上来回摆动。它力场的音域比她听过的任何音乐都更加精细，她立刻明白，无论三号机曾经为何，它都不再是一台福音战士了。

“是时候了。”第五适格者越升越高，语气泰然自若而自信满满，“最后的审判之时已然到来，Seele已把神的虚假之影奉献于我们，它们承载着我的灵魂之影。”

三号机张开它的双臂。一股能量波层层外泄，无影无形，但却开辟出一道精神污染的风暴之路，在硝烟中制造出汨汨的漩涡。漩涡所到之处，苍白的福音战士颤抖着，它们的身体被某种无形之物摧残。随着颤抖趋于平静，它们栖息于更伟大的目标、更伟大的统一，仿佛连接于一心。

“因此，我把命运中刺我心脏之利刃全部集结，掳掠它去完成更伟大的使命。”

“薰，你在干什么？”明日香说。

“归附。”他说，“归附长久以来赋予我的使命。”

三号机的眼睛在烟雾中像四颗恒星一样闪烁，在折射的光线中，明日香感到她看见了它漆黑隐晦头颅之上展开的幽灵光晕。当指挥人员大喊着“来自EVA内部的蓝色图案”时，她的无线电也沸腾了。他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明日香知道，明日香立刻就知道了。

“最后的圣礼就在眼前。万物的终结，第三次冲击。我与你们的国王碇司令签署的契约。鲜血是它的预兆也是它的印记，而我将是见证它成为现实的使者。”（译者注：此处的使者与NGE24话标题对照）

曾经的三号机手向着天空。一道红色闪电从洞顶的裂缝中闪过，倏地落入他的手中，突然的降速清除了大部分烟尘，让明日香清楚地看见了他。他的真面目出现了，与它所有的伪装一起消失——她自己福音战士漆黑狰狞的魔影，朗基努斯之枪握在它的一侧。

明日香仰望着他，她想到了与他的共舞，想到她站在他面前面对的那条岩石湖岸、那湖岸早已被埋葬于所有的屠杀和死亡之下现在已不知在她周围的何处了。她想到了他在她面前的眼神，想到了她耳边电话那头他的低语，然后她意识到这一切曾经是多么的空洞——在她内心深处，她一直都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空洞，她内心的一部分从未想过要承认那空洞的存在。

他背叛了她，他辜负了她给予的信任，在他的背叛中，她看到了真相：薰是一名使徒。

孤独让她窒息。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前进。九台福音战士已合而为一，它们不可战胜。

“红土净化仪式必须开始。随之而来，一个祭品，一如既往，也将一如既往，但我希望不是。”三号机一挥手，将下方的二号机包围起来，“惣流·明日香·

兰格雷·第二适格者·Lilin的战士·我的灵魂之光，说出你的墓志铭，让它在所有必将到来的明天被铭记。”

瞬间，左舷，钢筋的碎片在崩塌，混凝土在复活的泰坦身上翻滚。紫色铠甲，被灰烬褪色，重新振作。她瞥着身边，看见眼睛在角冠下闪光，热气从牙齿中喷勃。

初号机从泥土中拖出三号机抛弃的武器，准备就绪，枪身稳定。真嗣的通讯频道已经打开。他的脸出现在她旁边，在视频通讯器上。他的声音很平静：“初号机就位。”他对她说，“有什么计划？”

明日香最后咔嚓一声，将步枪的弹舱重重地关闭。从泥土中拔出了她的碎鹰斧。刀刃像灰烬中的余晖一样闪光。上空，漆黑的福音战士升得更高了，初升的太阳光消失在它的脑后——终蚀。（译者注：此处与第29章的日蚀对照，第29章里明日香对渚薰说她与真嗣的完美时刻如同一次日蚀，这里作者把渚薰的出场描写为日蚀，预示着明日香与真嗣又一个完美时刻的到来，而终蚀又预示着两人的关系终于完美。）

在它的阴影下，她再也不是孤独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男孩在她身边，那些怪物已将她包围，而以他们两方之名，她找到了她的答案——她的墓志铭。

“二对十。”她说，“最后之舞。”

战胜你，孩子们。

（译者注：这里的原文是win you, 01 and 02，我的理解是三位一体但是是由碇真嗣与明日香性格主导的两台福音战士，由于此时他们已经同步率爆表，原本我打算把这句译为战胜你，适格者们，但不知为什么，这里我突然很不喜欢适格者这个词了，也许我希望他们只是以孩子的身份去争取他们的未来，所以，最终我使用了战胜你，孩子们。）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三十二章

关键词: *Fix everything*解决一切、*hole*深渊、*born*出生、*You do whatever you want*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被命名为“塔布里斯”的使徒有许多方面仍是未解之谜。甚至是它的名字也是后补的。几份现存的Seele原始资料信息都提到了一个“塔布里斯项目”，虽然这些记录零散又不完整，但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它们所指向的项目与NERV的某项实验不谋而合。如果冬月的口供是可信的话，那么物化一个高阶灵魂的技术和方法是由碇源堂于00年代中期制定的，并在绫波项目中达到完美。可以肯定的假设是，塔布里斯项目也是一个类似方案，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出塔布里斯的诞生方式与绫波丽的大致相同。

虽然我们可能对它物理形态的大致轮廓有所了解，但对塔布里斯的个性却知之甚少。就连它呈报的姓名——渚薰——除了马尔杜克报告的转移文件外，没有任何地方提及了它。这个名字是如何被选中、由谁取的、为什么取，也都是谜。关于使徒的个人目标，除了它在最后一次出击时与第二适格者的关系之外，也接近是一无所知，甚至连这些证词也要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仍有几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为什么Seele认为需要创造一个使徒？为什么使徒要与碇源堂达成交易？上述交易的条款是什么？碇和塔布里斯一起促成的第三次冲击与其他版本的拟议冲击有何不同？Seele委员会知道他们的制造品计划背叛他们吗？这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还是纯粹基于使徒自身的道德底线而发生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全面了解使徒危机的最后一次战斗行动至关重要。遗憾的是，截至本庭开庭之日起，相关的主要当事人——碇源堂、Seele理事会或塔布里斯本身——都无法为他们自己辩护。

((()))

黑暗中，她找到了他，而在人生第一次中，他在期盼着她。插入栓寂静于敌人的炮火声之外，他无法判断它们的距离和方位。离开了激活同步，常规武器对福音战士造成的冲击感无法想象的遥远。

只有当他感受到包裹着他身体的晃动时，他才知道其他EVA已经进入了战场——是否是丽、明日香还是那个新的适格者，他无法确定。有可能是她们三个一起，他也无从得知。

他坐着等待战斗结束。他周遭的液体旋转着，他知道她就在他身边。一个水之灵魂与他同在。

“我能感觉到你。”他说，他闭上双眼，试图再次栖居于EVA体内，他感觉到她的存在，但隐隐约约，遥不可及，“你一直都在这里，不是吗？”

液体翻腾着，从左到右，他倾听它、感觉它，他呼吸、再呼吸，插入栓之外、福音战士之外，他的感知逐渐鲜明。他感觉到二号机和三号机反击着侵略者，他感觉到自动火力的撕裂声，人员的摔倒声和物资掉落声，死亡声。

“我们能动吗？”他说。

默然。

“你不想动。”他说，“你担心我的安全。”

更多默然。真嗣倾听着，聆听着封存在这个墓穴中的记忆。

“你明白将要发生什么，比任何人都明白。”他说，“你知道世界将会终结。除非你在这里，在一个拥有真正力量的地方，在初号机里，否则你无法阻止。”

在一片寂寥中，是一个福音战士在它襁褓中的记忆，绷紧在十字架的娩床之上——一棵古树上剪下的幼苗。

“你想保护我的安全，保护我们俩的安全。”真嗣用手拉动了一下他死寂的控制轭，“所以你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

外面，战斗已经停止。他感觉到一个在福音战士接近时信号装置发出的明显撞击声，感觉到沉重的脐带电缆插进他的背上插座。一个重启信号出现在他的身边，载荷条显示为2%。仍然没有通讯的动力，更别提移动了。

他父亲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微笑着，大笑着，长时间在一台电脑前坐着，焦头烂额地解决一个问题。她的手放在他的背上，摩挲着他的脖子。他的嘴唇贴着她的嘴唇。黑暗中一个无言的问题。

“不。”真嗣说，“他没有，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他想到了他的父亲。高大、神秘、遥远，俯视着他，永远俯视着。他想到冬月站在他的公寓里，替他父亲传话，把他突然从唯一美好的家园中拉走。他想到在电车站台上的最后一刻，笼罩在早期记忆的白雾中，就像孩子脸颊上沾满盐渍的泪水。

思潮旋转在插入栓下方，在他面前凝聚，畏缩。

真嗣看着前方，凝视着她本该存在的地方：“你不知道。”他说，“你的消失是为了帮助我们两个人。你超越了你自己种族的视野，看到了我们的可能，并假定他也看到了同样的可能，但你从最开始就误解了，你不知道他有多渺小。”

新的到来，从福音战士之外到来。他立刻感觉到了——新的A.T.力场，在上空盘旋。他闭上眼睛，聆听着它们无声的歌曲，试图从大合唱中分辨出个体。九个，他想，都在高空。当明日香识别出它们时，他感到明日香的立场在闪耀。

然后，他又有了新的感觉。三号机的立场毫无征兆地改变了曲调。它纯净而高亢，凌驾于其他的福音战士之上，响彻着一首古老的旋律。真嗣不需要通信就知道它的含义，他以前就听过，听过十几次甚至更多次，一个使徒。

他看着重启信号，15%，还不够。

“我们需要马上行动。”他说，他感觉到新的福音战士撞入地表，在它们降落时大地都在颤抖。他感觉到三号机急速攀升到高空，还能听到明日香在绝望的移动中将她自己置身于他身体之上，准备好即将到来的战斗，“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插入栓沉默着。

“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明日香就会死。”他对着他周围的黑暗皱眉，“我知道你能做到，我知道我们不需要电缆。只要让我们动起来，然后，剩下的交给我。”

思潮最后一次移动，然后他再一次孤独的留在插入栓里。他坐在真正的寂静里。然后，载荷条消失了，插入栓的屏幕闪过他熟悉的彩虹，他又能看到和感觉到了。

他引导初号机站起来，让战争的残骸从他的身体上脱落。整个GeoFront都已毁灭，到处都是硝烟和死亡。十个勾勒出轮廓的目标，九个蹲在废墟之上。他立刻认出了它们。虽然他没见过它们的样子，它们的面目完美地倒映着他在立场中感受到的兽性，披着福音战士外皮的疯狗。三号机就在那里，在高空。朗基努斯之枪就握在它的一侧。

他的HUD发送了一把武器，他握住了它，质感真实，战场的硝烟弥漫在他的肺里，前方的道路艰难但清晰。那条路上的一切真实的现实都压在他的肩膀上——一个旧的伤痛。他会解决它，他会解决一切。（译者注：Fix everything这个短句是第38章整章的主题）

他按下了通讯键，明日香的脸出现了，她看着很惊慌，他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初号机就位，有什么计划？”

他看到他的话影响了她，看着她的脸平静下来、精神再度集中。他倾听着她的回应。然后，一起，他们成为了传奇。（译者注：这里作者塞了个糖，真嗣的话也可以影响到明日香了，这里是后继段落的伏笔。）

((()))

“三重模式确认图案，这是个准确的读数。”日向在座位里转身，“真不敢相信，这不可能。”

一时间无人动弹。在这个充满灾难的日子里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一条大蛇紧紧攥住了他们的胸口——化身为人的使徒，不可思议。

律子是第一个说话的：“我早该发现的，我早该知道的，他的谐波数据，他适应任何核心重构的能力，那么多红色的提示，我知道我们很忙，但我早该发现的。”

使徒再一次说话，指挥中心的通讯器里颂扬出了仿佛神之语的宣言：“最后的圣礼就在眼前。万物的终结，第三次冲击。我与你们的国王碇司令签署的契约。鲜血是它的预兆也是它的印记，而我将是见证它成为现实的使者。”

“你和它做了交易？”冬月与碇站得非常近，瞪着这个年轻人，“你承诺了它什么？”

“一个冲击事件。”碇说，“它设计目标之一，颠覆了Seele的计划，彻底抹杀人类。不是为了凝结所有的灵魂，而是为了肃清人类的一切。”

“那不是补完，那是灭绝。”

碇耸耸肩：“这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教授，但它能让我如愿以偿。”

“他答应先把你和她融合。”

“你真睿智，冬月。”

“它说的最后的圣礼是什么？”美里说，“那是什么意思？”

一个警报声响起。日向开口了：“高空高速抛射物，从月球轨道接近！”

屏幕上，朗基努斯之矛陨落，在三号机的手中卡死。冬月走到指挥中心的边缘，死死地盯着屏幕：“使徒打算从这里开始。”

“开始什么？”美里说。

“最后的仪式，通过亚当和莉莉丝的禁忌融合展开生命之树以及加夫之门的永远开启。”

“A God of our making will sit in His heaven。”碇说，“and all shall be right with the world。”（译者注：这句就不译了，直接用原文）

“哦，这是邪教。”日向看着他们之间，“我们为邪教工作。”

青叶并没有从控制台上抬头：“已经说了很多年了，没人听我的。”

美里看着她周围的男女，她感觉到他们的激情正在她的眼前消散，他们的处境十分不利，他们需要引领。

“我们知不知道无关紧要，这是不是邪教也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眼前的事实，事实：我们要杀死一个使徒；事实：我们必须支援我们的EVA；事实：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我们有什么防御措施？”

日向指着屏幕，屏幕显示的全是烟雾和火焰，以及他们所建造的一切的残骸：“你正看着呢。”

“我们在上面一无所有了。”青叶说，“我们大多数的弹射器都被残骸阻塞，少数可用的弹射器中的大部分也因为基础设施被摧毁而无法发射任何EVA武器装备。我们在湖底有一个可以运行的，但基本上用不上。”

“我们无法响应。”伊吹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屏幕上，初号机重新启动，画面颗粒感很强，是从GeoFront的一些二级摄像机中拼凑起来的。美里看着福音战士在二号机身旁就位——背靠背，一切就绪。她看着指挥中心里每个人的脸。

“你们想告诉他们你们放弃了吗？”她说着，把一个耳机扔到了青叶的桌子上，“说吧，我等着。”

青叶看着那个耳机：“你知道我不会那么做的。”他说。

“那就别再抱怨，开始干活吧。”美里说着，转身离开，“我们是NERV，而那是个使徒，没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了。”

他们开始干活，在随之而来混乱中，舰桥上没有人注意到绫波丽已经不见了。

((()))

舞蹈开始于大量弹药的连续发射。第一只秃鹫还没来得及用剑指向他们，就被截断而死。它陷入交叉火力之中，它的头部和胸部粉碎，它的身体翻滚着坠入燃烧的森林之中，无心的肢体四仰八叉，秒杀。

“一个！”明日香说，其余的秃鹫掠过他们的头顶，在同一瞬间，就像弦乐大合唱。然后不再有时间说话，不再有时间思考，只有本能。被围困，他们无法逃离杀戮箱，所以他们在杀戮箱里战斗，背靠背、心连心。

她的愤怒成就了一个存在于实体的幽灵，颤抖着她的心，燃烧着她手指上的神经。她的内脏在燃烧、她的眼睛在流泪、她的牙关在紧咬，她没有说话、没有嘶吼、没有惊叫。真嗣也没有，他一直在那里，在她的身边，或在她的外围，做她的护盾，做她的支持。无需交流。他们一起移动，快如流水，淋漓如死亡。

没有音乐伴奏的这场舞蹈，除了坚甲的打击乐、刀刃的铿锵声和枪火的噔噔声。在激光的聚焦下，她的世界变成一副破碎的画面，就像周围墓碑式建筑破裂窗户中的倒影。

一把等离子渐进刀在她手里，紫色盔甲上的红色血迹。白色的手指抠住红色的装甲，在真嗣的战场视野外转过四分之一圈，把一个目标抛入尘埃。一颗头颅在她的勒紧下四分五裂，闪开宿命中刺入她的利刃，偏转命书内镌刻他的圣痕。她的真嗣，拳心里握着一把重新上弹的托盘步枪，火焰的森林灼烧她的脚踝，手中的重剑气势如虹，JSSDF士兵在她脚下撤退，在泰坦的搏杀中四散奔逃。

另一只秃鹫，埋进一栋建筑里，它手臂的筋肉在她的刀锋下撕裂。一条舌头，尸体——又灰又胖，在她面前耷拉着脑袋。它不是只秃鹫，秃鹫只是食腐动物，但它们很聪明。这东西甚至没有自己的心，薰控制着它，它只是个娃娃，只是个愚蠢无用的娃娃。（译者注：本章的娃娃与第3章对应。）

娃娃向她嘶嘶，而她一刀刺进娃娃的脸里、两刀、三刀，再一刀、再一刀。冲击震撼着她的双臂。刀刃在娃娃的前额折断，娃娃吱嘎而死——死亡空气中吱嘎的老绳子。

她的盔甲没有刻上伤痕，她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不能有多余动作，不能有失误，他们不能失败，不是现在，不是在他悬浮于他们上空之时，不能让他活着，不能让他喘气。在那之后，在他死后，他们可以承受一次节奏失调，不是现在。（译者注：作者这里用了*a misstep*，这里很明显，作者在表达明日香被三位一体控制后就会失去与真嗣的完美协调，这是对前面很多章节两人关系糟糕的总结。）

山边湖畔之景，在遗忘的阁楼上尘封的笔记本，她母亲的笔迹。母亲的手握着她的手，紧握着控制轭，大笑着哭泣着，咕哝着呼喊着。永远都在，无时不在。从最初之始。（译者注：这里对照于插曲一、二、三）

与另外一只对峙，剑反弹时空洞的锵声。目标在初号机枪火中痉挛，在她的外围移动——白色的，就像医院的地砖。她翻滚着，抽拉着她的脐带电缆。新敌人没有击中，它的刀刃插入了地面。真嗣跟着她不断旋转，肩膀撞击、娃娃失衡。她重新振作，前臂勒进脖子上。

一个记忆，机库。她的脚踩在甲板上，薰的手臂从背后绕在她的锁骨上，他的声音在她的耳中。（译者注：这是渚薰在还原第26章的场景，让明日香深陷其中，让她在三位一体中失去自我，好最终控制她，渚薰，你家祖坟要被译者刨了）

明日香向后拉，死死压住，手臂绷紧，娃娃的脖子在筋腱的断裂中瘫软。

“圣礼就在眼前。”薰的声音在她耳中，通讯线路依然连接着，她没时间切换，她没有回应，也不想回应。陷得太深了。要做得事太多了。他很快将会得到他的报偿。她会杀了他，他会因蔑视我们而死，他会因欺骗我们而死，他会因企图伤害明日香而死，他会因企图伤害我们的女儿——（译者注：这里的渚薰声音又开始带出二号机里京子和亚当分身的灵魂了，在渚薰章节，他经常这么做）

又一个娃娃、又一个、又一个。思维以惊人的速度和超乎寻常的精准成就了杀戮，两架福音战士行动如一。他们躲过同一把利剑，在同一瞬间对娃娃的胸膛发力，用缴获的重剑双重挥击，将它的躯干盔甲砍开，它的肌肉爆裂，它在他们脸上咆哮。

二号机扯掉了它的头。

鲜血喷洒在她的面甲和张开的护齿上。她的护齿什么时候坏的？她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尝EVA之所尝了？不在乎了，不再有优雅、不再有舞蹈的舞步，只有战斗、只有力量、只有仇恨。

“明日香，你的心率飙升了。”

不再有舞蹈，再也没有了。她的手在轭上也不在轭上，它们已不再是她的手，不再真实了。它们是明日香的手，它们不是明日香的手。它们也不是她母亲的手。它们是它的手。

“同步率超过百分之百，缓冲器无法起催化作用。”

“这样下去，她会失去凝聚力的。”

白甲破碎。手中的血，胳膊上的血，脸上的血，舌头上的血。娃娃死了，全都死了。没有计划，没有舞步，没有舞蹈。只有杀戮，只有胜利，只有福音战士二号机。（这里对照第31章最后，真嗣的初号机重新上线之后问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计划是什么，她的回答是跳舞）

他的声音，横切而入：“明日香！”

她惊叫着，而世界回到了她的身边。初号机在她的上方。它的一个肩塔已经不见了，在战斗中被砍断，它的角从中间折断，真嗣的脸出现在她的视频通讯上。

“呼吸，明日香。”他说。

她的身下是一具福音战士的尸体，它的胸部和头部被砸得血肉模糊，肌肉和盔甲分离破碎。它的一只手臂不见了，撕碎成了骨头，一个豁开的大洞占据了它的胸口中央，它血肉的味道填满了她的嘴。

她的HUD对她闪烁着。检测到外来污染。注意：内部电池波动：“我做了什么？”她说。

“你失去控制了。”真嗣说。

“我仍能感觉到她。”明日香说，她耳边的咯咯像泪水洒落在床单上，像窒息空气中双脚的尸斑，“她无处不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只是个幽灵。”真嗣说，“你还活着，她没有，你才是主导者，不是她。吸气，呼气。”

明日香喘息着并她意识到她的肺早在几分钟前就停止了工作。她感觉到LCL咕噜着在胸腔里进出。几次呼吸后，她的双手又成为自己的双手了，她的身体也很快成为自己的身体了，她又能感觉到她掌心中的颤抖。

“倾听她，感受她，但不要变成她，你知道你是谁。”

明日香点头，集中精力把那个EVA系列的味道从嘴里驱除出去，她用手指揉着她的脸，那味道趋于消退了。

“你知道你是谁，你才是主导。”真嗣说，“你不必害怕。”（译者注：这里碇真嗣的声音可以唤醒三位一体的明日香，作者你没事就喜欢撒糖）

明日香消除了HUD上的报警，站了起来。二号机只能遵从她的命令而为她效劳，从最后的杀戮中舒展身体。战场上仍然硝烟弥漫，但不再有动静。死去的EVA系列躺在它们倒下的地方，在被碾碎的建筑物边，在熊熊燃烧的松树火焰中。

在她的面前，初号机，在她的插入栓里，真嗣的脸：“你还好吗？”他说。

“目前为止。”她说，“谢谢你，第三适格者。”

真嗣克制着露出一个小小的笑容。上空的悸动，明日香的预感快于视觉，本能地向真嗣的福音战士冲了半步，扑倒在他身上，初号机退了一步倒在了地上——就在这一瞬间。

朗基努斯之枪猛地刺穿了明日香的胸膛，以强劲的冲击命中了她的胸甲，从她的背部贯穿而出。痛苦如同一个吮吸的深渊在她的心脏中绽放。二号机双膝跪地，长枪从它的身体伸展到两个方向。明日香在驾驶舱里翻滚着，抓着自己的胸口，想要重新控制自己的肺部。实在太痛苦了。

“明日香！”她无法看见真嗣，无法让自己睁开眼睛，她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

((()))

“明日香！”

他拼命引着自己向前，在二号机完全跪倒之前抓住了它的肩膀，尽力把她扶起来。应力性骨折撕裂了胸部装甲，从撞击点向外螺旋状延伸。他想着EVA内的明日香，她感受着那样的痛苦，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承受了原本向他发起的攻击。他的手指握住武器，让自己靠在她的EVA上，头甲的断角触碰着她溅满鲜血的面甲。

“我来处理，明日香，坚持住。”

他握紧向后拉。钢铁撕裂的声音响彻整个GeoFront。当长枪被拔出后，真嗣听到明日香的尖叫声。声音很短促，只有勉强的一声，就被她忍住和吞咽，不愿再发出更多叫声。真嗣握住长枪仅仅一瞬间，就被猛拉着脱手，再次在主人的控制下轻盈地升起。

真嗣不关心那些，他让二号机单膝跪地，等待明日香稳定下来：“明日香，说点什么吧，求你。”

“我再也不——”她试着说，几乎力竭了。

“什么？”他说。

她的视频信号突然出现，他又能看到她了：“我再也不想听到你说我不会为你挡子弹了。”她说，“再也不想。”（译者注：这里回收本文第8章的一个伏笔，当时明日香问真嗣相不相信她战场上会救他，他说不信，结果是，她替他挡了朗基努斯之枪，顺便还告了白，这里的挡子弹是俚语，

在英语的语境里是可以为了爱人付出自己生命的意思，所以下面就是真嗣的告白，不过没说完就被打断了，等到文外他再说吧，本文中再也看不到了。）

真嗣情不自禁的笑着。如果他可以，他一定会拥抱她。既然现在不能，他想用他净全部的语言来表达：“我爱——”他开始说，然后被打断了。他感觉到空气中的一阵爆裂声，刚刚被摧毁的A.T.力场复苏了。他们周围有了动静，本该死去的生命已然复活。

被摧毁的EVA系列一个接一个地起死回生。刀削的头颅在撕裂的脖子上扭动。扭曲的脊椎在令人作呕的咔嚓声中绷直。四肢在暴露的筋腱上拉伸翻转，残缺的手指紧握着本不可能握住的剑柄。断牙裂舌的恐怖奸笑声包围着他们。

“它们正在重生。”他说：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出击，初号机重构自己手臂的方式。看到这种情况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现着，他感到恶心。

“这只没有。”明日香说，她踩着的那只一动不动，“是核心。”她说，“我们需要除去它们的核心，就像对付使徒一样。”

“我没子弹了，弹药净了。”他说，他的托盘步枪躺在泥土里，弹舱猛地弹开，“指挥中心也无法再提供别的装备给我们了，你有等离子渐进刀吗？”

“没有。”明日香说。

苍白的福音战士们围成一圈，由于伤势过重，它们的步履呈现笨拙和反常。它们咆哮着移动，武器拖在身边。它们与三号机歌声连接就像失调的大提琴细弦在弹奏。

“这些使者旨在将人类变革为一个完美而单一的个体。”三号机的通讯频道依然敞开，“它们是不可阻挡的。单独的，它们就已经绰绰有余，但在我的引导下，它们势不可挡。”

奴隶与主人链接在一起的旋律蓬荜生辉，福音战士们的重剑也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它们扭曲着，仿佛有生命一般，变形、重塑成了朗基努斯之枪漆黑的镜像。

真嗣握紧了拳头，初号机与他一样。他的视线在目标之间掠过，注视着它们的接近。二号机紧挨在他身边，再一次背靠背，但他的信心逐渐减弱。全杀它们一次已经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艰难的战斗了。再杀一次的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

三号机展开双臂，长枪握在身侧；悬停着的威胁。在视频连接上，渚薰的脸上实现了绝对自信的永久安详：“没必要再继续了，适格者们。”他说，“长枪已经吮吸到二号机的生命之血，而它已经准备好接受最后的牺牲。加入我，献出你们的身体和灵魂，完成赋予我们的使命，实现真正的结合，让你们永远存在，摆脱误解和恶

行，帮助Lilin缔造最后的创世纪，结束一切纷争，创造一个永远协调合一的世界——”

三号机的半个脑袋被引爆，在支离破碎颅甲和蒸发脑浆的突然喷涌中，它的两只眼睛被削掉了。子弹继续向前，如果不是撞上了GeoFront天顶，它的速度可能已经达到了逃逸速度。随之而来的爆炸震撼了岩洞的墙壁，并引发了小规模的碎石雪崩。

漆黑的福音战士从天空中下坠，撞进废墟中，消失于视线。

真嗣眨眨眼睛：“搞什么鬼？”

第二发子弹呼啸而过，离他的右肩只有40米远——简直擦着他的头顶——击中了其中一个逐渐侵入的福音战士胸口，爆炸将这台EVA分裂。另一发子弹从左舷射来，撕裂了一台EVA的半边躯干，炸塌了它头顶上的一栋建筑砸在它身上。

“哪里？”他说。

“湖。”明日香说，“快看！”

真嗣放眼望去，看见他们的救世主从湖中升起。湖水从铠甲的轮廓中泄出，它的独眼在阴影中灼亮。一个肩塔在雾水中像一面旗帜一样醒目。另一个已经不见了，被卸载后可以为一把反轨道阳电子炮的后坐力夹提供空间。大型武器的发射装置循环运转，枪管已经被前三发子弹烧得通红。（译者注：这个反轨道阳电子炮莫不是作者根据ANIMA二创出来的？没看过ANIMA）

“丽！”明日香说。

其中一台量产机嚎叫着前冲，双脚翻腾起尘土，直飞向湖岸线。它从一栋被重击的建筑物上俯冲下来，双翼展开，以更快的速度飞行，伪枪像标枪一样举起。零号机步枪轮转开火，命中了它的咽喉。阳电子炮弹在撞击时爆炸，瞬间致盲了真嗣的成像仪。当图像稳定下来时，目标的头部和胸部已经不见了，它黑色的伪枪枪尖朝下插进泥土里。

零号机推进到浅滩，张开双腿进入射击姿势。丽出现在视频通讯上：“去吧，你们两个，剩下的交给我。”

她的适格者同伴们没有争论。

((()))

“丽！”美里感到她的心到了嗓子眼，甚至没有意识到是她自己正在喊叫。零号机的枪口随着枪管转动。又一发子弹闪过，即使在这么远的距离，依然能感受到又一次杀戮的冲击力。

美里抓住日向的椅背，用双手摇晃着：“绫波丽！”她说，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是的，女士。”日向说，她的热情让他脸上笑容不再隐藏。

“三号机仍在运行。”青叶调出了目标的相关画面，它瘫倒在废墟中，“它和它们的连接被切断了，但我们仍然得到了可靠的生命信号，从福音战士和它的驾驶员那里都能检测到。”

“让初号机和二号机到它的位置。让他们快点。”美里说，“如果我们不尽快解决他，他就会重新集结它们，而丽可能就无法阻挡它们了。”

她的命令得到了传达。她的视线停留在屏幕上，确保不去看碇司令。输赢与否，她都不想让他满意地看到她脸上的汗水。

“有驾驶员视野了。”日向说。

美里呼出一口气：“开始吧。”

((()))

三号机在下坠过程中撞穿了Korukens大厦的废墟，把大部分早已扭曲的大厦残骸切割成了碎片，并把它们压实在一起。当初号机和二号机看见它时，它已经重新站了起来。它站在大厦最高处，仿佛刚才的炮击没有发生，仿佛它的黑色装甲没有被钢铁碎片多处刺穿，仿佛它剩下的半个脑袋没有毫无意义地耷拉在胸前。

长枪还握在它的手中。看着它，明日香感觉到了胸口中的深渊，明白不能轻视它。虽然它已经受损，但那只是一个傀儡。真正的怪物依然栖于其中，而且无所不能。

她紧握着自己的伪枪，它是从坟场里某个死去的娃娃手中撬来的。真嗣双手握住他的伪枪。两名驾驶员走到受伤的福音战士的两侧，以无言的本能将其包围。

“你是对的，明日香。”薰说。他的脸已看不清了，如同破损的附属物，“四镜头系统确实能提供更高的视觉敏锐度。”（译者注：哦耶，他被爆头了）

“不再有那么多镜头了。”真嗣说。

“非常正确。”

“你的娃娃们死了。”明日香说，“丽正在解决它们，结束了。”

“那不重要。”塌陷的脑袋凝视着她，它那两只眼睛闪耀着诡异的光芒，“我还在这里，而你们也都还在这里。只要我们还能呼吸，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明日香又感到了内脏中的火焰和手指的颤抖；愤怒以完全的力量而回归。她咬紧牙，忍受着强大怒火的聚集。EVA中的怪物想让她屈服，让她宣泄，让她再次体验到EVA内精神分裂的憎恨，承载着不属于她自己的旧时记忆紧逼着她，承诺着为她毁灭渚。

“你为什么想要第三次冲击？”真嗣说。

“我想要什么并不重要，碇先生。”薰说，“这里只有过去的世界和必然变革的来世，以及使之成为现实的自由意志。”

不。明日香深呼吸以集中精力。她看着受损的三号机，记起了第一天看到它时的情景。在它被改造之后，它就如二号机的影子。她明白了她的使命，这已不再是妈妈造成的，也不再是EVA的愤怒造成的，这是她的错误，是她促成了这一切，而她需要自己让一切重归正轨。

“那以谁的意志来实现？”真嗣说。

“当它结束后你就会知道了。”薰说。

明日香一言不发。她来到他们之间的，伪枪举起，开始攻击。三号机旋转长枪，格挡了她的第一击，然后完全转身，挡住了真嗣的补充攻击。明日香滑行着移动，两步大转身，从低身位切入，意在绊倒它。三号机猛然爆发出能量离开地面，旋转着刺向初号机。

真嗣勉强转到一侧。长枪的尖端擦过初号机的面甲，击碎了一个镜片：“视线受阻！”他说，“需要掩护！”

“收到！”她说着，抓住正在下降的三号机，背摔它。在她的发力下残骸在他们的脚下剧烈搅动，长枪与长枪相抵。她展开左舷的突刺架，近距离发射出全部有效载荷。尖刺嘶嘶地刺穿了三号机的头部，将其钉在它的胸前。

这不重要。三号机扭动了一下，把她踉跄到一边。长枪滑过她的胸口，在深红色的装甲上挖出两道沟壑。她的反击迅速而凌乱，他轻松躲过。她的攻击干净利落，但他的更甚。他预料到每一个刺击、躲开每一次戳击、并破开每一次招架。他太了解她了，也太容易读懂她了。

长枪穿过了她的小腿，把她打进泥土之中。她的伪枪翻到了一边。

三号机旋转着武器并引着它降低，双点盘旋在她的面甲前的空中，准备好击杀。

“没用的，明日香。”他说，“停止战斗。接受你注定要扮演的角色。在吸收了S2器官之后，你就能与我合二为一，预示着一个连司令都梦寐以求的伟大未来。停止挣扎吧。”（译者注：你想的美）

明日香把手伸到身边，切换了一个控制器，键入了一个她已经几个月没用过的全音频频道：“你知道那首愚蠢的歌吗？”她说。

“什么歌？”薰说。

“蠢货。”再点两下，让她需要的音乐排好队，“你总是哼的那首。”

“欢乐颂。你们文化的最高成就。”（译者注：这里与第26章插曲3对照）

“是啊，不，它糟透了。”明日香按下最后一个按钮。在她控制系统的某处，一卷防水微型磁带滴答作响，等待着它的孪生兄弟，“我有首更好的。”

钢琴先闯进来，回响在耳与耳之间，然后真嗣出现了，飞跃在上空，电缆在他身后甩动。他降落与攻击一气呵成，伪枪铿锵有力。真嗣连续攻击，挥舞着狂野、凌厉的劈砍，让三号机在高身位疲于防御。这压根是他的条件反射——只是他训练不足的附带收获。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明日香自豪的笑了，他太完美了。

然后琴弦扫来，似乎是从她身后传来的，她在舞动。仿佛跟随着旋律，二号机加入了初号机。左脚在后，右脚在前。在他狂野攻击的那点，她精准攻击。他在上空扫荡的时候，她落地猛刺。

然后是第一个从右点到左点的大扫击，她的脚交叉在一起，旋转着。他攻击上半身，她攻击下半身——她的矛尖——对准中间，他的划向咽喉。然后交换位置，从左到右——她上半身，他下半身。

三号机的动作倍速适应，但倍速还不够快。他的躲闪变得绝望，他的格挡慢了下来。损伤出现在了漆黑的装甲上。他要输了，他也知道。在与他的和谐中，三号机的肩塔像脱落的皮肤一样分解、断裂，两只新的手臂萌发出来。

“他有四只手臂？”真嗣说，“为什么他有……”

“无所谓，倍速。”她说，“从上方两侧，同时进攻。”

“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电缆。”他说。（译者注：事实上他们都不需要电缆了）

“那我们就甩掉它们！快，第三适格者！”

脐带电缆带着推进剂的嗖嗖声猛的弹开，而在那一瞬间，她感觉到自由。更高机动性，更快的速度。打击乐进来——一次，两次，三次——而她再次旋转，来到了三号机的侧翼。它的两只手臂伸向她，比它们本该伸得更长。她把一只胳膊打到一边，用长矛刺中另一只，让它汲取那几乎是人类肉体的鲜血。真嗣用长矛刺中了第二只新手臂，将它钉在了泥土里，然后一肘打在了EVA的胸甲上。

他快了一拍。他知道，她知道，薰也知道。

三号机再次向真嗣的脸部刺去，它的角度不只是为了刺穿初号机的头部，更是为了穿透，穿透插入栓——致命一击。

明日香抓住了它，她的伪枪头缠住了真枪的矛头。朗基努斯之枪切开了伪枪，在它发力的同时将伪矛的枪身分成两半，但不重要了。刺入的速度很慢，三号机的握力也很弱。

明日香双手抓住真正的长枪，从薰的手中撬了出来。她立刻感觉到不同。伪枪一直保持着平衡，但这把太荒谬了。长枪在她的手中蠕动着，充满了饥饿和活力。她只想让它尽快远离自己。

音乐达到高潮：“终曲！”她说。她抬起脚，与真嗣同步，当他们同时把脚跟踩进三号机的胸膛时，他们都感到了震动。那台福音战士向后翻滚，撞过瓦砾，它那丑陋的头颅和残缺的手臂毫无用地甩动着。

瞬间，心的重叠，（译者注：这里，作者用的Together，允许译者小小的带入一把）初号机和二号机跳跃到天空中。她感觉自己的双脚离开了地面，在空中旋转时感受着漂移。不再有电缆，不再有束缚，（译者注：束缚与第24章对照）不再有心之壁。她划过一道弧线，让长枪从她的手中滑落；在她的右边，初号机与她同步。行动纯粹，目标纯粹。她看见那把长枪，如同红黑相间的箭矢，向着他们的目标骤降，在他们的身体经过太阳时留下了阴影中，她看到初号机就在她的身边，它的手与她的一样，握在投掷的尽头。而在那心与心重叠的瞬间，她的身体还存在于福音战士中，她的内心正站在客厅里，穿着一件旧毛衣，（译者注：旧毛衣与第1章、第3章和第24章对照）与她爱着的男孩共舞。就在那无限狭小的瞬间，她知道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两支长枪穿过三号机的脖子，深深刺入它的躯干，又从它的脊柱中迸射而出——两个完美的交叉投掷，完美无瑕的同步到达。

她再次落地时听到撞击的吱嘎声。音乐咔哒着关闭声。在他们身后，三号机耷拉着，鲜血和火花从它破烂不堪的身体上汨汨流出。在它的胸前，眼睛的最后一束光也熄灭了，一切归于平静。

((()))

“好！”伊吹中尉一拳砸在她的屏幕上，拳头不断地砸在屏幕表面，“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棒了！”

美里看着她、律子看着她、指挥室里的其他人也看着她，就连碇，他被铐在战术平台边，也扬起了眉毛。当伊吹发现了大家的反应后，就坐了回去。

“对不起。”她揉着挥拳的手说，“我只是——我真的很投入，仅此而已，抱歉。”

律子摸了摸她副官的肩膀，给了一个安抚地按压：“没有必要道歉，玛雅。”

“目标状态。”美里说。

“目标1至9：静默；三号机：静默。”青叶说，“我一直在监视，但我认为他们短时间内不会再生了。”

“收到。EVA的状态？”

“零号机正在运行，阳电子步枪弹药耗尽。”日向在他的控制台上切换了画面，“二号机和初号机仍在运行。”

“这怎么可能？”美里说，“他们的电池应该耗尽了。”

“是S2器官。”律子说，“当二号机吞噬那个福音战士的核心时，它一定是把它的S2器官带进了自己的体内。我不知道它融合的速度有多快。显然，它已经合并到足以覆盖内部电池的程度了。”

“那初号机呢？我没看到它吃任何东西。”

律子又看了看玛雅的屏幕，看了看真嗣和初号机之间高得离谱的同步率，耸了耸肩，“咬我吧。”她说。

冬月长出了一口气：“我们胜利了。”他说。

美里看了一眼老人，然后面对他们的囚犯：“今天还有什么剧本需要我阻止吗，碇？”（译者注：新剧本马上开始）

司令没有回答，美里从他的脸上看到了答案，一清二楚的：他没辙了；被打败了。

青叶说话了：“探测到三号机的弹射序列信号，他正在抛弃他的插入栓。”

“最后一步。”美里说，并按下她的耳机。

((()))

当零号机从废墟处靠近时，初号机退到了一边。它的阳电子步枪已经不见了，被丢弃在他们身后的废墟中，弹药已经耗尽。明日香打开了一个与丽的视频通讯连接：“刚才枪法不错。”她说。

“谢谢。”丽说。

明日香看了她一会儿，想试着说出‘谢谢你没有毁灭世界’这种听起来不那么愚蠢的话。最终，她放弃了，只是回以“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很高兴能来到这里。”丽说。

美里的声音切入通讯：“弹射信号，明日香。他想逃跑，我需要你来解决它。”（译者注：你为什么让明日香来解决它？你让真嗣或者丽出手不就好了吗？）

明日香转身，放大了三号机腐烂的尸体。一阵爆炸螺栓的冲击力将插入栓外壳撕裂到一边，插入栓嗖的一声弹射了出来。圆柱形的舱体喷射到空中，在推进器排出的气流中划出一道弧线，离开了三号机的坟墓。在距离EVA100英尺的位置，插入栓开始分离，它的构成部件相互分裂。里面的液体也分流出来，形成一个个小球体，与插入栓的碎片一起漂移成一个星座，围绕着一个奇点运行。

渚薰，第五适格者，最后的使徒，悬浮在他的插入服中，双手垂在身体的两侧，昂首挺胸，等待着他终将到来的命运。

明日香伸出手，二号机的手将他包裹。她的HUD放大了信号，让她即使透过一个窗口也能以真实的比例看见他的脸，他对她笑着，带着悲伤和理解：“所以，这就是结束的方式。”他说。

“你在说什么？”她说。

“我的命运，命中注定的二分之一主宰：给Lilin带来终极毁灭，为我族类夺取未来，或者死于一个亚当分身之手。”

“别再把话说得像刻在那该死的石碑上那样了，薰，像你了解我一样跟我说话。”

“很好。”他是如此渺小，如此易碎，却又如此地平静，“我在那里的角色是一个毁灭者或是一个祭品。我的命运是与亚当融合，它现在已被包含在的碇司令体内，并引发第三次冲击。这将毁灭你们的整个种族。如果你没有阻止我，我就会牺牲你的二号机，与它的本质融合，并用它作为与碇交流的媒介。现在这条路已经对我关闭了，所以我的命运就是在失败中死去，让其他力量来实施最终的冲击。”

“这没有任何意义。”明日香说，“你也是一个人。”

“不，明日香，我是一个使徒，只有一种生命形式注定要继承这个星球，我必须死，这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命运中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一直活着，我将给你和你所关心的一切带来灭亡。”他笑了，渺小而悲伤，“而你不是那个应该被毁灭的存在。我很高兴你能在这里毁灭我，明日香。因为能遇见你，我这一生才有了意义。再见了。”

他闭上眼睛，等待着终结。二号机咆哮着，低沉而残忍。她的母亲尖叫着，寻求着复仇带来的解脱，说出了明日香自己内心中最糟糕的话。这会很容易，轻轻一捏他就会死去，他所有的话语与记忆都会像她手上的鲜血一样消逝。

穿过废墟和浓烟，初号机和零号机注视着，没有移动。在她的耳边，是整个指挥人员的沉默和等待。

她看着薰的脸。刚才，他已经成为一台福音战士——一个漆黑的怪物，是她最糟糕自己的阴影，来到这里是为了终结人类。但现在她握着他，他又变成了一个男孩，那个曾在傍晚和她说话，告诉她他爱她的男孩，虽然她不可能再爱他——而且很可能从未爱过——但她现在从他孱弱的笑容和受伤的命运中看到了一些东西，她无法让自己结束他。

明日香放松了绷紧的下巴，叹了一口气：“很好。”她说。

二号机放开了它的手。那只红色的手离开了，留下这个男孩漂浮在空中，毫发无损。

美里的回复立刻出现了：“明日香，你到底在干什么？”

明日香压制了她的指挥频道，当抗议声通过初号机和零号机有线频道传出时，她关闭了整套通讯设备，反正她也用不着了。

薰睁开了眼睛：“为什么？”他说。

“你说过你别无选择。”她说。

“是的。”他说。

明日香看着对面的零号机，它昂首挺胸，目光从容淡定：“我知道那种感觉。”她说，“感觉就像你无法选择。它会吞噬你的内心，把你变成你不该成为的人，或者你不想成为的人。”

“我为此而生。”

“我为驾驶EVA和杀死使徒而生。”她说，“但每当我更专注于成为驾驶员而不是做个孩子时，我的生活就变得更糟。所以我在这里驾驶着EVA，而你在这里，作为一个使徒，我不会杀你的。”

“我不明白。”

“没有人生来就是为了完成伟大的事业，薰。我不为任何事而生，你也不是。我们只是降生在这个地球上而已，你一出生人们就把你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他们错了，在那之后你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自己选择。所有我们命中注定或势在必行之事都不重要除非它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想下去继续做你想做的事，融合或其他什么的，那是你的选择。这不是什么命运或角色——只是你自己，你的决定，就像这是我的决定一样。”（译者注：说出以上这段话的明日香终于完成了成长。）

明日香迫使自己放松。二号机后退了一步，双手放在身体两侧：“不管你是什。”明日香说，“我知道你也是一个人，而我今天已经看到太多人死去了。”

使徒透过她福音战士的眼睛看着她，已经完全不像一个使徒了：“没有人这样告诉过我。”他说。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和他周围毁灭的一切，“我现在该怎么办？”

“这就是有趣的事情，第五适格者。”她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译者注：这里呼应前文，明日香退学后返校进班前真嗣对她说过这句话；铃原把真嗣从医院里赶走时对他也说过这句话；真嗣在解答绫波的疑问时对她说过这句话；渚薰蛊惑明日香的时候同样说过这句话。）

“谢谢你，明日香。”他说完就离开了，向天国漂浮。明日香看着他越升越高，直到离开福音战士放大镜的视野。

“别在意。”她说。

((()))

真嗣放眼望着的GeoFront。火焰仍在郁积。浓烟从天顶的破裂处倾泻，在对面，总部金字塔已经打开了它的气闸，让他们曾经的入侵者从安全港中走出来，武器被扔下，嘴巴张大，看着他们周围的满目疮痍。二号机傲然而立，仰望着天空。

他移动到她身边。他按下她的通讯器，等待着。一秒钟后，她的脸出现了，眼睛看着天空，看着渚薰消失的地方：“我感觉我已经有一周没有睡觉了。”她说。（译者注：一周前她和渚薰还不清不楚的，这里的意思是，花了迷糊的一周终于厘清了她与渚薰的关系）

“是啊。”真嗣的任务计时器显示0743。从福音战士敌人们首次出现到现在，只过了不到二十分钟。他决定不再在意了，“那么，你怎么样？”

“累了，主要是。担心，美里很可能生气了。”

“哦，是啊。她失去理智了。”真嗣让初号机停在她的正前方。真嗣看着二号机胸前的伤痕，还有她胸口上的深渊。看见它让他感到就像伤在自己身上一样，“那看起来很疼。”他说。

“万物皆有伤害，记得吗？”她说，“大多数那样的伤害不会给我回报。”（译者注：这里与第1章、第28章对照，这里的*that*依然是特指爱情的意思）

“那么这能给你什么呢？”他说。

明日香看着他，唇边露出一丝熟悉的笑意：“你来告诉我吧。”她说。（译者注：这里呼应第28章，当时的真嗣被小鸟攻击，差点脑死亡之前明日香对他说了告白的话把他的A.T.力场带回来了）

当太阳越升越高时，孩子们站在一起。而当浓烟散去、大火熄灭后，他们依然久久地站在一起。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三十八章：尾声

关键词：*fix everything*解决一切、*pushing them together*把他们推在一起、*hedgehogs*刺猬、*hole*深渊、*soldier*战士

审判

圣彼得大教堂是举行国际审判非常理想的场所，位于梵蒂冈城内，处于外交中立方，它还开创了此类会议的历史先河。因为这里也是多年前签署了《瓦伦丁停火》的地点，结束了第二次冲击后的常规战争。现在，一个类似的会议机构，将会决定葛城美里、她的团队以及她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组织的命运。

她坐在圆顶之下，它的金银丝装饰被嵌入式灯光和透亮玻璃外流动着的自然光线照得更加明亮。在庭审的几周里，她一直坐在那里，听着控方斟酌她和NERV的每一个决定，贯穿了他们现在——让她很不爽——被称为所谓使徒战争的整个过程。当描述越来越详尽，她的注意力也越来越游离，她常常仰望着教堂天顶，数着那上面往昔刻画的古老天使形象。

现在，在庭审的最后一天，她甚至不敢相信这一切即将结束。无论命运如何决定，她都很高兴能离开这该死的被上帝遗忘的天顶之下。

委员会的负责人——据美里所知，他们不喜欢‘审判’这个术语——是一位来自德国的老人，他在半圆形面板中央就座，就在穹顶的正下方。美里则坐在他对面，在她的小桌子前。在过去的几天里，她和她的几位法律顾问坐在一起。有一天，律子加入了她的行列。又有一天，冬月也被召喚了进来。

今天却不是这样的情景。今天，NERV只被允许一名代表为它自己辩护。为了显示满满的诚意与忏悔，她驳回了自己的辩护律师。她单独坐着，代表整个组织发出他们唯一的声音。

委员会就座。在大教堂两翼，来自国联各个成员国的媒体和政要们安静下来。主席整理了一下他的会议纪要，宣告了会议开始。“本委员会的目的是裁决使徒战争期间NERV的行动、战斗和其他行为的过错以及对结论后果进行管理。如果说过去几周论证了什么，那就是NERV负责的这场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启示之一，这个过程对我们全球社会结构造成了持久性的创伤，颠覆了世人对第二次冲击、人工进化以及我们在宇宙中地位的所有认知。NERV及其秘密赞助机构Seele没有让我们更早地了解清楚情况，其透明程度之低令人震惊。”

另一位委员会成员，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女士，坐到前面发言。美里听着耳机里的翻译：“碇源堂本人亲自到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希望记录在案的是，本机构认为葛城美里三佐应对他的缺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她自己也没有能力保护相关事件经过的重要证人。”

美里保持着中立的表情，她不反对这个指控——毕竟，这是事实。

审判前二十天

真嗣站在初号机前。福音战士处于冻结状态，它头顶上嗡嗡响的强反灯光洗刷着它紫色的盔甲。有一个灯组不见了，在前一天晚上掉下来差点要了他的命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换过。他想起了机油的飞溅、玻璃和钢铁的碰撞，以及碎片从高处撞碎观察室装甲玻璃时发出的刺耳声。现在安静了。

明日香在他身边，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你很紧张。”她说。

“有点吧。”真嗣说。他用手轻拍他的插入服，抬头，看着观察室，那里空着，“你说这是个好主意。”

“是的。”明日香向他靠近，因为机库遭到破坏，脐带桥是临时凑合着搭建的，所以每走一步都摇晃着。她无意中撞了他的肩膀，“我们说好的：要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一起。”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现在别再从我这里逃掉了，第三适格者。”（译者注：这里对应前文，真嗣手撕三号机后回到格纳库遇到明日香，在得知被她欺骗后离开了她，这里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如果真嗣不按照两个人的决定去做，相当于重蹈了上次在这里的覆辙。）

“我不会了。”真嗣的双手握紧又松开，“你觉得她知道吗？”他说。

明日香摇头：“不可能。她只会以为你想要一个了结，而这是你了结的方式。”

“好吧，不是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明日香说。

他们身后的门滑开了。美里带领着一个安全小组走进来。一个月的清理工作和与国联周旋的远程谈判让她吃尽了苦头。黑眼圈蜷卧在她的眼眶下，她的头发也不比之前那么完美。尽管如此，她步履矫健，神情庄重。

她身后的安保小组都身穿棕褐色制服，头戴红色贝雷帽，手持黑色冲锋枪，包围着他们的囚犯。

美里对了一下表：“我们将在四小时后将他移交给国联监管。”她说，“在那之前，我还有很多文书工作和转交细节要处理，我们只能给你们十五分钟。”

“那很好。”真嗣说。

“他会被一直铐着，行动组会监视他的一切，他一碰你，我们就引爆项圈弹出插入栓，我们只要从他那只怪手里读取到一个死亡信号，我们就引爆项圈弹出插入栓，如果他有企图或者你对EVA有奇怪的感觉，你只需要让我们知道然后...”

“你要引爆项圈弹出插入栓。我明白，美里，你之前已经跟我说过了。”

“很好，这样我们就清楚了。”美里看着他，就在这一瞬间，葛城三佐不存在于那里了，“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她说。

“我确定。”真嗣说。

“好吧。”美里向保安人员做了个手势，“清场，伙计们。”

队员们退开了，这是几周来真嗣第一次正面看到他。他穿着基础款的棕褐色NERV制服，所有徽章和军衔都被去除，他的双手被三重手铐铐在身前，脖子上安装了一个细长的黑色项圈，他的旧眼镜片已经更换。

“你好，父亲。”真嗣说。

碇源堂看着自己的儿子，他的旧眼镜片已经更换，他看起来比真嗣上次见到他时更消瘦、也更渺小了：“我在这里做什么？”他说。

“你会知道的。”真嗣说着，向右舷入口的斜坡走去，“跟我来。”

((()))

福音战士的同步顺利地触发了启动程序，驾驶员的强大能力让它轻松地负担了插入栓中第二个灵魂的重量。最后的激活程序启动，屏幕被彩虹冲刷，显示出他们面前的机库。美里和她的团队站在舰桥上，瞪着EVA的面甲。在她旁边，是明日香，双手交叉。耐心等待着。

“激活成功。”伊吹的声音传到了他们的耳中，“无偏移，所有系统额定，中位同步率保持在82.5。干扰存在，但已补全。干得好，真嗣。”

“谢谢。”福音战士的庞大身躯在真嗣的神经系统控制下安定下来。他呼吸，感受着空气在它巨大的肺部进出。

父亲的在场就像是在他的后脑中堵了一面花岗岩墙，这与几个月前剑介和东二在插入栓中的感觉并无二致，如果真嗣没有一直保持专注或者初号机不允许，他那未经训练而又冷漠的头脑很可能阻止激活。

他的父亲坐在他旁边，别扭地呆在座椅的挡板上。他扬起眉毛，调整了一下身体，感觉到了一些无法理解的东西，一些是来自与真嗣自身同步的补全感官：“那是什么？”他说，“那是什么感觉？是——”

“那只是EVA。”

“它在做什么？”

“呼吸，它现在在呼吸了。”

他的父亲尝试放松，真嗣通过连接逆流能感觉到他的恐惧。他的父亲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对于一个大半生都在为控制他人而精于算计的人，现在的情况令他惶恐，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真嗣考虑过让他独自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而让他不适。但这个想法很短暂，也终究没有实现。

“我曾经爱过你。”真嗣说，他没有看他的父亲，“当我还年幼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你，想起你为什么把我送走。我会一直躺到天亮反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让你失望，然后用尽一切办法来让你满意。”

“在最后一次见到你之后，在墓地，我不再爱你了。我还是会想起你，但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你恨我，所以我也试着恨你。”被动锁在他脚下的控制桥上移动过来，真嗣用拇指轻轻一拨把它们关掉了，“事实证明，我并不擅长憎恨，因为当你一要求，我就来到了这座城市——在我对你还有用处的时候。”

插入栓嗡嗡作响，而他的父亲仍旧无言。

“当那天我回到家，发现副司令冬月站在我们的厨房里，我认为我的生活被毁了。他提起了我的母亲，告诉我她的遗愿——告诉我她不希望我和明日香生活在一起，不希望我从我的责任中、从我命中注定的目标中分心。我一直都知道，冬月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是因为你让他这么做。”

“正确。”他父亲勉强回答，“我相信你和第二适格者的连接是个错误，那会让你变得软弱。”

“爱不会让我变得软弱。”真嗣说，“我不是你。”

他感到父亲在咆哮：“你对我一无所知。”

“我知道你很害怕。你在害怕福音战士，你在害怕你输了之后你会面临的惩罚，而你最害怕的，你在害怕我。”真嗣转过身看着他，“到现在为止我做得怎么样？”

父亲迎着他的目光：“我在这里做什么？”他又说。

“等待。”真嗣说。

“等待什么？”

插入栓的嗡嗡声和他肺里LCL的味道没有改变，但突然间她来了。

“同步激增。”伊吹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看到美里拿起她的耳机：“真嗣，里面没事吧？”她说。当他不回答时，她又喊了起来，但他看到明日香在她旁边平静地说着什么。明日香的解释足以让她不至于反应过度，为他赢得了时间。美里放松了下来。

插入栓中的第三个灵魂，无形但存在，在他们周围和他们中间旋转。真嗣感到它擦过他的耳朵，电流挠动着他的发梢，然后停留在他父亲的周围——这是一种物理的幽灵现象使他周身的液体变得温暖，并扬言要已让横梗在他们之间的花岗岩碎裂。

水流拉扯着他父亲的眼镜，他开始哭泣，而真嗣转开头直到抽泣声平息。

“等待她。”真嗣之后说。

“我从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他的父亲说。

“我也是。”真嗣说，“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需要，你真正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年前就可以把这个给你了。”

他的父亲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此，我很抱歉。”他说。

“我不能原谅你。”真嗣说，“我还没到达那一步，但我向你保证，我会继续努力。”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事做起来不容易。”他父亲告诉他，“如果你做不到，我不会怪你。”

“不容易，是的。”真嗣说，“但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变化。曾经，我几乎不和你说话，也不直视你的眼睛，现在，却很容易；曾经，我爱过你，也恨过你，现在，我可怜你。如果我的这部分能改变，那么其他部分也能。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能原谅你的人。”（译者注：这里的碇真嗣真的成长了）

“我不认为我从未改变过。反正，没有变得更好。我以为当我痛苦的时候，当她离去的时候，把你推开是我最好的选择。与其冒险更多的伤害你，不如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改变。”他的父亲说，“我想，也许你是比我更强大的人。”

“我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真嗣说，“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真嗣说，并从血液温暖他脖子的方式，以及幽灵手指触摸他脸颊的触感中得到了回答，一个信号，“好的。”

他最后看了一眼父亲，然后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了插入栓环绕着他、液体充斥着自己的肺叶、血液涌动着自己的血管。他感受到了牢笼的冰冷和铠甲的重量，以及在他们三者之间缠绕的时间锁链。他听到伊吹警告说，同步率尖峰，增益增加。他听到美里喊着威胁。他感觉到父亲在他的身旁，母亲在他的周围，然后是一段记忆，在同步中迸发——在一段早已逝去的岁月中一间温暖的酒店房间，一个古老而完美的时刻。（译者注：这里的完美时刻与第12章对照）

“我们与司令失去了联系！”

“搞什么鬼？”

当真嗣睁开眼睛时，他已经是一个人了。一件棕褐色的制服飘过他，飘向插入栓的底部。引爆项圈自由的飘着，闪烁着红光——在没有人质与之连接的情况下无法引爆。

“真嗣，马上弹射！”美里对他大喊着，“马上离开那里！听到了吗？”

真嗣关闭了他的通讯器。在他面前，美里一直大喊大叫，但已听不见她的声音。她的拳头在福音战士身上挥舞着，并甩开明日香给出的理由。她很快就会冷静下来的，他知道。这会让她的工作更加艰难，但她最终还是会原谅他。

初号机进入关闭模式。插入栓的内部输入屏幕渐渐变暗。真嗣再次成为了自己。激活的嗡嗡声消失了，他静静地坐着，等待着插入栓与EVA的脱离。这是个短暂的等待时间，但在这短短地等待中，他感觉到周围的液体在旋转，听到了遥远的回声——砰砰两声，一声接一声。一个坟墓里的两个心跳。

“谢谢你，母亲。”他说，“再见，父亲。”

他等待着一个回复，但没有等到。又过了一会儿，插入栓弹出了，他离开了。他没有再回来。（译者注：他不需要再回来了，父母的事情就留给父母吧）

审判

主席翻了一页：“我们还对被称为塔布里斯的使徒形态人形生物的位置和目标表示担心，今天在场的每个人都看过录像，很明显，这个生物仍具备暴力能力。”

这是本世纪最保守的一句话，美里回忆起那些从全球各地Seele成员总部的监控中拼接起来的录像。地点总是各不相同，一开始，范围从老式豪宅到摩天大楼顶层公寓。到最后，随着使徒意图流言蜚语的传播，它们都变成了各种坚固的堡垒。武装守卫和训练有素的杀手寸步不离，这些人被一个闪耀A.T.力场的强大影响力挤压到住院治疗。委员会成员本身，即Seeles01到12，则在原始之汤的沸腾中溶解了。

“它会回来吗？如果它真的卷土重来，我们又该如何防御？难道全球安全就由它随心所欲的摆布吗？”

美里想到薰的红眼睛和一个安全摄像头拍摄到他那最后一眼时中性的表情，想到在他脚下基尔·洛伦兹主席的机械有机体残骸混合物，她发现自己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还有一个相关的担忧。”另一位代表说，他是一个来自美国的胖子，“我们有权对塔布里斯担心，但还有另一个生物，这个绫波丽，它也有同等的风险，我们怎么知道它的心是否也能保持稳定？或者我们能完全信任它吗？”

美里身体立刻向前贴着麦克风：“我向你们保证，绫波丽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我了解丽。”她直视着美国代表说，“自从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后，她表露出的只有善意。”

日本代表开口了：“本委员会感谢您的保证，三佐，但这些保证意义不大，如果我们能够被允许与绫波小姐面谈也许会更好。”

“不可能，先生。”美里说。

“那又是为什么？”

“丽已经为我们所有人尽到了她的责任。”美里说，“在我看来，她已经赢得了她的隐私权。”

审判前十天

到2016年3月初，GeoFront与其说是人类科学的前沿，不如说更像一个正常运作的废品场。工人们不停地工作：切割、分类和搬运倒塌建筑的残骸，其中大部分被熔化在岩洞周围的预制熔炉中。合同工和志愿者们都在努力清理垃圾，伐木公司也被派来砍伐和改善森林中倾覆的植被。

死亡的福音战士们是第一批被清理的对象，它们被肢解和炸烂的尸体被迁移到最终教条内的一个隔离区，在那里等待梵蒂冈委员会审判结束时给出的监查和处置意见。

在战斗中被摧毁的军事装备残骸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在法庭诉讼程序结束之前，日本政府不能收回这些残骸，也无法签字处理掉它们。在此期间，数十辆坦克、步兵战车、VTOL攻击机和多管火箭炮炮台被分类堆放在北部战利品堆旁的一个巨大垃圾场内，并设置了大门和24小时看守。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

丽在门卫处出示了她的身份卡，立刻就被允许进入了。她的客人几乎是飞也似得跑过她的身边，一溜烟的穿过一排排被炸毁的装备。

在地面上，日落还有一个小时才会到来，但在GeoFront之下，暮色之灰已经把黄昏安定了下来。拆解的声音很遥远，还在那边倒塌的城市里，但在这里，空气中充满了蝉鸣和肆无忌惮的热情。

“这太棒了！”剑介说。他站在一排被毁坏的装甲车中间，转着圈让他的摄像机可以拍到一切。镜头捕捉到了以下这些：美洲狮主战坦克，它们的车体上安装了用于重型运输的夹板；快速攻击型VTOL和运输机，其烧焦的标记表明它们来自横滨的第二飞行中队；装甲运兵车，其下斜坡履带被融化了，这样他就可以爬进去查看弹药架，上面安装的20毫米口径反装甲弹仍然库存充足。

“太棒了！”他说着，从多管火箭炮的拖车上爬了下来。他的镜头在跳到人行道时弹了一下，然后聚焦在丽身上。她穿着工作靴和工作服，自从志愿工作轮值结束后就没有换过衣服。这是她在过去几周里发现的一个新爱好，尝试用自己的双手把东西重新组装起来。泥土弄脏了她白皙的脸颊。

“谢谢。”剑介说，“这太酷了！”

“我想你可能会喜欢的。”

“我喜欢，这真的很棒。”他说，“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他通过镜头拍摄到了她表情的变化：“这不是件礼物。”她说，“这是一个道歉。”

剑介放下了他的摄像机，镜头里捕捉到的只有地面和他们的声音：“你是什么意思？”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彻底变了。我不知道我的使命，而当我明白后，我决定不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从前，当你和我……当我们在一起时……”

“是啊。”他说。

“你不了解我，你知道我是谁，但不知道我是什么，而现在你知道了，我不认为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了。”

当他走向她时，镜头拍到了他的靴子和裤子：“我不在乎你是谁或者你是什么，丽。从来都不在乎，你就是你。”（译者注：Oh, shit, 终里的绫波就是绫波给了剑剑）

“谢谢你，可是，我在乎。”她的脚步踏在人行道上声音，走得更近了。在半路与他相遇，“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虽然我仍然关心你，但我想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你了。”

一时间，除了蝉声，没有其他声音。然后是剑介的笑声：“见鬼，丽，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

“是的，我是说，别误解我的意思，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们接吻的那一两次棒极了，但我觉得那不会是永恒的。”

“所以你不烦恼？”

“烦恼？不可能！你是我的朋友，丽。”镜头再次转动起来，旋转面对着，这样就能记录下他们的脸。在近景镜头里他的手臂搂着她，他的头发触碰着她的头发，“而且除了绫波丽，还有谁能让我来到这里看这些可爱的装备？”

“明日香。”（译者注：这里是译者第一次在全文中让丽直呼明日香其名，我觉得，经过那么多事之后，她终于得到允许了，虽然本文中明日香从未说出过这句话）丽说，“真嗣、葛城三佐，如果你能友好提出的话。”

“是啊，但到底是谁把我弄进这里来的？”

“我，我把你弄进来的。”

“很关键。”剑介说，“现在，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在这个.38PkM旁边拍一张。”

当他把摄像机递给她时，镜头跳动了一下。她调转镜头时，又晃动了一下，而在这个过程中，它捕捉到了绫波丽的最后一瞥，微笑着。

审判

美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一边喝一边听主席滔滔不绝。

“从加持良治监察官提供的文件、葛城美里三佐的证词以及冬月耕造教授和赤木律子博士的供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NERV不是一个齐心的组织。它是一个有瑕疵的组织。虽然它的大多数人员都履行了保护世界不受使徒侵害的光荣而明确的义务，但其指挥系统中的无赖分子却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谋求篡改Seele的议题。”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那些光荣的大多数人，碇源堂和Seele将拥有实现人类补完计划的全部可能，而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进行善后诉讼。”主席从他的报告中抬起头，“在这个时刻，我相信葛城三佐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声明。”

“是的，先生。”美里迅速放下水杯，水洒了一点，“很抱歉。如果委员会认为合适的话，我想用一点时间来感谢那些光荣的大多数人的辛勤工作和牺牲。”

主席做出了准许的表示，美里点头接受。她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对我们日本人来说，围攻第三新东京市是一次指挥系统的巨大失败，是一出永远不能再次上演的悲剧。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在我看来，仍然有更伟大的责任需要承担。当一种文化进行纪念和重建时，它往往会将过去的悲剧重塑为对来来不公正的理由。

“本委员会不仅对我和我所工作的组织拥有宣判的责任，更有责任尊重我们的后代对这些事件的观点。人类创造了福音战士，作为武器和变革的手段。然而，它所要打败的敌人已经不复存在，它所要进行的变革也不理想，而福音战士却依然存在。在这个大殿里的每个人都离去之后，它仍将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也将为你们今天做出的决定而继续争论下去。简而言之，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如何选择面对这一对话框架将永世回响。”

永世回响？她真的这么写了吗？

美里看着自己面前的稿纸。当她为这次悼念死者的活动进行演讲时，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伎俩——说是要致悼词，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发出请求。当她最初写下这些文字时，她认为它们很棒。

永世回响？太可怕了

她看了看专家组。他们不会买账的。她自己都不买账，如果这里没人买账，那么家里也没人买账。她需要更多努力。（译者注：家里那俩云小鬼比这帮政客难搞多了）

于是，她像往常一样：抛弃计划，自编自导自演。

美里把手中的稿纸滑到一旁，直视着主席的脸：“我见过的那些狗屎你肯定不会相信。”她说。

主席用德语急急忙忙地说了些什么，但美里没有等待翻译。她拔出耳机，站起身来，用手拿起麦克风，电源线甩在的硬木桌子上。

“您在庭审中提到了我父亲。老实说，我大部分都没听进去。顺便说一句，这不是您的错，只是我这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葛城美里，葛城博士的女儿，葛城探险队的唯一幸存者。不过，这是有点遗漏的真实故事。”美里说话时用手指敲着桌子，释放着她的紧张情绪，同时让身体其他部位的继续笔直与寸步不让，“他把我抱到安全的地方，把一条项链按在我的手里，然后他死了。在我面前被抹杀。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事，而我的余生都被它影响了，我发誓要向那些杀死他的凶手报仇，我要向那些使徒报仇，这是我唯一的目地，而我不需要谈论这些事情因为除了使徒和杀死它们的方法还有什么好谈的？”

屋檐下，媒体人站得更高，相机咔嚓咔嚓地不停的响：“后来我真正复仇的机会到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发生了：我看到了如此伟大、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它们抹去了我过去的记忆。我看到比我更勇敢的人每天都来工作，即使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死，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看到朋友们不惜一切代价，只为今天能站在这里揭开真相。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切，我学到了复仇并不等同于勇敢，我们都有责任坚持真理。我还从两个不欠我任何东西的孩子身上学到，如果你信任某些人，即使他们不值得被你信任，他们也往往不会辜负这种信任。”

美里停顿了一下，看着桌板：“现在，我们将信任托付给你们所有人。福音战士和制造它们的技术仍在继续。塔布里斯仍然存在。我们需要对这两样东西、这两个威胁做出回应。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组织来带领我们的种族进入这个陌生而可怕的未来。NERV的基础设施完好无损，我们的组织已经清除了最恶劣的要素。我们有知识、经验和专业技能来做好这件事，只要你们允许。我们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而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请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而抛弃我们——请为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而帮助我们继续前进。”

审判前两天

明日香瞪着她面前的门。在她身后，一辆汽车驶过街道。她感觉到了天气的炎热，听到了远处的施工，她想去任何地方而不是站在这个门廊前：“我们真的必须这么做吗？”她说。

真嗣的手指徘徊在门铃上：“解决一切，对吗？”真嗣用头朝那扇门点了点，“这就是一切的一部分。”

“我知道，但我在这里感觉不太对，这里不舒服。”

他看着她：“现在谁才是紧张的那个？”

“我不紧张。”明日香说，说得太快了。真嗣盯着她，她翻了个白眼，“好吧，我有点紧张，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这也是我的错。”真嗣说，“我才是那个实际动手的人。”（译者注：这话真嗣在前文中说过，说明他那会儿其实就已经明白过来了，毒蛇性格让他不想搭理明日香，所以才整出一堆事情来）

“但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就不会那么做。”

“我还是做了，不是你，是我。”

“如果我没有骗你，你永远不会做的。”明日香说，“都是我的错。”

“你现在真的想要争论这个吗？”真嗣说。

“除非你放弃并承认我的错比你的错多。”

真嗣把手垂在身侧，不去按铃了：“这不是比赛，明日香。”

“如果你让我赢了，这就不是比赛了。”明日香说。

“如果我让你赢了，那就意味着我承认了比赛的存在，而这绝对不是比赛。”

“你说了‘让你赢’，暗示着已经有什么可以赢了。”明日香戳着他的胸口，“因此，按照你自己的标准，你承认这是一场比赛。”

“‘按照我自己的标准’？你到底在说什么？”

一个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你们到底是要进去，还是不要进去？”

两人一起转过身，洞木光站在走道上，一只手拿着一沓作业，看着他们。

真嗣很快恢复过来：“哦，嘿，你在这里做什么？”

“给铃原送作业。”小光说，“就像我过去三个月里的每一天一样。”

“哦，酷。很好。”明日香瞥了真嗣一眼，他正摆出一副尴尬的谈话表情，当他面对任何一个女孩时，除了简单的问候之外，他就会是这副表情，“那很好，真的很好，很酷。”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然后跨过他，啪的一声按了门铃。

真嗣停了下来：“这么糟糕？”他说。

“糟糕透顶。”明日香说。

过了一会儿，门滑开了，一张小脸抬头看着他们。明日香从来没有见过这张小脸，也没有见过附着在它身上的小小身体，看到她抬头看着自己，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们是谁？”那孩子说。

“你哥哥的朋友。”真嗣说。

“我不认识你们。”孩子说。

“哦，好吧，东二在吗？”

“我不认识你们。”孩子又说，又重复的强调了一次。

明日香想思考个办法解决，却一筹莫展。孩子似乎准备把门关在他们脸上了，这时，小光插了进来。

“小樱，嘿！”她说着，蹲在了两名驾驶员中间。

“洞木小姐！”

“你好吗！”明日香看着小光放下手中的作业，抱起孩子就往屋里走。一进屋，她就回头对他们说，“碇君：请把作业拿着？”（译者注：这里的原文是Shinji: the papers, please?但是译者按习惯译为了碇君）

“哦，好的。”真嗣听话地跟着她走了进去，经过小光，绕过大门的拐角。

明日香徘徊在门阶上，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走进去。小光就在她面前，一个可能不再友好的老朋友，她突然觉得自己非常脆弱。

小光回头看着她：“你进来吗？”

“我不知道。”明日香说。

“别傻了。”小光把小樱放下，小女孩飞快地跑回屋里，“你来会很受欢迎的。”

“你确定？”

“他想见你们俩。”小光说。

“真嗣就是这么说的。”明日香回想起坐在小光的房间里，强迫自己进入并留在她家里。她还记得事后自己感觉有多难受，“但你确定吗？”

小光对明日香笑了。虽然笑得不多，但其中包含着宽容，也包含着对未来更多笑容的承诺，“进去吧。”她说。

明日香进去了。

(译者注：以上是本文唯二的第二次夫妇喧哗)

((())))

真嗣在客厅发现了他的朋友。东二正侧躺在地上，身下铺着一张垫子。电视上正在播放一场篮球比赛。东二一边看比赛一边做抬腿运动，手术后的疤痕从运动短裤的缝边和T恤的袖口露出来，像粉红色的纹身。

“嘿，伙计。”东二没有回头，“请坐。”

真嗣走近他，在他身边坐下。每一次抬腿都缓慢而痛苦，每一次放下，都能听到他呼哧的呼气声。

东二说：“正在努力恢复我的体力。”他说，“在家里坚持锻炼，几周后返校应该没问题。”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真嗣说。

“我可不。能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而现在我得回学校并坐在一张课桌前？太糟了，伙计。”

“我有些小光带过来的东西。”真嗣翻着作业本，“看起来像是数学和科学，不确定是不是——”

东二猛地看着他。看见他眼睛周围的瘢痕让真嗣不敢再说下去。短短地一瞬间，他以为东二在生他的气。但他说出的话证明恰恰相反：真嗣误以为的愤怒，其实是恐惧。

“小光来了？”他说。

“是啊。”真嗣说，困惑。

“糟糕！”东二咕哝着进入坐姿，“糟糕！糟糕！糟糕！”

小光走进房间然后停了下来，盯着他：“你在干什么？”她说。

“没什么！”东二说。

“没什么？你又在做那些愚蠢的训练了！”

“我没有不做！”东二说。

“你不应该让自己劳累过度！”小光说着，站到他身旁。在她身后，明日香和小樱徘徊在门边，观察着，“还记得你的理疗师怎么跟你说的吗？如果你再一次拉伤肌肉，那将会进一步延长你的恢复时间，你就不能按时返校了。”

东二冲真嗣咧嘴一笑：“是啊，那可真是一出大悲剧。”

光皱起了眉：“如果我还得继续过来这里，铃原，我发誓。”

“我知道，我知道。”东二说着，把他健康的手肘搭在他受伤的膝盖上，伸头去看她，“我会好起来的，好吗？不会再有过度运动了。”

小光的怒火消散了：“谢谢你，铃原。”

“没关系的，洞木。”东二对着数学点头，“我可以让真嗣帮我，但你可能更擅长这个，对吗？”

“可能吧。”小光说。

“那没有可能。”明日香从门口说。

东二看着她：“嘿，红魔。”他说，声音里没有愤怒。

“嘿，傀儡。”明日香眼睛看着地毯，客厅里的孩子们安静了下来。

小光结束了安静：“小樱。”她说，“我们去你的房间吧。”她立刻离开了，出去时拍了拍明日香的肩膀，留下了三位福音战士驾驶员独处。

东二砰的一声躺倒在地：“我觉得我被突袭了，这是怎么了？”

“明日香和我想过来看看。”真嗣说。

“是的，你在电话里告诉我了，声音很紧张，怎么了？”

“我们想谈谈那场事故。”真嗣说。

“然后说我们很抱歉。”明日香说，“真嗣的所作所为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

东二笑了，笑声响亮而粗鲁，笑声中没有软弱，真嗣看着明日香，扬起眉毛；她耸耸肩，不确定该做什么。他伸出双臂，像是在表达‘我非常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意思，她握紧了拳头，对他的行为表示愤怒。（译者注：以上短短几个动作的来回显示出明日香和真嗣之间已经默契到不用说话只用肢体语言也能互相表达意思的程度了）

东二用手掌拍着地毯，看着真嗣：“认真的吗？”他说，“你不欠我一个道歉。”

“为什么不欠？”真嗣说。

东二指着电视：“我一直在看所有的新闻，所有关于美里小姐审判的事情，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铃原，如果没有告诉真嗣你已经死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知道。”东二说着，用手肘撑地坐了起来，“我看到了他们说的那些关于傀儡插入栓的事情。就是最后和你们战斗的玩意儿，对吗？一帮傀儡？”

“是的。”真嗣说。

“它们很残忍，对吧？就像野兽一样。”东二在他们俩之间来回看，“如果真嗣没有那么做，他们就会把他变成那些傀儡之一，而那个野兽就会杀了我。真嗣在这里可能是个呆子，但他是个蹩脚的动物。”

“谢谢你，东二。”

“不客气，瞧，我知道你们两个感觉都很糟糕，我明白，但在我经历这一切之前，我妹妹还住在小镇对面的一家小破医院里。我参加演出只是为了把她从那里弄出去。”东二拍了拍他正在痊愈的腿，“多亏了你们俩，这是我为她康复付出的唯一代价。在我的家乡，这是值得的。原来会付出的代价更高。”

明日香双臂交叉：“我还是觉得很糟。”她说。

“是的，我打赌你感觉很糟。”东二说，与她对视，“但那只是因为你是个好人。”

“你不明白。”明日香说。

“我当然明白。”东二说着，又躺了回去，“如果你和这个呆子在一起，你不会太坏的。”

明日香用食指背抹了抹眼睛，几乎成功地假装挠痒：“谢谢你，傀儡。”她说，“你也不赖嘛。”

东二竖起了大拇指：“我尽力。”他说。

审判

委员会又反复斟酌了三个小时，才做出最终裁决。在污浊的空气中，美里能够听到四百多名与会者屏住呼吸的声音。接下来的内容简略而概括。

“在判定过失环节，委员会认为碇源堂、基尔·洛伦兹和Seele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应承担全部责任。这些人都被裁定犯有反人类罪。如果他们还活着，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其次，裁定冬月耕造和赤木律子犯有共谋反人类罪。然而，鉴于他们合谋阻止了上述人员罪行的发生，本委员会不建议对这两个人处以监禁。但是，他们两人都将被禁止继续从事人类人工进化、形而上学生物学或高级计算理论领域的工作，并且不得再与NERV、及其指挥人员或辅助程序有任何专业联系。”

“在后果控制环节，本委员会认为，使徒战争所引发的问题不会轻易消失。采取应对举措是必要的。深入调查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透明度是必要的。因此，本委员会批准NERV在人类人工进化、形而上生物学和高级计算理论等领域继续运作的请求，并由国联协同NERV设施所在的成员国加强监督。”

“本委员会在这里提名葛城美里为NERV的总负责人。该组织大部分将非军事化管理，唯一的例外是根据葛城美里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福音战士应急团队，一旦塔布里斯再次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这支应急团队将随时待命。听证会到此结束。”

记者团的喧闹声震耳欲聋。

((()))

几周来，美里第一次走出梵蒂冈城，小跑着穿过庭院。媒体围住她，镜头咔嚓着，但她在保安的簇拥下步履轻盈。在前方，她看到了她的专车——一辆印有NERV Europe标志的四门轿车——于是她直奔过去。车门在她身后关上，她终于远离了所有的一切。她把公文包扔在旁边的座位上，八小时来第一次解开上衣的领扣，用她仅会的一点英语告诉司机开车。

“坐稳。”他说道，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

美里挣扎着从一只高跟鞋中抬起头。她从后面认出了司机的脑袋和他那傻傻的马尾辫：“认真的吗？”她说。

“我原以为你会很惊讶，幸福的惊讶，如果我幸运的话。”加持从后视镜里看着她，满脸堆笑，魅力十足，“我幸运吗？”

“惊讶？是的，我还以为你会放弃这些间谍的全部破事呢。”在他们上路后，她的第二只鞋跟也脱了下来，她爬到了副驾驶座，“我知道我会的。”

“间谍破事是很难改掉的习惯。”加持说，“感觉如何？不仅无罪释放，还升职了。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

“我、很多证词和数据，这些都是你帮我找来的。”

“幸好那之后你及时查看了语音信箱，对吧？”他说。

当他们驶向机场时，罗马在窗外匆匆而过。审判的重担已从她的肩头卸下，留下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女人无法庆祝它的离去。她把头靠在副驾驶的车窗上，闭上眼睛，感受着脸上温暖的阳光。远处传来警笛声。在她身旁，加持的转向灯咔嗒咔嗒着，操纵着车子在车流中并进并出。

“我很高兴你在这里，良治。”她说，懒得睁开眼睛，“没有你，我做不到。”

“我很荣幸。”他说。

安静了一分钟。

“那么。”他说，“你是以一种‘我可能会很幸运’的方式表示感谢，还是……”

她盲目地把手往下一挥，打在了他的脸上。

审判前三天

明日香留下男孩子们独处，找到小樱的卧室。小光坐在地上，让孩子一件一件的向她展示珍爱的玩具。卧室很小，是挤在一层住宅里的三个房间之一。她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在小光旁边坐下。

“一切都好吗？”小光抱着一个刚被强塞给她的玩偶说。

“是啊。”明日香说，“好起来了。”

“那就好。”小光说。

明日香对她撇嘴笑：“你和铃原是怎么回事？”

红脸颊，立刻：“没什么！”

“嗯哼，是啊。”

“哦，闭嘴。”光从小樱手里截住另一个玩具，把玩偶塞到她的右边，塞进明日香手里，“我只是过来辅导他。”

“连续三个月。”明日香说，“这样的值日活不是有值班表吗？外送和家教不是应该轮换吗？”

“是的。”

明日香把玩偶拿在手里翻着：“那你是擦掉了其他名字，写上自己的名字吗？”

“我不擦掉名字。”小光说。她不说话了，“我最先制定了日程表，所以我从没有写下其他人的名字。”

明日香哼了一声，小光瞪了她一眼，然后听到她朋友的笑声，顿时没了怒气，自己也笑了起来，当笑声消失后，小光又开口了。

“他需要帮助。”她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父亲一直在工作，他们没有妈妈。东二尽力了，但他现在需要专心于他自己，康复。”

“所以你想填补空白。”明日香说。

“你可以这么说。”小光说，“请不要这么刻薄，我喜欢他。”

明日香举起了一只手，“绝没有，你非常善良。”

“谢谢，明日香。”小光去找小樱，先让孩子玩一会儿，再让她去拿别的玩具。在她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明日香捏了捏在她膝间的玩偶。这是一个破烂，用染料和廉价衣服装饰的填充物，纽扣的眼睛瞪着她，一眨不眨。她用手指弹了弹其中的一只眼睛。

“别伤害她！”

明日香抬起头：“对不起？”

“别伤害她！”小樱说。孩子站到她面前，手里没拿玩具，“你戳了她的眼睛，如果有人戳你的眼睛，你会怎么想？”

“很糟糕吧，我想。”明日香说，本想道歉，但小樱已经不在意那个娃娃了。

“那些是什么？”孩子指着明日香头上的两个角说。

明日香察觉到头发上的夹子：“它们把我的头发夹起来了。”她说。

“它们是为了操纵机器人用的吗？”

“是的。”她说，“它们是为了操纵机器人用的。”

“我能看看吗？”

小光说话了：“不，小樱。”

“但我想看看它们！”

“那可不礼貌，这些不是你的。”

“但即使只是借？”

“不。”

“没关系。”明日香说。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头发里摘下来。当她把它们放在手心交给孩子时，塑料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你可以看看它们。”

小樱立刻抓住它们，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头上：“它们看起来很酷吗？”她说着，转过头面对小光。

“哦，它们非常漂亮。”小光说。

“我能戴它们吗？”小樱说，小光向明日香确认了一下。

明日香点头。她看着小光给小女孩梳头，把头发扎成马尾。夹子扣好后，孩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嘴里嘟囔着碰撞和爆炸的噪声，她迈着夸张的大步，踩着脚在地板上的抱枕之间穿过。明日香把娃娃放在腿上，一边用手指揉捏着，一边看着小樱玩耍，好奇着一个刚被福音战士伤害过的小女孩怎么会这么快就喜欢上了对它装模作样。

小樱玩好后，回到小光身边，把夹子取了下来，然后交给明日香：“谢谢你借给我。”她说。

明日香看着夹子，又看着孩子的脸：“留着吧。”她说。

“真的吗？”

“真的。”

“酷！”她又跑了，跑出卧室，来到客厅，寻找她的哥哥。

等她走后，小光说：“你真好。”她说。

明日香耸耸肩，把娃娃放在一边。“我家里还有很多。”她说，尽管她家里根本没有。

美里把她的酒放在桌面上，把它在杯底晃来晃去，看着半杯的啤酒在杯中打着漩涡。她体内的酒精已经发挥了作用，感到非常坦诚：“我只是担心他们。”她说。

“你是什么意思？”律子说。

“他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美里说，“我是负责人，并且我得保证应急团队的运作。我知道明日香会做的，但我担心真嗣，担心他现在打算做什么。”

“你觉得他会做什么？”

美里耸耸肩：“我也说不清，在他整了他老爸的噱头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了。我知道他已经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担心他会开始厌倦这里。”

她喝完了她的啤酒，然后举起酒杯。猪木旁的小餐厅晚间很安静，甚至让她们拥有了完全的隐私。服务员很快就来了，为她续了酒。

“你知道孩子们为什么这么任性吗？”律子说。

美里从她的酒中抬起头，皱着眉：“我们是在假装我知道任性的含义吗？”

“那就，情绪不稳定吧。”律子又点了一支烟，把火柴摇灭，把它丢在两人中间的烟灰缸里，“你知道孩子们为什么这么不稳定吗？情感上的？”

“荷尔蒙。”

“不，每个人都会先用化学解释，但这并不完全是事实，答案不是化学——不完全是。实际上是一种数学状态。”

“我等不及了。”

“这是比例问题。”律子抽着烟，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具体而言，就是百分比。比方说，你马上就要30了。”

“那叫‘29’，非常感谢你。”

“好吧。你29岁了，你最初的记忆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也许是我三岁的时候？差不多吧？”

“所以你有26年的活动记忆。”（译者注：这里原文用了WORK MEMORY，人进行某项工作时的一种连续流动的记忆。实质上由若干个短时记忆按时间顺序组组合而成的一个连续系统。英国学者巴德利和希奇1974年提出。）他们认为工作系统包括三个部分：（1）中央执行部分。主管工作记忆中信息的流动方式。从其他记忆系统如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对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进行较精细的加工和存储。这是工作记忆的核心，起着注意系统的作用，但是其认知加工资源有限。（2）语音环。主要采用串行加工的方式，通过语音编码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存储。（3）视觉空间暂存器。主要采用表象的形式对视觉和空间信息进行加工和存储。后两个部分是从属系统，具有信息特异性。在信息加工过程中，该记忆的内容在不断变化，但工作要求又使其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

“减去大学里的一些夜晚，是的。”

律子笑了：“所以你已经渡过了三百一十二个月，从你的大脑开始记忆以来。进一步，是一千三百五十二周。再进一步，就是九千四百九十天。”

“这些都是刚从你脑子里算出来的吗？”

“是的。”

“上帝啊。”

“因此，对于你26年的活动记忆而言，这个月只占你一生的0.3%。假设孩子们也是从3岁开始他们的记忆，那么过去的这一个月只占他们一生的0.7%。这两个数字都很小，我承认，但这仍然是你的两倍。”

“对他们来说，一个月的时间要有意义得多。时间跨度更长，从百分比来看。对他们来说，这比例占据了更多的弹性记忆。他们的时间在流逝。对我们来说，时间是跳跃的。”律子耸了耸肩，“从真嗣开始和你一起生活到现在，感觉有多久了？”

“没那么久。”美里承认。

“我为他想象一下，这感觉就是过了一辈子。第一次袭击仅仅发生在一年多以前。对他来说，这接近他全部记忆生命的百分之十。而对你来说，只是百分之三。这还不算过去这一年的内容。”

“最后还有小测验或别的什么吗？”

“别挖苦我。”

“那么你的重点是什么？除了让我头疼之外。”美里说。

律子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我想说的是，无论真嗣来这里之前是什么样子不重要。明日香也一样。童年经历告诉了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是的，但决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余生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就发生在这里，在

第三新东京市，更重要的是，就发生在你身边，美里，是你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他们知道，并且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美里盯着她：“你承认你错了，关于把他们推到一起的事，而且还将用数学方法？”

“‘谢谢你，律子。’”律子说。

“谢谢你，律子。”美里说，“你是个好朋友。根据国际法，一个非法的朋友，但仍然是一个好朋友。”

“我是帮你拯救世界的非法朋友这也是重点。”

美里坐回卡座：“说实话，你对这一切感觉如何？”

“解脱、疲惫、快乐。不敢相信一切都结束了。”律子掐灭了剩下的烟头，“你花了多年时间做一件事，和同样的人一起努力，然后突然就结束了。这很奇怪。”

“你现在想做什么？”美里说。

“好吧，同样是国际法禁止我使用我的任何博士学位。”律子说，“所以我还不如再拿一个，重返校园永远不会晚。”

“有什么想法吗？”

“我的候选名单包括天体物理学、气象学或医学。”

“医学？”美里笑了，“你想做真正的医生？”

“也许吧。”她转动着酒杯，思考着，“我不可能像真嗣那样做。”她说，“我会让源堂接受审判。我想让他死，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如果我能逃脱惩罚的话，我想我会亲手杀了他。但真嗣没有那么做。他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让司令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同时也完成了他的心愿。”

“他展现出了怜悯。”美里说。

“是的，超过了我们所有人。”律子说，她看着美里，“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那样做，是因为你。因为你给了他世界中所有的机会，而他知道他可以改变。别忘了这一点。”（译者注：这里的明日香同样展现出了怜悯，她没捏死渚薰）

“我不会的。”美里举起酒杯，“敬真嗣，敬明日香，还有，敬与非法朋友一起拯救世界。”

“还有，敬刺猬。”律子说，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她们的酒杯碰在一起。外面天色已晚，漆黑一片，但她们的欢声笑语足以在夜色中带来一抹阳光。

((()))

即使在深夜，第三新东京市也不黑暗。随着核心区域的消失，城市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了，但远非死寂。似乎每扇窗户都亮着灯，每家每户都住着人，他们因都市不再是一座要塞而高兴。明日香站在阳台上，看着下面往来的交通，感受着胸中的幽灵般的悸动。

虽然自从上次行动之后，她就再也没见过或拿过朗基努斯之枪。那次行动把她带进了最终教条的最深处，把这把武器插入其应有的位置，但每晚她都感到这把武器如同一个在她胸口上吮吸的深渊。它比之前任何摆脱不掉的痛苦持续时间都更长：长于火山的压力、长于酸液的热量或是长于她在机库里屠杀使徒时造成的头部创伤。

大多数晚上她还好，有些晚上她不好，今晚就是不好晚上之一。

“美里要出去到很晚。”阳台的门打开了，真嗣来到了她身边。他把家用电话放在露台的桌子上，以防有电话打进来。她听到两个杯子在电话旁叮当作响，“她说不用等她。”

“没有那种风险。”明日香转身靠在栏杆上，“你拿那个是想干什么，第三适格者？”她说。

真嗣小心翼翼地倒上酒：“好吧，我只是想——我也不知道。我们独处，我们有时间，美里也不在乎，我们可以小小的庆祝一下。”

“小小的。”明日香说，“那么我们到底要庆祝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事情。”真嗣说，他靠在栏杆上，“比如东二和小光在约会，大概吧。”

明日香皱起了鼻子：“我不能庆祝我的朋友和一个傀儡约会。”

“好吧，好吧。美里没进监狱这件事怎么样？”他说。

“是啊，如果她进了监狱，我们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明日香对着没有美里的阳台和公寓摊开手，“哦，等等。”（译者注：wait what?what are you thinking?you are thinking about if she went to jail,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真嗣笑了，递给她一个杯子：“来吧，明日香，我们说的都做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她接过杯子，呷了一口，果香浓郁，味道怪异，就像上次喝时一样，她对着它皱起眉头：“我想我讨厌酒。”她说。（译者注：此处对照第一章，她抽完一口烟后说她讨厌烟）

真嗣看着他自己的，舔着他的嘴唇：“是啊。”他说，“我也是。”

同时，他们一起把酒杯放在围栏上。真嗣拿过她的酒杯，放在一边。

“反正是个愚蠢的爱好。”明日香说。微风撩拨着她散乱的头发，她把头发轻抚在耳根之后。现在换个发型感觉挺好。她望着街道，望着汽车的尾灯，它们像成千上万只红色的眼睛延伸向夜色，突然间，她的外套无法抵御寒冷了：“我们把一切都解决了吗？”她说。

“你是说让他活着？”他说。

“是的。”明日香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从未谈论过她的决定，他从未催促或询问过她，尽管她知道他想，他只是让她自己慢慢思考答案，“他并不邪恶。”她说，“他只想用他唯一知道的方式给予帮助。”

真嗣就在她身边，看着同样的灯光：“他做了什么帮助了你？”他说。

“就好像他看穿了我，看穿了我最相信的谎言，然后告诉我谎言是对的。这样很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到他错得有多离谱，但这本不算是他的错，是我的错，我必须抛弃我的过去。”

她拽住她的外套，摩挲着她的胸口，揉着那并不存在的伤口，因为她感觉到又一波幻痛向她卷来。她想掩饰，不愿自己成为他的负担，但真嗣还是看见了。

“又来了？”他说。

她点头。他靠得更近把她拉入怀里，她也让他抱着。这幻痛就像此起彼伏的海浪拍碎在一座海滩上。在间歇之间，她的神经元已经完全死去了，连带着自己也完全失去了感官。而当它们到达了顶峰时，她又感觉自己如鲠在喉般窒息。（译者注：此处与第1章对照描写，这里的拥抱也是与第1章的对照描写，那章里她是主动钻进他怀里，这章里她是被他拉进怀里）

只是她不再慌乱，也不再害怕，它们不再有意义了，她知道那痛苦不是真实的，她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伤痛。伤痛一直存在，只是在她孤独时会更疼。但现在她不再孤独，以后也再也不孤独了。（译者注：这里的孤独与第一章的孤独对照描写）

当那伤痛过去后，她离开他的怀抱：“谢谢。”她说。

他看着她：“你以为你是什么？”

“对不起？”

“薰看到的，你自己相信的。”他说，“是什么？”

明日香笑了：“战士，我认为我是一名战士，尽管从没有人叫我，而我想成为最好的战士，我认为每一次战斗我都是孤军奋战。”（译者注：此处与本书第1章开篇第一句话对照）

“那现在呢？”真嗣说。

“现在，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说，她的手臂搂住他的腰，“我认为我只想做最好的自己。”

真嗣紧紧贴在她身上，额头靠着额头：“那么你会接受吗？”他说，“对于你是谁？”

她看着他。然而，这样的亲密，让她只能看见他的眼睛。在他的眸里她也看不见她自己那真真假假的倒影。相反，她满眼都是真嗣，他的瞳孔仍如她第一次吻他的那个晚上一样热烈的湛蓝，所以，她又吻了他。

“不。”她说，在那吻之后，“但总有一天我会的。”

（译者注：在全书最后一节中明日香终于总结了本书中与她有关的两个异性的关系，他们俩都是她的镜面，但是渚薰照射出她不好的一面，并且只会拖着她堕入深渊最终与二号机融合成为冲击的钥匙；真嗣会拉着她向前，让她成为更好的自己，开创她不再是EVA驾驶员的人生轨迹。）

A Glass of Wine Rebuilt(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第三十九章：后记

后记

如果您正在阅读这个后记，却没有读过尾声，请回去一读。这就是在24小时内更新两次的问题所在，很抱歉造成了混乱——我只是想让这部小说在2022年1月1日完结。

我第一次看新世纪福音战士是2004年秋天，在我最好的朋友家，当时我12岁。当你12岁的时候，看到一部有可爱的女孩子、（译者注：作者你就直说你是个香党好了）炫目的视效、大炮和会爆血浆、会大吼大叫、会吃异形的怪兽机器人动画片，它立刻就成了我的最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部动画的见解也发生了变化，就像当你与一个东西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样，但我对它的热爱却从未动摇过。这是我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的基础。我小时候认识的动漫迷寥寥无几，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粉丝数也基本为零。由于从未接触过动漫迷，我认为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喜欢这部动画，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感到孤独。

写下这个故事后，发现情况恰恰相反。通过对这篇小说的积极评论，我了解到很多人和我一样看了EVA，或者至少对我去看EVA的方式感兴趣。我对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表示无比的感谢和感激（同时也要加倍感谢每一位评论者）。有人攻击我对EVA的评价，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非常珍视大家对我的评价，这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非常感谢以下朋友：

献给这篇小说的不知名的韩语译者，以及所有为这篇小说的翻译版本提供反馈的韩国读者。截至本文撰写之时，他们即将进入薰章节，祝他们好运吧。（译者注：作者，你很有自知之明。）

献给Glor、Rich、Exodus、Sheriff、Shadow、Skyfox、Bubbles以及AsushinDiscord服务器上的所有人，他们在我完成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建议，并在过去的一年里听我喋喋不休地讨论这部作品。（译者注：看看这帮人，都是活跃在FFn上的Asushin作者）

献给已故的Dale Carlson aka 94Saturn，是他的天方夜谭启发了这一切。

献给我的妻子，Sky，献给我的老朋友，Nick。

献给所有曾经熬夜梦想着动漫角色，直到渴望讲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故事的人。

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完结。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完结了吗？

以下节选自94Saturn的A Glass of Wine作为Omake

Omake:

"Mumm....Is this what it's like to be married?" Asuka voice was wistful as she considered the idea of making love every day at the drop of a hat.

"Have you been thinking about it?"Shinji said.

"A little bit....I've never really thought that far ahead before and didn't think I even wanted children. My whole life has revolved around being an Eva pilot." Her tone was serious yet still soft and reflective.

Shinji let her take him into her lap and rest her head on his shoulder, his hand came up to caress the young woman's head. "I don't think it's any different than what were doing now but I really don't know." He confided.

"Did you ask me because we made love." She was careful to keep her tone inquisitive and not accusing.

"No, I was going to ask you first but the time seemed right so I....waited until after." He told her sheepishly.

"I thought so, I just wanted to hear you say it." She kissed his neck lovingly. "That was the best first time I could have ever asked for, you gave me every thing I wanted."

"Asuka, your every thing I could ever want." He lifted her hand and kissed it tenderl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re we even old enough to get a license?" As she softly asked the questions the buttons of his shirt began to open under her fingers. Her hands slid over the smooth bare skin of his chest lovingly touching him.

Shinji closed his eyes and smiled at her contact. "16 with parental consent but I'm not sure if Misato has the authority because both of our fathers are still around; they might be able to interfere."

"And were combatants in the middle of a war." She added. " I never thought about what I wanted to do after the angels are defeated. We could probably use our status as pilots to get permission." Asuka slipped his shirt off. "But were still too young to support ourselves without depending on others."

Shinji didn't protest when she unfastened his belt buckle. "Yeah. father is an asshole but he has always provided for me...I guess I should respect him for that." Then lifted allowing her to slide off his blue jeans and briefs in a single motion.

"I've been taken care of by NERV since I was five when momma...." She fell sadly silent as she trailed off.

Shinji snaked his arm around her drawing the sheet over them as he pulled her down to lay with him. He cradled her in his arms and kissed her softly on the head. "Don't talk about that until you're ready."

Asuka quickly regained her composure. "I have Business Degree from Humboldt....but." She hesitated before admitting it. "I concentrated on the science stuff and took proficiency tests on the administration part. I'm not sure that it would even be recognized here. I was working on an MBA when the angels started attacking."

Shinji looked a little surprised. "So why are you in high school?"

She nuzzled his chest. "For appearances probably, I was just following orders." Asuka smirked. "Now I sound like wonder girl don't I?" She chuckled.

"So how about you, young man?" She teased.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

Shinji chuckled. "Never thought about it much, I was too busy running away. I guess that I'll get an engineering degree, maybe software."

"That could work; we could start a company." She mused.

Shinji began to caress her back. "Should we talk to Misato about this?"

Asuka thought for a moment before answering.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support ourselves yes. But we need to think this through a little more for her to take us seriously. And Shinji, the next time you ask me, I'm going to say yes."

((()))

Asuka sat at the kitchen table sipping a glass of fruit juice enjoying the golden afternoon sunlight spilling into the apartment. Shinji has gone shopping so she has time to reflect. She sipped the cool drink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and Shinji had talked about earlier.

Marriage, till death do you part, crap that's heavy; although the following bubble bath with candles takes some of the edge off the idea. Asuka grinned, he can do it right when he wants to, she thought to herself. She smirk tracing her finger around the rim of her glass realizing that she is letting him do things to her that a short time ago she considered perverted. And that if he didn't she would be disappointed, hurt, crushed in fact.

((()))

"I'll never be able to thank you enough..... Baka Shinji asked me to marry him."

"Look I know were too young and all that shit....but I love him and he loves me, we want to be together." Asuka looked hard at the bottle wondering if she has said too much.

Misato was stunned. "He popped the question?"

"Yeah..kinda....he asked for permission to ask...that's so Shinji...the baka." Asuka hugged Misato very tightly. "I really love him Misato...but we need your permission...I'm willing to do whatever it takes....I really do want him...more than any thing I've ever wanted before."

Misato looked deep into Asuka's eyes. "I would never stand in the way of you two, as long as it's love...lust only goes so far. Trust me on that." She lamented, at her own failed romances.

A Glass of Wine Rebuilt (Glass Houses)

By Toasterman

在完结之前，再来首歌吧：

One More Final

最 爱

天空一片蔚蓝
清风添上了浪漫
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

在那遥远有意无意遇上
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
诗一般的落霞
酒一般的夕阳
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
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
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彌彰
这一刹 情一缕 影一对 人一双
那怕热炽爱一场
潮汐退和涨
月冷风和霜
夜雨的狂想
野花的微香
伴我星夜里幻想
方知不用太紧张
没法隐藏这份爱
是我深情深似海
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
让你的爱满心内

在那遥远有意无意遇上
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
诗一般的落霞
酒一般的夕阳
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
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
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彌彰
这一刹 情一缕 影一对 人一双

那怕热炽爱一场
潮汐退和涨
月冷风和霜
夜雨的狂想
野花的微香
伴我星夜里幻想
方知不用太紧张
没法隐藏这份爱
是我深情深似海
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
让你的爱满心内
潮汐退和涨
月冷风和霜
夜雨的狂想
野花的微香
伴我星夜里幻想
方知不用太紧张
没法隐藏这份爱
是我深情深似海
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
让你的爱满心内

让我的爱全给你全给我最爱
地老天荒仍未改

完结

有点遗憾，总感觉未能表达出作者的意味